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二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漁洋山人文略十四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漁洋文略十三卷》提要

蘄城先生文集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人
文章之事任之於己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
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
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
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泯
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泯者泯
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
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
畀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
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數
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輿焉若屈之李與
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
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
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集其傳詩始於經之
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劉陶謝之五言
癸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
而兼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
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翺皇甫湜
之徒人雖並世而世不遠有斯覩數十年而一生

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往大稱爲
柄所寄嘗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
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
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
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
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
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
爲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者亦以此序先
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
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爲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
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
生之詩蓋不爲李不爲杜者而其爲詩人之總萃
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
爲韓不爲柳者而其爲文人之總萃得乎續言記
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
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
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
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
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

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不逮
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
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
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
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
乎今蠶尾集之刻爲詩二卷爲文八卷又次其雜
文舊藁十四卷別爲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
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
罕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
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寄之柄分爲之統磨礱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
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
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遇會文章爲特際其盛爲
數百年而一覯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
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
以道自將爲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
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
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張先生傳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漁洋山人文略卷一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禛臣日奎典試西蜀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徑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荊棘恭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清地寧遺黎乂安乃眷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被詩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爲 朝廷得人食報之日也顧臣以弇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惕中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巴閬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迅湍深箐窈冥虎豹叫嘷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至云云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臣張某所遴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得士四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之盛莫先制舉古者用人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之世命

司徒以歉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而載采九德實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獻書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而下[illegible]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才曰[illegible]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節清白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末俗流競選舉失實左雄始議變法儒者試經學文吏試[illegible]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設九品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無[illegible]

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於[illegible]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舉皆制舉之所得[illegible]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爲[illegible]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illegible]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illegible]日而文章聲悅之末又慮無以獲真[illegible]效顧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illegible]之得人差爲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僞服之紛紛與我
皇上臨御以來籌虔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才以網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巖棲谷飲之士類無不爭自淬厲以冀一日之知蜀郡介在荒服然而井絡垂曜江漢導流璧玉犀象丹黃空青之產木蘭梫桂椅桐楩柟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昔號爲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翁興起學官巴蜀之間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瑰瑋閎博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臣竊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者亦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呫嗶聲華組繢之爲尚與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者司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者九

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不懼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狷者也其文急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俗不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言圭璋潔潤以卜其守雲霞蒸變以卜其才淵渟嶽峙以卜其器量光風霽月以卜其心術舉多士之才具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品之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十而射不失一而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宣聖有言君子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閒也多士
進於蜀請以蜀諭司馬相如攡文上京而史謂其
多虛詞濫說楊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美新
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爲重輕也至如張綱之勁節
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之理
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文詞
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臣以
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上勿以文章鑿悅之末而
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
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致治于

道藝之[illegible]夫如是庶其無負簡書而[illegible]
[illegible]或少裨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臣王士[illegible]

序

西巡日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已來其職分
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
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橐簪筆紀述其山川道
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
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製雖有不
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
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
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論思啟沃歷七八年所歲
壬戌以滇南蕩平
駕幸盛京謁告

略
福二陵癸亥　幸五臺山因時巡畿輔侍讀皆以
法從侍　行在因所見聞成日錄凡幾卷其東巡
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既序之矣復以西
巡日錄屬予序予三復其書如紀完縣之賜金紀
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大者而紀賜裘賜
裳則尤見
皇上恩禮儒臣之稚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賡歌
喜起之風焉昔爲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

應勑取其紀述之語以爲封禪[illegible]其實[illegible]
千古山水遊記之祖今侍讀之文不減酈氏而其
義又合於古左右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illegible]
所不得而遺也爲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
夫國子監祭酒王士禛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截
建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纂修皇清一統志開館　禁中先是相國
曲沃衛文清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
一代之鉅典也長山爲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
迄百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
網羅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發凡例
而身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余惟志之昉也其禹
貢乎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
志其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
納焉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
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
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
汝南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真臘佛國
之屬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詼詭者也唐宋以來
作者衆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
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
彰德[illegible]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

勿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贍而旨潔微因葦始要
書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
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爲
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是也
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
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
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
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爲是志也精而要
贍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
陽武功並傳藝林亦足爲他日　巡守史車之獻
吳余故樂稱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
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
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暴
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
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祇據以定選
舉則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
失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韋說以冒
望爲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凌夷極矣宋歐陽
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爲族譜後之爲譜學
者尚焉然余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
故里蹤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
流離嶺嶠卒葬於郟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
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
實事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
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爲氏其居豫章杏花村
則自晉興寧間其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

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從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為一世從其近也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南宋嘉定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萬曆而氏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獻放軼加以干戈擾攘易姓改步之際世家閥閱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為墟封樹蕩然子孫夷於甿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見聞者比比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族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有

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紊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即未知盡合與否然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為譜序者有何公廷世吳公潛杓公後斯劉公儼皆閩人夫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予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下不難矣

豳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苛癢之情不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蒞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勛勤拮据不遑寢食雖類歲告饑而民無流亡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

時霈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也暇日屬徐生其繪豳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諗余曰侯之繪豳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也周公負扆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之什則又詳陳豳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起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鳥昆蟲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

洽新也旣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民之感恩而奉上庶幾乎于豵獻豜羔羊朋酒之風是皆可被諸詠歌寫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舉趾築場納稼無惰農矣求桑采蘩元黃載績無佚女矣春酒以介壽荼樗以食農則仁讓旣興詬誶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共之者也安在彈丸之區不可以豳岐之洽洽之乎宋馬和之常書國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藝苑至今稱之生之畫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深遠矣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爲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爲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據摭爲多焉予嘗嘆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膴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疎也逮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

責也李翺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於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嘆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菑川國領劇東安平樓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爲淄川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邑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爲貝丘自貝丘而爲淄川皆

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縣爲漢菑川國地地理既譌乃并其人物古蹟而傅會之緐勢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幸知其非而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畢先生淄乘徵所爲作也按卷中考証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菑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誠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州末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爲南陽鄧州諸如此

類不可殫紀顧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耶余讀其書深喜其不爲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焉故序之云

光嶽英華序

光嶽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附焉集爲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歷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焦氏所據卽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旣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變而返之正不爲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余乃刪去唐詩三卷别次爲七卷定爲元詩光嶽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遂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　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倣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刪定吳興姚鉉之書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記諸書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卒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類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爲文鑑云鉉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陶汰之未暇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堦廳居少事輒取刪之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焰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余槩爲汰去而次第則仍其舊庶幾與殷潘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云爾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代名流服襄駿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　王事于役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功相依爲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亡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遊以爲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盖入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棖觸紆鬱不禁泣

下沾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爲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爲之論次都爲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爲八卷存殁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敷之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二百年來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閭山公從醫閭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爲青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弇州中麓諸賢交相引重而光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藝家奉爲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海集是已自閭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爲大儒壯而登朝受知

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四方無事

上方嚮用儒雅萬幾燕間屢召先生入侍乎齋講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憲臺進尚書尋 命入閣參預機務蓋

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生自念受 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稾交爲若干卷竊惟國家値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神藻賛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然後文章之用爲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爲大雅之正而尚書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名公成周之治於斯爲盛後有推 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微先生其孰歸與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蕪稽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稽菴又字東癡世爲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爲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工爲詩爲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蔆墻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臯父墓製冋

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爲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 詔旁求巖穴之士士皆鱗集 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 詔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爲文章原本史漢莊騷上於哀艷五言詩似陶淵明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余與先西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壓焉余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繇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illegible]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散[illegible]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并日而食室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藋雖嚴共之明公誠能衍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貲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矣其詩散佚半飽蠹魚余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先生但遜謝而已余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

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癯而神清望之如貊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中與余兄弟尤厚善

漁洋山人文略卷一

竹垞文類序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蔚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其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瀹蛻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會之作者未能

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間聚散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同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還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同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歸窆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羽林佽飛之
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部員外郎臣
華祗役其閒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詩若干首曰
同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禎讀之終卷乃作而
嘆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備是矣是不可以無述者
也臣華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皇帝嘗冠鶡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閒甘
泉上林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華亦一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
年今者瞻望橋陵傷懷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
髯之末從其哀慕宜有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
昔以節越塡撫玆土旋乃登庸九戮之思東人米
臣華始以丱角之歲趨庭於此今白首為郎復以

子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不殊而其先臣遺愛未
年俛仰之閒忽一世矣語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為作也讀
同中集為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如見古忠臣孝
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爾矣夫離騷
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
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
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川備掌故
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唱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一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掀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悶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粤之會挾雙江之奇爲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　命視榷其地値閩粤湖南初定之後爲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聾遯跡金精山中君皆能致之相與流連唱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哉古未有也今讀唱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詩秀運提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周吳以來窮石壁嵯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二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余既爲評次之而爲述其梗概如此

西山唱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爲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同里同時獨專攻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無變愈上今所傳雙江同中諸集是也諸集予皆爲之序論讀西山唱和詩復爲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後於今爲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爲知言也夫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崗以漁釣琴書自娛蓋則出遊寒谿大小洄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翛然自適既而解巾登仕一爲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既逾歲政事修舉訟獄衰息無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臥聽瀑布吟詠終日山煙既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爲隱人道流不知其爲官也又嘗輯漢唐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爲之辨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爲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爲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既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纚纚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爲集而序之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即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非有絕人之才鮮不爲

名山大川之所書此古今之通志也嵩高維嶽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戴記而後代有作者若非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韶八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崇福宫址跬步接近崇福宫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其重與玉清昭應宫埒井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爲之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之典而井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之以爲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黄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道聯爲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黄湄漁人詩一卷一變而清眞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閒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爲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妥帖排奡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爲泫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涘蓋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閒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孫豹人於楚交顧黄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爲友後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杵臼閒在潛江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予嘗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爲唐某者爲宋

李杜蘇黄强分畛域如蠻觸氏之爭於蝸角而不
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
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
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郊
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
而有之令人號為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
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黄諸家其才力
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為撦拾吞剝禿屑
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為耶河水發
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亦萬里

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
人顧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
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溯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
詩無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
方以才望為
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
也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隷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
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駁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
名儒為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
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駁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
書服古一旦得為是官可謂清切矣康熙二十年
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
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
上意直聲動　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
奇氣俶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廬

陵眉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探六義之奧旨
尤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迤自屈宋賈董馬
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為人磊落
洞達見義必為有賁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
喜邊幅齷齪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舉禮部里
居時君猶為諸生則已知君異時必為廉吏為諫
官為古遺直洎君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
予言始信君讀書之餘尤善為詩雖舟車行役簿
書期會未嘗輒廢西遊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
五言如禁烟寒食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嶺發山

崇嵩岧嶢悲爽鎮千峰竹清泉幽澗泉一泓寒[illegible]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島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黃葯候中無雁到綠榕林外有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而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間見於篇有皮日休農夫謠元白秦中吟之遺意求之觀近不易得也廣陵汪君季角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次君詩而君以予素知君者屬復為論次之予之知君匪獨詩也而詩亦其一也因敘述其梗槩云爾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為平陽芮城令值姜瓖之亂閉關數百里西渡河赴長安謁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為大出師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偽監軍某以獻幕府上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郅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輒為掩卷太息不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

為撫掌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予從容杯酒間出晰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為駒之類始為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數公最為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為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對漢人之作斷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遒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觀

爲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晚明論者以陶詩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故後之論者以爲外枯中腴猶未爲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絶響久矣規橅者工形似馳騁者偭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未有不倦而思臥者有矣乎乃點次古詩爲一卷與海內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者也

玉巖詩選序

采玉於于闐勃律之間而或遺徑尺之璧玉人相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矣求木於鄧林豐蕁以往皆足備欂櫨逋峭之用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鄒鄒枚馬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子之列卽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選已乃釐以才望推擇爲中書舍人儤直禁中旬日休沐閒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耆碩名流雲集響赴旣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十人皆入翰林爲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莆陽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爲左右史紀言紀事荷橐　殿陛之間旣再値其會而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

顏寄乎尹孝臺扶疏石直工譽之玉與木杰悅涉
不能爲玉人工師也今夬其集爲二卷凡古近體
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蕭然之陰其東面曰大谷（俗作峪）谷中有二十四村皆良田沃壤土厚而木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古于茲仙人白苑公遺迹皆在其處蓋隱逸之奥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去市城卜居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黃鵠面象山流水遶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次梵唄之音朝夕響答茵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香席彈琴詠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樊蘇不爨茗飲橡栗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膴先少保公功德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爲世聞人鳴鐘列戟其所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乎貞白之言而爲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爲擇其最者三百餘篇別爲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蓮洋詩選序

河中爲郡當兩戒之首形勝冠寓內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贔屓擘華蹈襄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來晉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走燕越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遊處

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閎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予胠其篋得藁簡數十番讀而駭嘆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枋文章海內其駭嘆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槩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爲知己者無過乎曩四三人不數年消皆散去或且化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慼哉於其去乎名之飲酒[illegible]酣復胠其篋則其詩嵒硍劃谿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炧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賞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顧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爲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發憤述史記今生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扆行且

荷橐簪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生名雯字天章予同年臨頫君之子蒲州諸生

悔齋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儆嶄之蛇虎叢翳猩鼯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蕭條街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嘆遂爲其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嘉紀感余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前戶部侍郎淩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楫字舟次嘉紀所爲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爲眞賞日希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嗤笑之舉世無知之者而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爲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抵掌漢魏六代以來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柈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嘆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冷峭[illegible]爲致大抵與嘉紀同蓋其自得於心者亦不蘄[illegible]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版行如世俗人所爲周公自青州寓書敦勉至再始刻詩百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漁洋山人文略卷二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遊蔡州南遊嶺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歸顧其爲詩雕畫土風莩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傺之色今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生泉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大夫莫不喜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顧悵然若有不自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鴇羽之詩作焉陟岵之文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由來勿棄鴇羽之文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蓺[illegible]怙之苦于行役於外不獲養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illegible]年人[illegible]一旦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迫切與陟岵鴇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子可知也予曰然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為荒服士大夫非遷官奉使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為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為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獞談者遂視為畏塗間有高流勝士一至其地者卽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不異風物土宜緝為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illegible]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宇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　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為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為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為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

蹟秩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稱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崖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覽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illegible]月二十[illegible]日
以露布宣示百官　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
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
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即其陵寢所在以類
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往湖南祀炎帝虞帝
二陵既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爲一軸
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爲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
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
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爲三窟洞
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
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
形諸詠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巽聞　當宁非
屢如騷人遷客傺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衡之
務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
行其人之爲貴也季氏遠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谿爲宛陵山水最佳處梅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躭墳籍放意雲壑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谿水如環如玦遶樓徐逝毎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之曰滿聽且爲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亦因以傳夫詩之爲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爲田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瑯琊之渠西汎左蠡陟匡阜溯瀟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敻絕遠世事讀之者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爭鞺鞳噌吰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彯纓者其得失豐嗇爲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枉寄書文詞甚高于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爲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聊以答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大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犂然而不惑猶以爲未足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所至憑吊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毎與之論史事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之鄉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干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耶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為歌咏之文乎抑以為史傳之文乎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奎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者皆欲得二王涖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戢斬然書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云不借直踏寒烟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戢亦數因人遠遊在江南寄予詩一編尤怪奇詼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雯倡和頡頏上下既而遊滇南歸留歷下訪予西

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戢於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文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文
學之士爭挾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
戰夙昔同學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
年奔走道路栖栖爲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
薦賢能拔幽滯賢公卿之責也戰持是以徃其能
終於無所遇哉必不然矣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
世祖皇帝歷吏戶兵諸曹尚書
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政府未久乞歸年甫
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内高之公子仲愚少承家
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發爲文章汪洋演迤
旁礴閎肆一時名卿閎人競折節下之惟恐不得
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淸儉不殊後門單素
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甲科致通顯公顧以
盛滿爲戒如晏元獻公不求恩澤王忠肅公不令

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才雅不欲以門蔭得
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之薦達故有才如君
竟以逢掖終其身可嘆也洎文定薨未幾君亦遘
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閥日飽粱肉厭綺襦
紈袴而坐躋華膴比比皆是此固非君所屑意使
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韓持國之流其所成
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以死豈非命哉豈非
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歌詩爲惇裕堂集其
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釐爲若干卷刻之蓋聊
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己之悲也君之文尤邃於六

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空不佻使其得志發抒爲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播諸金石否亦流傳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不能與古人爭勝尺寸而惜其漸就澌滅而無傳也是刻也又烏可已哉

東潮詩集序

郃陽黃湄給事之歿也予方在勠塋聞赴哭之慟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郃陽師死矣其詩未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剞梓以傳又請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郃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郃陽者非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湄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裒其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又不必得之于黃湄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徵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湄云比予官國子祭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數百軸益知黃湄非妄歎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之讌予與黃湄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予亦與黃湄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朱君獨留明年予報　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明年而黃湄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再至京師朱君已成第黃湄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人逝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其濤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卒有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爲萬乘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顧榮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闡其不朽於身後均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晦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

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嫻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爲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

不得聲者則寘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求義者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凉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為功既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

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而雜尊前約而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畧於啟禎鄒子與予蓋嘗歎之因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製彚為一書續花間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詠歌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稍由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蘭陵八日而返得遊記大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爲一通曰過江集程子崑崙予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弔其流風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歷幽邃窮極烟嵐雲木之變態斯遊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綴巖谷幽窅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集

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凄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嘆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予每循覽愴然不能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於鑾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潁之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歲癸卯西樵奉 命主山東試東亭舉山東榜予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焉書此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穎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歎曰文

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嘆以爲奇才異時宣仁逮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穎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蓧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閒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雷岸嘗以文章受 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郞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穎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

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永以圖經考之永爲州在楚粤之交去京師六千八百餘里東安爲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蜀風奔逸賊遂踞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粤二三叛帥很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遞相倡和衡永之間直其要衝井湮木刊城郭爲墟一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　廟謨疾趨岳陽遂蘇長沙楚角之粤犄之不百三十日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

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爲弊藂既下湖南遂以銓除還之吏部於是李子鄰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或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爲緊望縣庶展其藴具今吏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亟矣顧會其數覈其詰盜法令牛毛大吏誅求無藝不得已則仇百姓以攘之殆無盡有潤不齊勢使然也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甫脫兵革法令簡易又其大吏泎在兵間其尊貴宜稍殺切貴誅求宜稍衰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閒疾苦得便宜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爲何如李子得此可以賀矣若夫瀟湘浯溪九疑岣嶁之奇與夫昔人所記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蹊步登臨之餘儁爲歌詩以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故暇優爲之不復述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霸先與高齊大戰即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爲白門登鷄鳴寺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凉悲風捲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晋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稍苦弗禁夕陽頹澹野水縱横中惟荷葉田田千頃鳧鷖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麓帝王廟尤荒闃童騃數人眠於莽路羸馬脫羈齕草堦下爲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嶔岑二里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即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嶺上南對瀆影山光潫潫一碧黃荷楊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舊爲名士唐宜之丁菌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illegible][illegible]下祠以歸日下舂矣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雞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卞忠貞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瀰望蔓草縈烟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巒叢蔚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千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巧障日之句嘆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爲陵園地龍鱗虬鬣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今什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閒惟無量殿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爲言寺遷之由乘願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後西屏風嶺風逶逶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殿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止又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誌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革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烏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見惟頹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而已稍東爲說法臺址旁卽八功德水榛棘蒙茸無復涓滴南爲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弦絲之音殿前有巨鐵鑊缺其半止又訛題赤烏時物殺

明高帝初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爲吳王此當是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有蛟鑄此爲鎮云梅花塢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本尚橫斜山翠中問周顒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騷屑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爲令詠之上人貽余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眷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繇黃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覩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𪩘出沒烟靄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綫雲逶迤起脉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一緯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提如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彴通出入松栝疎古篁竹幽邃後爲鳳山碧峰寺即唐翠靈寺以碧峰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斂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勅諭墨澤如新逶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闃無人跡還憇王謝庾卞之風爲之慨然過桁將軍廟廟祀晉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森亭創[illegible]百章國初郤某者來作令盡剪伐之亭與祠並圮今亭祠皆徙而北雜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陝之眞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勳戚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鉤之耻得與諸公朽骨爭千秋萬歲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元昭招余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瓴注淮水暴漲三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往至鳳遊寺卽上瓦官也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之舊殿左空圍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卽古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僅培塿不可以望遠

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頻於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內云稍西南爲下瓦官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迥視上瓦官不啻過之寺有唐幡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玉佛戴安道佛像顧長康維摩圖爲此寺三絕皆化去老衲着朱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顛千載而下猶與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曼容宅正在寺側風流弘長於古爲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萬个流雲欲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半規烟霧孳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絪縕輪囷登閣望之如疋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大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徹篝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方丈夜宿北軒窗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灑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間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簷霤盆山石菖蒲數莖勺水渟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剝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汎覽壁間楸子詩有鳥鳴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烟嵐蓊鬱縈青繚白城闉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蜒而已山頭松栢數十株疏密皆有畫意近俯長干諸剎樓臺丹碧明滅烟雨中他日得一節一鉢足跡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烟雲入奚囊耳雨渟甚與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烟雲滃胸臆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illegible][illegible]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凉遂登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斜曲繚絡江滸謁入難殿秉炬觀蘇米長江巨石四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公宇盧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漭居然萬里之勢余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棠邑江浦諸山佛螺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岩入毘盧殿殿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夭矯直攫簷霤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鳥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視觀音嵓又一奇也院有盧山僧爲略說棲賢東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載何次道我求千戶郡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佛即不易作何至丞百鬼
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剪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
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
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内者以數十而燕子
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
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
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濘旁無附麗傲睨連
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瀚
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兩
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
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
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曾爲南雍祭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
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
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
生四絶句與文壽承書[illegible]公同鐫一石其一云
爍爍清光上下通風[illegible]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
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
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
寰物樓堞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
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
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邈乎興亡不能些弊誅剝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桕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余量移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韈青鞋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勝之具許爲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艮苗懷新輿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話相賞有松石間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西兩峯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爲佛窟寺嬾融大師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古松千百干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翦伐皆盡今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諳良可味入禪堂觀浮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爲施愚山題額窗檻洞豁下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桉一峯秀拔林木蒼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亘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猨猱東峯峭絕谽谺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鐫子贍怪石供五字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為之一笑循磴東上即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釆石天門皆在襟帶間矣巖下坦軒為鐵漢和尚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此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學士為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

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峯中劃如巨靈斧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些作者也北望金陵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峯間僧安居為言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遂替由西峯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侈外為方塔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為辟支迦入定之所昔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耶歸宿一鐙雙山月皎然烱烏幻定俯視下方群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並壑實爲一山牛首爲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傳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首逕西風嶺沿師子峯西趾登獻花巖岨峿嵚崎屢有登頓陟則溜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聞如猿飲澗如蟻緣垤如鐘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房如蓮蓬如棊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瓈硨磲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遇石龕南下松石頭古

路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徑如綫忽得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谿禪師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昱劍堂觀石公詩畫標格不減寂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司馬大鋮被廢後居此寺多其書蹟僧雜出所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斷乾蜀洛濤流之語因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宇宛然阮司馬題云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宇痕皆紀實也洞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飢饉歲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那昉孟貞遊此嘗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鄭司胥也遠對姑孰之横望眞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舊宅寄山坳即此東逕天幽嶺松毛如苔蘚衣被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閎都無俗處信然矣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圓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車時湖水小涸茭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司故址依[illegible][illegible]辨其[illegible]復與行路旁見翁仲石馬橫斜田壠間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牛羊上壠無復翼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二十里至攝山兩峯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巘凸

凹起伏晦明異態不一狀東北一峯卓立天外散爲三峯鬱爲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碑陰勒元祐禮部彰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爲覺涙和尚塔院和尚閩人梵行精嚴嘯峯檗地諸大師皆受記莂爾止嘗依姑執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寂天界衡嶽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閒有龕頂放光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峯閣若循中峯澗而上即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予曰由千佛巖而白雲菴而中峯譬如振裘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遂鼓勇登巖巖間鑿石爲像華鬘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爲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紫盆峯此即出紫峯閣之背憩松石間久之取道峯左緣中峯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爲明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菴幽磵千仞修篁出磵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爲白雲菴即明公故宅急從寮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埒地稍閒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弇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命天子目爲外臣賜鞾冠竹節杖以表高尚宋潛
閒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余躍往觀之此上卽中峯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跳踔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鸛河
近出山趾兀朮所鑿亦名鎗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興窮最高峯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峯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留客試眞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自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迓策杖赴之遲德雲菴長溪怪石坳
窪谺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留宿余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哳蘧然而醒窗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峯飛下以澗爲尾
閭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峯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此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兆子未
與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遣輩[illegible]
峯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爲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尒尺幅間聞水
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逕狹怪石如齦齶扶
雨與屐齒鬬竹木蒙翳猩鼯之跡交錯懾怖不敢
進余謂伐山開道彼何人耶於是斬刜叢箐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岣嶁石廩之奇逕造

峯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
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峯
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
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郭景純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
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異急迴訪之
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常居此石縱丈許橫稱
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峯之中
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
石將無是乎石傍小逕略彴通之遂過圓通別慧

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即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出門扃鐍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濘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剪伐竺公上書當事匱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如是觀從輿中廻望最高峰雲氣羃之雲稍解駁略辨芙蕖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時此身眞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潨潨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爲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烟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狠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是始相見山中一鐙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凉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敕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峩嵋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

不可諱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廨拗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鉢貯之形如守宮腹尾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事謂外國方士能竭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偃然受豢如此安在其爲靈耶豈韓子所謂失其所憑依而不可者耶抑未階尺木而自混于蝘蜓者耶爾止舉白公麒麟爲脯龍爲鮓何似泥中曳尾龜之語相與三嘆峯皆茶園僧徒頗諳采焙之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趣龍潭北風甚利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山憶昨從峰頂顆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今高枕聽欸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

止尚未發龍潭耳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谷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准登妙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袁綯歌水龍吟於此公爲起舞差强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亭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微露紅暈倏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演漾不定瘞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躋危石於潮汐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别遂道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勝遊弔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爲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格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格隱水深山秀烟霞潤毛皆不凡予以庚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遊紅葉滿山石骨刻露泉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悄恍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格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蓋修竹數萬竿清風拂夏上捎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上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暮不能去憶唐人詩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秉豊程公峋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爲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遊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瀛洋山人文略卷四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啟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枯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

太宗兵自喜峰口牆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慴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

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月矣孔和長六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瀠之子長身少鬚眉狀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瀠失勢家居無日不飲酒叔父豪討而數奇亦跅弛放於酒每飲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

呼爲樂咨至輒不得通[illegible][illegible]真孔和文書遵坦淵
業在家柔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屠
人促膝譚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illegible]
如柴少鶺勤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
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
爲狂生南渡後遵坦爲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
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
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即署遵坦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泰士錄豪宕
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
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
寀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
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啟甲子解
試民育雖書生居嘗俶儻好奇計崇禎戊寅墻子
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
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闖人高
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
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民育
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
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

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
請吏部甚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以
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
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
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
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
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
知得功閒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爲許
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敝隸督府可法不納

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紛
之便弗聽亡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發
激而可法守舊城衛循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
雨城圮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
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
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
劉氏者與一女留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
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
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爲太學生會帝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即爲同知由是名
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
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
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趨金陵
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爲御史用事未幾孫
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後金陵不守天
兵徇浙西潞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投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閉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與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禛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爲予道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
碧階雨猶彷彿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爲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豪强人
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琩贈都
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
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
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
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
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
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壬辰奉　命巡視京通二倉厎梳夙弊奸
胥帖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
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　命
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
虓虓公至招流冗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
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
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
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
爲酌定減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載苞苴

不行歸裝惟襆被圖書而已壽光父老[illegible]
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
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
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顧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擢其受知　兩朝蓋以此
需太歸侍太夫人于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
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
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
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
上名公至御座側覲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
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
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
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
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
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
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　皇陵裁

栢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當
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
人持橐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謂
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橐橐豈兵仗耶左都
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
端毅龔公之搏大端恪姚公之繼密爲朝論所推
時以公爲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
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
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
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

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雖釋
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
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菱藕其冬雲南
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諭賦栢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
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
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廐馬甲子戶部侍郎
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
佐司馬自司馬移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士與

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平在成均日嘗從容
爲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
輒引退既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敢
言洗沐以死勤事未及疑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
介人不可得而親疏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
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
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且晚且敉用然清白聞
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
公居家孝友爲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

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法名家躬斷秦
彭之獄寵罷鉆鑽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
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
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紲
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
憖遺忽焉以殁惜哉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其先登州蓬萊人始
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
政建祠豬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
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
理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以資望擢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

陛辭　賜　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
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
連諸傜獞蹦平梧諸郡所在騷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
於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脚價除採買之累民
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
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
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
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
齡遂殺永年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

反逼巡撫以下更服[illegible][illegible]待蒙公具衣冠望闕
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額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
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
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間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
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賫表潛行赴
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
恚勒兵臨公公引佩刀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
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使命馳僞書以高爵
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縶者凡四年會延
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十

月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
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張世琮責其
不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
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
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
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
皆從死公既死賊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
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
廣福寺夫人李閒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

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董苗氏等以飢餓斃死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謚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王士禎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將念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旣專權不屬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隷從死如歸嗚呼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祭葬皆踰常格又
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
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士璧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間府知府有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激奮發河間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毋以先生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間公以守邯鄲功累遷知河間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間孤城無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守城破急趣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仲弟伯玠居兖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兖亦陷先生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亡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兄泣先生給使他顧遽自埤堄間躍下伯玠遂死亂兵先生左足傷爲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日夜泣帥問知狀曰兖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荀全我幸遇公得不死焉縱之去俾收骸骨言已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間道入曲阜城已遂匍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召入都過河間為設祭且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

正之門其為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進暇輒讀書鼓琴間亦為詩痛弟伯玠之死與伯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閒言教子以忠孝大義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為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為吏部稽勳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人思之私謚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予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間其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為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孝所由來遠矣予故拾先生事蹟為傳使史氏有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栗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泰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權關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卽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閒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遊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臧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霈曰霦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栢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爲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爲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敎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霈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鈞字景衡其先系出宋參知文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皐數傳至秉倫公其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其樂菴公生瀛洲公其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其由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即先生考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迎關萬里泣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阜午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

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著公舟也父子抱持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號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其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病牀簀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免其内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治行遷兖州府河防同知擢戸部郎奉庭訓惟謹晚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凡十七年不倦益賙卹里黨以婚喪緩急告者無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承亮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戸部君敭歷内外爲政寛而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藩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緑葵紅蓼早韭晩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

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卽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余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

顧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眞蓋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嘐嘐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開戶臨流嘯詠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髯搤擊輒思請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以東羣盜蠭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耶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途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篡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子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引奸檜宋之不競也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實平符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論之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爲濟南淄川人始祖敬賢自益都石姑塢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曾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爲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王公齊名翁八子尤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御史冲陽公自肅君冲陽公冢孫也父訥菴公際鉉文章行誼爲鄉里祭酒君少倜儻質直好義丁酉試省闈被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樹蕃長白之陽厥土赤埴號稱沃壤流泉澂澂萬峯爭注尤宜灌溉君所居黃輿別墅溪流縈抱溪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予嘗過君偶行飯至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蔭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栗泉泉出平地觱沸如神瀵然吾引爲陂池藝樹千頭種蔬蓄餘十畝秫稻菱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予洒然樂之戊午予世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爲善佐其父申明宗法敦睦族鄰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撫從兄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遺一孤賦稅徭役悉爲經紀

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爲義率如此丙寅歲除孫海玥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扶關雒之奧塾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歷其儕偶厥後試輒冠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迥絕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

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遊篤氣誼日與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偕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儁以去布列館閣君咄咄不樂往往書空獨語幽憂侘傺不可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稍間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斷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里甲徭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

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賢也佐鉤菴公綜理家
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上者出私橐代輸再從
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贄數年
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
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
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
戚族屬遇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爲
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眞孝廉矣卒年三十九
子四人海翊前卒海瑮海珖海瑄

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誡兄子書曰

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
子之賢詎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
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
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耶

貞烈韓孺人傳

順治初王師定山東㨿九嶋聚尚遍六郡刦掠玉
帛子女無虛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閒高
苑賊謝遷聚衆數千人連破淅城長山諸縣入淄
川據之僭僞號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彝
方是時　朝廷旰食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
常王公楨妻韓孺人以一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
賊平鄉大夫洎三老以狀上巡撫中丞將聞於
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熙壬子歲
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予自[illegible]孺人

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謚太常而太常公在
章皇帝時居門下爲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
有待於予今日之言乎慨爲作韓孺人傳韓爲淄
川著姓自嘉靖以來[illegible]相望孺人父某三歲失
怙母畢育之年十六歸太常甫澹泊躬勤儉荆布
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夫子柔而正中外無閒言
太常好讀書爲文章聲名籍甚孺人紡紝勞衆以
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將
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愀然曰舅年老矣子姓雖衆
然君冢督也今以王事不遑[illegible]堂上憂有婦在

朝夕奉慰老人猶若在也遂不行[illegible]
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家世清白無長物有死耳
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磔汝矣賊
怒孺人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也又四年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擢爲給事中會
覃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
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責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矣
於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妻李事咨嗟歎息三致意
焉著之馮道傳首然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
之琭琭波靡者耶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殆
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刁孺人傳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者李公[illegible]
年九十有三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粵都縣[illegible]
縣 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轂者
項背相望最著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察
御史文熙公尚書弟侍御兄也尚書既予告歸養
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壽登百歲有司以 聞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旌其門曰貞壽山
以東冠蓋咸集雒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答拜尚
書兄弟皆皓首蟠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於
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
有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
纔減其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
三人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
其卒書其葬不一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
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悲其遇其處常而見錄者
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
數其子爲魯賢相宜爲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舅
姑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
不掩義則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

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滫瀡必敬必戒與諸娣姒以織紝紡績相尚門以內無勃豀及析產受田廬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贏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就外傅擇嚴師賢友與遊皆為閭人逸既貴象翟之外不御紈綺其可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鄰緩急不以有無為辭尤婦人之所難子楨之順治辛卯舉人衍之辛卯副榜恩貢生祐之無為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備扶之候銓知縣芾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十三人

烈節董淑人傳

淑人董氏陵縣令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雖謹克相夫子大觀文譽舅大司馬公熉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暨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綆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焉而司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覘飯哈撫殮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絕

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側室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廬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　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論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閥閱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翺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覘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

人嗚呼難哉

王節母徐氏傳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適蓟道僉事日升以萬曆壬子冠山東解額爲時大儒人稱澥嵋先生母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雯舅滄若公罷處州推官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煮㸑門屏閒決十旬不怠姑許孺人病母以身代枕時其轉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髽而泣血佐外治喪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母婉愬得其歡心嘗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祿母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藐孤身兼嫺育孫枝既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遊皆嚴師賢友孫枝每引袛攘捲而親饋之母乃喜所居當齊青萊諸郡孔道諸名士與孫枝遊者結駟連騎塍笈墻進母躬爲勻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十年無倦色孫枝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又多四方交家以中落母欣然不以屑意客至更剪髮剉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母諸女既有家皆以勤儉著聞遵母教也先生有兄埏遺三女母撫之視爲結縭如已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養於家延師訓之長萬穀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且

棺槨葬之以禮更爲其子買田業室族鄙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弘熺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秬曾孫二人河源濼源士禎於母爲族子悉母家世行誼因次爲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尤難乎魯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道范逵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洛古之賢媛也母無忝焉

劉烈婦鄒氏傳

明崇禎四年叛將李九成等發難吳橋反戈而[illegible]破山東一郡五縣殺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劉前徽妻鄒氏死之初賊得鄒飲之酒鄒擲杯於地怒罵曰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吾雖女子恥與狗鼠俱生爲速殺我賊怒矐其目割其乳罵愈厲又斷其舌以血噀賊乃死年三十有二觀者皆掩面泣下事既定巡撫都御史朱大典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監視太監呂直高起潛疏殉節者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薦紳前保定府同知王象復等十有五人鄒與焉建表忠祠於城西之喬莊載在祀典又建特祠所居之側有司旌曰貞烈劉之先有御史溥者仕正德中常被旨鞫逆瑾有直聲云王氏新城典史王天民女也年十二同日罵賊赴火死亦列祠祀賊去而攻濰有卒數十人掠少女與載之追獻其帥帥所啟視則已自刺死矣乃焚之濰士大夫義其事詢知爲新城人惜逸其姓氏爲立碑瘞骨於孤山

李烈婦胡氏傳

烈婦姓胡氏青州諸城人遂平知縣某之孫年十七歸邑諸生李敬中敬中嗜讀書久之抱羸疾崇禎壬午歲七月二十七日病革烈婦哭踊哀甚既髽遂不哭晨興再拜與姑訣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一女又襁抱將從亡者驅螻蟻地下不能復事舅姑他日叔有子爲亡者立後歲時奠麥飯一盂足矣姑力持之曰婦在如吾兒在況婦有女何死爲其母管亦痛哭諭止百端烈婦一不答徐曰志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從容焚香告柩前顧

家人曰我即死洗含勿近男子遂自經距其夫死僅三日年二十有四宗黨聚觀莫不彈指泣下事上撫按將疏聞於朝會二東有兵事不果又踰年而賊陷京師明社屋矣後三十九年敬中弟翰林檢討澄中乃以子沂爲其兄後成烈婦志又述烈婦事狀命予爲傳

論曰明季壬午癸未間二東婦女死者衆矣或死俘執或死道路山谷流冗轉徙等死耳令烈婦當日不即死而死俘執死道路其於輕重之數何如傚世丈夫不得遇大故苟且濡忍不勝其富貴妻子之念身名既敗而猶詭於人曰吾之不死者將以有爲也夫不死則竟不死矣若此者皆烈婦之罪人也

董烈婦孫氏傳

東海高士曰董樵其爲人磊砢負奇節隱居盛山久之稍稍出遊吳越江淮間賣藥自給予識樵在十五年之前相遇廣陵別去又八九年已見諸京師慨然謂予曰樵不德去年中子道廣死婦孫同日以身殉死甚烈徒以貧賤見格於有司不得上聞於朝以表暴於天下後世吾負烈婦矣言已泣下予嘗備官禮部闡幽表貞予職也且念樵之意有足悲者作董烈婦傳

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子歸萊陽董樵子道廣樵客即墨而道廣病烈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趣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烈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劉曉大義知事不可已以頭觸壁血流涕泗被面烈婦弟仲桂長跪慟哭請緩須臾死弗聽或曰前年叔死娣不死何居烈婦曰娣有遺腹義不得死吾無子義當死尚何言顧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死康熙九年七月六日也訃聞其母哭之慟士彥曰有女如是於吾足矣何悲爲於是海岱間人莫不奇烈婦之節而多士彥之賢者

論曰國家重倫常崇教化凡窮谷僻壤義烈之事令有司條其名狀歲以上聞何其視匹夫匹婦之行若是重與勿亦以其有關人心世道而然與唐李習之碑高愍女曰貰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奇節如烈婦而使之湮沒草莽事不上於禮部名不登於太常誰之責與誰之責與

五烈節家傳

孫孺人世父曲江公元配也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孫公栻長女于先慈宜人爲同生之姊年十六歸曲江公時先曾大父司徒公曾大母路太夫人先大父方伯公先祖母成淑人兩世在堂孺人婉嫕柔順皆得其歡姑成張二淑人繼卒諸弟妹幼穉皆恃孺人衣食方伯公嘆曰吾再失內助諸幼孤不失所家益治者冢婦力也崇禎丁丑曲江公省方伯公卒於武林孺人哀甚誓死自是長齋禮佛不闚門而語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又六年而有壬午之事先是戊寅　本朝大兵入關自畿輔下山東破濟南遊騎東至長山距新城十八里不攻而去之至是壬午冬再入關以十一月至濟二十九日駐兵新城陷之孺人投井死時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二子士贍士鵠乘城家人聞變皆散走惟小婢侍側知狀越三日軍退士贍兵死士鵠以婢言號於井而出之顏色如生年五十八

于孺人青城人世父侍御百斯公元配父永清官御史孺人性凝重不妄言笑百斯公官翰林御史在京邸孺人皆從公爲廉吏孺人益相勸勉故公

歷巡鹽課茶馬清貧無長物孺人有助焉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公號踊期必死家人環泣或婉轉解譬孺人與子士和獨不語以四月二十六日與公登樓士和從門閉久之不出家人急闢戶視之已同縊梁間公左孺人右士和在公下而士和妻張氏先以壬午十二月城陷自經死孺人死時年五十五

張氏新城人生員炳然子戶部主事羽鳳孫也歸從兄廩生士和性質素有荊布之風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張對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言渴甚士禎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盎水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久絕矣

張氏亦羽鳳孫生員炳然子歸從兄舉人士熊士熊子渭濱先世父壽三公長子以壬午舉山東鄉試前三月城陷與壽三公母弟生員士雅皆乘城死張年二十一勵志守貞與士雅妻高一燈紡績奉孀姑劉二十載順治己亥卒無子

高氏士雅之妻淄川人推官瑋侍郎珩妹也于歸

三歲而士雅殉難高年甫十九有一女撫之成立
居常衣布食粗糲有人情所不堪者或難之曰未
亡人耳得此已為幸元旦一拜家廟先宜人在時
間歲歲朝或一至餘日未嘗履閾三十年未嘗見
裔家世貴盛諸兄皆宦遊澹然如田舍女子殆易
所稱苦節者也康熙戊午三月疽發背卒
士禎曰先方伯公教家嚴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又
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閫範訓諸婦女皆
凛然知禮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illegible]甲申之閒
諸母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
然哉春秋于宋伯姬之卒既書其葬又載其謚予
死義也會有 命開館纂修明史謹撫次事實俟
史氏節取焉

書劍俠二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
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
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
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
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
也從姪鴻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
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
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
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着紅
帩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又入有大
甚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
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
持殊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
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
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
啟視之即紅帩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眾皆仆
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
曰此人時游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

恚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媼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頁之尼出媼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媼入牽一黑衛出取劍劈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驢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邪否衆聚觀果紅帕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媼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

稍知蹤跡可覓轎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逾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

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彷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

吏歸舍釋妻子縶其賠償□入大喜過望久之[illegible]
晉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甚[illegible]
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
人艮然始知其劍俠也只䏻李洗馬應鳫聞之望
江龍節討變云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漁洋山人文略卷七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諡忠毅

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盜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闘雞走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久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卽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左侍郎兼領副都統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illegible]策居多自成戰敗東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

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六月關中平就拜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
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
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
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婼溪茅瀧子邀戰
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沈
斧禽劉三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
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

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
夏賊王元焦滄瀾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
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
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
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奇法於
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軫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
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
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弘器於鐵角城攻
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
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貴賢寨

賊析自明三十六寨出渠王希榮號驢寨賊高一
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四月河西狟
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凉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
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
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
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
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
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
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
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

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三千級寧
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臨洮岷洮河三州
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
蘭州城下攻拔之别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
戰野狐橋嘉陞遁走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
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窓傳首
軍前七月公至凉州八月至甘州賊嬰城固守公
夜命將士設伏已然炬坐帳中召幕僚高會行炙
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
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

賊已山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喀蟾及馬寧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殺

土倫太國棟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會監軍道衞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勳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遣光瑞討孫守金黨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賚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

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强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每歲共需餉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

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隷慶陽協守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隷興鎮餘兵撥防陽平關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在省會宜留二千人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標兵議易屯兵免其起科延

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省餉銀約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采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厎績目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蓬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

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　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酹酒靈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　賜謚忠毅別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其年其月日葬於胡桃園之賜阡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毋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聲如雷偶誤一字輒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奇公

生於萬曆乙未二月初五日申時卒於順治十一
年甲午正月初一日子時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
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
思哈尼哈番祖考廷勲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
其官祖妣王氏妣馬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
進士大理寺右評事繼祖紱祖繹祖綿祖繗祖緝

祖維祖四哥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雨
河飈馳三晋遂指崤函雍涼掃汎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啼螳奮有銍未膏有鼓未[illegible]
公撫其徠乃戕厥慍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illegible]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底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蹄天驚脊公展厥底蘊秦
川既寧河西復燉酒泉報傾金城告褫天水譽烽
戒陽偪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爇雲中逆命狂如飲
煬睒暘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illegible]剿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圖既奠
斂柴隊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畧亟上請奏不斷
省兵撙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幽以樂田畯露積崇
墉軍輸充牣流亢四歸流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并終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儁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驛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疾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
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袁養

王公墓表

有明正嘉以後關中衣冠甲族首咸寧王氏王之先世有隱德至御史江涯公諱懋始大其家江涯公有丈夫子六最貴者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三渠公諱用賓毋弟陽武公諱用賢有子十人其四爲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桂園公諱昌功有子六人貴者四人最著者光祿少卿光庭公紹先吏部尚書弘庭公紹徽光祿仲弟襄庭公紹翰始居三原以鄉舉官止郟縣令贈中書舍人君郟縣少

子也毋曰趙宜人諱九臬字金鉉一字葉蓄郟縣公與冢子工部郎中之鼎同舉萬曆己酉晚乃得君早露頭角順治辛卯舉於鄉辛丑成進士康熙己酉除東光令東光畿輔邑夙叢逃盜君至申禁令嚴捕緝逋盜屏息民絕株蔓縣鹽額引千歲爲民累君力請減其半又修廟學繕城堞築河堤作人禮士教化大興三輔吏無出其右知東光五年以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尋以清望推擇入吏部歷文選主事稽勳員外郎康熙戊午奉　命典河南鄉試所拔皆單素時論稱之己未秋有浙撫某中丞察審之案

上特簡君往報　命稱　旨調考功員外郎進稽勳郎中辛酉冬朝議九江關移榷湖口不能決

命朝官往勘吏部以司屬名上

上曰王某可蓋自浙江報　命後

上固有意進用君矣君感激殊遇不遑啟處往返四十日跋涉六千里冒風雪犯霧露歸次涿鹿而疾作然猶力疾入見奏事畢始敢退休私邸卧疾甫十日遽捐賓客君長身玉立風度凝遠有公輔之器又能決大疑斷大事以是受知

主上駸駸大用而公竟不能待也詎不惜哉當明正德中江涯公以行人諫止南巡廷杖幾死嘉靖初以御史疏救議禮諸臣被謫爲高縣典史世稱遷直迨三渠公復以忤分宜相歸避登三事論者猶以未竟其用爲天下惜光祿冢宰而後僉謂似續在君顧中道賫志以歿此予所爲臨文三嘆而不能已也君學問淵雅嘗與予論史事上下千百年皆有据依尤工書法雅不欲以文士自見故不具論著其服官立朝之槩如此然亦足傳矣生以故明天啟丙寅十月初四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

一年正月三十日巳時得年五十有七
誥授奉政大夫配李氏贈孺人繼楊氏王氏贈宜
人繼蕭氏男子三人長夢麟歲貢候選學正次夢
庚長安庠生出爲冢宰公後次夢燕女子二人長
適涇陽庠生趙之翼次許字劉祖鑣孫一淇長安
庠生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

張公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海豐張君與予舉禮
部稱同門友又同爲京朝官交最暱康熙壬子予
奉諱里居君出官粵東亂定聞君無恙致事歸歸
甫一載而訃至嗚呼君歷漲海萬里蛟鰐瘴癘崎
嶇不測之險而得不死歸卧田廬而以未疾遽不
起其命也夫君諱爲仁字致堂別字滄粟其先自
昌黎遷海豐曾祖著祖金始大其家號義井張氏
父愿朴始[illegible]子孫服儒衣冠　皇贈朝議大夫廣
東按察司僉事母孫氏繼母朱氏俱贈恭人朝議
公六子君最少少讀書不嬉不屑順治丙戌有芝
生於所居之庭是年秋再行鄉試君適內艱服闋
遂膺薦君顧愀然曰祿不逮養終身之戚也屢困
公車益發憤著書隅說關圳考亭之旨濟北學者
師之乙未釋褐己亥除內黃縣知縣甫下車見諸
務廢惰慨然曰天下事無今日不爲而來日徐圖
之理於是相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初謁夫子廟見
學宮就圮鼎新之進諸生以時講藝其間以演武
場偪處學宮相度改作自時厥後得雋者彬彬多

文學焉又捌義學聚民間子弟名秀者教之書行阡陌間師弟子數十人迎道左辟弭應對皆有規矩君顧而樂之縣俗尚氣好鬬民間或詬誶輒白殺諍訟無已君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縣有大姓馬氏同室相傾軋君爲立族長設約束諭以水木之誼久之遂爲義門其治先教化如此嘗步禱神祠雨立霑足歉歲損俸輸穀設粥廠十二以食餓人縣食鹽額四百二十引累年額銷不足鹺使者議按丁加引君爭之曰內黃昔罹兵燹民多流亡存數纔什一且之丁者有一人任闔戶之丁者額鹽且壅矧加之厲乎縣有太僕寺牧馬草場三百餘頃畝徵銀一釐六毫有奇民苦之君分俸代輸後議畝加練餉一分浮可供且什倍力請如故縣有衛所軍地奉檄歸縣未有成例軍民更相齮齕君酌爲成規立符契通判軍民皆德之縣例有通州料豆協運船胥吏岸頭率慨法賄賣其富者君爲立法各河口輸交公運或不足則官給其直吏無所售其奸縣故有驛道自河決後使節稀少減舊額之半後舊路復通額卒未復君爲力請驛因以毗縣城袤廣四里餘邏卒無幾君選牌甲壯

丁丁人復其徭役更番戍城如踐更然縣外蔡[illegible]圯而居民錯夾君請於上官以農隙修築不日[illegible]成之立鄉長團練土著遇盜警互爲聲援又爲[illegible]籍伍符令游手無所容河北回龍鎮四縣分轄久爲盜叢君移文鄰縣約期會集比戶登名於版製令箭四押以四縣符篆而分掌之有事得徑治無相瞻顧而均其力役自是無竊發者劇盜王三者拳勇久不能制君計禽之寘諸法境內肅然君在內黃也慮不能周知民隱擇鄉三老愿謹者月以望前一日赴廳事條上利弊某宜興某宜革使人人得盡其意參伍行之故所措施率宜於民略其大者如上十數事其細微瑣不能盡書也居三載舉卓異第一賜朝衣一襲壬寅擢中書科中書舍人丁未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江南司員外郎郎中以才能推擇修大清律改訂吏部條例有重因八十餘人已擬辟詳引律例爭之得改正發遣其平反多此類爲京朝官十三年凡甄別者三京察者二皆書上考甲寅擢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東粵號才藪君與諸生約頒示六條大指以器識爲主而文藝次之凡故刻與學政全書相牴觸

者一切更張之務寬大不爲苛細平生好獎士類經其指授率舉制科登館閣知名當時內黃則李滋黃本訥兩浙則沈三曾許汝龍仇兆鰲粵西則黃業吉曹雲鷟粵東則鄭際泰而吳三畏以武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此其尤著者丁巳以病乞休歸里立族社每月朔具牲醴墓祭合族之長老子弟生平遇父母諱日修祀事輒流涕極哀諸兄龐眉皓首事之恭謹俸祿必與共之視兄子如子親睦族姓無甚富甚貧者學不足涉務由洛閩微言以上求聖賢之意其教子姪曰吾生平得力數言而

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心纔放禍即伏焉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持身涉世之道盡於此一夕得風疾七日卒君一爲順天武鄉試同考官一爲廣西鄉試主考官再奉　詔使蜀使江南一榷關杭州四遇　覃恩初授階文林郎再授奉直大夫進朝議大夫再賜表裏生以故明萬曆甲寅四月十四日卒以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畢氏封恭人子二人玠理女二人適楊法李爾夔孫六人履泰颺泰方泰始泰旭泰[illegible]泰[illegible]惟西漢之盛所以上繼三代者循良多

[illegible]吏舉其職也然班史所書[illegible]名稱[illegible]寬厚清靜爲天下師而文翁董仲舒倪寬之屬或云經術潤飾吏事或云仁愛好教化如是而已迹君之治內黃可以無愧所謂爲民去害興利若嗇慈者非耶爲法吏則惡深文爲人師則以教育爲先合前後觀之可以爲循吏矣於是玠理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而余爲表其墓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illegible]

墓表 并銘

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千峰王君以書來云先王父體乾府君之歿餘四十年矣墓道之石闕焉予有宗人之誼文之者其在子未幾而千峰捐賓客嗚呼緒言在耳何敢忘乃取公父明初先生所次行實爲表俾鑱諸墓上先生諱養元其先自婺源徙南陵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厚德爲鄉三老先生天性孝友家貧竭力供甘旨兄弟四人將析貲田宅臧獲自取其最下者兄某得篤疾一子幼弱藥餌襄斂悉身任之不以累其孤母疾焚香告天割股以療其行誼過人率如此讀書嗜左氏史記尤好信陵君魯仲連傳每流連三復慨然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好爲人排難解紛邑中豪强凌弱暴寡者輒畏先生知之爲諸生五十年不以尺一干長吏爲文章清古自名一家視程式之文齷齪不足措意以是老困場屋晚年撫孫奐曰汝大吾門恨吾不及見也後竟如其言生以明隆慶庚午九月九日卒以明崇禎壬午正月十一日得年七十三康熙十七年以孫奐遇 覃恩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元配沈氏繼配葉氏皆贈安人子二人學大即明初先生

誥封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今八十餘尚無恙學明孫四人奐即運使君稷國家恩曾玄孫若干人運使即河間督山東鹺政皆以循良有聞於當代則先生家訓可知也予生晚不及見先生得游於運使父子間竊附聞知之列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先生有焉是宜銘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樂石嶙峋表此墓門以昌厥後人

張雪海先生墓表

先生諱繼倫字學海晚號雪松老人其先淮安人
自處士友始遷安丘數傳至澄以明經主武安簿
澄生守蒙守蒙生民感字霖海以子贈文林郎文
林公生三子先生其第二子也兄嗣倫萬曆壬子
舉人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先生生三月
而文林公歿稍長母王太孺人爲擇名師授以尚
書太孺人督諸子嚴每鞭歸必命夜讀而自紡績
其側先生與兄弟感母意競力於學先生少有異
禀年十四補邑諸生天啓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庚

午應山東鄉試主司賞激其文以多奇字置副榜
是時以明經謁選人例得縣令不就初先生與其
兄弟同有盛名於場屋至是兄弟先後得儁爲顯
先生獨不遇先生自痛不逮養其父事母益孝太
孺人以老壽終先生日夜孺子泣久而不衰少與
兄弟同學相友愛事孝廉君如父比病藥餌必
親事丘嫂二十年不懈侍御君巡視兩淮鹺政有
巨商某罪當抵攜重貲走千里乞先生一言緩其
獄先生艴然曰吾方以辦職勉吾弟顧亂其法耶
絶弟與通其兄弟閒行義相成類如是尤爲德於

鄉黨明末兵興二[illegible]郡邑多陷薄安丘先生佐縣
令綮嚴城守指畫方略城賴以完時流亡相屬凡
入縣境者卒收郵之亂定各遣歸其家有鄉人貸
幼女倉皇過門問之則將粥以償官錢也出金贖
其負女得不粥有遠賈糴粟邑中將行發視半沙
礫知爲駔儈所給然莫能詰何之先生爲白有司
治如法賈竟獲原直歲祲有貧士數十人求發官
廩不得先生慨然指囷賑之甲申客青州時山東
大亂賊魁趙應元自長山夜襲青州入之先生閒
道跳歸有識之者曰勿驚長者卒免於難先生長

九尺美鬚髯貌臞然以清臞讀書淹通經傳諸史
秀至醫卜皆窮其奧入書學蘇米晚得二王之神行
又嘗從斷碑見所畫風竹蕭疎圓勁節目磊砢想
見其人非天機清妙不能也嘗闢書室空無所
有惟圖三代鐘鼎彝鬲之屬於四壁蓄一琴時撫
弄以寄意夷然不屑也順治乙酉復遊太學未幾
[illegible]歸得痰疾四日卒先生有倜儻之才高潔之操
顧不用於世退而修行於家爲德於鄉里故其可
表者止於此而已生萬曆乙酉大月某日卒順治
乙酉十月某日年六十一娶許氏河間縣知縣進

之子前卒繼娶孔氏一男子一人即貞康熙五十[illegible]
貢官翰林孔目女子六人婚嫁皆名族以丙戌年
五月某日葬城東五里河之原於是距其葬二十
有一年矣

吳臨穎墓表

康熙丙午歲余居京師一日於榮水部開邸舍見
壁上詩署名曰吳雯者一再讀之愛玩不忍割去
訊水部誰何水部太息曰同年故吳君康侯之子
雯幼孤肆力於學問所為歌詩數十百篇率可誦
雯有母年五十有弟三人妹二人婚嫁皆仰雯雯
年二十一再赴太原試於有司不見收家益落輒
挾其文章北遊京師謁父執之官中朝者久之無
所遇雯有妹嫁安東縣何月前襆被策蹇驢往江
淮去矣逾二年戊申三月蒼頭通賓來視其[illegible]
雯也躍起相見稍稍與談藝多微中詢其家門衰
落之狀泣而言曰雯父以乙未第以丙申死顛沛
半生而不獲一日之安鄉國稱善士而不食一日
之報年不及艾官不及生前乃於身後授官臨穎
天乎悲哉言未既涕泗縱橫下乎為反袂久之自
是與雯數飲酒賦詩歡相得也歲且暮一日雯請
間曰雯將歸省母顧雯父之歿也雯方十有三歲
未能小遊當世賢豪長者乞其言以傳後世每一
念之若負芒刺先生固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所以
[illegible]朽雯父將在先生之言乎哀其志乃為据狀而

表其墓君諱允升更名來亨字于公一字康侯世
爲遼陽人少從其祖官雲南祖歿王事君獨與父
客萬里外會遼左多故父隻身北歸覗其家而留
君於滇客中無書探篋中得漢書一部遂日夕讀
之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而異之請與相見
問讀何書曰漢書也叩以疑義應答如響盧先生
者駭曰此非常兒引歸其家歲餘父再至滇乃與
俱歸補定遼右衛諸生順治二年中鄉試七年就
選人得蒲州學正會叛帥姜瓖據大同三晉震動
蒲城中有竊發事平奸人或藉以羅織善類君力

請於制府孟忠毅公全活甚衆平居與諸人切劘
爲文章勗以道義成就甚夥攝知榮河縣事以清
惠聞順治十二年成進士人方謂君長駕遠馭之
才可以一試明年正月而君病且死矣嗚呼可哀
也唐元道州有言曰正直而無祿位忠信而久貧
賤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
吾欲問之若吳君者可謂正直忠信仁讓之士也
而坎壈摧折不得展布尺寸卒賫志以死豈非天
哉君娶朱氏有子四人雯霨霦霞女二人適陳發
劉驎書孫一人江蘭雯尤受年少負才氣嶽詩歌

文章踔厲風發非終貧賤者君是不竟之志雯必能
之君可瞑也已

孝廉李君墓表

傳曰先王之制爲三年之喪也使夫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也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尼父皆無譏焉古道浸衰江河日下與其爲師也者毋寧其爲商也長山孝廉李君之殁四十年矣冢子盂縣君一日來謁予文表墓其容深墨瞿瞿然皇皇然若在初喪者可謂賢矣予方宅先祭酒府君憂感君意不忍終據禮以辭乃爲之表按狀孝廉君姓李氏諱篤之字元根其先棗强人徙祖芳洲翁諱某祖見山翁諱某父大學公重熙自見山翁已上三世皆以宮保公化熙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君少有異稟日誦數百言號奇童爲諸生篝燈課讀如後門單寒崇禎丙子歸安姜忠清義渠武進陳伊菴組綬典山東鄉試二公海內聞人得君文奇之以第三人中式明年丁丑春官下第已而庚辰癸未再報罷既數困公車又遭世亂遂發憤嬰疾以死君少俶儻好振窮周急身爲貴介而修布衣之行居恒請謝賓客如恐不稱有鄭莊之風客至輒流連閉

關徵歌顧曲參橫月落飲酒至數斛不亂邑姚孫兩姓嚚訟十餘年得君片言輒解牛其侵官將林蔓親族甚衆君慨然白之藩無辜數十人俠聲流聞慕義者遠近如一東武王某爲怨家所中其父兄謂曰必長山李先生也能活汝者扶服五百里及門君力出之無德色其勇於爲義皆此類乙酉春感疾疾不起無知不知皆搤腕太息配趙孺人德言純備飯衣白業撫孤子二人蔚然立布衣蔬食二十六年如一日焉君生以明萬曆丁未十二月初三日卒以順治乙酉二月初六日年三十有九孺人生以萬曆戊申八月初五日卒以康熙辛亥八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四子三斯升早卒斯恒貢士起家盂縣知縣斯孚廪生女一適予從姪啟濬太史公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跡君生平折節善下緩急倉卒可恃拔人於戹而不自爲功所謂非常之人與顧連蹇弗遇年不及強仕惜哉予故表其梗槩俾鑱諸麗牲之碑聊慰盂縣君之懷慕云爾禮曰父母既沒必求仁人之粟而祀之盂縣君將以予言爲仁人之粟也予滋愧矣

漁洋山人文略卷七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闕雍

伊公墓誌銘

邑有篤行君子伊公諱光啟字開雍一字純仁其先自棗强徙新城祖澤父覺民 皇贈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母宋氏贈淑人生二子公其次也兄光前公天性淳朴內行尤謹事繼母董如所生三十年無幾微不豫之色事兄如父兄老無子以長子闕爲之後[illegible]中丞公[illegible]大夫所稱翁菴先生者也中丞既長不知己爲伯父後蓋公夙昔未嘗一語及之慮傷兄意也兄既歿中丞年未及冠爽衾牆翣皆倚辦於公中丞與弟望江令獻同時有聲場屋公益課督不少假中丞以順治戊子領解額乙未舉禮部入翰林授御史望江亦以丁酉戊戌繼登甲科公始欣然曰乃今而後可慰吾父吾兄於地下矣中丞按山西洊歷九卿開府望江一理寧國再知廣宗望江兩縣皆以清白著聞家無餘財公之教也中丞官門下省遇 覃恩贈祖父皆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公亦以令中得貤封

如其官益自謙挹儉約居嘗布衣蔬食出則徒步無高車大馬兩君自官邸製綺紈以進歲時一會輒罰而藏之時植杖田間與田父話桑麻量晴雨以此自適避籠爭席人我兩忘不知其身之翔貴也橫逆之來犯而不校有婁貞公呂許公之量故遠近稱爲長者中丞奉 命撫滇卒於軍 朝廷恩卹甚厚時公年八十餘矣不哭神傷遂患目眚猶强飯無恙戊辰得末疾不起壽九十嗚呼洪範五福公可謂兼備之矣乃其終身蔬布枯貴而善下又以樂[illegible]不[illegible]鄉里稱哲九人之所難能老成往矣誰爲典型予能無臨文而悲殄瘁哉生以萬曆己亥年九月十二日申時卒以康熙戊辰年九月二十六日申時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元配耿氏 誥贈淑人子二人闕順治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爲伯父後獻順治丁酉舉人戊戌進士寧國府推官裁補廣宗縣知縣再補望江縣知縣女五人適王者棣王士愍呂斌張奎象郝彭年孫孟以煞梅作梅作霖作德曾孫十一人應聘

應徵應名徵應簡應與應麒應掄應卜應知應選
元孫三人濤壽清溥清浴望江君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公於邢莊先塋之次先期來請銘銘曰
泰山桂樹德之懋兮帶索行歌樂則壽兮不驕不
侈昌厥後兮丸丸松柏鬱且茂兮京兆之阡百世
無咎兮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菴伊公墓誌銘

世祖章皇帝馭極之十有二年予與翁菴伊公舉
禮部爲同年生閱二十六年康熙庚申予在翰林
而公以大理卿拜都御史出撫雲南明年六月訃
聞京師予與其弟望江令巘相向哭又踰年公子
作霖走千里匍匐乞誌其墓一夕大雪被酒廻憶
三十年間與公遊好聚散死生之際有足感者因
反袂濡筆而爲誌按公姓伊氏諱闢字廓源別
字翁菴系出唐僕射愼之後元末始自裹强徙新
城數傳至澤是爲公曾祖生效吾公覺民是爲公
祖　誥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有子
二人長太恒公光前　誥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
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父次開雍公光啟　誥贈中
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生父公生
而岐嶷與母弟巘同學齊名順治甲申乙酉間邑
人士倡爲曉社公兄弟爲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
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鋭意人才初破館選分省故例

駕幸南苑引見諸進士故庶吉士三十二人各[illegible]
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有文名公之受知自此
始既入翰林每　御試唱名及公輒語左右如前
丙申四月特授科道若干人公授廣西道監察御
史在翰林甫歲餘蓋異數也丁酉奉　命巡按山
西六月遇　覃恩加一級公自念受
上不次恩清白自矢冀報稱於萬分一適前政以
毛鷙爲能公矯之以寬大而人皆肅然尤矜慎庶
獄疏訴減釋者前後至七百餘人凡有薦達必衷

於公議如彭中丞有義卞司馬三元後皆開府爲
時名臣差竣遂掌京畿道事己亥九月與李御史
森先同日內擢京卿公自授御史出按山西歸掌
京畿道事以至內擢皆不次計資僅三載其受知
之深如此尋宅母賈太淑人憂以生母耿淑人卒
請假治喪皆盡誠敬勿悔康熙庚戌閏二月補光
祿寺少卿轉通政使司右參議復宅祖母憂甲寅
六月再補通政使司右參議是年十月擢右通政
戊午九月轉左己未八月進太僕寺卿十月進太
常寺卿屢遇　躬祀郊廟諸大禮執事有恪

上目屬之是年十二月遂擢大理寺卿班次先
會王師入滇填撫需才
上環顧廷臣惟公謹慎可任遂以庚申三月拜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兼轄建昌畢節等
處地方贊理軍務公感激　兩朝恩遇又以遐方
新附　陛辭兼程而南時方溽暑歷五谿毒淫之
地上纔下滇不遑敵處及抵昆明諸道大帥畢集
主客兵以萬計所需非屢糧糗芻茭之屬稱是咄
嗟取辦公手口拮据頭鬢畢白未幾而疾作然猶
殫心區畫密疏請禁擄掠以收民心辛酉五月初

八日病革遺疏以奉職無狀不能報　國恩不及
見滅賊爲憾又疏薦雲南布政使王繼文自代蓋
是歲十月而雲南平去公之卒僅五月耳
上聞震悼賜祭葬如例以繼文代公巡撫公素廉
謹及歿於軍中遺橐祗十餘金行李蕭然雲南提
督桑格公與貝勒將軍督撫諸公共佽助之始[illegible]
關萬里歸於故園悲哉公性恬退與物無競淹卿
寺十餘載處之夷然洎拜撫滇之命雖慷慨赴軍
義不返顧然微察其顏色慘澹與故人言若未訣
者乎心許之蓋是時公生父通政公年八十矣絕

据而行陟岵而悲公之懷抱有不敢以告人者吾之以身殉國未竟厥施詎不痛哉公在臺二載屢有章疏卒多削稿所存按晉奏議若干卷嘗輯錄
本朝四十年來名臣奏議若干卷未成書皆藏於家喜撫晉人帖合處入能品生以天啟癸亥五月十七日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九配何氏累封淑人子三人作楫作霖作德女六人王啟濬李嗣貞王啟大王啟演李璸鮑秉謙其壻也孫六人應聘應徵應名應麒應掄應華曾孫二人清濤清溥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新城西北五里邢庄之 賜阡系之銘曰

井鬼之墟王良策騎希蹤龔氾效尤吳濞鐵橋開道金精呈瑞
帝咨上卿持節往帥維此遺黎庶其有甦舟無弭棹駟不頓轡馬革驅場誓平僭僞賚志未伸殁而猶視哀哉勞臣以死勤事北極 恩綸東園秘器華表嶙峋石闕贔屭後有覩者視吾銘誌

敕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彤臣傅公墓誌銘

經言卿大夫之孝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如是而已矣此蓋言其常不言其變若夫倫之間所遇不偶終其身幽憂怫鬱而卒以孝聞卿大夫或不幸而出於此也若吾友侍御傅公之孝能使朝堂知之鄉國稱之海內之人共信之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扆字蘭生一字彤臣別號麗農世爲新城潘孟店人明初徙居高樓店曾祖現祖納讃世有隱德父世準以公貴 敕贈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母焦氏 敕贈孺人事具太傅金文通公譔誌初焦孺人夢旭日入懷而誕公生而岸異讀書日十行下終身不忘家苦貧卒業華嚴寺僧寮寒暑不輟受知學使者項公清溪錢公尤器之屢試壓其儕偶崇禎壬午省試中副車文名籍甚時邑人士方舉從社公年尚少已爲職志繼舉曉社因社皆執桃茢爲盟主歲甲申
世祖章皇帝定鼎 詔下郡國選拔真才入成均學使者澹菴房公首以公充賦時江北初定判銓者頗懸異格以待公不屑就益肆力爲文章十三

經二十一史旁洽諸子稗官之書州文部君兼泰
博綜辛卯中省試乙未舉於禮部丙申筮仕河間
府推官明允爲畿輔第一浹歲之間五登薦剡章
酉奉 特旨行取
世祖章皇帝御試者再戊戌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己亥巡視南城豐采凜然是歲掌山西道事凡熱
審 朝審哀矜折獄多所全活庚子奉 命按江
西道出河閒遮道攀轅者數千人公題詩驛壁云
直道餘風今尚在士民接踵問平安其感人之深
至此舟抵彭澤饒九道陳君韓遴入白事請閒曰

九江兵且變奈何公詰曰餉足乎曰壓餉七閱月
矣公笑曰有司之罪也能辦兩月餉乎曰可公曰
事濟矣疾馳湖口詰朝逆風而渡鎭卒列營東郊
將弁屬櫜鞬迎道左公具威儀而入盛服坐堂皇
將弁入謁畢大聲諭之曰西江無事日久將懦兵
驕其由來者漸矣然兵仰於食兵不用命率由枵
腹庚癸之呼豈得已哉吾奉
天子命按茲土入境卽知此地缺餉七月有司玩
愒行當按之今先給餉兩月汝等將卒皆宜畏法
紀遵約束脫有偃蹇三尺具在吾不汝宥立名九

江守給餉如額士卒皆感動咸泣事遂解𢌿
容定變如此方大第按部綱舉目張而撤差之
旨下矣公聞命襆被就道辛丑念繼母周太孺人
春秋高遂陳情歸養太孺人性卞急自公諸生時
不輕假顏色公柔色下氣或長跪終日俟太孺人
意解乃敢退旣貴居于舍益恭謹人以爲難甲辰
葬贈侍御公盡哀盡禮四方觀者莫不嘆息公流
涕曰葬之厚何補養之薄哉公旣痛贈公與焦孺
人不逮養所以奉周太孺人者無不至問衣燠寒
煖夕者數年並甘旨疾痛苛癢不去左右雖年五

六十猶孺子也庚申太孺人病亟公行年七十猶
朝夕侍太孺人病尋愈而公病作矣又四年遂捐
賓客嗚呼悲哉公平生多神異諸生時有巫覡爲
社鬼所憑公至卽避去曰傅公正人也辛亥冬公
得寒疾危甚夢觀音大士以甘露灑其頂曰君至
孝格天當延壽一紀已而脫然又十二年而公歿
異哉公長身修髯目光如電謦欬作洪鐘響每羣
賢高會掀髯談笑上下千百年如指掌四座盡傾
昔人經神腹笥不能過也爲人忠信樸直胸無離
棘嘗訓諸子曰吾願汝輩爲道義中君子不願爲

功名中小人也雅負經濟一試於瀛海再試於督
江未竟厥志而廑以孝聞悲夫公自乙未通籍辛
丑歸養立朝僅四載林居二十餘年日以砥名行
厚風俗爲事後進一言之善提奬成就如恐不及
予少於公二十歲髫時私爲清明懀蚊二賦公見
之激賞有過情之譽辛卯乙未皆附公後爲同籍
三十年來道德相勗文章相益過失相規交誼庶
幾近古今已矣昔子産聞子皮卒哭之曰吾已無
爲爲善矣嗚呼豈不痛哉公所著奏疏二卷古賦
一卷詩文集二十卷詞曲二卷詩話二卷讀書涉

筆二卷硯田漫筆四卷續筆二卷姓譜增補十卷
韻府補遺六卷增訂堯山堂外紀一卷新城軼事
一卷傳氏博考一卷藏於家生於萬曆四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大
日得年七十有一以順治十四年三月 覃恩勅
授文林郎元配胡氏贈孺人繼配田氏封孺人子
二用霖汝霖女三人適劉沂于允昱伊矩孫四人
景范景蘇景韓景歐用霖等以康熙二十五年三
月十八日葬公於皷西北賈莊之新阡來請銘銘
曰

尼父有言行在孝經孰其嗣之曾閔是承嶽嶽昔
公名世代興埋輪都亭雅志澄清中歲詠懷歸歟
巖扃白華朱萼比潔敦榮七十而慕孝通神明公
之云亡邦絕老成粲粲樂石刻此新銘敢告惇史
吾言足徵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介岑龔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四年春戶部尚書侍郎等上言逋者歲
穀徵輸條目多而版籍繁兼有尾數冗雜官吏易
作姦請屏除舊弊更造簡明全書示天下奏聞
天子曰可咨於九列舉練達　國計之臣董其事
於是僉謀以光祿寺卿龔公充監修官公先取江
南州縣徵科最繁者刪雜梳剔歸於至簡次及山
東尾數悉除慮昧者反以爲不便乃援唐元和四
年元稹同州均田狀作收零積餘議書未成公疾
作卒於京師公初任爲龍驤衛經歷出知[illegible]縣

事逾年以治行擢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是年
以　南郊禮成加一級歷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
郎遷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尋出爲山東按察使
司僉事分巡直隸通永道居五年擢江南布政使
司布政使累加級一品舉天下卓異第一入覲
還旋被　內名未至除太常寺卿改光祿寺卿公
之知縣事也至則舊令罷黜以逋賦未去者二十
一人道縣事不可爲涕泣語公公笑曰天下寧有
不可爲之地乎及按籍則逋賦五年矣縣徵銀例
有羨公白革此是要譽也置櫝於堂存以抵舊賦

錄是積逋悉完舊令得免罪歸民之流移者咸復
乃繕學宮葺民居立市集修驛務清囹圄焚刑具
於庭上官胥吏無敢下縣徵索者其入爲戶部也
管通州西倉倉有蠹號黑白檔子遇八旗給俸先
與交通故爲爭擊往司倉者不能禁輒避去委出
入於胥吏公至立唱籌法日坐倉門驗出入倉蠹
不敢作姦差坐糧廳首禁牙戶毋治帳具取償運
丁凡運米在石壩曰經紀在土壩曰車戶奸民爲
之魁渠指供億官長爲名率稱貸於龍斷者逆給
[illegible]比渠與龍斷者析而有之公至革與渠

揭運米榜經紀車戶姓名於衢以次呼之預給腳
價錢運者得無困又漕糧抵壩既輸倉例有會羨
銀給運丁先是俟米入厫完日始給則運艘已回
弁受其利公驗漕舟起運即呼運丁以會羨銀給
之漕舟歡卸焚香於岸者千人勒碑交頌公德其
官兵部也掌三司印務京察稱職居一等其分巡
通永道也兼司空運廳稅課公周知其弊馳儈交
憚公楊起龍潛京師謀爲變事發伏誅於時告訐
者蠭起民有賽社者製儀仗迎神爲怨家所訐公
收驗悉焚之轅門外富家子爲盜牽連拘之則其

貌不類公察其僞令僕三五偕富家子迺立僞盜
識之盜誤指僕爲富家子冤乃白平寇將軍出師
自潞河南下塗方積雪公念輓夫寒飢分遣僕隸
載俾饘五車給之飲以薑湯輓夫懽騰於路察哈
爾叛公勸羽書恒至夜分置郵供餽無缺晨起念
三河縣令甫之官未識其人遂懷白金二鎰以匹
馬自隨馳入縣城縣令方詰窘之策公畀以金爲
區置乃還蒙古兵經通州公慮爲民擾列軍校道
旁持白梃俾按隊入城擊出隊者市不改肆九門
水口圮僉估須七萬金公往勘謂三千金可集事

脩冷口邊墻估減類是伶人黃丁者投旗下橫行
鄉曲貸錢運戶强取其子女爲僕妾人畏避之會
軍興有例輸鳥鎗者官議敘公首以百年進加二
級吏胥入賀公曰若等知我意乎我非藉此爲榮
也令甲責旗人者當降級我今可以撻黃丁矣吏
胥多與丁往還潛誡之匿不敢出三等侍衛達爾
馬詐傳　敕旨公解其佩刀執送吏部其在江南
甫至督造戰艦湯斯祚者販木商也要結權勢長
揖見督撫臧否官吏以治烏船爲媒恣伐民間墓
木一日謁公語及私公起振衣坐呼皂隸持梃將

撻之斯祚叩頭乞哀乃遣去未幾慙憤死江南
北旱滁公請帶征折征　命未下先檄州縣停征
且爲粥食餓者會有　詔蠲田糧督撫議富家不
蠲公謂富民無一定里胥報未必實若貲庫鹽筴
皆有定稅欲於力田之民求富者實之則騷然不
寧矣先是土有雜稅有司倍蓰征於民公按其科
則廣爲勸石江南素尚侈公以習俗之奢婦人爲
甚禁士民妻妾不得用金珠犀玉飾釵珥喪禮有
縛采爲亭剪紙象人鳥獸之屬及拔河走馬摔險
竿爲戲者悉禁之守藩六年發滇黔楚粵閩餉六

百餘萬未嘗後期營米必按汛地近遠分給勸課
農桑力行常平義社倉墾田至三十六萬餘畝增
人丁至二萬六千餘及率計吏入　朝疏言腹地
廬州與濱江有別不宜槩丈同時計吏凡五十疏
天子獨俞公所奏焉其爲太常卿也　陛見　命
行禮於　中和殿旣受事修會典更樂章　遣祀
與祭齋香帛步中規矩其爲光祿卿也寺雖設漢
官案牘皆清書公飭筆帖式凡公文悉譯漢字禮
部移取外藩供應率不用印公不可須用印乃發
寺歲造官酒取度支米二萬餘石復需帑金萬餘

釆麴蘖公詣酒局止酒鑪一具計夠歲不過燒酒
十萬觔其餘皆沽之市遂上言於　朝几　郊廟
讌享用官酒餘用市沽歲省米二萬石帑累千金
公性孝友執親喪盡禮與弟同居五十年未嘗析
箸李自成陷京師公靡所依倚主塾師王氏家旣
而王歿惟畱一少妾公與共飲食寢無帷薄之隔
經年不亂見婦女俘獲者輒出私錢贖之築武林
義莊於廣濟門內建育嬰堂於三山門外置義田
收租入以哺孩提之棄於道者其爲善若不及嚴
[illegible]八一　以平常有大帥愠公乘公發
[illegible]

鑲疑權衡未足密遣人索營弁所領銀則銖兩不
爽吳調武闈有遊擊入幄將有所干訶之出縣令
請見公望其行步蹣跚若負重者斥曰汝懷中非
金耶吾豈受賂者亦不劾汝以沽名也薦屬吏必
以公不狥私好故多得人性喜聚書江寧學宮明
德堂北舊有藏書板殘闕公選諸生磨勘補成完
書數百卷又雕　欽頒四書講義以行其爲政持
論利未可遽興當先祛其弊故所至有異績壽公
諱佳育初名佳胤避　皇太子睿名改今名字祖
錫晚又字介岑杭州仁和人曾祖景鵬祖應麟考

勤庶皆不仕以公貴俱累贈至光祿大夫曾祖妣
祖妣妣皆一品夫人配李氏封宜人贈一品夫人
有賢行先公卒子一翀麟好學有文中康熙二十
年順天鄉試副榜候補主事女一嫁舉人餘姚邵
璸孫一朏生於明天啟二年九月丁巳卒於康熙
二十四年七月丙戌卒之日橐無餘資次年翀麟
乃扶柩歸以某月日葬於青龍山之原予嘗與公
同爲戸部郎公入爲鄉寺予官祭酒與公父子情
益親於公之葬翀麟請銘不忍辭銘曰
公浙産廬江千年十五乃之燕宅甯宅城求偏[illegible]

坎軻卒自立掾東堂書等級牽絲行執戟入覲天
賡領儲胥公所至聲有餘除武庫贊中樞左輔雄
倚觀察峙糗糧賦藁秣息諍訟執趨點牧江表政
更優剛不競柔不絿宜報最宣殊猶金綺賜倍蓰
昨衣織裘章以鶴飲茶膏　體仁閣歷太常光祿
卿人高車公以華人孔揚公不盈征輸法算末渺
民也愚胥則狡變數贏但中飽大農言
帝曰俞孰善是編成書僉言公衆不如公之靡倦
吏準公之心夙夜謹公之才試未盡登膴仕歲則
負郭無田廩無禾有哲嗣能克家青龍岡神所舍

漸江水走其下魂歸來娛大夜臺浩昭宜子孫藝
貞石鏤吾文百千禩銘斯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大如南公

暨配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渭南燕毓淯以其世父鼎甫狀走二千里來告曰淯世父嘗備官於朝公清直諒爲世聞人不幸遠宦邊徼遭時大亂瀕於死者數矣冒瘴濕犯霜露出九死一生幸而得歸歸而病且死死無三尺之孤昔曾王父廣川君行述於先王父司空王父年餘世父述之今世父平生行實湮沒弗彰責在小子四世兩門以姪狀叔悲哉世父歸自蜀年六十餘老矣淯一日從容請立

後世父嗚咽流涕曰吾家四世伶仃在子惟吾在孫惟汝苟汝克舉孫使主吾後不斷先人祭祀足矣安望其他言未竟涕泗交頤下淯泣家人皆哭失聲淯遂不敢再請世父未病數言生平心相知惟今國子祭酒王先生將來以墓道之銘累之世父殁淯以治命走京師而先生宅憂歸濟上非先生言世父目且不瞑乎奉書泣下其忍不銘按狀南氏之先自晉入秦世居渭南田市里正嘉間瑞泉先生大吉姜泉先生逵吉兄弟皆進士起家講明橫渠之學姜泉先生與谷先生軒嘉靖癸丑進士

由翰林歷官副使著書滿家一號谷先生有四子大
憲仲萬曆甲戌進士官止棗强知縣是爲廣川公
次師仲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是爲宗伯
公宗伯生居恒官生早卒即君父也廣川生居益
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世稱二太先生君
少孤撫於司空司空無子以君弟廷鈇爲嗣則涓
之父也君諱廷鉉勁而方嚴雖兒戲造次必整容七歲居
宗伯憂如巨人喪祭以禮八歲通經史日誦唐人
詩八家古文爲文章有根柢年十五補縣庠生有
聲崇禎己卯中副榜讀書北雍亡何丁甲申之變

司空殉節廷鈇亦死君哭踊絶復甦風雨漂搖譙
羽翛尾幾無室家順治丙戌中陝西鄉試受知益
都孫文定公累上公車不第謁選人得柳州府推
官時龍城尚阻聲教隨大軍駐桂林奉臺檄閲兵
亡賴子詭冒尺籍坐縻軍食甚衆君令魚貫以進
閲一詰籍貫年齒入伍月日率倉皇無以應遂盡
得實而汰之一軍驚服無敢譁者又奉檄攝昭平
郤餽金千餘弗受以六條厲學宮以五事諭百姓
巡按御史田君嘆曰南君三日昭平勝他人數載
再攝平樂[illegible][illegible]猶如昭平之政大兵入龍城攝

知府事首布　朝廷威德明示　詔書以綏柔叛
人之意粤兵驕横民多去市并匿深箐中君慷慨
與將帥約盡破文武藩籬同心戮力爲　國家奠
南荒計於是流人漸集猺獞輸誠者二十餘都諸
生崎嶇自歸者九十餘人柳僻在徼外訟或不兩
造而以賄免君懲其弊不遣一役下屬邑至即庭
鞫立罷遣之囹圄一空報最爲諸郡第一稍遷同
知河間府怡然曰吾入粤親故送酒水上皆相覷
流涕罷酒訣去以爲此生不復相見在柳再病皆
艱[illegible]今幸生還北渡洞庭初望不及此吾敢負丞

哉其在河間也直道事上間有齟齬侃侃以去留
爭之不少貶入爲户部浙江司員外郎遷禮部主
客司郎中皆以廉幹聞會蜀撫請增設四道擢分
巡松威道按察司僉事龍安古陰平地松潘居岷
山之陰高山大谷番回雜處君推心置人腹中益
申明約束郡縣守令緩賦税省刑罰與民休息民
戴之如私親尋署按察司事赴成都甫兩閲月而
滇南告變僞檄至大吏集議君斷斷持之曰死耳
敢污僞命以上辱　朝廷下辱家門哉賊知不可
强遂聽解官賃居城南趾不達城市者七年先是

君左足不良於行至是增劇吉都督孫略者君婣家爲謀櫜饘車馬始歸秦歸日嘯咏芝山酒水之閒自號六如老人癸亥冬十一月十九日方命酒無病而逝得年六十有六君內行修潔事必師古年十四迎田恭人於頻陽六禮皆如古不爲流俗葬司空及弟鉷於新市皆如禮孤兒幼女撫之如巳出婚嫁以時幼受經郭先生伯固郭既歿教其子修羽爲諸生振羽授室生子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也渭南南氏關中之望人門不可梯接君生於富貴澹泊清儉其天性疏直不立城府當官剛勁

不可撓折與人交初若孤峻難合久之更樂其坦易予在禮部與君同省署君固落落獨引予爲同志以蜀臬入　覲京師未至前數日夢君執手殷勤道契闊已而君至笑謂元白梁州之事無異也君善書多著述所著壽樂園集金臺玉壘嶓江諸集如干卷藏諸家元配田氏天啟壬戌進士御宿公女勤儉嚴慎克相夫子累封恭人生萬曆乙卯九月十七日卒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亦六十有六以再從姪毓溥子士蓁爲後毓淐志也銘曰

終南之陰河渭之陽石麟辟邪繖樾相望宗伯司空奕葉用光唯公祔之陟降在旁南山峩峩渭流湯湯公之流風山高水長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學糧道
法道參政渭村杜公墓誌銘

明天啓中有直臣曰江西左布政使杜公詩以不建逆奄魏忠賢祠罷聲聞天下事具國史方伯公生贈參政公若昧有子七人君行在第三諱湊字子濂別字渭村世濟南濱州人生而英特方七歲塾師授李翰蒙求讀竟悉諳其典故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丁父艱服闋中順治乙酉鄉試丁亥復行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筮仕眞定府推官君年甚少恒山又畿南望郡數決大獄爰書如夙習老

吏亡敢詆譏者張忠勤公存仁以兵部尚書總督直隸山東河南調集諸道兵平榆林賊覆其巢穴凡所俘獲皆付君執訊君言於制府謂大亂之時脅從者衆渠魁旣戮餘者當使歸農以布　國家威德一切殲之徒獲曠土何益獄成多所縱釋尚書初疑之旣而籍謝曰君年少敢肩鉅如是吾不及也所全活數千人居三歲以治行高等考授禮科給事中先是河決荆隆口東北趨海水勢溢溢入東充濟南諸郡灌縣邑官亭民田亡算君抗疏論劾河道方某請專遣大臣行河且言疏上游以去其壅導支流以殺其勢然後东水涸併力塞[illegible]疏入得　旨特命工部尚書劉昌工科都給事中許作梅往監視數月底績又疏言瀕河田土被水患最酷宜停徵以甦民力皆報可在掖垣十閱月疏數十上會有　旨以廷臣出親民事君與焉補分守溫處道參議處在萬山之中俗僻陋而溺女淹喪錮婢三事尤爲民病君朔望集士民反復開諭爲敀喪葬婚嫁之禮一從儉約女婢滿二十歲責其擇配俗爲之變遷副使備兵通薊通密邇京師桑室巨猾膠牢固結號爲難治君不茹不吐風

流令行僕區法嚴民易罹罪爲立保甲之令什伍相保奸無所售司密薊兩鎮餉絕朘削之弊秋杪例一點兵飲食秣莝無所騷有冒名尺籍者罷剔無隱將弁畏愛之至於催漕濬河不憚勛勤王文通公末吉督倉場恨得君晚會天津道屬小圉漕艘失事謗罪通薊道奪二級註誤去官事尋白復以副使備兵淮海兩淮鹽筴甲天下官其地者率緣以爲利鹽艘自場捆載之眞州例由備兵使者驗放君曰鹽有專司吾何與焉吾自有海防與民事耳言於巡鹽御史力辭之自是驗放專歸巡

運人服其廉又出私錢造救生船高寶湖中以援
覆溺全活歲數百揚屬十縣各置義冢五畝貧民
始獲葬地羣歌舞之會有裁併之　旨改補巡視
寧紹海道至是凡再渡浙江矣時初改文武相見
禮往往相抗不下君至即交歡大帥兵民帖帖亡
訴誶者遷分守江鎮道左叅政兼攝龍江西新二
關既又遙攝揚州關務持大體捐苛細值淮揚方
築壩濬河課稅不登而裁併之　旨又下矣家食
十二載居母憂盡禮三年喪畢補分守開歸道叅
政兼理驛傳鹽法時滇黔用兵乘傳旁午驛紛告

斃者接踵君檄各驛於額外得倍畜之官給芻秣
又請開府咨部令諸州縣得市馬塞上馬旣蕃息
則又時其水草節其勞逸又創追鋒車以羸駑之
省馬力之半中州食鹽舊分隸長蘆河東山左兩
淮四運司厲政多端而緝私販爲甚越本邑一步
則捕之煎土一斤則捕之巡役攜鹽密置人家則
又假乞水火誣捕之君察知姦私以律反坐鹽政
肅然先是君歎掌王事勞瘁致疾會羽檄交馳不
敢以休沐請康熙辛酉冬雲南平巡撫中丞以君
病入告遂致仕歸歸四年卒君性孝友與兄弟析

産田取其近先壠而瘠者宅取其故者先祠在焉
曰吾以便奉祭祀也叅政背得廕子舍子而任其
弟渠嘗以母夫人命置蓮室詢知其士人女也贈
奩而嫁之夙負知人鑒戊子順天同考首得周體
觀爲海內名士爲推官援孫承恩於理爲給事中
免吳國對禮部磨勘更推奬之順治戊戌二君皆
進士及第執弟子禮終其身家世工書君書尤遒
媚得大令之神詩有奇氣類山陰徐渭南城陳允
衡撰國雅取君詩壓卷人以爲定論君風流儒雅
出屬無一俗語顧當官屹屹不可搖撼在淮海時

其中丞者細人也惡君强項數凌轢之終不爲屈
生天啟壬戌六月十九日卒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十一月初八日得年六十有四階大中大夫歷官
河南布政使司叅政贈祖父皆如其官祖母程贈
淑人母張累封太淑人配孫氏累贈淑人繼齊氏
累封淑人男子二人亮會知縣章會太學生出爲
人後女子六人崔林琮李顒王士鷟王瀅瀾有縏
李容麟其壻也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葬於城西北祖阡杲亮會來請銘銘曰
城南之杜去天尺五下杜樊川爹名宰輔遷於琅

槐始別爲祖巖巖方伯諦頤閣暨文孫繼之繩其
祖武居門下省裘職是補一斤不復孤稜蒙阻歷
試江海甌越吳楚梁宋之郊人歌杜母大難既平
公亦解組海山兆率爰復其所渤海之瀍始堂如
斧覩彼九原吾將誰與

漁洋山人文略卷八

漁洋山人文略卷九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允禎字貞甫別字脩菴其先贛人後遷濟南之德州曾王父汝棟隆慶庚午舉人王父煥太學生考嗣美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李氏之世至方伯公逢時始大方伯爲御史有聲明世宗朝嘉靖庚戌屢上書言兵事其後出按宣大力言馬市非是忤大將軍仇鸞事具前史自方伯至公凡四世公少而端重不妄言笑稍長嗜讀書灑於古學工部侍郎程公紹見其文異之崇禎癸酉舉鄉試數困公車順治元年除知故城縣改知豐縣遷兵馬司指揮歷工部營繕主事虞衡員外郎屯田郎中擢廣西左江道僉事以病致其政歸歸五年卒其爲故城路當子午會國初征勦四出舟車縴騷公按符而給民不知病縣戶丁額二萬餘鼎革後死亡過半而額征如故公編審得見丁七千有奇餘悉除去始至豐吏盛陳金幣於署公曰此餌我也鄰之縣民囂訟者羅織富人輒破家公諦於酷

司臺受牒必下之縣縣得誣罔狀狀[illegible]
等於通衢訟以衰止豐民某妻美而艷其僕管
豪也挑之不從又詬厲之豪怒賂盜引某誣服矣
公閱案牘所坐止一布疑之夜微行入獄有二人
闇中偶語收索之即豪也詰得其奸立釋某而寘
豪於法甲弟死利寡婦之產賂乙自誣與婦姦公
下乙獄遣甲與婦歸其家久不爲理而令獄吏私
於乙曰甲與弟妻已均產釋惡矣及即訊先呼甲
來前語吃之退繼呼乙至佯怒曰據甲供狀乃强
姦强姦罪當死趣下重囚獄乙謂甲賣己懼吐實

遂正二人罪有兄弟訟田直在弟而吏數直其兄
公反其獄而責以大義二人慚愧痛哭遂爲兄弟
如初其治獄明決皆此類河決徐州臺符下徵柳
萬東側泒里社公曰吏樂從事民將弗堪但下數
借牛車數兩吏不測所爲以請公曰豐西鄙十里
許有柳蕃衍數百畝無主者刈取之足辦此矣事
集而民不知太學生吳某連土寇陷碭山監司才
公俾攝其事屬以辦賊公出不意掩捕獲之餘黨
解散株連者悉置勿問越數日濟上梟至聲言且
屠城公具牛酒迎犒師數十里外其帥欲入城

覘賊公曰罪人已得餘皆赤子何辜大軍[illegible]
不可縣境以安其在工部督造端門工成進秩
賜文綺廄馬督清江廠船政潔廉自矢材美而工
良窮丁無力供造有係累瘐死者盡釋之暇則復
清江書院以造士歲饑設三廠以食餓人全活萬
計公自縣令歷郎署陟監司所至以幹局見稱而
廉聲流聞孚於神明格及盜賊其事往往甚異嘗
夜自碭山渡河遇賊艘知爲公也相戒勿犯赴奧
舟大小孤山風起水湧長年無人色公仰天祝曰
某平生自信俯仰無愧否者神當覆吾舟語畢而

風止待命岳州愛岳陽樓風物之美遂居之午
夜恍惚若有神告曰速去亟移居而樓火公少事
王父父母以孝聞既歿孝廉盡推產與其弟歸里
杜門謝賓客訓課子姓門以內皆有禮法數語
[illegible]祖宗忠厚勤儉之道或以橫逆來輒巽語謝之
不較也鄉鄰皆以公爲長者生以明萬曆庚子十
一月十一日酉時卒以康熙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巳時得年六十有三娶宋氏贈宜人繼趙氏董氏
封宜人子三人淶順治丙戌進士芮城縣知縣朱
[illegible]濤康熙乙卯解元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潤康

生董出女子一人[illegible]董出以[illegible]三月十五日葬河東祖塋系以銘銘曰

試當盤錯古循吏仕不大昌功則沛令名無窮乎不遠有子式穀及苗裔我銘其藏視萬世

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illegible]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丁卯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逾歲其孤澤普以狀來泣請誌隧道之石君仕順治之初予尚童穉及予通籍於　朝則君歸田閒久矣故予與君平生弗習也然竊聞鄉人言君爲政於家四十載事繼母至孝友于兩弟范曄所稱成名立方而可書獨行者君實有焉最君門內一節已足信惇史傳後世況其表表者不但已也君諱班璽字受介別字餘菴益都顏神鎮人也其始

自北崖泉徙高祖考龍泉公敬餘嘉靖丙午舉人肇慶府通判曾祖考肅齋公爾待萬曆癸酉舉人金華府推官皆有名蹟祖考服休考世熠諸生性倜儻教子甚嚴君倜儻過其父而事親孝謹嘗大雪侍簷下雪沒脛不敢退早補青州府學生員爲文章斂妙絕人或列置數題數人環給筆札徐行口授一時並就文采爛然人輒無能效者順治乙酉舉鄉試第四名明年釋褐成進士時

世祖章皇帝定天下初行制舉　詔禮部貢士自庶吉士外拔其尤二十人授科道官君任選中樞

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四川聘秦寇賀珍武大定
等出没秦鳳沔漢閒褒斜道梗君募壯士數十濞
帕首握刀跨馬日馳百餘里度隴坂之險閒道潏
嘔達漢中至葭萌賊翻天鷂者據厄投石不得過
君諭以　朝廷威德降之時成都尚未内附以保
寧爲行省治所君抵閬巡撫都御史李勷襄公國
英暨總兵官馬化豹嚴自明惠應詔等諸大帥皆
在易君儒者以軍事嘗君君爲指畫隴蜀要害且
言大兵掃除寇孽之後不事戰而事守墳撫之術
不以兵而以將其以書生受

天子命在行閒誠無所事事顧諸君功罪可入告
也遂閱軍實饗士卒單騎按行諸壁壘丰釆凜然
衆乃慴服按部順慶萬縣賊數千北走遣精騎迎
擊破之通川南路已而惠帥營卒毆民幾死君捕
而笞之一軍盡甲君上疏劾奏曰全蜀當獻賊蹂
躪之餘戶口殆盡臣按部所至唯見黃蒿塞路白
骨盈城耳蜀地先叛後服自昔而然今　天威震
疊新入版圖惟恃封疆文武大吏拊徠有方申明
約束使兵民相安西南可幸無事總兵官惠某禁
驁自恣縱兵殃民致扈飛揚漸不可長非痛加懲

讒臣恐禍亂之萌方自此始是時婁蘧及河東遺
延關内疏久之乃得達得　俞旨既復　命尋按
山西未幾名還辛卯七月丁父憂歸遂罷君歸奉
奉母怡聲柔色御食佐餕扶持抑搔如孺子太孺
人妄之忘其非已出也篤愛兩弟易衣共硯不減
古人置田授宅過其子鄉里化之顏鎮富山水暇
鄉登臨謳讌合勸故飲奕絲肉閒作尤喜獎藉後
進以就文就質者州鉛甲乙與堯觴錯互經其指
授率得雋去丁卯十一月示微疾卒年七十配房
氏繼配呂氏俱前卒簪簪饘飿以先介婦前後齊

軌子七人澤普澤鼎澤旭澤愚澤同澤壯澤浙女
子六人李唐瑚仇昶孫子傅韓聽臨高之驪其適
也一未字孫七人允彬允莊允正允智允禮允冲
允祺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合葬虎埠崖
之祖阡系之銘曰
聿于越出匣而未竟其用我特書之覩君陳與張
甫

誥封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余居京師於交遊士大夫閒稔聞雲麾將軍童君求我之賢童君之子又受經吾友中書舍人李君之門故予知童君家世尤悉舍人嘗為余言童君父瑞芝先生今之古人也已聞先生卒童君方病亟又以毀卒於是士大夫聞者莫不咨嗟太息適舍人以先生諸子狀來請誌隧道之石不可辭則摭其實而書之按狀先生諱庚年瑞芝字也其先蘭谿巨族九世祖以明永樂間徙北平隸籍錦衣衛為京師人數傳至贈武略將軍完初公是為先

生父有子七人先生長也少讀書有名諸生間已念父老慨然從業稍習計然之術事武略色養慎終宗族稱孝諸弟多早世與鑾儀裕成君相友愛白首無閒言教童君兄弟如嚴師口授孝經小學應對進退皆有禮法童君既服官環衛益勉以忠孝大義順治丙申年五十有七即以家務付諸子語之曰吾夙昔有向禽之志今其時矣結茅西山之麓當水石佳處與二三禪衲往復扣擊結忘言之契春秋勝日蠟屐扶笻搜尋夐絕見者以為雷次宗劉遺民之流也晚構茆一廬數椽在鹿鳴潭中

日焚香默坐而已去京師百里其來不過一再至巳未春童君兄弟迎養歸里第夏四月以疾終於正寢春秋八十將易簀顧諸子曰生死晝夜耳勿過悲婦女各歸室勿亂人意惟一二老友以善吾生者善吾死願畢矣遂蘧然而逝先生為人忠信樸直與人交久而能敬嘗面折人過退無後言取與一介不苟有德必酬其或負己者坦然忘之不較也武略在時或以金相付託其人死且久訪其子孫倍予之蓋嚴於義利之辨如此以長子叢吉官雲麾使初封武略將軍進封昭勇將軍生前明

萬曆庚子十月十八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十一日配楊氏故錦衣衛百戶其澄女子三人長叢吉鑾儀衛掌左所雲麾使後先生卒次叢利太學生次叢貞兵馬司指揮女子四人長適郃陽縣丞陳貞次適太學生亢文光次適丁宣茂次適候補主事張猷孫八人金粟金莖金章金鑑金華金璧金奎金鑣曾孫二人潮潤以康熙十九年三月初一日葬左安門外三里墳庄寺前系之銘曰

先生之志寧靜澹泊先生之身貞觀丘壑八十年中不愧不怍神遊太初翱乎寥廓我覩九原逝者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渠丘馬君三如卒瀕易簣顧屬子石麒曰吾即死必阮亭子誌吾墓既而石麒持狀匍匐千里將父治命于交君兄弟三十年矣雖言之不文不忍辭按狀君諱長春三如字也世爲青之安丘人九世祖四公卜居城東五里河一日樵於壠次有虎伏林莽眈眈然四公祝之虎遽弭首去人稱虎林馬氏七傳至中丞公文煒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功名著聞是爲君曾祖中丞有子三人長應龍與弟給事中從龍俱成萬曆壬辰進士歷官禮部精膳郎中平生著書數百卷號稱博雅是爲君祖禮部生廣文孟道是爲君父君少穎異又家多賜書與從父弟澄承其家學以古作者自期從給事公受三禮又從萊陽宋澄嵐先生遊與諸宋給事琮侍郎玫相後先名日起後入大澤山讀書遇掖人王漢上下其議論交相重也一日歸給事問所與友對曰有王子房者讀書不事章句知霸王大略將相才也未幾王登第不數年至都御史死兵閒世謂君知人業[illegible]甲申之亂挈家南

渡客金陵時中原板蕩四方名士猶集留都[illegible]
結納久之北歸鄉里順治丙戌秋再舉鄉試遂薦
於有司數困公車不以屑意治圃數畝有古木數
白章修竹千挺又植昌州海棠紅梨各一株於草
堂之側布袍草履日婆娑其間樂而忘老性嗜茶
茶具必精好嘗著名茶客至論文輒自煎點飲客
以爲樂蕭然欲友陸鴻漸段碣之之流於千載之
上友人韓君爲長興令邀過之君笑曰吾當爲嶰
茶往耳行縢負笘入洞山顧渚間身雜茶人采焙
傾囊中裝悉以製茶其漫興如此法書名畫彝鼎

之屬過眼輒辨時代往往典衣易之遇亂崎嶇避
地必以自隨邑人李氏有古鼎君嘗借觀倉皇南
渡及河得之囊中曰吾歸未有期寧以一物失信
故人耶遣使數百里負而還之君清眞簡遠望之
如晉宋間人然言動必遵古禮少養於王母辛安
人辛安人曰此子生而知禮當使學禮因授三禮
之學於給事公云嘗定祭儀一卷躬行於家人取
衷焉甲申奉兩尊人避賊瑯邪山中晝負母而逃
夜則負米山外往往至終日不食親亡後有時食
必墓祭然後敢嘗身平生琴瑟几杖脂澤匳具之

屬輒嗚咽流涕江南門生良年流寓北[illegible]
賻襚墳墓養其母終身宗族親戚倚以婚嫁者[illegible]
衆族弟某粥田于君既數歲矣一旦呼語之曰吾
受此田懼汝幼不能守也今毋慮矣以還汝劉丙
妻某氏夫死誓不嫁其伯強之不從號於塗君還
而問之改容曰貞婦也乃欲奪其節乎禮而養之
爲畢男女婚嫁趙某者家貧將粥妻妻抱子泣君
聞而止之曰已受直奈何君立以十緡償之妻得
不粥歲大祲縣欲報富戶以賑貧君請於令曰富
戶報貧者未必濟乃富者亦貧矣令悟事遂已平

生厚德不勝書書其梗槩如此君與澄皆以詩名
澄前卒其詩多散軼康熙庚申君寄予五言詩一
章予酷愛其語似孟東野亦賦五言寄之未逾歲
而訃至嗚呼悲哉君既困公車康熙庚戌隨例試
吏部得縣令需次而卒生於故明萬曆三十四年
七月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七十有六娶高氏繼
娶高氏子一石麒女子一適韓知靜孫一維駒君
彌留時所命名也所著竹香齋集若干卷藏諸家
系之銘曰
遭紛華適眞素七十年蛻風露汶河之濱有數[illegible]

後之過者式君墓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陸氏諱敷樹字映荸别字賁菴唐宰相宣公三十三世孫也世居嘉善縣東北奉賢鄉稱奉賢支宋廸功郎伯玉公諱瑀者有子四人皆致通顯始大其家王父繼林鄉飲賓父維祺太學生世有隱德母郁孺人生母黄孺人先生幼篤孝黄孺人感心疾十餘載屢籲天請代孺人卒攀車轅欲以身殉父太學君曲譬之乃泣涕受命久之學使者按郡或引禮經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之文勸就有司試泣謝不應鄉黨稱孝焉君母郁孺人病青鍼藥皆不瘳公日夕舌舐之目復明人以爲孝感事父母極色養居喪日進一溢米三年未嘗見齒撫兩庶母弟懋樹恒樹無閒言先生天姿穎異爲文以具區石簣爲法西江黎公博菴督學兩浙待以國士名日起一日遊雲栖遇異僧謂君骨相有厚福第不獲身貴耳自是無干祿意課子榮登榮科讀書每至漏下四十刻引燭令歸寢乃寢康熙庚戌榮登成進士歸誡之曰古人顯親非科第之謂其謂貧父事君造福民物庶於祖德詩書兩無負耳吾三十年前見一村農受貴家豪

奴捽擊吾廉其族望密以告得釋免否者幾老拳矣士大夫置身高倨外言不得入惟左右狎近是聽不至流毒鄉黨不止小子識之性儉朴斷鑿脫粟怡然樂之終身不置妾媵徒步出入里門值故交野老與談夙昔道桑麻晴雨長吏下車一通姓氏不復請謁尤敦故舊業師某歿久未葬手爲營竁穸封樹賙卹貧乏無倦色津梁道路圮者陂者身任修葺常大書爲善最樂四字置座右焉已未弟遠樹歿以哀致疾遂不起所著四子精義世滋堂文集輯古今人四六各若干卷嘗讀王介甫集

至先大夫述舉示榮登曰子不可諛父是文足以法矣榮登志緒言故述先生行質而可信生明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亥時卒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元配盛氏子二人榮登康熙庚戌科進士廣東英德縣知縣榮科庠生女一適楊雋標孫四人起蒼起蔚起苞起芳榮登以辛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卜葬奉賢鄉麗字圩東南阡祖塋之次遵治命也銘曰

貞元宰相之子孫流風奕葉傳清門繩其祖武昌後昆身雖歿矣道則尊我銘其幽無愧言後有知者觀九原

賜進士出身高君暨韓孺人合葬墓誌銘

陶弘景自言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姚平仲出奇計夜斫營壘一不中騎青贏夜馳七百里入蜀青城山人謂仙去不死余嘗論之使貞白得祿仕爲校書郎不免與沈范齊列平仲功成名立不過中興名將爵徹侯耳孰與仰青雲睹白日之樂耶淄川高君釋褐成進士脫屣一官輒棄家入勞山居上清宮晏坐終日餌芝术侶猿狖渴飲溪澗之流久之有所得歸臥一樓人罕梯接其卒也預知時日殆亦貞白平仲之流與

君諱琭字介如別字逸叟其先蒙陰人徙淄川曾王父柳溪先生汝登德行稱於州里王父中丞公舉萬曆庚辰進士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所翔光祿寺署正君少有名場屋順治甲午中山東鄉試康熙丁未舉禮部時君羣從兄弟方貴盛人謂可躡蹤華膴君笑不應躡屩五百里止海上三勞山究道德參同之旨著放言集平生慷慨重然諾其師孫文學遒官糧立解裘贈之同年長清董君有弟役旗下脫左驂代贖直百金他如董政部昇齊張思泰輩所焚券不可訾算撫孤甥王趍安克類外弟王之璘自髫齔迄成立畢婚娶焉又嘗出私錢葺文昌祠修龍虹橋置義學義田其樂善不倦如是平居教授生徒多成名士登甲乙科數人子之駉亦舉省闈其訓駉之言曰吾家自柳溪公發畏天之學中丞公敬承之家始大汝祖汝父率由罔斁以有今日人亦有言從如升堂違如赴壑戒之哉人以比唐華原柳氏君之歿也白髭更黑人以爲異生以天啟辛酉二月二十三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十五日年六十四配韓氏淮安府同知競秀女天性儉素終身

無金翠文組之飾撫諸姑遺孤皆時其婚嫁嫁兄女五人無異已出人以爲難生以天啟癸亥二月十一日卒以康熙十七年戊午閏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六子一人之駉康熙甲子舉人女子二人一適唐夢師一適張假慶孫四人肇脩太學生肇僊肇仕肇倅曾孫一人光緒以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一日葬淄城北之新阡銘曰

以天地爲蘧廬深味道腴其山澤之癯耶其列仙之儒耶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君姓趙氏諱明徵字哲公其先吳人也明初以軍功世襲錦衣衛曾祖輅歲貢生祖光遠以醫名明神宗朝爲侍直始籍大興父士通精於易著易圖說學者稱潛夫先生有三子君季也君自束髮出語即驚其長老閨門孝友人無閒言尤重交遊然諾潛夫先生慕沈青霞之爲人學其畫梅往往奪眞然頗自秘惜一日寫一枝於縑素自題絕句云桃杏色相別李柰性不同一發寒香後回千稱下風以授君君受而藏之益自刻厲執經於藁城彭

進士三益而與宗太守彝宋戶部翺爲友甲申逆賊李自成犯京師君扶母胡太孺人抱姪於篁避臺溪廠太孺人坐淺水中曰急則就深死亡賊馳馬過之君以身翼母而蔽篁於右腋賊射君中胸太孺人倉皇欲投深淵君忍痛拔矢曰兒無恙也力持母起匿他所以免鼎革後潛夫卜居濟南顧謂君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顧西山丘墓在焉子歸矣其代我伏臘祭祀勿缺君於是獨歸京師奉祀事歲時集諸父昆弟祭畢而觴曰吾有親而離居爲祀先也後之子若孫目即於疏祀或不畢集憂喜慶吊或不相往來合族之義其謂之何嗣是修祀事唯謹族用敦睦潛夫有兄士美業岐黃老而貧君構室備藥物家具以娛其老如事潛夫先生友人劉國亮貧士也病且死泣謂君曰吾母年七十吾又無子天乎奈何誰養吾母者君撫之曰吾與君爲友子母吾母吾在子何慼即子不言吾已心許之古人不忘夙諾尚掛劍墓樹而況託子以母乎劉死君葬之養母於家終其身以是君孝義之名聞都下順治甲午與兄吉徵同舉順天鄉試明年不第省父母濟南丁酉遊江寧病卒年僅

三十有七君卒後部選得容城教諭元配潘氏繼配楊氏苦節三十年撫孤子于京于蕃皆成立巡撫中丞疏聞於 朝奉 旨建坊旌表君可以含笑入地矣君生以天啟辛酉正月十一日未時卒以順治十四年丁酉四月十六日辰時子三人于京康熙辛酉山東舉人于申早卒于蕃廪生女子三人長適房俊文繼嫁皆卒次適翰林院侍讀蕭君惟豫孫二人鶴禎鼎禎以康熙己巳閏三月初九日葬濟南玉函山之麓銘曰

嘗月復於生魂氣則無不之朝乘罡風暮載雲旗

裴同丁西山先璽選録

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舜玉別字西濤其先棗強人也明初從濟南之長山曾大父文魁求平訓導大父三戒吳橋教諭識范文忠公景文於諸生終階州學正父訥縣學生贈文林郎平順縣知縣母沈氏封太孺人君生而朗儁為諸生好任俠已然諾交遊甚衆家雖貧廓落有大志常慨然慕季布劇孟之為人人即有急赴之甚於己私昏夜叩門未嘗以有無為解故人人樂與之遊年二十名已在諸公間矣戊寅遭文林公喪濟南被兵君奉母奔迸山間造次不廢書順治辛卯中省試己亥成進士丁未除知平順縣縣在太行山谷中無桑麻絲枲之利君行田見山多槲樹曰是可蠶也自其家移蠶種教民以收養繅織之法踰年人食其利縣磽确乏水泉祇二井隸官民汲十數里外君為鑿池二各廣百步清冽而甘居人便之鄰縣大猾某犯法詣闕投匭部下之郡無敢躬其獄者上官知君才以屬君君毅然繩以法絲髮無所貸其任職有心力皆此類居二載遭太孺人喪服闋壬子除知內丘縣地當千午君為治視平順而加詳密以暇日修

學宮進諸生與論文藝有杜異芳者貧士也君[illegible]其才推挽之成名士會滇黔告變羽檄旁午未幾病作乙卯內遷需次歸濟南病日甚以戊午十月卒君事太孺人有茅容之風其初中省試也太孺人撫君而泣君亦泣半居出告反面如孺子余每往來君家習見君所爲如是未嘗不太息交遊無貧賤富貴終身不易爲孝廉時師事故太子太保大司寇李公李公卒哭之盡哀在內丘日聞劉[illegible]林中丞先兄西樵考功之訃適有公讌爲流涕罷酒父执之喪致車千兩平生赴人阨困爲友人撫遺孤甚衆未可一二數亦不自伐以爲德也太史公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世之所謂賢豪閒者耶君抵掌談笑往往鄙鄉曲之儒抱咫尺之義姝姝煖煖自名聖賢之徒一旦有緩急舉世無足恃者故自其少時任俠自喜欲以矯流俗之所爲而兩仕終爲令不及大有所表見噫其可悲已君生以天啟辛酉十二月初七日卒以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八娶安氏封孺人繼劉氏耿氏封孺人章氏子三人長榮長源長城女三人適李有之王啟沉李

斯比孫二人弘勳弘協以其年[illegible]日葬某阡銘曰

俠耶儒耶千里誦義而家無儋石之儲耶仕終百里利劍而以拄車耶萬年之藏在此墟耶

葉母張宜人墓誌銘

康熙戊午黃州葉君井叔以博學鴻儒徵詣京師其妻張宜人歸武昌明年井叔報罷南歸宜人已前歿於是井叔哭之哀以書抵其友濟南王士禛俾誌墓中之石予讀之悵觸而悲昔吾妻張恭人之歿予在京師恭人且死恨不及與予相見數顧視牕間日景因嗚咽流涕覆面今井叔悼亡之悲與予同其情事又同語云悲者不可爲絫欷予於宜人何能已於言哉按狀宜人姓張氏吳之常熟人父凌虛翁雲鳳母陳氏凌虛翁爲廣濟典史兒

官僑居武昌之樊口而井叔之父錦林先生亦籍吳之嘉魚官黃州衞經歷因相與爲婚姻癸未闖獻二賊交訌於楚闖賊別將陷黃陂巡撫何公騰蛟檄先生往攝縣事已而獻賊陷蘄逼黃州井叔奉母太宜人渡江至武昌依翁以居黃州陷翁攜兩家老弱走樊湖賊舸踵至宜人遂與父相失乙酉先生遷知永明縣尋棄官湖居憐宜人之賢謂太宜人曰此凌虛翁愛女也今其家凋喪止此藐孤爲吾家婦當善視之宜人亦婉娩柔順能得翁姑之歡家貧屢空闕甘旨然菽水菜羹必自烹飪

而敬進之事太宜人廿有一年於終無閒年饑往往采藜藿啖糠覈別以小器爲飯進太宜人而已嘗不飽太宜人患喉痺時天大雨雪井叔阻異縣宜人朝夕侍命長子道復披冰雪求藥草療之卒不諱則擗踊哭盡哀歲時伏臘追思輒泣涕不已其孝敬如此井叔爲諸生館里塾宜人有兩子一女紉箴澣濯舂汲炊爨皆自爲之順治辛卯井叔下第歸宜人泣語曰君之貧極矣姑暮景望君成名亟矣勗勉之丙申春正月井叔將赴江夏謀食於故人夙興待旦坐地罏閒寒甚爇茅柴啜粥仰

天喟然曰天乎曷俾吾妻孥少免飢寒不至此極乎因泣下霑衣宜人曰君不嘗稱昔人牛衣之事耶兒女雖凍餓未嘗敢告瘁以傷君心君何不自激昂而以咫尺之見隳志爲井叔起改容謝之丁酉井叔中省試時太宜人已歿捷書至井叔泣宜人亦泣己亥井叔成進士除延平推官宜人偕之官久之改補登封知縣稍遷兵馬司指揮宜人居恒以毋忘貧賤時相勉故井叔所至潔廉慈惠有循吏聲丁巳井叔遷主事需次京師明年被薦名試宜人以九月歸楚次明港驛而病絕復甦歸

數月幼孫德滋紹孫貽孫文孫鴻兒相繼殤亡宜人屢哭之慟病復作遂不起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先是宜人食貧時常有嘔血疾及之殤平以患氣痛歲十二舉發至是增劇彌留之際猶諸子女歎曰嗟乎我與而父共甘苦三十七年今已矣不得復面矣淚下如綆縻既屬纊目猶視諸子女哭慰再三始瞑嗚呼其可哀也宜人生以明崇禎戊辰距其卒得年五十有二初封孺人進封宜人子男二道復武昌縣學生道臨附例監生女子二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與井叔以道義文章爲友交誼近古稔知宜人之賢而以貧病憂患終其身尤有足悲者爲略其德與言之槩如此冀以慰吾友且以慰宜人於地下銘曰

生於吳葬於楚媲於姑舅克相夫子由困而亨胡不借老樊山之陽大江之滸佑爾後人百世無咎

漁洋山人文略卷九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分守河西道布政使司左叅議穀州王公行狀

公姓王氏諱天鑑字近微別字穀州其先江寧縣人始祖政明洪武閒官宣府左衛正千戶遂占籍爲宣鎮人曾祖元春世襲千戶祖朝彥太學生父道衍萬全都司學生封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公生而清羸如不勝衣母置膝上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爲諸生要冠其儕偶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除知恩縣恩故貝州地居河北山東要衝明末爲盜藪寇至令長輒率居民空城去常一歲七失守公甫下車進耆老諭之曰往歲之失由人無固志耳賊何能爲自今勿復逃視令所向賊數萬奄至城下公方坐城樓從容指麾賊疑有伏解圍去於是治樓櫓浚壕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又申約束撥候望時巡徼浹旬守具大備公又曰賊所以得狂逞者由無以禦其外也乃按行鄉鄙舉古田役追胥之法立寨十有九枹鼓相聞旬日閒得步卒萬八千人

騎士三百戰具亦備賊根株窟穴悉除自是無敢
犯恩境者巡按御史特疏聞於　朝巡撫都御史
屬公得自治兵是時榆林賊未平濟西東兗諸賊
所在竊發遙爲聲援公廉得縣境賊渠數輩乘夜
馳至其鄉以馬箠叩戶呼其名甲乙無一誤者賊
錯愕出不意皆拜堂下願效死因盡得其情實與
嘗通賊者禽誅之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他邑有
寇警都御史輒檄公往賊聞其名至咋指相戒賊
據曹縣都御史督諸道兵會勦公率所部爲前茅
親冒矢石深入賊地諸軍繼之遂復其城一日追

賊急陷重圍顧從者才數騎氷中矢且盡日暮賊
大至合圍數重公殊死戰手殺傷數人潰圍出不
失一騎馳至一村村人詢知爲公也駭曰適神祠
中泥馬自汗公豈得神助乎視之信然公在恩數
年與賊大小戰凡數百合馘俘招撫無算盜賊屏
息其在行營也又嘗救趙氏諸婦女完其家室活
孝廉耿棐幼姪歸之不絕其世釋管求祥等冤獄
[illegible]如招徠流亡復業以數千計墾荒田至千八百
頃建育英書院俾諸生以時絃誦其中其貧而廢
書者贍之一時循良能吏無出公右紀錄者三疏

爲者六生祠尸祝者五七年大計以卓異[illegible]
袍服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尋丁父艱服闋補
原官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舉行籍田禮時掌故闕失公叅酌古
今典章釐然有陪祀與宴之　命蓋異數也遷祠
祭司員外郎是秋典山東省試得人最盛十二年
進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會
上諭飭京朝官才優經濟者出爲監司公在選中
擢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分守河西道公至河西
與吏約曰側媚上官顛倒屬吏獄民枉法此不[illegible]

再而盜不知死所者也吏治爲之肅然公固長治
兵乃日按籍討軍實戒將弁勿以軍糈肥私槖軍
容一變公持已剛介至是屏絕苞苴唯日飲北地
水耳性戇直不善事上官年餘竟謝病歸先是未
有河西之命公一日讀空同集偶卜出處得慶陽
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之句頭之果驗人
以爲異至則葺不窋墓求獻吉之族歸田以後杜
門不出長吏罕覯其面構數椽曰墨莊積書數千
卷丹黃甲乙州文部居晨夕析疑義者惟胡君以
溫所謂東䳄先生者也公門人翰林侍讀蕭君惟

擬出視畿輔學政撤止公公不與通既竣事生還無王氏子弟蕭謁公乃知公禁弗與試且曰節第契闊數年訊寒溫一語足矣豈以子弟相累蕭君視畿輔學廉正爲　本朝第一亦公有以成之也門生或有餽遺卻弗受曰飭簠簋惜名節舉主食報不淺矣林臥二十五年始終一節物望益高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公象樞薦於朝公一再辭竟不就居憂盡禮撫兩幼弟皆成立家居恤姻黨贍宗族代畢婚嫁者甚衆魏公謂其有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之才有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之守晚

年涵養智深勇沉駸駸乎近於聖賢之自反者人以爲篤論公生以天啟壬戌六月初一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二十日子時得年六十配張氏封安人子一人袞太學生女子一人適張松年孫一人公虞明萬曆間先太師公節鉞鎮宣雲與公之曾大父有通門之舊予雖未及見公然少聞鄉先生言長吏廉直有幹局者必首公又聞公辦賊方略甚具雖漢之尹趙無以過也而公里居亦時時爲人道予姓字彌留之際屬胡先生洎弟錩言吾師死必王仔狀語訖嗟乎公何以信予言至是哉公門人以文章功業知名當世者項背相望宜狀公以公易簀鄭重之語誼不可負也因不復辭件繫事跡冀備史氏采擇謹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世父侍御公諱與肯字百斯太父方伯公次子也崇禎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巡鹽河東歸再命巡視茶馬著龍首集多憂天憫人之言尋視學南畿拜命未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縱兵殃民請斬玘以謝豫楚百姓玘蜀人也恃與援縱恣所過淫掠甚於賊疏上果大忤政府罷歸歸治東園疊石爲小山穿渠引水有若天然構流雲仙衣諸亭緣山上下春秋佳日輒奉方伯公籃轝出游甘爲晨圖以沒世又皈心白業精舍數椽左右列竺乾珠藏之文面壁輒終日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泣涕不食買舟利津之三汊將浮於海聞海道梗夜起投水爲家人所持不死買米片潛服之又不死仍捨舟歸里笑謂家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樓與孺人于氏子廩生士和同縊死甲申四月二十六日也留絕命詞壁間遺令薄葬公死時年五十六孺人少於公一歲士和年二十八傳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今大經地義所不得而逃焉者也公以放廢之身似可以無死而必死乃屢瀕死而不死終百折不易其志而以一死下報故君且與妻子從容俱死嗚呼可不謂得死所者與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命魏公裔介請明末北京死節之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三人皆予謚而公死於家無狀公逸事以告史館者公死時士禎方年十歲稍長與四方賢士大夫遊恐世父之事遂湮沒而無傳也既乞能言者爲誌表傳贊自禮部尚書錢公謙益而下凡若干人載之家乘謹狀如右秉筆者冀有取焉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匡廬府君

行述

嗚呼痛哉昔歲壬子吾母恭人見背不孝等心絕志悲而不敢稱鮮民者以有吾父在也今又十三年而吾父祭酒府君復奄棄藐孤已矣無復望矣上堂弗見入室又弗見已矣已矣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荒迷痛疾恨不先驅螻蟻地下復痛念同生四人士祿士祜皆已前歿府君未竟之志當在不孝兩人不敢不忍死敘述冀府君平生言行稍表見於萬一府君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世

居青州之諸城古琅琊地也始祖琅琊公諱貴始徙新城爲新城人再傳善人公諱伍多隱德嘗植槐於門夢神人以簪笏纍纍布其上顧曰以報汝善人公生穎川公諱麟始以明經起家仕終穎川王府教授穎川公生忠勤公諱重光登嘉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以采三殿大木平黑白羿蠻勞於王事歿贈太僕寺少卿忠勤公生司徒公諱之垣登嘉靖壬戌進士仕至戶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自穎川公已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

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登萬曆甲辰進士仕至浙江右布政使方伯公四子府君季也初方伯公元配成淑人生先世父茂才公諱與齡侍御公諱與胤明經公諱與朋繼配張淑人生府君而早逝方伯公尤憐之府君至性過人幼事方伯公備極孝謹讀書具夙慧早歲受知提學項公夢源自後李公喬湯公道衡汪公漸磐翁公鴻業相繼視學齊魯皆以國士期之從方伯公遊宦京師四方益與其名士縞紵贈答聲譽日起甲申

世祖章皇帝定鼎下　詔郡國拔眞才貢入太學

提學房公之麒首以府君應選時中原初定判銓者頗懸異格以待而府君以方伯公年八十老矣茂才明經二公既前歿侍御公又身殉國難遂絕意仕進一赴廷對不謁選人即歸侍方伯公行舍柔色下氣雖耄耋必躬滌瀡歲時率子孫奉觴上壽一堂五世融融如也方伯公好舉祖宗勤儉遺事以訓子孫府君退而反覆申繹其說以命不孝兄弟期不孝兄弟讀書勵行早有成立以無墜方伯公之教其言甚痛順治戊子先兄士祿舉鄉試辛卯不孝士禛繼之壬辰士祿舉禮部方伯公顧

之喜而後府君之心稍愉快也至乙未士禛舉禮
部癸卯庚戌士祜春秋再捷府君輒愀然痛方伯
公不及見癸巳方伯公捐賓客年大耋矣府君執
喪哀甚蔬食三年杖而後起每歲時伏臘家祭上
冢必慟慕盡哀三十年如一日也庚子二月不孝
士禛之官揚州府君謂曰汝年少爲吏且李官也
民命繫焉愼之愼之吾將覘汝是歲八月分較南
闈闈中得危疾已在死法府君顧復鞠育至廢寢
食凡三閱月而有瘳嗚呼痛哉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雖廢蓼莪其能須臾忘哉不孝士禛官揚州五

載府君日以欽恤爲訓不孝受命唯謹幸免隕越
昔府君教也壬寅先恭人就養廣陵癸卯士祜舉
東省士祿典河南鄉試取道省覲不孝士禛又分
較武闈府君與先恭人顧之喜既而悲謂諸孫皆
成立而方伯公不及待也乃繪方伯公生平出處
事蹟爲圖二十四以示我後人蓋府君終身之慕
如此甲辰不孝士禛量移禮曹府君爾舟東下尋
西泠舊遊訪老友吳先生思穆於湖上乃歸里士
祿士禛官京師恒寓書諄諭勉修職業勿忘 國
恩老人得耕鑿作息爲唐虞之民足矣壬子先恭

人棄諸孤惟不孝士禧侍側已而士祿士祜自京
師士禛自蜀奔喪歸府君撫之而泣所以拊畜之
有加迴憶是時府君在堂兄弟無故雖慈闈棄養
而晨夕溫凊依然曩時撫今追昔抑何可得哉戊
午正月不孝士禛蒙
皇上特恩名對諭改翰林侍從三年擢拜國子祭
酒府君數數寓書謂 聖恩曠世一遇報稱爲難
勗勉益至不孝士禛以久違定省屢思請告洗沐
弗許也甲子不孝士禛蒙 恩擢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奉 命祭告南海府君待

之在平起居畢首諭之曰汝一書生蒙 聖恩拔
擢至此當益思所以報稱且
聖天子舉古巡守大典修望秩之禮而以小子卽
事懼或弗虔以負任使汝往矣勿以老人爲念明
日遂行然不孝士禛微窺府君容色肌膚殊減曩
昔心怦怦然懷歸益切及使事告竣便道過里從
容言報 命後當卽請假覲省府君猶不見許然
意殊愴然不孝士禛俯首飲泣不能復言甫旬日
府君力命趣裝遂發嗚呼痛哉詎謂是日卽不孝
士禛與我府君永訣之日哉士禛入都報 命[illegible]

見後一日即循例謝 恩歸省得 俞旨私第養
膝下有日矣豈意相距十日而府君竟不及待耶
易簀之際亦惟不孝士禧一人侍側嗚呼痛哉府
君素少疾病胸次恢廓音吐如鐘眉長覆目相者
謂壽當復如方伯公自壬子先恭人見背士祿士
祜相繼云亡十餘年來期功之喪無歲無之府君
囂然神傷飲食漸減馴至大故嗚呼痛哉府君平
生事親則孝從兄則敬先恭人歿後室絕侍媵者
十餘載教子姪嚴而有恩每春秋佳日輒置酒邀
邑中耆舊如傅侍御彤臣李京兆仲嘿徐隱君東

癡諸公小集西堂道舊故爲樂蠢從伯叔晚年惟
天孫先伯獨存時時邀與諸兄弟讌集道祖宗勤
儉遺事如方伯公當日府君之歿也蠢從兄弟行
哭失聲巷春皆罷是可以覘府君之德矣府君少
工駢麗之文晚年猶閒爲之中歲好爲詩不孝兄
弟閒請編錄輒不許曰吾偶寫懷抱如絃之有音
既絃停音寂何用留此枝贅爲耶府君少教不孝
兄弟自制舉業外詩歌古文詞縱其涉獵或以爲
言輒笑而不答然里中稱善教者必推府君今琴
瑟几杖猶在而音容邈不可追矣嗚呼痛哉不孝

士禛壬子奉 命使蜀歸而先恭人見背今奉
命使粵歸而府君見背皆行萬里抱恨終天尤鮮
民之最不幸者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悠悠蒼天其
可問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年十月十一日亥時
歿於
皇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二十八日酉時享
年七十七歲累遇 覃恩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
監祭酒元配先慈孫恭人寧國府經歷孫公栻女
婦德母儀鄉里楷式詳大宗伯文貞王公少司馬
怍庭孫公所爲傳誌中子四人士祿順治戊子舉

人壬辰乙未進士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卒娶
張氏王氏士禧廩例准貢生候選州同知娶趙氏
士祜康熙癸卯舉人庚戌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卒
娶焦氏繼娶張氏士禛順治辛卯經魁乙未戊戌
進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娶張氏
女四人一適博興庠生劉倬一適鄒平乙丑進士
張璽一適淄川庠生畢盛肩女卒一適益都監生
趙作肅孫十二人士祿出者二啟演啟浣卒士禧
出者四啟溶啟涫啟沉啟深士祜出者二啟涫卒
啟淮士禛出者四啟涑啟渾卒啟汸啟浙孫女十

二人士祿出者四士禱出者二士祜出者三士禛出者三曾孫十人啟演出者二兆郇兆郘啟浣出者一兆郃啟溶出者一兆郴啟涫出者二兆郯兆鄘啟深出者三兆郯兆邽兆鄩啟涑出者一兆鄼曾孫女十二人啟演出者三啟溶出者五啟深出者一啟涫出者一啟涑出者一啟汸出者一四世孫二人祖章祖年兆郃出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嗚呼痛哉吾母棄不孝士禧等而逝也奄忽二載日月不居既祥且禫不孝等痛心泣血不能從吾母地下飲食居處猶然自比於人不孝等罪莫可逭昔吾母之歿吾兄在京師嘗爲狀略其言曰不孝士祿與弟士禛官京師久海內大人先生之官於斯與四方文章之士之游集於斯者率多不棄不孝兄弟聞母訃咸來徵訊母生平將製爲哀誄之詞不孝不敢以哀亂回惑終不一述以質諸大人先生盛心然哀亂回惑且迫奔喪不可久留其述之弗能詳也請俟後狀蓋吾兄之言如此兄歸數月以哭母得危疾未及小祥溘然追吾母地下病且革猶顧不孝等以吾母行述爲言不孝等既痛吾母又痛吾兄甫含毫輒哽咽罷去如是者又逾一年不孝等不敢忘吾兄之緒言以沒吾母之懿行今葬有日矣謹飲泣件繫事狀備作者采擇焉母姓孫氏濟之鄒平人始祖進以下歷金及元世爲軍民千戶九世祖本當明高帝時逐寇死金山下弟雄代之雄以靖難功累遷至指揮使守潼關王漢陂爲作略勇將軍碑者其裔孫也而本之

子孫畱爲鄒平人世以儒術科名顯自本以下矣
世至杖以太學生仕爲寧國府經歷卽不孝外祖
父也外祖母梁舉子女十人母其第四女生而嶷
重不妄言笑幼從宦宛陵官舍一日與諸弟妹戲
遺火室中且熒諸弟妹驚走母獨從容以絮被濡
水往覆熒處火立熸外祖父母以是奇之外祖故
倜儻多雅遊與伯祖太師公祖方伯公相善也而
長女嫁爲方伯公冢婦祖母張淑人一日過外祖
家見母器之因使伯母歸爲冢君禮部公議婚姻
外祖父母曰是可以壻吾女矣十七來歸時曾祖

母一品路太夫人已臥疾母三日拜牀下曾祖母
爲一笑曰新婦賢而貴惜吾不及見也未幾路太
夫人卒母處諸姑姒娣閒無閒言亡不嘆太夫人
知人者母自傷不及事姑張淑人其事方伯公寒
燠以時瀚洒必謹方伯公遊宦淮海吳門大梁武
林必以家君暨吾母自隨朝夕上食非母視寒煖
弗甘也癸未甲申閒帶甲滿天地時方伯公年八
十矣避兵轉徙異縣母以人髮紉置衣帶中晨必
手煎進之雖亂離不少懈方伯公性嚴重閨門之
中儼若朝典子孫輩稍失意輒跪之庭母聞之必

旁皇立待方伯公不意解則不敢食甲申以後方
伯公以遺老居田閒伯父侍御百斯公殉甲申三
月之難兩伯父曲江公壽三公又先卒惟家君朝
夕侍子舍方伯公憂門戶中落常爲不孝兄弟言
高曾以來堂構嗣續之難或至流涕母謂不孝等
曰爾祖耄耋日望汝曹成立汝曹下愚耶吾無望
焉爾汝曹幸知讀書不至自暴棄當及爾祖無恙
各自樹立慰老人暮景儻無所及卽吾與爾父受
萬石之養悔可追耶因泣下嗚呼痛哉此言猶日
在不孝等胸臆閒也不孝等毎自家塾歸母閒履

聲輒從窗中呼之問兒輩今日讀何書爲文章當
祖父意否命列坐於側予之酒食或讀書塾中夜
分不歸則遣小婢賜巵酒餅餌慰勞之率爲常不
孝兄弟毎會食輒談藉以娛母母則大喜洎順治
戊子長兄士祿舉省試辛卯士禛舉貫魁一經明
年壬辰兄舉禮部時方伯公尚無恙母怡然曰兒
輩皆有成慰老人意吾願畢矣癸巳方伯公年九
十三考終里第母佐家君視湯藥浹月不歸寢舍
襲衾襚必躬必親勿之有悔厥後乙未士禛舉禮
部癸卯庚戌士祜春秋兩捷母念及方伯公之歿

未嘗不喜而繼之以悲也毋輩不孝兄弟姊妹八人自辛巳爲長兄娶婦庚子送季妹于歸先後二十年婚嫁始畢而母之鞠育顧復心力竭矣平居諸婦女侍恒取高祖母一品劉太夫人閫範圖說指示之曰先世以勤儉起家其不敢暇逸如此吾之歸汝家也不及見劉太夫人顧猶及見路太夫人路太夫人之以勤儉爲教不啻劉太夫人也汝曹志之閫範圖說者曾祖大司徒公記高祖母生平言行自其佐高祖太僕公於寒素以至大耋教諸子姓登科第爲名公卿纖悉畢具後士禛官揚

州乃命畫史重繪於縑素焉不孝兄弟自髫齓眉隨未嘗離母膝下常春夜侍坐母愀然謂之曰兒輩今讀書家塾父母日望攻文章取科第異時遊宦四方動踰年載不相見欲如今日侍父母左右其可得耶自非休沐歸或不幸以私艱歸汝兄弟欲如今日聚首一堂又豈易得耶不孝兄弟聞母言心竊痛之自乙未後諸兄弟服官中外無幾相見廻憶母夙昔之語往往悲愴不能已至壬子秋不幸罹大故長兄奔喪歸自京師又兩月士禛歸自巴蜀不孝兄弟始聚哭吾母殯宮之旁而母不

及見矣痛哉痛哉乙未歲長兄以進士乞改教授將赴東萊母誡之曰師道之廢久矣汝但慮德不進道不篤懼不足爲人師勿以廣文秩卑而有慍心焉庚子士禛赴揚州推官母送之灑水上曰汝少年爲法吏吾懼之然揚故爾祖舊遊地也吾與爾父少嘗隨侍今三十年風景猶夢寐見之孺子行矣惟爾祖是程俾揚人謂王公有後是吾志也壬寅迎養廣陵時失出法嚴罣事被部駁輒至鐫級母則謂之曰人命至重汝但心存公恕升沈非所計也士禛敬受教多有所平反癸卯秋士祜舉

省試捷報至廣陵會長兄以吏部稽勲郎奉　命主河南鄉試便道起居拜堂下淮南人榮之明年磨勘獄興兒以无妄須繫者八閱月母憂甚至廢寢食及事白省覲於揚母悲喜交集曰大患難後兒乃不瘠老人瘠矣自是晨夕必呼兒與士禛對食榻前視猶孺子且寄兒輩立身服官但求無愧神明無忝先訓利鈍成敗有物司之吾固常以盈滿爲憂兒今身名皭然矣

主上恩放歸田里侍父母餘年吾又何憾是冬士禛遷禮部又明年乙巳士祜迎父母於揚與長兄

方舟侍母歸里己酉士禛以儀制郎視権淮上母令士禧偕行長兄及士祜侍母於家明年庚戌士祜計偕成進士其秋長兄蒙　恩牵復再起爲考功郎母以春秋高不樂就養但時時寄語兒輩服官清白勿忘方伯公之訓長兄在銓曹數年士禛歷官儀曹計曹罔敢隕越則母暨禮部公教也是時諸孫曾成童及在提抱者餘二十人旅進起居母含飴樂之不孝等私喜眉壽可期詎謂天方降割辛亥十一月廿七日忽遘痰疾不孝士禧士祜倉皇延醫禱於神祈以身代已而稍甦但右臂不仁語言蹇澀士禧等迎醫二百里外遣急足之京師士祿士禛遍叩名醫方藥謀請急歸有日矣母語禮部公寓書止之謂吾病良已兒輩作歸計是違吾意非孝也竟不果請壬子春夏母眠食甚適閏七月家君偶患瀉痢母猶視理醫藥夫何家君甫痊吾母繼病病三日竟以不起時八月初一日也去客冬遘疾之日甫十閱月嗚呼痛哉當是時長兄在京師士禛奉使西蜀士祜適他出未歸獲永訣視含殮者惟士禧一人痛哉痛哉吾兄之歸也泣謂不孝等曰天乎吾乃不得爲阮孝緒乎夫

吾母教子四十年而不能從養一日之養以爲有言願欲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何可得也痛哉母賢明有遠識知大體料事多奇中不類巾幗中人從姑適張氏者老無子從姊適耿氏者侍御公女也少失怙侍母遇之恩誼有加歲時問遺過於諸女歷三十年如一日性樂施予甲申以前家故粗給庚辛閒歲大祲母躬督臧獲作糜賑饑製絮衣衣貧者或夙有逋負至是悉焚其券助家君綜理家政內外肅然家人凜嚴君焉以文行教諸子閨門有長者車轍未嘗不喜度難剪髮未嘗不以供客以不孝兄弟無似而坐不乏郭林宗輩客者彼母教與有是耶訓諸女女孫恪執婦功動止皆有禮法鄉黨之言閫範必以吾母爲稱首不孝少讀春秋國語至公父文伯之母嘗廢書而嘆咨嗟慨慕其爲人今述吾母罔敢有溢辭焉然竊謂於柔正慈從之道備矣不孝同氣八人素無夭折丙午畢氏妹死母言輒涕零自是忽忽不樂壬子夏病稍間將爲第七孫啟濬娶婦未娶而濬死京邸母聞訃神傷未兩月遂以見背哀樂之於人甚矣嗚呼痛哉自母之逝未一歲長兄又以身殉九原

有知當復侍母[illegible]
心哉母生於萬曆丁未八月二十四日未時[illegible]
皇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初一日亥時[illegible]
十有六三蒙　覃恩初封孺人進封宜人子四人
長士祿順治壬辰己未進士吏部考功清吏司員
外郎卒娶張氏王氏次士禧貢生娶趙氏次士祜
康熙庚戌進士娶焦氏繼娶張氏次士禛順治乙
未戊戌進士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娶張氏女四
人適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十二人啟洛啟
演啟浣啟涫啟涑啟沉啟滙啟涫啟汸啟漈啟淮
啟汧孫女十人曾孫四人兆郃兆郇兆部兆鄭曾
孫女五人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一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嗚呼痛哉不肖同氣四人手足相依倚者四十年
爾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出入肩隨不自知其樂
也自癸丑七月先長兄西樵死孝彈指九年思疇
昔家庭風味渺然不可復得今年叔兄視不肖京
邸豢甫半載示疾二日遽成永訣變生倉卒嗚呼
顧莫及嗚呼痛哉於是不肖同氣四人逝者半矣
兄諱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號東亭先方伯公第
十孫贈君祭酒公第三子也先慈孫恭人以崇禎
壬申十二月八日生於常熟官署時方伯公以參
政督蘇松四郡糧儲駐節此縣因小字虞山少凝
重簡默言笑不妄發性至孝在父母側怡聲下氣
進止不失尺寸與兄弟友愛最深蓋沉潛篤實其
天性也與不肖先後入家塾獨能强記年十許歲
時嘗雪夜集東堂長兄偶簡輞川絕句命屬和兄
詩先成有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之句長兄激
賞每為文必後出研練刻至順治丙戌年十五補
諸生娶[illegible]公黃岳被

第二焦孺人卒甲午科試督學戴公岵瞻舉古文
文拔第一是歲鄉試後有　恩詔選諸生秀異者
入國學戴先生以兄名充賦繼娶張孺人乙未長
兄與不肖同上公車兄亦　廷試入都海內名流
投紵贈縞論交甚衆一時有三王之目丁酉秋試
與不肖舉秋柳社於明湖賦詩倡和播在人口是
歲復躓場屋已亥不肖筮仕揚州庚子兄秋試又
不利聞不肖臥疾兼程至揚州榻前執手且悲且
喜病霍然良已時家嚴在官舍遂留侍焉辛丑七
月歸覲先恭人不肖挐舟送至袁浦洒淚賦詩別

去是歲冬復南來康熙壬寅先恭人亦就養廣陵
定省之餘兄弟論文不啻家塾長兄時官吏部在
京師寄詩云聞道汝兄去提攜慰寂寥燈花開幾
許稚子喜應饒共試南泠水同看北斗杓何時如
意舞一破廣陵潮蓋羨兄與不肖聚首之樂而悵
已之離居也官舍有竹亭鶴柴雜植梅花辛夷修
竹兄毎婆娑讀書其間長至北歸癸卯秋試受知
張給諫螺浮張禮部受菴兄有聲場屋十餘年至
是得雋年三十二矣是時長兄適奉　命典河南
鄉試便道省覲江淮閒傳爲盛事兩大人喜可知

也甲辰會試下第值長兄以磨勘事坐累兄留京
師職納橐饘黃塵赤日關風伏雨蹶蹶道路見者
莫不哀憐之久之事白兄弟更相慰藉長兄賦詩
四章贈兄其略云諒爲死喪憂且復數相見炎蒸
干不[illegible][illegible]鑠曉能踐洌幽昧消息緩急視子面患
難故舊疎艱虞友朋賤傷哉鴒原心匪石不可轉
傷哉痛哉兄友于之義至是極矣長兄至廣陵爲
不肖述兄急難狀至哽咽失聲後往往言之未嘗
不流涕覆面也傷哉痛哉是年冬不肖量移禮部
兄以乙巳春往迎兩大人與長兄方舟而北過家

一日遂同不肖上京師丁未會試復下第戊申秋
南遊汎大江至姑孰攬青山白紵之勝多所題詠
明年春不肖奉使相見淮上庚戌會試受知相國
魏公大宗伯龔公少宰王公閣學田公翰林夏公
　廷對在高等已而館選不得與適長兄再入吏
部兄爲留止三月比歸里則不肖亦自淮上復命
便道過家自己亥以後兄弟聚首家園者止此旬
月耳辛亥冬先恭人遘疾兄與仲兄日夕左右侍
衣不解帶者數月壬子不肖奉　命典四川試兄
覗長兄京師而先恭人病復作八月見背兄徒跣

南奔長兄與不肖先後抵里倚廬共處朔望積[illegible]午夜相對飲泣覩庚戌過家時哀樂忽如隔世矣癸丑七月長兄殉母以死不肖兄弟疊罹大故痛不欲生草土之餘相依爲命迄今回憶之淚猶簌簌下也丙辰至京師謁選念家大人春秋高一爲外吏遠近或不可知躊躇復止明年丁巳始以新例援納中行評博戊午不肖蒙
聖恩改官侍從兄八月來京師聚首三月冬十一月歸張孺人卒明年己未再遊吳越省戴先生於杭州鱗屢寓書不肖幽憂侘傺有憂生之嗟不肖

讀之且疑且懼亟寄書趣兄入都[illegible][illegible]兄弟相[illegible]庶幾鑴憂祛疾詎意憂能傷人竟至此哉兄以辛酉二月至京師需次之暇讀書賦詩或奕棋至夜分近和張文昌秋懷詩十章示不肖詞旨和平無悽戾之音竊意其懷抱少舒又詎謂遂成絕筆乎八月廿八日不肖生日兄對客談笑竟日廿九日晨會食忽氣逆膈痛目不見物移晷稍閒而氣滯如故九月朔日延醫診視謂肝火投以凉劑不肖疑不可用兄不見聽是夜四鼓遂不救嗚呼痛哉病二日無死法胡爲而至此極耶天乎人耶兄平生

入孝出弟上順下篤勞苦彤萃而愛敬如一[illegible]家法持身恭謹與人言退然若不勝力爲善於鄉黨不失色於僕隷在家爲孝子悌弟在里中爲善士在海內爲聞人年逾三十始一遇坎壈十餘年名卒不挂朝籍而死嗚呼豈非天哉兄於文尤精制舉業遠自震川荊峯具區石簣諸先正近逮正希維節大士藴生之文皆沉酣其中伐毛洗髓以是屢困場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志良苦矣詩初學李長吉後悔之不復作庚子遊京口三山乃復爲數篇南城陳伯璣刻傳之遊吳與白雀寺與萊

陽宋荔裳婁江王惟夏虞山嚴武伯吳江葉元禮分韻賦五言古詩舉座嘆其清絕舟過犇牛賦詩云楓葉蕭蕭露氣清蒲叢獵獵早潮生扁舟跂脚聞風水便有長江萬里情藝林傳頌之友人計甫草著論云吾友濟南三王西樵阮亭以早達故聲譽驟起乃叔子之才豈肯作蜂腰者哉汪鈍翁跋不肖兄弟尺牘云子與西樵貽上交相善得其手蹟爲多暇日裝潢成卷時復披翫以當談笑中一帖小異當是叔子筆耳其爲名流企羨如此兄孝出至性居先恭人喪三年不入內寢長兄歿八年

言輒泣涕姪浣病中夜手調藥餌內行醇備人無閒言雖生於世族而窮約連蹇紆鬱結轖有貧士之所不堪者卒以是死嗚呼天長地久無相見期傷哉痛哉兄在京師欲九日東歸與母舅鞏巖表兄東凝兩先生踐長白紅葉之約竟不能待也偶簡兄篋中自記一條云康熙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京邸落第一齒此齒動搖已三年忽脫去如釋負重然忝愉之感不覺戚然於心兄年甫及艾不宜遽作許語豈神先告之動於不自知耶十年以來師友零落長兄與兄則四十年兄弟而兼師

友者也而皆捐不肖長往矣天乎天乎何使我慘酷至此極哉兄生於崇禎壬申十二月八日寅時卒於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初二日寅時年止五十中康熙癸卯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元配焦氏章丘巡撫寧夏都御史焦公馨孫女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日芬女戶部左侍郎毓瑞之妹繼配張氏淄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公至發孫女山西孝義縣知縣泰孚女俱前卒子男二人啟滔庠生娶畢氏啟淮聘耿氏女子三人適李爾翹孰桓張秉鎮孫女二人啟

滔出一撫於子男啟涝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嗚呼士禎數年來備遭骨肉之慘所與同憂患相慰藉者惟糟糠之婦耳今又溘焉長往藐諸孤呱呱無告士禎孑然一身羈孤千里欲歸不能欲留不可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念結髮以來二十有大載甘苦患難無一不與婦共之忍不抆涕略述以貽地下宜人姓張氏鄒平人曾祖諱一元巡撫河南都御史祖諱延登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父諱萬鍾江南鎮江府推官母李孺人生母景碩人宜人生數歲明慧嫻姆教爲鎮江所奇愛乃先吏

部兄鎮江兄比部公子壻也因復以宜人字予甲申之亂公兄弟攜百口南渡僑居金陵乙酉去金陵轉徙京口外舅以疾歿於金沙宜人隨諸母崎嶇兵間備歷艱厄丙戌始歸故里先慈孫宜人往視之時宜人十歲髮覆額矣舉止如成人先慈歸述之而喜可知也庚寅予歸年甫十四李孺人以宜人少孤憐之結褵之夕教誡備至且以屬丘嫂乃宜人敬事舅姑上逮先祖方伯公如女子之事父母處諸姑娣姒曲盡恩禮時予方爲諸生與諸兄讀書家塾每至丙夜不歸宜人一燈熒熒縫紉以待無倦容辛卯予中省試乙未成進士李孺人暨景碩人持宜人喜極而悲內外族黨畢賀宜人[illegible]欿然自下無幾微態色癸巳長兒啟涑生丙申次兒啟渾生兩大人愈益喜謂新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也當是時兩大人年未及艾內外諸孫二十餘人每晨起予兄弟前問安畢宜人與娣姒[illegible]集寢門諸孫輩雜進嬉戲於前兩大人顧而樂之而宜人性勤儉柔婉以是尤爲先慈所愛己亥予謁選人得揚州府推官明年庚子三月之任先慈以幼妹將婚不果行惟家嚴就養官舍宜人承歡

順旨雖一衣一食勿弗躬親者壬寅先慈就養廣陵會兒啟汸生宜人晨昏率諸子進食兩大人輒欣然爲加七箸予服官五載兢兢以潔廉自勵庭絕苞苴宜人怡然以兩家祖訓相勸勉以爲君能如此始不愧清白吏子孫了無世俗交謫意凡薄俸所入日用所出一稟家嚴未嘗有纖毫私蓄爲羅綺金翠之飾也甲辰予量移禮部乙巳去揚州是歲宜人始嬰疾丙午冬攜諸子來京師甫一日病作幾殆松江朱君投以參附之劑三日復甦自是强半在藥鑪間矣丁未戊申間予與汪戶部苕

文劉吏部公戫梁侍御曰緝李學士湘北陳閣學子端諸君爲文酒之會四方文士遊京師者時造邸舍宜人知予好賓客肴核酒茗必手治不以委臧獲或鮭菜不繼輒脫簪珥付質庫中兩人更以此相樂也憶辛丑在廣陵閩中友人許天玉公車北上以缺資斧來告會囊無一錢宜人笑曰君勿憂我爲君籌之除腕上跳脫付予曰此不足爲許君行李費耶予亦一笑持遺天玉天玉作長歌記其事頗援古賢媛爲比同里徐東凝隱君貧且老雖凍餓不干人每嚴冬風雪無禦寒之計宜人輒

出絮帛屬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其與予同志相助大抵然也已酉兒啟沂生會予奉使榷關清江浦攜家南下與宜人別於瓶阿宜人歸爲兒涑娶婦會兒渾入縣學爲諸生先是戊申兒涑已入太學兩大人喜謂宜人曰爾吾幼子今見兩孫成立一孫又已授室且汝夫婦少年已有四男子大慰老人懷抱是歲九月宜人攜諸子子婦俱南庚戌及瓜歸道里門是時先兄西樵再補考功家兄東亭初成進士予以使事省覲宜人與諸娣姒拜慶高堂宗黨皆艷稱之居無何宜人偕

予北上留兒涑夫婦於家侍養兩大人行甫卡母而兒婦以產歿矣家門多故實釁於此辛亥迎兒涑來京邸六月二十九日爲宜人設帨之辰兒子四人維拜堂上宜人念兒婦愀然久之既而曰吾少而孤今得天可謂厚矣又敢求多耶未幾兒沂病死宜人悲悼過甚又未幾聞先慈有疾予與先兄倉皇謀請急歸宜人亟贊成之而家書來訃先慈疾漸平復戒勿歸宜人日夕至廢眠食壬子正月遂命兒渾歸省製冠帔寄先慈手自經營者累日先慈見之猶爲一解顏也三月兩大人爲兒涑

繼娶是月兒啟沂生於京邸六月兩大人遣使迎兒渾歸娶將行而渾病死宜人益悲不自勝自是病日增形神日悴矣無何予奉使入蜀時兩嫂愛予宜人病骨支牀而余有萬里之行宜人慮傷予心破涕爲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咽相間惟恐予之聞之也初秋朔日出都宜人強起闔門送予反袂拭面意若永訣者予途中寄詩云何必言愁始欲愁離騷端只是離憂兩年再墮童烏淚萬里虛爲諭蜀遊落日深山聞杜宇秋風古驛下金牛傷心欲寫蠻箋寄十樣空傳出益州

次灞橋再寄詩云長樂坡前雨似塵少陵原上淚
沾巾灞橋兩岸千條柳送盡東西渡水人宜人見
之攬涕而已八月東歸途次聞先慈大故十一月
奔喪抵里臥起苫次踰月始與宜人相見相對如
夢寐矣逾年先兄又以哭母死予屢絕復甦宜人
涕淚之餘凡予飲食起居調護備至予非宜人其
不濟於死者僅矣自先慈見背宜人事家嚴滌衣
帨潔滫瀡罔敢或怠姊妹歸寧宜人食必與共纖
悉周至諸姊妹嘗嘆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歸矣
嗚呼悲哉勿論宜人夙昔婉淑無慚婦德即五年

中爲予上事嚴親中恤姊妹力已殫矣心良苦矣
予豈木石忍須臾忘之哉乙卯二月予服闋三月
遘寒疾宜人衣不解帶者月餘貌爲之瘠閏五月
予北上拜別先慈靈幃不覺慟哭宜人亦哭失聲
九月予暫歸省明年正月十一日再北上宜人歡
然無離別可憐之色嗚呼詎謂此別遂永訣耶春
夏間屢得家訊皆言無恙重九前一日忽接家嚴
暨兒輩手書言中秋前四日宜人忽得腫脹之症
需復甚急時風雨竟日落葉滿庭行嘆坐愁徬徨
達旦次日遂遣急足兩行豈知遣使之辰即爲宜

人長往之日哉嗚呼悲哉士禎獲罪於天頻遭憫
酷自庚戌後哭母哭兄兩哭子一哭姪一哭子婦
期功之戚無歲無之今復哭宜人於千里之外予
何以爲情哉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
人也宜人十四歸予二十年甘苦兩人相與共之
數載以來牛衣對泣憂患亦惟兩人共之今死者
已矣生者奈何矧上有七旬老親下有呱呱諸稚
誰代予仰事俯育者度宜人九泉有知目且不瞑
矣宜人少失怙兩母氏相繼棄養景碩人之歿宜
人在淮南不及見言輒涕零甲寅臘月始爲碩人

啟窆合葬既竣事曰十年來常惟恐先朝露無以
見吾母地下君爲我了此無復憾矣嗚呼孰意葬
逾期年宜人竟從母地下乎宜人孝敬出於天性
一鮮之微不進舅姑不敢輒嘗或在遠不能致未
嘗敢忘也予三蒙文綺之　賜宜人必手自封識
寄上兩大人未嘗自御從宦將二十年無私貨無
私蓄尤人所難居先慈憂蔬食三載兒輩未即吉
不令肉食每逢忌日及霜露之辰設祭必盡哀悽
愴終日與予終身相莊不聞詐語女奴終歲不聞
譙訶雖僮僕之子女時抱持啖以餅餌其慈惠如

是宜人生閥閱而綦縞自好有極孟之風一旦雖
數澣洒不忍易也乎性疎散好讀書不問家人生
産宜人以勤儉佐乎內外秩然今已矣今年夏乎
偶讀文選至潘騎省悼亡詩輒閉目不欲觀又客
秋過河間和沈啟南釣弋夫人歌…篇語近不祥
輒削藁他日入室思人流芳已歇遺挂在壁憶騎
省之詩豈非神先告之乎悲哉宜人嬰生艱之至
極又薄命而早終病不及知歛不及見訣語不及
聞天荒地老此恨何窮哉宜人生於崇禎丁丑六
月二十九日丑時卒於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初
十日午時得年四十生子四人長啟涑例監生娶
梁氏繼娶梁氏次啟渾庠生早卒次啟汸庠生聘
王氏次啟沂聘鮑氏

祭誥封奉政大夫李太翁文代

嗚呼先生而遽返於眞耶余嘗讀洪範九疇其言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釋者曰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
又曰康寧者無禍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
命者順受其正也此五者王道之所先而古來賢
聖之所難必也乃今於先生畢備之而又何悲先
生天性坦白胸次恢廓視天下可喜可愕之事舉
無足以動其心而又邃於易理不啻韋編三絕漆
書三滅念者之來皆獲貞吉此先生之克遠禍患
也處貧而無戚戚之色居貴而無赫赫之容馬伏
波云貴可使賤富可使貧人之所難惟先生實有
之九十五年帶索行歌不改其樂此先生之樂其
道也而且子姓繩繩先後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世
凡古賢聖之所難必者悉於一身備之計先生之
所未備者富耳然以清白貽子孫所得孰多累茵
列鼎非先生所屑也生而上壽殁而考終全受完
歸備時五福歷觀古今來如先生者有幾人哉榮
啟期貧士也衛武公賢諸侯也文潞公賢相也出
處名位不同而其年侗其道同以乎觀於先生殆

一擬矣而又何悲顧予之不能已於悲者予與先生生同里閈世爲婚姻早歲論交白首無閒頻年以來先生與耿伊諸翁修洛陽九老睢陽五老之會予齒忝隨肩亦叨末席典型忽遠此樂中衰此予之爲暮齒悲者一也先生而在能使鄉之風俗還淳廉頑敦薄俾後生有所矜式所謂善人國之紀也乃今已矣子皮死子產哭之曰吾無與爲善矣此予之爲世道悲者二也寢門之慟謂予其能已乎乘白雲而不返望黃鶴於帝鄉絜酒炙鷄靈其鑒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無言文

嗚呼無言而竟死耶予與無言交二十年悉其爲人大抵忘機而任眞尚名義而鄙榮利棄妻子如脫屣而於文章朋友之嗜不啻饑渴之於飲食故無言一窮老布衣而名聞天下無言家在黃山三十六峯之下遊廣陵不歸新安人之家廣陵者率居奇贏操白圭之術而無言獨爲窶人居闤闠中委巷掘門瓶無儲粟然四方名士過廣陵者必停帆伏軾問孫處士家屏車騎造謁無言不甚爲詩而好朋友之詩常刻諸家塡詞獨賦彭十羨門之作不可得一日附估船往海鹽予問之曰將訪彭羨耳然舟楫雖具實無隔宿之舂渡江徑去弗顧陽羨陳其年贈以詩所謂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指此事也無言之於文章朋友至性類如是無言有子依其族人賈汴之朱仙鎭一昔死窮益甚予在廣陵五年無言未嘗數數來見然文字之飲未嘗不共尺一之牘終不一至也予在京師慮無言貧老無以給饘粥有故人爲推使以無言姓字語之旣而終不往見也人知無言之通抑知其介如是耶康熙乙巳春先考功兄南遊廣

陵愛無言之爲人與之遍訪鶴林招隱諸名勝既而入吳適越亦挾與俱凡客西湖三月四方名士或因考功以識無言或因無言以識考功二人者交相重也先兄既歿無言數有書抵予一死一生交情如昔予讀之未嘗不涕泗流離也乃今聞無言之死而益痛念亡兄腹痛之悲其能已乎客歲無言書來自言老營一室名曰蘭窩同人多爲賦之索予詩未有以報也而無言死矣悲哉悲哉無言常欲歸隱黃山故廬索贈詩至數千篇或曰無言喜賓客厭寂寞其不歸黃山必矣乃今而後眞不歸矣又聞無言有親未葬其歸者欲以葬其親也而今竟已矣豈不尤可悲哉予欲爲無言立傳而未果因略述平生與予兄弟論交者如此以付其族弟思遠俾告於楮慕之前無言有靈尚其鑒哉嗚呼悲哉

祭張母景孺人文

嗚呼叔姬歸鄭春秋必書詳卒及葬聖經炳如維臣有君維婦有夫疾風勁草大節不渝絕脰引決慷慨捐軀飲氷茹檗隱忍存孤二者孰難曾嬰杵臼下報易耳嬰功則右猗與孺人五代相門時殺運往流風靡存晉陽之祥鍾爲女士白玉青松芳蘭貞桂泉丘異孟絡秀同周邦之媛兮君子好逑德容言功罔不美備圖史在陳珩璜是佩維鎮江公義薄天雲孺人相之中饋是勤維李夫人德齊穆木孺人佐之壼儀攸肅清河鼎貴列戟盈門綺穀阿錫璵繡瑤琨孺人居之澹然荊布無非無儀含貞履素銅馬之亂盡室南轅絕淮涉江道路間關孺人從之憂患共濟上慰夫子下撫童稚天胡不吊鎮江云殂白馬旐旐哀哀道塗大樹飄零寒風蕭瑟將相鬚眉國殤魂魄天衢既泰南北變行孤兒弱息旋歸故鄉烈烈哉孺人甘荼如薺皎日秋霜誓死勿貳宛若相依星二十周語不闚門操覩栢舟提攜弱女姆教孔至我思古人大家無愧心力既殫成此室家謂享壽考景福方遐阿母西池夫人南嶽鶴馭忽來雲軿覺邀義御不待于支候

逾九原虛左來何暮奠長白之陰載敬書誌贈幽
壟輀潸然涕泗嗚呼哀哉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一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二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予觀殿閣部院大臣年表至天啟癸甲之際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嗚呼明之亡決矣先是壬戌歲大司寇王公紀及諫官侯震暘等交章論大學士沈潅罷之芮城雖與同罷然衆正在位勢猶可為而御史劉璞已恐有進紹述之論者其在易同人之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此一時也至癸亥正月顧秉謙相甲子正月魏廣微相於是福清蒲州相繼逐趙忠毅高忠憲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罪去是時楊忠烈二十四大罪之疏適上[illegible]逆璫者章滿公車奄遂殺萬公燝以立威廣微呈秀之黨望風羅織而清流之禍成矣其在易之否曰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此又一時也諸君子有類族辨物之明有不亂羣之守有田狐射隼之志而無遏惡于巷之機生謫窮荒死塡牢戶元氣既剝國運隨之雖以愍皇帝剛健足以撥亂返治而卒無救於危亡悲夫按家乘先伯祖太師公以甲子三月[illegible][illegible]崇禎元年戊辰八月起田間加少師出鎮宣

雲皆與表合方是時吾家列仕版甚衆[illegible]
先祖方伯公以丁巳京察中丞公爲應天
巡撫劾織監李實忌江貪令曹欽程光祿公宦[illegible]
定同知不拜嘗削籠官考功公與太師公同列名
東林籍黨同志錄點將錄諸書無一人比匪類者
家聲者可謂難矣爲子孫者其可不勉與

書劉龑塚碑後

崇禎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illegible]雞其中逾夜雞鳴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實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龑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龑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晟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作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
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宗
膺仕嚴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右先兄西樵先生年譜一卷士禛忍涕敘述作得
五六蓋先生嘗欲自爲之而未暇以爲譜之作先
生志也先生生平言行信於家庭無閒於鄉黨宗
友此譜多未及詳約而言之其不愧古人者有數
端焉孝事二親下氣柔色終身無跛倚唾洟一也
友愛諸弟疾痛苛癢若身受之文章經術兄道兼
師二也平生不愧屋漏所爲無不可以告人三也
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久而敬之所謂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四也讀書味道蕭然終日或襍蘇不㸑
不改其樂終身未嘗問家人生産五也樂易坦白
胸無城府籬棘而是非可否之介屹然如山岳之
不可奪六也家法恭謹恪守勿失出則徒步閭里
長老不知內史貴人七也不謁令長不以竿牘溷
公府八也居京師足未嘗至貴人之門逢掖過從
如遊蓬戶九也性躭山澤如陶貞白入官松風之
夢固在垂組影纓寄焉而已十也文章名世而單
門晚生一語之工心折下之不惜口齒爲之獎成
名譽十一也清眞簡遠吐納風流終日無俗語十
二也兩居銓曹家徒四壁立負郭之田無增於舊

十三也屢更甑瓦天鈞泰然深得中庸素患難之
旨十四也居母喪一循古禮未葬竟以身殉志吾
也若其方正廉直外和中介卓然有古名臣之風
解巾登仕首尾僅十載屢遭顛踣不獲少伸其志
可謂窮矣不得已而託文章以自見時時太息於
千秋萬歲誰定吾文之言嘗謂漢隋以來藝文經
籍諸志及通志通考諸書所載有著書千百卷不
傳一字者孫樵盛推賈希逸歐陽永叔言鄭條爲
古文在尹師魯前而二君文采寥寥於後世名豈
足恃耶今先生著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

目粗就餘如讀史蒙拾朱鳥逸史賓實別錄閩閣
語林南榮曝餘錄羣言頭屑諸書率未卒業詩則
世多知之者顧傳之久近有物司之追維夙昔之
言良可悲已不孝士禎與先生爲兄弟四十年矣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眞有如子由所云云者先生
既歿禮部公泣謂士禎曰而與而兄實有牙生輟
弦之痛豈但鴒原之悲也因而慟絕士禎逃罔之
中略次生平出處如左冀世有史筆或傳之獨行
或錄之文苑儒林庶幾九原可作死且不朽獨是
先生孝友忠信守死善道而卒顚頓轗軻年不及

五十以死皇甫湜悲汝南子桑云語善之禍莫甚
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悠悠蒼天其可問哉荀
卿有言死而不朽者壽先生求仁得仁一死固已
不朽禎將援此以少紓其悲焉然以先生之孝友
忠信而獲報於天者竟如此矣復何言哉復何言
哉

王東臯先生紀略書後

古人於師弟子最重東漢以來猶有古之遺風死生患難之際去官行服伏質上書者比比而有如朱博之於陳咸龐范之於薛漢是已東臯先生一代名臣未究其用以歿天下惜之而遺孤又孱弱其門人白子仲調官京師閒赴既爲位而哭又於慈仁僧舍要經受唁予與戶部侍郎魏公學士葉公言之毎共相嘆息嗚呼古道之不行久矣白子說力行古道於舉世不爲之日而又懼其師之言行湮沒而不傳於後於是又爲紀略一卷既以報其師於地下且以慰其垂白之毋煢煢之孤而將來國史之書太常之采與夫天下後世慕東臯先生之風而思論其世者皆於此有考焉又不僅師弟子之誼而已也

跋古周易

按張景春吳中人物志云吳仁傑字斗南崑山人登淳熙進士第官國子學錄嘗講學朱子之門所著有古易十二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罪言郊祀贊說鹽砆論丙丁各二卷禘祫綿蕞書三卷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一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并行於世此其平生著書之一耳

跋易雅

按袁伯長清容集載其先人師友淵源錄云趙汝棋善湘子爲宰相壻早從白修精易象有易敘叢書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所謂叢書豈卽此耶

跋左傳補注

趙子常先生經學爲明初儒林之冠少受春秋於黄楚望著春秋屬辭十五卷宋文憲公亟稱之别著集傳十五卷師說三卷而此左氏傳補注十卷亦其一也今新安刻東山集未及此書康熙癸亥海鹽陳緯度光緯遺予舊刊本古雅可寶惜因與新刻東山集同藏篋中緯度博雅多讀書嘗著竹素辨譌二卷客死京師殊可哀也

跋玉楮集

宋岳亦齋所著書有桯史愧郯錄金陀稡編各若干卷其詩名玉楮集者余夙昔聞之而未見康熙乙卯春二月與張子杞園同客青州每獲祕本輒共欣賞此書其一也集中贈李微之祕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史館牒來索余所撰東陲筆略云云亦不及見不知尚傳於世否俟更訪之

跋杼山集

唐釋晝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首載勅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文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勞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

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膺卿所編吳興五家集僅四卷篇目略同

跋笠澤叢書

康熙甲子春予在成均從溫陵黃俞邰借笠澤叢書係江西士夫家藏鈔本以甲乙丙丁爲次喜其古雅可寶惜錄而藏之然舛午甚多如乙集中寒泉子一篇脱落竟至十餘行頗取文粹補正又附錄小名錄序一篇夏五月端午後二日傭人顧淵自虞山來得毛扆斧季書見寄此本蓋宋元符蜀人樊開本而都穆重較刊者二本編次篇目略同惟未邦經江西本分未邦數另爲一篇而蜀本甲集有樊序丁集末有王益祥陸德原及玄敬三跋又有續補遺賦四篇皆江西本所無又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辭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與黃本次第小異耳予舊藏皮襲美文藪舊版本獨恨不得叢書合爲一函今一旦獲雙璧快何如耶因揮汗志之時陪　祀方澤齋宿國子監東廂書

跋河南集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陽子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余從溫陵黃俞邰氏千頃堂鈔得藏本穆修參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於金陵唯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踈拙而石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於昌黎此不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於今日猶得見其全如此集者僅矣惜寫本多魚豕之謬恨不得別本讐對之姑按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云

跋武溪集

宋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成化間丘文莊所得祕閣本嘉靖中衡陽劉穩重刊之韶郡者有宋尚書屯田郎中周源序余過曲江恭令熙祚以此本見遺云購之一老儒家秦山西聞喜人其祖爲先太師門生有孔李之誼云康熙二十四年孟夏記於韶石舟中

跋河東集

宋如京使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子韓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鵩亦詩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跋未備五經注疏

近日士君子留心經學者頗有其人宋元諸儒撰述亦漸出餘姚黃黎洲宗義晉江黃俞邰虞稷聞見尤富此未備五經注疏一卷乃鈔自朱竹垞太史者太史手鈔經學書多至百種此蓋較西亭王孫授經圖所載之未備者然亦可謂博矣竹垞又著經義存亡考若干卷聞已成書惜未之見

跋石山集

伯庸家世雍古部人至其父始家光州爲御史嘗劾姦臣鐵木迭兒十大罪以勁直聞非僅文章之士也然史稱其文宏贍而精核以先秦兩漢爲法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皆可傳其詩文蓋有過人者方山北部鈔石田集文與詩凡若干首予借觀因題其端俟他日更訪全本

跋元遺山詩

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擄者亦如宋末孟鯁折花怨鮑覲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別也

跋葉文莊公集

葉文莊公集流傳絕少世所習見止水東日記若干卷焦澹園經籍志載涇東文集四卷不知何據詢諸今侍讀學士訒菴先生云公集未嘗板行也此集學士家藏本不釐卷次後有族譜一卷宣鎮志諸序一卷別有涇東小稿一冊文閒有與同塗竄中乙皆公當時手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蓋公天順八年自兩廣移鎮宣府後手稿也史稱公文章似歐陽文忠生平慕范文正之爲人行墨之閒彷彿可見予讀公文獨愛其和平易直得古人脩辭立誠之旨公之世後於東里先於西涯守溪其文亦與數公相上下蓋宣德以後弘治以前外黼文章師承大抵然也予總角知慕公之風愧固陋無能執較讐之役敬跋數語以復於學士聊致私淑之意云

跋金薤琳琅二則

都玄敬在成弘閒號博雅著書甚多金薤琳琅其一也其書在歐曾呂趙之閒頗稱精核余購之有年矣康熙二十四年張子石宗始爲予得之吳郡予時自東粵祭告歸復　命京師天津舟中與坐臥者累日近人所撰如趙崡之石墨鐫華郭宗昌之金石史于奕正之金石志葉封之崧陽石刻集記皆嗜古之士其書予家皆有之今得此書四部書庫中爲不寂寞矣

向從禾中朱翰林竹垞許見南昌王孫厥原山人所刻古鐘鼎款識乃自石本臨摹以授梨棗者古雅不減宋槧若得之以成雙璧可敵十五城矣年已知命書癖尚爾佛家所謂結習者非耶

跋沈文端公家書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語語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明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比部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七年夏五

跋祝枝山書

祝京兆書原本晉人爲明代之冠世所傳類顛素草書者皆贋也予在廣陵一士夫家見京兆家書寸餘紙道美圓勁與此略相似信爲希有至八詩高古頗近韓文公琴操而京兆自序擬於白太傅秦中吟殆不然也康熙丁巳訪崙學士攜以見眎遂題其後

跋邊習詩集二則

順治癸巳曾假閱此集於東癡先生康熙癸卯余在揚州作論詩絕句中一首云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菲不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著其事也今歲癸亥在京師復假此集先生報書云大水之後藏書盡付波臣獨此集以高閣幸免嗚呼豈非神物護持之以待後人之表暴耶余因迴思往事自癸巳至癸卯十年自癸卯至癸亥又二十年忽如旦暮而余且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東癡已稱七十翁矣不勝感嘆遂點閱一過

爲錄副謀刊之而歸元本於東癡聊跋數語以志歲月

余癸亥跋此集意欲刻之京師而以刊本并元本郵寄東癡也一愉快不謂是歲東癡歿於江西是集因循未付棃棗事之不可料如此言念夙約爲之惘然

跋弘正詩鈔

海豐故太宰蓼山楊公詩予嬰居京師既選其最者刻梓以傳又稱撤餘錄以授其縣人吏侍冰壺王公諾爲重刊會其卒此事未果康熙戊辰春以謁

太皇太后梓宮至京師於慈仁寺復得是集蓋太宰撰弘正名家之作起空同訖石川凡十卷合撤餘錄觀之公取裁大旨約略具是矣宜其自運之淸迥絕俗也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邢太僕書今日已極不易得此扇爲內大父張忠定公家藏眞跡可稱墨寶至內伯父小司寇書二十年來斷縑零素亦成珎玩矣尺幅中遂兼二絕良一快也

跋蒽菴二書

此書乃程工部正夫家鈔本卷首題蒽菴者其自號也前一卷曰大內規觀者山陰王應遴著程跋中所謂中書舍人王雲來者也後一卷曰大內規制宦官劉若愚所著載酌中志略第十七卷合二書觀之有明大內規模如指掌矣余讀南村輟耕錄見所載楊奐汴宋故宮記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不禁黍離麥秀之感盛衰興廢何代蔑有此二書亦何可少乎

跋王仲山集

康熙二十年辛酉夏六月梁谿門人劉雷恒震修北來應順天鄉試惠余仲山集及高忠憲公遺書節要時方連雨庭柯增綠叢竹娟好涇川劉舍人子端適送琴魚閔茶屬小疾謝客焚魚啜茗披玩移日

跋故興安知州金公手蹟後

嗚呼此明興安知州復濱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也按公作書爲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是時大軍在楚蜀賊入漢南秦督洪公疏所云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畢會於漢興而旁突商雒秦事大可憂者正其事也是年八月遂有車箱峽受降之舉三秦潰裂竟至淪喪嗚呼賊焰方張不可嚮邇名郡望邑所至瓦解而公以區區忠義之氣激發士民兩全孤城於百萬虎狼之中及其鞠躬盡瘁猶絳衣大冠降神睥睨比於伍胥南門之事嗚呼偉哉可不謂忠乎公歿四十餘年而仲子會公壬戌舉禮部第三入翰林與予爲同官予因得拜觀公手蹟而恭跋數語其後亦以見天之報施勞臣有以也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張忠定公爲叔祖季木考功題射鵰圖一則書畫之下方此書今歸淄川王氏予丙寅冬十一月有事淄川從王氏書齋壁上見之手錄以歸雪夜適觀此帖輒再手書於末公古文極有法度亦牘跋尾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今遺集未刊每念及輒爲憮然如此吉光片羽皆可寶也康熙丙寅嘉平謹記於樵唱軒時雪夜漏下二鼓

跋自書宋人絕句

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研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此詩地爐榾柮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

木瓜詩辯

詩衛風木瓜三章序曰美齊桓公也䟽列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序謂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正其事也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爲淫奔之詩噫亦愚而愎矣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則穿鑿傅會以求合而不知其愈不可通也輔氏童子問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齊桓恐非居後揣摩者所及竊意桓公旣𣪚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爲此言乎先生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德則桓公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以報之廣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孔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且與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爲先後又烏可據以爲說哉廣之言支離可笑如此因其師之臆說而欲廢小序因并孔子之言而欲廢之祗見其愚而自用已矣是詩之作或在桓公戍漕城楚丘之時或在文公伐齊之後皆不可知然其爲思報桓德無疑也他如將仲子之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之刺學校隳序說皆確不可易而晦菴槩以爲淫詩輔氏又曲爲之說以濟之他日晦菴賦白鹿洞云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自與其言相枘鑿毋亦悔前說之非而欿然於小序之終不可廢乎先儒或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或謂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唐成伯瑜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宋王得臣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諸家之說序大抵如此歐陽子本義多駁毛鄭之失而於小序獨

請與孟子說詩往往有合後儒異說害詩當以序爲證程子云詩小序首得大意又云小序當時國史所作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使小序可廢則漢隋以來諸儒其識皆出晦菴下乎諸儒之言卽不可從伊川則晦菴所私淑也將其言亦不可訓乎晦菴嘗注楚辭矣楚辭言美人言公子言蹇脩亦將以爲男女相悅之詞而斥之乎若近世所傳子貢詩傳以爲朋友相贈賦木瓜雖與序異視晦菴臆說猶爲近理然詩傳出近世好事之所爲其謂朋友相贈又因孔叢子之言而傅會之不足信故當以序爲正

金人南遷錄辨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執[illegible]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對初封徐王章宗卽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卽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illegible]）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卽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允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常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震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遊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崇明昌二年册諡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
純澹淸懿進止必以禮餘者稱章宗毋趙爲修[illegible]
南宮千牛衛將軍楮之幼女䘏何其誕謾不根耶楚
宗賢君也而誕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妄
稽如此劉今廌焉混淆白黑雜糅貽誤後世不淺
何讀金史劉祁歸潛錄辨所未及考其顛末以告
來者方與撰之讀此錄者勿惑焉
章宗以泰和八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
是爲衛紹王錄載牛兒見弒章宗元映等立磁
王允與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弒逆張克已等乃

立繼王允文諡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
凡十主遇弒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明
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莫
一徧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數條於此
章宗時宋韓侂冑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
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也
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二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三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孝昭皇后諡冊文（時官翰林院侍讀擬上）

維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三月日
皇帝制曰朕惟乾道成能實藉坤元之順君臨作
則允賚內助之賢故嬀水嬪而虞德攸隆洽陽合
而姬圖斯永遐觀載籍代著芳徽惟懿德之堪垂
爰易名之是錫用揚休於彤管庶紀美於青編
皇后鈕祜盧氏誕毓高門夙昭令德聿襄宸極正
位中宮淑慎性成早著思齊之譽溫恭天賦允彰

克順之休六宮師陰教之脩萬國戴母儀之重親
龍樓之寢膳色養有加弘蘭殿之慈祥恩勤罔替
誠以廣孝舜蘋藻之時勤儉以成仁郄綺紈而弗
御欽承罔斁首徽垣之四星樛益弘多作椒庭之
一鑑方謂永賚柔淑何期遽邈音徽禕翟長辭珩
璜永隔朕躬悽惻臣庶悲哀思道濟而化光儀型
未遠爰紀功而昭德典制攸崇鴻號誕膺彝章龍
錫特以冊寶諡曰孝昭皇后於戲令聞聿彰奕禩
領珪璋之媺芳規勿替千秋垂琬琰之華靈其來
思承茲眷命

諭祭天妃文講官翰林院侍讀

制曰國家懷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嶽之祭罔有弗虔若乃明祗効靈示天心之助順滄波協應表地紀之安流聿弘震疊之威克贊聲靈之濯豈緊人力實藉神庥不有褒稱曷彰偉伐惟神鍾奇海徼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頃者島氛不靖天討用張粵自鴉牙速平奏凱歷波濤之重險如枕席以過師潮汐無虞烝徒競奮風飈忽轉士氣倍增殲鯨鯢於崇朝成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顯號宜加特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載諸祀典嗚呼坎德合符永著安瀾之績離方作鎮益彰重潤之休特遣禮官往修祀事惟神鑒之

諭祭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文

制曰朕惟敵愾疆場臣子既死綏而授命垂名金石朝廷爰加賻以褒忠故戰功曰多聿重司勳之掌而大烝以祭尤隆典禮之文苟臨敵而不有其身宜闡幽而永傳諸後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名著折衝才優禦侮頃以滇黔不靖負固長沙戕我人民勞我師旅特簡上將往佐中權奮登弧以先登威聾羣醜援枹鼓而誓衆勇冠諸軍帷幄資其贊勷士卒同其甘苦方欲銘功衡嶽殄逆湘川何期貔虎之雄才竟遭蛇豕之肆毒大星夜隕櫪馬皆驚苦霧凝迷跕鳶忽墮壯心非遂未全消六詔之烽烟英氣長存猶足開五溪之瘴癘式頒葬祭之典用賁泉壤之輝嗚呼宣力戎行生作爪牙之寄捐軀國事歿增箕尾之光靈其來思承茲寵渥

諭祭　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文

制曰惟國家戡定禍亂必有將帥之臣克迪果毅者定厥功故生則享其榮歿則致其哀典至渥也爾原任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早從征伐宣力累朝方王業肇基已著松杏之績洎大統既集式建太原之勲轉戰中州長驅江左兩浙之鯨鯢克靖八閩之蛇豕潛消屢奏膚功洊登崇秩引年而退猶殷求舊之懷賚志以終不媿易名之典用頒葬祭以慰幽冥於戲竹帛永存惜老成之徂謝綸綍下賁畧思禮於始終爾靈有知尚其祇受

擬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制曰朕惟成敗不可論人臨難乃觀其大節死生同歸報國捐軀尤惜夫貞臣彤弓之鐘鼓猶懸寶劍之鋒鋩頓折在道路猶爲隕涕豈廟廷無以酬庸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智鄙全身勇思授命值潢池之盜弄兵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勞汝將士爾職維副帥志在先登乃擐甲而疾趨期滅此而朝食使其壯猷克展不難成洄曲之功何期逆壘猶張竟未奮澠池之翼矢着面上驚看不動之萬春刀置靴中久作誓死之光弼雖老謀居要思擒賊而擒王乃猛士臨危耻辱身以辱國況當鼓鼙之會益深拊髀之思是用錫之葬祭謚曰敏壯其原官如故嗚呼惜壯志之難酬忠魂未泯思膚敏而不復烈氣如生被以榮名尚破敵人之膽垂諸信史永激壯士之肝

擬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篇

制曰朕惟宣威閫外奏凱師中此師武臣之責也即不幸而效節疆場見危授命其於殺身成仁之義亦無愧焉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久諳六韜夙嫻三略值烽燧之不靖毒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勞汝將士爾職惟副帥志切同仇乃擐甲而疾趨期滅此而朝食使其壯猷克展當銘績於旂常不謂逆孽猶張竟隕身於鋒鏑迹稽載籍死於王事則賞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春秋予之睠懷匪躬之臣爰賁易名之典是用錫之葬祭謚曰敏壯嗚呼白刃可陵知忠心之未泯碧血雖化思烈氣以如生被以榮名足慰貞臣之魄勸諸堅石永激壯士之肝

擬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制曰朕撫有寰內凡百爾臣工勤勞王家者朕未嘗忘其於厚終之典恩有靳焉爾原任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久從戎事累立戰功爰自偏裨拔之亞帥念其久勞疆場俾遂引年遄爲告終良用悼惜式命有司予葬祭如禮謚曰勤果嗚呼謚以易名古之制也聞謚知行禮之經也修官之勤致勇之果惟爾有焉用勒豐碑以光幽壤以有聞於來世不其休與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禎謹 奏爲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以光 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事竊惟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奉以爲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而隆之不拘乎其位也臣考之前代自漢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弘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要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

有隆而無替其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靖九年張孚敬之議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絕於見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彝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孚敬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不得舞八佾并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 敕下禮臣及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籩豆樂舞酌采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十餘年闕略之禮煌然復昭於聖世尊師重道之盛典將垂範於無窮矣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禎謹　奏爲請正從祀諸賢位號以重大典事竊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世也臣詳閱會典諸書竊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有未當有宜一併釐正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不稱子視十哲何遼懸殊臣愚以謂宜將神位俱稱先賢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者也至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竊以躬及聖門者槩稱先賢私淑者槩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造詣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敢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殊有未安又諸賢諸儒位次會典闕里志諸書所載與今太學神位互有不同并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著之　本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祈　睿鑒敕下禮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請增從祀理學眞儒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奏爲請增從祀理學
眞儒以光大典事竊惟至聖之道萬古爲昭
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踐履純正者皆得從
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臣查現在從祀先儒
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爲
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
諸儒皆已從祀而易獨無之按田何當漢初授易
實爲聖門商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衆

成博稽六藝所注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
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以張孚敬之議
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
弟子首推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
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朱子之後推何基爲正傳
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要於大學中庸太極通
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至於明
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
力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爲有明
理學之冠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

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易退天下仰之國子監祭
酒蔡清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爲嫡傳所著蒙
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道
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
羅洪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眞傳安貧樂道
有簞瓢陋巷之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爲經濟
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鑿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
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
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爲己
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無敕下

該地方官徵其遺書俯備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睿鑒敕下禮部議覆施
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請修經史刻版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　奏為請修經史刻版
以裨文教事竊惟列聖道法之傳莫備於經歷代
治亂之蹟莫詳於史古帝王內聖外王之學不外
經史而畢具矣我
皇上聰明天縱宵旰不遑猶日　御講筵研精經
史又以刊刻經書講議　頒賜內外諸臣典學之
勤雖二帝三王蔑以尚矣查明代南北兩雍皆有
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版今南監版存否完缺
久不可知惟國學所藏原版庋置御書樓此版一

修於前朝萬曆二十三年再修於崇禎十二年自
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餘載漫漶殘缺殆不可讀
所宜及時修補庶幾事省功倍伏祈　敕下部議
查其急宜修補者早為鳩工仍刊缺悉為完書亦
仰裨　聖朝文教之一端也至於南監經史舊版
併請　敕下江南督撫查明如未經散軼即行該
省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儲為副本於以嘉惠
來學未必無補也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迎鑾紀恩錄

迎
鑾紀恩錄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
聖駕南巡視河初八日丙子赴德州迎
駕是日抵章丘宿焦進士毓棟所初九日次龍山
候淄川唐檢討夢賚同發初十日午次濟南知巡
撫錢中丞珏尚未行晚宿馬寨十一日宿平原十
二日午次黃河厓途遇總河王少司馬新命知是
日
駐蹕阜城司馬得

旨前行輕裝介馬傔從纔五六人風塵中數語匆
匆而別憶乙丑春
命祭告南海與司馬晤於金陵得悉
皇上躬謁明祖孝陵始末倏忽四載今又以迎
鑾之役相遇于此亦奇緣也晚至德州孫少司馬
光祀任少司寇克溥蕭侍讀惟豫田編修雯孫檢
討勷陳副使洪謨李比部浟前後見過比部邀宿
其第聞武定相國李公之芳至十三日早晤相國
遂至四里屯迎
駕先是巡撫藩臬諸臣至劉智廟鴻臚卿承

旨令于四里屯候
駕諸臣赴寺報職名畢未刻大風
駕至諸臣跪迎道左
上駐馬親詢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李之芳安好再詢巡撫都御史錢珏兵部右侍郎
孫光祀等幾時到此皆恭對
上又詢按察使王櫟濟東道叅議陳俞侯提學道
僉事任塾姓名籍貫巡撫臣珏出班以次恭對訖
駕行有
旨遣鴻臚卿宣諭臣之芳臣光祀臣士禎三人隨

駕遂上馬扈　蹕行
上至行宮臣隨衍聖公諸臣敬　奏見朝行三跪
九叩頭禮以次恭候
聖安畢
上遣侍衛傳問馮大學士何以未來臣之芳奏聞
大學士馮溥有病又問馮大學士原籍距此遠近
臣光祀奏馮溥原籍青州府去德州六百餘里侍
衛入奏又傳問馮大學士患何病臣光祀奏不知
何病但聞行動須人扶掖臣士禎奏馮溥今年八
十一歲大抵是老病入奏又傳問侍郎王天鑒

時病故係何病臣之芳奏聞在去年五月不知何
病回奏訖良久禮部左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庫
勒納同侍衛三人捧出
上尊玉食宣諭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李之芳巡
撫都御史錢珏兵部侍郎孫光祀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禎總兵官曹應鶴布政
使衛既齊等七臣云此皆上用之物因卿等七人
昔在京師皆嘗蒙賜上用酒饌故特頒賜即如常
常隨朕身邊一般臣等敬　奏
皇上隆恩異數自來廷臣所希覯舉家奕世頂戴

聖恩敬　奏謝
恩有
旨在行宮門外行禮隨三跪九叩頭謝　恩訖各
歸寓更餘鴻臚卿傳
旨巡撫錢珏與大學士李之芳侍郎孫光祀詹事
王士禎伊等係文職大臣恐在後擁擠隨駕不及
四人可先行在濟南近城候
駕被
命即行不及與檢討相聞五更抵曲律店小憩廿
四日遲明過平原縣過相國莊騎行晚宿禹城南

二十里鋪閘
駐蹕平原縣南七里十五日上元抵濟南孫司馬
約宿其第燈火甚盛邀同衍聖公小集相國宿西
關不至是日閘
駐蹕齊河縣晏城鎮十六日卯刻
駐蹕黃岡早膳巳刻至濟南府
上乘白馬張御蓋黃童白叟夾道歡迎十餘里不
絶臣等跪迎於十王店道左
上駐馬大學士臣之芳奏昨聞
皇上有旨蠲免山東二十九年通省錢糧浩蕩洪

恩振古所無臣等及萬姓均沾實惠云云巡撫臣珏
奏
皇上蠲免錢糧
上諭臣即速夜通行曉示通省臣民共戴
聖恩
上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臣等隨於班次三叩頭
謝
恩訖
駕幸趵突泉入自西門至巡撫公署觀珍珠泉
御書作霖二大字一賜撫臣珏由北水門閱城出[illegible]

南門有
旨巡撫藩臬三臣隨
駕至泰安州臣[illegible]臣之芳臣光祀臣士禎送
駕于乾石橋未刻
駕至駐馬問大學士之芳年幾何奏臣年六十八
歲又問精神尚好麼奏臣病稍愈精力覺衰問侍
郎光祀年幾何奏臣年七十六歲問臣士禎何未
入京臣奏臣前以丁父憂在籍服闋因患怔忡巡
撫咨部在籍調理又問今可好些麼臣奏臣調理
已漸好又問幾時入京臣奏臣再調理好些即入

京又問臣奏今歲一定到京
上云都起來罷
駕遂行閘是日
駐蹕張夏是日與孫司馬別東歸宿王舍店十七
日抵章丘十八日焦氏兄弟置飲觀劇唐檢討亦
至出南巡紀事絶句相示十九日抵家恭捧
御賜薦家廟洎先祭酒府君几席然後敢嘗是役
也往返十有二日
恩賜上方酒果六種前後叢
渥旨者四眞異數也至於

共飛所臨老稚歡迎不聞警蹕下蠲租之詔嚴供帳刁訟之禁交際餽遺之防行在特設翰林起居注官二員有舉必書九重絶中古以下帝王舉動萬萬也宣付史館自有紀述 臣謹就見聞所及紀實如左傳之世世子孫采誌

聖恩於勿替云正月二十一日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王士禛恭述

後一年庚午 臣士禛蒙

聖恩擢左副都御史一日於朝班見兵部李侍郎光地言德州

行在宣賜諸臣後又有

旨召 臣士禛入見侍衛傳宣久之以歸寓復奏奉

旨既回寓罷并記於後

北征日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二日卯刻恭聞

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有

旨在籍告假丁憂終養等京官四品已上來京叩

謁

梓宮時士禛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奉先祭酒府君諱家居甫禫初四日抵鄒平縣宿張氏晤寶菴兄弟初五日晚抵章丘縣宿初六日宿遥家店去華不注三里夜雪作旋止初七日早行望華不注雲霧羃之僅露其趾晚抵禹城縣二十里鋪宿初八日過平原縣晚宿曲律店是日服闋遥拜先府君初九日次德州飯畢渡河宿景州初十日過阜城縣宿單家橋十一日過獻縣河間府河間縣宿新鐘驛逆旅壁有予舊題絶句毘陵毛端士有和作頗致聞聲之思十二日過任丘縣昔奉 使祭告南海與今副都御史鄭公山公憩邑中李氏園令鄧君文源來謁能吏也過趙北口晚宿雄縣公孫瓚易京也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今有易京樓十三日過白溝河新城縣宿三家店得

同年前祥符令毛會侯書十四日過涿州琉璃河
晚宿良鄉縣十五日四更啟行晨過盧溝橋范石
湖詩草草興梁枕水低今石橋金明昌中造也辰
刻入彰義門隨赴吏部報名尚書說若陳公侍郎
容齋李公南溟張公邀飯火房飯罷入　朝坐班
午門外晚宿趙編修伸符舍十六日晤同年前兵
部侍郎孫公作庭孫以初二日行先余至十七日
孫光祿孟滋邀飯十八日聞前左都御史蒲州杜
公之訃公清忠恪慎始終一節卒年七十三余辛
卯座主也十九日二十日出東便門齋宿相國武

定李公過訪二十一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諸王大臣已下皆就列哭奠如禮先是
上欲行三年喪諸王大臣言官交章數十上
上勉從之是日釋服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移寓相
國李公邀飯二十四日仍出東便門齋宿二十五
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畢
駐蹕城外二十六日前相國益都馮公前刑部侍

郎高公念東至二十七日左都御史徐公健菴邀
飯德清吳太學卜雄來執贄二十八日兵部侍郎
張公蓍漢邀飯作庭在坐副都御史鄭公山公見
過貽所刻文選彙注闈會試展期十日二十九日
李戶部厚餘邀飯二月初一日晤前副都御史吳
公錫川於慈仁寺潛江朱載震悔人仁和湯右曾
西厓治具邸舍二君成均門生也漢陽姪戩孟穀
亦至初二日門人李比部文遠伯含邀飯上海王
孝廉原來執贄初三日門人衛比部台瑞凡夫治
具邸舍故相曲沃文清公子侯官監湩公漪門人

海寧查嗣璉夏重嗣瑮德尹秀水朱昆田文盎與
朱湯王諸子畢集乙丑歲奉使南海與藍別於廣
州藍工畫能詩初四日仁和王丹林來鴻臚卿怡
齋劉公邀飯初五日晤前少詹學士涓來兄至自
金陵初六日吏侍李張二公邀飯初七日兵部尚
書蒼巖梁公邀飯初八日陝西督學許僉事生洲
寄石墨鐫華秦州朝邑諸志初八日初九日大冶
相國龍既聞武定李公亦致仕初十日作庭歸里
以翰林餉討衛爾錫既齊爲山東布政使衛猗氏
人在詞林建言議判霸州政爲三輔之最以外艱

歸
上巡幸畿内廉知之丙寅秋
特諭原官起用至是服闋入　朝遂有是
命伸符編修邀飯謝比部方山在坐十一日晤同
年前工部尚書杜公肇余自浙至晚邀南海梁藥
亭佩蘭宣城梅耦長庚飯二君故人也以公車至
侍講學士彭公羨門以
太皇太后輓詩見示凡夫以其先文清公文集來
屬序十二日同年前左都御史徐公立齋邀飯長
椿寺同集者相國馮公刑部侍郎高公令兄健菴

都憲是日聞兵書眞定梁公入相咨齋擢工部尚
書晤同年前兵部侍郎楊公以齋自浙至十三日
或問蟹令二字所出按說郛有蟹略四卷中蟹鄉
一則云蟹灤蟹洲蟹浪蟹穴蟹堁蟹窟蟹舍高似
孫有松江蟹舍賦十四日閱李川父嵩渚集遊盤
谷記云愿行實無考新舊唐書列傳皆無之按愿
即西平王長子歷官河中等五鎭節度使卒贈司
空唐書有傳川父號稱博雅何疎於考證如此聞
故友武進董侍御玉虬之訃董晚注三禮成癸亥
歲曾寄予數篇故工部尚書湯公潛菴撫吳欲爲

奏進未果永城李孝廉灼然介冉覲祖來執贄身
字永光中年人先考功兄癸卯所取解元也是日
禮部啟　奏叩謁
梓宮在籍諸臣自大學士馮公已下十五人其大
學士杜公已下八人先到京者竟未啟　奏蓋先
到即隨朝班陪祭反忽之也十五日赴吏禮二部
請爲啟　奏同至者前左都御史劉公會一遷安
人年七十七矣聰明如少壯人家藏弆書畫鼎彝
之屬最富世號精鑒朱檢討竹垞過訪攜示唐摭
言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鄭昉刻也又言

倪檢討雁園嘗得宋刊十家宮詞雕版極工王建
詩太平天子朝元日宋本作朝迎日亦新異可喜
竹垞近著日下舊聞三十卷聚而博屬余爲其序
嘉善陳鉽投詩五十韻故人子更之子十六日念
東歸里晤銅川中丞語皆田園丘壑銅川沁州人
好古博雅以兵部左侍郎張公箸漢知貢舉時三
宗伯爲言官論列用兵部非故事也主考官大學
士宛平王公左都御史徐公健菴兵部右侍郎成
公愚菴左副都御史鄭公山公也吳舍人冰持邀
飯桐城人同年河南督學五歷之弟坐中談浮渡

山之勝十七日晨雪作尋止前內閣學士龔公元
少見過云即日南歸銅川中丞過訪流連話別云
亦以次日西歸矣竹垞見借宋曾文瑩玉壺清話
十卷其第九卷爲南唐李先主傳云吳檢討志伊
著十國春秋引書數十種獨未及此十八日工書
李公容齋邀飯在坐者涓來詹學前工部杜公辭
不至布政使衞公爾錫海寧陸處士冰修先後過
訪冰修臥病都下將附兵侍楊公舟南歸宛平姪
源以古文來質史論簡嚴不減少游後來一作手
也十九日謁竹垞求撰先祭酒府君墓碑程舍人

松皐邀飯故太常卿其相先生子錢處士飲光在
坐述將樂玉華洞之奇同鄉馬右實鹿芝陽二侍
御邀飯閩以刑書張公素存爲兵部尚書二十日
門人宜興陳枋貽其從叔其年檢討遺集其年弟
安平令宗石刻此集屬予序請至再三未暇報也
聞以少詹學士愼庵弟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晚往送冰修以齋留飯至夜分夏重德尹在坐二
十一日禮部啟　奏得
旨回籍晤前奉天府府丞姜公定庵自浙至二十
二日竹垞與姜徵君西溟見過西溟出示遊上方

山詩李編修紫瀾邀飯馮舍人大木在坐是日有
旨大學士杜公馮公
陛見二十三日方山邀飯紫瀾大木仲符在坐讀
鄉前輩許襄敏公贈岳蒙泉詩有云道上鈞衣蒼
斗子風前聒客白頭翁公詩世不多見此殊可誦
夜歸作悔人詩序燭屢見跋漏下四十刻矣二十
四日門人安邑丞陳奕禧子文寄司馬文正公集
及所著皐蘭載華益州于役記子文工詩善書浮
湛下僚九載余報書云譬啖諫果當是餘甘回齒
頰時矣竹垞邀飯古藤書屋食鰣魚牛翅甚美觀

米氏研山峰巒潭洞甚奇有寶晉齋三篆字襄陽
米氏世珍印云其曾大父文恪公得之新安許文
穆公家悔人凡夫德尹仲符孟穀在坐令予文盎
是日南歸二十五日過慈仁寺市買得舊刻山海
經交泰錄二書涓來詹學見過話別令子子重吏
部過別贈爐扇蘭亭婁縣姜遴上海俞麟徵東陽
李鳳雛來執贄西濱凡夫大木悔人孟穀先後至
容齋尚書餽贐辭不獲受一巵晚相國馮公使來
約以明日行是日公同寶坻杜公
陛辭各賜綵幣五表裏　本朝閣臣恩禮始終如

二公者不多見也二十六日凡夫復至饒陽不受
右賞仲符恠人德尹孟穀來遂發晚宿賈店馮公
先至二十七日過涿州訪前司業鍾山劉公不遇
子昔官祭酒與劉共事者四載晚宿新城縣過馮
公寓述孫
陛見既出
傳諭問向服至寶丹否對曰臣向賞服之今不服
數年矣亦不測
上何以知之也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過雄縣宿鄚
州廢城唐莫州宋鄚縣也邢子顒三郡記云顓頊

所造順治壬辰乙未間公車經此輒爲茂草今敵
瓦鱗次矣二十九日大風過任丘縣車中讀袁宏
漢紀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皇太后宜入宗廟
交獻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明年正月太后初
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竊嘆
漢庭公卿多明經術何無一人執奏折其非者宋
薛簡肅公一言章獻后遂不入太廟度越漢公卿
遠矣晚宿河間府夜微雨驟止三十日風息過獻
縣宿富莊驛三月初一日早行過阜城縣景州宿
劉智廟得家書初二日遇鍾山司業班荆數語而

別過德州晤督糧道胡少參智修座主蘇東郡侍
郎宛委公子也晚宿平原縣分巡兖東道李僉事
沉廬見過縣令李埈來故相國高陽文勤公從子
也初三日過禹城縣始見柳花杏花衛河以北所
無也午後微雨晚宿馬寨初四日馮公將往濼口
發諸別行二十里望見離山嶕晳頃之望見華不注
山二山空青縹緲如尹邢相照濟水間之齊城太
有二派城中明湖水出水門合趵突泉水北流經
濼口入大清河是爲濼水亦曰濟水城東門外巨
泉水合南山諸水經華不注東流入小清河舊以

七十二閘歷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
諸縣入於海自劉豫堰小清故道久閼今湖水出
水門七分北流三分東北流其東北流者至雙橋
閘合歷泉水至華嚴宮前北流亦入大清河自水
門舟行尚可達華不注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
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是也晚宿十里鋪
在龍山西初五日過章丘縣經澌山濼漁舟十餘
往來水雲閒湖中有墨王亭晚至鄒平縣宿賈庵
齋中初六日巳刻抵舍是行往返凡六十二日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化遣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予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給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給假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　命禮部　賜宴給賞如貢使例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三

新城王士禛貽上

長白山錄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所得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曰山巔雲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十一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在抱朴子曰長白泰山之副岳酉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嬴地在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按長白山見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丘縣今則連峰沓嶂跨四縣之境北去鄒平而近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奧區仙靈之窟宅今摭其著者略見於篇

會仙峰山之最高峰也形若覆敦上有金母祠

上書堂在峰之南有書堂寺寺門巨石環拱如堡西有范公泉相傳宋范仲淹讀書處

貓頭狻猊二峰一在書堂西一在書堂南

南向東折曰難谷最嶮峻盛夏積冰雪

又東南曰摩訶峰高與會仙峰埒上有浮圖精舍其北大壑限之東曰回路谷德會水出焉

又南曰桃花谷曰種金頂曰水尖頂

太湖山在長白之南上有石室及敗漆船記云堯時物

右長白南嶂

老人峰在會仙峰之東其人多壽又名黃鴿山

鍛砧峰形如鍛砧亦名印臺山

乎茲山與長白斷而復連上有乎茲仙翁祠

右長白北嶂

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泉甘嘉木美箭蘿靡若鄧林

象山　松山俱在谷中

柳庵在大谷西最深處臨黛溪即德會水也竹林僊閣煙島雲林所謂幽幽雜可眇眇禪棲者矣

黃鴿巷

生生菴
會仙峯北有望湖頂下見淄山濼
會泉在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有成氏别
業
唐李菴在會泉西北二里古有唐李二仙得道於
此
玉泉菴亦有甘泉
朝陽菴與唐李菴表裏相背
九龍山會仙峯北來之支也其峯有九如神龍蜿
蜒至淄山濼而止掉尾穹脊昂首奮鬣形容酷肖

山北孔道曰搭山道曰啞婦口
大谷越嶺而西曰鬻山亦名鬻堂嶺圖經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之所生細草蘗形似韭俗謂鄭公書
帶草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
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鬻堂嶺太平寰宇
志云鬻山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曰棲遲於此當以寰宇志爲正
西爲鵰鶚谷
又西爲鳳凰山中有迦谷有翔鳳菴
醴泉寺在鬻山北宋范希文斷虀畫粥之處公常

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今寺有范公祠南向有寶誌
公石像刻碑北向碑陰有唐人文字磨缺過半按
史及神僧傳寶誌行游之地皆在建康長白乃拓
拔魏地而唐碑云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
寺門題署直云誌公之碑何据耶又洛陽伽藍記
載後魏有沙門寶公者能預覩三世胡后問以世
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後爲尒朱榮所戕或是
此寶公未可知也若爾則應稱寶公不應稱誌公
也
富相山在會泉東北有乳泉色白宜茗山下遠近

多紅葉
景相公山在富相山東下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
墓墓上有碑
黃山在城東南三里與于兹山南北相望上有碧
霞宫
翠微敞景二亭皆元安處士所建
山陰爲兎柴明右都御史張公别業有超然洞洞
中有白兎公銅像上有挹翠亭半偈山房西佳樓
禮部尚書董其昌作兎柴記
李氏肅園在長白山之陰修竹萬挺有來宸閣[illegible]

隱濼溪是東谷先生張茂蘭故居

繡江源出長白山南百脉泉元好問詩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濟南行記云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叅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

濼水即楊緒水源出長白山之陽俗曰獺谿會水出摩訶峯下齊乘曰叢水俗曰沙河

魚子溝水水經注瀧水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柳或作抑泉只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北流注於瀧水

魚子溝曲流至黃山南如月半規曰月河多水竹張氏別業

醴泉在寺東山麓有亭久廢先曾祖司徒府君題名石碣尚存

滸山濼在九龍山西醴泉寺北中多芙蕖菱芡茭蘆魚蚌之產漁舟虎落交於山麓周迴三十里蓋漯水之委也濼中有縣王亭乃族祖洞庭別業

其人物於陵仲子顏野王輿地志云齊城西南百五十里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太平寰宇志引之按山在齊城東北非西南也唐張說詩言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履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嘆石泉空

唐長白山人邵貞一武氏革命終身不仕見唐書

元張臨字慎與讀書長白山號長白先生明都御史張公延登作長白先生祠記

處士安仁甫隱居黃山

仙釋毛眞人司馬承禎云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毛眞人治之

白兎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于兹仙翁

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南燕世桑門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

又云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
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
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悏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
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
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
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
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凉室內二婢秉燭呼
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
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

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
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
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
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
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
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
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
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為不祥遂請
僧為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於
垣冢(一作桓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

曰今歲是十年可如何也(作)能什在園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俄郎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為
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又云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
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
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
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
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
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
九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

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
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
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
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
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黿(一曰鼉)也敬伯死刀
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大唐齊州章丘縣長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闕三字)京大薦福寺泰彬(下闕一字)慶(闕一字)綴文沙門玄叅(闕五字)
薦福寺(闕二字)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闕一字)僧
道叙建此寺(闕二十字)

闕二字曇花未出膚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闕一字曷嘗識苦谷之相闕一字夫金儀下降舍靈闕一字淨月之光實敎旁流闕四字雲之潤三車闕一字駕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闕三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闕二字一万菩薩納景凉[illegible]觀闕一字背嶺以宣慈清辨起闕二十八字未掩白足闕一字佛法之闕一字月闕一字咸闕四字王城之舍蓋闕一字生闕一字道闕一字境發闕一字若不人闕一字具闕四字諦幢高闕一字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經文師郎闕一字身之菩薩闕一字遊神境來伯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為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闕四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

野郡闕二十六字尚父之闕一字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廼摩天闕一字地晻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九字人闕二字繪闕二字形勝闕二字招提自後七級崇圖闕一字起舍佉之才五層闕一字重標戰勝之門海目山亭妙相彈於變態虹梁烏革大壯闕三十字綵畫闕二字塵凡闕二字香闕一字水調八解之闕一字風闕二字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廻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闕二字代屬闕三十二字金林玉闕一字參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爲寫馬用道品爲城郭入方起塔闕二字

道形九闕一字聚臨情殿闕三十二字佛闕三字此精廬闕一字通竟日三齋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展闕二十字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馬入天經闕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景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方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闕一字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闕一字赴朝所刂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字定通闕一字懸期闕二十九字似裝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一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俗天下重德先奉勅於大薦福寺闕三字律以闕六字勝緣

闕一字城在東倍增闕二十六字四闕一字降靈五闕一字德闕一字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閒闕一字難闕一字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字時有闕三十四字身闕三字輟絃歌歲闕三字郎以二月八日親率闔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字之闕一字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闕四字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抱酌同飲咸覺彌痾豈不以闕一字福闕一字冏三靈允答光揚寶闕一字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七字上聞闕二字乖感有勅改名為醴泉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仕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字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

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闕三字）密寥禪燈焰室巧遠
輕風濯（闕二字）之龍（闕一字）洗吡（闕一字）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劫
西心刷（闕一字）鷹以飛雲響（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闕二字）有
情根軌足方（闕一字）鳴金鼓（闕一字）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
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
遊戲生死示（闕二十五字）儼如親對卽平時所將黑犬亦
絫具（闕二字）厥（闕二字）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
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
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
出家（闕二字）道林寺會儉法師爲和上業存禪（闕一字）宋太

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
（闕二十七字）詞同識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闕一字）視通於
北（闕二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
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終
時有異香（闕二字）芬馥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
阜仍於墓所（闕一字）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
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
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
阜此（闕一字）龍臺前工挹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字）後帝傾（闕二字）
願（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

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
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闕二十七字）之（闕一字）
衆所未詳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
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
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鸞
（闕一字）緣獲未曾有（闕二字）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
符北極露冕東藩（闕一字）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軺扇
黃金（闕二十八字）追烏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闕一字）動天宮
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字）舍（闕四十三字）蘖
物揚舲彼岸錄事（闕二字）鄉（闕一字）等門滋蘭（闕四字）芽忠信滿

於州閭因果（闕一字）於（闕四字）虔命（闕一字）奉（闕三十六字）九地荷於津
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闕三字）諸佛之正道
通矣逃津（闕一字）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
玄夫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于無外昔
迦（闕三字）如來垂讚嘆之（闕一字）彌勒當（闕三字）表歌揚之偈若
稽古訓式樹（闕一字）碑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昧優花
未披但逃五蘊孰辨三伊（闕二字）火宅爓我金儀神足
繼軌（闕二字）揚蕤（闕一字）其（闕一字）有（闕一字）成觀方（闕二字）載表靈（闕三字）開（闕三十七字）
綱燬我寶地壞我金揚花殘鷲沼煙鞅龍香霞
標歇滅石徑荒凉（闕三字）萬寓乘皇干齡纂帝日朗連

闕一字飛行闕一字契闕三字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埒叙
感銀闕一字輿存其五欲赴天泉闕一字規國德寄誠墳廟傳
詞翰璺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二字題宸極其六
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
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兹嶺寶鐸雙振金繩共
炳化闕三字眞身永永其八功闕一字泉闕五字天闕二十字宣闡諸典
故鑄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字淨度勤像賢
切刊碑覺路其十
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巳酉朔十五日癸亥闕下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
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
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
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耆龍祝融能辨方域
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
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
典圖史渡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綸
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
陋篆籀之質照我則潤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
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
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
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
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
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闕一字文闕一字琰盛矣
闕三字孔悝鑿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
矜于名氏誠未顯于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
烈闕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綸有直而敘之用丕顯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于芊姓從楚王于
夢澤差闕一字侍臣畫漢闕一字于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
闕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
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于是者足以闕一字顯
氣而爲闕七字生于是者足以闕三字而爲世傑故公之先
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閭皆貞
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三字絲下闕仲曰象公闕四字世闕二字
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
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
以闕一字開物成務者闕四字所於此闕三字以公輔之位必由

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
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爲吏於清陽（闕十一字）掾於高密
郡秩滿而（闕一字）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
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闕一字）然則（闕十七字）子之（闕十五字）通人之
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
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邑恪（闕一字）以
（闕八字）使（闕一字）政（闕一字）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
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也而勃起（闕十字）
磻谿（闕一字）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
功于漢室爲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

是我公（闕九字）而君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
胥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
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
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
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二字）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
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
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
分命大臣保釐（闕七字）于公仍拜貳卿（闕九字）振帝伐張黃
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
大寢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輔臣而公呂言

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叶
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
而有守（闕一字）哉大用逢時洪均在手資忠孝於君父
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
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專（闕七字）以列卿歸第懸車故
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
方多泣血以居長漿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
年五十有二（闕八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
克克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
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字）故其仕也（闕二字）一命之卑（闕二字）

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
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闕五字）
靈（闕一字）光（闕二字）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之禮佳城閟
日長楸鬱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化逢時會昌哲人之
逝魂遊故鄉（闕一字）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字）而（闕一字）
死（闕十九字）山有頹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
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申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

錫杖鉢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李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季潭以胡惟庸之獄連染免死發往擿峯與做散僧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謬矣

明戶部尚書邊貢詩朝望長白山暮望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閑

崧少山人張鯤石刻絕句在醴泉寺范祠危閣煙霞出峯巒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遠讀書臺風靈谿楊色煙春蒨蕙香人言背絕鑿纔是上書堂山

護埋金窟泉通晝粥廚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靈剎羣峯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按鯤鈞州人[illegible]州官副使嘉靖十三年刻

古栗老友碑明都御史張公延登書在蕉溪側

隋來暨滎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賊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薄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歌之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滎公第六郎

廣州遊覽小志

光孝寺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粵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也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又名訶林東晉隆安五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宋永初中求那羅跋陀三藏始創戒壇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讖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達磨初入中國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於此闡東山法門於此今祝聖殿曇摩遺跡也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稍北為六祖殿前為菩提壇壇側為髮塔其東南為達磨井西為五祖殿循廊而東為風幡堂堂前有池泓然又東有偽漢鐵塔上有題記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角有沙門某某題名繫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東為譯經臺洗硯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復有一塔規製差小題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道場以光孝為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剎六朝已還名僧居

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藥三藏初祖大鑑印宗法師波羅末陀（陳刺史歐陽頠請譯佛阿毘曇經金剛般若經無上依經佛性論共四十部）般刺密諦（譯楞嚴者）仰山通智禪師憨山德清法師天然函昰禪師同遊黃太史忍菴高廷評叟園屈翁山陳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二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即蘇書也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勃碑宋紹聖間寶雞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盎撰文塔九層高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修重建時掘得巨鼎藏劍三鏡一同舍利瘞之元至正間又增寶珠銅柱之屬憑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峯皆在襟帶也寺有永嘉禪師證道歌石刻禪師謁六祖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覺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立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髙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今祠中五石云是羊化殊不類祠後有崇臺可以眺遠其東爲三元殿殿前有池片石陂陀一泓出其中旁有石刻曰仙人足跡傅會可笑湛文簡公少讀書於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叟園翁山元孝超然燕思光孝寺僧月濤南柄

海幢寺

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瀕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衣往遊冒雨發舟二里抵寺門木縣方花望如赤城之霞寺有鷹爪蘭一株藤本大兩圍幹枝相糾花五出初作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故郭氏園蘭圃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粵秀西望石門靈峯西樵諸山東眺雷峯即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產此寺爲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剎然無他奇稍宜登眺耳食罷登舟往海珠寺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昴英讀書處寺有李公祠面丹霞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估舶漁艇往來如圖畫爲粵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豪家競以翠毛鶴氅孔雀尾飾船篷用相誇尚其侈

靡如此用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脊吳道了石刻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鋹時有稻田自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及宋師至潘美爲帥人始悟爲潘字云飲濠梁別業晤梁秀才無技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爲二東爲歌舞岡越王臺其西爲觀音閣山半爲呼鸞道僞漢劉龑故蹟也城西爲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山巔有臺磨泉山踞粵城最高處憑高下瞰遠江如帶目盡炎海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城堞間多榕樹木緜時暮春木緜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嬰園元孝遊蒲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疎古寺門諸山環抱門內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人大師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左太平寰宇志云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胤之所開也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容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闢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澗刺桐木緜花開殷艷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爲羣東上尋濂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潺湲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蓊鬱水聲益清激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欹立騰倚類多姿側岸皆修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與杲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若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前生爲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衆疲劇不能登坐澗石

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琵琶洲洲上浮圖巋然海鰲寺也歸食寺門榕下是日甚暑清風灑然山相傳爲安期生得道處上有景泰寺安期祠

長壽菴

長壽菴在西郭外刱於萬曆間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偏廊曲折而東爲繪谷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拉池而南緣岸皆荔支龍目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

下爲雕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紡如吳越間寺宇
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琿璖瑪瑙瑟瑟之屬
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

大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
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典籍蕡黃待制哲王給
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於南園
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葺三忠祠
并鋟五先生詩於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襃爲
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閣背枕河流亦一勝也

五言詩凡例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
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
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
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
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盧江小
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俳語之妙愛不能
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故之樂府何非詩
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
謂之古詩亦可故並多採摭若六朝子夜讀曲
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
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
襞積之間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
評騭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
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爲一派司馬氏之初茂
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棻乎風骨太冲挺拔峭
起臨菑越石清剛景純蒙儁不減於左三公鼎

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論矣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眞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總持流品視徐未宜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之流未强人意劉昶蕭慤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後周寥寥屢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群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闢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歷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源流可略觀焉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當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疆畛如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壯武諸家叔源列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具存微旨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七言詩凡例

愍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如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毖後患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雖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肇始漢音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人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遒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繁縟恩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遐矣然遂以此槩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傚膚詞剩語一唱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今畧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刱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閒取一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元和閒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一卷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句高處欲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陽詩一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

定覩文忠邦茗矣今略十餘篇附之以備[illegible]
一家之詩
蘇文忠公凌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
前輩之虛懷如是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
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
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
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
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
晁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
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
上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
二晁詩一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
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然竟非
餘人所及鈔陸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
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
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
格獨高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廷老吏愚歎觀
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寡耳鈔虞
詩一卷劉靜修刻畫遺山閒有可采略取數篇
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吳立夫長句瑰瑋有
奇氣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
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今略其合
作鈔吳詩一卷
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
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illegible]諸家
之坦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
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
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
愚於明詩別有論次此鈔不及云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善
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
觀唐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
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四

漁洋文畧十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並康熙乙亥士禎所自編前有其門人張雲章序士禎以詩名一時而古文特以天姿明悟自然修潔實則非所專門雲章序謂以先生爲今之太白子美羣知非溢美矣語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也客有或信或不信者並當時公論已爾而雲章必以詩文並稱非篤論矣

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提要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郎署[illegible][illegible]輩諸先生遊迹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生才寔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閶會鈍翁已前歿予爲教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

曰吾論文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鋟之棃且爲我敘予發篋讀之竟晝夜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歷大服其詩再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盧陵者而碑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渾然爲一大家亡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建

山道園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爲知言[illegible]
先是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
集又以鼇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峯山僧指
似所謂漁洋山者雖立七十二峯間其名勝不足
當兩洞庭而鼇尾山在兗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
稱遙望湖中數螺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
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嶧
諸峯隱然爭嶔崟崒屼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
予又聞魯直常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
自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
之意倘類是與康熙丙子皐月商丘同學弟宋犖
敘

鼇尾集自敘

兗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鼇尾
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讌五太守於此
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
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陘仍瀾壯兮緬以沒
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
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
勝又曠邈靚麗能使臨汎者傍徨登眺者遲夸怡
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共傳圖
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余奉
朝命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
天水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
指似曰此鼇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
往既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
鄆州溪堂詩盛稱其蒲蓮蒹葦蘋芷龜魚之產余
卒卒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
明之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余稱鄆之山水獨在此
不在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余家濟南所居在長
白之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余方備員於
朝即書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間又豈能謀

及數百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
吾懷焉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
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之意
以喻吾懷焉漁洋山人王士禎敘

蠶尾集目錄 詩自康熙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別爲南海集雜文自庚午年起

第一卷 詩

第十卷　題跋

蠶尾集卷一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送湯荆峴學士攺中丞巡撫江南

論文六載西清直公望公才衆不如節鉞忽承天子命經綸正賴古人書帆檣萬斛勞挼粟水旱三吳急賜租會見飛章達民瘼何須鄉夢戀蕉漁

過丁香院訪張杞園不遇題壁

吟遶長廊取次行主人不見綠苔生蜂聲滿院日卓午花氣撲簾春晝晴

題景州閻遊詩卷

獨持懷古意去謁武夷君九曲無人到千峰盡白雲鴻飛天外遠鸞嘯月中聞一與曾孫別人間又夕曛

為門人朱悔人題王叔楚畫竹卷二首 叔楚名翹字時羽吳之嘉定人畫宗米芾尤工草蟲墨竹見徐氏海隅集

小竹山人寫叢竹渭川千畝起毫端愛渠低亞清溪水幾箇橫斜拂釣竿

茅齋青壁幾年成溪路無人畧彴橫一夜春雷動崖谷四山風雨攫龍驚

甲子暮春邀修來幼華升六千仞伸符天

[illegible]人過瑩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古寺尋春已後期東風猶爲絳桃遲禪扉静掩殘
春雨細逐茶煙𢇁鬢絲
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腰身移入招提又幾春一樹天斜忒
無賴也須著莫白頭人

題門人汪舟次乘風破浪圖四首

海外真看大九州青天一髮是琉球人間奇觀君
知否萬里滄溟萬斛舟
扶桑東望海天孤虎節龍章擁萬夫正是水犀酣
戰日樓船十道下彭湖

百靈不散石鄰開親見神魚跋浪開青史他年說
奇事天風三日到中山
竹冊親頒異姓王歸來封事動明光儘教乞與丹
青手寫作靈槎著日傍

將乞假歸省批家書尾示兒涑

樗散無能合乞身歸來不擬負青春池東添箇垂
楊樹要看飛花點白蘋

訪賓公大谷山居

春原麥爭秀斜日雉交飛磵水寒猶淺村煙望不
稀田家驅犢返仄徑負樵歸想見南牕下看山杜

德機

柳菴同賓公寶菴作

西巖古寺隱谽谺行飯從容到日斜最愛過橋垂
柳樹一溪新水照藤花

過張賓公采芝山堂

童穉相看[illegible]杖藜隔歲訪山家野風吹斷碧
谿水林鳥啄殘紅杏花田舍初開缸面酒汀船將
到雨前茶卜鄰未果平生約慙愧東陵學種瓜

長白雜詩八首同賓公作

書堂道中

山勢圍黃鵠書堂望處孤行勝逐禪侶荷篠問樵
夫鳥道捫參井人煙倏有無入雲鐘梵近失喜一
相呼

書堂

香界諸天外心知開士家雙林圍石壁十丈落藤
花薺樹環平野浮嵐到海涯希文留古井先試趙
州茶

石梁

窈窕度魚梁縈紆一水長臨流多白石列坐復垂
楊歷歷禽魚影蕭蕭蘭杜芳鷄鳴在何處小塢出

松篁

葛家洞

長嘯發孤煙一聲高柳蟬山風吹斷續水石苔潺湲魚鳥眞濠濮雲林亦市廛都籃碧溪側隨意煮清泉（嘯音有鳥心聲）

柳菴

溪行路不極溪上出香林一夜前山雨千廻石瀨深空花春漠漠仙梵午沉沉舊識梅檀味還能悅衆心

柳菴西方丈夜坐

踏閣攀林罷閒階坐夜分木犀春半發鼻觀定中聞舉首見明月西峰歸片雲徘徊戀清景豁竊遠紛紛

黛溪

策杖尋源去靈溪一徑穿湍飛時激石花閒屢通泉初日光斜照文魚影倒懸他年皈白社終倚黛溪偏

于兹仙人祠

我愛寒山好招尋白兎公還過于兹道倚徙古祠空碧水流春澗清猿嘯晚風傳聞駕鸞鶴來往所

明中

宿唐濟武太史志壑堂卽事

新竹梢檐夜氣清忽聞山鳥報寒更單衾喚起瀟湘夢落月已西天未明

寄題采芝山堂

滅迹雲峯裏多年茹紫芝商顏如可作園綺是吾師危磴雪消處斷厓泉落時何當采三秀從汝結茅茨

戊辰人日雪行華山下作

吾州最愛華不注白日青天卓虎牙一夜山中三尺雪曉來失却青蓮花忽雷閘下流澌急華嚴宮前雲霧遮轉憶石帆亭子畔老梅寒竹闘橫斜

望華不注懷古

老慵便臥輿北風吹龐京卷簾華不注時來獻青蒼想像易位處東南畝縱橫齊晉昔更霸往事可憐傷豈知婦人笑遂名四國殃華泉終古流不見繫車桑晚投喬木村蠟炬明空堂天低雪欲作四顧雲茫茫明日渡溪彴早梅應破黃

郡城北路作

齊州南北千峯邊中有明湖一鏡分今日雪中更

奇絕華山雲接鵲山雲

趙北口

莫問公孫事茫茫感逝波晚潮魚罨急夜火蟹籪多大麓諸流會春風　萬乘過年年水楊柳頭白此關河

歸經鵲華二山閒卽目

山海作經首鵲山招搖之桂生其閒麗麐（音八）之水出其下祝餘四照花爛編今此鵲山勿乃是越人陳迹誰追攀濼水南來紆且直羅生夾岸蘅蕪蓋隔水正望華不注疑臨玉鏡窺煙鬟是耶非耶看

不定尹邢雙照蛾眉緣被山璚琈不收拾黃如蒸栗丹砂殷七十二閒遠鈎帶如棋布子交迴環柳花滿樹絲於染杏花點地紅斑斑始知今日已春食潑火小雨回天慳濯纓湖亭好煙景春波瀲灩去清心顏回首卻望衛河北風沙莽蕩連雄關

女郎山

臥輿夢初起遙見女郎山雨過開奩鏡煙消露髻鬟靈祠空翠裏琴瑟碧雲閒不是崔羅什何因奉玉顏

滸山鋪

山市依湖岸煙光晝杳冥竹欄看鴨鬬茅屋帶鵝腥一水兼天白羣峰挾雨青漁舟與沙鳥來去點王亭

慵園詩十二首

梭山

云是天孫梭何年化空碧蕭條松桂林晻靄幽人宅不妨折菌人長茲置巖石

漯溪

瀹漯東注海濫觴乃於此一勺出雲根石流湛清泚應有遺世人枕流還洗耳

見山亭（張公茂蘭故居在德州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

入門不見日風動千箖箊孤亭在竹中猶傳清士居世無劉伯嵛豈慕貂襜褕（張官京師冬無絮衣遺者皆不受東阿劉田伯嵛以衣送之乃受曰世惟劉伯嵛衣可服耳竹中字見左傳海岱清士見世說）

長白深處（亦名君子堂）

蕭然萬壑深結廬最深處昔睹封禪儀今餘采樵路惟有漢時雲悠悠自來去（長白卽封禪書之蕭然山）

猗玕洞

古潭深不測石梁架岩洞中有蟄龍蟠鱗甲欲飛動明玕照清流幽禽時一哢

勘書閣

北齊勘書圖流傳子華作（揚子華有勘書圖）髣歸邢魏流劍
珮文林閣從容四庫閒何如百城樂

海燕樓

朱樓玳瑁梁春社紅襟燕年年思故巢涎涎會相
見花動倉琅根美人起常晏

橫翠閣

高閣冠清溪雪浪相迴薄簾捲暮山晴衣霑空翠
落煙暝竹林閒歸飛雙白鶴

淨友亭

斑竹已解棚翠茭復如雛虛堂受荷氣疎簾漾文
漪風標兩公子照影時來窺

據梧山房

茗茗百尺桐孫枝露初引下有怪石供離立衆星
隕山月下窺人嘯歌荅虛牝

晚香堂

寒空正搖落衆芳一以息采采黃金花獨藉風霜
力把酒東籬旁連山澹秋色

流觴處

文山石魚湖石魚在湖裏一曲滙空明列坐臨流

水風送酒船過鱗鱗數帆起

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

姑妄言之妄聽之荳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
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新正二日閒拜先祭酒府君新阡寫哀（己巳十一月初）

觀舍今何在孤兒涕淚深桓碑初下定宰木未成
林無復趨庭日空違誓墓心北風吹急雪千片助
霑襟

題家書後寄兄禮吉并示兒輩

頻年共飲屠蘇酒此際相望千里餘鄉國近聞三
日雪平安未達數行書伐薪汲水皆名士竹葉梅
花又歲除苦憶小園風物好辛盤早已薦春蔬

題門人查夏重蘆塘放鴨圖四首

橫塘盡日雨濛濛閒倚笭箵挂釣筒坐愛琉璃一
千頃菱花風急罥鳧翁

鴨母船依湖水濱船頭長日飯龜蕈憑誰寄謝桓
南郡不是鷲欄教鬪人

鴨頭丸帖種魚經盡日蘆碕泛渺冥何似漁陽隨
突騎天風齊放海東青

列仙之儒形甚臞一竿偏愛狎江湖畫師也會
人意不作金盆孔雀圖

題門人張力臣寫眞二首

瘞鶴銘邊攜展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
奇徧不覺秋霜點鬢絲

金石遺文太放紛摩挲千卷對鑪薰白頭更訪鴻
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

題蔡方麓宮允寫眞二首

沉香火暖護香篝走馬蘭臺露未收曉日花開鈴
索動內人催喚撰詞頭

猶記句臚唱第時龍樓初日上罘罳五年不共蓬
山直披卷依然玉樹姿

題臧介子舍人濟陰玩月圖卷

三五南華月登臨迴散愁懷人漆園吏把酒庾公
樓水與菏陂接光連玉露秋吳興未歸客應憶白
蘋洲

憶西城別墅

池北池南半竹枝疏梅照影恰臨池今年誰作林
園主孤負花明酒醆時

題門人沈客子[illegible]屋幽居圖五首

萬頃玻璃不受塵樓居高與太清鄰紫泉石[illegible]
留得我欲因之窮左神

隱八春山似畫屏下窺玉柱接金庭禹書縱遣靈
威守合爲幽人一啓扃

五月楊梅血色斑雲林十里畫圖間杉皮屋子青
苔徑獨占吳王消夏灣

玉堂酒渴夢江南林屋東西路舊諳煩汝封題三
百顆夜來霜信到黃柑

漁洋山下是吾家山北山南半種茶留得繖山方
竹杖待君風雪探梅花（棲霞寺紫峰閣前有方竹一叢予取以作杖方爾止銘之）

寄題念東侍郎載酒堂

葢頂黃茅野意存鑑湖一曲古城根疏梅亞竹臨
官路遠水浮花過縣門上日抱琴穿略彴何人載
酒醉宗尊春來騎馬東華道悔不從君學灌園

追和徐東癡釣臺懷古

帝業眞歸赤伏符故人不作執金吾猶嫌齊國知
男子終隱桐江學釣徒鼎足三公愼要領師中十
載白頭鬢清風萬古嚴陵瀨知有雲臺博士無（范升也）

憶石帆亭寄兒涑汸沂四首

梅花香裏置茅亭下有蒼筤萬個青聞道故園三

日雲與誰同聽玉瓏玲瓏揚子
磬口檀心世外香幽姿那點壽陽粧秖宜霽雪朗
窻裏手搨竦花寫硬黃
仙人鸞尾何年墮池北池南共歲寒又向東華騎
瘦馬春風先問竹平安
麥顆風爐手自烹林園急雪夜三更不知賀若今
存否夢裏琴聲大蠻行

寄盤山拙公

盤山富蘭若近若一難飛縛屧林中去風吹屈眴
衣

題趙松雪畫羊

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禿筆掃驊騮揭來清遠吳
興地忽憶蒼茫穀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
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

庚午新正過朱竹垞太史齋中探春緋桃
諸花厰開賦三絕句

馬塍曾說野人家每先去東皇管物華今歲長安
霜雪少試燈風裏見唐花
十笏如聞功德香曼殊陀利雨芬芳偶來小坐談
空讌政要天花作道場

方丈重過亦勝因散花天女正橫陳上人默坐空
諸相縱遣花飛不著身

過弘衍菴海棠已化去感懷施愚山侍讀 昔與愚山看花賦詩於此

十年不見謝宣城目極澄江遠恨生白首重吟枯
樹賦江潭蕉萃庾蘭成

寄題念東先生松巢

仙人樓居苦偪仄要與老鶴分松風天風蓬蓬起
天籟寒濤萬頃生虛空仙人曲肱睡正熟馭風倏
過扶桑東下視蓬萊玩清淺太華夜碧聞清鐘

月蝕宿都察院署贈周石公中丞

御史府中烏欲棲滿城車馬驟春泥一星執法中
臺峻五夜嚴更刻漏齊才盡玉川傷顧兔時平越
石厭荒雞與君十載 余與中丞同爲官僚 東朝舊燈火曾分太乙藜

立齋相國齋中蕉花開索賦六首

漢主初開扶荔宮甘蕉花入上林紅今朝獨樂園
中見始信嵇含狀最工
中書退食日蕭蕭簾捲西山爽氣饒茶臼筆牀相
對好一林花放膽瓶蕉

玉宇微凉八月中林塘香散木犀風綠天深處公
花坼蝙蝠飛來相映紅（南中紅蕉花開有紅蝙蝠集花中見酉陽雜俎）
朱萼新抽萬卷書仙人掌露勝醍醐丹青好借黃
筌筆更寫紅蕉水鶴圖
紅霞一抹映瓊杯照影銀塘細細開不似平泉閒
草木猶煩驛騎日南來
木棉千樹粵江邊不及蕉花分外妍常記五羊城
畔見一枝紅壓蜑人船

聞二東春雨霑足喜寄諸子

故鄉冬雪後穀雨一番新園坼竹尊者星明農丈
人縣官初給復田畯屢班春何事東華道朝朝望
麴塵

送謝方山假歸德州

廿載爲郎少宦情五言眞屬謝宣城人如白雪風
流遠草妬青袍日夜生飛蓋西園誰故舊送君南
浦又清明名家韋杜天元近休疊陽關第四聲

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暢春園謝
恩作

西山曉翠望觚稜五載田園倏見徵右掖一星明
執法南臺六察領中丞清時忝職將何補昨夢瀛
洲已倦登霄漢承　恩頻忝竊新銜還是立條桑

戲簡汪鈍翁四絕句（己未作久刪去偶見鈍老續集載見答詩因追錄存之）

穎水箕山傲昔賢金庭玉室隔人煙逃名却被山
英笑兩字堯峯世已傳
談經人比鄭公鄉絲竹門生列後堂爲奉侏儒之
囊粟山中閒煞東脩羊
陽山山外好煙波可惜柴門掩薜蘿莫怪山人高
價貴此中佳處本來多
吳中高士謝山靈共指文星傍　帝廷今夜堯峯
高處望不知何處少微星

浮梁令介初兄輓詩（諱臨元聊城人順治辛丑進士甲寅殉節贈江西按察司僉事）

[illegible]遠岳麓羣盜逼杉關抗節冰霜裏捐軀豺虎
[illegible]何日盡白馬不生還惟有啼鵑血春來返
故山

送孫勝力宮諭典試貴州兼寄田綸霞中
承

百戰曾經馬伏波送君五月下牂牁稠過帝女逢
斑竹洞入秦人訪綠蘿已見華風開瘴癘須令樂
職備中和田郎久別應無恙共倚南樓一嘯歌

五月初七日雨中瀛臺啓事

極目紅欄綠浪兼之細雨斜風一幅吳淞煙雨只
少天隨釣篷

初八日晴入瀛臺再成

日照駁娑宮外風來魚藻池邊沙上水禽偶語橋
頭人柳三眠

董起男送風雨梅戲占為謝故友御史玉虬子

吳中五月梅黃雨想像千林舶趠風珍重遺來香
軟齒不須將醋沁曹公

題門人查德尹雲林畫軸二首

平生不作玉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篷寫

松石菰蒲秋雨甦龍涎

曾上神嵩眺雒陽碧伊清洛迴蒼蒼怪來舒卷煙
雲滿得自廬鴻舊草堂畫為登封詹學耿先生物德尹遊嵩山往謁撤以為贈云

荅陳元孝寄懷之作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
陽館粵客纔通尺素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
羽夢全疎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附原詩　陳恭尹

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冰時名兄弟
堪方駕家學文章自一燈滄海乘槎曾獨到越

山懷古記同登南來新咏多如許紙貴衡陽寫
未能

題徐藝初寫真

風流好事兼文雅三百年來顧阿瑛知爾前身是
金粟玉山重占草堂名

題周文矩五王避暑圖為李奉倩中丞

閒道開元日宸遊花蕚同恩深五王宅一作帳彰借九
成宮竹映翠微合泉飛金澗通披圖見隆準負矣
讓皇風

趙伸符宮贊書來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

臨流坐石日誦莊騷賦寄三首

名泉秋谷口泉水入門流一夜南溪雨千巖瀑布
秋雲山初過鴈簾閣似浮鷗挂壁松枝墮何人解
獻酬

讀書坐懷古未遣世人知被髮聞鸞嘯彈琴咏雉
噫逍遙羨蒙叟憔悴感湘纍各有清芬在君應自
得師

林居常晏起蒼翠撲晴𢡖自富五千卷何勞四十
雙采芝綺里季作黍漢陰龐晚節思鄰並還能倒
泝紅

小憩高梁橋

昔日高梁道綺羅嬌上春依然桃菜渚不見采蘭人新水生魚鰷輕絲漾麴塵不妨成漫興青草正如茵

赴暢春園　起居再過高梁橋

祓禊來春暮軒車復此過西風一蕭瑟秋水正微波　黃屋雲中近青山苑外多今朝封事暇聊自飲亡何

送金會公太史歸廣濟兼寄開先顒公二首

破額山前水依然碧玉流吾廬眞可愛此外復何求名已高三館歸還讀九丘蘋花何處采遙送木蘭舟

廬岳天邊影千峰恰對門舊遊時入夢君到必窮源雪後康王谷花時陶令村遠公相憶處共聽一聲猿

喜彭羨門閒學卜鄰之作

少小論交三十載中間離合似浮雲谷風莫問窮兼達舊雨猶存我共君東閣從容多密劄南臺濡倒怒彈文望衡作喜相鄰並可許談詩坐夜分

寄懷九悔菴太史四首

歸田身更健重築遂紉堂（蔡文簡公堂名吾家始祖也）名賢薈萃會心空選佛塲卷簾看鄂尉倚杖濯滄浪畫作屏風樣何妨遠寄將（白詩[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好處者畫於屏風）

令子初休沐趨庭樂事多書名王大令詩格小東坡眞誥通仙籍名經禮佛陀銅坑梅信早定擬百回過

何必買山隱翛然居士家華亭丹頂鶴甫里白蓮花船過中泠水僧分顧渚茶筆牀將釣具隨意泊汀沙

早歲已研京新羅識姓名老如袁伯業鄉即鄭康成宗筍交亡[illegible]秋霜鬢數莖[illegible]欽笛罷教授幾門生

爲彭訪濂侍講題尊翁雲客讀書圖

別君三十載把臂此圖中自著潛夫論人傳河上公依稀逢墮履髣髴見方瞳欲問華陽館松聲旧暮空（先生信道甚篤余與定交在癸巳年）

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

君家剡溪西爲復剡溪東王謝昔居剡千秋緬遺跡我往欲就君名山懷剡中幾載京國遊素心王

南唐寶石刦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
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元遺山詩研山不可見晚詩徒歎息僅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青峭數峯南唐[illegible]

題李梅崖僉事讀書處

幽花覆徑竹梢檐讀易先生晝下簾鶴柴曉開苔
面破魚苗春漲水痕添胷中磊落五千字架上縱
橫三萬籤黃鶴山邊戴顒宅鄉心猶遶數峯尖

得門人郞陽守衞凡夫書却寄曲沃文清公子

郞園煩才子青春擁傳車洒江帶城郭參岳到庭
除京兆三年別沱潛一紙書相門淸白後無忝謝

羅居
僻郡凋殘甚遺聞昔有徵漢歌留上堵唐蹟在房
陵讀史應懷古憂民獨撫膺璽書二千石早晚看
飛騰

門人朱悔人入都卽往天津寄懷

秋色重陽晚寒空木葉聞相逢何草草別思已紛
紛海氣津門雨鴻聲楚澤雲誰憐乘縞者猶是著
終軍

題河渠圖送門人俞蒼文歸雲間

秋氣晚冥冥歸帆離潞渟五茸紅葉樹三泖白蘋

汀去路日已遠流波無暫停西山如送客不放[illegible]
時青

題門人魏禹平水村圖四首

天邊如黛九峯青一曲分湖望渺冥贖客不來菅
滿徑日修蟹志補魚經

水紅花發一叢叢翡翠雙飛西復東好與吳興[illegible]
淸遠道人合住水晶宮

草閣前臨大小泂銀絲鱠縷助行杯偶然小試垂
竿手正得鱸魚四十枚

寫得江南水竹村煙波萬疊護柴門又魚射鴨閒

家具我亦思歸夢陸渾

題朱竹垞雪景寫眞四首

天女長空散六花疎枝冷蕊鬬橫斜小身幻出維
摩影費我連朝玉畫叉

雪後谿山畫不如梅花林外跨青驢相逢莫笑酸
寒甚曾較華林七錄書

雪屋寒林斷晚煙板橋流水尚濺濺不逢才子安
鴻漸定是襄陽孟浩然

風急天山雪打圍下韝鷹疾掠空飛誰知驢背紅
南客手拗寒香插帽歸

題竹垞小長蘆圖卷三首

史筆高三館歸心戀五湖分明鰕菜好寫出小長蘆

膝上佳兒文度眼中秋色江村歸路不須扶杖笑凭桐孫稻孫（太史二孫名）

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七字愛吟揚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

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懷天章仲符

趙生梁甫北吳子中條陰雨地懷人遠連朝積雪深黃河邊蒲坂紅葉滿荊岑欲鼓幽蘭曲何人是賞音

雪中再寄仲符宮贊二絶句

遙指天孫碧落東北來山色雪空濛美人家在峩嵋嶺一片空青海綠中

雪滿西山玉不如捲簾高[illegible]到堦除兔園賓客今餘幾起對梅花欲寄書

家書至知女端於十月初九日已葬哭之五首

明明橫磨劍割我父女恩遙持萬古淚送汝青楓根

左家嬌女詩陳王金瓠辭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鑱悲（此詩成頗自疑癸酉秋女宮又卒殆讖云）

芫花已半落松風還夕清系河南去路從此隔幽明

京洛逢初雪花如柳絮飛謝庭無道韞腸斷向寒暉

滄海明珠失驚風蕙草枯系河一曲水應喚女墳湖

謝盤山拙公惠芝

寄我靈芝車馬形萬年松下斸青冥菟絲聞道垂千尺更欲從師乞茯苓

送方位齋出守登州

齊煙青九點東北盡之罘雪霽辭燕市天晴見蜃樓風流今玉局貢錯古東牟定上蓬萊閣忘機下海鷗

再答拙菴禪師惠芝

寄書已十載見面一何遲忽有山中信來當歲暮時欲尋清淨退更訪人天師不遇商顏叟何因茹紫芝

冬日出部署戲作

西樞慚愧握兵符五十形容壯歲徂殘雪一簾歲
日晚姬人學鑷白髭鬚兵部督捕署在西故稱西樞

戲作示內追錄順治丙申舊作

少年潦倒一愁無今日朱顏攬鏡殊解說羅敷夫
壻好鬑鬑何似使君鬚六朝人謂鬑鬑為潦倒

冬杪門人李蒼存送盆花奉荅

雲後唐花取次開憶君獨酌盡深杯雨花小劫恩
恩過好問文殊師利來

較盤山志竟寄拙菴禪師

選佛場非遠青溝講席開常言行脚去何日打包
來彌勒同龕處英雄舞劍臺薊門春樹裏東望興
悠哉盤山有李衛公舞劍臺

題羨門閣學采藥圖

秦駐山中采藥歸銀魚挂壁夢依稀羨君攜得驂
鸞侶霧鬢風鬟木葉衣

招梅定九幷題寫眞梅精律曆著中西算學通

齊人漫說談天衍漢代虛傳洛下閎欲向百泉閒
絕學小車花下待先生

奉
命典會試二月初六日　賜宴禮部

郎官列宿記當年重到南宮尺五天滿座金貂[illegible]
漢上幾叢羅綺舞筵前八公相鶴希眞賞一代登
龍愧昔賢弱歲計偕今白首承　恩還憶舊青氈

闈中作

一半青春在鎖闈節華容思兩依依燕知社日邊
巡到花滿春城歷亂飛敢謂進賢蒙上賞只思沽
酒解朝衣擔牙曉日聞靈鵲檢點宮花御苑歸

放榜

銀燭青煙徹曉明曙鴉聲散九重城高風鵬鶚扶
搖起春水魚龍變化生仙掌凌空干氣象湘靈鼓
瑟擅才名書生報國從今始取次煙霄第一程

辛未榜後荅梅耦長見投

東坡與方叔千古爲咨嗟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
華絕足不見知終使困鹽車東風朝夕來愁見長
安花

題李叔則寫眞

腰腹驚看似伯仁賛眉彷彿見河濱奇言江左夷
吾輩定可容渠數百人

送張寶菴宰新野

牽絲雖百里湯沐古南陽白水濡官舍青山落印

牀人祠銅馬帝城倚臥龍岡遙憶絃歌處風流是
塞長

送門人李伯含郎中出守都勻六韻

作郡向炎方雲山古夜郎三苗殊漢俗五尺啓秦
隄銅鼓祠諸葛蘆笙賽竹王翟瓛開瘴雨薏苡綴
蠻糕掉尾多盧鹿編甿半紫姜文翁能化蜀不用
薄淮陽

聞越王臺重建七層樓寄陳元孝屈翁山
梁藥亭

昔登臺上不見七層樓空憶扶胥外南溟天盡
頭憑虛起飛觀流目極炎洲安得凌風翼眞同汗
漫遊

送劉君宰建德

送者自崖返君眞建德遊桐廬最蕭灑水木況清
秋橘柚紛千樹漁商聚一州新安江見底應憶古
羊裘

送侯介藩宰輿安

秋渡三湘水春遊八桂林駿鸞徵古蹟迴鴈寄鄉
心乳洞應無恙（石湖有輿安乳洞三巖詩）陶碑想陸沉（山谷有陶商翁碑在輿安）到來
紅荳蔻花滿訟庭陰

出塞

紫塞鑾輿度黃旃輦路開名王紛玉帛　天步動
風雷日逐稱藩入呼韓稽顙來軍中朱鷺曲聲震
白龍堆

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蒼巖梁公輓詞
四首

當宁咨元老儒林仰大賢晚聞司馬相未及潞公
年東觀留餘論（公嗜書畫古器鑒別最精）南陽表賜阡平生商出處
端藉史臣傳

儒雅開文苑風流亦我師豈知台象坼眞兆哲人
萎蕉葉銀鉤字棠村錦瑟詞（蕉林棠村皆公所居公詩詞書翰並工妙）平泉多
草木金粟但餘碑

大農持節日萬里昔曾經忠信開蠻瘴安危繫使
星越人罷黃屋漢德播滄溟銅柱今無恙他時好
勒銘

遲暮開黃閣孤卿闕黑頭文章忠獻後（韓忠獻云某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風度曲江儔道大消朋黨歸全絕悔尤雕
丘杏花坼何路哭西州

答拙老寄盤山圖

三生支許最相關未得想尋木石間應笑屢辭提舊

居士祇從圖畫說盤山

附原詩　　僧智朴

梛栗橫肩未有期年來短鬢已成絲玉堂人憶巖棲者黃葉秋風無盡時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謚文毅易齋馮公輓詞

斟酌調元氣從容秉化鈞青山休沐日黃髮老成人[illegible]君恩重綸扉直道伸（公在政府屢有直言深案嘉納）易名眞不忝碑版照麒麟

東門人陳譪公於昊天寺

重來依老衲蘭若倚西城白日一何速青山無世情冢中王輔嗣林下古先生好共蟬連語寧論世上名（昔同愚山侍讀來訪於此已十三年寺旁多古冢故戲及）

十月朔　親祭　太廟是夜雪

烝嘗崇九廟雲物麗層霄　三后神靈遠中天陟降遙至尊思肸蠁列侍肅金貂六出豐年喜先迎御仗飄（初三日小雪）

棟亭詩曹工部索賦

孤亭思舊德歲歲棟花風澆用千牛乳來從五柞宮甘棠終憶名大樹尚留馮手澤勞封殖無忘賦

角弓

送門人陸次公判撫州兼寄牧仲中丞

青門一尊酒言祖謝臨川人憶貝丘別鴈隨彭蠡船高齋逢霽雪春思入江煙爲向中丞問吟髭白幾年

退朝雪中懷拙菴禪師

東望[illegible]山三百里年年結束負行縢偶逢金水橋頭[illegible]愁憶梅花樹下僧鉢裏伊蒲常施鳥巖中瀑布[illegible]成冰丈夫一事公無讓未許尋常將相能（[illegible]道超公[illegible][illegible]山道欽禪師弟子出家得行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作有省）

過梁家園憶宋荔裳按察昔遊梁蒼巖龔芝麓二先生與予兄弟汎舟於此頗有唱和時諸公及先兄西樵皆歿

此地足煙水當年幾溯游故人皆宿草衰柳又驚秋門冷鼯鼯竄霜寒鴈鶩愁未懷川上歎逝者竟悠悠

題梅爾止太僕洗桐圖因贈

卜築昭亭山下居山中風物近何如歌成朱汗徠天馬夢憶琴溪跨鯉魚東觀至今留諫草北樓他日問藏書雲林清閟應無恙坐對孤桐百尺餘

題畫龍虎同官兵部侍郎廓珠公索賦二
首
神龍穿山張鬣鬐煙霧出沒鱗之而奔騰四海水
皆立黯澹九天雲下垂何人妙筆追董羽雷車砰
訇震天鼓飛廉屏翳紛後先直上長空作霖雨
空林白日風怒號千崖落木如驚濤於菟據地正
憑怒青兕黃熊皆遁逃太平有道麟在藪玉虎般
般集君囿空山藜藿歸去來不避豪賢亦何有
聞滕王閣落成寄宋二牧仲開府
中丞持節鎮洪州滕閣重開勝庾樓清簟疎簾過
暮雨隱囊紗帽對江鷗曾來弭棹悲殘劫虛擬題
詩到上頭安得乘風度彭蠡與君吹笛坐滄洲 子乙丑過南昌閣燬於火
柳
雨態煙姿定有無柔條依舊暗金鋪風情合讓鍾
山隱手寫黃羅付慶奴
遙題牧仲煙江疊嶂堂堂在北蘭寺
東湖勝事擬西湖幻出煙江疊嶂圖也似東坡在
龍井不知曾有辨才無
題王石谷畫送竹垞歸禾中二首

漁浦樵風望欲無煙波一幅亦長□明年歸入添
奇事更寫名山入剡圖
西清載筆十三年清切長依尺五天回首玉堂春
夢醒何妨有錄續歸田
題李貞孟少司空寫真二首
纔聞歸院撤金蓮又見臺烏報夕遷上殿自關天
下計朝來封事萬人傳
梁苑風流雅不羣侍郎彩筆更能軍早聞唱第蓬
萊殿日下驚看五色雲 韓忠獻公唱名第二太史奏五色雲見先生名第適如之
送門人高念祖遊大名 宋烈武王瓊之裔
澶淵懷古處猶識衛王功將相同心日華戎一氣
中衣冠南渡遠鎖鑰北門雄祖德君能述苕苕繼
謝公 相謂寇忠愍公
題張敦復大宗伯賜金園圖
我昔曾過龍眠山山雲蒼茫歲方晏龍眠山莊知
有無空向圖中幾回見遺墟但指璇源館 在舒城亦伯時別業
芒鞵未踏垂雲沜 見龍城集 祇今彈指越七載過眼流光
等飛電龍眠尚書早致身玉斧森沈侍清燕承
恩暫許休沐歸朱提賜出蓬萊殿鑑湖一曲落公
手草木雲嵐荷深眷數問家金供賓客遺事蘭陵

何足羨三年卻返承明廬夢寐家山寫東絹溪流百曲學印文山色千層累重巘龍公鷲尾嘯煙雨鹿角鼠鬢飽霜霰峪岈忽斷漁浦開仰見雲中瀉飛練草堂抱膝還讀書樂此長年可忘倦此山此圖世稀有終擬他年追勝踐待公功成歸故山江帆特乞樵風便

送姚綏仲編修歸省因寄葵湖二首

歲晚龍眠路曾過竹葉亭篔簹千個綠苔蘚一簾青章氏傳經學荀家有聚星因君煩問訊計日慰趨庭

再憶城南飲籃輿到泳園梅花橫石磵風雪啓衡門妙畫樽前作新詩燭下論玉河折楊柳遐興已飛飛（甲子冬奉使東還過桐城葵湖欲留余竹葉亭度歲不果作畫賦詩相送泳園葵湖別業在南郭山上）

寄題齊河王氏園

濟濟來王屋東流遶祝阿閒園傍隈隩曲徑隱煙蘿野曠山容合亭空水事多當年會盟地今日有漁蓑

送同官人岳大司農賑關中

鶉首神皋古雍州年來雲漢屢宸旒輟輸西湊襄陽道（襄鄧陸運）河漕南通底柱流（江淮水運）三輔耕耘看漸復三陵風雨莫深憂司農持節臨關內早爲蒼生紓一籌

和趙仲符宮贊寄門人洪昉思絕句（趙詩有[illegible]）

坐來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倚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

七條絲裏賞音難自拭龍脣玉軫寒君是開元房太尉一生留得董庭蘭

門人汪于鼎寄始信峰草堂志

避地何方好天邊始信峰人歸散花塢徑度擾龍松向下雲煙積當門澗壑重此中猿鳥絕無路識行蹤

送吳商志之大梁二首

夢華何處是髣髴舊東京蜀洛人誰在登臨自不平堂曾傳蕚綠壘尚指青城流恨金明水春波日夜生

金梁橋上望依舊月如霜法曲傳宮伎流風說憲王中原飽戎馬世事幾滄桑且可酣醇酒忘情錦瑟旁

題門人袁士旦寫眞（一童子捧劍侍）

寶劍千金直平生一諾存曾過朱亥市屢入信陵門末俗多遊俠窮途尚報恩試聽石城曲家世本

諸袁

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翬

我聞慧車子昔居烏目山淳于從之受虹景一朝拂袖升天關仙蹤窅渺幾千載惟見烏目山色高嶙峋烏目山人有仙骨早年蕭傲煙霞窟白頭不識豪貴門林臥蕭然謝巾襪有時潑墨何淋漓人[illegible][illegible]身應畫師胸中五嶽起方寸落筆萬象爭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尺素走荒裔江神欲奪蛟龍知疑君古人乃[illegible]世昨來忽貽十幅無聲詩或仿營丘或洪谷[illegible][illegible]黃鶴或大癡偶與吳興關清遠白蘋碧浪迴煙姿深黃淺絳妙點綴吳筆項墨窮毫釐更聞應詔大同殿　重瞳一顧親嗟咨菰蘆中人乃有此何不高議金華爲君言棹頭且歸去尚湖秋老葵蓴絲山中仙人待已久怪我遊戲還山遲他日相思訪烏目慧車有約同遨嬉

題崇福寺壁陳獨人權厝此寺

淚盡纏金衣流連掩繐幃但留奩具在無復佩環歸一徑空花落雙林忍草稀中宵仙梵寂形影是耶非

得同年張蔚生郡丞書

美人佐郡古京州書札緘題慰四愁宛馬如雲頻入塞玉關何日罷防秋唐家都護安西府漢史功名博望侯幕下即聞多薦達弥軍未必久淹留

石谷與門人合寫谿堂詩思見贈題其上

谿流過雨決決鳴天風環珮來淙琤谿邊山色自太古嶺上白雲非世情踈簾清簟盡無暑翠竹碧梧時有聲此中幽意少人會起坐彈琴山月明

題焚琴煮鶴圖

丹頂青田鶴朱絲綠綺琴希聲傳靜夜清唳警珠林忍付庖丁手寧論爨下音惟將廣陵散一弔九皐禽

送楚雲禪師歸棲霞將赴江西壽昌之請

優曇纔一現飛錫遠人間又向紅泉去何時白下還家風傳洞上詩句似寒山寄語明僧紹多年約閉關予遊攝山三十年矣

爲門人王令詒題松南柳磯圖二首

西風圖泖蕩新凉黃柳稀踈鴈帶霜開卷相看似相識釣魚船上謝三郎

楊柳依依水四圍垂竿不爲鱖魚肥蕃船萬里扶南水回首松南舊釣磯時赴粵東戍名令

悼亡詩十二首 哭陳孺人及女宮作

優鉢曇花現即空那堪搖落委殘紅招魂欲問魂何處冷雨淒風野寺中

十七年來憶別家任城雲樹即天涯挼藍一道南池水爭忍重歌陌上花

乘願無姻莫斷腸相從浩劫禮空王三生補塔因緣在知是金光是飲光

秋社經年燕燕歸今年春社事全非後堂寂寂簾垂地何處紅襟上下飛 今年梁燕不至

博山香篆倚銀屏三體唐詩梵字經髣髴紅牕人未寢燈前教誦雨淋鈴 孺人修梵行又喜唐絕句予口授百首皆成誦雨淋鈴夜却歸秦一篇所常諷詠也

銀箭金壺聽麗譙年年空負可憐宵拋殘斗帳紅䙰枕手點茶湯候早朝

枕壓偏囊久罷梳綠牕晝寂掩流蘇那堪亭午朝回後日聽垂簾響藥罏

耿耿銀河夜有霜玉堦露草覆寒螿橋南荀令無情思堅坐空庭爲取涼 荀奉倩事見世說

新粧不愛桃蘇髻半臂全無柹蔕綾祇有桓家荆布在一回瞥見一沾膺

花謝東風月墮雲蘅蕪香歇幾時償撰落月文星楮何許相逢李少君

十齡嬌女伴泉臺猶記啼聲繡褓催今月斜陽蕭寺裏西風吹送紙錢財 阿宮附貍俏合

濃香銷歇掩空幃剩有羅巾印口脂只似雲車還入洛魚山深鎖智瓊祠

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謚文襄鄭園李公輓詞四首

參傳閶闔日曝及寢門時四海方多壘三衢首蕃聞令嚴司馬法人覩漢官儀忠義平生志皇天后土知 結用李鄴侯祭蘇文忠公語

書生矜燕頷萬里取通侯列戍紛江介諸軍望節樓挽彊朝射虎饗士夜椎牛莫訝頭須白功名百戰收

曳履上星辰中樞及統均勳庸旌秬鬯圖畫照麒麟淮蔡鐃歌入元和雅樂新沙堤開第處閒閣佇功臣

角巾東第去一棹直沽風絲竹隨安石林園待潞公神騎箕尾立望與斗杓同家世西平舊重論社稷功

題牧仲中丞述鹿軒詩卷二首

七十二峯充下陳漁洋一點具區濱智吞雲夢芥何有卻對漁洋憶故人中丞有懷漁洋見懷之作

燕寢凝香畫戟枝放衙花底鶴相隨愛君五字風流甚實有文章替左司白樂天詩敢有文章替左司

寄答余澹心中子使閩澹心附予以鄭山公司寇南行

流東耆舊盡無恙浣花翁龍腹名誰及蛾眉老意工瀛滄千里道風雪一樽同書帶今零落翻令憶鄭公吾鄉鸞山有鄭公書帶草時司寇新歿

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吳商志門

人蔣京少靜山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彥來分賦得錢思公

雪下度轘轅煙中望伊水逶迤林壑開皓然見千里車馬渡水來云傳府公旨馱雲宜山行小住爲佳耳迴眺二室雲蒼茫半空裏俯聆八節灘潺湲激寒齒丞相解憐才洛中盛文士風流映古今千載猶興起

五月望日京少山言彥來靜山邀過崇效寺訪雪塢法師看棗花同賦

祇園棗花時招攜共遊散髮鬖旃檀林吹香綠陰滿射覆叱來來樂府歌纂纂樂此憺忘歸林壑陽綏

王謝居東日頗愛支道林亦有雁門僧宗雷共招尋我來空寂舍一契山水心復有二三子清言滌煩襟遞捉玉塵柄流憩青松陰何必嵊縣遊而擬廬山岑

鷺尾集卷二

蠶尾集卷三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鬬雞走馮諸戲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彔事屢從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惟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闖寇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賊兵犇溪芽溝于壘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林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衞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寨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青背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轆轤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㺯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凉皆爲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太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
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
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俽完
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玉耀斬米喇印於古
城來傳首軍前七月公至凉州八月至甘州賊據
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募僚
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
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
鼙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喀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次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擄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

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
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
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
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
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勳
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
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
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
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撫膺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奬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疏豁陜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旣可足食亦可强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幷鉄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鈌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鎭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鎭撥五百人隷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羗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隷與鎭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鎭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文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深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旣固

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賊狃一時之見撤兵漢
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
而堦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
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
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
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
覲京師　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
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
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爵酒靈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謚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
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
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
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
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
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職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緯祖廣東連州知州繗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雹激雨
河飈馳三晉遂指崤函雍涼掃汎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啼蜂奮有鋌未膏有鼓未釁
公撫其徠乃戕厥慍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躋天篤眷公屣厥底蘊秦
川既寧河西復狀酒泉報傾金城告祲天水傳烽
咸陽倡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熾雲中逆命狂如飲
鴆睒睗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羈靮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既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喣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肯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卹以樂田畯霈蒔崇

墉車輸充牣流亢四歸荒殘丕振橐馳無其[illegible]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害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偉
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雖汝催欽哉汝往勿辭勞疾公乞骸骨申命重要
蹣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有
屯經綸奮迅帥泰十載袞衣金印入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端讖像
列宴臺恩旒祚胥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
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黼
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
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
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蠶壁尉
孝生東漢東漢生膺膺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
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
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
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瓣公惟謙
等十二人己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
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
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
衛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
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
之例　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隣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韙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徽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値歲祲米騰貴每石價
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
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黍巾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
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
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
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
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
試副榜准貢閒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
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
夫查叛產與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
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
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
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
賜罷斥公術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
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
臣表忠錄臺諫與者僅二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
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
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洊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泰身而退接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强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
雲龍憤揚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禍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谷長白之陰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
副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强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靑城瑜生相舉人知鄢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導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
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
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
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為監司公在選中轉分
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
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闈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
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
遂著為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為之厲禁自是
亡敢骫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參議駐寶
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
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為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
諸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
後廢圮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
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
如也公獨梜抶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
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
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
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
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為謝過乃已
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參政過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
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茭扉屨所需咄嗟立辦
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
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參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
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
為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即
難視山海有間矣吾樂為其易誰為其難者於是
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
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
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

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
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
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
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
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
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
石有奇又請豁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
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
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

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猷失
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别業侯仙
園長松蔭庭飛流激瀾日嘯咏其閒無復用世意
矣次子逢麻令武康迎養解舍銅官風渚閒幅巾
節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
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
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
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
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

孫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不測公解金贈之
無吝色其於鄉黨亦此類也逢麻令武康自矢飲
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蠹爲之屏息
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孺訪令
治行既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
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
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麻貢監生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李身𢡟李祚之其晉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麻子三敎吉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鬚驕王懾伏盤根錯節力難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浪
淄懷新泠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葉

廣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

將易簀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爲我狀
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
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
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
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
狀君諱世□氏封先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
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宇正則君
次也崇禎末錦林自嵩要丞遷黄州衛經歷巡撫
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黄陂令時賊張獻忠
陷黄黄陂民流竄城盡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

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賊以德
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
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
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汎舟樊湖聞
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
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
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
自為諸生困窮至是冰蘗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
為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
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

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强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
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
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
姓同室鬬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
持流下為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
鉤距為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
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偫息評訟禮學
校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
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
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貪緣為奸利

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嵩
民夫為官雇鄭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
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
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
為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
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為籩豆飲食之需自為之
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彙
宇別為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
薛尚功焉己酉為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
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

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
恥為之君一以清靜為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
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
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
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轂風雅大興予嘗評
文為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為口實戊午有　旨中
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　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
為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卑詞望走朝貴之門
伺閽人喜怒以為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
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

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淸澹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方謁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己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己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時求一繼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 封宜人與君共貧賤憂患有壹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 覃恩 勅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贊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鑒臣心如水淸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譽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洞中招退者歸去來兆卒天留遺蛻此山邊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襄强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獲聞其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辟咡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明初徙蜀西充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于延年家益起好施于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稾強縣丞爲政平恕莅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輙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襟僚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詿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留不可則宿舂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既歸閉門授徒戶屨恒滿其訓心朴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況殁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逋欠契𠜾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教及獻賊蹦蜀屠戮靡孑遺胔骼很籍道路亂定
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瘗匝月乃畢將瘗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
耶抑其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鄙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鬪諍爲恥獄訟
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乃復故廬謂心朴曰　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
出而仕矣心朴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
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
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愼之
心朴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
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
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朴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
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坐逝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
秋八十有四官稾强縣丞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
平縣知縣配李氏　敕贈孺人有閫德聞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朴壬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亦蕃李昭治孫五人梓㮆松栢枏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眞行同王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閬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後昆

靈尾集卷三

靈尾集卷四

濟南王士禎　貽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賜阡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屭贔照耀萬古用彰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遂爲遼陽人傳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郎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
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
爲編修朝章國故巳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
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
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本勸墾三曰六年免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
數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
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
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絶如此蓋蘇松擅
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
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
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
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
秦至今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濬
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畛二十畛爲一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畛中之經界二十畛之外圍以深
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
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
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旁則
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
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
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
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
會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邊
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

振巨寇朱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
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
軍餉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
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
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
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
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間
上稔公才特　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
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
於北者橫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

者淮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淤道盡塞公
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河
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
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
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
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　廷
議以軍興餽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
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鑒
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
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

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
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
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
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
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
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
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
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遇
仰乘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
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
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
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
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
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
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
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卑修薄諸務盡地
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
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荅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
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
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皂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
時苦淤澱公於皂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
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
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濟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強
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洮汰無餘兩運口
[illegible]治數百年風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
之怒以新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
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
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堤
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幔皆異
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
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泇諸水一當暴
漲漯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
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
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
漕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
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
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
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瀆
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
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
異言者蠭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觀
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illegible]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illegible]
名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
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
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初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
公老滯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
河道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痛
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 命公
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
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
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
度淸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
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
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
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輀既歸 特命入都城
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
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謚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為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今之黃河所經卑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濆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倍薄乃為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唖洟跛倚世父副使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齡訓之為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什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範平生不苟言笑一事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黿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橇蹈蠡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沄沄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諼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運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淸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灃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兪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粱剌齒肥公方貧窶幷日而食巳然不屑也文譽頎日起母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蹦安廬閒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　使江西河南以廉愼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擧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喀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閒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叢林虧蔽天日其谿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跡蹤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爲非計特設涵漢司屬各一員予　敕印專往采辦而禁商人毋出關官旣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爲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榷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爲詞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爲冠蓋餽遺地公慨然曰卽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滸薪蒸匱乏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　朝旋有治河南旺之　命還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閘分司爲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名吏受成命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與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禁路

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新泉若干排其支逮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始涖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

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八筵而後行待弟漢思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夜倍道視之漢疾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儕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寺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鈞禮其厚德類如是有司舉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銘曰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萬縣諸生王父麇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沈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爲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

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御試[illegible]
高等　賜宴賜衣龍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
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己亥
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
禁近就冗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
皆爲公惜之而公巳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
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
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
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爰赤族
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叩關入

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壻
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
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倦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闇淺慮
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
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閒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皆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況重以積逋
乎令恭行無狀敲扑斃纍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　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煩朝而定何張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貰汝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韙公言明日駁正上　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其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傅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

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佩早失怙誨之讀書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賙䘏之久而不衰既病猶較刊靳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濚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嚴肖肇向大觀史尚轍俞瀨輩指不勝屈故世以

公爲知人所著轂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已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已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邁遠迴逃廸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宮洗子達遠皆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公爲後進宮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東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濩落遠浮南溟化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壎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屛爾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祖王父之屛生錫勇錫勇生納陛納陛生如升則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既破賊閻怒將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兖東道蔣君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逮繫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內幾興大獄會楚人吳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痌瘝之切於己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戶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囷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傳甚靈異旱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搆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

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霪雨河魚大上民多仳離公歎曰神告我哉
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獨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
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
鼠雀搆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
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　闕上書理前
事得　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
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喆生以冠解額後入翰
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
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

成遂舉進士既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脠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剃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有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埈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趣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己巳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居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寢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內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理佩瑀佩璠佩琚佩珞
佩珩佩瑋佩琳佩瑞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
孟暐李某其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
先生不隱亦不仕爲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
復始睢陵郎丘延厥嗣沂水艾山觀巖巖有道之
碑庶無媿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麴信陵三人
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爲世家採掇銘耀于
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

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失若此文章之湮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巘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

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鋗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十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魏公靈旋祠下誓以古大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公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相錯訛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既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能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閨犬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既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進蹇下僚待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

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纍如丹易于之例畧据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彬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庥孫若干人銘曰

魏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櫆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于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卽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眉廣顙而多髯人呼曰髯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網蟹簖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仰然亦不爲嶄絶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故置酒高會或鬭棊博簺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燭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忼慨白有司得解仇遂肝黎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

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廷櫆之幼也君誡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失身萬事瓦裂愼之哉廷櫆居京師十年孤詣獨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誡其子咸咸睡頭觸屏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以視君父子間何如乎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奕棊馬矟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棊而已君雖不得志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嶔嵜跌宕豈愧名士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檝曹出也郭撫之三十年不啻所生而廷檝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里人兩稱之廷檝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蠶尾集卷四

蠶尾集卷五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霜皋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皐父龔聖予諸人事蹟卒嶔嵜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咽無聊不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輙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之乃知爲霜皋先生

作也霜皋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燿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來多威福自恣大驁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邏卒告密輙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嘅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斯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

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軋實者不
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
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
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
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
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寤
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徼巡北城拔刀將引
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
魏恭人已率諸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

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僧服進遂祝髮閉
道[illegible]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鄰偕隱所
與遊皆逸民萬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
欷歔扼腕纂輯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
任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
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從來
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
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猾唯知背公死黨致疆
場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
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

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羣起
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
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
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叛
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
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
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
對即[illegible]謬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讜敢言
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
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

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
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
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身殉
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
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
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
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
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
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甚
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illegible]

之主同類並識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
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
肆其誣蠛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
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
有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葉
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
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
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
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霜臯先生
者先生隱安宜以霜臯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

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
者或以爲冬青之齋山過其藏者或以爲汐社之
皋羽

文學張君墓誌銘

康熙辛未予奉　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
極文奇之既榜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
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述其父文學
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予乃知張子之文行
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教云按文學
君諱建斗字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某遷三原
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共處不忍離析君
爲諸生有聲而兄早歿視兄子純如已子久之純
求析爨君勉徇其意亡何盡蕩其產君名與共處
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已產之半予之無慍色
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
泉躬往視之月給薪米無倦純死迎其家至醴泉
共處如初爲兩孤畢婚娶閭黨稱之其孝友爲人
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
以橫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

將出至城門爲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
冥君竟獲免予讀范曄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繆彤
事爲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
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
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愧歟庸待書之以告
修史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秦氏繼申氏
巫氏喬氏子二拱極康熙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
孫四炯焜燦某銘曰
溫溫恭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
石與之悠久

法慶靈巒禪師塔銘

臨濟一宗傳三十世至天童密雲和尚而極盛座下龍象蹴踏諸方一傳而爲木陳忞公際遇 世祖章皇帝 賜號弘覺國師再傳爲天岸昇公顧治中亦 賜紫衣有 旨住青州法慶寺師即岸公嗣法弟子也諱元中字靈巒姓謝氏河間任丘人父廷碏天啟辛酉舉人母徐師七歲入小學輒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死即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投濟北寺釋照菴出家逾年受淵源律師具戒源每中夜見師經行持經呪不輟曰子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律五夏乃許習禪源曰子根器猛利律豈爲汝設哉密菴開講長白九蓮菴師往聽說金剛般若因侍密之萊州閱首楞嚴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寢食俱廢聞國師領衆青州大覺院懷香往叩之國師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經七日大惑不解哭泣竟日時岸公爲首座茖堂問師汝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師方擬議岸急掩其口曰道道師不[illegible]岸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是箇甚麼師又無[illegible][illegible]便打曰鈍置殺人師忽 有省自是下語輒契

從國師北遊入內道場 賜紫國師南還岸公開主大覺師爲侍者三載南覲國師於揚州龍津禪院國師再住天童屬鑑首座住龍津師又爲鑑侍者一夕晚參鑑問師百丈竪拂子甚麼意旨師一喝又問挂拂子舊處又作麼生師拂袖便出鑑領之依龍津三載歸省岸公青州歷書記西堂領首座遂付法印時三十二歲矣又三歲岸公省國師於金粟命師攝院事時 敕賜大覺爲法慶寺繼流雲涌川赴師攝堂頭十載岸公示寂金粟遺命師主法慶康熙十三年丙寅五月也上堂南堂靜禪師約法三章一者日裏一餐二者夜裏一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得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凜不可犯容易令人作太平姦賊法慶亦有三章一者喫飯不許咬著一粒米二者著衣不許挂著一縷絲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動著脚跟主法慶十五年坐曲彔床道風凝暢名動諸方煅煉鉗鎚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兎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入其室者如鐵壁銀山不可挨傍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萬峯所謂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 方能勘辨人救濟人

非徒以口舌爭勝負者比也師天性至孝父峯康殉難死謁文士爲誌傳自撰家譜躬詣濟北寺求毘雞染照菴師入塔岸公示寂金粟建塔於餘姚之鹿宕岡棲雲院又建法塔於法慶西北隅貯語錄諸書不佞竊見當世名流晚而逃禪者於其傳衣本師溫凊定省不啻如毛裏之親雲水過里曾不一上先人之冢顧我復我遂等行路心甚薄之觀師行事彼非名教之罪人乎順治己亥予以前進士里居曾謁岸公於法慶未遑扣擊康熙癸丑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乙亥冬師遊京師與揚

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坐愛地爐溫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雪映歸寺藥苗春甲子冬奉先司徒諱歸數承書問不及追蓮社舊遊而師於戊辰九月以病退院矣辛未十一月七日召衆云老僧去甚灑脫更無一事衆云和尚大慈今日有何言教師應聲曰老僧不病也不恁麼病也不恁麼十方世界無可無不可遂寂然而逝住世六十二僧臘四十三得法弟子某某銘曰

馬祖嫡子厥惟百丈黃蘗宗旨濟溈大暢迄於天童正令提唱何以接人德山痛棒諸大弟子幾蒙龍象三世洎師當仁不讓廉前賜紫賢愚皈嚮覺獅子座全提向上本無去來何有得喪潭北湘南請師塔樣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兄諱士鵠字志千別字太液自始祖由諸徙新城世爲新城人兄先曾王王父戶部尚書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見峯公之曾孫王父浙江右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康宇公之第三孫世父文學曲江公之次子也母孫孺人以

烈節著兄生而謙愼與物無競家庭以孝友見稱王父官蘇松參政兄隨侍官舍從毘陵祝先生學其後王父再遷爲浙藩以曲江公從而兄侍孫孺人里居崇禎丁丑曲江公歿於武林比喪歸家人始知之兄擗踊絕食者數日毀幾滅性後年且冠矣每言含襲不及躬親未嘗不流涕也辛巳受知學使鄞人錢淸溪先生補博士弟子明年冬濟南有警新城陷孫孺人投井死兄行求得之號泣入井自負以出居喪泣血鄉黨稱孝而是時王父歿堂兄溫凊定省如父母生存慟傷王父意也癸[illegible]

歲試學使歙人張君黃嶽奇兄文拔第一文益有名其冬王父考終里第兄佐先府君少司徒公治喪禮內外斬斬甲午踏省門復被落絕意進取丁酉科試輙不赴焚香下簾左右圖史雖一畝之宮而竹徑花塢過者如入深林穹壑是時兄年甫四十耳癸卯予官揚州兄往省司徒公居數月渡江至宣城而返是後司徒公家居兄閒日必一省視如王父在司徒公晚年意忽忽不樂好飲酒兄不善飲酒然兄不在坐司徒公輙不歡每飲酒必召兄漏盡燭跋未嘗以疲劮輙退如是者餘十年乙丑司徒公棄養會予歸省遂廬居與兄比屋日相見予或數日不詣兄兄必策杖過予其後步履稍艱或以肩輿往迎致兄往往不肎就輿策杖一童子掖而行其謙慎如此己巳十一月予將赴京師私念兄老矣予方從政歸早暮未可知心怦怦然兄亦自以衰老不能視予京邸黯然不能別嗚呼詎謂此別竟永訣耶悲哉兄晚年以田廬授三子世事不復關懷抱惟以高王王父忠勤祠漸就傾圮倡族人殫力修葺雖老病日必一至瓴甓適峭躬自料揀而籍記之以潰於成又於二世祖普行

公故居建祠自爲記述祖宗創始之艱將礱石陷諸壁工未訖而兄病不起悲哉兄與宗族鄉黨交一以婣睦退讓自居橫逆之加犯而不校久之其人自愧悔曰奈何侮善人族有鬩牆者輙陳水源木本之誼以開導之或手自爲書千百言罕譬而曲喻之其言惻怛善入人人諒其至誠亡不感動悔悟者縣令崔君嘗曰王先生善人邑之三老五更也方舉鄉飲酒禮虛賓席以待兄固遜謝不敢當令頗益重之少工書於楷法尤精好自寫書書有殘缺必手自繕錄使卷帙完好乃已至老不衰點畫精審亦不類老人書也少嗜古法書每得一舊拓本必裝潢藏弆暇卽展玩臨摹以爲娛樂世父所遺書畫珍惜之若護頭目更歲久兵燹一無散失性淡泊甘貧約平居蕭灑自適夏一葛冬一袍褐而已出惟徒步雖五尺之童相遇造次必以禮其歿也巷春罷相市人皆歎息泣下嗚呼非甚盛德詎易致此哉兄初病瘍發於耳其後又生於腋久之氣血虛耗馴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也距其生前明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日得年七十有六娶鄭氏前若干年卒繼彭氏又卒

繼李氏子三人啟澤縣學廩生鄭出啟潔庠生啟
濤廩生李出女子二人一適張億贈鄭出一適畢
世推李出皆前卒孫二人兆杲兆果曾孫二人祖
喬祖鏗澤濤杲皆能文大兄之世者或在於此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恭人陳氏順天文安人父某蒲縣知縣母苗早逝
事繼母鞏以孝聞年十四歸紀君子湘事君姑以
孝處娣姒以和姑病籲天願以身代時籌燈操作
篋紉佐子湘誦讀不輟子湘以順治十二年成進
士歷杭州推官徐州同知知漢陽府最後知鞏昌

府皆以恭人從雞鳴昧旦勗勉如良師友其遠識
定力有士君子所難者無如徐州漢陽二事其在
徐州也值河漲城不浸者三版子湘胼胝河干不
遑內顧時風雨大作堤瀕圮矣城中人爭登雲龍
山避水或謂恭人曷暫出恭人不可城卒無恙其
在漢陽會有滇寇之變子湘奉檄至武昌供行營
軍糈漢陽日數驚人皆走避湖中城郭闃如恭人
攜子女臧獲數十輩堅處危城曰吾不可先去以
爲民望巡撫張公聞而嘉歎命假中丞儀仗迎入
武昌以旌異之凡恭人所爲知大體臨大節不類

巾幗者如此其他如代子湘遣生子三人女三
人撫之均一人稱其慈丘嫂姜早世撫其兩女適
嫁之視諸從子女子猶己出代謀婚嫁子湘兄孟
起給事中官京遣長子入都經紀其喪歸人稱其
友其厚於族黨尤多可書者王氏姑早孀迎歸三
十餘年如事親之禮子湘從兄恭從子婦姜從姪
婿井某皆貧不能葬葬之甥馬某才而貧迎置家
塾讀書卒爲諸生從嫂趙孀且老歲時賙之無倦
姪婿何某遊金陵家遭回祿迎姪女於家及卒爲
治含斂人以爲難恭人有異母弟肇行延師教之

成立從兄某卒於粵七千里歸其喪葬之其厚於
私家又如此子湘以辛未秋歸自鞏昌恭人以甲
戌秋八月遽嬰疾以卒子湘寓書曰栗里去官之
後遽奪吾耕饁之侶老夫忽忽不能自持于其爲
敘述以緩吾悲可乎其言有深痛故不得辭恭人
生崇禎辛未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初封孺人再
封宜人進封恭人子男子六人遠宜邁宜述宜逸
宜邁宜蘧宜遠宜則恭人出也子女子五人王聲
鈇井釿馮廷松郝士鑒劉憪其壻也孫一乾銘曰
二南之化始于宮闈流風先被大夫之妻蘋藻能

咨列彼風詩亶無媿焉女宗母師後有觀者視此
桓碑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孺人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坤野公彝
栻之孫諸生諱熙然之子母焦孺人年十五歸呂
君公憲以康熙丁卯歲卒年五十有八又五年辛
未乃克葬孺人年十一失怙焦孺人身兼鞠育一
燈紡績孺人與諸姊妹習女紅其側往往至夜分
及歸於呂公姑父賀嫁姒宜之媼御皆喜男元賓
公叅湖南藩孺人任家棣綜理綿纊中外井井親
族緩急曲盡恩誼臧獲有過卒不予杖咸稱其仁
以愛子出爲兄後爲諸子女子畢婚嫁豐嗇皆中
禮教子女諸婦動合禮法及葬先舅姑附於身附
於棺勿之有悔一旦病痺喑不能言臥床第三載
爲二幼子經營娶婦神明不亂嗚呼可謂賢矣子
與孺人外兄弟也幼習孺人中閒從政去鄉里不
相見者三十載丁卯家居讀禮孺人已久病兩過
視之孺人不能言直視哽咽而已子五人鳴謙鳴
雍鳴啟鳴球鳴飈鳴啟出爲伯父後女三人適某
某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二人銘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柔順宜家淑慎厥躬而水渰
渫而山龍從于萬斯年衛此幽宮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
政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脩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
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爲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訛言日三至先生
居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僞札督
撫密疏以 聞得 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数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前事徵入爲中書舍人稍遷戸部主事尋進刑部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盐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裁救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輙多方賙給橐袂輯屨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谿好行其德緩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羅於市以供饘粥而親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其殁也聞者出涕舂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又云源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路刻薄彌留無他語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二長即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補布政使司參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爲之表鑱諸樂石傳示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教以書史輙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經師母閫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兹諸孤孰鞠育之況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壟涌稍閒則取倉庫冊籍鈎稽壽算年經月緯具有條理不以假胥吏既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剖牘請太守盤誓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閒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既而長子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誥封稱太恭人謝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棄居城市夏秋輙村居與農婦談田家事爲歡樂
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慎
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
皆能於其職爲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
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
老謀欲醵錢作爲屛幛爲吾壽者此覩卑盛心然
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
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爲主名
故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

別也後世禮意寖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爲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
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櫬含辛茹蘗三十餘年閨
戸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　封命
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膢臘兒女滿前
牽衣嬉笑輙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
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
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爲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乏若復合錢市羨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
戾矣汝曹備官於　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
此少工詩彤稿卽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
所存惟茹荼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
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予之以
爲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諜而不犯微而昭矣歌
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覯也考
母行事庶無忝焉其爲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
燮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需己未進士官翰林編修蒙恩拔貢生
文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爲
其表

亡室陳孺人行實

孺人姓陳氏其先江南宿松人始祖雲爲燕王府
護衛千戸以軍功官龍虎衛指揮世襲濟寧衛指
揮同知遂隸籍爲濟寧人于忠歷官山東都指揮
使其後襲衛指揮終明世孺人祖貞仕爲鳳陽留
守都司父允始失職爲州學生母范氏有女三人

孺人居文生而婉嫕閑靜能推讓其姑姊妹甫耆不闔門而語歲丙辰九月予妻張淑人卒於家先司徒公謂予中饋不可無人博求賢淑可以繼吾妻者聞孺人賢乃聘之丁巳十月孺人至京師年十六矣未幾邸中人皆曰孺人賢予每退食歸中外井井不異張淑人在時予亦曰孺人信賢可以綏吾悼亡之悲其明年正月予蒙　聖恩召對改翰林侍講司徒公寄書曰新婦于歸未幾而汝叠侍從此宜家之祥也自予官翰林遷祭酒居京師凡七八年孺人任家棅具有條理然天性慈柔或終

日默坐不聞譙訶而事無弗舉婢婦輩逮事張淑人者遇之必以禮兒洐五歲失恃來京邸孺人撫之有恩後為娶婦皆孺人勞苦經營予不知洐之無母也甲子九月孺人生女甸日而予遷宮詹學士因命之曰宮是時　皇上東巡祭闕里　命近臣望秩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寢而予有南海之役司徒公使兒汸來迎家累與予別安德孺人旣里居事司徒公盥漱溫凊柔滑旨甘備極孝敬司徒公愈益重之謂有孺人在張淑人不死也命孺人每事與丘嫂商諸嫂亦愛敬孺人忘年致娣姒之

好孺人益退然自下不敢敵偶以是大小莫不宜之交口曰孺人賢也乙丑夏予歸自粵便道過里省覲司徒公數為予稱孺人曰新婦孝能知大體居一月予復　命辭請告歸省而司徒公棄養矣歸見孺人苫次諸姊妹謂予司徒公病亟陳衣皆出孺人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無悔予泣謝之自是歲時之祭哭必盡哀平居言及司徒公輒兩泣曰我翁待新婦恩禮厚矣不能終事何以報罔極萬分一蓋旣葬而哀慕不衰其純孝如此自乙丑迄己巳孺人皆里居綜理家政益習內外姻黨

及予婦輩下逮臧獲益愛敬無異詞者庚午正月予再補詹學三月遷御史中丞五月迎孺人來京師家人皆攬袂泣涕不忍別居京邸又三年予自中丞遷少司馬再遷少司農每陟一官孺人必相勗勉以清勤酬　主知予雖備位卿貳蕭然寒素孺人手司出納往往以撙節佐之未嘗一語交謫此尤賢也孺人素無疢疾辛未秋殞孺人訃聞哭泣不食者數日遂病嗽藥而愈明年春夏嗽間作藥不甚効至八月嗽益甚十月晨起忽失血孺人泣予甚憂之自是數更醫皆罔效而孺人日以憔

悴困臥牀第不復起矣癸酉元旦孺人病少間兩
女拜牀下予强爲解顏以娛孺人元夕前數日張
燈榻前雖支綴倚枕猶能自力十四日病勢遽增
日以羸弱至四月十二日竟不起悲哉悲哉孺人
自聞母喪不進溢米肺病頓作纏綿藥裹竟以身
殉孺人之死死孝也既彌留將陳襚衣顧曰徐之
移時乃曰可矣移正寢遂瞑悲哉孺人訣别無他
語但曰君受　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
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
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嗚呼孰謂

孺人逝後三月而女亦相隨於地下哉痛哉悲矣
孺人懿行儉德可書者非一予尤痛其十七年中
荊釵裙布手自箴紉無金珠以耀首無錦綺以飾
身奉齋飯佛泊然無所嗜好即歲時問遺父母未
嘗於予不敢輒專禮云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
孺人以之可不謂賢乎司徒公稱孺人能知大體
嗚呼知人哉孺人性慧强記初從予口授唐絕句
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
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既十四五年扣之
一無遺忘似有慧業者然其生以康熙元年壬寅

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三十有二生女一人字淄川
畢氏生十年矣後其母百日殤嗟乎未及笄也是
爲下殤下殤小功制於禮矣痛哉又撫女一人林
氏出字鄒平張氏謹忍滌志其梗慨以俟當世之
爲中壘者將以慰孺人於三泉亦聊以抒吾悲焉

亡兒敔渾墓碣銘

漁洋山人文子曰敔渾字奕遠母張淑人其生以
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其殤以康熙十一年壬子
六月葬二十一年矣宰木已拱而墓無片碣感念
亡兒若在初歿乃書其梗概於石庶幾吾兒有知

瞑目地下云兒之初生先司徒先淑人年未及艾
而予先一年成進士家門方鼎盛兒白皙而敷腴
兩大人珍愛殊常五歲從宦揚州入家塾以唐五
七言絕句授之頗成誦十歲從宦京師十四歲歸
補諸生是年從宦淮浦權署得懸癰疾庸醫施刀
鍼予方以河涸額鈌憤憤聽醫所爲症遂不可療
予不悟也明年入都從浙西李生學爲文頗清拔
然坐或跛倚予初訶責之兒不自言其母淑人爲
言予始知醫向所爲悞之然無及矣又明年其幼
弟獅兒病亟兒五更冒風露馳召醫躬視湯藥其

孝友有過人者兒亦不數以病告也又明年壬子正月忽欲歸省祖父母以其風疾不任輿騎止之不可會張淑人為先慈淑人製冠帔遂命兒齎以往留三月返京師五月杪兩大人遣綱紀迎兒歸娶行有日矣忽得寒疾而癱日潰醫皆束手遂不起兒殤後檢其篋中得手寫制舉文數通風氣日上使其不死非碌碌者而竟未成人以殤悲哉悲哉兒聘高氏淄川御史玶之女未及娶銘曰

生十七年而芳蘭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電光泡露今汝胡為乎來哉

二殤女墓甎志

漁洋山人有三女皆幼穉歲庚午山人自少詹事遷御史中丞迎其家以九月至京師六月長女殤其年十月歸葬附其伯兄敬渾墓丈若干步又三年癸酉四月陳孺人卒甫百日而第三女又殤女孺人出也將以是年冬從母歸葬於是山人反袂拭涕收召魂魄書二女生卒本末使刻墓甎納之藏按禮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其未成人也故薄之情屈於禮吾不能越禮以用吾情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是有棺而無槨也吾忍乎哉古禮之不可行於今久矣雖違禮以用吾情可也長女小字阿端以康熙己未五月初九日生於京邸其母張也女自襁褓中娟好如玉雪天性至孝未十歲舉止如成人予每食非女同之弗甘也將上京師其諸兄嫂送之皆泣女亦泣以五月九日至京師則其生日也會天雨予迎之中門抱持而喜每退朝必名之食六月望名之食至則不食以為偶耳是夕遂病十七日病亟呼父不止頃之卒年十有二女病不在死法庸醫殺之也傷哉第三女阿宮以甲子九月二十日生京邸女生而

余遷宮尹故以名之甫彌月予奉　朝命祀南海之神女隨母歸里雖女也魁梧類男司徒公愛之恒在提抱乙丑予粵歸過里省覲司徒公未幾北上而女病炙之良愈七歲得癇疾然健如黃犢病已輒距躍如故壬申女九歲母病瘵臥疾數月女亦病予不暇視也母死女日益病百藥卒無效後其母百日竟死甫十歲耳傷哉始阿端之葬也予為詩哭之曰左氏嬌女詩陳王金瓠詞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銜悲既而自疑曰一詩而引二事是殺於兩女也不祥然孰意其果讖乎豈動乎四體鬼

神者告之乎噫

靈尾集卷五

靈尾集卷六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愼取與顧嗜飮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爲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洊臻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剪伐或以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勘賊紀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有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嘉
發亦久之曰何物縣令强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
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廪餼甚腆時方
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
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為令衣布飯脫粟
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户部主事餉軍遼陽
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榷舟九江終始以
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擧人陳
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
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為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
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為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
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
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
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黄
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
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為給事中論劾
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
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内艱
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為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其白山之陰老焉
每八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鉏滿舍中先生與雜坐
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為大夫也
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
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
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闗獄囚日給酒願附名
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
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
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
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
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
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
筆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
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
官張茂蘭問其後喬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
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
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
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為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日

冬無絜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戸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
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衞曾祖重德太平府通
判有惠政建祠櫧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
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藍氏　誥
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
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陛辭　賜御服以
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
僞挾明宗胤右江莫扶化等連諸猺獞蹋平梧諸
郡所在驛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
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
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
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
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
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臣往勘
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五十

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
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闕再拜閉戸自經不死
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
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
濟間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
朱昉以孫國楨賫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
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脅公公引佩刀
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
桂遣僞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
縶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
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
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茲土義死
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
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
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
暴其尸烏金鋪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
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閨
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勢不屬卒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偕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皆踰常格又 御書
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 國
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晳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
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戩體仁長洲汪苕文琬鄢陵
梁曰緝熙公戩豪邁任俠苕文孤峭工文章曰緝
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藺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
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
於都下庚戌別公戩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苕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落
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揖書
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
遥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
詠以及嬉笑詼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
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
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梁晳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晳次其別號也其先洪
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從河南鄢陵遂家焉傳八世
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徵菴公諱傾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蒙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栻 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紈
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
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鋐疏劾秦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詢知先生孤介廉靜無所附麗吏嗟賞焉官咸寧十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即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禛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辨難蠭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轡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橐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懼夫三橐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 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于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 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襆被親相送一衲嵩丘行腳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饋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癖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償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啓壬戌卒康熙壬

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堉垿坦垛今惟堉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衞道及考其生平馳騖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朧緇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甪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

獨著其先澂産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丘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閒予爲揚州李官識君儒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瑾沈康臣盾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陛楯閒丙

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　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　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　朝先是己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強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顧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銜戶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闞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闞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　朝廷守法耳必索之當　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類也君既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臺僚書進擇其尤者廿四幅爲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遊公卿閒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爲君

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予贈兩家而時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晩歲爲文章鐫刻近之君稱詩筆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

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爲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既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字歸業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來入中轉羽既莫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遊兩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然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顧居鄭康成譜毛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

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改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爲同產弟初世揚在神宗朝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淮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爲逆閹所惡逮詔獄號爲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歃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所戰皆盛有斬獲賊爲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

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肯從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為撫邊守備亦駡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為兄子恥以為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為齊佐命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

予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于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雅謹克相夫子夫親文書舅大司馬公塡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縶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綆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殮唅憮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饑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麗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 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卒紀述閥閱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翶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王烈婦傅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蹏漬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于既

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illegible][illegible]爲復
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
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
言笑居四載舍人殁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
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
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
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尽衾襚衣備
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
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既製
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

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
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絰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
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
舍人之匶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愼勿
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
初二日也距舍人殁甫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
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
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
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身
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太
遠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沖陽公
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
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
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姒姊妹
以和相夫子婉嫕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
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
親得舅姑懽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

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
奔迸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
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刲左腕取肉
投藥餌進之舅姑掩而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
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
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枝拄其間仰
事衰白俛育藐孤予羽譙譙予尾翛翛風雨飄搖
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
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
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

乃以家檬付幼于秸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豪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含飴弄孫頤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瘏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秸候選縣丞孫一人燾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酅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酅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王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爲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普陀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臥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白諸峯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　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時養祭酒府君兒涑念予無燕息之所因稍葺齋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illegible]仍其舊西戶而東首南置三石儼立曰三峯亭後增軒三楹曰樵[illegible]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繞以達於對劉田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參嵯嘉樹蔭之曰小華于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爲籬至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限重關內外皆[illegible]茂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臨邑邢太僕書迹歲久殘毀葺之則力有不能將於松下結茅三楹名之曰雙松書塢西園故址盡於此出　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軒後有太湖巨石[illegible]嶐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極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illegible]嘯臺薜荔下垂作蚪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得屢存數椽於刼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才被　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集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幷書之

蠶尾集卷六

蠶尾集卷七

濟南王士禛貽上著

芯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其論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曰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衞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氏斷以爲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爲聖人之删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眹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菴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爲好名者有之以爲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諫況文學侍從之臣[illegible]

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　君父於凡圖訴民瘼
告休戚皆借著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旁
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載
被覽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耆
瀫水之陽蓊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
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
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書
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甚
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
以竊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
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
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
爲賦詩曰淸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
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
五湖不啻蹏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
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平
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illegible]
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
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
也今翰林檢討悔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
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几席之間
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靑
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予
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
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　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　今上　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爲裨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麓集序

芝麓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予爲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為畫家自畫巳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元人四家而倪黃為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為之冠非是則旁門魔外而已又曰凡為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以沈著痛快為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為古澹閒遠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予論次其詩請即以此言為之序不亦可乎且予之家世自文肅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流弘長歸然為江左文獻九擅場六法寸縑尺素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荊潭唱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為而公卿大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為吾代言之使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蒙
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
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以
且橐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稱
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既而誦
其詩如作者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
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
利棄瓢婁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
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

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
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
則予亦庶幾逭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
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
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淸議在野而婁江張吉
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
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旣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

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獨
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
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
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
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
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
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
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邃
於經術尤熟史事晩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臥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戚戚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婁江雲開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故歟既聞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苕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烏犎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迹皆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鴻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玉笱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惟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于鬱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予鼎彥刻其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予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戚若文曰縉諸君子爲文酒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

篇酬唱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
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
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塲吟地低徊再四因是
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埜年纔八九歲予固
未之知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
敏葉公飲先生臥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
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
一[illegible][illegible]乎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埜年方髫齔風
神[illegible]徹吐納閒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荅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埜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優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埜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與予老矣讀丹埜之詩遡[illegible]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illegible]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冞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子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illegible]
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

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
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
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
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許聖俞之詩以爲清
麗閒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
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
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
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
獻肅疏言祫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爲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責

直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疑於[illegible]
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
外已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
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
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
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
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
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
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安博季豹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為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為歌詩則沉鬱頓
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子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予乎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為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勦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為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衹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

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
足音跫然而喜況知己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
閒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
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
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為
人君濯濯之姿孑孑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
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
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
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過之異常格既罷官不能歸
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為治裝趣行

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
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
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間慕戴顒米
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既得江山之助而孤
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鹹之外者自能辨
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
卷慨然又激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遡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

無由宋晁無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
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
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
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
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
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
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滃唾而已

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
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
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眞能得三百
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
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葯蕙若
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
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眞楚詞也予
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
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
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擥香草像嘉木思公

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
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
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無咎元晦諸先生
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牛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
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
者之隱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
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洞瀁之津而不
知所歸宿矣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

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謩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寃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實有之君博雅好古能鑒别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閒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閒觴詠以爲樂旣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目錄創於七略六略荀朂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沿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名已之文章則始於弇州有後辭焉君名其文章曰半部豈其中歉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别書此以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試之南宮特　命侍郎臣士禎暨侍郎臣光地貳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輇材末學受　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掌成均洊貳宮尹伏處田閒五載庚午趨　朝遂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　國史　經筵諸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閒臣何人斯屢邀　異數拊心自愧報稱末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旣又維　皇上簡命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人心非眇小也　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始進已不知砥行諠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䁥然不滓卓爾爲一代名臣而裨益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閎通博殊尤秀異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苟祿嗜進之徒雜出其閒有司不加審愼俾得售其巧而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爲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

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聱牙詰屈以爲古骫骳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纖人曲學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愼惟恐得非眞才以辱　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愼冀得一二載在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淸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卽其修詞之誠而約略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章天旁招俊乂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思靖共爾位何者爲先天下利弊何者爲亟治錢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以厚禮樂何以興爲侍從何以拜颺爲臺諫何以獻納爲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之不獲俾　朝廷設一官卽得一官之用此皆學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備而後　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屢存者若三輔黃圖决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渼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凉孫立亭誌富平近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鄜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决錄之遺焉吾邑始建於元壤地褊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既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洊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

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適覩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崖没於渤碣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物中條太行蜿蜒旁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之境屛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滄西盤山突起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延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鴈宕武𡰪羅浮峩嵋青城之屬率𠈁立傲睨莫肎相下盤山片石乃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茲山遼金諸帝蒞止不一迨於 本朝 翠華臨幸至再 御書 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爲禪窟凡此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禮佛日峯住五老東西二林間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遂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瀕獵以至[illegible]斷碣名泉怪石芒蹊所及悉齎油素籍記之可謂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晝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與之遊清晝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愧諸公哉

古鉢山人遺集序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爲古今體百篇山人母弟士禛所編錄於是距山人之歿十二年矣刻成序之曰山人王氏諱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別字東亭前戶部尚書贈少師見峯公曾孫前浙江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康宇公孫封國子監祭酒贈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匡廬公第三子幼沈默寡言笑讀書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刻深窈杳不

取悅時目與弟士禎同學詩於兄考功氏常夜靈集東堂同和輞川集山人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遊吳與與朱茘裳嚴武伯葉元禮諸名勝共賦五言詩成諸公閣筆以爲孟襄陽微雲淡河漢之比吳江計甫草論之曰三王並著詩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若東亭之才詎肎作蜂腰哉世以爲篤論山人年二十二貢入太學踰壯乃得第中閒以帖括廢詩不爲者十餘年庚戌後稍復爲之多幽憂佗傺之語亦刪棄不錄故存者什一耳山人既歿士禎搜篋中遺文率

取零簡敗楮書之叢殘黕黯如數百年故物手扃鐍之不忍視也已而攜之東粵攜之京師歷十年始啟鐍稍次第爲一卷嗟乎人琴俱亡昔人歎之以山人之才而所存於世者僅如此悲夫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㞹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肎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嘆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即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肎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蓧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蘧瑗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閒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　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　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審臬郡守文忠揚頳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鐃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内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濟亭司寇之介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予亟賞之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予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予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爲畫同攟撦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爲陶也顔之不能爲謝也以逮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爲陶之古澹又能爲謝之清華能爲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爲顔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

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非予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濼源歷泉之水如空青海緑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若此丙寅丁卯間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能夐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予兒涑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特雋削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豐臺

芍藥詩四章芊緜清麗一時盛傳也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肎雷同如是列其於古人而肎爲勦襲爲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爲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爲窶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幷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鄖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蜀游之書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爲予刻之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譔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庋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鯈浮沈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盥潄旁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見輩數箸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劃一日乃出鼠囓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孟子之屬也莊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漢所紀述識小者鉤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類計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詭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麈三錄河南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束髮好讀史傳旁及說部間有古本爲類家所不及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聞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衷道路見聞別爲皇華紀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　天子憂勞爲罷元正朝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　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予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爲二十卷憶顧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之予仕宦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受知　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爲工拙也取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蠶尾集自序

兗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蠶尾山爲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讌五太守於此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陘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

勝又曠邈覯麗能使臨汎者徬徨登眺者遷客騷
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並傳
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予奉　朝命
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
相際有數堞隱現於煙霧滅沒之閒者土人指似
曰此鬣尾山也時風雪寒冱又迫王程不得往既
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
溪堂詩盛稱其蒲蓮蒹葦鳧鴈龜魚之產予卒卒
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
歌詩直篤退之而上予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
彼蓋亦未可以為過也予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
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予方備員於　朝郎
署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閒豈暇謀及數百
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為吾有哉亦聊以寄吾懷焉
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庚午以
後雜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
之意以諭吾懷焉

國朝諡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
謂南郊稱天以諡之猷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勳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墓誌
惇史而　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諡顧五十年來
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
士禛昔備員史局以為　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為一書書成序之曰諡始於周周禮
春官之屬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閒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
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
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既報可則
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本朝率沿明
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
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
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
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
事者亦得予諡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諡者
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
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
諡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
諡鄭樵又增損之為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廿四下

謚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剛又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　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恩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

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之輩又濫及宦官[illegible]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說者并附著之至　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殉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蠶尾集卷八

濟南王士禛貽上著

詩解 四則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予謂與滅繼絕善之

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辯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以下三[illegible]

[illegible]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人之實不能各有其黨黨朋嬖倖更相貢說彼詎恤公論哉古

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惑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

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illegible]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冀以稔成其惡耳此敍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黨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也

有女同車序曰鄭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云云鄭宇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瘞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蹏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　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按何文肅椒邱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入貢并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晃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氈房蓋未詳矣

書兗墨

宋時最貴兗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晁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子惟進惟迫與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兗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迹爲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溈山集皆有兗墨
詩此皆宋人貴兗墨之證今以語兗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闓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鍮結人以鍮頭道人呼之長
鬢斑白短鬢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皆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即入雲夢山
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往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傍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
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迄
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
鬩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
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
已蹤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
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
故請留執樵米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
惟蕪麥芋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
侍不行僧顧曰于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
但日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
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
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
則虎狼號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
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
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
候移晷饑甚輙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媼覓
一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
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俟聞

木魚磬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磬在南山顧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覃宿啖以燕麥粥趺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富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淀暢春苑尚書述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與霖阮爾詢等題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扳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克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尼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决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自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眞有丈夫行也據尼爾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剌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輕財好義此巴牙剌眞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眞實處女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媲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尼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輙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後賣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王

五妞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剌厄爾庫不取李
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為民應令李殿機併
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
與貲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
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歎
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
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
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世
之鬢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
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大

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御
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菑時隸幽州辨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
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泲即
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
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閒其去幽州且千餘
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
序幷州曰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
二百里之內捨近而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
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
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周職方有青幽幷而
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
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
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
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
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辨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畧云諸葛

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
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
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
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既歿老宿
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
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為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
見誠而寔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
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
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

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
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
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其
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
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勞一
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劉公之用心也論
忠武侯或曰三代已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
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
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
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

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偪故魚水之
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倓
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昭烈有焉世溥何
人而敢干汚蔑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
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
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
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
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旣死於盍安知非
口業之報哉斯論也非洋許能矣將不可以不辨

慢亭弟結緣硯銘

此非結緣也胡以泌結緣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
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答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正切疑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
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
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旣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
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
幷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酈注鮑
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

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
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云塵中人引
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
拾遺辨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
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删正要以馴雅爲歸不識
吾師以爲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畫一皆已改
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閻
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鏜愼蒙二公名山記
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古

人片語隻字輒爲狂喜眞書生結習然亦不敢[illegible]吾師諉謳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illegible]

荅門人陳子文二首

知有入蜀之役極爲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泊新詩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峰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𫆀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句錄正之氷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眞不堪把翫耳

三載𠞰望海内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手書示以皐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聞太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梓宮事畢昨得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將及顯陟非遥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文獨屈抑下僚鶯棲枳棘令人慨歎譬暾諫果此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荅棲霞楚雲和尚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聽風以請久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儀久[illegible]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鬣龍鱗當與此山不朽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爲輕重也昔白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前奉手教知欲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闍一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闓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侖山談浪杖人已事眞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自恨生晚不獲厠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咨落法乳僕老矣復覊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illegible]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莪幸甚幸甚先青昌樽汕
東苑闃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愁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禎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駿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之後心脾受傷頭竟略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惜尺牘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與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著江鈕文海卽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巳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為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
記雜文未能槩卻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
惟西方之書精覺有味証以閱歷世途四十載[illegible]

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illegible]
刻變滅況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
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
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
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為利往來
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
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
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數為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瞽老先生以為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
園卻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笥碧山書社
為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笻笠一訪雲林清閟之奇
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
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數唐人
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
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訛謬又二十年
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
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遺
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僘門人蔣京少
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
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磯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
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
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
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遯古不擬於流
俗中求之蓀老無恙公子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
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

之嘗竊以爲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
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
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
車青青子衿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歸之目
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
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爲一書數年未竟京師僕
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答梁埥

頃承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鶴

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承寄先
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
占籍於鄙曾祖祖父諱字官閥于例皆不得略述
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
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
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
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
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
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

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
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爲罪首
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八筵不盡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鑒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
手書如空谷足音跫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
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
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二一枚刻王原叔重修
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
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仆蕪

糞土所壅幸字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
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於摹搨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
嚴今之淨名龎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藏
諸集衆法寶爲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
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
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
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沉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
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
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
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磬石不乏江淮好事
者何靳一七筯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
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
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
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

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
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
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眞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
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藁
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
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出

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
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
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
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究觀
平等豈況鬬諍雖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
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
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
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竊有駁正并錄
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

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叛以[illegible]
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
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
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己如先生想亦
為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蹤出都門茲因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為金陵
梵剎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為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惟先生政暇眺念勝地特為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幢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迹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騶人所為昔白樂天在蘇
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
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

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
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
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謂不可山言傳命屬
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
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
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為作佳傳耶

寄尤悔菴太史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巋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荅者非敢蹈疎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為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姑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羡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
略世間唯稍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覆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一本朝詩
選為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蠶尾集卷八

蠶尾集卷九

濟南王士禛貽上著

跋兩漢紀

古書固有晦于前而顯于後者聞見後錄云唐人惡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皆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祕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志英雄傳因爲外臺言之委官以取民警懼遂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今荀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閒吳郡雕版甚精流傳于世當是有神物護持之耳

跋曹全碑

門人蒲城趙善昌貽曹全碑碑在漢隸中最爲完好書法圖美此碑萬曆時出于郃陽歲月未久故鮮剝缺趙崡石墨鐫華于奕正金石志始載之都元敬著金薤琳琅未及見也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跋漢靈[illegible]碑

眞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illegible]其云長史虞翻字長翔試昌人庾亮江州引爲上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俚鄙襲記時代耶至以夫子爲太極上眞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疑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眞人靈寶九迹法治水周公爲西明公名公爲南明公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又皆傅會吾儒所稱述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爲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弇州固常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于侮聖如此當墮泥犂地獄或是林靈素劉陳一輩所造作耳

跋長短經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蕤自序云大旨在乎寧固根蔕革易時弊與亡治亂具載諸篇此書流傳絕少徐健菴過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潼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

跋杜詩二則

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版亦多譌舛但從善本可

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黔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費著撰蜀杜氏族譜云杜朔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寶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于朔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㦨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著此說不知何據坡詩云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耶

跋白孔六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開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跋王建宫詞

王建宫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今外國猶傳其制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女弟子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也

跋權文公集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爲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今不在編次之内此集故友潁川劉考功公𡘋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家考功子凡元歎寫以見寄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米芾畫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聞見志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跋白蓮集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巳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

三集幷傳之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開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予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錄跋麻姑壇記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謂此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

字而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注持重舒和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云云今大字本[illegible]

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眞者是也

跋摭言足本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覩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

跋唐闕史二則

唐闕史上下二卷三十一則祝京兆家藏本也枝山自跋云得之文人李太僕太僕得之海虞錢允

言氏唐人小說家故自斐然此書與鑒戒錄乃似措大所爲視李肇國史補相去遠矣

唐闕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獻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已自云歸崑崙石室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爲者吾郡長山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褒彈眞篤論也否則淮南以叛自殺而道書猶妄爲鷄犬皆仙之說以誑[illegible]俗是導逆也豈可以訓

跋五王飲酪圖

觀李中丞奉倩家周文矩畫五王飲酪圖按宣和畫譜有文矩五王避暑圖四又圖畫見聞志玉堂故事有南唐周文矩五王飲酪圖二此或其一耳元人王惲有五王避暑圖一絶云翠幄留香郁棣華紅雲幕暖鶺鴒沙亘其不免陳思歎朱李寒泉是浪誇見秋澗集

跋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尚書王遴序予著五代詩話頗刺取之

跋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絶少文皆駢體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尤妄予嘗于池北紀談辨之

跋西崑集 二則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云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隲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秘閣刁衎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缺秉巳上止十四人乖厓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予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

石介作怪論三篇獨苛于文公何歟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跋宋高僧詩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

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劒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跋李泰伯集

李泰伯覯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讀盱江集，絕句乃頗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秖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憶[illegible][illegible]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况不[illegible][illegible]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憶錢塘云：當年乘醉擧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此集乃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泰伯自序，最爲完善。予家藏本差不及。

跋趙清獻集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二奏，反復不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者，眞可以爲宰相矣。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起，其風槪又出元祐諸賢之上。

跋稽古錄

徐緇修元正子貞貽石門呂氏新刊司馬文正公稽古錄二十卷，首有文正公進表一首、朱文公與鄭知院書，以爲此書當與六經同進講筵，良然。

跋隆平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衞序云：子固[illegible]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illegible]

至於英宗八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奮訂須付史館副存于家卷首有大德少陽印楊士奇印梅花閣書畫印蓋楊文貞公故書也

跋東坡先生詩

爾雅翼蔄葍郭璞注蔄蔓蔓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坡詩云蔞蒿滿地蘆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乜字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也

跋淸江三孔集

江西巡撫宋牧仲中丞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

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也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觸其怒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百卷平仲有續世說珩璜新論諸書今三孔集通屢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蘧訪遺文刻之存一二于千百則三公之文在南渡之初已多散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元之舊矣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父制科策首嚴王霸義利之辨剴切似劉蕡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器狹志大而謀淺足破羅晉拍肩之論常父論唐憲宗相皇甫鎛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發蝗說謂新法之害鼠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鷄說謂王呂之不終晉鷄以喻安石蜀鷄以喻惠卿也毅父文僅表啟無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跋永嘉二劉集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安節追餞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

之士者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兔園冊子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飣餖之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二則

山谷記東坡先生嘗自云作小字不如大字然今碑刻所傳率多大字而小字最爲難得十一弟慢亭從京師慈仁寺得小楷赤壁二賦及歸去來辭政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當什襲藏之

山谷詩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吾友黃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

堂子瞻出我看早讀范滂傳脫 和淵明贊二作讚

盡東坡一生升識之

跋王魯翁篆

章丘縣北一里女郎山有宋隱士穆賓廷秀墓洛陽王壽卿魯翁題墓表篆書黃魯直有贊刻於碑額明萬曆間大名董復亨為令移置文昌祠稱二絕按魯翁祖擇之外孫工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學異以布衣終陸友研北雜志云家有魯翁篆閒居賦筆力如鈕金屈鐵

跋文昌雜錄

文昌雜錄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說部之佳者予家有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穎公之子也後山集有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盱腹平生萬卷餘謂文英也後山為穎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甫南渡後客吳興著白蘋集見吳興掌故

跋宛丘集二則

至誠則人不忍欺古來名相唯諸葛忠武司馬文正二公足當之耳文潛以此論郭李優劣甚當至論李衛公殺郭誼之非則甚悖於理使誅郭誼為

非將封簪頭子密爲是耶

文潛論樓護云所貴乎遊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急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齪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此論見郝梁所刻宛丘集而文粹不載予向持此論嘗著之池北紀談不知文潛先得我心也梁號龍泉山人未詳何代人

跋雪溪集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匆匆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性之别有默記若干卷今傳于世明清仲言之父也

跋世說侯鯖錄

世說新語侯鯖錄二書及白孔六帖萬花谷皆義家舊書時在順治戊子己丑間予尚童穉未爲讀生也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簏金遺子孫唯嗜書之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一祕本輙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購之今予池北書庫所藏雖不敢望四部七錄之萬一然亦可以娛吾之老而忘吾之貧康熙辛未予官兵部侍郎居京師此二書適在笈中繙閱憮然如遇貧交於契闊死生之後其悲愉感槩有出於尋常相萬者故劍之情詎可忘耶因重裝之而手記於卷首涑嘗其珍惜之中秋前四日書

跋侯鯖錄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子家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矣

跋西塘集

一拂先生少隨父游宦金陵讀書清涼山寺深爲王介甫所器鄱陽楊蘷來學于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諧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第一知己至于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己矣

跋道鄉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栩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三云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攬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槩從竄逐惟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薰蕕不分且躋惇于元祐諸君子之列其言誖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惇俾竄名

其末也先生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尚語居衡昭時古詩有似樂天處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市戶呂絢者嘗以錢二百萬造大舟以俟後先生北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五絕句云平生親友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瀟湘起柁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鴟夸還似此行無若絢者抑何可使其無聞哉

跋嵩山集

晁以道說之嵩山集十九卷有邢居實墓誌云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與父尚書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又曰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前輩立言婉而直如此

跋鐔津集

鐔津集寸五卷宋僧契嵩著嵩作非韓三十篇在

集中其詩多秀句如智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綠人煙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晚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夢粱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命掌書記笑曰我豈爲汝一杯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跋唐鑑

范淳祖禹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祖謙注有淳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通明弘治十年知武進縣鼓城呂鏜刻也此書凡三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爲二十四卷耳近有石門呂留良晚村重刊本其子葆中以貽予葆中字無黨

跋東觀餘論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校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訒紹興丁卯後序又嘉定中樓攻媿序訒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秘閣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美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標宋代編校

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錢牧翁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言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本即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若本自序雜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于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唯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于藏書者

跋元祐黨籍碑

[illegible]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illegible]逆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張文節綱華陽集有紹興聞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内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illegible]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内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

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彦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考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韋藎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跋嵩山碑

門人查嗣瑮德尹遺嵩山碑刻五一啟母石闕漢篆一唐文皇御製少林寺碑上方橫刻御札稱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凉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字草書又上橫刻云已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蓋碑額也則天御製從駕少林寺詩一首書一首司門郎中太子諮議王知敬正書一唐大理評事崔琪靈運禪師功德碑一宋潞國文忠烈公先塋石刻皇祐三年七月中書門下牒後列銜者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高禮部尚書平章事文按綱目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正月以文彥博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己丑八月以高若訥參知政事三年辛卯三月以劉沆參知政事是年十月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罷又五年至和二年乙未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明年嘉祐元年丙申閏三月彥博薦介召還知諫院此牒允潞公奏請而潞公亦得列銜其後蓋宋制然耳皇祐三年三月同平章事宋庠免故平章事惟潞公一人

跋太平治迹統類

太平治迹統類七十三卷宋眉山彭伯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興後集三十三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前集尚有譌闕秣陵焦氏本也

跋清暇錄

是書多剌取諸家小說成之異聞殊少其自署灌園耐得翁未審何許人末卷多述吳興事當是吳興產耳

跋卻掃編

宋代官制最淆亂難稽徐度卻掃編三卷專詳累

朝官制沿革同異之故往往與王明清揮麈四錄足相參考有用之書也度爲宰相處仁子處仁靖康初拜中書侍郎不附京貫其在東京之末亦錚中錚錚者歟

跋唐庚眉山集

宋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三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庚子文若序徐渤與公鈔自何元子家庚自記云詩最難事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

言其名治察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文賦二十二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跋陵陽集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遊二首最佳須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蒼不樂居江西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渠易夢見

跋郭祥正青山集

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而集中不及蘇黃一字李端叔晚居姑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相排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能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

跋竹友集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苗昌言呂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鈔本也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沈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披莎蕉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蘺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顧安得無逸谿堂集及徐師川洪龜父諸人遺集一縱讀之耶

跋葉石林建康集

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磵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尢邃於春秋觀集中荅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跋晁子西嵩山集

宋刻晁公遡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遡公武子止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无咎之下間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缾添水養橫枝書牕一夜月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詠缾中梅）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感事）不見罘罳闕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有感）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跋盤洲集（二則）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李衛公平泉諸詠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可想見其盛也其父忠宣公松漢紀聞及景伯隸釋景嚴泉志景盧容齋五筆夷堅志唐人萬首絕句今皆傳于世

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

跋攻媿集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詩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冗此集如表狀書啟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逮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眞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跋曲簡尺牘

馮具區跋宋孫尚書覿仲益尺牘云聞之毗陵人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云云予按仲益非君子且爾時梁師成亦自詭坡公遺體公安得有如許既娠之婢而嫁之又安得生子皆僉人貢緣附託適足以辱公耳又按國史經籍志覿鴻慶集四

十二卷予家有其畾簡尺牘舊刻本若干卷

跋玉楮集

安丘張貞杞園以明經需次翰林孔日博雅好古工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寫本宋岳珂肅之玉楮集相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霖子官戶部侍郎者書甚多如金佗粹編桯史愧郯錄皆傳于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唐王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厚煐岱翁工篆隸癖嗜古書寫錄多祕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篆書入藥鏡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

跋陸放翁詩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為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常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為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跋翠微南征錄

宋[illegible]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冑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率贔豪使氣上侂冑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冑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為朝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冑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冑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跋宋名臣奏議

宋趙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庚戌王孫希瀞眉山史季溫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溫陵黃氏所藏宋刻本其自序略云伏覩建隆以來諸臣莫盛于慶曆元祐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

有決融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伏萬幾餘閒幸賜紬繹惟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論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間何澹劉珏輩偽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歎哉此書載北宋名臣讜論竑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秦檜之流亦點其間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跋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蓋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刊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沐人曾繹淳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目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跋文苑英華辨證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夏撰一卷曰用字用韻事證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離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爲淵博自序云文苑英華一千卷宇書[illegible]嘗[illegible]人[illegible]消比他書尤甚纍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眞益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薈粹其說以類而分[illegible]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傳伯微撰總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心傳自序二通此書于宋南渡後朝章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之巨擘也

巽隱集卷九

蠶尾集卷十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跋四朝聞見録

龍泉葉紹翁四朝聞見録自甲集迄戊集亦多述南渡事蹟其間頗涉煩碎不及李氏朝野雜記遠甚二書皆鈔本

跋揮麈録二則

王仲言揮麈前後四録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詆碧雲騢江南野録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表曾布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銍乃布孫壻也布與京卞輩同列姦臣傳録之云云又可信哉銍有默記雪溪集各若干卷亦名士

揮麈録載宋有三李定其一嘉祐治平以來以風節聞嘗遍歴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寺正卿乃郭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其一洪州人字仲求晏元獻公之甥即與蘇子美賽神會之獻者其一揚州人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即與舒亶媒孽坡公者同姓名者三世或指而為一故明辨之然其二陷二蘇皆小人吾郡先哲則獨以功名著鄉後學所當知也

跋江西詩派圖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圖録人各為傳其三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苕溪漁隱叢話與山堂肆考有何顗無高荷又列洪朋于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予按劉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絶少無可采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龜父駒父玉父）夏均父二謝（無逸幼槃）二林（子仁子來）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璧即饒節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為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袁顒則與今本作何顗迥異後村厚齋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据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于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于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覩後村全集耳張康熙庚戌進士

劉後村作江西詩派圖不為王直方立之作傳牧

仲中丞頁寄所刊張古人部江西詩派圖錄始補宜之傳亦不甚詳適讀晁以道嵩山集有立之墓銘蓋吏部亦未之見略錄之以備考證立之少樂從諸文人行游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只尺居而手相授受也立之於人願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嘗監懷州酒稅每易冀州糴官僅數月投劾歸凡十五年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命其園之堂曰賦歸亭

曰頃有一時文士多爲賦詩彭城陳無已卒于京師立之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慕義樂善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大觀三年三月日葬密縣立之病臥久口不能良言猶慷慨忠憤不少懈且曰我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云云所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者蓋東坡也後村作江端本傳太略但云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張不爲端本傳缺其序而謂臨川人予按晁以道江子和端禮墓誌云祖休復翰林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父愨相朝議郎又壽昌縣君劉氏墓誌曰夫人劉原父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男三人長端禮次端友端本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章屈于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能不樂于此乎汝安之則吾何有故端友與弟端本俱遂優游于圃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又按予和誌云江氏自轅陽侯德爲陳留圉城人非臨川也

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

石林詩話載魯直自戎州歸荊南高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稍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有雲臺觀詩云親祠聖主鑾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見范公稱過庭錄晚得蘭州通判以死頃見張吏部江西宗派圖錄高荷有傳而太略應補入之

跋西溪叢語

右西溪叢語宋姚寬撰鶴鳴館舊刻康熙壬申秋

七月望日得之慈仁寺市上下卷各闕二紙乃取汲古閣本讎對補完裝潢而藏之陶詩讀山海經第十二篇云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經云拒山有鳥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此書首尾無序不知刻者誰何其云鴸鳴殆正嘉間朝士之被放逐者歟

跋蘭亭博議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于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史舊刻甚精按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工其云翠添鄰墅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跋歸愚集

葛侍郎常父諡文康勝仲之子諡文定邲之父也按國史經籍志有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渡賢相史稱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於世否當訪之康熙壬申清明後三日前一日　經筵侍講　文華殿

跋安晚集

鄭清之安晚集六十卷茲本僅古今體詩第六卷至第十二卷殘缺多矣詩多禪語清之相理宗名還眞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南渡賢業

執也

跋劉後村集 五則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已後皆詩話詩餘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摭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刪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殞凶援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

勸進之文志行掃地皆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啟略云偉畫要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歎丘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于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聞勇退則稍攢杜陵老之愁觀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羣陰于散地聚衆芳于本朝無官可酧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名之臣右諛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眞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解書謝表并
和御製皆依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
說輩為之而易之竊名為首(見詩話)適覩李日華紫桃
軒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
伶不齒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
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
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劉後村序王隱君六學九書引所見丹家四人鄒
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白玉蟾鄒不登七十曾黃僅
六十玉蟾大死

後村序宋慶之希仁詩摘句有云多年翁仲在寒
食子孫稀又跋徐寶之詩摘句云盡日飛花急隔
溪芳草深皆唐人佳句不知二集猶傳否記訪之
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
輩皆著名而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
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于邁
于肸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為名公
所稱示予甲稾丙稾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
紹谷集曰後谷甲稾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稾而
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歲駸駸乎宜既

筆矣坡谷之後南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
其家豈非天哉

跋王厚齋集

門人陳庶常汝咸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
寫本僅五卷明鄭眞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當
言今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于典
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乃假館閣
書盡讀之所著深寧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
通鑑地里考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
文編詩考等又六百九十餘卷著述之富冠絕古

今其集顯寥寥如此何也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崑山徐氏刻本有
鉉翁自序高郵龔璛跋云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
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寄宣託示
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宣學鋟梓凡
三十則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
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按
則堂祖大酉名列朱文公黨籍大酉曾祖愿愿父
勤國與二蘇為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

秋新義盫家學云

跋史邦卿詞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冑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冑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爲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筠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爲平章事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柬札至用申呈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跋青瑣高議

此翦燈新話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傳後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冀一字之傳於後而不可得者豈少哉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宋人最貴閣帖山谷嘗恨無萬二千致一本此唐拓十七帖雖千金豈可易哉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觀宋搨樂毅論如衛協謝猗畫列女古意蒼然不乏嫵媚近搨則仇實父仕女圖耳西溟賞此有[illegible]以遺天章可謂具眼

跋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爲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即吳興本也目錄列傳刪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刪宋史則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呂葆中無黨攜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刦灰俱燼殆有天意于

僅鈔凡例一卷而識其顛末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有存否俟續訪之

跋句章集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曆中鄞人孫能傳所鈔館閣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翱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跋吾汶稾

吾汶稾九卷安福王炎午鼎翁所著炎午以生祭文

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中優于卷軸之語豈以書干姚參政貫學士自比于爨下之焦尾若惟恐其不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于當世顯者是求此數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跋蛻菴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郞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眞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跋聲畫集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集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閒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奥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擧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諸

石田輩以追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illegible]之勢偉矣如有好事廣而續之亦佳事也

跋牟氏陵陽集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巘獻之著詩有盛宋晚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寔詳雅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輩死不與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旣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于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覩華軒爲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也云云此論前人所未發特錄之詩五言亦佳不具錄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與所與遊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跋禁扁

叢扁五卷起甲誂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麂集
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康㽦之子士
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跋傅若金集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
武壬戌刊本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
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竹垞太史
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茆白葦閒忽逢嘉
樹美蔭爲之眼明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
陶南村輟耕錄集中湘臯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
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跋所安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
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
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
載文信公青原詩云空亭橫蝃蝀斷碣偃龍蛇活
水參禪筍眞香透佛茶晚鍾何處雨春水滿城花
夜飲燈前客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

跋石田集

元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
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
翀重刊本翀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
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术魯翀
康里巎巎辛文房薩都剌貫雲石皆是也伯庸文五卷
向屢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未睹其全且有文
而無詩康熙巳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齋得觀此
本畱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
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

跋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

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
十數點淡煙三四峯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
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
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自序有易
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
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
書故三十二卷前丘述遊錄一卷揩隨錄十卷知
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

跋玉堂嘉話

此書頗多舛謬如錢文僖跋鍾繇識季表尚父云云

惲云尚父謂忠懿王錢忠懿乃俶謚李北海壽熟帖後題觀者黃山谷以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民不知浮休即舜民也又云柘枝舞本拓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又雜見教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柘枝信其多姸辭能有柘枝詩溫岐有屈柘詞柘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又云宋高宗普書僻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其一也彌遠寧宗時人安得云教孝宗凡此皆紕謬之甚者不可以不

正

跋研北雜志二則

研北雜志上下二卷說部之佳者卷末有陳仲醇跋而正續秘笈不載此本在京師假之朱竹垞太史太史以余愛之旣歸禾中三千里外馳書相寄開緘撫卷重念故人憮然者久之

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見此書下卷從叔祖洞庭工懷素草書崇禎時官光祿署丞嘗奉詔寫御屏有別業在長白山下滸山濼中築一亭榜曰墨王向疑所出玆乃灑然昔人云開卷有益諒哉

跋輟耕錄

輟耕錄載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有延祐庚申春二月璧水見士思容跋不知璧水見士爲何如人按益都于欽字思容元中書兵部侍郞嘗著齊乘六卷此必于公耳

跋安南志

安南志二十卷安南人內附元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崱字景高撰曰漢交州九眞日南刺史太守三國時制守唐安南都督都護經略使交愛驩三州刺史趙氏世家五代時僭竊丁氏世

家黎氏世家李氏世家陳氏世家郡邑山川學校官制章服刑政兵制人物物產之類悉具有祭罕程鉅夫元明善龍仁夫歐陽玄許有壬序崱自序一通末有序事述世家官階及內附顚末甚詳

跋經禮補逸

經禮補逸九卷祁門環谷汪克寬著洪武二年臨江曾魯序弘治中少詹事程篁墩敏政序其書蓋本朱子經傳通解之意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爲綱條目甚晰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各著

其目列爲五禮其自序大𭈥谷如此環谷之學受于雲峯胡炳文可堂吳仲迂受春秋于嚴陵吳朝爲其祖東山先生華字榮夫受經于饒雙峯雙峯爲黃文肅勉齋高第弟子勉齋朱子之門人朱子修三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其淵源授受如此環谷著書別有春秋纂疏考異左傳分紀刻于閩綱目考異刻于祁其易傳義音考二十六卷詩集傳音義會通三十卷周禮類要若干卷四書音證十卷未刻近門人汪比部懋麟刻環谷集嘗索予作序惜未覩諸書耳

跋元人雜畫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時代遷變其理一也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義廢注疏而專言義理是也

跋元故宮遺錄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丙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大內規制瞭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渡行宮二記皆足備考據云

跋始豐稿

予于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繼儒嘗稱一夔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予觀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箭辨等篇皆極精核不獨二考也

跋邾世家

邾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卷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亥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二百五十五年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邾繫魯以魯繫周以周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初預修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跋東海生集

此集四卷梁溪浦源著康熙癸酉冬張夏秋紹所寫寄也予與秋紹未相識然聞其以理學鳴東南數十年矣別予訪長源集不靳藏本三千里鈔錄見寄予深愧之題數語以識緣起知古道猶在人間也康熙甲戌三月三日侍　經筵於　文華殿歸即書此

跋沕季潭石刻詩

予鄉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于壁凡古今詩十五首末自題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作迄今已三十餘年偶持鉢過長白劉老別業憶舊作書之憮然自失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後有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嘉靖乙丑三月李攀龍予按季潭以胡惟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與做散僧發往鳳陽槎峰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必有訛誤題其尾以俟考

跋五經大全

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竄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眞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李太宰默續孤樹裒談曾及之

跋革書

西亭王孫睦㮮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天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于行在者塞外無紙書之于革故名革書黃僉卹千頃堂藏書有之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尤翰林悔菴寄都穆玄敬南濠文跋寫本凡六卷其後二卷即金薤琳琅諸碑跋也又楊循吉君謙雜著寫本若干卷文曰燈牕末藝曰攢眉集詩曰齋中拙詠曰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金山雜志山在吳縣西三十里盧陽客記者客記最簡古有史𥙷其自序云盧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迓遂赴之由夏涉秋始歸于盧之風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筆札命曰盧陽客記馬君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惟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藻浮溪文粹于盧者亦文雅非俗吏予曾記其前生事于皇華紀聞君謙又嘗修吾鄉章丘縣誌稱善本南濠題跋極稱安福顏德倅陝州誌得古人序事之法登封令李君新誌去取甚嚴序事有法二誌予所未睹併記之以待訪

跋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卷

右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墨迹一卷蓋居龍場時所書石來學憲得之於闔𢷬以入都逾年遂有督學黔中之命一日過予俾題其後予按先生疏救戴銑等忤逆瑾謫黔龍場驛作何陋軒居之日夜默坐頓悟致知格物之旨得失榮辱一無所動

其心㣫文襄時爲提學踰貴陽書院率諸生北面事之蓋先生平生之學得力於龍場時居多讀此五章其居易俟命之意猶可想見石來以名儒往督學校倡明絕學與文成遙契於百數十年之後淵源相接夫豈偶然此卷預兆之矣康熙甲戌暮春王士禛謹跋

跋霍韜集

從慈仁寺市得霍韜文集韜本張孚敬桂萼方獻夫之黨以議大禮自兵部主事驟進詹事兼學士觀其奏議諸篇叫呶詆訐怙惡遂非其尤詭僻乖

清議者如大禮考証疏以司馬文正公與王莽並論略云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皆莽鷹犬也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光羽翼也後議薛文清從祀又追論溫公不忠不孝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韜生數百年後尚欲噓章惇蔡京久燼之焰眞無忌憚之小人哉吏部侍郎謝恩疏則云欲與尚書汪鋐更革百年積弊期之一年可定治體期之三年可成治功期之三十年太和元氣溢宇內矣何其大言不慙也且汪鋐何人也而韜與之協恭若此辭詹事疏則云三楊類寵病國禁訛言疏則云前聖駕南巡文臣惟袁宗儒不受饋武臣惟郭勛不受餽欲媚武定以甚貴溪之罪而不暇恤乎人言也從來仇正人亂國是未有如韜之甚者也近黃太冲宗羲著明儒學案而取韜殊不可解獨其疏薦廢籍諸賢李夢陽康海王九思伍希儒顏木等幷及大禮得罪諸臣豐熙楊慎鄒守益等大獄得罪諸臣徐文華唐樞等此一事亦未可以人廢言耳

跋天祿閣外史

萬曆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

類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史稱劉炫好撰僞書此亦其類姚有後梁春秋如干卷惜未見

跋童子鳴集

余觀南宋錢塘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數書賈中乃有嗜古雅尚如斯人者因憶隆萬間龍游童珮子鳴亦以賈書有詩名公卿間與太原王百穀善會兵部主事楊祀與子鳴爲鄉人屬訪其遺稿得此集蓋吳郡黃河水清父所定梁谿談氏刻凡六

卷康熙三十一年夏五記

跋山居雜志

村歌聒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跋朝邑誌

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爲巨麗康熙甲戌春門下士李瓚鈔寄此本讀之乃有勿乃太簡之歎朝邑誌萬曆中里人王副使學謨重修文增于舊而精核古雅有良史才似在韓誌之上關西前輩士大夫率留意誌乘如此瓚字黃中岸翁楷子有文學

跋婁子柔古文

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紆餘唱歎眞古文也子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名萬曆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崇禎中有臨川傅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入
國朝言古文者益多如婁傅者予未見其比也占衡乃天啟中給事中樾之子

跋朱文恪公誥命

竹垞太史以其先曾祖文恪公誥命一通示予拜瞻之下前代文物名相典型尺幅之中皆粲然可以考見當與錢武肅王鐵券並傳浙東西與天壤俱敝不僅朱氏子孫世世永寶已也

跋錢宗伯嘉與高氏家傳後

革除之事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春秋之義纂立之國皆不絕其爲君况建文高帝嫡孫躬承大統顧奪其位斬其廟號幷削其紀年上系洪武名實舛謬孰大於是此二百七十年間人心憤鬱而不獲一伸者也南渡草創事無足錄而能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下逮靖難殉節諸臣皆賜褒邮抒天下久鬱之情作萬古忠義之氣未可以亂朝沒其善也寓公先生泣血上書訟父寃因及其九世之祖幷獲恩邺世德作求遠而彌耀稽諸史冊詎多覯哉予文之書合歐虞顏柳爲一手與牧翁之文可謂兩絕念祖攜以相示摩抄之下不勝高景之慕題而歸之

跋黔書

田綸霞中丞作硯書凡七十六篇篇各一格[illegible]苗蠻種類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巻黄凱里鉛藥醬卭竹諸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讀之如覩偃師兆人之戲故相國孫文定公沚亭作顏山雜記記山窰琉璃瓷器爐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

跋論畫絕句

近世畫家專尚南宗而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諸大家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予未敢以為定論也不思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子美河南鞏縣人）近日之空同大復不皆北宗乎牧仲中丞論畫最推北宋數大家眞得祭川先河之義足破聾瞽予深服之其詩之工又無論已

跋春秋集解

洛陽縣丞李集鳳字翽升山海衛人貢士研精三傳撰春秋集解四十卷予門人汪檢討楫出守河南府雅重其書欲為刻之梓以傳十五年前有莆浦縣丞施鴻者字則威閩侯官人以部選至京師投予所著史測若干卷論南北朝事靡靡可聽皆下史之有經學史學者也

跋律呂圖說

華陰王弘撰無異寄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于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居河渭之閒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崑山顧炎武寧人訪之一見折服以為吳中所未有蓋秦士之高尚其志者予詢王少司空嶽生云建常郃州長武人

跋李河濱書

河濱先生以文章起關中遊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予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峽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為之奪氣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令予中黃視予此卷雖若不經意而學問書卷之氣拂拂從十指間流出山谷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以繼獲麟之後朱子又作綱目效春秋竊取之義於是史家體例備矣建安袁

振又繫括貫穿創爲紀事本末一事之首尾起訖開卷瞭然亦古今必不可無之書也涇陽雷伯籲以古文名作紀事本末摘要一書其子毅將謀刻之淮南郵其藁示予喜其簡要可便初學然此特家塾之書耳有志史學者自當取袁氏全書讀之

跋綿津山人詩卷

牧仲中丞寄江西近歲所作詩四卷中有云別院如山靜旗門鼓不過往來行藥地開徧蜀葵花又云架上紅薔錦段張惱人顏色殢人香薄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不獨緩帶輕裘兼復隱

囊紗帽辟許昌自謂麤官定緣無此勝情耳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秦八體書三曰刻符五曰摹印齊竟陵王子良合而一之非古也漢之繆篆卽秦之摹印雖刻符尚不可混況其他乎今人以古文奇字槩入印章嗜奇者往往好之而不知其悖於古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肎屈曲以趨時好而唯古是師其於文章亦猶是矣藝云乎哉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鮮于伯機自跋書昌黎琴操云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祕蹟其奇惡札何足汙八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子文書入晉賢之室每得予尺牘輒篋櫝而裝潢之豈眞有痂嗜耶抑欲作長者事耶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粘不脫不卽不離乃爲上乘古今詠梅花者多矣林和靖暗香疎影之句獨有千古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而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識者以爲文外獨絕此其故可爲解人道耳從生賦梅花詩蓋深契此意使坡谷見之亦當把臂入林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張芸叟言歐陽文忠與人好談政事不及文章陳述古在經筵薦蘇文忠云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兩文忠一代文宗乃留心政事若此孔門四科詎可岐視哉穀似以文章擅名當世未登館閣謁選又得雲中下邑顧無幾微慍色作長律十六韻留別都下同志不鄙棄其民而雅願以文翁爲法此其立意與歐蘇同而志不在溫飽可知也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康熙戊辰春於古藤書屋觀米氏研山後尚欠一

詩往來胸中者三歲矣庚午秋臥痾休沐始成最
句一篇附以絶句并書上竹垞太史倘有好手意
仿梅花道人重作一圖以吾輩唱和詩附其後亦
佳話也

跋禪警

蓮池大師本是士人未忘文字結習亦猶飲光聞
琴起舞耳

蠶尾集卷十

本朝海內詩人自學士大夫以逮布衣隱逸
數百家必稱新城王阮亭先生爲第一非余一人
之私言也學者誦法其詩而推尊之者四十餘年
矣先生自少通籍不欲早仕杜門攻詩漢魏六
季四唐宋元諸集無不闚其堂奥故能兼總衆有
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則要在神韻畫家逸品居
神品之上惟詩亦然司空表聖論詩云梅止於酸
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酸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
外余嘗深吉其言酸鹹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
味者何神韻也詩得古人之神韻即昌谷所云骨
重神寒天廟器詩品之貴莫踰於此矣先生編年
詩集版行者甚夥其蠶尾集最後出今又輯爲續
集自京師走劄命余序余未識先生而奉瓣香於
先生者最久憶卅年前客淄川寄二詩呈先生先
生輒謬稱之嗣是浙人遊京師者輒首問余重以
余未通顯爲海內人才惜噫乎先生交遊及門滿
天下余何以得此於先生哉虞仲翔云生平得一
知己可不恨其余與先生之謂與是集起乙亥終
甲申先生官少司農以至今之入司寇京邸之作中
閒丙子使蜀詩不與焉其風格尚复如少陵夔州

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illegible]務自[illegible]
韋門庭中來信乎捨筏登岸[illegible]也先生夙有歸志
屢請未果今年冬獲賦遂初魚市歸里籃輿竹杖
逍遥乎長白錦秋之間著書必日益富余以先生
未至西湖為文事擬邀先生畱題湖山用補全集
之缺俾南方學詩者幡然一變於正先生儻有意
乎作者良難真詩尤絶少吾願讀先生詩者先求
先生之神韻而會意於色聲香味之外庶幾不著
一字盡得風流可與參八詩家最上乘也夫康熙甲
申十月錢塘後學吳陳琰謹序

蠶尾續集卷一

詩自乙亥[illegible]迄[illegible]冬止　丙子一年之作別為續集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夢遊三山圖歌為尤悔菴太史賦

故人昨有夢夢落滄海東海中三神山往來倏忽
隨長風上有金銀宮闕互虧蔽下有雲濤汩沒相
撞舂蕭灑古仙人漆園傲吏逍遥翁莊　歲星不見
幾千歲劃然一嘯驚鴻蒙東方朔○鴻蒙澤見郭憲東方先生傳　羲皇上人
北牕卧流觀山海須臾中陶　謫仙騎鯨去采石李
玉局西返峨眉峰蘇　或被天衣駕煙鴻或乘雲氣
騎飛龍西堂八十方兩瞳生不並世道則同笑指
桑田洗毛髓下視六合塵濛濛兜率海山等游戲
夢耶覺耶皆虛空三千里外訊占夢漢廷尚有大
王公

觀演瓊花夢傳奇東龍石樓宫允八首

歌舞并州暫許窺心如墻壁阿誰知尊前唱徹銷
魂曲不奈横陳嚼蠟時

歌似遊絲裊碧空舞如洛浦見驚鴻三鄉陌上聞
風水偷入霓裳曲調中

臨川遺跡草蕭蕭絶調荆溪可[illegible]石渠又寂寥自掐檀痕
[illegible]頓曲江東惟有阿龍超

貫酒旗亭風雪顏涼州一曲唱雙鬟舊傳龍衣注
南錄新譜江郎夢筆山（劇譜江某事）
隻手雙擬將相權晚昇碧落珥貂蟬真靈位業都
如此那許孫寒到日邊
漏盡何辭倒玉壺清歌十斛走明珠金荃曲妙無
人解合付柔奴與態奴
三年書記揚州夢一夢揚州三十年誰識蕃釐舊
遊侶白頭猶剩杜樊川（予入揚州三十有一年矣）
香山翠色玉泉流小別俄驚二十秋不負殘年好
風景千峰霽雪一登樓（昔與荔裳西樵寓後遊西山亦二十四年）

題張翀花卉冊二首（乙巳作追錄）

曾過桃葉渡不見春蕪岡何處曼珠花忽從卷中
落

楚客寫芳草汀洲蘭杜春芳香持作佩欲寄湘中
人

爲門人顧傒君（嗣立）題小秀野二首

屋上青山看鄧尉門前流水即滄浪更添五畝閒
花竹何似君家舊辟疆

前身慧業應金粟家世風流是玉山他日凌風一
相訪閑吹鐵笛過雲間

雨後門人鍾聖輿送芍藥報謝二首

十年不復過豐臺多負花時潋灧杯愛爾清才
小謝故吟紅藥遣春來

新綠橫牕穩晝眠一簾微雨似輕煙晚晴睡起維
摩榻花氣撩人又破禪

題梅耦長抱膝圖

得樹堂中同詠客尋思施（愚山）陸（冰修）淚痕零如今頭
白還無恙珍重梅翁與邵鬍（子湘）

題門人宋山言（至）學詩圖兼寄牧仲中丞

名家文采更堪論七葉雕龍舊相門却笑當年韓
吏部生兒渾不辨金根

送彭羨門少宰（孫遹）歸海鹽三首

達人貴止足筮爻得天山挂冠去神武養拙歸丘
樊朝上北闕書夕問東吳船爲別當重陽雲物淒
以繁黃菊照離尊丹楓羅廣川賓鴻正南翔流聲
雜哀絃良朋方違別懷抱豈不然南鴻歸有時解
后知何年

與君初結交乃在弱冠時卓犖皆負俗雲龍欻追
隨九日登薊丘慷慨賦新詩橫槊當曹公（順治己亥九月……）
（……高賦五七言詩）擊筑思漸離直視督亢陂斗酒安足辭僥

仰四十載容鬢各已衰今辰復重九少壯非前游
惟應尺素書慰我長渴饑
夕次直沽津晨發鮑丘水輕帆駕雲濤倏忽即千
里北望懷故人南歸戀枌梓故國與故都暢然皆
可喜慨茲搖落辰秋聲感人耳落木紛川塗寒蟄
鳴不已零雨與晨風離憂從此始

再送蒺門少宰

早年燈火共長安垂老悲歌易水寒故里黃花三
徑好重陽白鴈九秋殘玉衡去後留民譽金粟歸
來穩釣竿十載聞雞同左掖臨岐清淚忽汍瀾

題門人朱子青細詩卷

吾州之湖號蓮子（明湖一名濯纓湖又名蓮子湖）數峰純浸湖光裏當
年房豹亦佳人解道風淪歷城水橡村居士苦耽
吟寄我新詩韶濩音髣髴鵲華秋色好扁舟繫著
使君林

題梅桐厓中丞黃山采葯圖二首

三十六奇峰峰峰雲海中誰能賦采葯獨有陸龜
蒙（天隨子有采葯賦）
君住謝家山蒼翠落懸几何事訪軒轅迢迢三百
里

為李公凱學士題謝西村雜畫冊三首

陶峴三月載賓客鴟夷一舸下姑蘇不如細雨斜
風裏還我煙波舊釣徒
一帶青山卷畫長半篙春水即滄浪兒翁濯罷滄
浪短黃柳千絲亂夕陽
崦隔雲林石磴危林端紺宇露參差分明倚杖聞
先寺雙劍峰前看瀑時

題宮中丞登岱海市二圖二首

紫氣來江左青方首秩宗金絲開魯辟風雨撫秦
松日觀翔孤鶴天門憶六龍漢儀推應劭早晚紀

登封
謝公山澤與放眼到之罘城郭鄰鮫室風煙結蜃
樓一泓俯滄海九點辨齊州風昔懷坡老真追玉
局遊

碩揆禪師住三峰祖庭有十月桃花四月梅
花之異老友錢湘靈孫赤崖皆為賦詩自
吳中來徵予作為六絕句答之

桃根桃葉鬭妍姿解道虞家頭面靜爭似祇林不
搖落紅花白雪恰同時
玉笛吹殘楚水涯江城五月落梅花石泉槐火三

峰下眞見仙人蕚綠華

想像靈雲一見難桃花作飯阿誰飡上春不屑[illegible]

穠李留伴空生閱歲寒

冰姿　樹默雕闌梅子青青已帶酸誰信暗香來

影裏綠陰黃鳥殿春殘

名葩何必競芳春莪猶從知造化神依舊汾陽玄

要句重陽九月菊花新（漢月大師建立臨濟玄要宗旨師其嫡孫）

岩中宴坐幾經年般若何曾一字傳任是無聞總

歡喜隨時花雨散諸天。

送馬生歸金陵

隨身鉢袋與單持慙負年年白社期君到獻花巖

畔去爲予一謝懶融師。

常少司空奉使西域回賦贈

曾騎白馬度安西都護名從絕域題雪嶺天寒人

去少河源日落鳥飛低彈碁握槊分曹出皓齒青

蛾按拍齊東入陽關更回首輪臺春草工萋萋

題張杞園待詔遠遊圖

屈生蕉萃江潭後始載雲旗賦遠遊何如世外張

公子早駕飛鴻徧九州

題門人狄立人（億）庶常載花圖六首

輕陰細雨養花天淺醉[illegible]紅載滿船也似[illegible]雞坊

外路不妨人喚海棠顚（陸放翁詩老馬[illegible]雞坊外路市人喚作海棠顚）

兩度虛從錦里廻燕宮花事剩苺苔風流輸與浣

東客不用梁州打始開

嬌紅映肉怯中單淥水春江正薄寒誰似玉山風

調美朝朝側臥捲簾看（韓致堯詩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韓致玉山樵人）

曼殊沙與曼陀羅香色料量不較多芬菲散花天

女侍前身應是病維摩（時方病[illegible]）

紅雲洞裏覺春深[illegible]風何愁風露侵常笑吟詩張

學士川紅擬似水林檎（宋仁宗時張[illegible]賦海棠詩云水林檎一[illegible]）

曉妝倭髻露盈盈卯酒微酣頰暈生他日流傳新

樂府祇如名士悅傾城。

送陸廣明視學四川二首

當年持使節相見粵王城何意三巴[illegible]重逢萬里

行文翁方教授杜撫幾門生再勸宣當碣聞孫繼

令名（[illegible]申子候粵陸方令英德）

江左傳文賦才名大陸知王程犀浦道弟子鹿鳴

詩滴博千秋雪摩訶六代池公餘倘懷古吟卷寄

相思

題劉驊良仿雲林山水小幅

清谿千百曲澹煙三四峰巨然如可作趺坐説禪
宗

孫亦匡孝廉七十奉寄

烏帽歸來兩鬢絲依然海鶴舊風姿清規誰似陳
根矩貞樂無如榮啓期洛下近添耆老會鄞中都
誦建安詩尚湖春水濃如酒誰伴扁舟倒接䍦

題王石谷翬騎牛圖

送君歸去烏目山想見昔人清淨退來往騎牛澗
谷中往往神光射牛背

再送石谷歸常熟

君訪慧車千古歸烏目山帆隨五湖濶心與孤雲
閑潑墨替丹嶂開籠放白鷳還知破山寺高卧掩
松關破山寺唐人常建題詩處

送門人王令詒原之官銅仁以茂名令改任

乍返扶胥棹還乘楚水槎人如訪勾漏地自足丹
砂蠻俗猶輸布徵書定及瓜誰歌沅有芷離思滿
天涯

題鍾文子師楠園溉竹圖園有金線泉七十二泉之一

梁園修竹久凋零金粉蕭條草自青惟有白頭王
孝逸昔遊如夢記汾亭

爲敦復大宗伯題王石谷畫

眼明忽見楚江船烏桕丹楓歲莫天憶在滁岑修
竹裏滿天風雪指龍眠滁岑陳默公兵部別墅

送門人蔣靜山錫仁之大同

結束曉蒙茸貂裘犯朔風亂山橫代北匹馬入雲
中冒頓曾鳴鏑祁連昨挂弓清時思魏尚懷古意
無窮

夏日有寧吏部坐藤花下呈玉峰吳廬二少
宰

日斜人吏散雅坐古藤陰時有凉風至泠然開我

襟周行聊寄跡丘壑共論心尚憶延陵叟清樾感
至今藤相傳吳文定公官少宰時手植

題門人許不棄遇石林山居圖有介友子

石林卜築此幽棲浩刼重來路不迷彷彿憑闌吟
七字野航人遠鷓聲低周櫟園侍郎昔示予名人畫冊有有介題句云云予深愛之今四十年往矣

甘泉宮長生瓦歌爲門人林吉人佶賦

漢宮一百四十五三輔黃圖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橫絕南山包九
嵏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
化金碧千門萬戸交玲瓏通天臺高屹宮表下瞰
雲雨青濛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

秦始皇紀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孫卿已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蕭森

上陵磨劒勢一變雲陽煙草悲秋風甲帳珠簾盡

黄土何况片瓦埋荒叢林生好古極幽賾短衣

匹馬空山中太乙壇邊弔鈎弋悲歌躑躅斜陽紅

此瓦出土非偶長生古篆疑神工濯以清泉盛

綈錦攜歸嶺海光熊熊令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

古心忡忡終南渭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

知一瓦供賞識遠與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作翠瓦弟

銅雀織兒慎勿加磨礱

題公凱學士寫眞

倚然海鶴擬風姿千尺寒松晏坐時常憶摩訶池

上月清光相對細論詩故蜀宮即王衍摩訶池于廣秋與學士同披士于此

新安畢嵎谷熙暘以畫梅十幅題詩遠寄京師

感其意賦答前戶部侍郎東郊先生子

我昔登蟠螭維舟虎山橋仙人蕚緑華一笑相招

要十里梅花林玉雪寒蕭蕭身入衆香國天花競

飄摇回首四十載日夢漁洋椒何意黄山人新詩

慰無憀一幅花光梅疎影羅生綃寒花間的皪翠

羽聞啁哳自言白沙嶺手種青山坳戴笠風雪裏

滿目英瓊瑶感此懷舊遊銅坑路迢迢寄語漸谿

隱他年希見招

題高詹事梓花圖卷二首

文梓青牛事已遐瀛山重見滿林花九成絳墨人

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

天半朱霞照赤城輕綃貌出可憐生一從寫入吳

都賦平仲君遷枉擅名

題冒君愛馬圖二首辟疆之孫

懸霤山前碧水潯羣賢高會似山陰那知三十年

來夢又續幽州馬客吟

驄蹄驕馬五花文赭汗蘭筋迥不羣金埒勞君勤

拂拭他年一戰立功勳

題門人曹希文三才浮家汎宅卷

癸亭煙水望烏亭細雨斜風汎杳冥千古風流兩

漁父蘇蘭薪桂有漁青

答耦長惠畫時將歸宣城

流雲閣踈雨閉戸寫孱顔十幅江南意雙羊故國

山深情託毫素老筆失荆關畏說秋風起琴溪一

棹還

題禹鴻臚卜居圖

白沙翠竹滓娟娟屋角孤帆曾屋後船除却圖書

犬外更無殘客與周旋

送同年杜肇余大宗伯予告南歸三首（賜以寵行）

遺榮一疏謝金貂祖帳東門集百僚北斗星文兼將相（公先為大司馬）南宮地望迥雲霄直清譽重推三禮業近恩深荷　兩朝最羨鱸鄉亭下泊蓴絲入饌雨蕭蕭

潞亭雲樹望中迷一片歸帆落日低心戀觚稜別金馬夢回煙水聽潮雞五湖蝦菜身將隱九列功名物久齊亦欲投簪東海去便從梅里問幽棲

庚辰七月廿六日雨中東便門外餞杜肇余大宗伯南歸寄于文時分司大通橋

煙水忽空濛鳧鷗競凌亂雲帆集浦口疑是江南岸零雨送歸人詎免盈襟嘆故人何水曹雅詠富篇翰高齋臨枉渚蕭晨起清盥琴書雜坐臥文史互鈎貫安得青翰舟相將泝波瀾

高梁橋即目東門人陳子文（奕禧）戶部

清流十餘里時復愛鷺羣借問陳驚坐何如王右軍

題門人查聲山（昇）花谿一石漾圖

卜築傍龍山遶舍蕪流水山重水掩處一徑桃花裏竹邊脁眼籬松下烏皮几偶爾坐釣魚吾已忘筌矣

為門人宗梅岑（元鼎）題荔支圖（庚戌舊作追錄）

妃子宮中病齒時紅塵川使與星馳不堪重問華清事又向丹青見一枝

悼亡詩哭張孺人（附哭女嬿）十六首

落葉哀蟬斷送秋他生未卜此生休梧桐淚與芭蕉雨并作西窻一夜愁

一夕金風起白蘋幾聲哀雁助沾巾紅窻依舊明

明月不向羅幃鑒玉人

冰簟銀牀夜色幽涼生風露碧雲秋最憐目斷黃姑渚無復金鈿乞巧樓

流螢幾點墮輕羅靈鵲傳聞此重過極望白榆空歷歷張星依舊隔天河（閏七夕）

碧海青天欲見難月中誰伴女乘鸞可憐三五嬋娟影只映方諸淚不乾

白頭重作蜀川行聽盡千山杜宇聲記得夢回金鴨驛酒醒中夜臉波橫（丙子使蜀雨宿漢州有詩記夢）

曼睩橫波一顧時素妝不屑涴胭脂成都畫手丹

青華難寫天然却月眉
稱體天衣恰半銖不離丁緩博山爐衹今桁上衣
猶在縹緲餘香尚有無
廿年往事憶前塵離合神光似洛濱自有宓妃留
不得那能憐取眼前人
飈車幾日返神霄青雀西飛竟寂寥千里鸞岡如
黛色空留甲帳誤文簫
愁聞別鶴與孤鸞拂拭龍唇一再看江上峯青人
不見美彈今日是哀彈 見玉東野詩
傷離永訣怨俱盈巖樂空教號筆獨春水緑波春

草碧從今何處不關情
左家織素豈忘情玉女窺窗似隔生惆悵窗前一
堆雪梨花燕子又清明 己下哭女嬿作
冰魂玉骨絶纖塵緑萼依然返上真不共麻姑玩
清淺也隨南嶽魏夫人
三鄉陌上望仙山有女乘雲去不還何處回車腸
欲斷空留玉几在人間
朕聞四姓說高門牽犬風流素業存捲却南宮舊
圖畫雲山忍見大姚村 米元章居吳嫁女于大姚村有大姚村圖

題觀海圖二首

我聞海上三神山終古亞無縹緲間何人解作鑿
鮮引浩浩天風一宴還
丹崖翠壁高崔嵬下瞰萬里雲濤堆阜鄉玉舄遐
何所笑把安期歸去來

題陳子文載笠圖

平生恥作摳壁嘆戴笠行吟頗自如眼中不少乘
軒客相揖何勞更下車

題林吉人看雲圖送之歸閩二首

綠南雲物入秋奇輞水淪漣月上時絶景千秋誰
拾得丹青一幅右丞詩

秋光九曲望紛紛惟有清流和白雲一片征帆留
不得歸心先寄武夷君

送棲霞楚雲禪師歸老南嶽

孤雲無所住又欲返三湘白艷行秋色朱陵澹夕
陽蒼梧思帝子斑竹淚英皇已是空生者終然戀
故鄉 師湖南人

題門人朱翠庭從遊載菊圖

結廬背城市邈從幽蘭馥扁舟縣川至復載東籬
菊月令有特書騷又叢萬錄歲歲雪霜中為君媚
幽獨

送徐勝力罷學致政歸禾中

仳別屆三秋清樽當七夕明河耿遥夜華燈照離席學士挂銀魚去作扁舟客龜鬼千里青鷗羣五湖白君家小長蘆鱸鄉望咫尺蓴菜步兵思杞菊天隨宅歸謝朱與彭予懷在三益（竹垞檢討 羨門少宰）

題卞令之少司寇紀年圖十首

綠橘黃橙未受霜楊梅先熟蔗為漿先生也似東坡老夢遶吳山却月廊（坡公詩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

花時河渚鏡中游茗椀爐薰列兩頭知有何人伴幽獨四山香雪一孤舟

桐君山出白雲層雲外荒臺畫日登烏桕丹楓秋色裏瓣香親酹古嚴陵

薝蔔林中宴坐溫木樨香裏對忘言語言文字銷除盡便是文殊不二門

憑將忠信涉波濤橫海樓船擁萬艘手拔鯨牙歸幕府荔支香裏解弓刀

翛然琴鶴出甌閩回首風濤百戰身荔子般紅榕葉碧江郎山下一歸人

耿耿銀河拂地流霜筱黃菊鴈橫秋橋南荀令銷魂日纔聽言愁我欲愁（十月公南一載故云）

萬峰飛雪晴叢數拄杖過山月老衲同濯會[illegible]

名士軒頭六月時科頭長日對漣漪行將淥水紅相識三生還踏隗囂宮

蓮裏身堤風流爽朵之

衡嶽遥臨越上前人神斷碑衡山川畫圖省識辛壬蹟父老長傳己巳年

門人陸次公（輅）通判撫州半載挂冠重建玉茗堂于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劇二日解纜去自賦四詩紀事和寄

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

瞿唐迴棹三生石迦葉聞拏果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遶畫梁塵

題門人朱悔人（載震）匡山三疊泉圖

當年信宿開先寺親見青天下白龍急峽青崖雙劍瀑危橋風雨萬株松日窮遠勢含滄海興盡探奇過別峰瞻顧綠攀上三疊瀨門借伴一枝笻（開先）

題門人黃硯芝（夢麟）宮允黃山采芝圖（瀑布自雙劍峰來下寺門橋畔有佛印松）

我愛黃中允蕭然氷雪容樓遲依館閣懷抱入雲松豐樂花時雨軒轅雪後峰肉芝如可拾去去躡

仙蹤

再題黃山采芝圖

三十六峰青不齊容成遺竈隔丹梯迴絃一鼓商山操自抱孤琴去阮溪

送涓來大宗伯致政南歸卜居金陵五首

早抗歸田疏今朝竟賦歸臨池看鳳去遵渚羨鴻飛白社還初服青山望衮衣自慙留滯久惻惻寸心違

淡甚題名日紅顏各老春浮生空球球壯歲去堂堂世外還丹訣林間選佛場何因攜手去長嘯白雲鄉

寒山將拾得無著與天親浩劫聊乘願孤峯欲卜鄰虎溪因不昧蓮社約重新共理無生話誰為及第人

笛步初停棹樊山舊卜居誰云建業水不及武昌魚桑下曾何戀扁舟信所如太平無事日閑煞老尚書（本用宋張公方平韻）

家聲先太史（尊公翰林先生）令子已中丞蓮府推王儉龍門重李膺歸裝但詩卷長物有行縢清獻高齋裏依然出定僧

題張小白（中書）舍人涉園圖卷二首

好事張公子名園領辟疆竹陰通鶴柴瀑水激魚梁海近帆檣集雲深洞壑藏何如王給事自繪輞川莊

檻曲交珠箔廊迴映綺疏小山皆姚魏叢桂亦扶疎綠樹聞歌鳥紅泉出膾魚黃門休沐暇曾此賦閒居（謂同年給事君）

題周燕客松風流水圖

周侯有逸尚寄意在焦桐山石何峯寥寂聽惟松風風水兩相薄激叱傳無窮昭文罷不鼓目送孤飛鴻至人會天籟不在絃指中如聞水仙操刺船將往從

題盧瀟送別圖送周七燕客之揚州

二月都亭折柳條盧溝風雪正瀟瀟酒醒何處江樓笛已泊隋家廿四橋

春日懷樊川舊遊

當年曾到杜陵原石鼈春流遶寺門直向桃花深處去午雞聲在夏侯村

花下

兀兀心空似老禪春陰又及養花天顛毛白盡風

情減猶泛朱提舊酒船（白詩我有銀酒盎又銀出朱提）

雪中水仙

花雪鬬鮮新輕盈似洛神明珠將翠羽併作可憐春

雪中梅花

葱蘢明月上光景紛奇絕移得羅浮花初逢洛陽雪

二月初七夜即事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滿庭除流光復望舒月華生皎潔雪意上清虛銀椀盛難見金波映有餘提婆宗會否于此辨真如

題汪玉輪狀元觀劒圖

劒如列星下垂芒光如秋水飛濤江赤堇山閉若耶涸君從何處逢干將一麾三軍盡辟易晉鄭萬人頭畢白世間兒女競恩讎肯使泰阿輕一擲（韓詩　李賀詩濤江）

紅線

漳水向東流銅臺露未收六城千里道一葉五更秋金合銷兵氣紅顏赴國讎洛妃乘霧去空怨木蘭舟

嵩隱樓

太華三峯隼高風九月秋雙丸軀將洞一決判虎讎身逐猿公去心爲僕射留棧雲千萬疊何處問刀州

病起飯給孤寺

西鄰雞雀寺扶杖偶經行鉢袋分香積笠蓑響化城還持摩勒果自點石榴羹一飽無餘事悠然世外情

過涿州憶魏閹進香事慨然作

段張朽骨已成塵嫡子何心殺其人賴是天心延一紀未教失路小平津

新城南高橋訪崇壽寺

皓首重過此芒芒歲月賒荒涼青豆舍寂寞白牛車梵唄聲皆冷祇林日又斜千年一彈指不必算河沙

白溝河感宋張公叔夜而作

白溝河上黍離離誰記孤臣絕吭時最是中山高宴日君王猶賦打毬詩（金帥以道君至中山請賦打毬詩一絕毬驟馬驟用分一點星馳百騎奔頭餐須正過休令絆撥入斜門　事見北盟會編）

雄縣鄉

易京樓畔柳婀娜尚餘春秀色分明舊豐鳳湯臺屋垂條縮游騎臨水拂行人若植忘憂館梁園賦競新

嘆老口號寄牧仲巡撫

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

過徐方東凝墓

秋晚東溪上裴回欲去遲蕭條白楊路婉晚菊花時已挂徐君劒（予刻先生遺詩）曾題有道碑（近爲先生題碣）未應防腹痛老淚不禁垂

鏡檻小集

鏡檻臨明鏡迴闌夕共憑人歌秋白苧池蕩小青菱（小青菱出水中別是一種）翠合千年竹寒生六月冰好風起蘋末莫負酒如澠（陵臺泳井有六月冰見西征記）

清遠山居雜詠八首

禍錦穿林生觚觚苞犀玉春雷動地來一夜成新竹（玉版寄居）

行過曲廊下竹風生午涼胡牀俯流水萬柄白蓮香（長廊）

勢烘大火聚有此清淨退心空及第時跏趺入仁

昧（清淨道）

愛上黃熒舫置近清瑤流海客忘機久聽下芙蓉鷗（[illegible]）

亂石成略彴磴道緣虛空下見龜魚樂田田蓮葉東（越居）

廊盡得層臺雜花香不歇生衣耐風露莫負清歡月（澄虹[illegible]）

一勺憺不流亦復名巻畫春雨縠紋生濆漾湘蘆丁（小巻畫溪）

池上一拳石稍稍具岩洞茅山歸未歸已作松風夢（松風寄）

題東園承茂堂後三巨石

薜荔爲衣覆緑苔三峯負日各崔嵬何如甲乙著章石祇鬬玉杯金梳來

水月寺予少曾讀書其地（明湖東北）

漁舍遶精廬重過四紀餘青蘋紛柱渚白鳥上堦除南浦豆花水西方蓮葉書半生流浪跡又到化人居

讀文書天眼偶作二絕句

蕎麾彈琴時迦葉敢其道如彼毘藍風崑崙成腐

草

性愛親家族如贅亦薦才是人經浩刱

寮

蠶尾續集卷一終

蠶尾續集卷二

濟南王士禎貽上

送張敦復相國致政歸桐城四首

八荒同軌日上相袞衣歸膂亢氷初泮桐鄉馬

飛幾年陪禁闥（予同相國別後兩直南書房）此別阻音徽海内論

舊如公出處稀

龍眠山總好況有賜金園竹裏書連屋花時水到

門得歸仍遂志高卧亦　君恩貞觀惟丘壑應從

達者論

蠶雅來江節逢君休沐時季酬中（半）春酒後梅發近

攜衣良會誰能數歸田我較遲何年壽耆約

瀆詩（予田有題李伯時龍眠山莊詩）

見説浮山勝浮山繼大陽吳苗曾應讖種草王令

香已辦遊山屐頻來選佛場他時聞九帶早為指

迷方（公歷予言浮山之勝又以浮山遠禄師作九帶）

送田綸霞少司徒予告還德州六首

倦游初抗疏未老竟拋簪遺愛留盤務新書就竹

林閉門惟麋跡對客有鶯音舊德朝端重其如

高尚心（末刷居宗）

再領中丞節還朝業未班公才推

山行止水何意卷舒[illegible]關世[illegible]好高[illegible]
松關
十載惟勞薪　君恩許乞去身尋源問漁父聽滿
別離人車馬長嶽道鶯花上洛津河梁一揮手悵
悵隔清塵
海鶴訝為伴冥鴻不可招翛然謝朝市歸去混漁
樵室白惟書卷林香有藥苗良辰臨祓禊上巳接
花朝
我來君又去祖帳國西門惆悵衰年別殷勤醉後
言處難招近局騶馬謝高軒預擬南村宅新詩約
細論
牛角斜陽裏逍遙掛漢書鷗邊停畫舫花外命籃
輿古碣尋方朔荒臺弔仲舒故園行樂處消息佇
雙魚
　蟹
指海奔爭急紛紛執稻芒橫行聊自快頹甲亦何
妨用躁緣多足披堅恃有匡寒蒲終束縛應是憶
無腸
　新作高梁橋
春水來金口迢迢太液通鴨頭三月緑雁齒一橋

紅翠羽洛川女斑騅[illegible]
澗中
　題尋山圖為霜崖老人作
一從投老射陽湖麥秀歌殘望故都幾見唐陵霰
玉匣猶存漢殿執金吾清泠澗水千花路蕭灑巾
箱五嶽圖留得謝家篩屐集鹿田風雨不曾孤
　題趙齋如畫石
九華縮向一壺中突兀毫端見化工傳語東坡老
居士百金休買碧玲瓏
　題茂京侍講山水小幅
宿雨初收雲未還數峰杳靄出雲間一峰蛾最還
娟好大似吾家魚子山（水經注魚子縣此山下）
　送朱悔人之任石泉
龍州古險平直北通仇池嚴關比劍門所以限羌
夷縋險叢草吏坐使漢業隳至今聲陵道嗚咽江
流悲君今叱馭往九折凌險巇懷古過戰場憑軾
賦新詩况復石紐村神禹開降茲實始肇西音請
歌俠人猗郡邑雖荒遐見開頗經奇賦心擬司馬
淵雲亦吾師所恨限西鄙書成當語誰三年一朝
指趨裝應及時臺閣多故人待君慰調饑努力勝

此觴珈馬蹴踏岐

立秋日雨竟夜晨起竹軒即事

夜雨達晨朝湘簟如潑水暑收一以至西陸無塗暑蕭晨水濟開日影漾簾几鳥聲乍清圓斷續說人開樂瀾數竿竹嬋娟照清泚冉冉紫雲蓋翻湖紅蕖尾不龎交芳香幽蘭競蘿靡時復讀我書流在茅簷興

送門人王赤抒林丹舍人謝病歸錢塘

昨日竟陵尹(傑人)才浮三峽流今朝鳳池客又泛五湖舟尚有文園病能忘鄴下游蘇蘇何處寄持以綏離憂(此詩爲陳子文壽靜山雨書扇赤抒屬客畫子湘秋水及蘆蘇二圖)

初秋三日竹軒即事

下直謝塵鞅居然物外游紅蘭香過雨白鶴唳迎秋素髮已垂領故山難久留(予客夏休沐歸僅五月即還京師)何年遂泉上跂石弄清流

齒落

前日落左車今日落右車齟然落未已一往將何如輔車一失勢舌在空躊躕梳流變清冷漱石愁齟齬齒髮關神明斯言聞豈虛編貝妬曼倩嚼蚌希幼輿勿慨馬齒長後殆無幾餘是身如浮雲變滅在須臾何妨此贅疣造物爲驅除昔者有大[illegible]頗耽釋氏書既知順化理胡爲重歎嗟儻可是數桑或以永居諸(白樂天詩[illegible]與齒別[illegible])

寄徐方虎侍讀兼示于貞學士

掉頭昔厭承明廬送老吳興水竹居餘不溪光何瀲灩吳羌山色正蕭踈纖簾舊識先生里載筆新成太史書南路風流人共羨趨庭學士紫金魚(吉士[illegible])(南路徐)

題滄浪高話卷示拙菴禪師兼寄牧仲中丞

一勺滄浪水清如阿耨池高僧偶飛錫刺史復能詩翡翠簾垂處鷓鴣香定時飄然離畢去還識者苗茨

竹軒有花數種皆可玩獨梔子二本不花作詩示之

新竹香解苞幽蘭清盈襟綠葉玉雪姿巧上擅頭簷亭亭白練衣薝蔔清濤木樨最後來粟已綴黃金簷蔔何意而獨有遐心妙香聞自昔掩抑方在今豈如優鉢曇聞聲渺難尋何人毘舍園晏坐簷蔔林

立秋日作寄拙菴禪師

白髮黃雞且奈何玲瓏休唱百年歌西流弱水[illegible]
匆去南衙賓鴻故故多悲願終期歸淨域衰顏籠
遣照恒河毘耶居士觀空久古井于今更不波

卧疾門人繆湘芷沅見過時繆病初起

桂子紛金粟幽蘭裛露叢微風吹掩冉細雨下簾
櫳過我衆香國憐君七發工文殊且安坐居士欲
談空

答饋棗

棗花類芳蘭棗實勝丹荔昨朝下成蹊今日餓已
賜賜棗也見古樂府何技致頃筐珍重遠相遺朱實紛磊砢
盈盤堆火齊鄉味重安期次乃傅樂氏香鄉有[illegible]相傳[illegible]
歸去歌豳風田園及秋事何必羨安邑千樹傳貨
殖

草桂草花有似桂者香亦類之

維摩相不遠金粟何分別了了戒香聞鼻清無可
說

偶成

殘山賸水昔年遊葉落鐘鳴好便休鶴脛鳧從
吏得驢唇書向化人求挽鬚競喜孫曾長卧甕初
逢秫稻秋瀟灑微吟堪送老三間黃茷水邊樓

題門人徐道冲祚增松泉小照

羲皇去人遠何妨寄吾傲跂腳萬松間蒼崖[illegible]
瀑

橡村圖爲子青賦

橡村身未到聊作畫圖觀漁具交蠶箔牛宮次鷄
闌豆棚聽雨坐草閣倚晴看自笑車生耳因君賦
考槃

送門人李子來先復少京兆之奉天

陪京古馮翊驄馬路人知紫塞三陵道丹楓十月
時貢貂通北部驛騎出東甌碣石觀滄海蒼茫一
賦詩

寄贈康旧山人

西川郭曩易傳之箍桶叟古來賢達流混跡無不
有抗懷寄雲壑高歌動林藪聽雨鹿田人千載思
尚友

題門人李蒼存嶟瑞秋穫圖

舊家都梁下石田惟負郭吳牛十角強躬耕雜傭
作淮口山氣佳清川帶林薄敢惜胼胝勞素業本
耕鑿高空日明迥農人告秋穫幸免鳧鼠耗蠶亦
無郭索虞場鳴碌碡支倉歛鳥雀暮望煙火歸田

家足蘇薝一飽不願餘終焉此棲託

題王子千副使焦麓剔銘圖（楚僧元淸寫）

淳閒居士言有徽大守無過瘞鶴銘瘞鶴之銘海門側風濤萬古長冥冥雷轟浪打日剝蝕魚龍銜觸萬岔腥逸少貞白辨疑似衆喙紛紜徒聽熒貽禽化去幾千歲片石呵護勞山靈歐陽及見六百字逮今存者如晨星淮陰張弨老好事作爲考辨窮斧濵我昔懷古焦山嶺醉下水府搜林扃電光回首四十載歲月幾換堯階蓂東川使君勇過我雙屐踏破三山青坐卧空山待水落古寺破壁風泠泠椎拓數字比瓊玖綈錦什襲羅中庭楚僧作圖向蓬底青春白浪浮空舲題詩却憶舊遊歷百年飄忽風中螢

題門人孫貞伯（嗣端）松石間圖

偶似襄陽坐磐石還如栗里撫孤松幽居盡日無人跡閑看春山鹿養茸

十月九日再雪竟夜晨起看晚菊適梁谿僧岳蓮過訪彈琴記事

今年小雪後已見第二雪晨起坐書齋清暉照林樾寒菊抱孤芳幽人矜晩節天宇何寥寥氷壺映

俱徹上人白足侶來自錫山岑衲衣厲門雪袜捲龍屠琴幽蘭楚人唱大雅漢宮吟請師迴玉軫寫子山水心（送五臺歸）

輓門人黃仙裳（雲）兼憶宗定九

冢原今宿草又見哭黃公已覺河山異還悲耆舊空文章曾逐鹿蹤跡各冥鴻太息遺書在他年待所忠（黃年八十有一東原宗憶先逝）

送文壽女姪赴蘭谿

遥憶之官處新安水至清芳蘭緣渚發春雪照帆明七里通嚴瀨千峰抱縣城謝庭風絮詠道韞舊知名

送于鏡川之鄜州（先任隴階二州）

三度更遊秦三川別路新雕陰臨近郭圁水渡征人蒼鼠隋宮晩黃虵漢時春杜陵草堂月鄉思幾逡巡

前門道院鶴

憐爾沖霄翮近市喧依然能警露寧復慕乘軒月出孤松頂流白石根故山如在眼早晩謝籠樊

臘月廿七日大雪

寒風淅瀝鳴窻紙曉雪霏微壓竹叢玉滿天山渾不辨珮環聲在後堂中

上元後二日復大雪

曾聞郢中曲白雪儷幽蘭又向星橋見何如素女彈梅花正娟好修竹共清寒自爇松明火殘書老倦看

二月廿五日復大雪

七度長安雪霏霏態轉新輕寒勒花絮妙舞上簾茵金井調湯餅瑗田糝玉塵江淮頻望幸欣睹翠華春 時南巡視河湯餅珮環語見姑臧記

寄題圖寧關爲子熹中丞作

黔陽鳥道切雲廻新作雄關亦壯哉紫氣遥從千嶂合青山不藉五丁開天連銅柱烽煙淨地接盤江職貢來我欲爲君銘劍閣磨厓萬仞紀崔嵬

題曹希文遠遊圖

鄴中才人五陵客臂挽强弓驕赭白朝來結束爲急裝仰接飛鳶左右射胡奴擔囊逐馬尾虬鬚氄毹蝟毛磔囊中磊砢貯何書無乃陰符授黄石丈夫不得展胸臆俛仰乾坤太偪窄不如放意爲遠遊六合茫茫如咫尺猛士詩人畫託乘酒徒劍客皆廻鹿歸來調笑楚三閭憔悴江潭復何益

送朱子青歸濟南二首

京華歲月盡唐捐何處林塘借坐眠十日到家春雨歇鵲華秋色落檐前

名士軒頭碧四圍藕花香浸釣魚磯釣簾一笑水天接渺渺前汀鷗鷺飛

題江采伯宗丞江山勝覽圖

大別山前漢江水樓閣横空去天咫英雄割據幾千年江山薺麗還如此先生少年讀書處郎官湖

上煙波里有時懷古更登臨飛閣岧嶢俯南紀高檣巨艦下荆門瀟嶽廬山連楚尾赤烏黄龍不復見陸弟周郎皆已矣搔首青天一長嘯江介魚龍倐驚起二十年來客幽薊夢想江山落窻几禹生數筆爲此圖吳楚風煙收腕底杖藜瀟灑彼何人丘壑終當置吾子功成他日角巾歸布襪青鞵從此始

爲門人杜樊川天鑑題雲水圖二首

當年一杖樊川路下杜城連白鹿原滴水清流響環玦終南雲物幻朝昏

水流雲散意悠然寄跡何妨尺五天領取少[illegible]
主句不須更費草鞋錢

題門人張遴若侍御爰請毀魏閹墓疏後

北寺窮兇熾知國步屯九原人可作萬古史長
存於[illegible]幽[illegible]風雷洗墓門宫鄰與金虎一疏破
重昏

送[illegible]樂平[illegible]常歸粤

遲暮强為歡悲歡雜幾端鷙從秋社去梅向嶺頭
看世態矜蟲臂仙人誤馬肝羅浮著書處四百好
[illegible]

題汪東山修撰秋帆圖三首

一片雲帆曉入吳過江三日是姑蘇橙黃橘綠西
風裏目送歸鴻下太湖

綠蓑黃帽雨瀟瀟便趁吳淞江上潮歸去行吟何
處好維摩僧寺破山橋

弱齡薄技慚雕蟲拂拭當年荷鉏公紅豆莊中人
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此首專懷錢牧齋先生）

題張仲子詩後（光啟字元明濟南章丘人隱白雪湖上）

君家郎中泊何似郎官湖細浪揺銀屋寄花滿玉
壺林園支水石煙火出菰蘆他日遺民録予詠遺
不孤

舍北林塘雜詩為門人狄立人（憲）庶常賦
首

陶令歸去來門前五株柳婀娜春風時為君小垂
手（柳朵）

危石鳴激湍清流帶茅屋日落風氣寒題詩滿青
竹（欹竹步）

林亭何寂莫苔徑遠橫斜山鳥啼春雨滿堦紅杏
花（杏花春雨林亭）

我愛文泉子長吟古漁父桃花白鷺飛復愛元真

句（漁唱亭）

涉江采芙蓉朝陽復相惜幽人誰往來獨應招謝
客（初日芙蓉亭）

水木湛清華流暉漾高閣支枕聽禽鳴俯檻知魚
樂（水木清華閣）

后皐有嘉樹獨立自成陰最喜秋光裏家人摘橘
林（橘鄉）

寒梅初作花滿庭皆積素髣髴雪堂人載酒臨皐
路（雪堂）

滄浪亭詩二首寄牧仲中丞

我昔萬里赴秦蜀書來邀賦滄浪亭𥇑間有語不
敢吐六一妙句通仙靈曲江樊川飽游歷石篭谷
水何清冷百花潭上花照眼東湖（鳳翔蘇公喜雨亭在其上）蕰着千
娉婷東溪西溪夾明鏡中有萬竹森煙汀（華州即鄭縣亭子）
滄浪南望渺天末恨無大翮排青冥歸來八載一
彈指卧遊往往尋圖經高林翠阜尚窈窕紅蕖緑
浪鋪丹青盤山僧來見畫本使我遠望空吟歎子
美有語即吾語擬來隨汝腰笭箵（蘇子美詩擬來隨處腰笭箵）
風愛子美犢頭詩滿川風雨潮生時風格正與權
老敵火攻欲竝才翁馳況復生逢天聖日廟堂左

右皆皐夔奈何一肯輒棄置古來謠詠生蛾眉遠
放江湖魑魅魍魎逃來吳會觀連漪南園舊蹟久蕪
沒古水曾識王元之一朝勝地落渠手天意亦似
哀湘纍竹外有水水外竹石矼衰徑窮灣碕坐俯
紅蕖壓蘆鹽行看白鷺吹參差終老于斯亦不惡
鶺媒鳩逝將奚爲梁園先生秉旄節愛此十頃青
玻璃臨流慷慨一懷古倏還舊觀憑指麾移來妙
喜但頃刻華林魚鳥生妍姿古人今人兩不朽何
須漢水沉豐碑

樵谷山圖爲門人林公輯璘一賦（莆田之游洋有樵谷山元世祖命名樵谷山御書三字以賜妙應真人林樵隱者林子一璘其裔孫也嘗繪爲圖請予賦詩）

寶墨題樵谷名山記麥斜金庭仙吏宅紫帽隱人
家龍護前朝碣泉流異代花何年降綸綍茲地足
煙霞奔峭停雲族陰崖駐日車靈溪采芝术窗爐
宿麋鹿招隱詩空在尋真事已遐輞川餘粉本吟
望一興嗟

題梁藥亭維摩詰圖

淨名方丈室微妙難思議雖具大辯才而不涉文
字天花與香飯神通暫游戲南海毘耶離空空亦
非二

送門人狄立人庶常南歸

送君江左去南望閱江樓後夜相思夢遙應過石
頭商飇正搖落桂樹且淹留浩蕩煙波外難馴不
下鷗

送魯留耕司業假歸建昌

秋風一棹歸簫曲徑入麻源第三谷迤邐碧澗瀉
紅泉宛轉喬林帶修竹幾看東海變桑田仙人依
舊顏如玉麻姑遺跡剩丹丘況復曾經謝客遊遙
憶題詩繼康樂芙蓉初日照芳洲登山臨水重陽
近日斷滄江鴻鴈秋

懷立人南歸時與藥亭同舟

霜信黃花節離心白板船鷓鴣爭得路蝦菜許[illegible]田林藥三秋晚江程五兩偏差强鼻廡客瀧裏過殘年

賦得洞庭霜落夜送門人張弘蘧尚璞太史之韻

秋晚洞庭霜千林橘柚黃扁舟從此去嶺表路何長蕉肰醒殘夢蓴鱸戀故鄉離心章貢水朝暮下潯陽

再送弘蘧

薄宦三千里驚濤十八灘萍逢岐路遠松桂玉堂寒木客吟中聽山都樹杪看炎方風土異行矣慎加餐

爲王令詒題畫二絕句

茅屋臨清谿坐聽蕭蕭竹時聞山雨來聲亂西岩瀑竹谿聽雨

香傳千樹梅風廻一天雪此中晏坐人都已離言說梅花村晏坐

爲張弘蘧題牛車雪行圖

蟄蟲已墐戸行旅方閉關問君將何之轂轆駕車氷塞川層氷峨峨鹿鳴澤亡出花飛雪羣尺[illegible]不辨黃金臺突兀遥連太行白車中有客羨[illegible]高歌抱膝如隆中昨朝秘省吟紅藥今日寒原遥斷蓬君家清門臨甫里遥指西江隔雲水三高祠下去松陵五老峰前渡彭蠡丈夫何用別雄雌寒谷亦有回春時鬱孤臺上獨搔首應續當年玉局詩

詠晚菊再送弘蘧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愛君吟五字搖筆繼前賢廿與雪霜潔羞爭桃李妍相期堅晚節重醉落英邊

宣沙視牧圖爲徐虞門給事賦

唐家金城國西門四十八監如雲屯當時七十萬疋馬倜儻權奇難具論肇始貞觀及開元天駟下况河龍繁騂騩騅駮驪騂騵一一奮鬣思騰驤至今丹青見遺蹟髣髴蹴踏崑崙巔 國家金戚六十載四十九部皆藩垣年年貢馬入天廄金繒賚予何便蕃城北徐公美且鬈監牧慶出居庸關巖冬風雪蔽山谷貂鼲狐白猶不温千里明駝負穹帳健兒左右從橐鞬雪中下程寒蹔猎猛虎夜[illegible]

夔離樊肩涼棧瀑水泉漈蹇足海陸鳴相離太平
無事罷征戰雖有逸足難飛翔宗廟會同駕玉輅
行以肆夏鳴和鸞還君此圖笑漢武何須善馬闢
窮邊

家

聖恩賜西域葡萄二株恭紀二絶句

銜 恩特賜草龍珠于向西堂厮緑蕪未擬芳香
輸橘柚即看甘液勝醍醐
天馬蒲桃隔月氏貢來新自玉關陲蓬萊殿上初
宣賜何用崎嶇遣貳師

永嘉縣知縣贈浙江布政使司叅政謚忠勤
馬公挽詩 諱埭武功人祖弘以叛奥道出陳公丹赤同時殉節
武功天一握家世右扶風豈意逢天醉翻令作鬼
雄太常新議謚 御[illegible]昔褒忠萬古金甌背雲旗
下海東

上西巡過洪洞辛丑進士臣范鄗鼎恭獻所著理
學備考一書 御書山林雲鶴四大字賜
之賦詩紀事
師曠當時里今為通德門昔成伊雒後道感 帝
王尊嬌矢雲中鶴離哉天外鵬河汾留一老景[illegible]

聖明恩

題秋史孝廉二十四泉草堂 在尚書東西郵文莊公園舊址
草堂負西郭聞是舊平泉將相鄗鄲枕紛紜春夢
年 訓文莊同時浙鄭江陵之事 清溪帶茅屋古木剩寒煙惟有金[illegible]
色朝朝落檻前 華不注一名金輿 文莊有金輿山房

都門元夕 追録舊作
銅壺稀玉漏璧月展金波春色黃藤酒新聲[illegible]
歌雪聞郢中唱洲影漢宮娥歲歲傳柑節良宵[illegible]
意多

早日松蘿少宦情中年槐棘誤浮名久貪殷浩周
旋我不屑桓温駕馭御千樹秋風黃橘社五湖春
水白鷗盟蓴羹尚竟須歸沈一笑滄浪自濯纓

題陳丙齋少司寇閑園圖二首
西郊風物美林泉節展相羊可判年彷彿戴公山
下路雙柑斗酒聽春天
橐腰草緑水平池園柳鳴禽又一時西射堂前春
事好五言傳得謝公詩

題陳秋濱孝廉西溪秋泛圖 將有事西之游
殳山列仙居數峯青未了下有桐溪流水色湛清

人跡寫得花光一樹梅

送陳子文出知石阡六首

銅柱南頭道路長江流猶接楚人鄉祇如太史浮
湘去一路看山到夜郎

曾見揮毫侍玉除栢梁章句右軍書如今卻逐征
蠻府誰復論詩更起予

當年彩筆賦臯蘭又進題詩到鈴官今日牂柯江
上路相如書檄一曾難

鷓鴣聲裏路迢迢〻氣初從瘴氣消要使夜郎知
漢大紅苗近帶紫姜苗

又見文翁遠剖符蠻荒何必減通都牂柯名上西
京後猶有當時感慨無

自憐白首未歸田爾復南征望站鳶心折潞亭帆
隱處兩行衰柳數聲蟬

秋日思歸作

丘壑經心苦未還殘書何用慰衰顏半生歸夢尊
鱸裏晚歲藏名木鴈間黃鳥春啼開藥圃烏犍曉
駕出柴關漁樵比舍頻來往忘卻蛾眉舊綴班

題說岩相國午亭圖兼留別三首

太行西來龍蜿蜒沂城王屋相鈞連中有岐公好
泉石風流千古兩樊川

紫府仙山望不遥何妨丘壑瞰蟬貂午亭猶太液
明在留與他年伴午橋

魯連陂水白鷗風柳港荷塘似鏡中客我披蓑為
春雨果然五相一漁翁

將歸別西軒竹

主人當去汝叢竹〻依然況是將離日初逢小雪
天

寄答顧梁汾

雀羅門巷冷再枉故人詩遥憶欲吟罷松泉月上

時屏風譜佳什氷雪浣清辭去七〻歸東海何人問
子期

題門人史編修申義春泉洗藥圖

姑射仙人氷雪膚詩傳唱滿迴都極知遲暮離
為別更展春泉洗藥圖

蠶尾續集卷二終

序蠶尾後集

余次康熙戊子一歲近作爲蠶尾後集得五七言
絕句二百餘首而古律詩才什之一二於是先趙[illegible]
而餘蠶反附其後兒輩疑焉余曰是亦有說蓋[illegible]
余年七十有五篤老矣目昏眵不能視書惟大字
本略可辨識偶案上有宋洪景盧氏唐人萬首絕
句舊版本乃日取讀之兩月而畢於是撰錄其尤
者凡九百餘首以繼文粹詩選之後弇州先生曰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
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余反復斯集然服其立論之

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
曆貞元間如李[illegible]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
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
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蹤
緒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故是歲
所爲絕句遂溢至二百首諸體寥寥未便割棄乃
存而附之卷末余罷官歸田後詩曰古夫于亭稿
此卷則爲蠶尾後集以繼蠶尾正續兩集之後實
則古夫于亭稿[illegible]一年之作云漁洋老人序

蠶尾後集卷一

漁洋山人王士禛

百脈泉

山中百脈泉流爲繡江水素沙映文石粲若摴蒲
齒

冶泉

鄒子憑襟地人傳歐冶泉時時泉作雨處處竹抽
鞭

魚子水

仲子逃名處猶存魚子溝清泠一勺水不改是方
[illegible]

璧水

上有翡翠巢下有淪漣水十里盡脩篁灘聲綠陰
裏

蕭園

蕭然風滿樓山雨亦隨到一夜聽風篁何似蘇門
嘯

稀巖

雨過返照明飛泉白雲裏下穿房櫳几榻皆秋
水

歷下亭

我聞杜老詩海右此亭古十頃玻璃風鵲華亂翠
雨

灣頭

一條楊柳岸十里白蓮花歷歷漁樵舍飛鷗上釣
查

待月

月上東南隅荷風來習習高懸一桁（去聲）簾盡放清
光入

薛孤延

殺聽欲上天奇材亦轄轢壯哉薛孤延乃與雷霆
[illegible]

周盤龍

來解壽春圍將軍似龍虎勇爵亦風流金釵餉阿
杜

讀漢書

莫少如鈞曲金貂世萬偏不知汲長孺何事直至
[illegible]

謝奕

持此一老兵去留何足計主簿與參軍惜哉辱桓

世

劉毅

雉盧爭一擲百萬判摴蒲忠讓何無忌功歸劉寄
奴

桓靈寶

奡絕桓靈寶多多注赳居枚回罷西幸絕筆遺難
書

謝超宗

三公畀河伯齒冷向千秋烏能免寒士不肯貴垂
劉

謝靈運

陶謝風雅宗名不慚烈祖一惜靈運鬚翻草輸兒
女

毛脩之

鎮蜀傳家世誅桓有大名如何大官令端只為羊
羹

王瞻

齒剛而舌柔舌存齒先去聊可作屏風屈曲藏城
霧

狄仁傑（順治戊子十五歲作追錄今戊子六十年矣）

殿上銑實蒙已奉矣兒氣光孤幕中人乃是於真
隸

辟閭渾墓

蕪没金栗碑飄零白銀樹樵收吟篋丘牛羊下私
路

扶南曲三首

家傍扶南水時上粵臺遊沐綿紅百丈高亚五層
樓
莫問呼鸞道孤鸞照影稀何如紅翠小映水一雙
飛

君欲嶺北遊贈君楓香履時時看足下慎莫忘鄉
里 足下介子推事鄉里謂妻也樂府遠家問鄉里

過滄州二首 追錄舊作

春草千里合春波兩岸生迢迢新柳色碧過丹谷
城
傳是麻姑城麻姑在何處髣髴駕斑麟猶繫扶桑
樹

江行圖

江豚方出没破冢一帆飛好思謝公語如此欲安
歸

盆中水仙

自與雪同色何須梅比[illegible]宜配水仙
王

蘇圃桃花四首

紅萼初穠碧草芳息夫人始罷啼妝斜陽脉脉相
看處可是無言媚楚王 武昌桃花夫人廟即息嬀也
芳姿灼灼雨前開香的如霞照玉臺宛在秦淮[illegible]
水裏觀迎桃葉渡江來
桃根桃葉不相離半面圖分連理枝若使雪兒當
日見不應偏賦比紅兒 紅白桃花

早春曾上欝孤臺幾樹紅桃間落梅不用花奴催
羯鼓佛桑金粟一時開 贛州桃花正月即放與梅桂佛桑素馨皆同時予甲子使粵過
之見

三帆亭杏花

萬點殷紅散綺霞幾枝香雪倚籬斜南朝自此[illegible]
宮體第一還應爲杏花

小黃山道中

半肩襆被一囊書望裏青山畫不如桃李春風好
時節玳牛徐駕輭蒲車

洞庭橘枝詞三首

葉水心仿竹枝柳枝詞爲[illegible]書和之因補有作

當年樂府傳劉白歌罷柳枝歌竹枝昨日洞[illegible]
船到瀟城爭唱橘枝詞

橘花初開君去吳橘黃猶未返姑蘇他鄉何似[illegible]
鄉好莫戀江陵千木奴

雁子交飛蘆荻深瀟山朱實已懸金凌朝果有西
來信先報家人掃橘林 唐詩家人掃橘林

爲靜山題罌粟花

種及明河玉露涼裡紅雪白占秋光如何費盡西
風力才飽朱儒粟一囊

拙菴和尚寄菊枕 丁丑爲戶部侍郎時作追錄

手擷中籬菊一囊相思薰枉碧雲章山中故事從
今說曾采金英與侍郎

金銀藤花二首

雨稀不見筍穿棚桐老髡如退院僧慚愧諸天猶
供養香花開徧鷺鷥藤

黃銀樹與青金樹未見虛聞漢苑傍何似金銀藤
滿桁夜來消受逆風香

詠史

壯夫不屑雕蟲技莫問凌雲賦幾篇但解射[illegible]

馬矟元璧箇箇出[illegible]

寄摩訶峰菴僧

山色獨呈清淨身刹竿天外碧嶙峋雲林一望[illegible]
茫裏誰識山南大有人 末句用桓溫語

宿柿巖

巖頭飛瀑灑層松裂石穿雲處處逢一一夜潺湲眠
不得起看殘月挂西峰

謝劉太乙翰林以八分寺書拙集藏少林寺
二首

白家詩舊傳三本無恙廬山劫火餘別向嵩陽崇
翠裏勞君親作八分書

語言文字盡前塵不昧從來是淨因今日鉢歸轉
輪藏少林得髓更何人

憶秦淮丁家水閣 辛丑住此已四十八年矣

碼齒紅闌薔板橋清風明月夜相邀誰彈威武南
巡曲聲入秦淮咽暮潮

伍子胥

盤室陰謀釀禍基鱄諸才進又要離亂吳覆楚平
生事賜劍東門却怨誰

紀葉元禮遺書

門人朱元祺少時從其[illegible]一[illegible]
悅之私詢其母曰過與吳江葉九初公同來者誰耶母曰
其弟四郎也女自此遂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故病
死矣葉如再經此須一哭之如其言元祺入哭之[illegible]
崔護桃花人面特不
回生耳因為賦詩

玩家未卧酒壚旁荀令橋南惹恨長鸞脛湖邊遥
春水化為七十二鴛鴦

蠶豆

才看紫萼亞踈籬已見明珠佐晚炊恰是秦樓[illegible]
風日羅敷水上浴蠶時 羅敷谷水在華州

新月

紅藕初香枕簟秋飛來螢火破深幽半規月上[illegible]

[illegible]春滿地金波如水流

寄門人湯西厓 追錄丁卯年作

十載麻衣洛下塵殘杯冷炙事酸辛今朝喜得泥
金信千佛名經第二人

楊柳枝 丙子過灞橋作追錄

金粉初勻柳萬條樂游原下索春饒銷魂橋上銷
魂樹不待飛花魂亦銷

憶施愚山侍讀

句溪流種宛溪流紅蓼青蘋歲歲秋風景不殊人
事改湲湲長送謝公樓

憶彭羨門少宰

登山臨水送將歸十二年來嶺有違夢裏不忘[illegible]
手地碧雲紅樹雁南飛

梨花

一樹梨花素雪霏美人白紵試春衣水晶簾[illegible]
粧竟笑看釵梁玉燕飛

憶昭陽寓園 邑園秀和予秋柳詩四篇時予初[illegible]

當年為客向昭陽柳宿光中有和章曲罷峰青人
不見依依秋柳遍寒塘

朱砂梅二首

[illegible]傍羅浮葛洪井鮑姑親許乞丹砂花前一覺遊
仙夢翠羽啁啾月半斜

北地胭脂好顏色染來漢苑女珊瑚散花天在維
摩室尚憶紅紅記曲無

題文五峰驪山圖

一堂金碧渭川明憶上東西繡嶺行仿佛曉風殘
月裏舊遊如夢是華清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朝看杜老丹青引暮見王孫寫渥洼太僕園人總
惆悵龍眠叢靈滿川花

橋立幾曲清流似剡中

獺溪新柳

楚王宮畔柳千絛競倚東風舞細腰何似獺溪春樹好鴨頭新綠水平橋

不寐枕上作

淡〻銀河星漸稀銅壺閣上漏聲微撥殘丁綏爐中火愁聽西烏一夜飛樂府有西烏夜飛

冰魚

伊魴洛鯉牛羊貴爭及冰魚玉雪姿閱盡溫凉渾不改年〻相見歲寒時

歷下銀絲鮓

金盤錯落雪花飛細縷銀絲妙入微欲析朝酲香滿席虞家鯖鮓尚方稀

安德羅酒

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泠錯認康王水風韻還宜對夜杯

蝦醬

香稻惟宜鄭宅茶清流挑菜煑黃芽東堂不乞𩡽鶩炙自𢭏𪊲薑謝豹蝦

石芥

腸飢不乞胡奴米酒渴欣聞石介名一毀冰壺賸薑桂徂徠風味逼人清放翁詩昔人重吳腸城驛我輩欣聞石介名

晉洱茶

攤飯浣書白晝眠一杯苦茗侍兒煎銅瓶不汲中泠水〻遞還思古辣泉古辣泉名在粵明時充貢

蟹醬

外骨何須詫兩鉗寄同柑醬味尤兼稻黃蘆白秋風岸夜火沙頭候蟛䗯

聞張相國敦復之訃二首

才入黃扉便拂衣急流勇退似君稀賜金園枕雙谿水乞得餘年坐釣磯

九帶初聞早息機衮衣應換芰荷衣龍眠歲〻梅花發孔雀東南何處飛浮山遠作九帶余遂還山詩及之乙丑歸自粵東曾遺公孔雀一

門人彭直上宮諭寄湖筆

遠將彩筆寄文通鼯尾狸毫未擬工自笑年衰才已盡明聰虛負管城公

大獵圖三首

風高弓勁馬初肥千帳傳呼大合圍新試鶻窠鷹背犬草頭一點疾如飛

天籠朔野似穹廬雪下西樓草木枯旋割黃羊醉

裀駱滚塵驕馬亂子孫
紅妝小隊簇山來霹靂鳴弓月樣開一笑雲中飛
鳥落嬬二公主按鵰廻

橘

紅類芳蘂色最妍蘋婆香味徹中邊洞庭來實南
船到擬學湘人置橘田

鏡餅

毫都柹勝紫花梅玉雪中含虎䖘胎肺病欲蘇還
悵望姚黃歐碧不同來 鏡餅與五色牡丹皆出曹縣

畢繡裔送園柑

開奩香霧噀眉鬚想見園林綴火珠欲向湘東借
班管荊州無復庾肩吾

種蔓菁

爲愛西川諸葛菜小園連畛種蕪菁擬將帶露和
根煮也似東坡玉糝羹

黃芽菜

何須日費大官羊安肅冬菘溢甑香五載歸田飽
鄉味不曾虛負萊根堂

陳蔡州餽歲賦謝四首

[illegible]蓋玉作貽[illegible]龍鈴壓手親開題思上番

吹出竹寒食東風社燕來春聲
留删滇粤與青紅風壞雖殊臭味同與世無爭辰亭
作貢不妨改染筆頭公 椒燈

珍比江瑤點蟹唇紫芽薑映雪肥上眉五侯鯖好偏
憐汝從此齊名薺大夫 [illegible]

如聞海月似擡頭更問西施舌在不縱與江瑤映
風味移宮秋氣不堪愁 西施舌

追賦神女樓 真定趙武靈王夢與神女遇令群臣賦之其辭不傳

神女樓高雁塞孤照眉池涸半寒蕪邯鄲賓客誰
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題王敦傳後

夢日城邊野草秋玩鞭亭下小淹留尋思江左翻
是日元子當年亦粉侯

憶舊遊

始皇陵上飛金鳧毛女峰頭失玉羊兩度遊秦更
遺憾杖藜不到輞川莊

荔支酒

紅透蟬紗裹玉膚釀成香味勝芙蕖西川驛騎傳
天寶枉使宮中損左車

貼梗海棠

高手青翟烏帽寫畫屛

讀書

曹馬姦雄路一群 六朝狐媚日紛紛 老夫是[illegible]
閒事只似山公九錫文 來歸源有感芝山公九錫文

乞竹 己丑二月廿六日

乍消春雪清明過 更乞脩篁繞屋栽 早起呼趣栽
冠幘衡門遥待此君來

柳

歲歲春風變柳條 今年寒食雪蕭蕭 縱除猶記恭
城路 五載紅闌綠浪橋

題高中丞畫衣記後

高中丞諱名或字平仲崇禎丁未進士觀政京師裂羅衣寄內畫花卉其上凡二十六種作三十二畫花葉陳虞聞詩凡八首張說國待御作記高以御史按河南有保汴城之功陞巡撫告歸夫婦同殉沂水之難甚烈

戲幅冰綃寫折枝 淡匀麝墨與燕支 笑他樹馬張
京兆玉鏡臺前紙畫眉

廣陵懷古 順治辛丑補作追錄

莫向青溪弔廢華 秋螢還照玉鉤斜 誰言阜葉相
料理緣落楊花又李花

初食青魚 己丑五月

良鉤餌將晉尊專豪氣 年來盡破 除饞得中山千

日醉不妨游戲會飛觴

休夏戲作仄韻詩

與我周旋寧作我 休夏閉門討非左 綠陰黃鳥共
窓涼容我解衣槃礴

附古近體詩

藐姑射之山

神人之所居 闞在姑射山 乘雲御飛龍 遊戲六合
間 綽約若處子 長有冰雪顏 安得緱山鶴 與之翻
往還

建德之國

建德渺何許 江海望難窮 星辰失躔次 波濤無始
終 送君自崖返 君行忽已遠 乘桴著日傍 何處加
餐飯

古松根桃

千年古澗松 琥珀化為桃 平生陶隱居 夢與松風
近 細雨夢初回 蒼鼠來窺寢

丁都護

莫跋扈 付丁旿 今年劉毅誅 明年馬休虜 諸葛豪
後來與尸出東府 當時二十有七人 共舉義旗若
熊虎 桓元已滅道子亡 次第英雄就刀俎 秣陵人

唱白浮鴎可憐又殺櫂江湖

沉麗居士湖

偶然呼且者㕯沉小洄中清冷生蘋末延緑出叢叢禽魚知我樂漁釣使人恭久已忘機事心空酒亦空 釣侶人恭見子書

折楊柳

楊柳臨風樹東風日夜吹江潭一攀折灞岸又相思水緑鶯啼處烟青雨霽時年二二三月怡悵經歷緑

梅花落

逢迎 分賦贈月觀復風臺早映珠簾裝還愁玉笛催哀姿添艷雪朵萼照瓊杯寄遠勞攀折難逢驛使来

出塞

寶劍耀昆吾横行破骨都控弦看過雁躍馬度飛狐轉戰寒雲合連營夜柝呼龍沙馳露布生得玉單于

入塞

甘泉夜火紀萬騎裝回中舊淬龍鱗劍新弦虎賁弓馬毛千里畢隼起一夫赢才上玉殿盡歸論畫

霍功

隴頭水

西征登隴坂九折上雲烟似為飄零客長流嗚咽泉秋風臨渭水返景望秦川此去燉煌路音書又隔年

關山月

隴水流韓下關山月正明光連雞鹿塞别憶鳳城清淺銀河影淒涼玉笛聲長隨思婦夢夜夜欲孤營

雨雪曲

北地窮陰合蕭關雨雪多霏霏迷玉塞颯颯渡氷河不僕幽蘭曲猶聞黄竹歌依依望楊柳春色醉明駝 駝食都條削醉

昭君曲

年得君王顧銜悲去漢庭長門連永巷劉白與青冢處驚秋盡花飛見涕零琵琶明怨惜捷抑爲[illegible]

[illegible]

劉生

長人青玉案上客紫貂裘駿馬追風疾高軒似水流千金輕趙璧一笑脱吳鈎明日平陵道還從劇

孟遊

紫騮馬

丁香紅叱撥宜稱錦連錢色鞍黃驄[illegible]可分白鼻

妍三花初剪鬣七寶會裝鞭不入銷陳[illegible]金丸盡

少年

迦谷巷

迦陵音響處寂寞閑禪關春草祇前雨夕陽谿上

山經聲空翠裏流水古松間薄暮依僧定惟聞磬

去還

綠江齋園

天界皆搖動入家水上居微風語沙燕細浪娶江

魚并晴漾深路松涼辰道書匡牀春睡足天地一

遽一廬

寄吳弘遠兼懷予文太守

雁樓磯下六載一逡巡未免勞搜栗何須歎積

薪江村千樹戶嶺樹半楓人賴有南安守詩篇繼

雪翁

冬夜過傳濟汝 [illegible]

冰霜衛門閉寒城急柝傳人來草堂雪鳥宿樹[illegible]

煙酒然[illegible]從昏明繡佛前朝晴畫山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劉汝千侍御寄

御製光臣群芳譜序感賦紀 恩 時命給校丁[illegible]

歐陽作花譜[illegible]氏有農書秘府登探笈天章下

至陪材亭餘芳盤竹木亦蕭疎待從慚無補多年

泰豈盧 先祖署此書十二如早

題高安貞豐水別業

愛君種竹處二水抱亭流似泝瀟湘渚叢篁五月

秋蓀龍初奮迅山鳥亂鉤輈寄語滄浪客春風待

子猷

輓高霖蒼中丞

武君浣花里相憶散花樓都護開新府羅施禾畫

頭金滿橫象郡銅柱表溪州萬里歸來驥蒼茫蓋

露悲

輓劉鍾山司業

除鹿殘冬雪離筵遠送歸世途知我拙古道似君

稀紅絲上方滿白楊孤壠微河汾諸弟子寂寞爭

歸暉 弟州上方山詩寺芍藥最盛先生嘗往遊之

門人李于來太僕浙歸過訪

[illegible]求賢切西園引上才故鄉卿月出欣見使星

來鵲字過[illegible]

瀠迴

李太僕至得殷彥來書[illegible]

三山音響斷揚子夢相思歲月忽永久山川猶[illegible]

之離心南浦別交態北風詩不減瑤華字長懷[illegible]

樹枝

憶紅橋寄潘郎中

一別紅橋路匆二四十年依然楊柳岸何處柔[illegible]

般載酒鶯花日懷人祓禊天因逢潘騎省聊為譜

桑田

題郎明府廬墓圖

丙舍松雲裏寒山黍谷前慈烏新觳長鶺鴒舊巻

還罷社傳千古聞雷過六年披圖紛涕淚真愛蓼

莪篇

蠶尾後集卷二終

姪孫兆杲恭錄

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以康熙甲子祭告南海阻雪東平望小洞庭中蠶尾山悅其清遠因取以名其山房併以名集案盛符升作雍益集序稱戊辰至乙亥詩文為蠶尾集十卷此集目錄下乃註詩自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別為南海集文自庚午年起士禛自序又稱偶次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後詩文稍成卷帙因以蠶尾名集士禛集皆所自刊而三說錯互如是未喻其故文中題跋凡三卷頗足考證然皆與居易錄重出又蠶尾集序一篇既列卷端又刻之集中亦乖體例其續集二卷皆乙亥迄甲申之詩惟無丙子一年詩以是年奉使祭告別為雍益集也後集二卷則戊子歸田後所作五七言絕句居十之九自序謂時方刪定洪邁萬首絕句因效為之然是年士禛七十五歲矣殆亦精力漸減不耐為長篇巨製也

南海集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海集二卷》提要

南海集序

康熙甲子冬宮詹學士新城王先生祗
命告祭南海其門下士長洲金居敬方候省試在
都爲詩以送先生之行其末句云歸日定成南海
集還將後序屬門生蓋先生昔典試蜀中以蜀道
名集而漁洋續藁則嘗命居敬序之故云爾明年
夏先生使還居敬已釋褐需次當歸謁先生於邸
第先生曰南海集成矣後序之言不可爽也居敬
不敢以不敏辭請而讀之先生曰南海山水奇而
不秀視峨嵋玉壘有間矣吾詩得毋以是亦下一

格乎居敬起而對曰詩固欲得江山之助而山水
亦欲得詩人之助讀謝監在永嘉諸詩令人想見
林壑之幽邃讀右軍蘭亭集序令人想見景物之
平遠及至身履其境或以爲實錄之中不無溢美
此則詩人之所助於山水者爲多也今南海山水
乃得藉先生之秀句而益奇不獨祝融拜
冊命之榮而山靈亦幸先生之至止矣炎方在昔
爲遷客之地其得句往往如衣帶繫悶劍芒割愁
之鬱結愴悽於以發揮表章山水之勝恐未之盡
也先生以使節壯遊皇熙光華容與登臨意愜心

契不踰時而著作之富遂有二百餘篇傳之後世
又令人追慕郅隆之世懷柔百神師儒侍從之臣
所遭逢者如此之盛爲之循環諷誦吁唏低徊而
不徒以其發揮表章山水之奇已也門人金居敬
謹序

南海集上卷

新城王士禛貽上甫

蘆溝橋却寄祖道諸子友人姜西溟門人盛珍示郭鼎旭衛凡夫朱悔人吳天章洪昉思湯西厓查夏重聲山張漢瞻惠元龍劉貞士王亮工王孟穀

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
論故人感離贈昨夕共清言此去珠江水相思寄
斷猿

北新城夜雪飲鄭山公通政館慰余澹心處士

秩祀通羣望　天書下海隅乘流探禹穴觀日到
扶胥通政祭告南鎮予之南海千里嚴冬雪三更繞樹烏寒宵共
孟酒一笑失窮途

雄縣道中雪即公孫瓚易京

關河暝色冷征裘往事公孫戰伐秋趙北燕南盡
煙水茫茫風雪易京樓

任丘憩李性符東園同澹心賦

廣丘諸水會水氣射城陰率爾過幽墅悠然諧隱
心松間滴殘雪池上語春禽罷酒高臺望天風吹
客襟

河間懷古同澹心山公

君王招士地亦在日華宮一代風流盡千年雅樂
空層氷淇水曲枯柳謁城東即次聊沽酒猶聞姹
女工古樂府河間姹女工數錢

從山公乞滄酒

五時新成禮百神同時御　命帝城闔朔風初過
毛葨里西日難遮庾亮塵丹荔黃蕉炎海路茂林
脩竹鏡湖濱今宵且乞麻姑酒別後俱爲萬里人

滄州古麻姑城

與袁生

我過瀛海道不見安期生偶借琴高鯉飄揺南海
行相逢四明客遥指赤霞城牛渚聞高咏能移謝
尚情琴高趙人

趙簡子渡河處

雞鳴問津吏氷雪滿交河日上廻風起如聞河激
歌

德州答山公通政留别之作

城下河流日暮寒明燈緑酒罄交歡從知越絶風
煙好敢謂珠厓道路難嚴瀨千峰雲際出武夷九
曲鏡中看官園焙後茶香熟此日思君到建安

恩縣宋貝州

地勢遥連魏博雄百年三鎮習流風貝州戰壘寒
煙外猶聽行人説潞公

茌平懷古四首

經過射書處猶識魯連村桑柘靈祠裏空瞻玉貌
存

右魯仲連

玉鉞掛臣冠滅燭聞鄰澤此際獨留髡傑亦堪一
石

右淳于髡

火色鳶肩者相逢徧五都不知曾一筒得似馬周
無

右馬周

湖海鬚眉在寧忘社稷讐張公琴酒客能辨殺閭
丘

右張鎬杜詩張公一生湖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濠州刺史閭丘曉不救睢陽鎬杖殺之本傳鎬嗜酒善鼓琴曉即殺王昌齡者

飲　御書堂感懷黃門北山兄

高館張燈復此筵北邙宿草幾芊芊却思腹痛平
生語華屋山丘衆可憐

留侯祠

居晏穀城頭唯餘碧水流何年紫芝侶共訪赤松
遊着雪寒山道溪毛過客羞崎嶇倉海意不是爲
封留

雪中發東阿望魚山懷古 陳思王聞梵於此

山郭雪蕭蕭魚山望轉遥洛靈悲子建神女降弦
超即事成今古寒巖閉寂寥唯餘清梵在一遣旅
情消

魚山神女祠 王摩詰有魚山神女祠歌

雲車入洛幾時還松桂淒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
神曲山青無際水潺湲

陳思王墓下作

昔誦君王賦微波感洛神今過埋玉地重憶建安
人名豈齊公幹讒寧殺灌均可憐才八斗終古絕
音塵

自碻磝至棘城雪中即目

碻磝侵曉發歲晏復窮陰出沒峰巒改蒼茫雲雪
深松篁轉山徑煙火隔溪林重戴吟鞭好何如灞
岸心

望小洞庭

當日蘇司業風流此暫經重巖望超忽遠水界空
積雪明鼇尾浮雲下洞庭明朝新霽好迴首數
峰青

東平思王墓 瓠山

東平幾驛是咸陽松柏依然指故鄉帝子不須還
悵望漢家陵闕久淒涼

東平憲王墓 峞山

鄉是人亡萬古悲東平宮殿草離離陵前賜劍知
何處金粟飄零剩斷碑

大雪次汶上題路氏北堂壁

百里中都道蒼茫欲暮天湖平蜀山樹雪沒汶陽

田魯酒盈觴醉銀鱗下筯鮮東樓無李白且就北
堂眠 太白有飲汶上東樓詩

汶上雪夜贈路承甫

汶水西流雲樹微旅亭繫馬雪霏霏青氈故物從
君乞未要羅褕作地衣

次兖州

翠華初過魯宗國此遺墟猶忝持旌節何殊奉
乘輿川原接鳧繹風物近青徐獨愧鍾離意名符
發璽書

少陵臺

不見杜陵叟猶存杜甫臺如聞石門路曾共謫仙盃平野蒼蒼合浮雲故故來岱宗青未了髣髴六龍迴時大駕東巡祀泰山

雪後過嶧山

數仞碧玲瓏參差望不窮波浮泗濱磬雪照嶧陽桐仙洞浮雲歛秦碑野燒空羊車何日去輦路翠微中

孤駘山

騷弔何年事傳聞此伐邾至今歌小子猶似怨侏儒

古薛城弔孟嘗君

田文千載後怊悵雍門彈薛水西流駛空城日暮寒臺池久蕪沒丘壟亦凋殘在昔猶遺恨如君豈足歎

昭陽湖一名微山湖

滿湖風皺碧流離微子山前返照時閑掛笭箵泊沙觜紅霞一抹晒鸕鷀

荆山口待渡

西連豐沛走中原風色蕭蕭野渡昏一望孤城天接水亂山合沓是彭門

徐州渡河

劉漢與亡後雌雄幾戰爭大風過泗上落日照彭城玉斗空遺恨銀刀久厭兵登艫一長嘯氷雪太崢嶸

彭門懷古八首

城上黃樓天四垂捲簾坐盡楚山姿羽衣吹笛人千古樓下猶懸五丈旗

中原豪傑競亡秦楚漢煙銷泗水濱放鶴亭中一盃酒楚山齾齾水鱗鱗

樓觀岧嶢戲馬臺宋公九日此傳盃詩人猛士如

龍虎只愛江東二謝才

僕射軍中似父兄紅蓮書記擅才名重尋汴泗交流處千步毬場草棘生

黃葉西陂七字詩後山詩派石林知南山磬石流脂滑不刺長淵王簿詞

呂梁千仞古所嗟況復層氷如莫邪陪尾山前魯祠北紅泥亭子漾金沙

煙銷陂水半篙碧日出曉山千疊青薺麥依然春雪裏忍寒招鶴上空亭

風雨彭城意黯然東堂松竹沒寒烟賴濱老去東

坡死銅狄摩挲五百年（感懷西一擕東亭兩兄泰在廣陵宫闕西擕有詩云宰落彭城意縱時淨泗零今）

（宿鶴柴雨猶 宿對木聽）

渡淮水

千古淮渙水五色多文章我過濉渙上風物何蒼
茫小艇載鹽米孤村稀柘桑唯聞嵇叔夜遺宅銍
城旁

宿州遇吳舒鳧

昔作蘄丘別聞棲陪尾山泉林寫明鏡遥岫列煙
鬟豈意浮雲跡相逢梁楚間荇離今夕酒閉閤不
須還

宿州東門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

殿腳三千事已非隋堤風物尚依稀玉蛾金蠒飄
零盡誰見楊花日暮飛

荇離弔穎川侯傅公（公宿人）

躍馬千山外呼鷹舊戰場（古首戰道在宿境）平蕪何莽蒼（俱上）
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沉沉大澤鄉穎川湯沐
盡空羨夥頤王（陳涉亦州人漢高帝為置守冢）

臨淮

凜凜歲云晏我行淮楚間清川下桐柏衆壑會荆
山兩岸帆檣潤中流鷗鷺閑惠莊如可即長嘯一

[illegible]琴

崔白濠梁人賦詩弔之

[illegible]黃老手去不迴丹青又失濠梁崔清淮粉本還
留在折葦枯荷鳬鴈哀

定遠靖南侯祠

英風動江左廟食儼東城聞道鳩茲郭猶存驃騎
塋楚巫陳桂醑行客拜霓旌杜宇悲何事哀啼達
五更

舒城口號寄容齋少宰

龍眠鹿起山多態鵲岸鷗溪水鬬妍不是周郎擅

江左阿誰消得此山川

梅心驛南作二首

山中何所有遠近楓香樹松青櫟葉黃蒼茫半煙
霧下有寒溪流聞聲不知處林開逝明滅石激忽
奔怒合沓溪山間誰復辨徃路颯颯松間風瀏瀏
石上雨遥峰屢單複雲嵐莽參互愛此塵外區徘
徊未能去

前山忽開豁稍稍見田疇茅茨三五家籬落編道
周白水滿陂塘繞舍左右流雞犬散屋角鵞鴨[illegible]
汀洲松葉閒索綯牖戶急綢繆餘力視牛宫[illegible]

[illegible]已過感此懷豳俗役役將何求

將至桐城

[illegible]路行將盡初過北峽關幾行紅葉樹無數夕陽
山鄉信憑黃耳歸心放白鷗龍眠圖畫裏安得一
追攀

雨中過陳默公滁岑

躡屐歷危岑單椒上空曲江雨從東來風吟萬竿
竹城郭浩茫茫衣裳盡寒綠何處是龍眠千峰出
雲族

張敦復宗伯招飲新齋感舊兼寄訊巖都

憲

憶共蓬山直聞鶯細雨時那知高閣夜對雪更論
詩梅信江城早朱櫻禁苑遲（內直屢被櫻桃之賜）也紅亭子就
好寄故人知（昔同直學士屢言他日還山當構亭取杜詩[illegible]句名以也紅都憲預為作記）

泳園夜雪即事同敦復我建寄耕壺

山徑梅花發籃輿香霧中名園皆竹色密座即蘭
叢倚檻滿醪酒開簾雪颭風美人一水隔何以慰
飄蓬

望盛唐山

前路臨天柱崇朝過盛唐舳艫蔽千里曾此薄樅
陽急雪迷江介雄風憶武皇詩歌誰截筆不繼大
風章（漢武帝作盛唐樅陽之歌史漢失其詞）

潛山道中雪

處處溪山好倪黃畫亦難雪雲數峰白楓桕萬林
丹高下松毛積淒清石溜寒天心愛羈旅巖壑飽
[illegible]

自沙河至虐婆嶺即事

皖公山色望迢遙皖水清泠不上潮青笠紅衫風
雪裏一林楓桕馬蕭蕭

二喬宅（彭法山廣教寺）

脩眉細細寫春山松竹蕭蕭響珮環霸氣江東久
銷歇空留初地在人間

雪中欲謁三祖山不果（即山谷寺）

僧寶昔開此人傳三祖禪本來無住著初地空雲
煙雪暗石牛洞溪流山谷泉羅浮行腳地瓢笠亦
隨緣（三祖付法後卽往羅浮時予亦將入粵）

太湖道中懷山公通政

楚尾吳頭去天寒急景沉朝雲瀟岳影暮雪剡溪
心野店官橋路人家隻竹林相望二千里何處是
山陰

龍山晚渡

雪滿龍山望五湖漁舟沙步晚招呼憑誰喚起維摩詰重寫寒江雪渡圖

張睢陽廟 宿松寨梨宮

不識松滋路中丞何代祠板蘭紛玉座風雪捲靈旗橫笛聲猶苦神絃響易悲同堂真廟食南八是男兒

除日宿松道中

久客忘時序匆匆過歲除楓林紅照眼鬢髮白盈梳潯岳多迴鴈潯江足鯉魚春風來早晚誰寄故園書

乙丑元旦雪中謁五祖山三首 是日立春

南國不搖落春風況早迴行勝穿白雪大事問黃梅絕磴盤空上飛梁拂澗開萬松猶引路消息記重來

浩劫留孤洞今朝禮祖庭因緣逢猢猻囑累憶壇經梅蕋橫丹壑歸雲黙翠屏白蓮池上水長照佛頭青

寶界琉璃淨名香篤耨熏堂開數峰雪日盡九江雲傻鉢花時現頻伽鳥競鳴躊躇下山路楓葉正紛紛

下五祖山

雪滿空山下翠微娛人十里盡清暉野梅香破半溪水翠羽一雙相背飛

兩河口

選佛場非遠沿洄屢問津秋雞啼過水松鼠下窺人山雪將辭臘溪梅已破春短筇緣略彴坐愛碧粼粼

早發黃梅過東禪寺 六祖舂米處

誰識新州猢猻孥傳衣夜半祖庭聞水邉孤寺半煙篠郭外數峰空雪雲直是西來掃文字翻令南北競紛紜明朝穩把江頭櫓水到潯陽九派分

濯港 五祖初生入漁網處今有網埠寺破額山四祖道場在北六十里

網埠寺旁風物幽漁人網集亂汀洲阿誰識取源頭水破額山前碧玉流

太白湖

潯陽東北白湖濱雪汉縱橫眺問津何處雲中廬岳影滿堤衰柳送行人

大雪渡潯陽江

江水下江州茫茫九派流雪迷宗炳宅興發庾公

樓六代空殘壘千年此上游可憐形勝地擊楫未
消憂

抵九江

有行曉口又蘄黃纔掛孤帆指豫章爲報庄君多
置酒夜來風雪過潯陽

琵琶亭晚望

雪重江天合寒深鳥不飛炊煙何處起知是庾樓
磯

望廬山

看山宜雪後五老況相要絶頂羅雲霧諸峰出沉
寥陰陽殊向背吳楚接風潮急瀑來三峽名僧問
六朝客程兼水石行色借漁樵磨衲堪終老彭城
枉賜貂

入廬山口號四絶句

翠竹青松裏橫峰側嶺間坡公曾有語眞箇到廬
山

曉出潯陽郭廬山方出雲雲中雙白鹿邀我問庄
君

香爐峰近遠望太高生菓異石頭滑終期曳杖
行

步步廬山近蒼蒼雪路深江天雲霧裏何處是東
林

自蓮華峰下至東林寺

江州郭外雪雲濃翠壁丹崖錦繡重行盡清溪三
百曲東林纔打午時鐘

東林寺示宗雷禪人

昔賢名理宗莊老祖印西來得未曾攜得佛駄鐵
如意重將舉似雁門僧

三笑堂見徐五東癡題壁感賦

拂塵見遺墨髣髴平生親詎識棲禪地還悲撤瑟
辰香爐雲晻靄石澗水清鄰不愧紫桑老平生隱
是眞

虎溪橋廻望西林寺

未訪西林慧永師虎谿橋畔去遲遲歸舟定織宮
亭水飽看僧房綴蜜脾

香爐峰

坐望雲生處孤峰倏有無都梁及蘇合初爇博山
爐

石門澗

石瀨千巖響飛梁萬壑低欲尋謝公隱噭噭夜猿

詩

圓通寺示杲菴禪人

匡廬上初日石耳訪禪林眉際清寒重煙中梵唄
深水交松櫟響門掩竹藤陰欲問南唐跡山猿雪
後吟

歐亭

六一何時去猶傳夜話亭亭空人不見殘雪落冬
青

蘇亭

試訪蘇公跡荒榛聽鼠啼東山初日上惆悵下侯
溪

南唐後主祠二首 在圓通寺

佞佛終何事秦淮舊恨長空山遺甃在猶自說南
唐
唐苑蓬萊紫名同萼綠華可憐山寺裏猶有麝囊
花 後主嘗移廬山麝囊花於含風殿前名蓬萊紫

喚渡亭

西望雲居一抹青元和遷客昔曾經草風莎雨脩
江岸千古人傳喚渡亭 樂天詩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

南昌懷古三首

我愛梅子眞高風邈難匹上書理京兆遑知五侯
嫉一去壽春城終老吳門卒長安劍履多方矜子
雲筆 語云谷子雲筆札婁君卿唇舌

右梅尉宅

桓靈黨錮興漢道成衰叔遐哉徐孺子遯跡思空
谷磨鏡致生芻其人信如玉日夕東湖遊清風激
林竹

右徐亭

三洲夾明鏡一徑通略彴當時織履翁於此成棲
託龍臥竟終古誰能知管樂舊圃薦寒蔬斯人如
可作

右蘇圃

登石亭寺釣天閣 在滕王閣西時滕閣燬於火

釣天閣倚最高層帝子樓空感廢興鶴嶺雲生接
洪井龍沙江遠抱鍾陵落帆夕照晴相亂橫笛危
欄晚故應饒憶[illegible][illegible]詩筆好篋中慙負剡溪藤

寫韻軒

彷彿鸞岡露黛眉繡襦甲帳爲誰施秖應三五嬋
娟影曾照仙人寫韻時

豐城見梅花懷敦復學士

把酒龍眠夜雪時梅花幾樹照清池嫩寒春曉江南驛獨卧船窗看折枝

金花潭 宋元祐末太后祈風處

傳是瑶華跡江潭獨黯然倉皇浮五馬憔悴掩雙蟬玉輦歸松漠金花没劍川忘機羨鷗鳥不識靖康年 孟家蟬見宋小說姜夔詩遊人總歎孟家蟬

苦竹洲聞雁

孤舟聞雁唳春思滿江湖北去經彭蠡南飛異鷓鴣已驚關塞遠深念雪霜徂故國多烟水音書好寄無

樟樹鎮王文成公誓師處

豹房虎圈氣如雲行在從容鑾旆聞誰識書生離講席絶勝三十六將軍

峽江縣

短岫幽篁峽口陰亂帆鴉軋滿江潯長年煙際遥相問十八灘頭水淺深

早登釣魚臺

江干一片石久占釣臺名崒突紛多態峰巒削不成臣魚憑浪立急櫓犯灘行却望前岡道松風杜宇聲 山後即故忠襄李公墓結句用比于墓銘語

吉水道中望楊誠齋故居

江行盡日愛清暉峽遠江平碧四圍幾處峰青臨水照一羣魚聚拂船飛雲陰澹澹將成雨嵐氣濛濛欲濕衣髣髴南溪楊監宅蒼苔白石繞巖扉

吉水絶句

螺川川北字江西沙暖舟膧咫尺迷纔過元宵如上巳春山處處郭公啼 文江一名字江

賦得廣澤生明月

放舟豫章水月上廬陵城照影疑無定窺人似有情泠泠青桂濕歷歷白榆生故國當三五清暉亦自盈

望青原山有懷藥地愚山二公 愚山重建白鷺書院今燬於火

白鷺空洲又刼灰青原山色自崔嵬風流二老今何在獨問廬陵米價來

肺病

昨日頭風愈新年肺病多何山足芝朮隨處繫牂牁地僻客高枕鄉遥憶伐柯青林啼暮雨無那鷓鴣何

泰和道中寄說巖都憲容齋少宰羨門編脩

掛舵開頭不計程聽餘眞愛贛江清將尋方麴猶
嫌早欲卸吳綿尚有情木客山都人比舍功曹玉
簿鳥多名炎荒風物看殊異略附雙魚達上京

秦和夜泊雷雨

明月墮何處忽聞鳴雨懸雷驚殷上山起電急劃
江圓宿鷺依連舸神龍出大川戰塲蕭瑟極百感
夜茫然

過蕭氏春浮廢園

臼下亭西路過山雨脚低幽篁夾溪水幾箇竹雞
啼秦和李青皁事

萬安道中

戰地餘流水滔滔贛石東幾年紛雜雜今日尚刀
弓沙嶼宵霑雨江船午帆去風明朝聞好語清漲
百灘空城詩一萬清漲白灘空

十八灘三首

繫舟萬安城已聞灘聲惡連峰造天關疾雷殷地
絡鳥師理戚楫直與驚湍薄萬山立積鐵其下臨
大壑沉沉蛟龍宮神物信所託排空紛怪石森然
侖搏攫潛虬動鱗甲豆刃揚鐔鍔地根在何處坐
覺坤軸弱悵然念神禹封泥此疏鑿長年聚羣力

恭漩出寥廓三復乖堂言遠遊亦何樂
亂峽吹急雨一折改奔峭連山亘東南瘴霧迷嶺
嶠榜人侵曉發鬲毗失臨眺軋雷起何處萬夫迭
呼嘯倏忽數灘過到眼一票姚武朔既崖柴崑崙
絕排屛始蹈呂梁險終成昆吾諜四山方出雲吐
納亦殊妙山木蓊然合冥冥子規叫
半日過五灘灘灘各殊狀怒流一噴薄石角迷背
向激瀑散霜雪倒洒石壁上漩渦走風霆喧豗裂
層嶂洶如奔萬馬崩騰不相讓又如閶闔開攫攫
羽林仗傷神既慘澹快意倏悲壯出坎在須史布

帆幸無恙探奇邀靈閟豪吟洗惆悵

阜口雨泊

急雨孤篷濕高峰四面同茫茫送灘水颯颯會江
風山鬼幽篁裏楓人苦霧中明朝攬清鏡衰颯任
成翁

梁口

細竹長杉裏舟穿虎豹叢遙思刊木日深念濟川
功嵐重沾衣濕灘高聒耳聾觥奇還興盡太息畏
途中

攸鎮雨泊

竟日孤蓬雨宵分尚未休瘴雲來嶺表江漲下虔州暗濕桃花重（岸上桃花盛開）平添竹箭流更聞春喚（鳥名）語催白五更頭

黃金洲見桃花

巖屋纔三合煙扉自一家春風何造次開遍小桃花

瓶中桃花

水晶枕上一枝新別作嫣紅楚岸春疑是息夫人未起細腰宮裏見橫陳

贛州謁王文成公祠

新建當年此誓師森然松栢見靈祠軍聲不藉條侯壁籌策唯應漢相知萬古許孫同廟食一時張桂太傾危後來論定煩壽史峴首猶存墮淚碑

同丁鳳水僉憲登八境臺三首

天末欣相見登臨復此臺飛樓切雲上危堞枕江開章貢雙流合雲峰四面來凌風思玉局故國近蓬萊（坡公八境臺詩有云想見之罘觀海市絳宮明滅是蓬萊）

尚憶圍城日熊羆此枕戈劫灰孤關在戰地國殤多東越鏦王郢南荒尉佗秖今烽火息吾輩許高歌

東北連章貢西南望鬱孤風流餘蔓草樓閣半寒蕪簾捲過雲雨欄迴指舳艫乾坤此臺在將別立斯須

題鳳水竇園

初來竇園裏早愛竇園詩夜雨前山過青苔滿院滋故人傾夘酒名卉發辛夷物候炎方異春風生桂枝（園中桂花玉蘭紅白梅皆花）

南康縣

積岨埋煙霧清晨望不分地維何偏側嵐氣日氤氳山接梅鎖嶺天遥庾勝軍幾年收白骨愁絕戰場雲

題南安寶界寺（劉元城張無垢兩先生皆居此寺坡公亦嘗過之）

古寺興亡閱幾秋諸賢誰遣到炎州可憐橫浦關前水猶繞當年鐵漢樓

大庾嶺

五嶺界百粵東嶠實大庾西衡壯豫章嵯峨此終古黃屋聊自娛僭偽始秦楚雕結慕漢德再世為古南六代及五季紛紜不足數昨者滇閩亂此嶺煩師旅我來兵銷後叢薄無豺虎絕頂眺南溟波濤如可覩白雲左右飛危徑穿一縷回首望中原

風煙隔橫浦

張文獻公祠

峽寺重雲裏人瞻丞相祠開元如夙昔風度想當時羽扇三秋恨淋鈴萬古悲何來雙海燕猶自入簾帷

紅梅驛

朔登來雁亭午過紅梅驛梅落雁先歸腸斷天南客

始興江口

西過始興水湞谿增渌波（湞水合始興水流始大）推篷春日下高枕粵山多前路逢瀧吏廻風起蛋歌鼻亭不可問亂石鬱嵯峨

韶石

昔聞韶石奇今覩韶石狀奇峰削凡體斗絕各雄長怪石走中流牙角怒相向峽逼春湍豪撞舂力頗抗雙闕屹東西重門始誰刱其旁有阿閣靈鳳昔來儀傳聞帝南巡九成奏崖嶂后夔不可作疇與辨真妄飄搖翠龍駕髣髴鈞陳仗西望蒼梧雲臨風獨惆悵

舜祠翠華亭

[illegible][illegible]南巡蹟重華事有無雨痕上斑竹雲氣接蒼梧舊廟何年逝啼鵑歲又徂不勝懷古意江色日荒蕪

將抵曲江

二月一日春態閑桃花欲落鳥綿蠻回頭不識中原路人在三楓五渡間（三楓亭范雲賦詩處）

武溪水

南紀標銅柱滔滔萬里征我窮伏波道重和武溪行斜日聞吹笛誰爲轃寄生因思少游語回首不勝情

平圃（張文獻公故居）

扣舷聊騁望川上浩煙波徃徃奇峰出行行松石多人言故相宅遥指曲江過太息開元後爭傳得寶歌（公初發曲溪詩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

彈子磯

神禹刊九山百粤所不詳蠻夷暨流蔡遺跡蓋荒唐此磯始何代峻極蟠穹蒼下臨萬丈潭蛟螭多伏藏黒鷹巢其巔下瞰時飛颺石壁不可掵錯雜五文章鐫鑱復穿漏鬼工肆皴皺想當開鑿時拓刃摩天揚安得挾仙靈白日淩飛梁

觀音巖

石山無寸膚斯巖益厜㕒其下蟠水府其上排雲竟洞穴谽天半十丈臨江涯蹄危躡虛空險絶緣鈎梯白日忽晝晦疑逢魍與魎金獸佩腰間火鈴前後隨蝙蝠如白鴉鍾乳皆倒垂冪𢉞掩洞門狡獪神所爲暗瀑響陰壑尋丈安可知灑落深潭中如弩齊發機佛座雲霧生濛濛沾人衣遠江上明月欄杆拂參旗歸舟意惝怳絶景誰能追

湉江

衆綠被山足舟行當翠微湉江流水遠淮口任人稀海日臨崖吐蠻禽拍浪飛阮俞如可采長嘯竟忘歸

峽山飛來寺

方舟宿湞陽高峽厭蒙密乘風指飛來喜近調御室蒼蒼菩提樹逶迤寺門出金碧閟蕭梁幻語恐非實禺陽二帝子何年此栖息言采阮俞竹遥應黃鐘律如何遂不還空有湖城憶東上綠崎危韻曲眛蹊術夾磴荔奴陰青葱上初日石壁留孤雲飛亭俯江色沉沉晴川綠活活流泉疾坐憐忘歸逍遥問摩詰

二禺祠

軒轅二帝子聞任綠雲間世遠無遺迹夕陽空亂山攀髯失弓劍采藥異荆蠻猿鳥青冥裏應悲去不還

歸猿洞

若爲越女化猿公霧鬟風鬟向此中留得訶陵環子在月明長憶上陽宫

半山亭

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爲關坡公題峽山寺句夙愛老坡語幾載思禺山何意萬里遊兩脚墮孱顔苔磴不可見定水猶潺湲宴坐半山亭下見凝碧灣榕根如獰龍怒攫青厓間日午竹雞啼濃綠排煙鬟我行窮祝融何時復來還

抵清遠

萬里南帆渡二禺峽平川濶見青蕪不堪斜日蠻雲裏啼罷猩猩又鷓鴣

南海集卷上

南海集下卷

新城王士禛貽上甫

南海神祠

茫茫百粵間衆水歸扶胥下滙波羅江日夜相灌輸嵯峨兩虎門衛此陽侯居神宮壓滄溟潮汐在階除我駕萬斛舟乘風但斯須飛廉送旌麾龍伯爲前驅百靈何蜿蜒穹龜與長魚將命肅牲醴來格神所愉振衣浴日亭遥見三足烏咫尺躡樊桐覽彼天帝都

登浴日亭

乘槎興不盡復欲帆去南溟夕次扶胥口朝登浴日亭島嶼紛破碎天水倒空青一望窮寥廓真看小洞庭

使院懷幼華都諫 頃以典試使粵寓居此院

春半炎洲苦煩熱清晨初試葛衣涼懷人二月小寒食照眼一枝紅佛桑定有新詩千首富都無寶劍百金裝我來君去如瓜代極目天南少鴈行

與諸公集光孝寺 寺舊名虞苑虞功曹故宅

一鳥鳴灌木招提春雨餘偶來方外遊踪跡似閒居清池浮水藻碧藻躍文魚輕颸散訶林葵樹交扶疎灼灼佛桑花紅豔驚珊瑚絗追昔賢跡俯仰懷赤烏孝廉自英雄江左盛文儒魯周閫外寄張頷府中趨如何虞仲翔獨此悲向隅青蠅爲弔客千載同欷歔

菩提壇

一花五葉後此樹留孤根枝條徧震旦老幹無冬春我來漲海遊入此甘露門秦松與漢栢瑣細皆兒孫清池蟾疎雨妙義聞風旛菩提本無樹更與智者論

五羊觀

仙人騎五羊傳聞華於此仙去羊獨留片石毋乃是藏穀兩俱亡寢訛亦相似安得皇初平重來叱之起

同庭表畟園元孝翁山蒲衣遊海幢寺遂至海珠寺

扶胥潮未落白氎上輕艖高閣諸天外層城一水涯春汀沙步雨古寺木綿花珠石中流是延緣路未賒

蒲澗寺贈範公

我來蒲澗上菖蒲方紫茸水流穴石底雲出半山

中布席枕榔樹吹衣茘子風還將鐵如意日暮對支公

濂泉寺

閑隨緑蘿去忽與碧谿逢水石微通徑煙霞獨倚筇寺門編竻竹磴道入雲松尚憶安期子青天跨白龍

登粤秀山

越王古臺上春暮復登臨割據無秦漢滄江自古今風吹鼇背雨日射虎門陰欲問呼鸞道荒涼蔓草深

歌舞岡

歌舞岡前輦路微昌華故苑想依稀劉郎去作降王長斜日紅綿作絮飛

廣州竹枝六首

潮來濠畔市名接江波魚藻門邉淨綺羅兩岸晝欄紅照水蛋船多唱木魚歌

海珠石上柳陰濃隊隊龍舟出浪中一抹斜陽照金碧齊將孔翠作船篷

梅花已近小春開朱槿紅桃次第催杏李枇杷都上市玉盤三月有楊梅

佛桑花下小廻廊曲院深深牡蠣牆細爇海沉銀葉火金籠倒掛試收香

鬟雲盤髻簇宫鴉一線紅潮枕畔斜夜半髮香人夢醒銀絲開遍素馨花

才到花朝似夏闌雨紗霧縠間氷紈洋船新買紅鸚鵡却苦羊城特地寒

詠蕃劍贈客

蕃劍來何處知從海舶長當軒秋水色脱匣列星行鋒使篠簽折神應魑魅藏倘逢暴公子櫑具有輝光

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

愛此招提石鏗如哀玉彈晴天起雲霧遠勢出峰巒池上潮新長池與江通潮汐窓中薜故寒悠然謝袍笏一日可廻看

登六榕寺浮圖舊名寶莊嚴寺

六榕不可見地以大蘇名白社無人到蒼苔滿院生塔窮滄海月山擁粤王城欲假南溟翼扶搖訣上征

與諸公約遊小金山

靈峰名最古亦有妙高臺拳石浮空潤滄波足溯

洞隱雲何日去坡老記重來更約三生話輕風引

渡杯

僞漢劉龑冢歌

紇干山雀凍欲死朱五經兒作天子紛紛負販皆侯王山牛兒綠粤中起中原須洞久風塵遂使烏奴竊邊鄙黄屋左纛歷四世坐斥洛州爲刺史昭陽滿水流眞珠論車却笑燒沉▲金銀當日錮三泉帶劍上陵嗟巳矣苦將肖像擬休屠金蠶玉魚誰料理茂陵甲帳出人間況爾區區安足齒驪山地市竟如何銀海茫茫同一軌

大將軍孝揚弟餞別海幢寺即席有詩賦

荅

元戎小隊到禪扉躡閣攀林興不違賦似江淹頻惜別人如楚客送將歸貝多樹下花沾席瑇瑁潮邊雨濺衣寂是斑騅留不得陸郎行處正芳菲

別嵩筱元孝翁山方回

耆舊海南偏相思二十年來攀貝多樹別負荔支天江晚饒芳草山春有杜鵑別離無限思都付蛋人船

羚羊峽

逆流入西江巳闢高峽中何年神羊跡靈輿開鴻濛灘江挾牂牁日夜來向東怒流會端州奔湊朝祝融萬仞東洪濤大哉造化功蘢蓯雲雷窟黿鼉蛟鼉宮更開溪中石價與瑶琨同當年貢天家千指勞人工鑿行九地底下與水府通微軀一不戒崩墜誰能窮尤物古所歎念此心忡忡

羚山寺

古寺四月中尚有木綿花殷紅照羚羊苔壁何紛葩下有東江亭俯臨硯洲沙牂牁萬里來遠勢如脩蛇高峽扼其衝天險逾褒斜寺當兩峽口石徑交嵤峭紅泉尚分飛竹筧通坳窪西望端州城七星莽周遮明當陟其巓舉手搴匏瓜（沈佺期羚山寺賦云中有紅泉分飛碧嶺）

七星巖石室

北斗森魁杓何年化爲石散落南斗旁光芒色相射遥填端州城七峰張幕帟崧臺屹中央晻靄仙靈宅天帝觴百神於茲互主客巖竇鳴鼓鐘石乳亂矛戟徃徃鳥獸形奇譎蕩精魄其旁兩洞天谽谺幾年闢水聲暗澎湃時有蜿蜒跡云此龍所宫終古雲霧積沉沉抱珠睡五嶺慳雨澤吾欲割其耳雨工起鞭策坐使瀝湖盈乘流掛帆席（時旱甚瀝湖竭）

題崧臺

石室崧臺儼畫圖百神觴罷散清都七峰處處仙人眼莫笑淹留類賈胡

上屏風巖磴道未及霄關而返

暮登扶曦臺欲問含珠徑山月出未高羣峰忽已暝清露滴生衣孤松偃危磴何處仰霄關雲中一聲磬

登閱江樓二首

水自蒼梧下山將荔浦連潮增炎海漲春入夜郎天樓閣淩空起雲峰壓座偏不因衝瘴癘誰見此

山川

七星橫北郭南抱閱江樓龍氣千山雨牂牁萬里流島夷新市舶節鎮古交州好記須陵望他年賦壯遊山[illegible]樓下出象郡入須陵東[illegible]也[illegible]許海禁初開

端州別魏昭士因寄和公於廣州

人生如萍蓬飄轉少根蒂況復出處殊合并安可計我夢翠微峰岧嶢在天際幽人侶猿鶴石門掩松桂謝芯萬里遊相見炎海裔世事苦多多傾蓋忽分袂我攀庾嶺松君飽珠江荔阿戎共扁舟崧臺暫流憩良會那能常宿昔紛鼓枻湞水方南下灘江復東逝中宵潮不來何由慰迢遞

三水月夜別陳閔孝程燕思

碧天月皛皛江水風蕭蕭明發一爲別孤蹤千里遥梅關稀見鴈中宿不通潮好寄相思子時時慰寂寥

重遊飛來寺

我昨遊飛來乃自東峰始得隴復望蜀夢落西峰裏歸棹粤江潯煙雨杳蓬底菩提解迎客一笑呼屐齒繚繞曲棧危宛與蜀道似數折得石壁萬笏摩空起如丁如步櫚神工信奇詭西巖隱飛瀑迸鏵流石髓鳥啼翛翛竹花覆漾漾水平生禽尚志歎息吾衰矣笑問白足僧胡爲羡衣紫

黃石磯夜雨

春枕夢忽破決溜鳴蓬窗驚雷破陰峽急雨鏦奔瀧新涼卧桃笙遠夢生楓江起坐視媼龍添波送歸艭

大廟峽

夜泊黃石磯急雨如萬弩朝過大廟峽怪石蹲渴虎霧雨出叢薄飛雲粲可數美人珥明璫侍者捨翠羽春蘭與秋菊無絶此終古落帆薦溪毛蘋花

媚中渚神光乍陰陽朝雲無處所欲去更徘徊桄
榔颯飛雨

大廟峽寄黄庭表太史（自清遠至湞陽亦曰三峽）

出峽復入峽舟行多苦辛青山蠻徼外黄帽越溪
濱迢遰經寒雪飄零惜好春佛桑花下酒應憶北
歸人

十五夜峽口對月寄廣州諸故人

峽口今宵月其如客思何離離見珠斗穆穆展金
波故壘餘蕭勃殘山弔尉佗珠江猶一水相望似
秋河

雨入湞陽峽

野泊開頭早重陰入峽寒側過釣魚石逆上牯牛
灘雨逼驚瀧失雲從大壑看十年經劍閣轉見路
行難

湞陽峽

峭帆入阜石絕壁太古色山川方出雲白日轉昏
黒浩浩一水逝蒼蒼兩崖逼雄雷地中奮坤軸倏
傾仄十步一盤渦下視窈難測云中穴蛟蜃呀呷
擇人食牯牛（灘名）尤險絕艱虞萬夫力石棧緑秋毫
百丈牽江直慘慘鷓鴣啼猿猱不遑息尚憶符韶

州（名訛）架閣擬巴棘事往逾百年遺踪半湮沕陵谷
一俯仰感歎情何極

歸度大庾嶺

大庾連横浦艱難此再經鬢從五嶺白山入百蠻
青嶠水流炎海榕陰數（上）驛亭今宵望南斗漸遠
使臣星

抵南安

嶺南已負荔支天横浦重過意惘然暫借谿樓看
山色蠟花如雪寺門前（南安人以蠟樹爲業彌望皆是）

舟入雙牌峽

横浦雲陰薄晨光翳碧虛江邉寒進艇峽口靜攤
書幔捲時來燕溪清獨羡魚萍浮任流轉踪跡似
閒居

贛州别鴈水

與君暫相見揮手古虔州孤棹山俱遠雙江水亂
流急灘穿詰曲深竹叫鉤輈離别兼羈旅中宵感
白頭

新淦道中懷門人林公韞兼寄丁鴈水

七載相思木蘭道那知相見鬱孤臺江湖須洞扁
舟遠賓主東南一代才伏雨闌風朝復暮滄波白

烏去還來三洲不共笙樽飲懷抱何因得好開

豐城曲江亭

磯山高百尺磯下曲江流芳杜蕭蕭暮金花歲歲
秋金花潭青峰相嫵媚白鳥自滄洲已矣干將氣宵分
望斗牛

吳城登望湖亭寄周南康星公

東南臨眺美何如信有孤亭切太虛極浦長風生
左蠡叢簾清晝對匡廬九江潮汐迎人遠五老鬚
眉見面初明日玉淵潭上酒共看飛瀑駐籃輿

鄱陽湖舟中望廬山

月出彭蠡照見南康城向夕滄波闊羣峰煙霧
生杖藜訪匡續沽酒酹泉明誰識高歌意臨流自
濯纓

與豹人星公往白鹿洞次廻流山

廬山何高高白雲在山腹倏忽縈山椒亦或帶山
足上下無定姿頃刻屢移矚山徑不逢人樵歌出
深谷何處逓松聲風泉滿林麓

初入五老峰謁白鹿洞呈湯佐平先生

忽忽遠城市浩浩臨滄洲良辰愜奇賞始遂廬山
遊長成紆屢轉窔窈窕時經丘潺潺風瀑瀉蒼蒼石

片流騎牛緬往跡眠鹿欽前脩風景宛猶昔年逝
倏已道唯有五老峰屹立忘春秋紫芝驚漢帝黃
石招留侯泉石不我遐桂樹生山幽

自白鹿洞至三峽澗

溪行少阡術沿洄屢迷津馬蹄怯危石欲下還逡
巡出谷見稻畦煙火自成鄰日午聞雞啼袁徑見
遺薪薜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舉首五老峰白雲
如魚鱗遥青逓隱現光景相鮮新望望玉峽亭聊
可垂吾綸

三峽橋

五里聞瀑聲轟若車千兩谿廻見飛梁穹若虹百
丈衆流會三峽峽門扼其吭建瓴沸驚湍排空削
層嶂石激水斯怒水横去石逾壯水石終古爭怪
奇紛萬狀日射金井潭濺沫出橋上日光散青紅
雨絲亂飄颻絶境遇兩蘇何人繼高唱

玉淵潭

已歷三峽橋更訪玉淵水水流大壑中路轉層松
裏片石横百仞其右平如砥九十九飛瀑一門爭
萬軌岝㟧直要衝跳盪不得止雪浪如車輪凸凹
忽奔駛激射爲深潭神物潛尺咫夜黑風雨來鱣

餚皆遴徙久立凜毛髮薄雲漏餘暉西眺石人峰
梵唄空中起

栖賢寺

李渤讀書處乃在栖賢谷何年作招提來尋愜幽
獨僧舍如蜂房高下傅山麓雲來漢陽峰時就簷
下宿古寺無所有脩竹間喬木野衲喜客來欣然
設茗粥便欲置草堂巖栖於此卜

彭蠡守風送豹人往南昌

茫茫彭蠡雨漠漠匡山雲雨帶孤帆去雲將別緒
紛蛟龍深自喜牛馬望難分三峽橋邊水扶筇昨

共聞

萬杉寺

朝過玉京山緬想陶公里谿廻得寺門曲折杉松
裏雨中念佛鳥文語清人耳風吹脩竹林下有寒
泉水

開先瀑布

神龍拏空冥颯沓雙峽開青天露鱗甲白晝行風
雷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逆[illegible]尾揚其頰千仞忽開豁下有布
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龍奮迅三昧何雄哉誰能一鉢盛終古
相[illegible][illegible]歷夜來雷雨怒大石爲崩摧龍遊引九子煙

霧紛徘徊偉矣南宮書臺上有米元章大字破壁鑱崔嵬有語
不敢吐以俟冠古才

開先寺贈顒公

古寺昇元舊興亡感至今晴天雙瀑下急雨萬松
深但有龍聽法何須地布金琴高不可即陰峽畏
登臨蘇公開先漱玉亭詩欲從琴高生云云

招隱橋

萬仞黃巖瀑流過招隱橋長松吹細雨水石共瀟
瀟

萬竹亭宋守樓昀命名

大竹如盆盎森梢覆古巖試嘗甜苦笋亭上脫春
衫

佛印松

印公手植松挺若舟千斛山空孤月明傳聲亂飛
瀑

南唐元宗讀書臺

猶存讀書臺不見昇元閣寂寂青桂花巖間自開
落

青玉峽

廬南萬古峽常有野雲封朝朝來雷雨過白日下飛

龍

聰明泉

手掬聰明泉一滴大海味不逢桑苧翁知希我方
貴

王文成紀功碑

文成摩厓碑其字大如手萬古一語溪光芒同不
朽

寄題三疊泉

坡公賦廬山選勝僅取二開先與三峽雙瀑誰軒
輊此遊兩經行奇觀偶然遂遺恨三疊泉扶筇未
一至譬如禽慶遊五嶽得其四他年謝羈鞅更擬
探靈閟一削陸羽經別續廬山記

大孤山

宮亭湖上好煙鬟倭髻初成玉鏡開霧閣雲窓不
留客蘋花香裏過鞋山

石鐘山

蘇公遊賞後餘韻石鐘山水石長如此行人自不
開鶴巢丹壁上魚罾翠微間安得乘明月扁舟數
往還

小孤山守風

巳過落星石前臨大雷岸水宿淹期程日暮中流
半統統戍鼓鳴蕭蕭水禽散愁對小姑祠靈風送
波瀾

彭澤雨泊有懷陶公

陶公令彭澤柴桑一舍耳猶對庄廬山共飲西江
水一朝悟昨非扁舟歸栗里笑指故山雲吾心亦
如此我來彭澤縣秫田沒沙觜急雨送寒潮三歎
頹延誄

即事二絕句

吳頭楚尾浪花轟終日彭郎對小姑楊葉洲邊望

煙火江南江北雨糢糊
往來不見馬當船三日蘆中少爨煙東望皖公才
百里金陵難似上青天

江上看晚霞三首

彭澤縣前風倒吹三朝休怨峭帆遲餘霞散綺澄
江練滿眼青山小謝詩
白浪空江斷去人連朝風色起青蘋小孤山外紅
霞影定子當筵別是春
瀟瀟寒雨暗潯陽日日江潮過馬當東望滄溟天
萬里乘風欲度赤城梁

過馬當

疊望亭前水拍天青山缺處有人煙煙波不見天

隨子時有僧舟乞施錢

皖城懷古四首

憶昨經過射蛟浦今朝還望盛唐山大江日夜流如昔武帝雄風去不還天馬蒲桃空塞外飛廉桂館自人間茂陵坏土秋風裏玉女何曾解駐顏

龍舟曾颭錦帆風回首淮南事不同降邸已聞譬汴上皖公猶自落杯中豫章一去歸何日廬阜黿來隱未終苦憶舒州徐騎省江湖東下兩濛濛

清水塘邊余闕祠雲霄浩氣凜鬚眉英爹蜿奕猶橫槊古砌荒涼只斷碑鶴化千年非故國雞鳴十廟不同時皖江便是田橫島義士悲歌爲涕洟

羅刹磯頭落日懸侍中遺跡至今傳楚梟有恨沉魚腹蜀魄何心化杜鵑家國幾看陵谷變江山猶痛革除年青溪血影留遺石巾幗還應愧世賢

泊夏家口二首

秋浦猿聲夜泊舟客乍聽星星見漁火已到卸帆亭

巳近梅根冶江流更幾灣明朝風日好應見九華山

曉望銅官山

空江寒月落坐失九華峰回頭望秋浦何處九芙蓉曉日銅官上洩雲連五松碧雞好毛羽安得一相從

荻港

荻港東來指舳圻估帆停處一鷗飛大江小汊縱橫入蓼岸藤灣遠近圍勝地不留通客任暮潮閑送夕陽歸黃公戰處今殘壘憑眺休登板子磯

板子磯

板子磯前路風帆之字行紅花將翠篠的的可憐生（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翠篠細含煙楊誠齋題板子磯詩句）

三山磯

澄江日夕淨歸鳥投前浦明霞散淪漪輕颸澹容與南臨春穀溪北眺濡須塢何處是三山沙頭駐鳴櫓

梟磯靈澤夫人祠二首

白帝江聲尚入吳靈祠片石倚江孤魂歸若過劉郎浦還記明珠步障無

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共蕭蕭都將家國無

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湖

江行望識舟亭

鳩茲北面識舟亭天際歸帆望杳冥松竹陰中孤塔白樓臺缺處數峰青赭山人去生春草江水潮迴沒舊汀更憶于湖䡖鞭跡吳波不動客揚舲

天門山歌 亦曰蛾眉山

昨過蛾眉洲今到蛾眉山楚江東來似明鏡雙眉日日相彎環江水東流浸明月月上山頭更清發若教寫作十眉圖橫雲却月俱奇絕太白昔日賦天門謫仙風流今尚存文漪搖曳緒颷起落霞卷舒嵐氣昏自笑一生湖海客半載潯家仍泛宅夜涼星斗正闌干欲上山頭呼太白

天門山夜泊

萬里孤舟泊今過博望山勝遊非夢到絕域此生還列宿垂江澗映螢點鬢斑宵分望明月歸思折刀環

牛渚望青山

峰色如橫黛江光似熨羅昔人行樂地今日復來過小謝青山宅桓公白紵歌 近白紵山 他年尋菌閣終向此巖阿

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落帆向牛渚直上太白樓錦袍烏帽太蕭洒延看四壁風颼颼蕭生何年畫此雪色壁峰巒出沒煙嵐稠元氣淋漓真宰姑江湖須洞蛟龍愁吳觀越觀上海日蒼煙九點橫齊州祝融諸峰配朱鳥瀟湘洞庭放遠遊峨眉雪照巫峽水匡廬瀑下彭湖流須臾使我行萬里瞥如怒隼淩清秋我生海隅近岱畎西遊曾上瞿唐舟昨登五老弄瀑布却臨三峽窺龍湫七十二峰身未到蒼梧巳略天南頭太白遊踪徧四海晚愛青山采石聊淹留丈夫當為黃鵠舉下視燕雀徒啁啾

太白祠

白也祠堂在前臨牛渚磯風流映江左山水尚清暉小謝東田近開元舊事非姑溪好風日遊子亦忘歸

然犀亭

不是温忠武誰堪第一流飛書先赴難洒淚獨登舟赤幘驚幽渚黃旗指石頭孤亭臨玉鏡淅淅荻蘆秋

蛾眉亭

采石磯頭百尺亭下臨天塹晝冥冥天門中斷楚江濶日日蛾眉相對青

烈山

古寺紅牆出翠微莓苔石壁滴人衣一行白鷺衝船起卻上半巖松頂飛

過三山

三山二水古今同如練澄江碧映空二十餘年到江左依然𢹂類望雞籠

抵金陵

佳麗金陵道垂楊夾去津潮迎落帆客花映倚樓人依舊青山繞如何白髮新昔遊三十載髣髴記前塵

石城橋示倪鳳園太史

昔作秦淮客朱樓賦洞簫白頭故人盡重上石城橋

江浦道中田家

田家無面勢茅屋各東西細雨開蔬圃流泉入稻畦水牛風處卧沙燕浦邊低農圃吾生拙飄飄愧杖藜

雨過醉翁亭四首

琅邪山色好蒼翠連州城日夕巾車去煙蘿道徑行四山新雨過數里聞泉聲悵望昔人遠彌深方外情

出郭逢樵牧橋迴境已幽門前荇溪石(即釀溪石)亭下釀泉流禽鳥鳴何樂松篁颯似秋吾生嗟太晚不及醉翁遊

風景非疇昔亭猶号醉翁曾將幽咽意迸入七絃中我欲携琴客臨流撫古桐不逢沈夫子嗷嗷夜猿空

歐梅映池閣半畝散清陰老榦猶存古孤花開至今氷溪尋寺遠雪路入山深此際巡簷好寒香伴苦吟

望琅邪寺

琅邪遺古寺南望隔層巔苔蝕陽冰篆溪流庶子泉羊牛下山徑鐘磬發孤煙未許行幐去僧房借一榻眠

晚至豐樂亭

豐山山又極到寺已昏鴉一塢含桃樹滿山烏桕花僧雛汲幽谷(泉在幽谷)活火試新茶歸去松蘿暝嚴城報暮笳

天慶觀（宋立端命敕於滁以奉藝祖又置觀於其側）

宋家天慶觀古跡近千秋原廟春供祭衣冠月出遊莓苔蒼鼠竄風雨杜鵑愁西洛諸陵遠蒼茫接汴州

西澗

西澗蕭蕭數騎過韋公詩句奈愁何黃鸝喚客且須住野渡菴前風雨多（澗上有野渡菴取韋詩命名）

清流關

蕭蕭寒雨渡清流苦竹雲陰特地愁回首南唐風景盡青山無數繞滁州

懷王隼梁無技（王字蒲衣梁字王顧皆南海人）

二子才何妙閉門對海濱繙經裁白氎行藥過青春綺麗誇宮體風流似晉人最憐閨閣裏清詠玉臺新（王婦潘梁妹皆工詩）

寄蒲澗範公

憶訪菖蒲澗榕陰席屢移泉聲微雨裏江色夕陽時香谷無殘客諸方問導師打山詩法好懇負白雲期

涼（故友宣城[illegible]孫灼司[illegible]）

見田家飯牛者意有所感賦得牛飯就松

黃犢東皐暇青松北澗生卧餘芳草軟飯處午陰清籬戚歌偏拙華陽計早成勞勞行役者三歎憶巖耕

歸次臨淮

歸路仍淮水崎嶇嶺海餘我行萬里道未得一行書漁戶緯蕭接估船吹笛初今宵孤館裏鄉夢復何如

苻離

萬里歸來兩鬢蒼閱他南漢又南唐短衣射虎心猶壯重過苻離古戰場

雨中渡河望黃樓

已見河魚上冥冥雨未休一條飛白浪十丈捲黃樓杳靄龍山隱空濛雉堞收平生仗忠信欲下呂梁游

錢牧翁喜李長蘅詩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寶佳句也予冬夏兩過滕不見一花因成絕句

薛北滕南屢問津遠山如畫黛眉新唯餘底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

嶧山即事

雨足煙村事不閑家家驅犢出柴關棗花香徧濮
陰合水碧沙明望嶧山

大汶口

岸石如羣羊渴者飲於水飲罷或寢訛鞭箠驕慵
起何來西岳精偃蹇洪濤裏

奉符古城

我行奉符城不見崐崘迹何處仙人間青山繞長
陌唯聞兌竹溪髣髴南村宅

徂徠山

雲陰移徂徠影覆汶河水下有賢人居清風被田
里一坏詎能容千秋今廟祀（石守道故居在山下北王村）

楊家硿

詰曲皆紅泉縱橫半白石石映月明時泉喧風雨
夕愛此故鄉山臨流布瑤席

甕口峽

岱宗趨肅然（吾鄉長白即史記所謂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亦曰副嶽也）陰齊陽則魯中
有夾谷臺連峰作門戶石壁造天關蕭蕭綠蘿雨

大洪泉

怒泉如車輪突出絕壁鋳瀧瀧石上鳴潺潺雨中
瀉響落千仞溪白鷗驚復下

南海集卷下

南海集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皆其奉使告祭南海往還之作上卷自京師至廣州下卷自廣州至其家新城而止葢其北歸志亦止於新城也趙執信作談龍錄摭其開卷二詩以爲似羈臣遷客之語其言誠是然士禎之詩長於山水刖爲一調未可以二馮之法繩之也

雍益集一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雍益集一卷》提要

讀雍益集總述

吾師新城先生弱冠登
朝初官揚州以治行第一入爲禮部古人之于是
官所相器重者必曰廊廟才宰相才有具美焉不
徒文詞之衣被當世足以盡其才名而已然先生
八歲能詩伯氏西樵吏部授以裴王詩法及在揚
州所交皆當世名賢高齋視事之暇金陵京口姑
蘇舟車遊覽之餘題詠滿大江南北庚子秋符升
辱收門下盡得受而讀之因集其順治丙申以來
至辛丑紀年　　較讎之爲阮亭詩之刻此專集
所托始也久之先生復自取于三百餘首刪其什
六益以過江入吳白門前後諸集都爲一編凡二
十二卷由是甲辰前廣陵所作乙巳後禮部所作
斐然畢備屬同門生王子我建鐫之吳門此漁洋
前集之再刻也康熙壬子秋祇奉
朝命典試益州有蜀道集二卷驛程記四卷其詩
高古雄放觀者驚歎比于韓蘇海外之篇戊午春
膺
皇上特達之知擢授翰林侍講尋下徵其詩錄三
百篇以獻謂之

御覽集未敢專行庚申冬拜國子祭酒符升時宦
膳部從遊無間晨夕乃更裒其辛亥迄癸亥之詩
得十六卷重爲編次曰京集曰蜀集曰家集此漁
洋續集之三刻也甲子冬以宮詹受
命秩祀粵海有南海集三卷符升僭序其端而粵
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附
之此一時一地專爲紀錄之四刻也方使車之南
行也雪阻東平望小洞庭中有蠶尾山爲唐蘇源
明讌賞地因取以名其山房退食之暇合戊辰至
乙亥詩及碑版記序雜文爲蠶尾集十卷而古文
詞之前此者復別爲漁洋文略十四卷雪苑宋先
生爲之作序以傳此詩文合集之五刻也丙子春
以少司農祇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有雍益集秦蜀驛程後記
隴蜀餘聞各一卷蓋先生遊歷所至必討論其山
川風俗古今人物之本末隴蜀既舊遊之地已詳
具驛程記中而此又紀其所未備者也丁丑夏屬
婁江通政錢公郵寄且以總序見委先生之言曰
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
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覽古興懷得江
山之助生色有加擬諸倉山集中所分紀行遊覽
古蹟寓興諸篇殆兼而有之此又一時兩地再爲
紀錄之六刻也其間驛程紀聞等書凡六種略如
昔人隨筆總錄之例又有五言詩七言詩及唐賢
三昧集唐詩十選三書獨發明司空表聖嚴滄浪
論詩微旨與詩集並行爲世所宗法此又先生諸
集外之別刻也其他著述已成書者則又有　國
朝謚法考一卷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
卷五代詩話古懽錄各若干卷皆集外單行然則
先生之才名之治狀所早見于江郡不盡于文詞
者施之大用正不可量而即此等身之業傳自名
山固已章章若是於是諸大君子之論其詩者自
蒙叟先生以下凡數十家足以觀詩家總萃之大
意論其文者以謂原本經史斟酌唐宋卓然爲一
大家當以雪苑先生爲定論此皆當代名流所共
見共聞毋容門下士之更贊一辭者也特取四十
年來請業于几席之前者歷爲敘之聊志較讐之
本末云崑山受業門人盛符升謹述時年八十有
三

雍益集

新城王士禛貽上甫

丙子春奉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出都郤寄李容齋相國陳說巖司徒彭羨門少宰四首

早歷卭崍萬里程那知垂老又西征六飛正決平戎策（時駕親出塞）九折寧辭叱馭行華嶽終南春浩蕩錦江玉壘氣崢嶸山靈處處曾相識只怪秋霜兩鬢生

年年待漏集修門滴盡銅壺笑語溫韋曲西來春

盎盎嘉陵南去雨昏昏蜀箋細字題清怨巴曲哀音愴旅魂折得花枝相憶否涼州回首夢慈恩

十年兩度展明禋江海空餘汗漫身春老鵑啼催入蜀年衰鶴病悔遊秦琴臺再訪當壚子簾肆重過賣卜人興盡蕭然問歸艇碧雞坊外府江津（李長吉詩鶴病悔遊秦）

年來有味是三乘著紫伽梨苦未能此日只如行腳去歸來應似罷參僧百城煙水雲隨屨方丈跏趺雪暗燈五月岷江新漲濶朝辭白帝暮江陵

過琉璃河

琉璃河上駐征驂柳踠輕冰未蘸藍三十六陂春水岍可憐渾不似江南

白河店謁椒山先生祠（墓在店北二里去麒麟冢不遠）

孤城初日上驅馬白河濱祠宇瞻喬木清流擷渚蘋觸邪真獬廌守冢是麒麟　烈祖旌忠日光輝四十春（順治十五年　詔刻忠愍二疏　御製序文曰旌忠錄頒　賜廷臣今三十八年矣）

新樂縣驛亭有感往事

古驛鮮虞國寒蕪新市城鶯花殊寂寞野水自縱橫衣帶日以緩浮生還自驚敗垣蒼蘚合何處認題名

藺相如墓

智勇存危趙相如第一人特書王擊缶間道璧亡秦故國山河改孤墳草木春魯連終蹈海千古共悲辛

真定題臨濟廢寺

欲問西來意因參臨濟師主賓誰辨取棒喝任交馳野鶻巢危塔行蝸上斷碑何因一莖草寶界現琉璃

早發獲鹿縣

小邑淨如拭烟嵐朝打圍忽忘行役遠只似故山

歸滌水侵官路清流浣客衣溪邊亮雁喜拍拍泛
晴暉

自獲鹿至井陘道中雜咏四首

繞過鹿泉上呀然開土門崩崖一綫路喬木幾家
村障日山多暝浮嵐晝易昏聞雞巳亭午身在武
陵源

少日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刼殘秦復趙菡冷耳兼
餘豈謂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
何如

冶水三冬煖西來燕尾斜似聞藏碧石小住問丹

砂急瀨喧危彴疎林卧斷槎魚淋將蟹堁隨處可
移家

斷岍雷方殷奔瀧雪又飛魚驚如避笱鷗下未忘
機賴石何遷次瞿塘定是非倦遊三萬里誰爲寄
當歸（予辛亥入蜀甲子入粵及茲丙子再使秦隴及蜀凡行三萬餘里矣）

次井陘縣

千嶂通關路雙溪遶縣門亂流爭浦溆木碓聒朝
昏夕照魚蝦市寒烟桑柘村當年穆天子雨雪獵
高原

故關

□塞依天險雄關鎖地維石橫千仞壁松偃萬年
□盡月無飛鳥經春臥老羆（見北史）槐花秋雨裏重憶
舊題詩（壬子秋過此有句云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槐花出故關）

度故關感懷亡友葉文敏公（壬子秋予此賦二詩寄葉）

拄笏迎朝爽看山拂帽幕（舊詩云冒雨看山拂帽幕）風生土囊口日
射太行雲往事浮烟散心知落葉分何時玉峰下
宿草酹孤墳

平定西道中即事

伏流處處瀉鶩湍豬石荒岡眼倦看何似小園松
竹下玉蝸乘月吐清寒

祁縣訪戴楓仲見其子永豐令記知以壬
申歲逝矣輓之一首

麓臺山畔巳深春侯甲河邊起暮塵耆舊百年誰
碩果江湖萬里慣勞薪（予自謂也）楓丹笠澤思漁父草
綠昭餘酹故人一笑猗歌揮手去嗟來桑戶返于
眞（予昔爲楓仲作丹楓閣長句引張志和夢楓樹生腹爲比又爲賦天馬鼎多父敦二歌）

韓侯嶺題壁

烏喙那堪共良弓久自藏一軍驚大將千古痛眞
王勢巳歸諸呂何勞守四方世家誰載筆讀史淚
霑裳

趙城道中懷門人黃自先張漢瞻周策銘
殷彥來蔣靜山諸子兼寄幔亭弟

白首京華七見秋田園蕪没未歸休陽關又盡一
杯酒蜀道重尋萬里遊遥憶美人隔湘水頗衰老
子困壺頭苦思下澤車中語慚愧平生馬少游

洪洞縣謁韓忠定公祠

弘恭巳自收蕭傅夏惲翻能殺呂強枉使空同奮
刀筆子規不勸李東陽

過皐陶廟偶感范滂事題壁

汝南范孟博高義薄雲霄未遂澄清志先逢黨錮
朝大名齊李杜幽憤祭皐陶南北甘陵部千秋恨
不消

平陽懷古戲作

漢宮貴主顏如花何異妻豬求艾豭漢家將帥亦
無種昔爲騎從今同車鄭季長孺是何物一朝門
戶生光華生兒願得如衛霍悔不給事平陽家

猗氏縣衛爾錫中丞見過賦贈

鶺鴒江頭絶鯉魚今孤城畔攬君袪聲名京兆三
下（父衛先爲京兆尹）涕淚中山滿篋書都護夜郎餘部曲神
人姑射本清虛從今晏坐消殘刦一室何妨自婦

除

郭有道墓（介休縣二首）

大槐坂上逐車塵爭效先生折角巾至竟清流解
亡國望門投止是何人

謁文忠烈公祠

精神如破貝州時曉節猶能動四夷天遣不同韓
富没姓名留冠黨人碑

風陵渡河抵潼關

行盡并汾路前旌欲度關亂帆河曲水隔岍虢州
山地險煙嵐合時清虎豹閑永懷黃綺侶白首卧
商顏

訪山史讀易廬時久客淮南未歸

多年華下遂君初廿載重過訪舊廬滿徑苔痕使
竹石當牕嶽色淨琴書山中宰相人誰識江左夷
吾我不如爲報倦遊歸及早淮南無此好家居

華山雜詩七首

玉泉院

目玩玉泉流靜悟先天易多事墜驢時強與人間
事

山蓀亭

紛芽孤石殺玉泉下奔注平空泉尚流上有鐵鏁
樹

鐵門峽

洞門峽半開鐵鎖垂千丈俗駕自然廻何地容神
放

娑羅坪

小憇娑羅坪手撫娑羅樹仰覡上方雲時向人間
去

毛女洞

毛女負琴去倏然松杪飛青冥風露冷髿髴見天
衣

白鹿龕

雲中跨白鹿心知魯女生乞我一丸藥相將遊玉
清

青柯坪

窈窕青柯館正在西峰罅二十八潭懸飛瀑從天
下

青柯坪廻喜吳天章至自朝邑

昨過風陵渡思君役夢魂暮雲低華嶽春水下龍
門轉徙猶三輔艱難共一樽何時逢玉女同到洗
頭盆

謁郭忠武王祠 華州 二首

便橋番部擁風雷單騎纔臨鐵騎摧回紇萬人齊
下拜傳呼天上令公來

謁寇忠愍公祠

柘枝舞罷蠟成堆千束吳綾夜宴開不是魏三詩
句好誰知無地起樓臺

新豐

漢代枌榆社遺墟極望平空提三尺劍忍啜一杯
羮細雨新豐樹寒蕪小苑城惟餘舞陽廟漠漠土
花生

驪山溫泉

曾過繡嶺邪開元廿載華清役夢魂老大不關興
廢感重來只似洗腸源

秦始皇冢

下錮三泉銀作池一朝禍發牧羊兒不知地底連
機弩曾射周章百萬師

石甕寺 在驪山東繡嶺

當年石甕寺曾對集靈臺青雀無廻信黃虬是禍
胎 杜詩化作長黃虬謂祿山也 朝雲何日散山月至今來坐久流仙

梵松聲薄暮哀

灞橋

自古銷魂地茫茫喚奈何行人灞陵渡踈雨櫟陽過楊柳籠煙薄桃花夾岸多邯鄲東北望流恨滿雲和（即漢文帝令慎夫人鼓瑟處）

灞橋柳

灞橋楊柳碧毿毿曾送征人去漢南今日攀條憔悴絶樹猶如此我何堪

城南遊詩十首

曲江

賜沐逢修禊宜春歲歲遊傳呼夾城仗早御望仙樓捧劍金人曲凌波綵鷁舟新蒲將細柳畫瑟至今愁

慈恩寺

昨日櫻桃宴今朝鴈塔行紅綾新賜餅淡墨舊題名栁汁年年緑桑田歲歲更殘僧空刼後相對話無生

薦福寺（即聖容院今名小鴈塔）

院從唐代建人以寂音傳（洪覺範嘗居此）水鳥皆聞法雲山不離禪花邊停浴鼓竹外起茶煙即此忘言說虚空借坐眠

韋曲

皇子陂邊路風光韋曲多曾鄰天尺五最近第三坡芳草新年色柔條舊日歌傷春更懷古容易醉顔酡

杜曲

春衣杜陵宿窈窕一川花舊是岐公宅人傳故相家名園三品石貴主五雲車今日穠華歇棠梨噪暮鴉

牛頭寺

牛頭鐘梵罷露坐看樊川明月生秦嶺清光滿稻田微風喧吠蛤野燒起山煙歸臥禪燈寂心空古佛前

少陵原工部祠

少陵原下路髣髴浣花村猶似開元日終南對國門秦川空望眼湘水與招魂忍見桃花落紅英糝緑罇

樊川桃花

三月樊川路紅桃散綺霞終南青送黛潏水碧穿沙草色裙腰合渠流燕尾分銷魂過杜曲一樹最

天劍（杜曲南鴻固原下翊仗一株方盛開）

鄭莊

杜陵客西蜀常憶鄭瓜州望古尋遺蹟逢人問故侯有才三絕擅無恙八川流（近交口）相望韓莊近同悲務一丘

秦愍王墓

陳王闕雞道今日望陵園石馬前朝賜銅人漢代原幽蘭悲帝子芳草怨王孫猶有藍田燕年年入墓門

杜曲西南弔牧之冢

雨枝仙桂氣凌雲落魄江湖杜司勳今日終南山色裏小桃花下一孤墳

咸陽懷古

燕丹報秦仇其志良已大志士不謀身豈必論成敗一哭馬生角天意若有在交龍爲扶轝機橋詎能害奈何衍水匿骨肉割深愛帝醉顧飛廉四海遂横潰徒惜劍術疎千秋發長喟

茂陵懷古

頻年祠太乙晚歲罷輪臺緱氏仙何往瑶池信不迴紅顔鈎弋盡白首子卿哀失勢秋風客昆明又

刼灰

李夫人冢（在茂陵西北數步）

長門買賦草萋萋冤魄雲陽杜宇啼惟有佳人解傾國英陵長傍茂陵西

楊妃冢

怨粉愁香委路岐秪留羅襪使人悲梨園教就霓裳譜不似三郷陌上時

扶風縣早發

車馬扶風道春光冷似秋雲峰會岐下雨脚插梁州寥落鶯花日蒼茫汧渭流前程兼隴蜀萍跡信悠悠

馬融絳帳村

絳帳風流蹟尚傳不聞長笛但荒煙李公已爲飛章死何用區區姤鄭玄

岐山謁周公廟（廟中有潤德泉）

元聖祠堂在娑羅覆殿陰（祠旁二娑羅樹最古）岐周遺俗古碑碣歲時深故國千秋祀豳風七月心靈泉聽不盡三嘆有餘音

秦穆公墓

雨霽陳倉曉日紅花藜來訪橐泉宮千年斷碣荒

煙裏一片殘春秀麥中黃鳥哀時艮士盡碧雞飛
去霸圖空子車遺冢猶鄰近長與坑儒恨不窮

雨中武貞菴督學招集東湖

行人衣上雨來自杜陽川湖似郎官好名因學士
傳（有坡公祠）游條爭嗳雨垂柳欲生烟重過荷香裏還
勞運酒船（元次山詩不能廢人運酒舫）

再集東湖拜東坡先生祠

復有東湖約來當春暮時涼風散高柳微雨灑清
漣首識龜魚樂何殊濠濮思仙翁去千載髣髴下
雲旗

汧陽縣

晚上汧陽閣遠山橫翠眉（韋莊汧陽詩遠山如畫翠眉橫）川長道隴首
城古枕隃糜太尉千秋笏（段公秀實汧人）韋郎七字詩不勝
懷古意羌笛暮休吹

登隴二首

隴頭有流水嗚咽至今寒只自流離下那知道路
難秦川巴廻望齊瑟向誰彈東道三千里無因託
羽翰

登隴人回首臨關馬顧羣（唐人句）遠遊今到此出塞古
常聞不見梅花使惟看隴水分故園渺東海愁絕

萬重雲

隴州縣頭鎮古吳山縣也有元縣令丁帶
十詩愛其似姚合武功雜咏恐其湮沒
表出之

瀟灑吳山縣（丁十詩皆以此句爲起）猶傳仙令辭那知煙草裏復
見武功詩過客詢殘堞田家補廢籬當年杜元凱
峴首亦沈碑

登吳嶽

名嶽標西極金天作鎮雄東看連太白北望盡回
中日出橫秦時煙消指漢宫導岍思禹績此地[illegible]
鴻濛

吳山瀑布泉二首

汧山新望秋曉色五峰晴初日林端豁飛泉樹杪
行尋源經絕壑臨水濯塵纓寂坐丹厓裏身疑在
碧城

望輦峰前路陰厓樵牧稀千尋雙瀑下十笏萬山
圍木石含秋色雲霞變夕霏靈湫有神物金碧射
人衣

祀雞臺（寶雞縣）三首

東周久已換西秦陳寶何須辨僞真猶有漢家使

持節益州遠祀碧雞神

鳳女臺

弄玉空祠鎖寂寥碧雲天際水迢迢丹青不畫秦鸞女夜夜月明聞洞簫

賣酒樓 東坡有詩

昨向宜春下苑遊曲江煙景似悲秋珠簾甲帳皆黃土何必陳倉賣酒樓

寶雞縣南入棧感成

碧油幢引向西川取次重過二十年壁壘又經新戰伐[illegible]關河不改舊風煙陳倉五夜荒雞早錦水三春旅夢懸長白山前一茅屋何時送老白雲邊

棧道雨

漠漠天擕雨沈沈日又西林間晝肴鳥更作盡情啼

鳳縣西溪金絲柳二首

宋苑金絲栁傳來自鳳州經時未憔悴烟態拂人頭

絲拂金明水根移太乙宮東京夢華後何似此山中

紫栢山下謁留侯祠 相傳是辟穀處並祀黃石公亦松子

萬木蕭蕭風晝吹深山忽見留侯祠清流白石閟今古雪柏霜筠無歲時辟穀真從赤松隱授書偶作帝王師也知鳥喙逃勾踐未屑鴟夷學子皮

聞紫栢山絕頂有峨眉老衲獨坐丈室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矣惜不得其名字乃作頌古十絕句屬鳳令寄之丙子歲四月七日棧中留壩驛燈下成

維摩詰

師利多言說淨名殊默然語言文字外已示祖師禪

須菩提

善哉須菩提巖間惟晏坐般若是誰聞諸天雨花墮

惠持

樹中入定僧千年人不識如何去陳留一往無消息

道超

我愛道超師絕俗躭愬寂退院閒無人蟋蟀鳴秋

壁
寒山
寒山牛跡話此意誰酬酢趙州小厮兒宛有丈人
作
懶殘
煨火傍羣牛謫來幾千歲懶殘亦俗人誰能爲拭
涕
地藏琛禪師
裁田博飯喫獨振玄沙道一笑視諸方說禪方浩
浩

法昌遇禪師
法昌亦開爐單丁唯一箇賴有十八賢緘口圍爐
坐
黃龍晦堂禪師
山谷大辯才妙義皆辯秕滿院木犀香吾無隱乎
爾
褒禪山僧見冷齋夜話
枕石漱溪流夢見歐陽子覺來萬壑風松聲滿人
耳
汎漢江
廣川微雨過鼉鼓發中流白獺啣魚上青峰捲幔
收江花竹枝出漢女木蘭舟歸路重城晚紅燈滿
市樓
大安驛雷雨
客行當四月驟雨過三泉出地雄雷奮穿雲急瀑
懸飛龍氏舊國白馬戍西偏潭毒關前壘英風尚
颯然潭毒關宋劉子羽退敵處
百牢關
全秦雄百二南盡百牢關人雜氏羌俗天連彭濮
山漢臣傳諭蜀唐討失征蠻歷歷前朝事孤雲落

照間
嘉陵江上憶家
自入秦關歲月遲棧雲隴樹苦相思嘉陵驛路三
千里處處春山叫畫眉
龍門閣潛水入嘉陵江處即龍洞背亦名蔥嶺
四圍碧玉色崚嶒著箇行纏盞飯僧松末風來能
背冷坐看流水入嘉陵
籌筆驛朝天峽上
當年神筆走羣靈千載風雲護驛亭今日重過弔
陳跡祇餘愁外舊山青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石曼卿題籌筆驛句也

飛仙閣

山行喜乘流江平況如練岸崿有開闔竹樹一葱蒨人言利州風今朝泠然善灘如塗壽鼓舟劇離弦箭仰眺飛仙閣鳥道危一線彎環歷三朝向背窮九面絳雲卷輕綃白日遞隱見嘉陵碧玉色晴雨皆婉孌想見吳道玄應詔大同殿此生兩經行天遣追勝踐醉帽停烏奴巳泊益昌縣（蜀諺云利州風雅州雨）

飛仙閣口號

丹頂朱砂玉雪翎朝遊沙苑暮青城前身恐是雲中鶴曾喚仙人徐佐卿

汎嘉陵江至益昌（今昭化縣）懷何易于

益昌古利州由來五達衢白水合嘉陵山谷相盤紆我有汎舟役萬里經川塗望古懷清芬所思何易于刺史乘春下晝鷁盛嬉娛前舟載賓客後舟羅笙竽索民爲挽舟牽縴須百夫縣令腰笏前挽舟自先驅刺史驚問狀縣令乃前趨方春耕且蠶民力方勤劬令適暇無事可以充卒徒刺史聞之慙上馬如亡逋仁人重一言能使民力蘇考獻徵撫文摭之載唐書累百守令中尚有斯人無作詩告有位磬石鑱山隅

晚至昭化縣題孔令見野亭

葭萌朝掛席弭棹欲三更月上嘉陵水山圍漢壽城主人具雞黍邀客啟柴荊修竹吾廬似因之故國情

登牛頭山

連峰去不窮萬疊塞寒空向下惟看鳥憑虛但御風身投巴徼外目極雪山東五畝湖邊宅何年著退翁

牛頭山

其上天一握其下潭萬丈峨峨牛頭山排空削千嶂盤盤石磴危鉤梯絕依傍路與風雲通人出飛鳥上全蜀萬山圍四顧迷背向歸雲盪胸來浩呼洶濤浪有如泛香海一葦凌滉瀁夔蜽爭逢迎鬼神獻情狀咫尺即岷峨此亦堪輩行

入劍門

銅鶴香浮　玉座温七年　講幄奉明恩此身未了詩中畫細雨騎驢又劍門（放翁詩細雨騎驢入劍門）

劍門關

鎖鑰川東北雄圖自鬭靈一關橫碧落雙劍插青冥櫱雨蛟龍遁驚風草木腥無才繼張李不敢勒

新銘

劍州夢蔣虎臣先生 壬子秋入蜀先生在峽舟是冬示寂伏虎寺

巴蜀重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夢餘古佛欵嘉陵手中跨跳紅藤杖刼外逍遥白足僧七祖門庭忝北秀百城煙水訪南能兕羅縣界如相[illegible]問踏峨眉絕澗氷

郵亭驛雨中二首

金雞明[illegible]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屬唐却使青騾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

武連縣南雲氣遮郎當驛北石槎枒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

長卿山 相傳相如讀書處明皇賜今名

漾舟潼水碧潺湲一抹青峰想玉顏留得文君好眉黛薄雲初散長卿山

晚渡涪江

涪江江水抱山流不見唐家帝子樓記取江東詩句好澹烟喬木是緜州

緜州漁父村相傳是涪翁故居

越王樓閣已成空州府荒涼苦竹藂猶有煙波漁父里芙蓉溪上弔涪翁

鹿

抱郭涪江碧玉流一川豐草庇呦呦倦遊忽憶傷吱語祇有渠儂得自由

猿

蜀道山猿樹樹懸栗皺開處一林煙六牕不遣獼猴靜漫說愁猿學四啼

羅江驛夜雨 羅江縣也今省入德陽城北有潺水潺亭

前旌已拂鹿頭關風雨勾留不肯閑何處行人最愁絶潺亭亭下水潺潺

落鳳坡弔龐士元二首

白馬關前夜雨涼斷碑空在漢祠荒一羣鸜鵒林間語似憶當年孤鳳皇

沔上風流萬古存魚梁洲畔向江村何如但作鴻冥好采藥相攜去鹿門

午日張成都譚敘州王遵義三太守招集浣花草堂

故人相見錦官城五月黃梅雨乍晴眞向西川觀競渡國師休叱野狐精 戲用南陽忠國師事

謁漢丞相忠武侯祠

碧雞坊外路丞相古祠堂井絡猶天漢穹碑自盛唐 裴碑柳書 當年紛野祭異代肅烝嘗慘澹風雲會悲

歌激大荒

招覺寺贈佛究禪師

禪窟偶經行逢師萬慮輕大都明祖意何必太僧生掌内摩尼影堂頭毒鼓聲灼然賓主句無復下牀迎

題淨居寺清風亭

修篁江寺古荷芰水亭幽欲悟無生忍寧從半字求菩提本無樹般若亦非舟只自忘言好虛空笑點頭

淨居寺謁宋文憲公祠（在文殊院）

一代高文奉至尊那知投老葬蠻村衹應廻向文殊境共證毘耶不二門

浣花草堂懷少陵

倉皇行在日輾徙蜀山時王業悲諸葛比鄰得斛斯窮途聊慢世曠代一稱詩橋剌藤稍徑重遊亦夙期

成都懷古四首

司馬相如琴臺

長卿但好色慢世亦何有奈何滌器處風流映身後快意駟馬歸王孫勸牛酒

揚雄墨池

子雲非富人風義稟當世何物國師兒乃許問奇字墨池久荒涼四賦空巨麗

嚴君平卜肆

君平神仙流賣卜亦偶爾蕭然日下簾心契希夷旨我讀指歸論悵望成都市

李衛公籌邊樓

[illegible]侯籌筆驛衛公籌邊樓兩賢不並世風烈俱千秋功高竟不賞海外志窮愁

漢州西湖

當年房次律此地鑿西湖百頃烟波渺中流島嶼孤琴亭何寂寞片石亦榛蕪欲問邢和璞二生事有無（放翁房相西湖詩遶城鑿池一百頃島嶼屈曲三四里房公石尚存州廨）

漢州紀夢

照壁孤檠不自聊隔牕寒雨打紅蕉驚回一枕鄉園夢身在西川金鴈橋

雨下牛頭山二絕句

冒雨下牛頭眼落蒼茫裏一半白雲流半趁嘉陵水

衆山遶嘉陵白雲如玉城江山不相負幸自可憐

坐

江作大圓鏡山爲寶樓閣莫遣丹霞聞木石總燒

郲

千佛巖

利州皇澤寺則天后像二首像是一比丘

尼

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瑤

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二奪塔

瓦官寺裏定香熏詞客曾勞記錦裙今日蘭橈碧

潭上玉溪空自怨行雲李義山利州江潭詩欲就行雲散錦遥自注感孕金輪處

金牛峽滴水巖

峽口羣峰似鐵圍半空晴雨落霏霏陰谿樹合疑

無路鬼蝶如輪自在飛峽中多蝶視常蝶大倍之

定軍山謁忠武侯祠

朝登武侯坪遥酹丞相墓渺渺漢川流羣山莽迴

互背臨巴蜀道前指梁洋路髣髴漢官儀再拜冬

青樹

黄沙驛

稻畦方罫一渠通雨足村村樂事同白水滿塘秧

正綠吳牛閒卧柳絲風

界牌關道中馬鞍嶺上

修竹叢奇壁飛泉來半空人行翠微裏風度紫蘭

叢暫喜俗塵遠休嗟吾道窮誰爲洪谷子移向畫

圖中

四過東湖鄭苑在亭

小鴨唼喋萍葉亂三枝五枝菡萏開魯連陂上花

千頃黄帽刺船歸去來

重題茂陵

絡繹甘泉豹尾催君王夜幸柏梁臺當時譎諫稱

方朔也變長陵苑若來

謁段忠烈公祠

昭應離宫盡廢丘司農祠廟儼千秋流芳遺臭知

何限火廼當年笑鄧侯

早發臨潼

輦道虛無裏孤城翠靄間西南迴望處滿眼是驪

山

華州西溪

往來宫柳路纔訪鄭南玭木木清華色雲峰澹宕

姿江心伏毒寺花外拾遺祠有子美祠不見松談閣松

風日暮吹郭脩伯宗昌松談閣在溪上今廢

沚園平郭侑伯二首 侑伯蜀中第一舫名之名齋舫

白厓湖水碧浮天亂石嵯峨凌紫烟十里芙蕖衆香國此中曾泊孝廉船

大華小華皆削成東溪西溪夾鏡明仙人鶴背忽飛去天風下來聞玉笙

鼎湖原二首

鑄鼎此荆山弓墮龍髯不可攀多事橋陵將土伴他鴻冢在人間

素女爲師態萬方如聞天老教軒皇馬肝已諱文成死又見神君祀栢梁

盤豆驛

依然盤豆對蒹蘆回望關門岳勢孤思子臺邊一懷古不知身過玉嬛湖

湖城二首 今闕鄉

泉鳩里畔動悲風回首秦山隔萬重仙意已窮巫蠱起茂陵遺恨犬臺宮

趙鹵誰教近至尊漢庭不照覆盆寃如何病已爲天子惡謚重蒙到戾園

虢略鎮

虢略城邊驛路斜西亭送客指天涯商山如黛青千疊掩映桃林萬樹花 古桃林地桃花常數十里

稠桑驛 感張淑人陳攜人而作

春蘭秋菊不同芳舊恨新愁爾許長應是三生緣未了又呼妙子到稠桑

舊函谷關 靈寶

白馬東來開象教青牛西去入流沙至今冠蓋東西客起候雞鳴到日斜

老子故宅

北邙東望冢纍纍上有玄元古廟基莫以荒唐笑仙李漢家先奉濯龍祠

次陝州

首春發京國秋氣忽蕭蕭路入三川險人歸萬里遙黃河流柢柱白日下中條河上傳經叟仙蹤不可招

甘棠州 今陝州

弭節甘棠日未晡玉釵金縷散青蕪殽陵此去多風雨不用尊前唱鷓鴣 許渾有甘棠關唱鷓鴣詩

甘棠驛

北寺南牙劇戰爭可憐甘露怨誰明甘棠驛外東流水嗚咽年年寒玉聲 事見甘棠靈會錄

魏野草堂

陜郊棲隱處寥落對雲山無復花藏縣曾聞菊遶灣（二句用野詩）偶欹紗帽出時跨白驢還尚憶汾陰祀流風杳莫攀

兩度硤石

函關東望勢嵯峨非顧洪濤俯大河自昔雲山三晉壯至今風雨二崤多國殤白骨埋幽草山鬼清秋帶女蘿想像秦聲思蹇叔夏皋陵下一悲歌

會盟臺二首（澠池）

秦聲趙瑟會西河御史前書較孰多臨訣數言關大計論功總欲首廉頗

不辭頸血濺秦王進缶當筵氣慨慷十五名城酬趙璧何如談笑請咸陽

新函谷關（新安）

建瓴形勢壓河潼六國逡巡百二雄楊僕移來定何事妬他昭屈在關中

洛陽

國本爭來黨錮連楚歌楚舞亦堪憐如何鴻鵠滿飛去又見蒼鵝出地年

望龍門香山寺懷白傅

神女浦前看月上窈娘堤畔臉波橫輸他六十河南尹五度香山雪後行（白詩五[illegible]香山雪）

渡洛水

脉脉中流望盈盈羅襪塵西園魏公子南浦洛川神蘅薄芳猶在楊林意未申凌波何處問秋水正魚鱗

洛神

凌波羅襪欲生塵賦裏驚鴻態尚新不信三臺燈火夜針神真比洛川神

洛川南望

碧嵩清洛洗愁顏伊闕中分兩髻鬟變翠浮嵐看不盡緱山南是伏牛山

白馬寺

伽藍半化洛陽塵漢代鴻臚跡尚新太息他年窮楚獄仁祠空解祀金人

王輔嗣冢

鍾會齊名異是非白楊孤冢夕煙微如何一夕談名理不救河橋誤陸機

緱氏縣（今偃師）

白茅授印事何如底許孫卿更上書桂觀蜚廉人

力竭祇緣仙子好樓居

望緱山廟

王子乘鸞鶴飄摇伊洛間至今明月夜鳳吹滿空山緱氏仙蹤杳東萊漢使還樓居高幾許天路渺難攀

七夕前二日鞏縣阻雨

大火西流日昇仙故跡存（王子晉以七月七日上昇）秋風來鞏洛蔡雨阻轘轅欲把浮丘袂難招杜甫魂（工部葬首陽山）神嵩不可眺三十六峰昏

宋陵（鞏縣）

洛水邙山飽廢興宋家幽寢闕魚燈奉香不見臨安使白日茫茫下七陵

七夕雨抵汜水縣

玉門殘壘外云是古成皐濁浪喧牛口雄關偏虎牢青山空楚漢白骨尚蓬蒿七夕風兼雨悲歌撫孟勞

紀將軍祠（滎陽）

東門黃屋競傳呼從此咸陽入帝圖若遣封侯身不死也須鍾室避娥姁

夕陽樓（鄭州三首）

野塘菡萏正新秋紅藕香中過鄭州僕射陂頭疎雨歇夕陽山映夕陽樓

僕射陂白蓮

陂名傳僕射秋氣滿蒹葭十里銀塘冷千枝白髮斜他年屐道宅應憶管城花素手誰攀折飄零自水涯（鄭州古管城）

圃田列子祠

泠然鄭圃御風遊四十年如不繫舟惆悵餘年還嫁裔先生老矣又何求

官渡

別駕亡來萬事非夕陽官渡客行稀袁家新婦應惆悵媵輿陳王詠宓妃

中牟縣南湖蒲盧亭昔郭林宗飲酒處予易名墊巾題一絕句

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板橋

板橋衰柳日蕭蕭回首宣和似暮朝上巳金明池上飲畫船銜尾駱駝橋

昭靈夫人墓

鷥風古道卷蓬根何處昭靈墓尚存不見梁巫覡
桂齋野人栫盡小黃園

艮嶽遺址

內殿銜門無親[illegible]人（[illegible]詩人 [illegible]親家）家香風千樹引梅花玉
華閣裏分明見[illegible]羨堂名萼綠華

謁信陵君祠

趣救邯鄲却暴秦十年留趙事酸辛大梁歸後勿
勿甚日飲亡何近婦人

曹門李中丞蒲陽偕藩臬諸公餞別

梁園送客覆清樽雲作魚鱗日氣昏劒客廟前相
問訊抱關非復古夷門

曹南渡河望南華山

函關己弔玄元宅鄭圃還過禦寇家問渡漆園風
雨裏郊臨秋水誦南華

春城堆（金鄉晉郗公故宅）

春城堆上弔諸郗絕恨參軍入幕時只有青溪三
十曲風流猶自憶僧施

南陽聽歌

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斂青娥瀟瀟暮雨南
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

雨登太白樓

開元陳跡久悠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
太白汶陽何必董糟丘龜兔縹緲當牕出汶泗蒼
茫遶檻流眼底無人具賓主任城煙雨可憐秋

南池

南池風景地微雨墊巾來盡日聞蟬語無人共酒
杯一亭楊柳暗四面芰荷開萬里橋西宅羈經蜀
國回

龍女祠（汶水北岸）

氷綃霧縠映廻波半額宮黃蹙黛蛾欲采香蘋慰
幽怨不須深避庾毗羅

雜著集終

男啓湅
啓汸
啓沂
纂兆鄭兆鄭仝較

雍益集書後

丙子春二月吾師漁洋先生奉命祭告西嶽江瀆仁錫走謁先生於邸第曰先生昔典試成都以蜀道名集至今衣被海内茲使節歷舊游必繼蜀道成集發揮名山奥區未盡之藴先生憮然曰余自壬子入蜀甲子使粵以及此行每值千歲輒有萬里之役今筋力就衰興味蕭索思棧隴之崎嶇江漢波濤之洶涌陰雨雲物之霖霪詭變時代歲序之推遷猿鳥之啼吟叫嘯草之業茸木之蓊蔚實有神傷心悸不欲復見者恐不能如年少氣盛時出佳句排奡以與山靈相雄長矣一座皆低徊感愴迨秋九月既竣事先生復命於朝仁錫亟請先生近詩授梓冀得任校錄之責挂名末簡先生因出雍益集以示且告之曰秦蜀之奇向詩殆盡茲特補所未及爾老號禪寂過事短吟略如竺氏頌偈不應更作文字觀也子其為我序之仁錫避席而跽踧踖不敢當先生曰昔李漢蘇軾非韓歐陽之門人乎然皆序其師之文在當之者不以為諂頌之者不以為僭子奚辭仁錫曰否不謂是也夫大小不同量賢愚不齊勢理之自然也今先生之詩陶鑄萬有籠蓋一切上自風騷漢魏下迄三唐兩宋靡不貫穿包舉淵然如海之涵悠然如地之負在論者或指曰超詣曰雋永曰沈鬱頓挫皆各就所見之一偏以強名之若舉其全體則自有所以為先生之詩者在也是集今體小詩居多先生方歉然自以為不足然皆泓澄困涬原本深厚所謂盡卷波瀾者也豈能以語言跡象詮述哉由斯言之先生之詩實無愧昌黎廬陵而仁錫之弇陋不逮蘇李其為大小賢愚較然矣江東計甫草先輩文章妙一世猶言欲序先生之詩一月而不成至等之於登泰岱觀孔子廟堂詩皆欲有待而後為其鄭重如此今仁錫學識鄙淺自知不足舉其意若妄操數寸之管而強為之是誠甫草之罪人欲不為作者所訶訕難已梓既成因次前後答問之語敬復於先生以申始終不敢輕序先生之詩之意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七月之望門人析津蔣仁錫謹書

雍益集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皆康熙丙子奉使祭告西岳西鎮江瀆途中所作前有其門人盛符升序述士禎自言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其門人蔣仁錫後序亦述士禎自言老躭禪寂遇事短吟畧倣西竺氏偈頌不應更作文字觀也可謂明於自知者矣

抱山集選一卷

〔清〕王士禧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掄山集選一卷》提要

刻抱山詩[illegible]序

余兄弟少讀書東堂堂之外青桐三[illegible]
香一竹十餘頭而已他無所有人跡罕至
苔蘚被堦紙窗竹屋燈火相映咿唔之聲
相聞如是者葢十年長兄考功先生嗜爲
詩故余兄弟皆好爲詩嘗歲莫大雪夜集
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輞川集約共和之
每一詩成輙互賞激彈射詩成酒盡而雪
不止久之余三人先後成進士去各以王
事驅南北獨仲兄家食以老伯兄叔兄
既早逝余間一過家省兄不旬月輙又別
去中間惟宅　先司徒憂共晨夕者五載
然時移勢易樂往悲來欲問疇昔東堂之
跡而亦不可得矣康熙丙子以祭告嶽瀆
之役歸自秦蜀兄送余南村嗚咽揮手明
[illegible]已余請[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啼紅滿杜鵑爲儂傳怨意飛去落[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無眠坐春晝思君如落花處處沾[illegible]

玉臺之妙句

自君之出矣花事日闌珊枝頭梅子信驚見已[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三春今已還相思比人柳三起復三[illegible]

不減六代作

客衛輝喜馬君召至自丹陽試新茗

三年成久別人遐嘆室邇跂予望江南握手淇泉涘

同爲汗漫遊慰藉無彼此君開陽羨茶我汲甘泉水泉在府學東南隅有[illegible]獨此泉甘冽稱最

蝌目浮紫茸清芬沁牙齒相對永朝夕

石鼎松風裏

松

[illegible]幹化虬龍賞心惟勝友年來鬚鬢斑宜伴支離叟

送冷如之往山右

衛河傾蓋幾經旬交久知君意氣眞最是添人惆[illegible]

處不堪作客送行人

席上有贈

[illegible]粉犢與朱旐淮[illegible]灑天然玉雪[illegible]

七夕喜耳臣至得讀新詩兼聞君召歌

鄉國秋雲隔驚看鵲駕河雙星欣聚少好友話離多

作句南金詠清音白苧歌傳杯興不淺月影正婆娑

久雨

風雨連朝夕瀟瀟景似秋劇碁消永晝疊唱惜殘籌

醉醉非關醉多愁那判愁雲山千嶂隔異地苦淹留

懷州高臺寺

臺高來爽氣古寺經紆修今日維摩室當年帝子樓傳爲元后故址

曇花銷粉黛清梵息絃謳趺坐空塵想鈴聲入夜幽

高臺寺觀碑

寺爲元懷寧王故宮王入繼成宗大統是爲武宗皇慶二年秋七月翰林學士趙孟頫奉太后懿旨撰文改宮爲寺賜名大興龍寺俗呼高臺寺

懷寧入繼嗣成宗懿旨傳來出禁宮碑記撰文趙學士寺成皇慶二年中

老筆

清化鎭食櫻筍戲成二首

逆旅何所嗜筍[illegible]

呼僮具盤餐亦足果吾腹白公眞觧人明朝不食肉

道旅何所嗜朱實狀葉綠纍纍盛玉盤兩錢易

此間櫻筍廚連村況多熟何必羨洛陽絕勝櫻桃

清化道中

篧篧盈郊拔玉青綳苞軟襯馬蹄輕行來數里清香

滿何必君山寄遠情

清化憶叔子弟東堂竹

入望平鋪犀豹文萬竿離立欲凌雲遥思高杭東亭

裏把酒相看有此君

寺中夜坐柬劉君先

禪房涼夜靜深坐散懷清塔角鈴音遠樓頭片月明

娟娟流竹影謖謖聽松聲此際忘心想浮生幻我情

謝孫天乙惠筍

食指今朝動廚珍遠見分初生黃犢角漸長水犀文

饌飽聞與可風高想右軍朝來尚抱節計日欲凌雲

玉版叅應熟龍團雅不羣何郎信知味食此美於葷

新月

新月曲如鉤娟娟映小樓美人倚檻望學得畫眉頭

天乙貽柿酒因憶山中舊遊

昔予長白遊屡向山家宿植柿百餘株高下環石築

樹妙稱七絕所載皆實錄實成更釀酒遠甚樂幽獨

山居罕人事痛飲常不足玆餘三十載風塵走鹿鹿

感吾贈一斗清洌宜蟬腹觸今憶往昔舊緒縈心曲

言歸營菟裘早結山中屋

大梁有感

四十三年別汴京(先大父以崇禎甲戌司臬中州予隨之任方八歲今五十有五)重來風物最關

情山川如舊人非舊城郭曾更代亦更(乙亥遷任浙藩後汴城河決)分

陝甘棠思大父衡文水鑑憶難兄(先兄西樵考功癸卯主河南試)不堪回

首當年事一望夷門百感生

雨阻杞縣訪趙宣師不遇

望斷伊人信久疎連宵風雨一燈孤蕭條逆旅誰知

己秪憶高陽舊酒徒(杞古名高陽)

荅鄭長葛元潑惠茶

驛車汗漫遊偶爾經長社鄭君癖好友早收兼瀟灑

贈遺無長物緘茶足幽雅旗槍早晚分爭芽品高下

含膏極芬芳植少難盈把魚眼沸正熟花乳香滿舍

七椀清風生便應代杯斝療渴與滌煩況復當炎夏

敢不拜公賜一串非云寡長吟玉川詩悠然我心寫

遇丹河見秋稻

行行多稻塍陂塘斷仍續栽插詎違時秋針已含穗

時雨不須求冄河灊溉足農謡頗堪聽何必梁州曲

初秋月夜

秋至晚凉生虛閒致幽敞徘徊碧桐陰。披衣看月上

月下看竹

竹影含青翠月光澄碧煙人間與天上兩兩鬪嬋娟

秋山

穠行曉起怯秋衫秋氣逼人秋露寒秋色自佳秋興好秋山蒼翠滿吟鞍

的是佳作

重過大名舊城觀五禮碑求搨本不得

當年西去曾經此五禮碑看最繫情今日重來空坐卧難尋一本遍陽平

白櫻桃

珠顆映筠籠瑩瑩殊可羡上苑鳥爭銜。寢園春巴薦憶昔貯赤瑛朱實無所見水晶瀉銀盤月下心目眩青李與來禽與君豈同傳

發儀封別孔雨化 與塏先兄門人

如君高誼許誰同好客人傳北海風珍重故人從此別相思千里考陽東

滎陽作

日夕成皋近潾潾須水環居民多穴處傷嶺繫纖驪偶至觀風土誰爲破旅顏有求方琭琭無欲覺閑閑素月嬋娟影青峰紫翠鬟把杯邀月上相伴坐看山

百泉懷古

二三攜好友把酒盼庭柯瑟瑟籬邊竹亭亭池上荷。蘇門瀏晚照。泓水漾晴波幽鳥窺林下馴鷗傍客過。緬懷清嘯侶。望古意如何。

百泉

毖彼百泉流洋洋入淇汕風動碧波紋荷花香出水

蘇門山

遥望蘇門山隱隣多幽致青林間白雲晚照含蒼翠。

嘯臺

長嘯人已邈餘音振林麓世事笑莫談嵇阮有高躅

過內黃謁華東張公祠

先生昔尊宿聲華邁兩京 先生爲明兩京總憲 初試烹鮮宰人言清且明遺愛踰四紀崇祠表廉貞小子生雖晚猶記望塵迎行經古柯地感動故鄉情再拜不忍去溪毛展精誠

冠縣聽砧聲

鄉國行來近郵亭更幾宵暮雲兩地隔曉露一天遥

雁唳聞凄切蛩吟件寂寥砧聲何太急中夜欲𩆜潲

德州河上口號二首

曲岍臨大河風帆日千里迢遞遠鄉人離心託江水

思鄉與懷古望遠臨江樓長歌指飛鳥風起蘆花秋

范公亭

勝遊餘興惜殘餅聒耳鳴泉酒乍醒驢背不辭山路

遠暮衝寒雨范公亭

過東明柳堤憶楊東皦明府

岍柳依稀指故蹤倚碑駐馬泣春風楊公已去楊堤

在悵望風光舊日同

香奩體二首

春來陌上已花然南浦傷心草似綿欲倩文鮮將尺

素無端錦瑟惜華年流波比恨朝難息膏火爲愁夜

自煎留得玉臺香粉跡宵來惆悵不曾眠

苧蘿溪上浣紗晨龍婉鴻驚首似螓未駕雲車同織

女秖餘珠淚比鮫人心傷遇舊蘼蕪弄魂斷將離芍

藥春空賦錦鞋難寄恨花前留取待香塵

元旦立春和徐五嵇菴韻呈雷明府

朱幡青幘報行春綵勝椒觴並此辰天上雙傳星曆

改人間共喜歲華新花凝六出千村瑞香發三朝五

水塵搖曳風光舒化日還看擊壤樂齊民

七郎苑

曲水穿村細柳浮家家門巷枕清流相將父老談春

至共向東菑看試牛

水仙二首

水仙祠下水仙樹一醉仙漿七日眠何似華陰人史

異服經入石便成仙

冷艷氷肌致自清江梅爲弟蠟梅兄盈盈迴出風塵

表不愧凌波仙子名

雷明府招飲同令兒紛山家弟叔子賦得人日

題詩寄草堂寄東巖

梅風吹雪散氤氳粉署含香接令君義郡從遊兼溉

洽洛中詞賦見機雲莢傳七葉蓂蓂換花發三川錦

浪分忽憶避人徐孺子詩成欲寄草堂聞

雪

未雪氣先冷簾櫳漸有聲圖書閑不啓坐愛小窗明

對雪閱唐人雪詩獨喜祖詠終南絕句用韻三

首

微風打窗紙凍雀鳴簷端起看松竹色蕭蕭增薄寒

將雪無雪色色在寒雲端煨芋看新雪骨異梅花寒

遠山對西牖高出浮雲端朝來望新霽四顧淸光寒

三詩不減元倡東坡地爐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打窗同此風味

三月三日上巳和嵇菴韻

良辰三巳過淸明雨雪連朝喜乍晴聊泛一觴修禊事誰什五字讓詩城楡花漫逐桃花水白髮稀逢黑髮莫鑽火汲泉堪共飲紫茸初試聽新鶯

南園海棠未花二首

穠芳空憶舊年華何事今年未放花搔首閑庭頻悵望却疑春色向鄰家

寂寞春風繡幕閑懶從羣艷鬬芳菲想因啗睡消淸

晝冷落紅綃舊舞衣

東樓雨望

斷雲斜日晚淒淒桐葉參差影未齊欲上危樓望南浦忽來風雨小窗西

賦得雨絲風片

天窮春光景乍遲宜風宜雨翠成圍初疑柳絮輕輕落又逐梅花欸欸飛山色迷離凝遠黛烟波縹緲隱殘暉須知此際堪遊賞畫舫蘭橈扶醉歸

賦得三月正當三十日和笏山東癡

十九韶華正此辰年年佳景在三春黃鸝紫燕聲尋

巧傳李夭桃色競新歷盡輕寒憐細雨漸看炎景惜芳塵風光此日添留戀始信東君解託人

訪徐五嵇菴東村

細柳青青色欲浮柴門斜對碧溪流茆堂寂靜堪消夏曲徑蕭疎轉似秋十畝幽居芳草合千篇新咏玉臺收何來莫雨催人急竟日淸談願未酬

賦得鳥鳴山更幽

谷深不覺暑山木作涼陰響出溪邊樹風移石上琴淸流方戛激天籟復蕭森荏苒斜陽暮幽花落澗潯

溪雨

一片溪頭雨蒼茫入翠微臨水披襟坐蜻蜓無數飛

石竹

一幅徐熙畫幾叢嬌更妍香風亭午過知有麝香眠

紅甲

春色烘臙上玉葱託人一捻袖邊籠山櫻欲綻薰沈水砂粹擎來飼守宮描向柳眉凝化碧彈將珠淚是啼紅楊家有女無人見傳得纖纖樣不同

明初瞿宗吉輩有此一隊

髮香

靜有天然質非關膏沐施鬟人明燭下飛沐晚涼時

細馥衣邊出餘香枕畔知領痕胡未滅蝶翅鎮相隨
螺黛平分色花奩昨賦詩合蟬新樣好香影不相離字字工麗

遊岐叔內叔秋谷園亭

治圃秋谷前高下環在目穿溪引曲流傍山成小築
跂足臥石牀清風滿修竹欲卜由東鄰終焉友麋鹿

中秋雨憶去秋月華東東凝東凝有月華詩

去年中秋時金波淨如練紅牙按銀箏翠袖揉檀扇
午夜興方酣五色雲忽見陸離幻彩奇開闔呈態變
今年中秋時雨絲雜風片丹桂滿庭花珠蘭盈階蒨

皓魄不易逢姮娥惜半面搔首意茫茫佇立情戀戀
杯酒酹廣寒徵雲鎖仙院

美人蕉

紅袖垂垂翠黛清好花不負美人名秋來愁緒如蕉
卷又聽瀟瀟夜雨聲

九月八日同徐東凝于道子家太液苑西東亭

懷西幔亭諸兄弟集小隱園和東凝韻

預約登臨頓日斜明朝須記酒還賒杜詩如今九日香甚酒須賒絳囊
巳貯茰成佩好句應催菊放花玉露寒空驚過雁碧
梧凉葉暗棲鴉彭城胡事堪相並散步何當用馬撾宋武在彭城九日登高戲馬臺亦相承爲故事余邑有桓公戲馬臺故云

九日即事

坐向西風落帽斜美哉秋色興尤賒坐中有客矜能
事竊得漁陽鼓幾撾

九月十九日同東凝太液過東園時菊初放東
凝用坡公語作起次韻

菊花開即是重陽寄傲東籬見晚芳香冷三秋英未
落節過十日興猶長垂垂欲墜仙人露淡淡甘凌玉
女霜且喜催租人不至詩成同醉九霞觴

明湖秋泛

湖與天光接舟行似晚霞芙蓉飛短棹楊柳暗人家
主切秋鱸膾香分顧渚茶誰家亭子好只隔白蘋花

同幔亭弟賞虞美人

傾國當年貌紅顏逐歲新香魂如未滅含笑楚江濱

木芙蓉

花滿成都號錦城人間不獨擅芳名觀文久作芙蓉
主何事猶傳石曼卿

五十一生日偶成

慚過知命尚無知百歲流光半踰期家弟去年曾有
贈年同常侍未工詩阮亭丙辰贈聯有年當常侍工詩日之句

掄山集選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禧撰士禧字禮吉山東新城人與其兄士祿弟士禛士祜自幼以詩相唱和三人皆成進士而士禧獨以歲貢終沒後四年士禛選其遺詩三分之一刊之其詩綽有風調而才地較弱

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一）

〔清〕汪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使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皆灌漑於經術而道即寓焉斯時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子厚閭性善之說於僧大顚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推衍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經不窺於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掰爲六經注我之論蔑弃章句不復揩意於文章於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弇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爲見道者其流敝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蚤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道者

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茗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絶之緒遠躡韓歐陽諸公無疑也予媿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緝爲知古文而侍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謂予將爲周程之徒乎將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嘉興友人計東甫草序

閩洛之傳魯齋得其真韓歐之統晉卿得其正閱三百年先生兼之心游乎淳穆之鄉力窮乎典墳之勝清癯者其形耿介者其性藹然而溫煦然而敬脫簪組之高風耽林泉之逸興天下譽之而不聞衆人毀之而不聽此非實有得于中而能不囿于境邪又豈蠡識之可窺而管見之可評邪然而壓加萬仞霧集淮海勢則相懸機則相應千載之遙四海之亘有思長洲之深廣直與河內浦江並者知鄙言之非阿私而歎三吳之人文於斯爲盛

薛熙

鈍翁自題類稾六則

一史漢之序班馬自作春秋三傳之序皆學者作至於李漢序昌黎則其子壻子瞻序六一則其門生從無以前賢序後進者若左思託名皇甫殊爲可鄙今此稾已經扙觧几我門人子姓戒勿爲我求序

一坊間時文選本俱有批評圈點一則坊人射利一則選家藉以開導初學耳詩文別集似難效尤邇來濫觴甚至每篇綴以評語不曰陵駕歐韓即曰伯貢左國在時賢不媿此語吾視古人尚不畏爲之執殿戒勿爲我加批點

一吾讀書雖少自有師承詩文用事用字不敢苟且其間小小牴牾或非漫無根據亦如前賢用渡河則承集異記之謬如阜則承江總詩之謬昌陽則承陶隱居本草之謬之類是也前車可鑑戒勿爲我潤色改竄

一古人自存詩文初不論工拙嘗讀居士集繫六一翁手定有文不甚工而錄者如思穎詩後序之類是也有文甚工而不錄者如叢翠游儵兩亭記之類是也今吾從前所作不下五六千篇所存止此其佗散失雖多戒勿蒐訪

以求附益

一中歲謫官頗常學佛請告以後始得專意宋儒語錄以故平生未嘗佞佛亦未嘗闢佛稾中釋氏諸文間存一二知我辠我悉聽後人戒勿刊落以求掩飾

一吾本不沽名亦非牟利託與詩文比以自娛即使鋟諸棃棗不過就正同志聊免繕寫之勞耳若曰攘臂利名之途則頗退避三舍矣版當度置皆山閣戒勿任意刷印以招不情之謫

嘗聞諸李退菴先生曰東鄰之女美而一目眚西家之子倚戶瞰之見其美不見其眚也遣媒求之既昏則宛然一眚者也然後悔之不逾月而逐之見其眚不見其美也予以爲此善喩者今斯稾一出則予之眚已不可匿矣當今之世豈復有悅嫫母而唾嬙施者與予懼時賢之將逐我也故題此六則以示戒云

皇清康熙十四年秋七月幾望鈍翁自記

鈍翁前後類稾總目

鈍翁前後類藁總目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一目錄

古今詩一

鈍翁前後類稿卷一目録終

鈍翁前後類稿卷一　　詩稿一

古今詩一 自順治辛卯歲起至戊戌歲止

擬唐人詩八首

陳正字子昂感遇

桃李無勁質松柏無豔姿炎涼屢代謝所遇各有時大化旣已然知巧安得施鷽鳩與鴻鳥高下徒相嗤惟應達生者委運任所之

李翰林白飲酒

秋風吹片雲飛墮孫楚樓昔賢去已久遺恨滿滄洲惟餘樓前月影逐江水流江水白西來與月空悠悠若非盈尊酒何以銷煩憂開軒設尊卣四坐羅珍羞美女顏如花爲我彈箜篌有酒但斟酌不待相勸酬醉弄落月還嘯傲陵高秋

王右丞維飯僧

好道逾數載閉門滌塵襟獨與山僧期瞻卬良已渙果得躡飛錫來從祗樹林栴檀結妙露金磬流清音供養先諸天分減被衆禽暫假有爲法一契無生心從此厭身世播箸誓相尋

崔員外顥游俠

珠勒珊瑚鞭翩翩搖綠騣鬬雞咸陽西挾丸平陵

東自矜身手捷隸籍建章宮錦帶佩吳鈎銀鏑注
雕弓一朝事結束忼慨遠從戎長驅沙漠埀心膽
亦何雄旌旗棲苦霧刀斗含淒風前途失水草百
戰終無功雖有賢主將弃之若飄蓬悔不居藍田
射獵南山中

儲侍御光義樑興

麥畦雉方雊桑間蠶欲眠但使衣食饒門足娛歲
年比鄰有逸老相見情依然孺子埽門巷孺人具
盤餐時從農事暇宜月同流連熏風下長林將陽
滿平田兀然共一醉高臥北窗前

王龍驃昌齡塞上

黃榆生悲風落葉滿邊徼日暮望平原黯黯傷懷
抱屢對將軍籌不聞天子召功成其柰何痛哭蕭
關道

孟襄陽浩然待友

裴回籬邊徑暝色清心目返照入流明孤煙澹寒
綠前墟出鐙火隔岸歸樵牧之子不可期松林酒
空漉

韋左司應物寄舊

宋寥自多感悵望同心客微雨忽已過窮巷無來
迹數蝶媚蘭畦孤禽春林石離居歲將徂紅蕤為
誰摘

精衛操

愚公既移山精衛亦填海所填能幾何矢志終不
改口穿羽折若莫嗟君不見海波亦有揚塵時

行路難

水險不在瞿唐峽陸險不在鴈門關行路之難果
安在乃在人心翻覆間君不見張陳定交本膠桼
末路紛爭成敵國又不見田竇平時數往來桮酒
失意爲禍胎始知水陸雖險猶可避孰利相傾險

莫比吁嗟乎行路難使我涕淚俱汍瀾

長門怨

長門寂寞地獨坐易驚秋羅幌金風起紗窗碧月
流殘妝銷翡翠豔曲罷空矦玉輦游何處君恩不
可畱

銅雀臺

恩共秦雲斷愁隨漳水盈可憐絲管在猶是昔年
聲繐帳流塵集璇階蔓草生祇憑陵上月回照綺
羅情

吳中感懷為張士誠作

憶昔危樓縱酋焚三千歌舞化餘灰鷓鴣盡日啼
春雨僻倪連天起暮雲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
識太妃墳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常舊建勳

子夜歌二首

淋上鴛央衾案上蒲陶酒酒煖衾又溫何事不可
有
停餐復停酌是儂憶歡時埜蠶初上箔何處不懸
絲

子夜變歌

寄信郎不至郎情底太偏秋風擺荷葉能得幾時
蓮

采蓮曲二首

月色涵清露荷彎映白蘋一雙彎下鳥妒殺蕩舟
人
采蓮若邪谿谿流清更淡但解照儂影不解照儂
心

長相思

憶昔君行日飛彎繞別筵眼看春又至消息斷經
年

折楊柳歌二首

白隄垂柳不勝春無限飛彎點綠蘋怪得今年斷
顦甚只因長有別離人
彎落鶯啼水寺前那堪垂柳更生縣行人到此休
輕折留取清陰覆畫船

暮冬有感

屈指人間事淒然歲晏中文章才易盡衣食道難
工衰態愁邊得浮名醉後空江湖一片地何計免
途窮

寓興

蔵甤谷中蘭春風發彎滋盈盈媚幽獨寧邀美人
知偶然蒙采掇得並桃李姿非不荷光寵亦已辭
根枝所守既不固感歎將奚施

寄友白門

吾友志倜儻自比謫僊人上書不見知驅車吞風
塵晚家白門側三見柳彎新屢登孫楚樓折簡邀
衆賓吹彈襍歌舞諸技妙入神手中黃金巵滿飲
不記巡散披紫綺裘倒著烏紗巾醉攜高陽侶返
櫂秦淮瀕落月在水上清光搖綠蘋𤀹然發狂唱
不顧四坐瞋誰謂老蹉跎風期殊可親何當共執
手痛飲金陵春

送人南游

長路應難問君行況及秋不知葭炎外何處泊孤舟遠嶼連雲起殘湖漾月流可堪南去鴈併作客中愁

與沈留侯游快風閣

江上春將暮登臨興轉狂飛花邀卷幔落日促傳觴山色連吳越湖流接眇茫披襟堪作賦誰擅楚人長

王授玉讀書張閣

羨爾幽栖地迢迢翠靄中山臨茶磨北路繞酒城東語鳥千聲合飛泉一道通春來風日好登眺與誰同

送友北行不及

送君君已行宋莫江上路落月際遙波孤颿眇何處漸辭吳苑花猶隔晉陵樹欲寄停雲詩愁吟不成句

登鄧尉山

鄧侯栖隱處聞在西南峰昨投山僧宿迢遞尋遺蹤足屐一片雲手攀千尺松俛視太湖水孤光澹濛濛稍見煙中郵微聞谷口鐘崖隙露白日洞門

生靈風飛泉激游淺寒花弄蒙茸往事不可問昔賢何由逢但覺勝槩殊彌令幽趣濃誓將遺塵慮長依采芝翁

垂虹亭二首

落日獨登臨茫茫遠眺心鱸鄉亭下水不及客愁深

暝色連楓樹寒聲起鴈羣故園回首望遙隔太湖雲

秋日送人之秦

八月愁聽鴻鴈鳴故人鞍馬獨西征關城日落諸陵遠驛路天陰五畤平千里遙煙連朔氣萬家砧杵斷寒聲漢宮遺蹟難重問玉笛金笳動客情

梅花

籬落暗香來春寒花似雪幽人殘寤醒緩步踏明月

擬初唐體二首

春燕篇

洛陽二月花如霰相逢處處多春燕可憐春燕如有情纔入深宮又深院誰家宮院接芳非陌上河干煙雨微河干乍掠蘼蕪去陌上斜銜柳絮飛高

樓少婦情惆悵聞道燕來頻遠望玉軸微褰翡翠
簾銀鉤半卷流蘇帳此日裴回繞夕陽飛來飛去
斷人腸雙雙對語黃金屋兩兩分栖白玉堂誰料
䌰孿如轉轂舊家門戶多翻覆畫棟惟餘烏雀啼
閑房但見狐貍宿回首明年又暮春洛陽古道起
黃塵故巢零落無歸燕宋宋蒿萊愁殺人

楊柳篇

君不見年年春滿鳳皇城垂柳垂楊最有情縈煙
故向章臺出映水偏依灞岸生章臺灞岸春將暮
萬縷千行繞行路何處嬌鶯恰恰啼誰家乳燕雙

雙度可憐芳樹接長安繡戶雕楹晝裏看能使妖
姬停寶幰能令俠客駐金鞍妖姬俠客爲儔侶春
入春陰笑相許落絮從敎作霰飛游絲一任隨風
舉隨風作霰影參差正直行人折贈時曾向笛中
聞此曲春來無箇不相思

游踞湖山隝

共謝區中好言尋物外游縣崖攢綠樹層嶂俯丹
樓樹鳥含風囀山彎入澗流莫嫌歸路晚明月送
行舟

送劉生入浙采茶

春盡草萋萋苡輳徧浙西山行防虎過旅宿畏蛇
啼樹繞樵谿晴彎臨乳穴低槍旗如可淪先爲寄
封題

題畫白鷺

七月陂塘秋淺彎映水流何來彎外鷺下逐鳧鷖
游三三兩兩尋魚急似恐魚驚還佇立眼明柴利
誰得如夕陽潛伺游鱗出水廟門前傍釣磯官隨
鷗鳥學忘機千羣白小銜將盡猶自嫌飢不欲飛

九日贈王授玉秀才

宋宋門前徑天寒獨爾來清尊傑相對何必要登

臺白鴈高難聽黃彎晚未開極知歸思切日落且
裴回

贈達上人

如意與軍持頻年訪導師徧參臨濟法兼既惠休
詩月覆庭松靜風飄院磬遲此中多妙悟未許宰
官知

松陵江歌送許甫草

君不見松陵江層波浩淼東入海荒煙蔓草迷古
道惟有江流長不改西風吹徹水漫漫爲憶高人
舊往還鱸鄉亭畔蓴絲盡鬬鴨欄前杞菊殘行人

頻行江上路江邊風物仍如故去鴈猶依笠澤雲斜陽自落包山樹故人方盡別離觴一任扁舟入帝鄉揚颿舉櫂忽不見回首江流空復長

過余道士故院

昔日尋眞處重來轉覺悽叱羊猶有蹟驂隺竟無蹤古洞秋泉冷空壇暮露濃塵生燒藥竈草翳步虛峰白玉那堪種黃金不易逢祇今尋表上歎息杳音容

湖上感懷

雨霽湖流漲綠隄停舟一望倍含淒鴈聲鷺影依依遠蘋葉菱花處處齊壄寺半臨花嶼北亂山多在廢臺西可憐白紵遺音歇惟聽漁歌繞故谿

贈史辰伯歌

史翁行年八十餘蒼眉皓髮紛虯須胷中貯書一萬卷抵掌笑談誰得如君不見長洲劉侍御（劉鳳子威）又不見大學王技書（王穉登百穀）十年著述傳好事一日聲名傾直廬羨君自昔交王劉前輩俱推第一流吳中人物不知數有時落筆驚陽秋我辱史翁呼小友小隱堂中常握手（辰伯所居名小隱堂）卽今拄杖過我門稱說王劉不容口忽然感激眼前事離恨竄愁無不行道殊輕薄半翻飛海內衣冠盡棄朽翁乎不如飲此一桮酒勿與時人競好醜琬也願附牛馬走

題露筋廟

貞女今何處蕭條水殿扉朱顏空想像白鳥尚翻飛極浦荷花盤虛庭竹翠稀應嗟楚臺上行雨獨忘歸

河神廟

前代遺靈在森然叟冕旒拜瞻紛估客歌舞襍巫優猋雨來春社分風送曉舟文螭如可駕髣髴護安流

河上逢張進士園棊歌

練湖才人張長公蒼顏玄鬢人中龍金門通籍已數載祇今猶在風塵中舟行河上相先後日夕經過常聚首自言少日工弈棊湖海不曾逢敵手同行程生亦有名坐擕一局聊怡情覆盡舊圖俱諳落布成新勢尤從横斜陽穩坐孤篷下櫓櫂看君賭聲價媿我才能百不如管中闚豹尚踟躕須臾局上子聲起無限塵心歸止水但當爭道便支頤忽直先登頻按指始知絕藝眞難及高品江南推

第一淚思何減褚黃門敵道不論江僕射旅途相見即相親時向尊前寄興新此去傑醇安石墅擬將別墅乞何人

寓中直風雨作

昨別長洲苑垂楊未吐絲今來薊門路芳草徧含滋迢遞嗟鄉國飄零感歲時客心正欲絕風雨莫淒其

和程五九成臺用原韻

帝德不可見湘江流至今君過舊臺下落日一登臨祠宇莽岑宋山川紛陸沈南熏千載曲歎息絕遺音

長歌行送宋旣庭

去年君上金門賦我方放櫂游夢亭今年我乞長安米君又策蹇還江城江南薊北兩鄉隔極望浟浟感胸臆憶昔我當十五二十時褐衣徒步風塵麥衆人弃我若敝屣惟君相見還相知少年意氣負莫逆同學故人爭辟易狂歌共擊唾壺碎高論各將塵尾揮吳趨先生愛才名徐宮坊汧子母舅也君爲師弟我舅甥後堂置酒數相輓不惜吸飲同長鯨坐中吳兒好顏色彈箏吹管無停聲金壺丁丁滴[illegible]鳴殘月欲墮微雲清此時興至賦長句與君濡筆人皆驚即今世事屢遷換前輩風流那可見三十已過四十來回首少時空歎羡我旣落魄栖　王畿君亦掉頭尋釣磯西風吹我思君縷縷魂欲繞江流飛相見不可期相思不可絕春明門外別離心落夢飛絮如殘雪

寄舍弟揩九二首

女是吾家俊頻年阻壯圖全生親藥餌失路問田租著述才難盡文游興不孤如何千里別書札一行無

薄宦嗟吾老幽栖媿女貧飢寒兼數口嗣續各單身任性從疏嬾依人益苦辛中年兄弟少相憶倍傷神

送吳處士二首

木落鴈南飛秋淚每憶歸那堪一尊酒重與故人違埜戍連平楚江城閉夕暉綿綿往來道遙望欲霑衣

故鄉風物好及爾客歸時芳草蘭陵鎮丹楓太伯祠海雲盤隺影湖雨長蓴絲若問生涯事扁舟任所之

送施進士

試問長安客如何苦憶歸君言不得意將拚故周屏予亦跡栖者遲回未拂衣鄉心正欲絕遙羨鴈南飛

過慈仁寺

余元遺蹟慈仁寺曾向炎天騎馬至松風颯颯吹客衣月可一庭人正醉重來此地天陰陰欲雪未雪寒相侵舊時酒伴散已盡葉落烏號愁我心

送客

佇立潞城偶遲回望君發天邊下歸鴻都際露微

月颯颯涼風生孤颿屢明滅

捫蝨行

君不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賣畚無人知學陰山中好山色惟許埜客同栓期忽聞關外舟師度入幕參軍書露布營門劍戟森如霜獨有王郎懷刺赴晉家羣僚非純臣赤須紫眼亦不羣坐中相見便傾倒誰知顧盼旁無人褐衣破盡殊坦率不妨談笑頻捫蝨抵君之掌抱君膝中原陸沈三歎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肎與袁伏偕出入灞陵橋頭波浪淚三秦父老相持泣君不見老賊睥睨闖江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其瑳游犢鼻中

鈍翁前後類稾卷一終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目錄

古今詩二

鈍翁前後類槀卷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槀卷二　　　詩槀二

古今詩二 自己亥歲起至辛丑秋罷刑部郎中止

效古七首

鳳鳥翔寥廓鸒鳩戀枋榆所賦有大小材器寧不殊試觀巢許流褰裳避唐虞衮冕尚不取況使紆紫朱萬鍾等稊粟百鎰亦錙銖寄語銜鼠鴟慎毋嚇鵷雛

商君任督責李相乃其倫身族旣湛滅禍亦延嬴秦驪山土未乾百二俱荆榛空然阬諸儒首難在編氓始知長國家所貴德與仁祖龍益前車覆轍寧當循

誰云頸可刎餘耳竟凶終得失僅豪末揮戈起相從始知市道交千載將無同所以阮步兵哀哀泣途窮

武皇雅愛才任使非一倫張趙刀筆吏卜倪耕牧人偶與時勢會遽登要路津駕馭雖有術揣摩豈無因遂令淮陽守喟然傷積薪

漢家事威武殫財啓邊疆縣官苦不支析利窮秋豪舟車各有算告緡丞殊方冶鑄與牢盆盡發山海藏大農籠貨物何異南陽商誰爲販鬻者我欲

亭弘羊
多財每累人過寵亦生患膏火自煎熬由來有斯
歎材與不材間庶免匠石盼是以達者心終年守
樗散如何乾沒子猶然悲拙宦
朱家活季布名迹孰與儔能令關東士緩急皆見
投鄙哉樓君卿僅推脣舌優一承權門檄行路視
文游軌縛故人子不待破柱揆平生飾氣節所志
但封侯攖名長安市辟若雞狗媮以此厠游俠徒
爲鄉曲羞

春夜望月

客居如空山風物澹欲絶返照既已收餘靄旋明
滅泠泠冰下泉了了松間雪相對宗無言禪心與
初月

初春分司大通橋

疏慵才絫拙流滯數方奇衣食憂兒女功名感歲
時春來三徑換衰至一身知同舍誰相憶惟傳寫
直詩

感懷

抱病人事絶起向空庭行春風襲我裾衆鳥喈喈
鳴百卉雖未彎芽櫱亦已萌俱受造化驅安得怨

其情況乃故蟻若日夕勞吾生馳驅各有求嗜好
旋相攖本非金石固坐喪精與形感之三歎息曳
策還前楹

謝沈編修贈藥歌

病夫移病一月餘翰林沈郎辱相念入門怪我顏
色惡知我坐久傷煩眩自言囊中有禁方頻年試
此已經驗許分成藥一贈我令我不覺加欣羡春
來門巷苦寂寞無人下馬坐顧盼因君訪我生感
激況復淺情重繾綣須臾遽奉一器至封題未開
香味徧迸郁服食果有益頓使春風動顏面京城
酪酥潤如蜜寶坻銀魚白於練貧家治食雖不精
此種亦得登盤饌往時遇之屢揮手即今相對頗
下咽願將假力受方書悔向中年逐昏宦衰賤已
逢親友恤艱難終荷皇天眷明朝行藥到城南喜
與沈郎復相見

自五月至六月霖雨不止橋署志感

東皋夜來雨夏月生涼颸廣陌成沮洳車馬不敢
驕我來視輸輓直此沈陰朝谷岸俱已崩洪波漲
河橋簡書雖日下役夫坐消搖念此皆 王民奚
忍恣鞭敲車敗馬復痛遲回寸心焦自顧拙官守

天牽安可邀回望關門雲瀰漫亙山柰

寄訊西山隱者

高士荷鉏處迢迢西澗中不知夜來雨樂茵生幾叢鳥道挂斜照樵歌陵便風問君濉關暇登眺復誰同

送再從姪處默

又向長安別淒然動客愁秋風吹遠道落日在孤舟鴈逐江煙下潮衝楚樹流何時要相見與續竹林游

重送處默三首

還家正及石湖秋蘋葉菱花兩岸流我亦湖邊舊游客欲將歸癭寄行舟

秋風倚櫂女墳湖好為秋孃過酒盧試問門前烏臼樹夕陽猶似往年無

七月江南陰復晴儂家種秫近秋成但教釀事麤能了我欲歸來荷鍤行

送符明府

西望三關險崎嶇路若何君今匹馬去落日渡滹沱墩燒逢秋急邊聲入夜多請看砦下組慎莫歎蹉跎

同王十一賦得江蟆吟翠屏送陸巴州之任

君不見巴東山色連巴西江頭日落風淒淒行人過此不能去停車愁聽江蟆啼巖巒千重斷行路藤梢葛刺紛無數啼蟆弄此猶未了倏然騰上青楓樹使君行指巔叢祠巴人道迎歌竹枝歌聲將絕蟆聲續清音嫋嫋如哀玉錦官驛外櫟鳴泉大劒山頭悲落木此日長安一憶君知君遙宿閬城雲客中夜夜啼蟆起若到三聲那可聞

巴州歌三首

巴水遙連蜀道長哀蟆落木兩蒼蒼劒門山勢銛

如劉莫怪行人易斷腸

滕王亭子與雲齊千尺朱欄萬仞梯無那使君登眺處滿簷山色杜鵑啼

巴女燒畬劒水邊巴兒醉舞玉山前琴臺鈴閣清如水簾外無人訟芋田

送人之越中任

祖帳酒初醒輕颿不暫停家山虎丘寺驛路鮎埼亭曉日江煙綠春風海嶠青行逢朋舊羨高第在通經

贈京衛守府

將軍能舞丈二殳少年笑罵輕竪儒京城枹鼓白不虞安坐營門一事無薊門風高白草枯跨鞍蹀[illegible]叱撥駒手拜角弓響僕姑去逐飛鳥追羣狐歸來取酒黃公壚炙牛作脯乳作酥是時月出縣浮屠萬家宋宋秋煙孤笑從北里邀名姝清歌妙舞紅氍毹滿堂俠客相叫呼酒酣立馬爭樗蒲信手一擲喝作盧眼中百萬如錙銖將軍自詫高陽徒區區禮法焉能拘願君善保千金軀文州小醜方逋誅　國家有武需熊羆行建功蘇西南隅斬馘貍蔍窮根株遙飛捷書獻萃俘立取侯印黃金塗功名如此眞丈夫愼勿縱飮爲麤疏試開玉帳談孫吳

皇帝行幸歌三首

金殿初開鹵簿長詞臣扈從儼成行不知玉輦游何處惟見旌旗出建章

天壇南望瑞煙多柳色陰陰接玉河芳草不生沙路淨　九重法駕日經過

期門控騎蹋平蕪遙自空春蒐鼎湖多少侍臣思獻對不知曾獲白麟無

題劉刑部蘇門圖歌

我聞劉郎少年快馳突上馬彎弓鳴霹靂左盤右射不可當好手健兒爭辟易即今白髮已滿頭猶欲倚[illegible]江湖微昨朝過我情相親坐飮一斛長安春典酣作畫用兵法筆[illegible]從衡皆入神飛泉噴壑起晴雨老樹樛崖窮白雲君不見阮公臺孫登窟此中形勝何突兀蒼藤怪石森千尺子[illegible]晝嘯蝯叫夕劉郎點染尤逼眞使我對之憂心骨鬪成拔劍吟秋風疑有蘇門嘯聲出

登慈仁寺毘盧閣

梵宮疑化出孤閣聳脩標此地一登眺欻如御輕飈擔前擘雲角檻外俛林梢極望但蒼茫始覺諸天遙西山來晉絳不斷若奔潮羣峰破空碧一氣陵層霄故關稍平迆煙色寒蕭條落日帶飛鴈回風盤去鵰風景頓能豁形神殊欲超漸悟空宗理誓將棄塵囂

聞劉主事移疾將往蘇門賦贈

劉郎欲投劾去隱蘇門山區區青墨綬棄擲如等閒蘇門自昔多幽趣曾是孫登長嘯處山色遙連盤谷雲竹聲半落淇園雨秋苗參差樹葉齊居人何減武陵谿閉門自有飛鸞入高枕常聞過鳥啼

劉郎乞身貢不𧼚葛巾布袍煞足樂案上頻鈔內
景經鑪中祇養長生藥女能織帛男能耕門生扶
舁相隨行丈夫適意且如此安用悠悠世上名

題劉主事春水蕩舟圖

劉郎不向江南住底事便辭滄洲趣遠山歷歷水
悠悠𨺗鬆三江最淡處儂家舊傍釣魚汀芷彎合
白蘆芽青偶然蕩御蘭橈出一曲吳歈故可聽若
个揮酒多幽致令儂回首生歸思樹影渾疑縹緲
峰鐘聲欲認楞伽寺可憐三載滯長安鄉𥚃依依
逐夜闌春來無限江南樂祇向劉郎畫𥚃看

送王十一之任揚州分韻得二冬

淮海蒼茫路萬重行旌遙候禁城鐘荒隄柳色春
前放東閣梅彎雪後逢入洛故人空悵望過江才
子幾從容舊游好憶長安月曾對慈仁寺𥚃松

送劉主事和程五韻二首

已謝同朝客兼辭寓直廬山僧敦社約埜叟結鄰
居避俗常開卷謀生只荷鉏有時憂脚氣暫上短
轅車時以病足請假

泉源不可極何處問幽廬地僻無來客雲深少定
居侗孫逢雨植竹母帶煙鉏我亦思長往憑君傍

鹿車

遙寄吳門友人題其墨抄軒

我從江南來君向江南去江邊好風日揮洒都成
趣彝兮滿隝竹垂廊墨抄軒中倚隱囊雀硯曉滴
清露潤鵝池春漲綠波長知君御埽還多暇獨自
濡毫搨硬黃

送人還撫寧

鶯啼潭柘巷草長桑乾口此時送君行東風吹馬
首關路遙連沙磧斜知君今夜宿誰家薊州美酒
灤州鲙好醉棠梨千樹彎

丞百病行

正陽門外芳非節月明如雪鐙如月有鐙有月恰
空人街鼓鼕鼕鳴不絕長安女兒最傾城口脂面
澤含芳情一生不識長安道試向鐙前蹋月行怪
得年來瘦無力頻邀待詔施方術只因未上正陽
橋百病交加減顏色白綾衫啾鬧蛾新爭從橋畔
步纖塵小姑扶嫂妹將妹𡢃殺長安輕薄人三三
五五同游伴共指𧖴身覗強健終年不賽藥王祠
育女生男悉如願從來不怕漢金吾何況坊司吏
卒呼歸來夜半渾無事又覓荆箕候紫姑

聞吳下故人入山看梅遙寄

金昌亭下客聞向越來谿霽雪千家映寒梅萬樹齊亂山分近遠流水各東西遙憶停舟處淒涼暮鳥啼

聞故人游浙東遙寄

埀柳綠可折君行入越州越女蕩雙槳載君渡江流江鳥與江梅歷亂縈洲島臨甌猶未終已達山陰道山陰宛明秀應接員忘疲樓臺謝傅墅松柏禹王祠羨君倚孤藤狂吟興欲絕洞口接飛霞天邊弄落月遙望新安水還如匹練平欲乘樵風便要作挂颿行颿沿三百灘灘水不盈尺淸淺吹絲波玲瓏浸白石爲予采芳杜一薦嚴徵君遺蹟眇難問山中空暮雲

題畫

林深自陰翳徑仄屢回轉何處午雞聲前邨知近遠

寄贈吳門故人

遙羨風流碩愷之愛翻新曲覆殘碁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芳草漸逢歸燕後落梅已過浴蠶時一春不得陪游賞苦恨蹉跎滿鬢絲

得王十一書時十一將之任揚州

休沐養微痾無人此相顧關尊絕斟酌竹徑稀行步美人勞見憶枉使馳尺素開緘理高詠情曲宛如故縹緲濼水雲蒼茫濟陽樹悵望千里行何由接良晤山館梅正飛江城燕初度後夜聽鐘君還踰竹西路

將答王十一書竢程五同發

索處本多感況茲值春序惠風自東來梅落燕雙語悵望平生友行蹤眇何許埀楊滿橫塘杏杜紛幽渚聊將寄心曲往采復延佇非不吝所歡遲予同游侶

西湖歌送友

君不見西湖流水碧於玉莎草如煙繞湖綠西泠橋邊梅正開落梅片片隨風來木蘭艇子蜻蛉尾櫂入梅開三十里盧頭小婦調銀箏嬌歌一曲最有情當窗卷卻青綃幕梅香水氣傳歌聲行人日午相倚聽勸盡絲繩雙玉缾儂郎家近西湖住暫乞　君恩賦歸去燕臺日落風淒淒道旁相逢惜解攜羨君南行向湖隄向湖隄策馬蹴湖水平湖草齊

王秀才欲從軍滇南詩以促之

君才如仲宣擬賦從軍篇銀鞍將錦韉結束毋遲延六詔由來稱屬吏洱海蒼山等平地一從豺虎事橫行蠻箐迢迢漢關閉番禺枸醬若為求益郡碧雞那可祀　至尊按劒臨丹墀　詔書三道爭出師牙帳特開都護府戈船直奪昆明池羨君儁擅封侯相遙逐征南志彌壯錦衣玉具繡豬狐趨掛營門不相讓功名已解笑儒生意氣何妨健突將鐵柱南頭初合圍看君倚馬速於飛好從栟舁酢磨墨檄取幾中驛信歸

訪講僧聽講法華經

支公栖遯處亦許宰官來心共蓮華淨經將貝葉開龍藏齋後盆鴉繞講時臺欲作門人侍名根媿未灰

同洪儀曹暨族兄湘鄉使君飲

望縣分符客清曹下直郎華辰催緩帶菜甲佐傳觴風土近寒食山川鄰夕陽相看倍惆悵明發異行藏

調薛戶部大武

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佗時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薛嘗于六貫日我知嘗爲公次當由我拔下故嘲之云云

送曹持原任西寧明萬曆中始設此邑

遠望龍鄉戍蒼茫萬里程邑從先代闢人向蓐秋行嶺鳥啼雲急山魈嘯月清瀧江多候吏應向嶺陰迎

擬古二首

羽林千騎蹋輕塵狐兔初肥苑草春試問茂陵移病後車前諫獵復何人

仗劒揆九意氣生五侯賓客太從橫不知猶有張公子日暮人間倚姓名

寄家書二首袁宏人卒音方至

扶悶強裁書淒然墮餘淚恐傷兒女心猶畧平安字

空有遺容在相思益眇然數行鐙下札何處達黃泉

送友人之楚

十載滯長安那堪旅騎單家貧輕久客世難悔微官夜雨江聲急秋風蕙草寒尺書何處達遙望楚雲端

懷從叔川中

憶自滄江別秋風淚滿衣已嗟行路遠況復寄書稀雪盡巴流急雲深棧樹微相思如杜宇長繞錦城飛

送客之江寧

龍蟠虎踞古神州數幅蒲颿汗漫游草色入雲江路遠荻聲過雨石城秋烏衣髣髴存遺巷白鷺微茫隱故洲莫問六朝佳麗事笛殘鐘靜不勝愁

送顧助教還蘇州

憐君不得意迢遞復南行故里三年別輕舟一月程潮聲揚子渡樹色晉陵城欲寄無衡若相思空復情

送婦兄南還

異國纔相見如何又別離頻揮送君淚猶似悼亡時（袁宜人方歿）風雨孤郵暗雲山匹馬遲御溝寒月柳攀贈只枯枝

託婦兄致書故人醉中賦此

去留俱失策存歿倍傷神獨夜一尊酒佗鄉千里身交游疏老病僮僕厭風塵賸有窮途淚憑君寄故人

得均爲叔父靈壁信（方爲靈壁教諭）

久望靈陽使書來倍黯然官情淮水濶鄉夢楚山懸講舍空秋草官厨冷暮煙蓴鱸殊可憶蚤晚賦歸田

贈程五舍人二首

三年旅食厭風霜初掌絲綸直建章過嶺梅聲鄉夢遠翻階勺藥畫吟長承恩祇在金螭側賜對頻依玉几旁故舊彈冠誰鼓切欲修書札報惟揚（何□惟揚指王揚州）

宮鶯高轉萬年枝才子爲郎退食遲坐襲內家催應制珥貂中監乞題詩月明鳳直趨鸞掖日晚濡毫對鳳池同作金門供奉客馮唐獨媿鬢如絲

送魏推官之任成都二首

禁城楊柳爲君攀西去高軒指散關望帝愁魂春樹外臥龍故壘夕陽閒天縣鳥道連三峽地入蠶叢控百蠻明到不妨頻弔古訟庭草長簿書閑

劍南名勝接巴東奉檄初逢道路通玉壘雲開千嶂曉錦江聲落一川紅僰僮笮馬來荒徼枸醬邛彖自土風部內尚餘耆舊否幾人詞賦敵揚雄

送陳給事之任福建

掖垣風采　至尊問　詔領州淮甸海濱蠻鳥竹
雞嗁暮雨蕉彎橋實映斜曛羽書競逐征南府劒
翆遙供下瀨軍但使閩江無戰伐漢廷先論轉輸
動

送蔣給事之任九江

暫辭封事賦南征騎吹讙闐按部行峰巒似屏圍
楚塞水流如帶繞湓城渚邊蘭杜縈離恨江上琵
琶感宦情放是庾樓空夜月且停清獻一論兵

世祖章皇帝輓詩二首

已致升平肸蠁高孝治名彌昭念　文母（謂昭聖皇太后）倉卒託阿衡寢殿陳龍輴離宮徹翠旌猶傳舉
已　詔鳴咽丞蒼生
南苑停調馬（每歲駕幸南海子必累月是冬幾駐蹕數日）東邦罷貢
鷹（詔罷高麗貢）車書方正統弓劍忽遐升玉几鑾空設
蹕與憶舊衆蒼茫哀痛日大誓復余滕（時輔臣率百官誓於大光明殿）

刑部侍郎李退菴先生出使南鎮奉贈

初服朝羣后昌辰洽百靈月卿新授節星使遠揚
舲土俗連吳楚山川接海溟禹祠松蓋偃秦碣蘚
文青瞻拜衣冠肅明禋俎豆馨登臨揮候吏襞吭

按圖經看竹蘭葉點綠芳禊帖亭書龍罕故跡去
雀墮脩翎勝事追前古高情逐杳冥佇途回四牡
天子問祥刑

送王六助教往山西程五舍人往山東是時
齎　世祖諡詔出使也

手奉絲綸出薊丘煌煌幢節引雙騶　南郊共冊
天王諡　北闕分頒使者鄒齊舊祇今稱大國
王人自昔冠諸侯湊山父老如扶杖爲報姬公
佐委裘

感遇

我本悠悠江海客由來不識長安陌生事雖無郭
外田閑居尚有城南宅一從應　詔離江東趨來
趨丞燕市中抵掌無成慙景略著書不就羞揚雄
男兒有志終難酬爲感風塵歸顏色徑須把釣滄
洲前底用鳴珂金馬側秋風蕭瑟雁南來五湖舊
業生蒿萊明朝獨櫂扁舟去富貴於我何有哉

無題二首

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坐楊接御隄玉輦不來彎
落盡啄鷹臺上烏空嗁
新甃湯泉咽不流緣垣敧側壁棠秋月明湊鎖長

生殿夜半無人背女牛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終

同里周　靖　挍字

康熙甲寅秋八月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目錄終

古今詩三 自辛丑秋起至康熙壬寅歲止

賦得宮人入道二首

翻因薄命愛長生羽氅雲冠再拜行曾被玉皇敎按曲忽隨金母學吹笙顏逢鍊液重疑豔身爲持齋轉覺輕從此幽栖如𣟧雀萬年枝上月空明

自乞天恩下玉墀宮中女伴鎖相思羞題紅葉傳塵世願守丹鑪事本師坐手只攜禳斗訣點脣初習步虛詞此生無復昭陽籍猶爲君王夜祝釐

老將行

漁陽老將老逾健手輓強弓彀長箭脩頷坐白髭如蚪雙頷下豐猶似燕自言少小學從戎躍馬能超六郡雄戰血千行頻污甲瘢痕是處悉通中誰料數奇終得謗平生意氣俱凋喪小吏翻爲投筆人人奴卻擅封侯相蒯門獎火晝紛紛回憶雲臺舊建勳閑殺南山射虎手酣歸羞說故將軍

罷官後攜三女南歸三首

嬌女由來字蕙芳解牽衣袂學扶牀逢人也說還家好菘菜青青橘子黃

紅蓼彎殘稻穗低緯蕭笭箵滿郵鄉且隨漁父門家去一曲吳歌笠澤西

鴟鳩纔鳴鴈又飛已拋芰綬製荷衣出門即是還山路底事游人不肯歸

過仲家淺

蕭條汶水上孤客暫停舟歷徑牛羊夕寒塘鴈鶩秋蒹葭含細雨篁竹壓殘流回首南池路淒然感舊游

過露筋祠

湖水杳無際古祠臨釣磯淵彎漸蕭颯楓葉森芳菲一二白髮巫衰回倚門扉陰廊竄鼯鼠晝壁生

伊威豈無佑客舟來酹茱漿稀靈兮秉貞烈獨處誰相依羞比青谿姑願效黃陵妃山鬼雖睢梁敢闕坐上幃我茲訪遺蹟日落煙霏霏輕埃侵緣甃寒吹卷綃衣環佩了不聞徒然想音徽

曉發

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隱隱月墮水翻翻烏繞樹煙連甓社生湖入蕪城去一任孤颿行沿流向何處

玉鉤斜

月觀淒涼罷歌舞三千豔質埋荒楚寶釧羅帔

隨身蹋作吳公臺下土春江如故錦颿非露葉風條積漸稀蕭孃行雨知何處惟見橫塘蛺蝶飛

至揚州

河上涼風蕣滄波迴未平輕颿挂明月一夜到蕪城回首竹西路曾無歌吹聲蕭蕭數行柳今古自含情

揚州懷古檃詩六首

水調歌殘翠黛銷幾枝煙柳曳寒潮隋家何限傷心事第一休過廿四橋

豔骨香魂怨月明荒斜䲭有玉鉤名春風吹徧青青草直到雷塘不斷生

水殿彎飛杜宇愁木蘭亭下咽寒流無人更唱安公子紅蓼青蒲兩岸秋

瓊彎摧折玉鉤荒后土夫人寢雨長惟有田家逢社火競吹笙笛迓羣郎

畫檻雕欄異昔時平山遺址半參差如何行客春風裏猶唱文章太守詞

隺影蟬聲墜徑長穎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愛迷樓景誰訪殘碑蹋蜀岡（貽上新得東坡碑刻於蜀岡棄土中復樹之故云）

阻風

獨臥孤篷底長途此夜窮殷勤解留客惟有石尤風

揚州留別貽上二十八韻

長安昔相見風調俱不恒朱筵接席坐紫陌聯鑣騰雄文誇藝苑高論擢談僧偶蠟彎下屐頻挑雨中鐙映水翫浴象俛臺遲晾鷹麈尾許並捉烏衣每相矜從游興未盡惜別情難勝岐路愁閱未流澌苦翻崩英鐙出柙劍晶彩涵壺冰簡書縱椆學吟鏞還加增曲江邐迤泛東閣從容升梅彎白萬樹勺藥紅千層故苑叢荊莽荒斜落燐滕懷古心感激撫時思頻仍奇書遂有據入寢終無馮君才盛屈宋我賦慙邾鄫絹足墜榛棘塌羽矖繳矰畫省卷被出扁舟解維纜挂頰聊復爾折腎非所能擬追豹霧隱羣向龍門登秋栓濟若雪宵飲清如澠歌舞跋銀燭笑言低玉繩微覺懽悰動又驚歸緒興文情寓縞紵離淚霑衣繒挂颿平岸柳舉櫂穿谿菱瓜步亂潮急蒜山遠煙凝客心夜耿耿鄉路晨瞢瞢明發達吳會三歎無良朋

冬至

一條長至夜貧與病相依縱使逢葭管寒灰未肯

飛

游支硎山

白雲所宿處遠在牛頭峰我來振孤策獨躡層崖蹤日落煙景沈杳靄聞疏鐘支公久淪化無人繼談宗石室空崚嶒流泉尚淙淙去雀不可招月明幽澗松欲訪紫巖蹟苺苔今幾重

宿山寺

衆禽暝知還予亦山中宿是時雨初霽餘靄紛相屬了了松上月清陰蔭巖谷鐘聲入空去泠然慰幽獨洵是諸天居能使心魂肅媿非宗雷儔夲躡

東林躅

由董墓入聖恩寺

入竹不知路肩輿任所向風吹遠鐘來步步愜微尚芳樹紛葳蕤寒彎履飄颭翠禽啄疏籬松鼠越層嶂飛澗無停流夕嵐非一狀遺龕孤壑中香界諸天上漸覺清塵心梵聲起高唱

夜坐梅彎下聽潘爾開琴

月明銅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彎林靄靄浮輕煙幽人坐彎下對月稍揮弦風吹弦上音俱向遙空傳蕭颯澗底松潺湲崦西泉拊此未終曲驚禽號不眠

春慈菴尋雙松有趙文敏公題陵碧松三字石刻

日斜訪陳蹟屧步游招提宋歷二古松蒼蒼與雲齊幾逃靃火焚屢耐霜風淒玄雀時一下翠禽或雙號細皴含夾落橫巖封春泥稍稍脩枝出團團偃蓋低魏公去已久短碣猶可稽撫客指殘石山僧拭舊題勝游足盤桓墨妙難攀躋我亦支離者欲來結巢栖

請楊廉夫竹枝詞擬作八首

西泠春水白粼粼兩岸垂楊拂路塵一自官家南渡後游船多半汴京人（以下西湖詞）

湖船女伴褰羅衣摘得蓮彎打槳歸船頭墜鴨驚散盡采香胡蝶雙雙飛

門外湖流似鏡平曾從湖上送郎行東風吹散西泠雨彎落彎開何限晴

湖上女兒好容顏相思日日淚痕斑江湖也有東來信何事狂夫竟不還

春雨春風忒作顛桃彎結子柳飛緜小娃十五猶愁思那得吳孃不化煙（以下蘇臺詞）

家住橫塘倚畫樓望郎遙隔百𠌶洲何時得作橫塘水匯入洲中一處流

兩兩㚢娃結束同競呼畫舫趁東風白隄玄墓𠌶如雪春枉繚黃蝶粉中

虎丘寺西春水長郎船簫管出山塘勸郎莫上眞孃墓阿孃元是狹邪倡

由虎山橋入朱墓邨

新柳垂條著水齊畫船行傍虎山隄卷簾漸覺香風入一路梅𠌶到崦西

題鄧叡觀梅圖

遙看兩崦鏡光浮處處梅𠌶似雪稠明月欲來人語寂萬山叢裏一孤舟

送許竹隱之任思州四首

斑馬錦障泥經行桂嶺西楓人逢雨長木客傷雲啼土俗三湘接山川百粤齊烏蠻迎皁蓋一一繞龍谿

一官何足問道遠瘴江瀕人習㚢陬俗禽啼格磔春金蠶爭事蠱銅鼓共祈神爲報諸君長於今漢法新

憶符慈仁寺相逢盡酒狂故人推大令謂貽上才子

數高陽語笑松壇暝招攜柳陌長那堪回首處三載各蒼茫

故國兵戈滿長途雨雪滋當予去官日直爾遠行時芳草投書渚叢篁鼓瑟祠好從登眺處遙爲寄相思

舟中述懷

風吹無心雲西出雞籠山一舜幽澗松飄蕩何時還嗟予嶔崎士雅願離人寰中爲浮名誤遂隋塵網間葉落返㚢市𠌶開望燕關草木旣屢換而我亦不閑草服羈樊狙樊笯閉飛鵬終然負丘壑愁歎將何顏

贈金大穀似時從河南歸

偏舟河上來相遇金昌郭譁笑未及終便誇遠游樂遠游踰洛州少室足淹留蝯吟嶽寺晚松岧漢祠秋大梁眇何許且復遨行旅最愛金明池𠌶時盛游女城頭落日曛曾酹信陵君古道生荒草遺墟祇暮雲北望淇園竹蒼蒼萬竿綠清嘯了不聞泉聲漱寒玉登臨歷歲𠌶鄉思入春賒蔬魚初孕蕈菜正擷芽遂別游梁客挂颿回震澤莫問棨裘還家仍四壁

與外弟余兹昭從子遵慧姪眺遂過楊彭山

入藏佛寺

南徐好風日相攜西郭西麥黃斑雉雊樹綠乳鳩喚漸入雲淡處迤邐延竹閣執援平蕪江流帶孤嶼前林曲爰逼邇迤間禪宮地繞藤蘿外鐘鳴煙靄中尋芳不覺暮悵望回幽步月出水蒼蒼遥空一雀度

鼎石山望眺 山在鎮江郭外

城南倚孤櫂極望但蒼蒼白馬吳門迥青山楚塞長桃灣臨斷岸蘭若出斜陽惟羨東流水游波到故鄉

題藏佛寺

此寺何年構荒臺倚翠微灣殘鹿女去松偃雀雛飛香積餘煙在禪鐙舊燄稀祇應江色好水月共凝暉

與兹昭及慧姪眺大江

試凭高閣望雲水眇何窮積氣生陰晦層波駕太空千驅殘照外孤嶼亂流中明日扁舟發須乘破浪風

次韻阿慧京口晚眺遂過楊彭山之作兹清

明後二日也

此地風光麗乘閑得暫尋一丘臨水次二月值春淡江氣涵虛閣郵煙界遠林故鄉不可望愁絕楚人吟

虎嘐寓廬十首 并序

予自龍歸以家貧售故居於人寓身虎嘐有破屋數間荒徑一區比於僧寮逆旅其地蓋割張氏園居三之一也未及葺治會左官北上時時縣念於懷舟中無事遂爲十咏傳之好事

竹徑

篠枝煙外綠新籜雨中斑恐有肩輿客柴扉晝不關

雀亭

幽人招雀還宋宋籬門靜明月滿長松纖襬舞雙影

桂軒

移自小山中疏林風獵獵此生甘不材羞爲濟川楫

柏庭

庭翠積紛紛風來墮殘子相對了無言禪心正如

此

梅隖

寒梅欲吐香陰雨如相忌昨夜月明多疏籬花發來

蓮池

花開滿綠池零露凝光彩幽客解盤桓無花美人采

菜畦

葉綠蟲生翳花黃蜨引羣西山晴氣爽抱瓮敢辭勤

豆架

涼飇繞架飛子老白花稀莫即除霜蔓寒蜩正䛘衣

欄石

一片湖中石波痕開蘚文氤氳常不散猶帶具區雲

琴室

呼童抱琴至援調對前林月出鳥聲靜何人愉此心

雨後舟中晩眺懷王十一

斜陽下蘭陵景物滌塵慮草樹競含滋夜來河上雨涓涓泉亂鳴靄靄霞初吐之子眇何在相思楚天暮疏林表遠郵微火明前渡惆悵暮湖生廣陵隔煙霧

過江距廣陵三十里直暮雨

天陰生暝寒旅舍傷寂莫微雨江上來江郵杏花落燕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舟宜蚤泊

王十一將往淮上邀予泛邵伯湖及返則夜漏盡矣

偶此揚颿去良辰亦勝游春生謝傅堰人在李君舟雞黍中前諸鶯花谿旅愁淹迺知不厭殘月竹西樓

送玆昭同慧姪南歸二首

伯勞啼徹柳塘風此日分攜客路中腸斷江南與江北水雲煙樹兩濛濛

邗溝南去暮潮平年少從來別恨輕遙指春江亭上月綠楊深處峭颿行

予既蔬食停舟時輒拾地菇爲供頗甘其味慨然賦詩

平本陋巷人飯蔬理亦宜秋露擷菘菜春風芼蕈
絲山居足嘉羞庶免肉食蚩自從越江游羈寱每
憶之夜來河上雨土膏發新滋呼僮挾長鑱散步
行荒陂牟尚葵麥開得遇瑣瑤姿香如楚江芷色
若商巖芝東皋與西澗采掇寧厭疲歸來筐筥滿
一一朵我頤我感主父言五鼎良可厄不如壁中
菇晚食能療飢遂樵道旁薪炊之佐僮糜臨箸再
三歎干祿今奚爲

河水歌

河水狂前淮水後水聲雨聲各爭吼打鼓發船船
不行篙工柁師俱束手泥沙滾滾逐波下雲霧沈
沈駕風豕老夫去住安足論且炙河魚貰淮酒

李太白酒樓歌

任城酒樓高插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仙人不
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誰能醉臥胡姬壚惟見春
風拂彎絮我作東門游攜尊樓上頭可憐魯酒薄
無復蘭陵鬱傍問當時造酒者何如紀叟董糟丘
堯祠遺蹟空荒翔遠望徂徠何限情放歌一曲下
樓去汶水東流日夕聲

官軍行

亂飛沙角吹郵狗官軍夜踰殺城口大船小船牽
避行長年吞聲復搖手錦袍繡袴月中明牛肉纍
肥撾乳湩胡琴撥偏伊涼曲盡是冰車鐵馬聲

杜子美南池

此老去已久風流今黯然空餘池上水日夕自涓
涓古木叢翳岸殘蒲礙小船如聞瀼西路宋莫亦
唬鴞

抵王屯書所見

風吹麥變落麥穗猶未黃雉雛角角鳴決起數尺
強我行愛此景下騎立旁皇隔林幾人家茅舍周
道旁煙火蔭疏籬雞豚散斜陽最羨尾翁翁貧踞
坐匡牀瓦盆注濁醪襟以餅餌香兒童競讙笑挽
袂相扶將既徵歲時豐亦見土俗良薄暮且惕止
無論道路長

舟次有客攜蟋赴北予聞其鳴誌感

孤蟋何自至入夜最淒然心逐巴江樹形羈楚客
船遠郵雲外火極浦雨中煙愁絕號聲急殘鐙不
可眠

將抵京師

眇眇津門水輕颿復此過宦情牽世網歸寱逐漁

蓑綠鬓新年減青雲後進多不才甘養拙未敢恨蹉跎

月夜待友

露下月未午蟲聲方悄然幽人愛良夜邀客草堂前靜對若有悟微言兼入禪相逢多勝賞塵累詎能牽

咏雀

賦質何微細卑栖自不辭引雛銜短穗趁侶上枯枝叢薄寒煙靜茅檐夕照遲此生堪止息未用徙天池

咏鴈

念爾南飛志寧將燕雀同相呼葭菼外羣飽稻粱中天闊頻趨暝秋高卻趂風羽毛非不健儻遇弋人弓

寄劉丈三首

水郭山邨處處春稷稷藤杖自由身頻持般若經中偈常作耆英社裏人

陽抱山前贈別時梨花如雪柳如絲只今乙夜遙相憶月落烏栖去寢遲

寧官何異在家僧遙念南邨舊日朋女嫁男昏都已了好來對禮佛前鐙

送友人還宣城分韻得遙字

與君河上望沙草迴蕭條明日孤颿去天寒落[illegible]潮蝯嘯秋浦斷雲入敬亭遙何處新詩好長吟舊版橋

送人南還

參楊綠未齊千里惜分攜鴈去榆關北人歸笠澤西湖平芳芷短颿落夕陽低到日逢脩褉蘭亭續舊題

聞許孺子殤寄甫草二首

筆冢纍纍硯欲穿每將文字苦雕鐫著書也被天公媢不使董烏與女玄

帶草侵階樹拂檐架中零落舊牙籤謝孃他日聯新句更有何人倡撒鹽甫草有女曾許孺子以兒衛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二終

同里周　靖

康熙甲寅秋八月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目錄

古今詩四

蚤朝偶占

初任司城三首

寄聖禪師

惠山新亭

以詩代簡招甫草暨吳虞升葉元禮二生二首

戲堆雪爲小山作歌示虞升

薛給事夜纔子夙明日以告遂放筆作此歌

星變有感

送翁丈

拈學頌呈聖禪師二首

送聖禪師游五臺三首

九日劉公勇招游草橋

月食行

送李屺瞻推官

憶宋牧仲黃州

問友人病且微有所規二首

計甫草至寓齋二首

雨過

畫牛圖歌

分賦吳中古蹟二首送葉編修子吉還吳 放鶴亭 眞孃墓

再送葉編修

寄計甫草濟寧

再從兄至自章丘

和李退菴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用原韻

漫興

贈南員外家歌兒二首

荅顧御史訪聖禪師見贈二首

出西便門至豐臺

送周提學

章含可畫冊四首

前年行

送吳使君

同諸君子游放生池

離宮怨二首

漫興三首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　　詩稾四

古今詩四 自癸卯歲起至丁未歲止

蚤朝偶占

未旦鳴玉珂鳳樓森在望風吹長樂鐘遙應雞人唱月墮御溝旁露融僊掌上爽氣淸殘纓肅衣儀相向洞閒閶闔門競喚紫宸仗須臾　至尊出鑪煙已高颺

初任司城三首

帝京盤錯地聊此試鉛刀薄祿成雞肋卑官屬馬曹銜枵難作達束帶詎辭勞臣朔飢方甚誰言吏隱高

宦竝生涯拙年將旅病侵孤蓬嗟遠道小草媿初心踸滯非馮署牢愁是楚音狂奴猶故態實恐負朝簪

頗厭官曹劇其如未乞身雕蟲羞故技呼馬任時人鬢白全霑雪衣緇半受塵秋來鄉思切端不爲菰蓴

寄聖禪師

午夜一鐙縣高僧猶未眠金魚池上月流照草堂前

惠山新亭為吳無錫題

峩峩谿上山鬱鬱山間松遙遙松下泉游游淵西東使君愛幽勝締構抑何雄平臨九龍麓印眺夫茱峰屣從簿領暇屣步披松風俛泉布彎欄裴回罷絲桐引綆自挹汲味將玄瀣同一漱生芳津再酌蕩塵胷兹泉洵云清千載鑑寒空使君今亦爾流譽無終窮

以詩代簡招甫草暨吳虞升葉元禮二生二首

已綠御溝水坐楊蕩晴煙直廬始給沐延眺心悠然眷我平生友佳期曠周旋願言敞文燕聊用寫拳拳好鳥弄晛睆蘇彎綴芳妍消搖際兹辰心賞隨所便擒藻雲霞屬放歌金石宣爲歡定及時光景易徂遷勿俟鶗鴂至悵焉惜流年

首春開蓬徑願枉君子游輕飈散餘寒煙樹靄皇州涉賞競成趣況復庭宇幽襟英紛欲積蕙草綠已櫩列坐披綮幨遲陽足淹留飛觴泛清醑行庖薦嘉羞假兹須臾歡庶以結綢繆毋令感遐弃非溥希見𧬘

戲堆雪爲小山作歌示虞升

長安蚤春雪一尺紫陌泥深馬蹶沒驕陽不出浮雲陰惟有飢烏號最劇玉遮主人本愛山偶然堆雪臨柴關孤巒窈窕衆壑邃何異楞伽鄧尉開主人愛山兼愛客相對不妨浮大白樽燭未跋酒未闌雪山玉山共敧仄

薛給事夜寱予夙明日以告遂放筆作此歌

薛侯抵掌忽大笑昨宵妖寱難意料似聞狂客弃人間帷堂髣髴羣相弔我本無才甘陸沈世人欲殺機太深果然直此君勿訝流傳猝快時賢心生亦不足多夙亦不足患朝菌未必輸靈椿此事由來如寱幻鼠肝蟲臂俱莫論烏鳶螻蟻誰疏親平生每誚劉伶捆荷鍤元非任達人

星變有感

嚴霜下廣除萬室無囂聲悄然振我屐緩步踰前楹印覩層霄上妖孛方西行苡芮恣陵射毋乃蚩尤精星張亦列宿隱隱避光晶麗天各有則如何倍常經或言主埽除似當虞甲兵不然爲水旱餘殃罹編氓　聖人宰大化變理歸阿衡既曰二氣調又占泰階平災祥定退舍不俟禳禮成顧此所坐象涉旬尚從横豈無義和術天道殊難明懷憂

不遑寐倚徙雞三鳴

送翁丈

君歸太湖曲遙指莫釐峰我臥燕臺側愁聞長樂鐘別路眇千里離心知幾重石田如可鑿終作耦耕農

拈雩頌呈聖禪師二首

默然相向寶蓮臺觸處天雩爛熳開翻怪世尊多事極無端拈出一枝來

饒伊拈出總無干平地戈矛起禍端畢竟瞿曇元未徹至今箇箇被瞞頇

送聖禪師游五臺三首

翻然如壄隺矯首忽西行雩雨諸峰暝松風六月清往來非有相登眺不論程欲識文殊境微茫磬一聲

道人方卓錫何事又天涯白社前期在青山古路賒應機俱藥草信步是蓮雩遙想安禪次空臺夜月斜

見說心無繫悠悠道路閒雲歸師子窟日落鴈門關洗盋承飛瀑尋鐘躡亂山宰官方惱別杖屨幾時還

九日劉公勇招游草橋

右安門外斜陽縣駕鵝鴈鶩紛平田草橋去天幾尺五相邀共策珊瑚鞭暮雲隱隱橫白練遠山歷歷含蒼煙道旁儋夫荷秋色漸覺景物東籬妍須臾下馬入幽徑雩開如綴黃金錢僧問何人種雩者葛巾儻類陶公賢班荊襍坐陂陀側一一語笑皆入玄狂來便作鴝鵒舞醉後亂撥鵾雞弦吾儕握手豈易得況復簿領相拘牽東南菘菜碧於玉雞頭漸稀菱角鮮分湖紫蟹已輸稻尼亭黃雀方披綿故鄉風物殊可憐欲賦歸去無山緣此身寧

殊籠中隺日夕引吭愁騰騫有雩有酒且行樂莫待綠鬢成蕐顛掀頷大笑杜陵叟空將老健思明年

月食行

孟冬月食月未午官司樅金復伐鼓 聖人端拱乾清宮百僚奔馳都督府（左軍都督府雖廢月食必行禮於此蓋延前明例也）卽今寓內方昇平妖蟇安得從橫行蟣蝨小臣三歎息欲諦天皇何限情

送李屺瞻推官

朔風吹雪馬蹏輕越嶠吳山萬里程徼外珠官迎

畫幟簫中木客避前旌春深翡翠當嚴舞月黑於
菟出穴鳴開說叡佗臺殿枉登臨端爲憶神京

憶宋牧仲黃州

齊安道上風土嘉脩篁盧橘森欃牙使君簿領本
無幾日未停午先放衙徐呼官騎出江郭躑徧離
筍穿林彎青山隔岸斂晴霧赤磯映水蒸明霞竹
雞亂啼江路晚棐與徑入魚蠻家我聞頳翁答寓
此曾脩隙地開耕畬荷鉏自種元脩菜賦詩屢乞
桃彎茶有時月出江水碧招攜佳客浮輕查可憐
遺蹟眇難問流傳兩賦人猶誇使君南行頗快意

安用焉弔生吞嚥江山風月不易得姝勝貰傳官
長沙計期已見三寒食明年候女邀京彎

問友人病且微有所規二首

藥裹茶鐺寓此身底須懷刺逐風塵中朝洗馬方
羸疾莫倚聲名是璧人

三載詩名滿薊丘彈棊捉麈總風流如何消渴春
來甚不爲文君也倦游

訃甫草至寓齋二首

門巷何蕭索惟君步屧頻青雲幾故舊白首尚風
塵身受才名誤文從患難真耦耕知未遂相顧倍
傷神

聽話頻年況悽然淚不禁歲荒生事儉世難客愁
深孝友安時命文章損道心五侯空好士歎息少
知音

雨過

枳籬蓬徑薊門西春雨初過半是泥聊脩酒鎗消
簿領每除彎篔作禪棲病中書札寧辭嬾老去身
名不厭低自是芳蘭易衰歇可關鶗鴂盡情啼

苦牛鬭歌

桃彎深處何人家疏籬矮屋谿之涯谿水溶溶沙

草腰羣牛相尾嬉晴沙牧雛負暄妹不惡不用高
歌叩牛角惟將一箭當風吹分明吹出農家樂老
夫曾讀相牛經一閒布穀思歸耕何時寫券租黃
犢驅向東阡北陌行

分賦吳中古蹟二首送葉編修子吉還吳

放雀亭

南峰寺前雀已去猶有虬松臥煙雨幾時彎袁復
歸來飛向空亭作人語愛君心期如雀閑知君不
戀上林間此行蚤謝槃軒寵長與孤雲共往還

真孃墓

璚姬勝玉眇何許眞孃又逐行雲去一生顏色能
幾時惟見蘼蕪褋荒土雲巖寺下彎成邨采香胡
蜨爭紛紛畫舫日夜競笙管不知誰酹眞孃魂君
今歸涉江南路遙指眞孃墓門樹武丘東去水如
雲是向玉山草堂處

再送葉編修

江天搖落秋蒞蒞蘆彎漸白荷葉黃鵁鶄鴻鵠俱
南翔此時直君懷故鄉洞庭橘實甘如漿鱸魚撥
剌三尺強孤米絕勝紅杭香風味如此不可忘況
有別業湖山旁（君家故墅在鄧尉山下）梅萬樹松千章米

堆玄墓連漁洋縣崖絕壑森相望出游不須三月
糧舉步便可窮青蒼褐衣布韈山人裝收拏奇秀
投巾箱底用劒佩朝明光月糜太倉粟一囊翻然
言歸策最良短驅徑逐西風張嗟乎仕宦經幾霜
奔烝簿領疲欲倔覥顏側足趨班行辟以病蹇參
騰驤亦欲掉頭理荷裳勸君開徑芟叢篁相隨擬
作求與羊一任流俗譏迂狂不夸不惠非吾長

寄計甫草濟寧

秋風颯颯鴈頻驚何事跼栖任子城魯酒只如文
態薄濟流堪比客衷清每因見月思鄉國尤爲停
雲望友生一幅消颯好歸去蓴絲楓葉足關情

再從兄至自章丘

何意重攜千燕臺正朔風驟驚雙鬢換悄喜一尊
同親舊凋殘後身名感慨中此宵眞不寐相對話
難終

和李退菴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用原
韻

會持使節遠揚舲落木層波共杳冥澤畔有人哀
郢客雲中何處降湘靈雨過斑竹千叢綠潮落芳
蘭兩岸青回首舊游今阻絕不堪來莫對遺經

漫興

几是烏皮杖是藤十年身計百無能飄零已作風
中穎凝鈍眞如凍後蠅愛著龐家居士服擬參慈
氏法王鐙回思少日空豪俊紲犬呼鷹上五陵

贈南員外家歌兒二首（員外渭南人）

聞道秦箏最有名秦兒玉雪可憐生自從嫁得江
南曲不愛伊涼隊裏聲
洞簫一曲共關情白髮吳儂感慨生記得虎丘明
月夜劒池側畔按歌聲

荅顧御史訪聖禪師見贈二首

宰官休沐暇徐步訪支湯積雪封苔徑閑雲併石牀風幡空外動身世坐中忘莫道維摩病冥心契藥王（時御史方以疾請告）

徧因知不泯來惕草堂前暫入蓮花社重參柏子禪虛窗香靄潤高坐慧鐙懸會盡西來意相逢祇默然

出西便門至豐臺

東風又見一回新偶趁鶯聲上輭輪芳草綠於南浦水桃花紅似去年人幾家籬落雞催午十畝陂塘燕蹴塵櫃飯盃尊隨地好不須料理欲歸身

送周提學

白頭郎吏出燕京遙指青徐擁幰行池面雨過芹菜長壇前春暖杏花明濟南自昔多名士魯國何人是兩生蚤晚東封須頌記看君起草候霓旌

竟舍可畫冊四首

孤塔峙斜陽遙郵隱芳樹髣髴石湖秋支邛茶磨峽

繫艇菰蘆中漁父眇何在任爾行人呼得魚亦不賣

斑竹繞層岡紫蘭被芳渚茫茫黃陵闕無人弔荒女

門外槿籬斜東風吹柳花微聞漉春酒好是隱君家

前年行

前年彗星出軫翼今年妖孛亙參畢泰涼饑饉江淮蝗坐使　至尊常旰食　廟堂鼎鼎多名臣諸公哆口談經綸轉移造化自有術區區禬禜何足云

送吳使君

題柱曾逢　聖主知翩翩千騎度流澌遙攜起草

郎官筆暫賦凝香燕寢詩橫海戈船猶未徹浮江金粟倍難支蘇臺比日多荒土爲課春犁莫後時

同諸君子游放生池

池上流連處春風喜乍還萍開魚淰淰樹靜鳥關關勝地寧嫌僻禪心不離閑且將功德水先爲滌塵顏（僧延予浴故落句及之）

離宮怨二首

淺鎖宮門歲月遙玉顏狼藉黛痕消如何輦路繁楊柳猶向東風鬬舞腰

經年無復翠華來歌譜雖存已倦開學得霓裳

怱卻鈿箏斑管兩塵埃

漫興三首

樵檝叩門何可耐嘑號繞戶若爲聽眼前俗物敗人意拄頰且望西山青

纍纍簿書堆滿案紛紛胥史立盈前癡兒不了公家事但乞旬休企腳眠

東華塵土浩濛濛願倚糟丘慰旅窮勸女莫邀車轄欵一樽濁酒勝三公

夜坐襍感三首

蕭蕭夜雨打窗時酒冷香殘夢覺遲往日風流都

減盡只慙猶未遣楊枝

栴檀初爇漸生煙不語相依繡佛前嬴得衙齋如退院繩牀禪版兩翛然

十載郎潛事業非夢中猶戀舊漁磯銅駝陌上秋風起不爲鱸魚也合歸

送聖禪師二首

薊門楊柳衰蟪蛄嘑曉露吾師乘一葦遙指江南路中食飽蔬筍獨往侵嵐霧甁巾與盋囊隨緣任所寓楓赤吳江葉橘黄洞庭樹悵望雲水淡孤蹤迴何處

遠公安禪地宵在雪竇山山石何嵯峨孤雲宿其閒雨華滿空谷泉聲日潺湲偶棄遊興山興盡遂言還獨攜柳栗杖矯首離塵寰昔時手栽松蒼蘚今斑斑試觀石上月依然照松關

口號五首

虞山才力從横甚鞭風駕霆非偶然女曹駑駘不自料踠足泥途絕可憐

何李文章不易才能從筆路啓蒿萊如何紅豆莊前客也作蚍蜉撼樹來

朱弦玉柱雅音難惟有淫哇衆所安舉世流傳輕

薄體不知誰與障狂瀾

漁洋新詩與衆殊麤亂都好如名姝老夫獨矜詩律細尋章摘句眞鄙儒

俠少場中同結駟郎官署裏各題詩恥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

送錢武子南還二首

桃華時節綠波長便逐輕舠返故鄉次第江南風物好紫魚出水筍捎牆

華亭谷中好山水上策無如荷耒耕不然檥舠吳淞櫂網鱖撈蝦餞此生

河亭五首 公勇招客與貽上周量子谿同賦孟夏前三日也

綠波如縠柳如絲取次鶯殘燕乳時怪底老夫心事惡當筵催賦遣春詩

一路輕陰護酒家酒旗低亞曲中斈不知門外何年少柘彈斑騅問狹邪

下馬來傾白玉壺醉中容吐錦茵無主人大是丹青手乞取旗亭賭酒圖 公勇故善畫

一曲新歌阿鵲鹽折斈都作酒籌措柳條無賴知儂意也輓春雲俑畫檐 是日天陰不雨

去年郊園折紅藥今年河亭攀綠楊歲歲春風相觸撥老夫那減少年狂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終

康熙壬寅秋八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目錄

古今詩五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　詩稾五

古今詩五 自戊申歲起至己酉歲止

送米紫來

江城戴勝鳴晩禾吐新秧耕作猶未輿往往疲輸
將縣符日夜下漸覺墟里荒父老再三歎願得牧
宰良吾子璠璵器擒葩儷羣芳壯歲蜚英聲相期
佐巖廊如何數不偶遠落魚筍鄉風吹楊白孚飛
繞青門長長驅指南州社雨落晨衰斯游詎非壯
惜別愁菸菸往哉擁軒蓋所賚希龔黃

題王十一畫冊四首 李長蘅先生畫也

數點彤雲向晩收梅彎和月離寒流淡山風味佳
如許合付蘭橈與竹兜

閑臨承旨筆端春吳下風流最可人大似鷗波亭
子外棑彎漠漠水粼粼

丹楓與烏臼霜樹共淒淒不是桃彎放漁舟到也
迷

黃柑明屋角黃葉覆谿流角里郙前後千家共一
秋

題鄢陵梁曰緝江郙讀書圖四首

約取春江入畫圖亂紅殘絮點菰蒲鄢陵壁邑乎

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
門前彎發栁毿毿若箇能停載酒驂晳次齋中無
一事焚香親披貝多函（日術博通佛經）
一自吳儂別釣磯久將癡骨裹朝衣妒佗彎鴨春
江上日唼芹彎自在飛
衆鷇吹波上綠蘋恰逢三月石湖春朔君共蕩雙
蘭槳茶磨山前結比鄰

再閱江邨圖不勝歸與之感得詩三首

綠暗紅蔫邨路長如聞杏粥麥餳香今年又負歸
耕約卻爲丹青憶草堂

浩眇滄波漫翠微漁菴樵隝兩依稀先生尚念江
南樂那得吳儂不寱歸
鄰鄰墊水清如鏡澹澹前山翠作鬟如此風光歸
去好急須料理屋三間

贈文與也三首（與也方爲予作畫）

窮達固有命湊悔讀書晚何當如脈望終歲穴故
簡文郎好少年落筆乃澹遠置予湖石間書帶綠
於鮮
君家西山下種竹滿竺隝平生一枝邛俗作苡蕿
助胷中富丘壑點染託毫縑予本玉遮樵對之起
遐慕
答有待詔翁藝林推大雅磐礴玉蘭堂（待詔堂名）名在
唐祝亞諸孫今繼起亦復善揮寫旅食長安道歎
息無知者

送葉元禮之儀眞

遡陽照芳渚惠風披翠苕佾子帝城闕徙步恒消
搖惟悰未渠央理筱赴嘉招主人方愛才敢悼道
路遙於時桃始彎綠波漲回潮去颿速歸燕千里
陵輕飈矯首望北固感懷嗜南朝觴咏諒難俱所
期遺瑣瑤

題與也畫二首

衒絲煤尾比琳瑯待詔丹青少抗行今見耳孫揮
綵筆風流回憶玉蘭堂
君家道韞擅才彎愛寫徐郎沒骨彎曾向見時闘
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與也有從姊名似字端容嫁趙氏以善畫彎鳥得名）

送武林張彥若歸梅彎草堂

雀鳴幽㵎空孤山迴蒼蒼詩翁一去眇難問風流
猶配水僊王山中墊梅翁手植至今老幹陵風霜
君家卜築山之陽曾開彎徑穿松篁年來旅食不
稱意曰歸高臥梅彎旁落彎點破苺苔色殊勝東

彎紅上香

題裸畫三首

最好春光令節前小桃初弄一谿煙隔籬猶子迎
人吠定是鄰翁掠社錢

淡秋風物數江鄉楓葉蘆花正著霜未放歸舟先
一笑畫圖喜見石湖莊

漁父臨流卷釣絲恰逢渡口鴈栖時月明忽卻風
波惡獨叩船舷歌竹枝

送屆生還南海

羅浮神僊塲名勝天下問客莞東西樵與粤高低
盈尋開蛺蝶大於扇疑是麻姑五色帬君家舊住
羅浮麓偶負巾箱出巖谷一枝藤杖宛如龍徒步
頻歌遠游曲遠游興盡忽言還蒔藥眠雲拚舊關
慙予未絕三彭累矯首羅浮那可攀

題畫松 爲日翁先生作

山巒長松接山麓何人構屋相因依鶴雀忽來雲
冉冉鱗鬣欲動煙霏霏厚黏艾納數重綠潛結伏
靈三尺肥愛爾盤枝如屈鐵不隨凡木爭春暉

見貽上題江邨圖愛其江鳥江彎之句以詩
識之二首

曾向激江流酒船舊游回首故依然囊中攜得郎
官筆重寫江南上巳篇

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於女關
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醉中漫興二首

京華留滯十年強鎮日趨曹有底忙若不鐙前頻
賭酒白頭愁殺度支郎

嬾作清談嬾賦詩也羞騎馬覓文知今年較覺風
情少惟到尊前似舊時

贈劉吏部

與君相逢十載前君方籌憶蘇門泉千章雲木萬
竿竹擬事孫登乞地僊（劉師事孫徵君奇逢）與君相逢十載
後歎息容顏都老醜低頭俎笶非英雄閑卻屠龍
臂鷹手丈夫遇合自有期要闘碧落攀丹梯蘇門
之高高未極安能遠與凌煙齊海內蒼生望君急
且向金鑾殿頭立功成方作赤松游仕宦神僊兩
俱得

再贈劉吏部

門前軒騎束無闘下直翛然坐夕曛竹籠煮泉風
謖謖墨池飄絮雪紛紛千年漢鼎瓜皮色百[illegible]

箋魚子紋除御炎香賦詩外可容好事訪揚雲

有客言黃魚事紀之

三吳五月炎蒸初楝樹著雨花扶疏吳諺云楝樹花開黃魚來故云此時黃魚最稱美風味絕勝長橋鱸檍符東南全盛餘海舶銜尾張網罛公然滿載返吳市市中襍遝誰擔夫柳條貫腮冰貯腹數尾僅直千青蚨豪門膳宰善烹治劑以醯醬芼筍蔬芳鮮頓覺溢几案主賓下箸爭歡呼須臾飽食共摩腹餘羡猶飫長須奴自從洲島阻兵燹鯨鯢竄逸稽天誅詔書尺一禁杭海漁師安敢颿揚蒲蛤棃海母尚難致況望此魚供客需黃金爲鱗白玉質中裹膏液尤推腴老饕雖患食指動畏觸禁令生佗虞吳儂日夕歎且吁有司束溼嚴錙銖何當小醜就拘執舳艫往返如通衢舶趠風中販鹽至此魚復得登庖廚吾儕口腹詎足校但願海晏波濤除 廟堂日竢羽書捷戈船諸將今何如

送楊職方使安南

日南古象郡分據逾百年後先款漢塞貢篚來緜緜兩姓皆 王臣孰若脣齒連如何逞私忿蠻鬬方紛然蒼泛浪濼閒銅鼓鳴喧闐都統秉 王靈東身自歸演羽書聞 天子未忍加誅焉念此椎結氓何辜罹劉虔妙簡輶軒使俾以文告先其有不率命 天討寧舍旃楊子起江楚才藝推蘭荃數載職方郎運籌佐中樞昨持使者節 廷宴敕加籩大官執奔走羅列皆肥鱻錦袍繡麒麟五采相餉聯萬釘白玉誇巧匠之所鐫云出 尚方賜寵渥寧爲偏龍函奉 璽書去指西南天太守負弩矢蠻猺拜車前抵掌解紛爭尊俎勝戈鋋豈羨伏波翁建柱嶔城邊我聞日南地險遠難攀緣絕壁嘅鉤輈淡秋戍死延煙嵐晝昏翳有時墮飛鳶解后中蠱蠱十人無一痊黃茅與叢篁行旅多回邅道路非不艱 王程敢遷延驅車叱其馭意氣殊騰騫計日奠南服壯遊良足傳故交悉冠蓋折柳登祖筵共軫離別情歸驂發空轍

灌園歌贈李秀才良年

李郎家無卓錐地規作菜適非左計即抛儒服荷長鉏去逐園丁謀種蓺黃磐紫蕚文加開繞籬蛺蝶爭聚回日斜剛抱谿頭瓮恰直前山暮雨來數畝方畦發自給底用擔筐拾榛栗閑來學煮東坡羹蘆菔蔓菁皆可喫西鄰種禾苦未收催租縣吏

紛誅求李郎獨飽園蔬味夏稅秋糧了不憂

題武曾灌園圖五首

白柄長鑱手自攜露葵霜韭滿秋畦時時小摘供
親膳也勝茅容庋半雞
雨過籬落土膏肥嫩綠叢生隙地稀不用園官供
菜把渾家摘得滿筐歸
菜畦新熟歲將除老圃安閑樂有餘擬配香杭須
底物一年佳味是冬葅
劇御東夢輓土塵揭來江畔闢閑身閉門鉏菜莫
雄非不信孤蘆有此人

經營擬作漢陰人笑女家徒四壁貧何不具舟淞
水上秋風隨意采絲尊

爲文與也題畫贈王儀曹二首

漁洋之詩化工手雕鎪物態俱如生今得文郎設
色畫畫師詩伯齊聲名
退翁簾閣細論詩宋宋秋光映硯池偕問鄰家競
筆管一絢絲絡幾多時

龔孝升先生席上分和杜子美秦州襍詩韻
各二首送董御史之任隴右得芥芥萬重山東柯好崖谷二詩

此地一分手戲隴阪谷間朔風吹隴水戍火散秦
關直道寧辭黜孤蹤不易還道旁風雪甚恐損逐
臣顏
末盡一尊酒悤悤背鴈羣西征方絕塞北望祇浮
雲羌翟風煙別燕秦道路分好留封事草萬一
至尊聞先是董以地震求言嘗上疏極論時政故云

贈王山史兼寄題獨雀亭二首

嵯峨樹石營丘筆幽紙蘭亭定武刻山史攜所收書畫甚多嘗丘畫人物樹石一軸五字不損本蘭亭一卷也可貴也秦川公子收藏富
玉爲籤錦爲帙蹇驢馱來入京國好事何人相賞

識几靚窗明親卷舒每防寒具露遺墨我問君家
築亭太華偏亭面華山短歌招雀雀來前松陰月午引
修吭何不騎此同飛鶱看君直上西峰巔俛視長
物皆可捐區區書畫何足道一笑過眼如雲煙
我不羨輞川隖中辛夷白亦不羨灞陵橋頭柳條
碧惟羨君家一草亭遙對青柯坪上松千尺玄衣
老雀何處來瘦骨棱棱露標格有時叫月長松間
松聲雀聲並蕭瑟老夫愛吟招隱詩佗年峰頂結
茅茨從君擬乞浮丘術也偕僊人一隻騎

題獨雀亭圖五首

倒榆枯杉傍澗谿小紅疏翠點柴荆獨來倚杖看
山色一朵蓮巒潑眼明

擬共幽禽占白雲玉泉瑶草隔塵氛平生解笑天
隨子但養能言鴨一羣

月中松露墜無聲誰伴閑吟永夜清曰是長身古
君子與君能締歲寒盟

巒山山人不枉山雀聲淒切望君還青鞵布韈且
歸去對獻蒼松錦石開

招隺新詩似招隱一聲歌向秦山秋山中從此有
怯事寫參租田爲隺謀

題襍畫二首

碧巒紅穗及秋晴無數寒蛬趯趯行借問爾曹緣
底事西風也作不平鳴

風吹黃葉影淒淒金井霜濃月漸西不見朝陽棲
時鳳夜闌惟有乳烏啼

招王員外陳觴討二首

不知門外客若箇叩門頻除卻王員外應無好事
人

今日好風日暫令稔抱開便須攜麈尾一出劇談
來

題哲次齋圖寄梁御史三首

三年握手退朝時賭酒徵歌每不辭今日玉河橋
上望伯勞燕子影參差

看君棹首返巖阿其奈魂銷賦別何何日相逢仍
一笑解將銅狄共摩挲

蹋徧官街十丈塵歸來不暇拂衣巾入門便乞文
郎筆遣寫高齋晏坐人圖是與也筆

汶上昭宗人文臣

相見忽驚喜相邀意更眞須臾俱老大簿領各風
塵魯酒不辭薄吳歈寧厭頻盤飧隸語笑差慰倦
游人

汶上入田氏園賞芍藥與同宗諸兄弟飲三
首田秀才與文臣各置酒

芳草迷離郭外郵偶停車騎叩閑門主人愛客而
今少渠是田文最後孫

塵中驅馬已十日急雨顛風不可當不信南來好
天氣徑容闌入藥欄旁

無數名巒壓徑開暫攜濁酒爲巒來帽檐敧側巖
船穩始信吳儂爾許獃

馬蘭曲四首并序

予出都門往往見道中野草叢生其花方緐詢諸
土人曰此馬蘭也因倚唐人蘭蘭是小草五字續
成馬蘭曲云
蘭蘭是小草紛紛花滿路本無桃李顏不怕春風
妒
蘭蘭是小草行人稀采摘爲郎秣馬蹏道遠亦不
惜
蘭蘭是小草離離如有情安得西北風吹花送郎
行
蘭蘭是小草託根道旁久明年花又生郎定歸來
否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終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目錄

古今詩六

禊飲二首
題匹室袁安人小像三首
入清涼山看桃花遂過劉生家三首
題畫
清涼寺中與武曾訪景陽宮井因飲海棠花
下
再題灌園圖册二首
送北客二首
東歸道中三首
還家檢校草堂及書屋訖作此
登虎山佛閣
湖上竹枝詞二首
贈孫無言歸黃山二首
至清江浦貽上晨過舟中與之小飲
貽上詢予游況以一絕句荅之
桃源
黃河
河水瀑漲舟不能前謀舍舟從陸行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　詩稾六

古今詩六 自庚戌春至仲冬請告止

襍興二首

光風以時至灼灼彎有桃其材不終紀撫之若蓬蒿不如磵底松結根蔭泉石大者中梁柱小亦中欂櫨

雅南久不作靡然悅新聲饗之以鐘鼓得無海鳥驚我欲趨與言口舌安足恃行潦方從橫其涸可立竢

題亾室袁宜人小像三首

露重霜濃蕙草枯寢中相見亦糢糊鏡臺脂合都無了畱得梁家舉案圖

宦情家計兩茫然白盡頭須劇可憐使女今年猶健在定應相勸賦歸田

春風一十一回新惟見丹青舊日眞閑卻從前畫眉手教渠捉筆向何人

入清涼山看桃彎遂過劉生家三首

紫蝶黃蜂處處喧筍輿隨意翫春彎最難忘是城西路一抹斜陽萬樹彎

筍脯片鯗味最恬瓦盆頻放濁醪添醉顛也要裝

風景亂插綠雲壓帽簷

無數青山近繞郵碧桃雲下掩柴門縱令不是秦時世也合攜家長子孫

題畫

嫋嫋挂蝯枝百尺俛修麓泠泠飲鹿泉數道邈幽谷此中有佳趣伊誰結茅屋回視塵埃人錄錄復錄錄

清涼寺中與武伯訪景陽宮井因飲海棠雲下

春山如畫屏羣芳亂煙霞小紅破曲徑點綴山僧家我來訪陳宮樹石空㯶牙髩髿孱井存綠蕪翳滾窪山僧施法雨欲洗烟脂汙妖豔銷未盡千載萌根芽至今光風中一一開晴葩嫣然展微笑絕似宮中娃試問諸天女豈解散此雲正恐雲信闌淒涼委泥沙與君置尊酒及此風日嘉無然感廢興三歎張麗雲

再題灌園圖冊二首

家鄰長水上隙地接平田紺甲和泥迸黃團繞架縣組時新趂雨汲處舊豬泉若著山居稾先將蔬譜傳

陸種青菘水種芹也須竹石兩三分小園位置纔能了我便輕舟一詣君

送北客二首

金陵店中美酒多南人北人共經過南人愛聽女兒曲北人愛唱甘州歌

甘州一曲裸雲和下馬勸君雙叵羅歌聲未了弦聲絕上馬催君北渡河

東歸道中三首

鵓鴣聲中雨似絲昏昏鄉思苦難支楝雲風起歸舟急要趂黃魚上箸時

望見家山一抹青澹煙初日漾江汀先生纔了還鄉癖已報輕颿過御亭

醉翻餘瀝浣征衣喜向風塵暫息機多少春明退朝客十年曾有幾人歸

還家檢拔草堂及書屋訖作此

門前流水屋角山先生一笑開穊顏平生苦無立錐地何意有此茅三間修頟老松臥苔石苔雲瀸灩黃金色竹籬蓬徑頗空人好岸一巾扶兩屐先生倦遊今幾年歲暮日斜殊可憐但辦鐺甌與茗盌濡毫直箇賦歸田

登虎山佛閣

正逢梅子熟登眺喜能同郵市虛無外雲山杖屨中松聲俊細雨幡影動和風會得三玄要欣然觸處通

湖上竹枝詞二首

郎船繫在湖干樹逆風打頭那可開與郎相望不相見恰似湖中大小孤

湖中白浪如雪堆長年換柁聲喧豗逆風打頭會儂意吹得郎船卻倒回

贈孫無言歸黃山二首無言乞贈詩幾逾六千餘首然歸山尚未有期也故篇中頗及之

山中偃蹇歷千塵瑤草芊芊碧樹春丹竈石牀俱好在算來惟欠住山人

擬上僊山第幾峰乞來新呪滿詩筒怪藤醜石三千仞都在諸賢句子中

至清江浦貽上晨過舟中與之小飲

挂颿斗壁亭落颿淮南郵感君遠相顧檝櫂枯楂根是時漲初減綠波半篙渾涼吹滿絺衣入水生穀紋攜君坐船頭喜有濁酒溫景物況爾佳煙柳搖初暾試鈴水精鱗堆雪隨風飜君雖不解飲爲我盡此尊我儕本不羈所志非高軒微官偶爲累坐困簿領煩率然脫塵鞅如鳥辭籠樊千里得良晤一笑眉宇掀借問平生交零落今誰存東西與南北逝川日沄沄俛視諸兒曹瑣細何足論會當吐壯氣一往虹霓奔岸巾抵兩掌不顧四坐聞君益怨我狂毋令遠聲吞明發復行邁相望青綺門

貽上詢予游況以一絶句荅之

六朝名勝最相關無限煙嵐咫尺間官事怱怱殊未了幾曾擡眼望青山

桃源

驟雨能穢岸餘流欲摵城魚蝦腥曉市葭菼攪秋聲田父牽船住郵兒蹋浪行禹功今久廢未易賣刀耕

黃河

河流挾風雨勢欲穿城堞平田多陸沈不逢郵女媧居人憂水患夜臥孰敢怗往來南北舍塗泥每遭蹶如何漁蠻子獨與河伯狎舉家傷蘆葦取給舟一葉生兒雖長成不綺亦不屧委身餘淖中頗類豬與鴨我來三歎息安得防河筴但聽譙呼聲家家持畚插

河水𣹟漲舟不能前謀舍舟從陸行

昨從江上來據舷但穩坐檣竿挾輕風鬬忽巨浪破長年百無事佻倚柁樓臥山色入船窗快意亦覺頗誰知達黃流遽受河伯挫駕貍轣風霆𤇆漲能許大想見欣然喜一往忿掀簸役夫輓弱纜僊甚泥沒髁何如往遵陸免飲蛟龍餓三占從二人況有孳言和簡書絕可畏王程敢辭瘁明發我將行鳴鐸驅騾駃

翼日渡河過駱馬湖

孤舟如昨日兀坐發長嘯忽聞𡭒鼓轟此事頗意外檣頭旗腳轉悠然出滂湃河神似哀我不復邀祈賽官事有程期驅使速北邁落日漾輕颿敧仄了不礙竟得達安流拏荷蚊罷貸平湖眇千頃漲淨別有派游龍褉菰蒲遠近略相帶好山落其中明鏡點蛾黛我生否已極𥡴除理宜泰回顧風埃稀倦眼聊一快

懷甫草穎州

行役淮南路風埃倍苦辛半生長結客垂老復依人穎尾清瀾闊江干落木新日歸須蚤賦家有倚閭親

題石楣護草卮子畫幅四首

我本獨寤人北窗自展側何來石家姝弄此春嬌色

人言吳兒獃自是木石腸爲語兒女曹無憂底須忩

如入薝蔔林色臭兩姝絕我將挾桃笙睎髮臥香雪

白白與紅紅相逢莫相妒置女姊姒閒風流推搭搭

駱馬湖

湖流淥淨姝不惡檣竿又轉風颿腳世間快意真有此何異胥纍復騎隺漁家小艇穿綠蘋網得銀刀三尺鱗今宵買魚佐郫酒一醉船頭敧角巾

與武曾翫月因取東坡句賦此歌東坡句新月如佳人又從來佳茗似佳人

有月如佳人娟娟眉嫵長有茗如佳人瀋瀋肌理香與君歠茗兼對月淡秋風味兩奇絕君不見筵前櫻熖搖簇櫳鳳槽龍撥彈春風葡萄之酒馬腦鍾遺簪墜珥紛無數我非其人終不顧拂衣出門酒未闌兒曹大笑儒生酸

夏鎮舟中作
垂楊陰落日滿灣弄輕風能言綠頭鴨浮沒滄波
中漁郎與蠻舍微有一徑通舟行直此景倦眼開
雙瞳我家蘇臺下幽勝將無同平湖渺數頃炯若
磨青銅倒影浸山角長作眉黛濃雨餘暑氣薄水
雲潛濛濛試呼黃蔑舫往穿蒲葦叢横塘采蓮女
沿流每相逢吳歈一啓齒婀娜摩晴空歸來夕陽
沒新魄懸半弓自從涉江淮鄉夢隨飛鴻狂飆驅
濁浪四顧嗟途窮今來湖隄上稍滌塵埃容少住
爲佳耳無然羨孤蓬

南池即子美題詩處
彎奴才了山香曲玉奴又撥檀槽續後宮競習淸
平詞未必細紬三賦讀會來此地停征輪蒲荒菱
熟波粼粼藏卻平生擎鯨手偶然點筆還驚人漫
道文章特小技沈宋見之應奪氣至今池上行人
行猶爲一詩停去騎
臨淸道中寄故人
月沒河漢斜遊子理輕裝瀼瀼踐零露聆聆聞曉
蹬崎嶇荒岸閒岸草森有芒僕夫前復卻足繭良
可傷故人方晏寢戀此秋宵長兩過竹窗潤風來

鈎簾涼高枕擁黃紬夢入無何鄉睡邑杳及除朝
旭巳吐光誰能念此翁側身路茫茫一官久陸沈
三徑仍榛荒會當返故土蒲薦施松牀稍還未足
心穩臥矜羲皇
到京師再題曰紓晢文齋圖四首
點染煙巒久擅場至今珍重貯巾箱笑君未辨雙
荷葉合付寧馨擎筆郎
棐几藤牀寄興賒每披横卷挹煙霞平生長物元
無幾配我徐熙落墨彎（齋中藏有墨梅卷）
古格詩情故宛然先生風調要翩翩去年有畫題

詩客獨自窮愁雪滿顛
重下征鞍懸宋參不辭翦燭話通宵何人得似梁
夫子能使吳儂意也消
使事既竣予遂以疾請告三首
道塗淹旅騎風雨浣征衣僮僕扶攜嬾親知記憶
稀倦禽投暮落病葉望秋飛物色隸身計眞宜遂
匃歸
棄軺方浹歲閉戶又逾秋宦薄寧嫌拙詩窮未要
愁芒鬖須稱腳竹杖任過頭莫道歸休晚猶堪老
一丘

暾名真擾擾謀食亦區區久宦嘗難劬危機捋虎
須老諳交態薄閑喜壯心無吾道將東矣惟應付
五湖

曰緝和予請告詩至因次韻荅之

謬忝朝參幾歲華漫推文賦麗雲霞（先生有海內文章之句故云）不才悔起郎官草坐老羞攀杜曲華松菊尚存
堪閉戶江湖無恙且浮家應同摩詰公諸有示疾
聊將衆眼遮

鈞兒書來云料理草堂粗竟因偕前韻賦此
寄之兼簡曰緝

矮屋頹垣了不華憑將曲折貯煙霞須扶醉日移
來竹急護分前接過華但翦蓬蒿開客徑莫驅鵝
鴨入鄰家歸來寢斷長安道輭土生塵一任遮

題雪景二首

梅華風信尚淹旬鹽絮相和處處勻盡日擁鑪披
雀氅不知驢背是何人

壓檐摧竹覆淡窪斗覺寒威一倍加底事何郎心
性別愛將比竝洛陽華

題小像三首

身在紛紛擾擾場暫歸來炷影前香老甆作繭真
難脫繭得霜頭爾許長

建禮門前輭土紅幾回聯騎蹋春風而今卻卻朝
衫後同舍何人記此翁

久與支公結淨因分明偶見宰官身何時并寫癡
兒女都作無生話裏人

送人南歸二首

弓弛不失良檠之而已矣　廟堂方愛才豈伊弃
吾子去去逐冥鴻言集汀之阯所期豐羽翰千里
自此始

編萑以苴豚謹塗以炮之中有自然味奚假鹽與
醯為學諒亦然其味知者誰勉旃季自力吾言不
子欺

畱詩奉送曰緝歸鄢陵三次前韻

一疏言歸達翠華（是時方巡狩上）飄然漱石飲流霞卷
中書幾江郵屋（先生有江郵讀書圖）門外山連嶽寺華枯坐
恰空居士服清齋真似太常家御亭北望遙相憶
惆悵寒雲極目遮

曰緝約明春渡江便道過訪四次前韻奉訂

漸見春回變物華迢迢颯影挂江霞槖乘定貯雲
亭草齋舫兼攜洛圖華（予曾乞牡丹將種齋前）已許荷鉏除

陋巷不妨屏騎到貧家故人儻問行吟處五樹垂
楊傍宅遮

別武曾

與子偕南北相憐如弟兄聲名今日事文契百年
情草草銜杯別凄凄跋馬行何時楚江上商略耦
春耕

鈍翁前後類稿卷六終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康熙甲寅秋九月

鈍翁前後類稿卷七目錄

古今詩七

齊河道中二首

宿遷渡河

繆家集

渡江宿京口五次前韻

將到滸墅有作

抵家再次前韻二首

襆輿七首

咏懷三首

雪

過西園

堯峰訪儲禪師

興福塘

自雞窠嶺至天池

雞窠嶺自嘲二首

庭中綠萼梅始萼二首是時春已半矣

遊顧氏廢園

寄曰緝

招周漢紹

鈍翁前後類稾卷七目錄終

古今詩七 自庚戌仲冬南歸至辛亥歲止

齊河道中二首

行客踰修嶺居人傍古原棗林桑泊地土屋版橋邨千里戍煙斷五更馱鐸讙白頭歸計切雨雪敢停轅

月黑雞纔唱肩輿爾許忙恩恩蹐旅飯細細檢行裝久客諳長道衰年怯蚤霜淮壖知不遠極目與飛揚

宿遷渡河

霏霏雲釀白慘慘日疑黃東下河流急南歸道路長病身艱藥餌衰鬢飽風霜亦有冥飛鴈遲回渚荻旁

繆家集 時閩盜警

獨樹敧沙岸疏籬向水涯輪蹏南北道煙火兩三家風急塵難靜天寒日易斜健兒方賣劒行旅莫咨嗟

渡江宿京口五次前韻

蕭然襆被出東彎重到江干賦落霞遠道何人傳鴈字深閨今夜卜鐙彎鬢邊朔吹驚逢臘耳畔鄉

晉喜近家試指吳門何處所晉陵咫尺莽煙遮

將到滸墅有作

殘雪都融小艇輕喜聞乾鵲引雛聲宦遊不耐羊
腸惡歸去寧煩馬角生予欲歸已久諸士大夫莫之信故有此句京國
久淹身欲暮家山初見眼差明倍銷結習忘機事
鷗鳥相逢莫漫驚

抵家再次前韻二首

歸到柴門接歲華數聲烏雀噪殘霞欄前迸土穿
階藥屋角橫檐覆地華衰白不堪循短髮團圞何
意見全家里人若訊先生號只署頭銜是玉遮先是

予自號玉遮山人
不羨紛紛騎從華拂衣高臥海東霞窮愁未削名
山草老伴空餘一徑華尚戀琴尊疑有累久忘昏
嫁似無家青山正枉牆西闕短棘疏籬莫漫遮

襍興七首有感郎作語不詮次

車聲日夜鬧轔轔染盡長安大道塵輸與繩牀藍
轝穩不知何苦作勞薪

一櫂歸來未是遲正逢江上蚤春時柴門莫道都
無事酒熟華香恰要詩

東風吹雨挹輕塵又過條桑嫁杏晨手把一鉏肩
一笠老來眞作太平人

鐘聲未動漏聲長好擁黃紬入睡鄉遙憶東華丞
朝客殿廷鵠立滿鞾霜

肺病經年強自持閑居風味欠人知鉥心擢腎俱
難事只役驚華入小詩

芒鞵迮迮杖斑斑隨意山郵水郭閒判卻去官兼
謝客棄除媮得十分閑

誰家惡少語聲讙牢拄雙扉塞短垣老子元無君
輩客不須哆口恣讕䜌

咏懷三首

年年客路薊門西何季歸來守故栖文字只如木
有癭功名都是絮霑泥籬東照眼華千本壟上關
心雨一犁老去栓期如此足不煩騎馬聽朝雞

纔見秋風一葉黃揮毫便寫乞休章置身丘壑眞
圖畫回首觚棱漸眇茫活計繩牀兼藥竈比鄰蟹
舍接漁莊香山居士休言達輸與吳儂鬢未霜是年予四十七

海鷗遠逝雀高翔從此飄將願力償已遣埽除新
藥徑別教檢點舊巾箱欲移小樹多芟竹恐礙前
山短著牆要有耗磨衰景處往還頻枉贊公房

雪

泗州道上雪車輪欲敗馬蹏蹶行人回策投空林飢烏亂啼煙火絕瓜州道上雪日暮孤舟理輕楫行人遙指金焦峰數點漁鐙望中滅北風未息泥未融老夫三歎憂途窮何如今日穩坐茅堂中一任撒鹽飛絮穿簾櫳瓮頭新篘美且釀掀髯一舉尊罍空衰顏亦得回春風

過西園

松路榛門接細岑水清石瘦愜幽尋潛龍尚有爲霖執倦鳥初無擇木心聊偕閑身供笑傲略扶病腳試登臨遠公儻置蓮花社不敢攢眉向法林

堯峰訪儲禪師

肩輿指上方山色迴蒼蒼偶作逃名客頻遊選佛場臘隨雙樹老法繼一花長觸背從前話何妨更舉揚

興福塘

檥櫂春谿上尋幽歷數郵從橫芳草陌高下夕陽門社後雞豚減花時薺麥緐墊翁頭已白未識市塵譁

自雞窠嶺至天池

又踰前嶺去幽勝轉難窮灌木啼搏黍清池聚活東人煙淡竹裹樵徑綠蕪中吾欲歌招隱須營地一弓

雞窠嶺自嘲二首

雞蔓每穿松腹出葛花都絡石根生行吟纔到山深處已作吳牛望月聲

絕無驚瑰與棲禽怪石崚嶒亂瀠淡仕宦險巇嘗未飽更於此地試登臨

庭中綠萼梅始花二首是時春已半矣

雄蠭雌蝶不勝猜雪壓霜欺緩緩開本與春風相

閒闊今年偏作杏花媒

黃鶯出谷燕登池猶有殘葩一兩枝煙柳露桃皆後進偶然相直豔陽時

遊顧氏廢園

卜築無多日重來已覺荒朽枝黏腹育廢壤穴顛當泉執猶趨沼山形故繞牆可堪金谷序遺墨倍淒涼

寄曰緝

女蠶初浴燕歸時乞得身閑放未遲花徑蓬門春晼晚紙窗竹屋雨淒其病餘每倚過眉杖老去猶

近漫興詩似此風流相憶否一緘蕤報故人知

招周渼紹

籬東叢篠漸擢芽紫萼黃須是處彎偶為求羊開
小徑敢緣孔李齒迴家庭多輭草何妨稽瓮有新
芻不用賒幽興比來思一寫與君談笑日西斜

遲曰緝至

叢竹初生筍𦂶彎漸委落故人敦宿諾儻命一舟
來書札能先報柴荊合暫開傳呼小兒女斟酌醱
春醅

危坐

壄蜨飛飛淵草香綠陰隙處射殘陽不妨危坐籠
雙手媮看營巢海燕忙

舟過鴨腳浜

栁外鶯雛哢好音暫牽畫舫入谿陰棟彎欲放黃
魚美轂雨纔晴綠樹淺才少不堪文字飲興酣那
㦧短長吟麥秋時節須行樂已分功名付陸沈

偶買一舟賦此

收得膠膠擾擾身笭箵蓑笠五湖濵羞為誾舍求
田計擬作浮家泛宅人梅子雨過煙冪冪蘋彎風
起水鱗鱗晚來檥櫂郵南北自鱠銀刀煑綠蓴

納涼二首

衕門兩版拚松風葵扇桃笙偃印中就與劉孫相
闊絕不過令我不三公
科頭企腳向斜陽畦豆盆彎細細香畫省才名抛
擿盡劣能消受北窗涼

旱

荒稜頻仍至餘黎久不堪天心厭吳越物力罄東
南魃鬼驕彌甚龍公臥正酣雩壇空擊鼓兒戲得
毋慙

漫興

小徑疏籬苦未深鼃喧雀鬧巧相侵絕無小小周
防策眞有沾沾自喜心竹簟著風敧枕臥柴門月
色杖藜吟平生識字嬖能幾可要䄍芭載酒尋

游靈巖檥𠱓六首

吳王井

金甃既已殘碧欄復已無宮中井猶爾況此井上
梧寒泉咽不流千年鑑亾吳傳聞景陽宮亦被烟
脂汙

硯池

誰鑿三尺泉涓涓古臺側無人擘彩箋石箭空如

筆爲染墨痕多餘流黝然黑

響屧廊

吳王敞畫棟曾貯越豁女想見笙歌中踏筵舞白紵屧綦竟安在遺阯空煙雨隱隱迷屧聲樵翁自來去

翫花池

吳娃昔愛花繞岸花如錦共蕩木蘭橈香風吹繡袷誰知桃李盡蒲葦汎鳧鴨時有山僧來引泉澆菜甲

西施

竹葦異柔韌河濟殊清渾貞淫各有性孰能究其根越女既妖冶冝類吳宮恩單舸逐鴟夷此事奚足言不見千載後猶然魅王軒

宿山中崇報禪院故爲智積菩薩道場

大士留眞處迢迢翠靄邊歲荒香積儉地勝法鐙懸廢沼迷吳蹟殘碑認宋年挨幽兼問道一宿亦隨緣

游陽山樵硎五首

大石

土垣竄鼯鼠石像蒙荆刺欲覓連句詩殘碑無隻字（有先賢李公貞伯與吳文定公連句刻石爲俗僧所毀）

龍湫

一泓何黝淡游人每動色所恐龍子驚風靁飛白日

晉柏

脩柯不知年疑有鬼神守至今龍蟠處苔文尚左紐

岳園（岳名岱字東伯嘉靖間隱居於此其園脩竹萬挺春時生筍甲吳下）

數易荒園主泉枯竹已彎居人談舊事猶指隱君家

亂竹侵茅屋荒蒲裹墨池山翁著書處應只老僧知

題佛印燒豬圖爲子瞻解嘲二首

慙媿闍黎用意烹老饕坐覺慰平生菜邊肉食眞禪味何似佗時玉糝羹

任罷柴頭火候前坐中談笑各欣然也知不少鹽和醬冝羨諸方五味禪

示吳廣升子與吳氏有中表親

浪迹南邨白髮新叩門喜直社中人已將孔李誇文籍併俗劉盧敘世親談折松枝麤竖義飲傾竹

棄暫留春君如好事能還往未必雲亭遂厭頻

蚤衰

文藝歸糟粕聲名任陸沈蚤衰常病肺多難每驚
心緣砌拳開劇當門葉落深餘生似麋鹿至竟戀
長林

歲暮樵唱十二首

翁謁告以來杜門謝客久矣燕居之暇所
著詩文甚夥祕不示人人皆以持己太峻
望翁而翁處之自若也旦齡往見獨延入
寢室手授樵唱十二章顧謂曰未能免俗

聊以代辛亥除夕壬子元旦之作爾會與
長君筠竝侍因共請而剞之學者讀此詩
亦可以想見翁之高懷逸韻矣康熙十年
冬十二月晦日汝南周旦齡謹序

俠少場中氣最雄而今飄泊等秋蓬一雙種菜持
螯手嬾拓藍田數石弓

瓦上新霜點點斑籬門落木擭谿灣試擡頭向西
南望剛露支硎半角山

一兩柴車一釣輪往還多在五湖濵平生骨相元
寒乞領取頭銜是散人

乞得殘骸歲月耍藥罏茶竈鎮常淸少年昏娶中
年宦一笑明明是隔生

紛紛好事屢回車繞徑蓬蒿數尺餘莫道杜門眞
左計要將茶飯了殘書

叢叢蘭蕙方擂萼澹澹茶梅漸著拳春色不隨年
歲倒破寒先到埜人家

柏葉麻稭繞戸新曆頭計日又逢春無才閑卻毛
錐子賸寫桃符儳比鄰

朔吹將闌㓗霧開春前風味亦悠哉韭芽菘甲參
差發蝦虎鮀魚次第來

里俗紛紛須餽歲官符續續要輸倉先生也撥悔
拳信恰與兒曹一例忙

老嬾情懷病廢蹤故應墐戸與支邛如何又被無
生誤賺入山僧祝社中

燒燭初開守歲筵眼中兒女笑相牽乃翁不合時
宜甚猶撚殘須酢瓮邊

風流怕作啾名客文字羞爲賣菜傭環海九州如
許大只愁無處著渠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七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八目錄

古今詩八

鈍翁前後類稾卷八目錄終

古今詩八 盡壬子一歲止

試筆

吾衰猶未甚遇事學兒嬉高下學分徑周遭枳結
籬弄眉湊閤女擁髻後房姬辦得辭春具相攜莫
遣遲

予於苕𦍑書屋後葺一小閤子居之

泥壁苫茅了悠然燕襪中寢應游螳穴幻似入鵝
籠鬃几容雙肘茁除受半弓猶慙病居士丈室出
神通

出游四首

紫萼黃英雨後滋先生行飯步遲遲盡拈學藥供
詩料何異兒曹鬭草時

芳非照眼遠如許魚鳥親人亦自佳老子於此興
不淺急營桐帽雙㩐鞵

紛紛羅綺鬧山寺續續笙歌鬧水瀕闌舫筍輿游
隊裏可堪著我白頭人

強逐春風權酒船自憐顛頓入衰年眼中何限新
桃李彼縱無言也赧然

支硎

正直采蘭辰停橈十字津岸學紛似繡陡草輭於
茵瓦狗泥車市瀏看障褒人相逢不相識隨意各
嬉春 揚鐵崖有嬉春詩

題吳生述哀後二首

書盈故簏墨盈池不見趨庭問寢時試檢白家新
格律最傷心是哭崔兒

玉折珠焚洵可哀何妨嘎噎暫時開天公儻會詩
人意定遣玄夫入夢來

春寒

鳩語太息息春寒媢病翁透支梅子雨橫卷柳條
風遣興詩猶作禁愁酒欲中客嘲都不計麤覺勝
揚雄

病中示客二首

曲脚繩牀木養和終朝示病似維摩殺風景事君
知否剛到學時伏枕多

燮靜每因調息慣得閑兼學鍊形忪濩苓一例都
捐卻免與庸醫試故方

臥起

細雨生寒恰及旬疏簾曲几病中身每遊栩栩蘧
蘧境長學悠悠忽忽人小鳥閱檐疑熟識緜學叅

地似横陳杜門善用平生短消受餘閑又一春

病後游慧慶寺二首

布穀文嘘雨乍晴病身旋覺袷衣輕得閑何處消清晝惟向街南古寺行

宋宋精藍晝不開隔籬飛蜨鎮裵回酴醿勺藥悤悤了猶有山丹待我來

漫興二首

三月柴門氣味幽夕陽澹澹亂雲收飛來社燕方泥屋移得山礬半結樓客到暫籠鈕茶手詩成微掉墊巾頭唾壺談麈捐除盡免使人疑第一流

十九年中歎數奇此身合與退休宜浮沈自慣東西陌來往誰堪大小兒老作齊民差有術病看周易本非凝縱令骨出霜顛茁也勝京塵撲馬時

礬下招客二首

成團胡蜨繞芳非籬落春深客到稀但使故人能叩戶不愁羅雀要驚飛

賴有名礬取次開暫扶縢杖立蒼苔雖然不識揚雄字也望門前好事來

雨中襆興六首 是時將入山訪儲公不果

屋角婦鳩嘘林塢姑惡語天公不好事薄寒釀陰雨已宿名山諸泥滑柰何許吾其爲臥遊往挾壯鄉侶

樹石堯山陽茶筍娃宮下卜居西郭西相距纔一舍日者賦愁霖有車不遑駕何當數往來遂結東林夏

吾窮豈坐詩蓋爲骨相寒仕宦車耳生味少興亦闌絮帽與布裘浩歌自盤桓俗客季不至匆刈當門蘭

體中頗不佳愛檢巾箱藥平生幾兩屐高臥久未著況逢積雨多餘潦壞籬落翳翳李梅陰惟聞鳥聲樂

牀頭數卷書屋腳一弓地未衰得蚤閑行坐頗快意尚受宿業驅斯文恣游戲辟之蟲蝕木非鳴不平事

肉食涸乃公恐非山澤宜薑梅點蒸壺鹽豉下蓴絲山庖足俊味一飽良可期腹吾不負女女勿羨豚膈

仲夏即事

衣裁白紵扇裁紈又見黃梅雨候闌長日好懷惟得句暮年上策是休官文頭瘦竹從杳柱遮眼殘

书約略有塵世窮愁真細事不令輕易入肝端

諸公

諸公臺省方衮衮我獨杜門甘退隱窗間企脚傍
生凉石畔支頭饒覺穩邇來中渴身倦游悄將高
枕銷窮愁車輪有角不可出鄰翁莫笑東家丘

客睡甚美覺而吼之

北窗宋宋寄幽蹤黄鳥無聲綠樹濃已分新詩輕
萬戶要判美睡敵千鍾浦葵越簟羅多將筍簟似
牀穩稱慵自奉暮年諳此味故應忘卻夕陽春

南山有虎行文與也言虎在南山竹鳴鬪故為賦此

南山突兀叢荊棘於菟忽逐腥風出磨牙豎尾如
有神男婦望之爭避匿山魈一腳何伶俜阿紫拜
斗如人形青天陰陰白日晚妖魅羣行無近遠憑
誰傳語白額侯驅除此曹辛勿緩吁嗟乎當路噬
人斯失算

李節婦行節婦王姓為縣聞名士太學先生之孫婦也

笄時白玉釵一折不復完嫁時青銅鏡一破不復
圓妾心如女貞有羨桃李姸弃捐合歡枕夜夜孤
帷眠莫爲無兒憂似續妾夫有弟妾有叔當初撫
叔懷抱中誰料成人繼耕讀力持門戶四十年毁
妝勞面然可憐白日在天光在地其下只有一
顏立孤之難難於死丈夫何如一女子嗚呼丈夫
何如一女子

有客

有客是羊求從容竟日两清娛背馬崗珍味剝雞
頭小飲聊相對玄言必互疇晚涼然快竟大可賦
悲秋

雨中秋葵

倓至苞齊擁衆多色漸淡秾何除雨裏孤徂向陽
心

蜓

蜺出翩翩影須拳粉未匀直饒能速化也是寢中
身

淵明

先生洵是無懷民籃輿往返海江瀕不知黃菊有
何好但認白社無此人雅琴宋宋每挂壁破瓢嚮
嚮惟棲塵風流如許不可作歎息南山山色春

寄曰絅侍御

自君之別已三歲相思終歲不能忘清秋無書鴈
宋宋淡夜有寢雲泫泫紫蟹正佳脂已滿綠尊將

老絲猶長安得輕舟下吳會與儂爛醉離英芻

述事四首

開道銷圩策最良區書圖正很如羊堯山未是黍
人洞一寸桑麻也合量

浹辰霖雨浸田廬又報螽螟訖未除紀異若從尼
父例愁渠殺竹不勝書

快馬鮮衣掉首行紛紛輕薄不知名讀書曾竟蒙
求未枉遺前賢畏後生

白髮邨巫舞綺筵禳灾祈福每讙然冥官饑與人
間別不愛金錢愛紙錢

鑪火

鑪火融融煖餅餌丹丹香糝羹供紫芋輭飯試紅
粱眼倦拋書卷身安減藥囊掀髯定何似跨雀上
惟揚

讀宋人詩六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
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唱得吳歈迥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
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詩印頻提敎外傳入魔入佛總超然放翁已得眉
山髓不解誠齋學謫僊

後邨傲睨四靈閒尚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
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一瓣香歸玉局翁風流羨與少陵同平生不拾江
西唾枉被句牽入社中

燕許名高藝苑中後來臺閣遂爭雄於今翻盡前
賢案未必詩人例坐窮

讀樂天不能忘情吟因反元遺山句二首

俗緣如草剗還生孤負脩齋禮淨名不信杳山居
士達徹瑕恰似賦閒情

底須繾綣作情癡已直鐘鳴漏盡時就使此情忘
不得也難常在老頭皮

寄武曾與州兼示沈周諸君四首

吾友班揚徒聲名忝識甸幕府方急才去逐黔陽
傳息息書檄閒楯鼻磨作硯琴國有若人憯哉莫
能薦

翩翩朱公子折節治古文與世絕少可每言喜御
君相攜從我游雀立於雞羣豈無東南美瑣瑣不
足云

往時灌園圖煙墨濡吳綾作者果誰氏翰林有雲

仍作文與圖也比閩杞蘜荒菘芥獨青青何不歸去來
偕婦師於陵
自我歸東南造門無此士平生六藝學聽者塞其
耳詞賦頗類俳章句極可鄙天未喪斯文勉旃二
三子

題捉筆圖小像二首

墨池清泚硯山蒼獨擁淡衣倚隱橐牛蝨任渠牀
下鬬先生只是著書忙
東塗西抹偶然閒得失妍媸等是閑文家不妨隨
地築讓佗兒輩占名山

又題曳杖圖四首

不著淡衣不褁巾衰年自要齒齊民蠶經禾譜褁
池了東箇山邨置此身
柴門終日掩蒿萊不是行吟不肎開搘大多於江
上鰟絕無一箇似渠歟
聊因典盡解朝衣未便先生蚤見幾四十九年俱
寱耳莫言今是昨爲非
不學長生與苦空一丘一壑偶然中丹青未必能
神似要著新詩寫病翁

宿業

宿業排能懺窮愁不易輕身名同射的心事類縣
旌盡日扃蓬戶終年累藥鐺鈍根多繫著淡媿學
無生是時笏兒病甚故云

茗𢒼書屋閑居二首

無才甘與世相忘塞向支扉亦不妨茶沸竹爐盈
杓水煙橫瓦鼎一銖香簾旌脫落棲寒雀窗紙分
明透夕陽若問些些貧活計的應終日據繩牀
點點霜華兩鬢齊敢如枯木望生稊生涯冷淡三
閒屋食料酸寒百甕齏書爲怕臨難諱拙菜緣慵
算不辭低尋春賴得身猶健屐齒從霑雪後泥

飲寒香齋

法魚糖蟹最鮮新合打頭盤不記巡持耳執栝君
莫畏可能常作獨醒人

游席氏園

其說爲園日經營已不貲丹青金谷序山水輞川
詩壘雀巢修栱私鼃鬧曲池向來行樂地步障復
誰施

茗𢒼書屋前種梅𢒼五首

窄地纔如手掌平願將老伴託衆英癡頑儘被時
賢笑未必梅𢒼也世情

和煙和月漸離披成就幽居一段奇桃杏本爲妖豔客不令闌入竹笆籬宋人小說桃爲妖客杏爲豔客

草未生芽柳未勻一枝横向短垣新不須援取孤山例但愛梅花便可人

東風吹雪點蒼苔喜見南枝滿意開似共幽人有瓜葛隔簾頻送暗香來

籬落曾無駐屐人獨攜濁酒酹花神栝盤草草誰相共吾與梅花迭主賓

題洗馬圖二首

十二閑中汗血駒圉人牽向綠楊渠太平時節無征戰合爲君王駕鼓車

暫拋羈勒夕陽中愛殺城南水草豐千里壯心今已矣莫矜鬣霧與駿風

鈍翁前後類稿卷八終

康熙甲寅秋九月 同里周 靖

錢塘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九目錄

古今詩九

鈍翁前後類稾卷九目錄終

古今詩九 自癸丑歲起至乙卯夏止

五十生辰放歌

有耳何必洗塵埃不到先生耳有齒何必礪利名不挂先生齒先生比來更事多肎愛軒冕嫌煙蘿前春屏居吳市側去秋誓墓吳山阿相羊雞豚郵闤入東西舍籃輿但要諸生扶藤杖每從釋子偕自信前生是地僊來游人世亦偶然洞中丹竈定無恙浩銷雲封五十年

排悶 時方憂荮兒病

竟日擀茅茨昏昏不自支稀疏彎下展屏當席開棊短札猶慵荅淡秳亦強持惟應凭曲几睡足度芳時

自訟五首

經術何如語吏事宦游不及守躬耕從前鑄鐵都成錯猶自高談誑後生

力去陳言方戛戛諆耽俗學亦孜孜高文大冊吾何有一味雕鎸出小詩

楞蒲錦背元人畫金粟箋裘宋版書長物些些捐不得謾言結習已銷除

戲揩赪土泥茶竈閒引清泉滌硯池未得修行半分力此生坐老尚兒癡

酒闌每覺閑情在病退仍嫌妄想頻枉是杜門勤學道雲藍小裘又任身 是歲予生兩男

紅梅

故換風流時世妝施朱裹錦豔斜陽司花大有神通在似試吳兒木石腸

聆猫

火點雙瞳黍染毫紛紛竊齧敢誇豪但伸门脚青氈上已勝牀頭卻鼠刀

書屋襍興三首

忽忽年華逝蕭蕭鬢髮皤虛名防物忌綺語受僧訶戒殺仍捫蝨忘機尚籠鵝老懷頑礦極盡底費礲磨

去官娛晚境屏迹謝芳時愛狎形神影羞評竹肉絲古苔侵石隥細雨漲盆池縱使清狂在狂名抆勝癡

長物元無幾從容位置閒瓜皮鎚色綠蕉葉硯文斑敧枕聊支倦攤書小破閑丁寧兒女輩家事勿相關

偶成三首

耻緣塗祿輕鄉社敢以浮名嚇里豪五品頭銜何足道歸來端不爲緋袍（樂天詩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

挾書倚徙茅檐下著屐巡行菜圃中不羨王公一向樂此身分與觸懷同

市聲隱隱僂蕎徑俗客時時款竹關慙媿身如帶箭雀未能張翅出塵寰

與諸生步西虹橋入鏡水積善二菴

花辰得快晴散策出柴荊港斷呼舟度郵淡綠岸行迎人籬下犬留客栅開篙一笑分僧供茶甘筍味清

積善菴舊有海棠一本花時最爲爛熳今已不復存矣

西虹橋西紛薺麥回首名花已陳迹猩血氍毹錦步障猶有山僧話疇昔似聞玉女司此花怕溺塵俗霑泥沙雀林杜鵑故有例覓歸閬苑傒人家稍稍枯櫱萌短枒曾無十枝五枝發老夫自媿來抆淚不見此花全盛時

料理衙中襍花二首

風日不能妨春生几硯傷羣芳都在眼先憐杏花殤

耎取最繇枝枝枝顏色好惟覺小桃蔫退渠似房老

作字數紙因戲題其後

潑泥硯子南唐款官窰蟾滴儲泉滿小窗棐几足盤桓弱腎幾支綠沈管一丸襍試方與程偶然落紙爲眞行未可汙渠郵姥扇縮蛇縈蚓煩譏訐

寄都門故人二首

一病龐令宿業輕藤牀竹枕拚柴衡故人都在雲霄上誰倩征鴻訪死生

泉石中閒一把茅偶營寑舍結書巢山王自是無音問未必嵇生愛絕交

題書屋壁二首

緜花覆藥欄竟日自盤桓欲掇浮名易能持晚節難蔬盤支歲儉絮帽敵春寒莫覓安心法心閑是處安

陋室容危坐空庭得散行讀書愁易忘燒藥媿無成才盡狂名減心清宿業輕生涯差有味新習祝雞聲

跋友人法書覓賦此

絳揭宗淳化唐臨似右軍猊頭圓𦀓款蛇蚹衲琴
紋援證與舜僻壓𦍩未厭勤欣然銷𣎴日勝策立
朝勳

勺藥歌

豐臺勺藥南地無雙徑一尺高丈餘都人買此不
甚惜狼藉縧枝橫路隅吳門勺藥厚輸直幾與姚
黃魏紫敵朱欄錦障護春風叟將落藥煎酥喫雙
之賤安足論且傾綠酒酹雙神不煩抬出當階
句小謝斯言已覺陳

排悶偶成

愛移松桂刈榛菅飽受餘生一味閑文字敢承唐
宋後命辰猶直斗牛間（予命主在斗廿二度）宦情冷澹甘三
黜丹訣荒唐憶九還蚤晚麤令衣食足便攜家具
老淀山

古今五服考異成志感

經術慙迂闊文章悔琢磨從游非藉湜願學是丘
軻隱几淡湛慣明鐙誦習多此生眞且暮不朽計
如何

嘲客

草堂宋宋倪江梟賴是新知得爾曹老子不爲明
日計且令貰酒質綈袍

光福寺

數折山中寺疏楊閉古槐石幢新刹落金像舊浮
來地與岡身接門臨澗口開老僧頭指點劫火有
殘灰（寺中有浮來大士像又嘗被火灾故云）

今歲連舉兩男口占五首以有子萬事足爲
韻

東家握籌算西家力畎畝自媿傳一經此外絕無
有

懷中一尺強玉雪瑩可喜敢效杜陵翁賦詩誇驥
子

子之材不材相距或千萬但願保丘壠歲時酒麥
飯

學者闚聖門勉旃非易事三復弟子職下學從此
始

平生負荷心所患力不足而其跨而翁長大毋碌
碌

偶成三首

少時作意學雕蟲棘句鉤章苦未工慙媿王公酒
盧賦不堪攙入語林中

無名何必要逃名洗竹澆花分外清吾我周旋今
己久只應揮手遣諸生
自分文窮學復窮判無翔鵝共磨礱何郎殘客吾
羞對傳語應門五尺童

意猶未盡更賦二首

鍼管相隨不下牀壓金結繡歲時忙清歌一曲雙
垂手惟羨佗家舞袞長
口脂澹澹翠纖纖嬾啓朱扉卷晝簾無限市門年
少女如何刻畫到無鹽

荅曰紼書重訂來春見訪之約

一自魂銷青綺門屢煩書札寓殷勤此身所幸猶
強健或可明年復見君

得壄鳧湖蟹具饌作

淡秋風物好小婦職砧刀肥胒麤空雁尖團薄帶
糟長胥供輭飯短水具新醪郿人釀酒以醇者爲短水未負便
便腹摩挲老典豪

遣典

身心麤易理門戶頗難持健似方孫日貧於未仕
時文章充事業花月算家貲吾自周旋我寧邀世
俗知

偶作行吟聲吟成不勝慨何人識此翁詩外有真
在

襍典二首

和神枕上鄉兒立耳中國默存一室間幻化在頃
刻此石乃作羊擲米乃作丹此是小伎倆一笑何
足言
天上多至尊願作人間游餐松茹黃獨度此五百
秋章服裹行尸粉黛綴白骨此翁鵷鶵心寄語莫
相嚇

感物六首

燕麥頗翩翩馬蘭亦嬌姹小草劇可憐寄人籬落
下
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物性各有偏此豐彼乃
嗇
古木附陵苕敗垣縈薜荔物類喜攀援孤立良非
易
鳩聲卜雨暘鼃聲占旱潦蠢哉之二蟲自謂知天
道
楂楂爭鵲讙紛紛鬭蝨聚所得能幾何賈勇乃如
許

蜡蜋捕鳴蜩蠁蠁網飛騷昆蟲何足道嘅哉人食
人

光福鎮

春寒布穀喚撥步向邨隄雨過泉聲急煙凝柳色
低湖魚論斗換墪蕈滿筐提稍待楊梅熟挐舟入
崦西

霖雨

浹辰霖雨甚旁午檄書怴家國憂方大山林與校
長柬身新竹杖抖擻舊荷裳或可逃名氏蕭然與
世忘

冒雨自相城至四涇

極望水悠悠炊煙逐水流鳧鷖爭喜雨荷芰最宜
秋繞岸修殘塌當門繫小舟此中營卜築何啻似
淋瀝

輓貞毅先生二首

聖世推遺逸宗邦卬直臣餘生猶許國萬死季全
身迍膺吳門市輀車宛水瀕自憖生技晚未作受
經人
北闕瞻應遠東萊去耍難家隨蓱梗寄心向蕨薇
安諫疏先年草銘旌故國官敬亭何處是雲樹共
迷漫

送友人從軍

出佐戎機苔　廟謨儒官差勝長千夫檄書隊裏
文章別刀斗聲中膽氣麤髀肉好禁驃褭未胥圖
全稱裲襠無祇緣才大名方蟣不得多年任五湖

題聽松堂

松身何夭矯每作蚪龍形松鬣何青蒼數偕冰雪
爭松脂大如斗服餌能長生松蕚釀為酒未熟先
芳馨解后蒼顏叟李梅安足稱隱君種松者獨愛
松鬧聲竹屋施紙窗旁有一榻橫坐臥於其前耳

根幽且淸或如八籟發細韻笙竽箏或如落澗泉
佩環響淙琤或如龘亂蟬或如引喚鶯或如怒濤
上或如急雨傾或倪厭厚地或卬排空冥踞石頗
偃蹇衝風劇崢嶸松聲亦偶然夫豈鳴不平一聽
形影寀再聽神魂輕愈久愈悠然悅在空山聆時
時襍吟嘯若共松唱賡敝廬面西郭市囂屢相攖
頗得四小松結此歲晏盟中庭僅衰丈移植何由
成定當挈棊簟屐步敲柴荊就君松陰下一笑袪
俗情前榮洗尊酌別屋支茶鐺與松成三友來往
無期程君其季許我徑埽苔蘚迎

爲蘭兒作二首

涉世嬰孚老成人忿女難笑呢俱嫵媚牽抱鎮盤
桓冒雨擎荷蓋簪花鬧藥欄嬌癡無不可微遣慕

懷寬

餘生飄泊似浮查綠鬢無多白髮賒猶牽孫會今
有主眼中看抱兩啞鴉越人以嬰兒爲啞鴉見陳唐卿長翁集

鴉鵲

鴉鳴未必禍鵲噪未必福兒童愛鵲惜羣鴉驅鴉
使飛施鵲粟楂楂嘎嘎偶爾逢愛惜牽勿隨兒童
君不見人間毀譽亦如此嗤笑紛然何足齒容齋二筆前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今吳俗猶然

哭筠兒四首

邇來筋力漸摧頹消受惟須土一坏歎息暮年無
壯子異時誰送紙錢灰

後堂彭戴枉相親惟有家兒所受眞今日六經成
倚閣更將樸學付何人

隱居頗覺山川邃著述尤忻歲月深孟曜揚烏俱
夙別斷無一箇與同心

情知懷抱尚呱呱瞅眼寬眉絕勝無愼勿羨佗八
九子一雙雛鳳異羣烏

臥病二首

坐設烏皮几牀開綵練屏鍊形支暇日忍辱餞炎
星子今年星限甚惡且攜蓮娑至故云雲射窗櫺白煙縈鼎篆青琴
書都屛閣惟課淨名經

涼風颯颯雨霏霏旋葺南榮墐北扉槁木死灰殊
未莫前塵昨夢故依稀蠨蛸緣服烏占凶吉恥與尸
蟲較是非柳子厚有罵尸蟲文蒲倚紙衾俱好在且容形影
暫相依

題裸畫四首

不辭朱欄與翠茵娛雲疏日護芳塵誰將法錦裁
新樣堆作歐家譜上春

右牡丹

霜藥鮮鮮抱翠莖飛來寒蝶不勝情孤芳老向柔
菅裏似欠高人采落英

右鞠

丹楓零落藕摧殘枯枿疏條繞藥欄何意貫霜方
殺草爛紅如火獨禁寒

右山茶

幽芬未肯讓梅兄泉石中閒位置清怪得風標高
似許西湖廟食是前生山谷詠水仙號山礬是弟梅是兄

右水仙

醉後放筆作醉鄉歌

爺有醉鄉記我則歌醉鄉顛隸醉鄉稱卿翹醉鄉裴醉鄉浩如春日喚風復光人間足憂患到此旋已忘小者遠謗爭大亦絕慾攘門無催科吏籬無吠盜尨不知耕桑艱不識烏菟怵盡室及比鄰熙熙共徜徉孰為阑與臺孰為侯與王孰嗁兒號妻孰鼓瑟吹簧孰射牛以炙孰釆藿以湘孰詩若錢鏗孰天若國殤孰者為俎豆孰者為戈斨以名西山下殉利東陵殉問渠都漠然惟覺歲月長是鄉

僅咫尺舉步入其疆非若求不得雲海迴蒗蒗又非參學比迖鞣丕諸方儻欲往從之但命潔壺觴醉行敧接䍦醉臥倒荷裳魁生不可疏糟丘不可荒吾老是鄉矣慎勿醒而狂

按無功作記謂去中國幾千里乎以為始非習游醉鄉者使果如此則終無問津者矣故歌末及之

讀姑蘇志

偉哉文恪公先代推巨儒登朝號侃侃有志不及攄歸來附立言希韓歐陽蘇聲稱何藉甚碎斗有杓樞當其為此志好古忞楷模經史諸子集下逮齊諧書無往不斸凋期與名山俱及夫既訖工猶不免闕疏魯亥謬魚豕指摘誰云無始知史才難所患近歲兼況彼妄庸子腹笥特區區公然驅煙墨倒置賢與愚一筆復一削敢比陽秋與古人若巨海洋洋眾水趨今人若黃潦一涸無復餘古人若日月明燿燭天衢今人若螢火宵行敝谿渠由今望前古相距奶乃姝曾是弗之卹斯文良可吁我欲殘其成為君付焚如

棲雲卷七首

桂

霜濃細蘂綠幽芳勝麝薰朱坐翠陰中紛紛落衣裓

竹

斜陽瀰疏翠微月寫橫枝少待土膏融來參玉版師

長生井

千年古井欄石樹蘚苔凝餅盎經行處每有厖眉僧

金鯽池

拍檻午齋僧游芳行絲弱策策復堂堂吹波時一
躍

虎阜鐘聲

迢迢白公隄隱隱隆祖塔風吹遠鐘來禪版儼相
荅

西山爽氣

初陽射遠山煙靄之所聚印頰一長吟不辨文竹
拄

佛室

梵宮如化城法相如滿月熒熒長明鐙歷歲鎮不
滅

述夢二首

謫來浮世已經塵憶插金貂侍玉宸剛說似君君不信歲星奎宿復何人齊河旅邸夢予願異予爲客述之或哂其妄故云

願騎一劒謁東皇嬾逐神巫賽禱忙夢嶽三郎蔣茨妹豈多先後作班行此紀予九月望夜夢也

送李推官赴軍前

旌旗獵獵呼朔風銜枚疾丞冰雪中將軍手攜丈二組一戰徑縛蕭老公龍角謹鳴鼉鼓吼脇從螘中求自首馮君草檄諭諸蠻循身千言如犄構

題宗人周士寄生畧後二首

弱質元從掌上擎左家纖綮舊知名可堪嬌女詩成後譜入神弦第四聲樂府神弦歌第四曲爲嬌女詩

秋風秋雨傷孀婿嘗兒春來尤黯然豔陽孚發定何似絕似舊瀟孚可憐

聞先于族弟扶柩歸因哭從父廣州公四首

崎嶇嶺外丞遺孤翦紙招魂仗越巫塊也生歸公歿別宦情方信阿咸無從父曾凋予官情太濃故也

越王臺下草萋萋回首東南萬里迷至竟暮年嘆失策夕陽何限子嶲啼

馳驅塵鞅幾經春朝露浮雲是此身三寸桐棺一抔土向來官職爲何人有張子發者在署中每哦樂天詩妻孥歡娛奴僕飽云云以爲妙落句亦祖此意

扶攜迢遞萬重山滾箐叢篁寸寸艱四十五年駒過隙銘旌兩兒嶠南還先方伯歿於廣南予年七歲

便道過鷹湖恭訪南草先生於學山草堂率爾賦呈三首聊發一笑幷求屬和

豁流凡數轉始得到君家香稻連畦塘碰楊護岸斜邨溪紛紡織湖近足魚蝦稱子來看客椎髻笑語譁

檥榯入柴荆兒曹識姓名何妨供小摘未可殺能
鳴樹薆鉤衣亂豁風惹袂淸時艱身老大暫此慰
平生
生事五湖瀕終年穩寄身種瓜分子母蒔藥記君
臣文筆老逾健文情澹更眞願携農父具來作耦
耕人

鈍翁前後類稾卷九終

同里周　靖
康熙乙卯秋九月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　　詩稾十

堯山樵吼一

吼堯峰三首

不下堂階化已醇荆舒誰見厲車塵三千九百餘
年事未免傳譌誤後人

久厭浮名變幻同揭來卜築亂雲中戴顒何點堪
爲例從此諸峰屬鈍翁

道逢樵翁霜滿顛問渠帝力都茫然老夫住世十
小劫猶記唐家丙子年

舟往堯峰遇雨

橫塘渡口北風起橫山濛濛水雲裏老夫鼓柁西
南游急雨隨風打船尾春鉏插喙栖沙汀蜻蛉援
翅飛從橫風頭潑墨雨脚白阿香隱隱將車行柁
樓濁浪大如許停船暫纜前邨樹獨有漁師不畏
風張颿曳纜湖中去

初買山莊三首

問舍山深處蕭然一徑斜庭陰叢苦竹牆角蔓園
瓜壞棟惟生蠹荒畦每聚鼃耕漁俱在眼真作埜
人家

蟲絲冉冉罥秋槐室有煙煤徑有苔牽得好山當

四面不妨亦帥老夫來

縛帚旋除毿綱淨插籬每護藥苗新老夫到老不
曉事能幾何時作主人

和范鷺公韻

臞儒亦復好樓居每日支頤爽氣餘詩酒久無驅
使分衹判蹤迹溷樵漁

哵山莊二首

水北山南地漁樵竝結鄰歲時仍漢臘風土是堯
民怪石落傍面長松薜裹身不因郵舍僻何以謝
囂塵

茅茨傍墓田見者或疑偎身在人間世家依小有
天斷雲科果樹燒葉試松泉猶恨歸來晚行歌是
暮年

登妙高峰即堯峰絕頂

經年杜門留坎惡小著芒鞵試雙腳偃松半死蒼
薜擁危石將崩壽藤絡蛇谿鳥道何盤盤剛風吹
人毛骨寒階崖疑逢靈鬼劈黑洞或有龍公蟠太
湖一栝水洞庭兩拳石遙望中原大如席九州之
外耍九州登此始知天地窄稽古帝堯安在哉勳
德不滿巢由咍吾曹失意且行樂慎勿三歎浮雲

西北來

鷺公與鈞兒步月有作率爾繼之

微微月上層松頂習習風生遠岫間夜色許佳猶
易辨料應欠女兩人閑

鈞兒料理莊居未竟以二絕句示之

兩架三間屋經營乃爾遲不逢王錄事愁絕草堂
貲

茅舍偏宜僻籬門漸覺幽蕗桃與籠竹應待小詩
求

料理巉畢因置几硯於齋中

埽除一室作行窩挈腳科頭樂事多盆竹數竿微
菴藹硯山三寸小陂陀談玄稍稍揮如意娛疾時
時藉養和婾得少閑差似可不憂歲月易蹉跎

上官有行縣查予名號者究其事則風馬牛
也戲賦二絕

長官飛檄丞荒郵譙沸青山與白雲謝客弃官堪
併案不妨法吏用深文

曾泥蓬萊侍從班十年姓氏墮塵寰而今別授山
人號管領堯峰一抹山

九月八日漫興

山中楓臼繞芋茨郵北郵南僊步遊生也有涯勞
自得歲云將莫復何之逢迎風口酹新篌挨㑭壺
觴慇故知雞白蟹黃滋味美不須鹽豉蒓尊絲

咏山字韻二首

掉首寒泉乳石開輭紅香外暫偷閑此身坐老癡
猶絕不愛功名只愛山
席門蓬戶只三開塊石支牀午寢閑少不如人今
老矣杖量惟合臥淡山

游鍊虛郵中女眞院四首

泠泠飛瀑繞瑣階丹頂僊禽啄碧苔無數桃花齊

著子三千年賺歲星來
蘸水朱扉盡日關藥鑪抛在亂雲閒褒中自有安
期棗煑得胡麻也是閑女冠有碎穀喫棗者故云
身緣殉酒嬀諸眞流落人閒已一塵縱使年年守
都廁也應同是謫僊人
桃花箋膩彩毫輕欲爲飛瓊敘故情一曲遊僊知
愛否不妨飜作步虛聲

游姑蘇臺臺之左一僧廬焉

吳王在時高築臺吳娃一笑相隨來粉絲撲面貲
拭口共唱吳歈舞坐手吳王一去臺已傾酒殘孫
巷空從橫上花泫露使官道胡蜨紛紛拍花老千
年社酒澆鴟夸鼓聲不到夫差祠君不見臺前謚
屬民家地漸有山僧規作寺

由小赤壁過鳳皇池復登山至洗心泉

偶穿微徑出叢繞亂泉行磽确盤紆執瀦淺曲折
聲硯材饒子石山中石可爲硯欒草富靑精廟逐高翔鳳
飜然揭太清

遲張六子不至二首

山石頗詰曲澗芳復蒙茸意行不知處定落蒼耳
中

半嶺亂雲濃下界斜陽晦不見同游人靑山愁獨
對

贈鳳巢及禪師

結巢層石上絕似爲鶖禪每撒縣崖手頻坐入室
拳熟收擔角豆清淪淵心泉若問誅茅日迢迢不
記年

贈熙書記蕉龕則其所命精舍名也

寄止堯山麓悠然與世忘鑪分鄰院火盎乞近郵
植松徑煙凝晚蕉龕雨送涼攢肩吾不敢杖屐小
徜徉

呪蕉龍

蕭然彌勒龕中此數叢犇清陰午餘生寒苞露中擁翳翳礙幽徑披披豁孤石聲闘諒已忘寧嫌疏雨滴

自和山字韻二首

久矣浮沈建禮閒笑渠末路始求閑小樓開作西南向定爲移文怕北山

筆牀茶竈往來閒著述欣逢歲月閑未便置身丘壑了祇緣書自要名山

呪木瓜

木瓜纍纍不可食霜前顏色陵輕寒黄甘陸吉方用事誰家稚女飣几盤偶然充作幽人供硯屏書卷常相共憶曾采入風詩中寄語兒曹莫嘲弄俗有彎木瓜之諺故及之

雨中

前嶺雲已過後嶺雲相續北風吹雨來颯颯灑叢竹試聽竹雞唬唬聲苦於哭

襍詩五首

淒淒颯颯雨兼風松障雲屏衛病翁不問牀頭鬬牛蟻一秋割據睡鄉中

田間蝗澇苦紛紛掛奪安閑守白雲種闢叢根皆

帶力老夫一飯敢忘君

鬢毛老去渾嫌短脉病秋來稍覺蘇未至妨人作樂否堆盤湖蟹配松鱸

老柳枯荷覆綠池夕陽淡處望多時此心已是忘機了只恐沙鷗未備知

芳草輭支櫻竹杖綠蘋穩貼木蘭舟天教此樂偏敦我不作山行即水游

連陰

今日少天氣連陰欲破旬鵓姑呼雨急極易受霜新松塵空頻捉柴車嬾要巾拍浮無不可判此倦游身

閑行四首

門前山色迴蒼蒼松鬣成陰蹁躚芳欲索解人那可得自支桃竹立斜陽

飯罷欣然捫腹行午煙纔斷晚嵐生莫欺老眼昏昏甚每到看山倍覺明

褐裘布帽自由身不羨東華輭土塵麟閣縱然多隙地幾曾畫箇杖藜人

寥落荒谿接故臺藤輿竹杖日來回市無鹽酪邨

無酒不愛看山不到來

予爲諸生時嘗與方𡨧黄君相識今幾三十年矣昨忽以兩絕句見示奬許過當謹和原韻寄上

敢與巢由作等倫偶然乞得未衰身爪疇𣪠望隨時了休社中閒一細民

絕少風流傳異日每多吟眺入新詩城中好事能來否恰直持螯斫鱠時

吼山中雲二首

皺於波縠澹於煙一片亭亭遠岫邊不信剛從膚寸合少焉俄障夕陽天

遙逐龍公上下馳怪渠猶自作霖遲虛空都被糊塗了只在紛紛出岫時

鈍翁前後類藁卷十終

同里周　靖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月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藁卷十一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一 詩稾十一

堯山襍咏二

自胡巷入焦崙

西山山色如環連堯峰一角尤攙天山中松石秀而塋山下李梅幽更妍數家墟落近相接後道曲港前平田出檐高支賣酒望繞岸競尾闌泥船老大卜築山之麓不置廢屋惟卑椽穿渠稍決旁舍潴種竹但引西家鞭朝來解后風日美山紅潤碧俱擧綠歘聲直排煙霧起快步欲鬭蜓蝶先偶遣鄰父泥小飲亦訪社衲談旨禪幅巾行縢絕可喜

路人不識疑爲傴人生忽忽如寄耳底要不朽坐千年不如乞此把茅地陶郇鄭谷師前賢

山郇觀桃荂

歸來三見換春荂淺覺吾生漸有涯名宦平平嘗試計文章草草媿專家窮愁未辦浮家櫂老健寧煩下澤車郇社酒醲風景麗且攜醉步訪桃荂

籬邊種襍荂樹

移植纔三尺何時始作林土鬆宜細雨候煗藉輕陰著藥常嫌晚行根特取淺鄰兒多薄劣翦伐莫相侵

皆山閣

竟日不出戸憑高輿自長谿山供畫木煙霞潤琴牀藥草亭為餧松肪蒸作香兒童報奇事鄰翁欲掎犄

戲贈道者

門前竹石承飛流與世略如風馬牛茯苓作湯芝作脯松醪一醉三千秋飄須純黑顏微紅時時采藥登高峰今年別我泰山去定緣 天子將東封

再贈

清都故有名浪迹到江城頎倩山君守符令社鬼驚擇冠三寸小羽氅數銖輕閒說游諸嶽飛行不計程

乞酒

翛翛竹君穿短徑亭亭石丈倪蒼莕淡山文舊俱無恙惟欠尊前麹秀才

俞熙喜作詩偶至予皆山閣以一絕示之

白雲蒼靄僂長襤縹帶緗枝繚短楹滿眼是詩君會否從來仗境不孤生

予毎蔬食因歷敘山邨所有蔬菜作歌

窮鄉滋味殊不窮邇來自喜山庖豐椶魚散生肯甍裹薄荒逸出鞭須中褚根迸雷蒸紫蕈芳菌黏雨擷芳叢芋魁兼斤頳紅潤蘆菔徑尺光肥鬆白菘如豚狐類鴨試評其美將無同爛蒸何妨著鹽酪作糝未要加葷葱老夫一飽捫此腹欣然徐步邨西東鼈裙鵝蹠渠不羨盲為黃雞白酒頻鄰翁

閑游

山靜水悠悠經行每小留樵牙嘅布穀饒腳蔓牽牛澹澹墟煙直濛濛社雨收誰言少天氣禊事正堪脩

後南山有虎行 今年春虎至兗峰久而未去

有虎有虎南山南爪牙銛利須藍鬖妖狐倀鬼受役使據出雄視何眈眈荼生旗槍竹擱筍邨人采斸相牽引嘯聲一振爭卻奔恐委疲軀窮虎吻安得淬箭施長弓盡殺子母機檻中坐令茶筍利三倍酤酒擊豚娛社公

田家行

前年雨霖憂漂沒屋塌籬傾貧到骨去年徧地飛螽螟了卻官租狀稂粟恰喜今年裘麥新絕無疫癘與災迍田家方醵雞豚社又報前邨虎咥人

書所見

絕憐春漲池叓淺日舒長谿畔横青幭籬陰露茜裳賁餳頻弛擔采菌每盈筐又是祈豁日鄰翁社事忙

縱筆三首

春風乍暄春晝長不游醉鄉即睡鄉任渠訪我已儂去身息雷鳴投石牀

自謂神清氣復清劃然一歗長風生松顛往往有儂者得毋笑我嬰兒聲

六書未講聲與形但將俗筆臨黄庭门分㣲中無一字如何敢錄良常銘

擬登堯峰會雨不果

淙淙澗中流淅淅檐下溜桃𦬆開及旬水至毋乃後一雨滛菜麥鄰鄰共拊手老夫數獨蹇出游每不偶鷓鴣來阻行嚎聲似苦口小飲破餘寒兀坐消清晝海棠不暇惜辛夸尚何有明日雨當止好𧠇肩輿否

書所見

已見詒書蠲舊負又聞奏劄緩新征家家擊鼓賽蠶麥不識長官何姓名

小雨

小雨止還作殘𦬆落叓飛地偏隨𧮪宜土風菲䕃肥樹杪鳩嚎急邨中客到稀幽栖㒒自適一木𦬆雙扉

獨坐草堂欣然有得賦此

曲折籬為徑周遭石纍牆蜓身斑似繡禽古胆於簧攲柳偏饒態殘𦬆叓送香中庭苔隥穩小坐到斜陽

邨路

邨路三叉褋茅檐數尺低浦陶纔上架䕺草已掀泥岡㽞趨平地泉聲落廢隄病餘無一事隨意策枯藜

比屋

比屋是農家桑榆數里斜歲功占社日雨候卜朝霞伐竹緣編葥㴖泉為漚麻齊民書未熟老去發長嗟

幽居

黄鳥為誰鳴幽居愜𥿻情舜𦬆優徑落禹非繞階平老至遭人賤書成被俗輕自慙稀識字猶傾講形聲

崑山吳修齡有書斜予類稿稿字為謬且謂嵩

同蔑莠者死也類稿者類死也未審其說然否故末句及之

飲酒作

東家掘芋魁西家斸山藥叩門相餽遺俾我助桮酌入糝膩且甛戒勿下鹽略牀頭十月白吳下郡酒名其味甚不薄濁醪配嘉蔬可羨居門犢愕哉無好事兩手自醻酢一桮復一桮狂歡猶然作暫回衰病顏牢捉敧斜腳積苦心血枯今宵睡應著

小隱

浣述聊將小隱同堯峰側畔卬牆東紮心託寄煙

雲外習氣銷磨卷帙中漸廢獸歌緣老疾久疏絲竹為期功予二年之中凡遇期服一大小功各二故文都是山王比歎息無人記此翁

稻熟

恰直西風稻熟天肥雞新燒巨螯鮮長官又罷銷圩冊鼓好吳人快活年

草堂

草堂主人久不出屧步堂前幽興賒豆棚籠翠徧生莢桂樹圓陰初著彎繞徑胡蠡每下上辟巢社燕紛讙譁暮年杜門吾事了敢復媼女東西家

上詩藏於先大夫墓左

先子不可作思從地下游風清松謖謖淵曲水悠悠未斲棺三寸先營土一抔彭殤俱逆旅久識此生浮

戲遣二首

閑居何以養衰疲麥作饘餰菜作糜若待　賜金供會飲百年未有乞身時

苦茅架竹最艱難三尺低檐一尺欄儘著墊巾猶有礙可能容女切雲冠

看梅襍詩六首

蹋徧疏蹊逐亂泉不知何似灞橋邊一枝冷蘂斜陽外合與臞儒共得僊

隱隱橫斜繚月明緗衣綽約玉肌清風情的在羣芳上肎逐山礬拔弟兄

杈枒老幹上莓苔彎信風從雪後來擬挈鄰翁相就飲安排且放五分開

打瓦飜盆夜半聲幽人孤負愛彎情梅彎與雨何嫌怨願向東皇乞快晴

刺眼繁彎嫋病翁未妨排日醉春風異時莫笑胸家側溝兆緗梅萬樹中

屏迹山邨是一奇幀新梅萼裹邨屏任渠親故瞋
疏闊不到彎殘不合歸

邨居十六首 并序

予居胡巷頗久其地在堯峰之麓隨所見輒爲絶
句皆實錄也以代竹枝辭可爾

風色微曛日影疏倉庚藏勝迭相呼數家桑柳坐
坐接爲出兩風小撓圖

社酒甘酸社肉肥醉歸爭向道旁嬉一翁迂徑山
邨下獨避前谿略彴危

柴門半掩綠楊新門外呼聲聽未眞出見兒郎誰
繞擔分明寒食賣餳人

水痕高與柳腰齊鳩婦晨呼鸛夜嗁昨雨不逢雖
甲子怱怱修墻築新隄

家家門戶燕泥新恰直頭蠶上簇晨滿樹緋桃壓
落盡楝彎榆莢占殘春

壘嶂回崖數里環松林櫟塢夕陽閒居人分住雲
南北不是樵蘇不往還

一拐扶身兩鬢星紙標略畫卦中形邨人不識羲
文課競指渠儂打瓦靈

誰家小婦出邨行紅絲衫襦倍覺明信手墜彎隨
意插百般嬌花可憐生

巉岈怪石臥雲煙次第堪將甲乙鐫贏得太湖爲
下乘一邨邪許每誰然向以太湖石爲界今則俱尚堯峰矣

終年開館鬧比鄰握齱邨儒據案頻纔識租牛券
中字也將詩句苦撩人

石罅泉香洞壑幽曾無閒客此閒游松陰月曉雀
聲急或有僊人來上頭

谿雨濛濛谿水急參彎荻彎少顏色墊航一葉向
谿橫白鷺飛來箇尾立

屋腳寒蔬帶雨香不妨采擷作羹嘗出泥來服專
車大闌路蕪菁過郄長

雪飛密密復疏疏坳凸高低一例鋪天與雲山都
不辨直疑身世在冰壺

田家餽歲徧比鄰節物雖微意倍眞糗餌粉餈殊
膩輭烏蔆白芋各鮮新

有舟可釣有車巾比歲栖遲朱莫瀕不必苦將名
氏換往來物色斷無人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一終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紀武

類稾卷十一　十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上目錄

堯山樵䂓三

重葺山莊作

過蕉龕

再過女貞院

谿上

梅塢與桃李竝開有感二首

邨口看桃塢

邨居襍興六首

與宗人昭茲游蘇臺因作蘇臺曲五首求和之

歸田

寶雲泉

過廢冢

醉後自和放歌行韻

出游

對酒二首

晚涼

穀兒晬日

秋夜

晚望

柴埸邨二首

遇倫兒盡懐室中所有一笑賦此

與族子家楨游堯峰二首

皆山閣晚眺

期與昭兹出游近邨會風雨不果二首

督墳丁芟松下草

草堂偶成三首

恬羮二首

皆山閣夜坐寄懷聖禪師

張六子不食蟹詩以戲之

山中藥盡而病未已悵然賦此

風雨二首

雨後微寒因過鄰曲有作

七年前與曰綃公勇詒上周益相集京師如豐臺西河沿皆倚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追賦二絶

屢得王十一書賦此寄答

誦偎歌

山中襍興四首

客至

病中蒙元禮見訪堯峰且示詩稾一編賦此

奉贈

與元禮六子步至山脚二首

病起

夜雨

泛谿二首

家人具精糳有感二首

招鄰舍共飲

朱翁子藏書廟并序

讀書臺二首

露坐

兩不如篇

雲

堯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上目録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上　　詩稾十二

堯山襍咏三

重葺山莊作

竹屋茅檐亦快哉中間位置出新栽結籬欲限鄰雞入甃徑愁妨好客來旋濾石泉供茗飲豫培桐樹作琴材暮年自笑怭如許一半童心未肎灰

過蕉龕

禪栖岑寂倪林丘高挂芒鞵政好休移得蕉花使徑長洗殘茶葉繞谿流衰遲我作辭巢燕精進君參露地牛望望刹竿知不遠縱無新社亦來游

再過女眞院

側對青山面綠谿七星幡矗畫橋西桃花依舊千千樹句引劉郎不遣迷

谿上

故交無復款柴荊冷落棊匳與酒鎗昨夜雨過谿水漲一羣鷗鳥獨尋盟

梅花與桃李並開有感二首

悤悤又過禁煙晨枝北依然點綴春物論兢趨紅紫豔此花眞箇作陳人

一枝冷澹映斜陽欲與緐花並鬭香桃李不言誰解笑都忘渠是丈人行

邨口看桃花

山中十日九苦雨黃鸝無聲綠鳩語鉤簾忽見亂山晴整頓芒鞵蹋花去楊柳橋西谿水長吹花風起水生香欲知前面花多少一簇紅雲擁夕陽

邨居襍興六首

虛名逐宦游俳語戕文賦負負無可言儒冠解相誤

堯山幾疊屏秀色如五老中有尻肩人傴僂曹屢書考

寫酒鴨頭杓焚香鶴尾鑪相依巻耐久勝女故交無

苦貴造畢羅槐芽下冷淘傻傻五經腹久矣謝腝膝

穿籬鉏藥草縛竹引丹泉底要梯僊國山居即洞天

肉芝肥似掌石髓美如漿自分僊緣熟今年定得嘗

與宗人昭玆游蘇臺因作蘇臺曲五首求和之

儂住蘇臺第門前種楊柳絲縷復絲條解縮春風
否
曲徑餘香盡廢臺故址今居人園社火惟賽子胥
祠
自蔵西施去空山不復春至今臺下女羞效館娃
顰
樹古鼯穿穴榛深雀作巢荅年歌舞地無那夠宮
多
莫唱蘇臺曲蘇臺幾許愁荒第凝露曉樹葉墜風
秋

歸田

試將朝市較林泉得失分明莫悵然吏牒何如書
繞架官衫未勝褐裘緜螺雛侍立當胥史榆莢飛
來算俸錢若使宦游身便老也應追悔不歸田

寶雲泉

印滴懸崖倪蔭松每生雲氣接諸峰一泓淥淨無
三尺誰信中間有伏龍

過廢冢

鑿露歌成閱幾時前塵昨夢足齋咨草生已沒牛
眠地松老都焚雀蹋枝零落百年泉下骨摧殘三
尺道旁碑紙錢麥飯俱無分不審流傳姓氏誰

醉後自和放歌行韻

雨聲漸漸風颼颼杜門隱几生煩憂見曹丕假杏
第發對第不飲第亦愁古云濁醪有妙理又聞醉
鄉風土如畏壘一尊自壽兼屬君喚作酒狂吾不
悔吾不願驅車直上黃金臺亦不願泛舟入海尋
蓬萊但願第前置酒三百斛徑拉酒徒相往來

出游

布韈青鞵策蹇良不嬉里社即邨莊燈無昏嫁終
年累似有山林一日長減去藥囊知老健句除酒

戶爲醒狂酴醾芍藥春無恙且與游蠭巧鬪忙

對酒二首

泡影由來是此身可堪重蹋軟紅塵上書羞學妄
男子對酒愛呼中聖人落到酴醾春去盡喚殘鶗
鴂雨來頻不妨攙入雞豚社暫作耕田鑿井民
莫向尊前話答游不成歡笑只應愁宦途尼似黃
楊閏年鬢衰如白草秋察舊姓名疏易忘省人書
札嬾難修惟逢漉酒持螯日差比時賢勝一籌

晚涼

足跣頭科萬事空羲皇以上略相同礎根漸潤先

山雨尖脚纔生欲釀風白蛺蜨倆芳草畔紅蜻蛉
戲溺彎中晚涼滋味能專享莫怪吳兒忘此翁

殺兒昨日

我生因多難頗受憂患壓飄零竟何之辟若風中
葉壯歲遊同衾井臼莫能攝粹年失主器每懼烝
嘗闕卒有兩少男秀眉玉兩頰悅須腰爭嬉覓褒
各夸捷庶幾君子澤奕世猶未竭紫爵塗女囪桃
彎賴女曆比來門戶衰需女光隽闕虎兒雄碩盼
驥子快馳突印希巖廊人勳業攀鱗甲俛羞田舍
兒生埋數鵝鴨軍中丞檄書殿上給筆札不然三

千犢草向金閨謁謹勿效郎罷蹉跎生白髮荷鋤
空山中但訪黃獨掘

秋夜

蕭蕭涼候至新雨開新晴月作彎弓側河當射角
明水螢光不定林鳥意多驚行坐貪清夜中單漸
覺輕

晚望

握手從容步屧延夕陽影裏望移時峰攢怪怪奇
奇石松偃高高下下枝禪悅卒逢鄰衲印名銜羞
遣俗人知明朝準踐登臨約淵碧山紅恰及期

柴場邨二首

樵徑緣山麓人煙面夕陽覆檐茅代瓦度水木為
梁架上豆彎紫牆隅柿實黃卜居當世世最僂守
農桑

莫訝嬉游急吾生因有涯帶雲頻斸石遇雨恰移
彎聚落三家少槲松數里斜鄰僧同款語歸路接
栖鴉

遇偷兒盡攘室中所有一笑賦此

客星或可歷災年一室蕭蕭莫悵然祝盜嬾持桑
作匕送窮羞結柳為船餘貲尚辦蒔羹釜長物惟

存覆坐氈二句皆實事豆飯芋魁今卒足匹如元是業
耕田

與族子家楨游堯峰二首

繚白縈青誠驥絕跳珠漱玉每鏗然意行失路徐
尋裏賴有山僧導我前

飆飆去鳥穿煙翠攘攘驚麏竄草萊淵水縈回山
合遝每逢佳處小裵回

背山閣晚眺

小雨初殘後清秋欲盡時草根蛬語急天末鴈飛
遲霜樹老逾豔雲峰寒更奇悠然會心處往往獨

支頤

期與昭茲出游近郵會風雨不果二首見時距立冬僅三日

數里松筠刺空碧千章楓臼著霜明恭年十事九敗意恰欲杖藜風雨生

剛儲游具作閑游底事天公苦見讎伺我一晴何不可忍將風雨破除秋

督墳丁芟松下草

稱松千本僅生枝力課滋培敢遣遲三歎老夫今老矣成陰假蓋見無時

草堂偶成三首

積水穿苔徑橫林對草堂綠蕉偏耐雨烏臼故宜霜默坐常懸拂精思別置牀閑中有忙事試茗撥殘香

數椽疏籬市三間小築寬藥欄扶鬼臼即玉芝也土竈養神丹喜蠟登山屐慵彈挂壁冠勿嫌貧復病賸覺此心安

登科方搜搜送火燮悠悠有地堪埋骨無天可寄愁桑榆身事晚楓柳物華秋何限行吟景湘纍惜未收予已卜壽藏故有第三句

甛羹二首羹糝菘菜芋魁萊菔菁萵爲之不入鹽醯其法自東坡始也

自向溪山理食經不須苦羨五侯鯖小翁家釀厚如酪爛煮畦蔬甛似餳

澹泊中間意味長也知火候要端詳書生例是酸寒甚乞與甛羹一點嘗

皆山閣夜坐寄懷聖禪師

燭彎成燼篆煙微枯坐藤牀擁衲衣世態慣看翻手易塵勞淡覺到頭非杜門憔悴蝸黏壁涉境憂危鳥觸機賴有城東香火社盍裹襆袱合歸依

張六子不食蟹詩以戲之

埜兔肥可羨江鱸鮮可斫要取蟹譜觀相勸烹郭索千郵罷亞如雲屯昨日輸芭朝海神試評尖團誰最美二者風味皆可人小著薑醯計非左俛視魚蝦妹瑣瑣噬君不食意若何食指必搖頤必朶赤玉之盤黃金脂酒酣奚但將螯持君不見過江傖父非書簏僅得彭其貯空腹

山中藥盡而病未已悵然賦此

黃葉如衰面清霜映短須三彭終易制二豎固難砭朿朿收芸帙淡淡下荻簾蔘苓都不屬太息與貧兼

風雨二首

濛濛小雨逐風斜倍遣幽人惜物華悶默病蟬常
抱葉伶俜孤蝶欲辭華輕黃草變籬根色嫩綠苔
凝壁罅芽何事故關情緒切數宵無月掛檐牙
歎息空堂歲月移況逢風雨夜淒其無情木葉辭
叢薄多事蓬蒿拄敗籬累減故應參柏子興闌先
解放楊枝子去冬已放一姬中年哀樂消磨盡一任兒曹
取次知

雨後微寒因過鄰曲有作

漸倒荒籬薪初謝比舍春蠶蠅俱削迹遙蝶小留
蹤亂瀑分千派奇雲斂數峰鄰翁疏闊甚一笑暫
過從

七年前與曰緝公剪貽上周量相集京師如
豐臺西河沿皆偕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
追賦二絕

勺藥陂前賣酒家曾聯車騎醉春華誰知老向空
山裏猶憶豐臺十里華
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時臥酒壚偕問河邊拔
禊柳也應顛頼似人無

屢得王十一書賦此寄答

久矣孤蹤與俗妨敢煩簡札問行藏近縣酒熟聊
長醉舊譜詩殘已健忘泉石清妍供桌几煙霞璀
燦溢巾箱吳儂勝事君知否手植茶梅漸漸長

諭偃歌

有脩衛我足安用薬雀有飯果我腹安用烹熊
蹯賢人作計何太淺歲暮日斜悔應晚豐碑突兀
祕器華相逢奚暇歌拍輓鈍翁於此殊達觀未年
五十投其冠山蝯水鳥互馴狎谿友園公頻往還
但揹枯藤穩晚步或采嫩菽充朝餐亦不知烹鍊
伏火鎔金丹亦不知沐浴華池吞玉泉春華開時
秋月上茶甌棊局常欣然俗腸輕薄凡眼肉若箇
識有斯人賢一朝徑躡禾雲去然後謹呼是諭偃

山中雜興四首

月暈風欲起雲斑霜旋濃五行書未熟占候問邨
農
雞寒每上距牛怒輒磨角一物一性情閑中試商
略
葉落先萎黃蘚枯先黯紫衰至固有端人生亦爾
爾
蝦能幻蜻蛉蠶亦蛻胡蝶問君執尸之變化爾許

捷

客至

讀書舌本乾澆藥體中倦一鎰一椞几聊自弄筆硯門前無足音宋莫亦所患輕舟柳陰來知不遺老賤出肅具冠屨聚鬨丞鸗少頃來鵝楂楂客至果適厰墟落距市遠盤餐猝難辦小鬴閣中蔬爲若具饞餟

病中蒙元禮見訪堯峰且示詩稾一編賦此奉贈

判無佳客款柴關嵇阮風流寤想間只擬曳裾游

上國敢期問字到空山短檠聊與支良夜妙語眞堪發病顏慙媿幽栖多簡略栝盤草草暫相扳元禮自中州歸今將再往故有第三句

與元禮六子步至山腳二首

不煩桃杏逐芳菲霜後横林又一奇二李關荆那辨此儼然摩詰畫中詩

輕紅黰紫亦佳哉處處如將錦纈裁若引悲秋爲故事此中不合有悲來

病起

向道逾數年庶幾嗜欲寡比來少眠食病骨不盈把坐言星限凶醫訶客邪舍刀圭力固綴禱祀策尤下是身等浮雲離合悉爲假不如先自治要使姿心捨形神俱冥忘哀樂兩鎔冶久之漸有得生意尚茍且縱令凋萮柳奉未先狗馬餘齡頗自慶願學支離者

夜雨

宋宋守山郵幽懷莫叟論防嫌牢設棘畏虎蚤關門時傳有虎警樹繞風聲厲檐喧刀影昏夜闌判不寐敧枕聽飄盆

泛谿二首

數里水縈轉景物乃爾清綠蒲間紅蓼點綴谿流

明漁人往市魚柳外一艇横須臾得酒還隱隱櫂歌聲

谿痕不盈尺漾淨甃可涉中有䴔鴨馴飛飛逐輕楫淒風飐岸來葉落枯葦折彌望菸麥䴔沿流獨如雪

家人具精鑿有感二首

炊做香秔白似霜家人先餽老饕嘗五經貯腹元無用未若捐除作飯囊

偶將輭飯沃甜羹舌本甘芳鼻觀清但使明年身

才殁餘生決計委躬耕

招鄰舍共飲

手卓綠玉杖頭敵白接䍠小立方待君君也來何遲孤蟾如鏡明屋角黄粤如栖霞籬落此夕政可談風月佐以一醉殊不惡君不見老夫行年五十一恖恖一萬八千三百日就令百歲已逾半何況期頤之齡不可必獨醒儻復如靈均粤神月姊笑飼人盤盛蔌蔬飣棃栗如此飲具㕘率眞老人若語何諄諄君試聽之姑勿瞋對酒須傾無算爵杜門須愛不訾身

朱翁子藏書廟 并序

俗傳買臣妻投水死與漢書小異今此地有朱氏自言爲買臣後按買臣子山拊官至右扶風豈即故妻所出邪抑非也朱氏亦無知之者矣又有讀書臺在穹窿之麓距廟可二里

讀書牽屬承平時能說春秋言楚辭嚴徐枚馬略相等何意聯翩白玉墀翁來落魄栖巖谷東廂胥鏁取書讀閨中少婦不知我任釆蘼蕪春草綠丈夫變化搏長風不用爲虵用爲龍金章紫綬成底物徑須圖畫甘泉宮此公讀書爲何事但作區區衣繡計驚丞俗吏驕故妻五十之年直兒戲

讀書臺二首

山中習氣未全除便逐嚴徐廁殿廬一語能令英主喜不知所讀定何書

任渠兒女笑迂儒束擔朝朝挾故書未必年來無此客何人物色到樵漁

露坐

蟋蟀初鳴熠燿飛與君露坐啓柴扉月天子朗風娘靜斗覺微涼透袷衣

雨不如篇

我不如王儀曹愛驅煙墨追風騷我不如梁侍御徧參耆宿啗蔬茹 詔恩休沐一事無相攜不待折簡呼金魚池上鶯嚶嚶共携蒲葵藉芳草慈仁寺中粤耍稠酒酣蹴蒼白玉舟自慚不作一錢直惟有談諧略相及聯鑣接茵能幾時歸來又荷田開笠伯勞燕子西復東青春堂堂如轉蓬中原二子無消息獨立斜陽數去鴻

雲

遶隨風腳去駸駸似向中天欲作霖畢竟被風驅遣在莫言出岫是無心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上終

康熙乙卯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下目錄

鈍翁前後類藁卷十二下目錄終

堯山樵唱四

江上

江上人家近草堂強扶衰病步斜陽晴波似鴨淡
沈綠初柳如鵝淺濟黃谿友闌公聊結社旗亭酒
肆暫逢場年來世事諳都盡不問靈氛亦不妨

春晴出游

日濟雲輕旋作晴偶來山脚訪柴荆鷺鷀合率銜
人過吠犬回旋尾客行高下亂峰當戶繞苓丁危
彴向谿橫㕘知一卷農書足悔不從前買犢耕

遣意

上車不落爲著作何妨諸史東高閣解義兩行得
中郎安用上第稱賢良從來窮達固有命三至九
卿亦云卒老夫終歲守空山恥向長安求捷徑樹
皮作冠布作袍一聲清歗殊足豪功名聊付北窗
臥意氣直薤南山高君不見此老月食不盡米四
斗區區宦情復何有南史何胤傳吾年五十七月食不盡四斗米何容復有宦情

漫興四首

徧游里社與僧坊醉罍敧斜樵老搘慎勿醬銜前

進士比來誰重甲科郎

蒲柳先秋已覺殘嬾隨北轍丞微官慈仁松樹香
山雪畫作屏風枕上看

索居自分老山郵倉卒今逢客款門區處盤飧無
異味桑蛾竹肉笛雞豚

偶霑薄祿入風塵覓料浮名匪隱淪萬事思量都
是錯佗生莫見宰官身

題僧迎母詩冊三首

已結茅菴宋莫灘偶然行乞爲思親栴檀雕塑元
非佛堂上慈顏是化身

爲送行舟獨悵然墓門丙舍住經年數行老淚坐
坐灑風樹前頭熱紙錢

紛紛車騎丞風塵有母尸饔不暇親今日見師三
歎息儒門何限絕裾人

徐步

兒簡郵筒代短蓑偶然徐步畫橋西斜陽已是無
多了惟有歸禽稱意號

予以家事屬兩兒且作治命數百言示之感
而賦此

薄宦無成負　聖時餘生猶悔乞骸遲功名已讓

羣兒立門戶要須健婦持酒美易禁尊吁態槃盤
難換鏡中絲不妨攜取閑身出昏嫁都忘白一奇

春晚

竹萌鮮嫩蕨芽肥漸覺窮愁解半関日游𢌿房開
復飲風輕燕羽止還飛重尋故篋修紈扇急理新
機換袷衣鄰家偶然邀楚步從容直到夕陽歸

東軒遣興

谿長路復重軒騎絕過從久向空山裏全家占一
峰瀑聲穿澗小𢌿氣覆檐濃自分衰遲極爲農近
亦慵

雨

高梛參差開古槐綠陰淺處鷓鴣哀東山一段雲
如墨撒作廉纖小雨來

述山居襍事二首

遯輿老逾長終朝檢校怄與𢌿經地界代筍設垣
牆窗爲看山徹符因調水藏呼童理荒薉淨訖旋
移牀

小闢蒿開徑寬編竹下籓東荆鋤酒子貸粟飼雞
孫𢌿盡游蹤減林淺宿鳥讙本無騶騎到不是杜
柴門

送春

憶昨微風拂輭塵幾番𢌿信媚人頻海棠欲笑尤
嬌妊谿梛纔眠又欠伸立倚石欄寧厭久行穿籬
援不論巡而今惆悵春歸也豆莢櫻桃另一新

畱客

黃齏白飯午炊遲佳客淹畱坐少時戲蝶翩翾排
闥過鳴鳩馴熟映檐闚語闌復理言前義局罷重
翻敗後棊歲月只須如此了任渠揶揄笑翁癡

臥病山中蒙愚山先生見投茶箋佳貺王貽
上梅耦長兩君子皆已屬和諷𠛊之餘足

當七發未能追倣先寄三首

社後槍旗入籠新憑君少乞敬亭春比來消渴毋
相訶身是江南水厄人

正屬朱櫻綠筍天好鑽槐火試松泉掉頭紗帽風
流甚有著薑鹽一例煎

莫信諸傖比酪漿解清午癓響詩腸竹鑪石銚晴
雲盌不是幽人未合嘗

溽暑

溽暑連朝劇情悰殊未開無風烝苦霧不雨隱輕
雷困頓支詩債艱難措酒材鄰翁獨相念曳策冐

頻來訓張六子

歷數

歷數幽栖事依然習氣長種瓜傍蝕埕丸藥攙鑑
糧舞雯雩翻纈聲耽烏弄賞自憋還自笑恰與道
相妨

甫草自言讀書灌園之樂因次前韻寄三首

五湖迴浩淼龍物之所家吾子栖湖干風雨老屋
斜沈酣六藝籍寧府箋魚蝦門外好事誰惟聞雀
聲譁

學道三十載時賢莫能名大則著爲書次之以詩

鳴印期古作者其風穆如清勿謂知我希庶竢後
聖生
桂以芳自伐象以齒焚身何如遯丘園竊比草土
臣豁毛薦高堂樂我天倫眞干祿亦奚爲卓哉養
志人

遣意二首

藥鑪丹竈冷於冰換骨神方未有徵獨羨淮南僊
術就提攜雞犬亦飛昇
潦水初清木葉衰寥天一抹鴈飛來緋桃緗李千
千樹不遇春風不敢開

顧生有典見過山莊

養痾荒江上索處甘乃迂延緣出草間大半皆谿
漁曉來閒剝啄良友就我廬身非龐德公頗遇諸
葛徐驚喜兩俱有不暇問起居屨我所藏書出我
所著書一談兼一笑頓遣肺病除微嫌市門遠無
物充齋廚何以佐小飲棗實桃梅諸旋煮盎中黍
細剪籬間蔬未敢殺能鳴此戒廿載餘儻能恕我
貧樸被蕪可舒

次韻石門吳孟舉種菜四首

相國何如園父尊天遠雲路不須捫空山大有娛

人處但了殘書咬菜根
細雨隨風整復斜矮黃娭白屢生芽雩開蛺蝶會
爲蠶葉底戲牛別字瓜
籬腳霜莖肥可把架頭風蔓老堪捫斜陽行菜若
巍了大好讀書秋樹根
滿徑黃雩翠葉斜肎容蕭艾濫萌芽蔓菁蘆菔掂
於蜜不要園官屢送瓜

再賦種菜

方畦數畝如棊局嘉蔬離離繞畦綠葵韭葱薤蓼
蘇薑以釆以湘吾願足山中雨多土易滋今年不

葵菜餳時白魚糖蟹雖佳味恥倩門生共議之

孟舉和予種菜詩見寄因次前韻

御筵供自大官局禁臠紅肥上尊綠書生曾厭大
廚珍歸絮吳酸心亦足今上大婚及元日賜廷臣宴臣嘗與其列故云 薺甲松芽雪後滋小摘正直晨炊時須臾下箸
已一飽行飯出門隨所之

松江吳六一丈出王子勤中所繪勺藥黃鸝
索題丞筆五絕句

山家臺榭向來寬何限名花壓藥欄憑仗黃鸝
娟好盲教容易落金丸

朱朱白白兩參差賸許啼鶯占一枝從此梅花書
屋裏四時都作豔陽時六一家有梅花書屋郎眉公徵君故居也

昨日穠花轉眼空斜陽隱隱見賓鴻誰知藕倒楓
凋後收拾餘春在卷中

揮毫恰遇賞心時愛寫脩鍋與折枝記取風流似
摩詰畫中眞有五言詩

步障回廊映綠霞不知紅豔發誰家鈍翁已分逢
萬老喜履丹青見此花

出游諸郡往往抵暮始返

或升兜子或輕舠數里湖山盲憚遙呼我不妨頻
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花綠愛向僧房乞酒熟欣
從里社招扁指餘生知有幾笑言聊復卯今朝

遙送甫草北上二首

輕颿吵吵背冥鴻去泊枯蘆折葦中老病恐無相
見日爲君雙淚灑西風

京花故舊比何如倩爾行人候起居身技稀康今
更懶不曾有與巨源書

期友人出游

短後長鑱了蒔年敢辭拋盡買山錢菟絲吐子思
營窟鼠爲挖腸賴上天架上等身惟卷帙窗中過

眼足雲煙五湖一望無多地準擬花時刺釣船

聞甫草凶問予既爲位以哭明日作四絕句

從來才舉冠羣倫骨相誰知晚最屯太息東南風
土薄江湖不復有斯人

寓哀

皐復難招已逝魂祇留書札數行存交情最與時
賢別敢惜麻衣慟復門

生別何如死別悲可堪宋莫居重帷淚痕點點衰
翁血不爲窮文斷不繼

學識雖長命不長誰司造物過茫茫有人解叩逼

明殿願附青詞問玉皇

山中有懷甫草再輓一首

浹辰分手尚情牽況復音容便眇然著述未登文藝傳風流難覓孝廉船見規苦語曾銘帶投贈奇書屢絕編甫草嘗贈青山堂考索仍用前又贈樂書知我者希今已矣爨桐眞癈伯牙弦

予自推祿命當壽止六十距此僅八年爾戲以一詩紀之

回思昏宦竟茫然但設重屏守數椽頭似嶺雲強半白身如陞柳再三眠漫苓籙後判襄病菘芥肥

時墮老涎已分彭殤皆逆旅不須頻算小行年

山中游僊詞八首

門前澗徑上虛空盡斷塵凡迥不通除是施符兼賣藥偶然身到市廛中

茅屋三間不染塵松風蘿月獨相親空山不要閑錢使點得黃金別贈人

黃精巨勝繞谿生服食多年骨漸輕只恐嫉疑干殺戒杞根如犬不敎烹

端坐繩牀理篆煙擬箋易卦未終篇擲梧畫水兒嬉事弃置神通五百年

三寸葫蘆挂壁端中開絳雪是靈丹佗時白晝升騰去肯待虛空降玉棺

要插金貂侍玉宸暫從福地養閑身人間宰相成何事卻誤盧郎隔兩塵

只種琪花采玉芝此身久矣遣三尸生年甲子都忘了略記羲皇畫卦時

自是僊都降謫身偶來游戲了前因牧豬牽犬皆容易怕作天邊守廁人

客有規予入山者賦答二首

竟攜農具止山坳休社中開締暮文哀樂有情那

易免時方哭甫草動名無福不妨拋圍棊舊埶心慵記丹藥新方手健鈔莎徑華門殊宋莢判將玄白受人嘲

山中風味頗蕭然羞說　先朝執戟年煙笠雨蓑窮活計藥鐺茶臼病神僊檐前只曝堯時日胷次頻憂杞國天但使時清身老健此生甘共細民編

今宵

饕風號北牖快雪壓前檐病久詩材退狂多酒力添爇殘香獸小煨熟芋鴟蹲飽煩關心切今宵樂事兼

閈鄉人有惡子者爲之一笑且作口號自解三首

頭方命薄衆相輕況復支離倦送迎何啻世人皆欲殺比來亦自厭餘生

但招鄰父狎郵童藥裹紋枰放浪中牽甚不須頻指摘楚齊相距馬牛風

掮書瘞硯五湖瀕敢附時賢作後塵枉殺兒曹知姓字老韓同傳也羞人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二下終

康熙丙辰春正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目錄

賦辭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目錄終

賦

枯樹賦并序

有木蘭數本經春不花予見而傷焉遂援筆為枯樹賦其詞曰

榆火啓節葭灰徙管則有奇葩發藻珍木成叢高臨上苑偏出離宮邑映胡姬之肆條縈王孫之驄莫不葳蕤蔽遠菴藹陵空至若石氏之園謝家之墅比嫛婗於東陽同搖落於漢渚乍疑就荒之徑復如半死之樹爾其始也香依玉砌影照璇池葉漸播而猶卷花初發而未齊蜨爭豔兮頻舞烏驚

芳兮亂啼於是狹邪麗質淡閣名姬洞開綱戶並卷羅帷攀長條而舒擥惜落英而斂眉既而生意無幾枯株不揚霜非霣而乍稿飇未摵而先傷豈屈晼之蘭忽逢萎絕而漢宮之桂乃見銷亡或低垂兮零雨或敧臥兮載陽浩隱隱兮凝綠菌亭亭兮吐黃況復離落森蕪荊扉蕭瑟蹉跎落日之旁搖蕩長風之側樵人顧之而盤桓老逢之而歎息嗟乎物無美而不毀時無芳而不淪既修短兮恒換復榮枯兮遞分固天道之必至何一樹之足云

述哀賦并序

吾友吳子弘人既喪錢夫人逾三時矣而哀猶未已予念其情之至為作此賦以述哀命篇賦曰

夫何淑質之連娟兮奄時命之不留遡生年之苶淺兮詫逝日之獨修諒泉塗之匪遙兮願欲返而無由伊託體於名閥兮稟女憲之恪言羨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賢職巾帶以盤恒兮供灑埽而周旋肇辛勤以造厥家兮佐夫子之不逮遭皇天之未悔禍兮羌中道而捐背脊威姑之夢顛兮痛孤孫之伶丁惟夫子之力學兮惜未覩其所成

秋氣憯悽以中人兮又申之以嚴霜懟香草之易零兮反不若眾卉之乘英弃膏沐之麗飾兮倍綺縠之文章徹繡帳之彎組兮塵綮機之流黃彤管紛以弛御兮珠翠柙而在房月泠泠其下鑒兮風淅淅而驟飛牽綮帷之襜襜兮擘靈衣之披披設翫好於几筵兮象生平之極娛想聲容其猶未遠兮怳若靈之來舍嗟君子之多艱兮何倏喪此好仇念空閨之闃寂兮悵獨處而寡儔遡長夜之靡旦兮步櫚楹以躑躅瞻牽牛之獨燿兮聽鳴鴈之

匹游情𦆈絡其若絲兮淚交頤而欲流行久且以返室兮援雅琴於坐側奏黃鵠之遺響兮弦未調而中絕忽舍琴以倚徙兮感良會之永歎羅裯既以虛張兮蘭膏又灼而不輝閒孤思而就枕兮庶寤寐之相依歎年歲之逍遙兮緬同穴以何時亂曰宛彼修嫮美相羊兮作配之子歡未央兮胡然嫶冥前煇光兮如彼文鴛失厥行兮遷化不反紛黿黽兮形影隳絕悵黃昏兮悲愁於邑想生存兮明明日月情難諠兮

醜女賦

姑胥之閒具區之側爰有醜女爲狀甚奇舉世少匹嫫母瘤后庶幾髣髴廣顙雄顏肥皮癡骨鼻蝺口哆蛾濃頷突朱脣凝煤紫肌傅黍兩眸昏昏寡黑多白胥細數圍足纖盈尺立則痀僂行則傾仄含詞將吐薉氣先襲雖極筆舌之形容曾未殫其六七然且不蠶不饁不組不紃既陋且淫不媒呈身袖修袂曳長巾招搖里閭倚徙市門行步所及羣然駭焉雞飛拍拍犬吠狺狺顧猶未喻其醜也而高自擬於妖冶之倫哂先施排夸光抑陽文陵毛嬙偏挑少艾目許神揚如遠如近若迎若將俔影夭態其醜彌章行路畏之褰衣不顧嘲誚竝作笑咍交互年逾三十子焉如故欲男不得訖於蹉暮嗚呼噫嘻此豈未笄之子寡居之婦待聘而往守貞而處者邪於是悄悵陽春芻皇中夜或擁衾以長嘆或撫鏡而微謗既愁歎而貽怨亦羨甚而萌妒語曰美女者惡女之仇良有由也

辭

反招隱辭并序

予居堯峰二年矣客有勸予出者應之曰僕病未能也因作此辭以見志

山高高兮湖之瀰瀰青蒼兮無冬春輕雲兮丹丹淺瀨兮粼粼晝悲吟兮謝豹夕叫嘯兮王孫山中之樹兮有桂紛糾枝兮團葐華開兮華落森宵宏兮歲歲美一人兮顏如華遙卜築兮山之阿葯房兮蘭楝繚之兮薜蘿驂吾駕於層岊兮弭吾節乎深谷酌乳泉以礪齒兮屑雲子以果腹歲將晏兮孰與偕鄰蜼猱兮友麋鹿歎鳳皇之在笯兮與騏驎之受靰曾不如山中之閒宗兮又何羨乎組紱攀桂樹兮幽復幽聊延佇兮樵嬉游吁嗟乎山中兮孰云不可以久留

鍾廣漢哀辭 并序

檇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棄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纚纚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倣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卬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淡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别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illegible]衣矣夫士歿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

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歿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鋭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櫨梨果蓏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鋭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族子處默哀辭 并序

處默諱譔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著於鄉黨不幸中寒疾歿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慟先是予爲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爲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深予數偕處默偃行其間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樵[illegible]之紛[illegible]聽鳴禽之睍睆間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日忽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最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

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褰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益亟成之異日予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視予而笑且曰奈甚益予以遠大則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爲之也所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夭折而頑者鈍者佻且險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殄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歿何也處默頎然長身爲人勃發有英氣及

爲文章亦然予求其所以夭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卒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爲之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蹶足齎遺憾兮泯泯之子南兮羌北游山川兮阻長視飯含兮不可遂眇天末兮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兮姑致歎於彼蒼

鈍翁前後類稿卷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十四目錄

經解一

詩問十四則

鈍翁前後類稿卷十四目錄終

經解一 詩

詩問十四則

風詩始終

問者曰風詩何以始於二南而訖於豳也曰二南周之王業所由成也豳其所肇基也周德而既衰矣次風詩者以文王始之以周公終之思深哉

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問者曰詩果無天子諸侯之辨乎曰然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問者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於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敎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殆不幸幽厲也魯之郊久矣

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魯公以前將倂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倂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於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

風雅正變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麕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爲婦淇澳緇衣之爲君七月之陳王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文王已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已下五十八篇民勞已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既從而美之矣則與於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

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爲正則刺譏之詩爲變也故和平德義之詩爲正則哀傷淫泆之詩爲變也故曰國亦世亦不可拘也必自懿夸訖於陳靈謂之變風變雅毋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之孰正而孰變也不幾於溷與曰視夫善惡美刺而得之矣奚其溷

孔子未嘗删詩

問者曰孔子何詩之删也曰孔子蓋嘗正樂矣而未嘗删詩删詩之説昉於史遷其言不可以據依也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亾失者少

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此説是也問者曰删詩與正樂不同乎曰删之云者削而弃之也正之云者按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謂無相奪倫者也是安得同史遷蓋因論語而誤衛宏又因史記而誤也是以有删詩之説夫孔子之於詩也與春秋無異焉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册而不之去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華六詩有目無詞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删之邪安得尚存此淫泆之詞以啓學者之呶呶或問者曰然則奚爲其有逸詩也曰世之所傳逸詩者或句存而亾其章或章存而亾其篇不得爲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録也太師弗采魯人弗録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正雅

問者曰或謂雅詩無正變者何也曰夫豈獨雅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則是二南不得爲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爲正雅也言正變者蓋自毛氏之學始問者曰孰爲優曰其毛氏乎予嘗考之於禮矣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

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大射所用以爲節也使諸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吾不信也彼説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臆説也是故於毛氏有取焉爾

變風變雅之終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王道陵夷周公名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

於名旻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召公也

詩教

問者曰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三百篇之教其俱若是與曰然然則牆有茨之醜中冓也相鼠之刺無禮也何人斯巷伯之惡讒譖也得無稍甚矣乎奚其厚曰忠愛之至不得已而為是深怨痛疾之詞是其意則美矣是故聖人取其意而不責其詞

二南非繫周公召公

問者曰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何也曰周

名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葢嘗辨之矣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𠵱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名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槩以佗詩繫之二公哉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閒矣不得以周名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邶鄘衛

問者曰邶鄘衛何以得先王風也曰先儒嘗言之矣昔者武王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故三國相與同風然則邶鄘衛之次二南也猶商頌之得次周頌也其諸孔子所以存先代與

風雅之別

問者曰風與雅果何以別也曰國風者民庶所作雅朝廷之詩士大夫所作此先儒所謂風與雅之辨也其詳雖不得而知矣然在雅詩之中有可考者嵩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詩也賓之初筵抑

衛武公詩也巷伯寺人孟子詩也節南山家父詩也其佗如名康公穆公芮伯凡伯仍叔之詩尤不一而足皆非田夫里婦之所能辨也問者曰豳詩半出於周公而繫之以風何與曰此豳風之所以得兼雅頌也七月東山其詞則雅矣頌矣而其音與旨則猶近於塗歌巷謠民庶所作故聖人取之以殿風而先雅頌若曰風雅頌三者之體其悉備於此矣彼鄭氏不知其故而又見周禮籥人有獻豳詩雅頌之文求其說而不得則以七月分屬之夫一篇之詩以前二章為風後六章為雅頌其可

乎一章之詩以前半章爲雅後半章爲頌其又可乎固哉鄭氏之爲詩也何其支離而難通也問者曰然則自漢以來詩之説多矣吾子將奚從曰惟其義不惟其人其義非也雖專門名家號爲經師者弗敢信也其義誠是矣雖諸家之緒論其能無擇而采之與采之諸家而不惟一師之信此吾學詩之指也

聖人錄淫詩

問者曰聖人果錄淫詩與曰然王者之政必自內始周南之風關雎葛覃卷耳也召南之風鵲巢采

蘩也皆女子之賢而率者也正也邶之綠衣日月終風鄘之柏舟衛之碩人皆女子之賢而不率者也正而變也終風柏舟碩人之後於是以淫詩繼之如凱風雄雉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與氓之屬皆是也禮義消亾淫風大作聖人之於詩也首錄女子之詩一或以爲勸一或以爲懲斯其好貞而惡淫也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九夏非周頌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蓋皆有聲而無詞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詞工所諷誦者歌也有聲無詞工所播諸笙管琴瑟鍾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時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一名遏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爲一詩繇遏爲一詩渠爲一詩皆臆説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僭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亦何從知

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楚辭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亾而後春秋作春秋絕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詩不當言毛詩

問者曰詩必屬諸毛氏與曰非也吾嘗聞侍郎李先生之説曰甚哉漢儒之僭也毛氏本爲傳而冠其姓於詩何異治宅者一操斧斤圬墍之勞而曰

此予宅也哉風列國之風雅頌天子諸侯之雅頌孔子作春秋不聞自命爲孔氏之春秋也惟言竊取其義而已矣毛詩之名系義例而倒綱紀其可訓乎善哉斯言世之稱毛詩申詩韓詩者可以息矣

鈍翁前後類藳卷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藳卷十五目錄

經解二

鈍翁前後類藳卷十五目錄終

經解二 易書春秋

易乾之九四論

周易☰乾之☰小畜乾變小畜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彖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无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偪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間爾葢已駸駸有偪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旣爲君位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閒上不上下不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偪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偪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三猶爲憂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有偪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是位者皆可儆然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讒崇伯而不免於羑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召公管蔡而不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倖據是位則其咎之不能无也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湥微而簡奧所謂或躍在淵者欲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者也聖人以爲九四之危疑如此當不俟警誡而後憂懼又以爲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旣然則九四不問可知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世者與吾又嘗考之於霍子孟之受知漢武也以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旣而疎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昌邑王弒許后於是恣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夷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嗟乎子孟雖不及周公而後之論者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爲賢顧身沒未幾覺以不公致禍則由其所據者卽九四偪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幸而據是位其亦幸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无咎也夫

書顧命說

蘇氏論康王之失禮可謂詳矣顧吾猶有疑焉竊以爲顧命與康王之誥此兩篇者皆僞書也何以

言之凡人子之於父母也平居則有問寢視膳之禮疾病則有嘗藥之禮未嘗須臾離父母側也成王彌留之際自公卿百執事而下無不在者而康王親爲元子獨不在王之左右不得與聞顧命何也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何如其迫且切也故吾謂成王既崩雖使康王相距數千里之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擗踊之位者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夫康王既已爲元子矣又安用俗此爲殊異哉

此於經無明文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奠謂奠於殯也言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則諸臣皆得代之也然則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凷之列雖不暇躬行祭咤諸文猶不可謂之非而顧必區區嚌而飲福乎嚌者小祥之禮也故曰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如之何其行此於初喪之日也天子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

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尚復知有倅踊稽顙乎使康王不顧非禮而岸然行之則爲不孝使名公導王於非禮則爲不忠曾謂康王名公而不嫻於忠孝者乎其可疑如此由此言之夫豈徒衮服之失禮而已予故反覆詳究其閒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所僞爲耳或曰今文古文皆有可遽疑其僞乎予曰否彼金縢亦猶是也宋儒固已疑之矣於是遂廣蘇氏之論而爲之說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

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蓋仲子固家之妒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

其爲不肖之討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賵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執日横其謀日滋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抑而馴之也惟羈諸檻阱而稍飫以粱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豎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咎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尊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既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子母者其助桓公以偪隱公爲已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

會者二惡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滋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瑤爭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珙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略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簒弒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於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臯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弒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空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略考史書所載簒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共弒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弒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爲簒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

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予要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鬭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弒其君夷臯之機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鷙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

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執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旣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斂其鋒強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

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辠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辠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邪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旣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偪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憯乎偪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春秋櫕義十二則 幷序

予非能爲春秋學者也中有所見輒摭先儒之說

誌之聊以示鑒戒云

夫人子氏薨 隱二年

子氏者仲子也仲子桓公之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雖歸於我猶未離乎妾也妾何以得稱夫人說者謂惠公縱其邪心欲以仲子爲夫人而立桓公爲世子故隱公攝位將平國而反之桓夫使惠無是心而隱逆揆其未然是誣先君也使有是心而遽成之是納先君於惡也之二者無一可者也故元年不書卽位非賢隱也貶也

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

仲子之殁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爲之築別廟其亦合於禮之變矣而先儒以爲譏何也禮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於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子同生 桓六年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劉氏非之曰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信也詩人信其爲齊侯之甥安有仲尼而反疑之者乎此說是也然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於子同則書其

生於子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泆而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決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其殆深得春秋之旨者與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桓十三年

突之以庶奪適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斯其說亦謬矣夫仲之易置其君也如弈棊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

夫人孫于齊 莊元年

桓公之見戕也文姜與聞乎故故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恥之心焉至於踰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詩猗嗟小序曰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其詞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詩之刺莊公與春秋之絕文姜其義一也家氏曰莊公童穉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由乎考莊公卽位之歲蓋年十有四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僖五年

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於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庸言晉侯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僖十八年

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人弒舍而立齊人又弒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內嬖其禍至於弒四君延四世而始定於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於弒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於文公辛伯有言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葬我小君成風 文五年

君氏隱公之母也春秋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是猶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定姒哀公之母也書曰姒氏卒雖已書葬矣而不書夫人與小君是亦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若僖公之母薨則稱夫

人葬則稱小君與君氏姒氏異矣嗣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亦如之皆僭也呂氏曰自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又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瀆倫易禮無復辨矣蓋歸獄於僖公之詞也然則喪妾母宜如之何曰緦麻之服不赴於同既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廟

仲嬰齊卒 成十五年

此公孫嬰齊也而謂之仲嬰齊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氏曰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也如是則當爲春秋所不予矣何以從其恒詞而無貶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或曰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是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襄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邾 二十年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禫而不縣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予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

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詞而曾子稱莊子爲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於聖若賢之責乎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八年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乎然則陽虎之辠倍於南蒯侯犯者也先儒謂分器重於地聖人賤貨而重命者皆不識孔子墮三都之義而妄爲之說也是故吾無取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二年

至此而衛之亂始極矣假使衛侯輒得國之時能痛哭而號其父曰國吾父之國也如之何其不歸來乎蒯聵又痛哭而辭曰吾得辠於先君不可以復入矣雖入不可以主宗廟奉社稷矣國固子之國也如此則父子相讓父子相讓則輒雖有衞可也蒯聵雖往而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日相尋於干戈輒固不子而蒯聵之失父道甚矣吾未聞父子爭國而不亾者也然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何也蘇氏曰逐之而立其子者靈公也葢逐之是也立其子非也此名亂之道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六目錄

經解三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六　文稾四

經解三 三禮

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絶乎曰如之何而絶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爲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

夫故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貢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爲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葢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

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衞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

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歿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閒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

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槪孝子與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爲大宗之世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枉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願速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

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贍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噫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傅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疑命婦弔大夫義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玄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否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

閫梱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絫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廁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枉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覩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闞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

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悖於禮者也

疑大夫士廟制義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是二說者不同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爲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夺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也祭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汪子曰甚矣宗法之不可復考也吾求諸王制祭法而疑之夫祭法所謂大夫者將繼別子之適子邪抑支子邪繼別子爲大宗而得廟祀太祖則太祖百世不祧者也何以反夺於壇而去之也如支子也則支子不祭孔子曰支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又何有於三而太祖又何有於爲壇而禱乎其可疑一也大宗苟廟祀太祖矣萬一大夫失職而爲士將廢其太祖之廟而爲二乎抑廢其祖之廟而爲二乎抑盡廢其太祖與祖而如王制一廟也夫廢太祖是廢大宗也廢祖廟是失繼祖之義矣二者交何從横渠張氏曰宗子爲士二廟支子爲大夫當三廟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其宗立也如張氏之言

在小宗則得矣若大宗則祭法於宗子既不得廟太祖而支子所立者又曾祖也則太祖之祀終廢也且王制所言三廟一爲太祖是大宗且不得祭曾祖而支子顧得祭邪其可疑二也適士官師度不皆宗子而其所爲二廟一廟者將自立於家邪抑立於宗子之家邪使其果自立於家是二統也且廟制天子已下以奇殺者也士當如王制僅得一廟而祭法何以言適士二也其可疑三也大宗百世不遷而小宗五世則遷者也繼禰之宗或不卽繼祖之宗繼祖之宗或不卽繼曾祖之宗使支

子而爲大夫其祭曾祖祖禰也各於所繼宗子之
家而立廟焉是毋乃紛紛無紀爲已甚乎如立二
祖之廟於繼禰之宗之家則與自立之爲二統也
何以異其可疑四也大宗繼別者無論矣小宗五
世而遷則自繼高祖始繼高祖則當祭高祖而況
高祖以下若曾若祖乎如其不祭又何以得稱五
世之宗也使小宗而祭高祖大宗而爲大夫者廟
數顧加殺焉或及曾或不及曾而止有是理乎其
可疑五也於是後之說者曰王制商禮祭法則周
禮也是一解也或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

也凡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也官師一廟而得
祭其祖庶人祭寢而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
高祖在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哉是又一解也
或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
爲宗子設也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是又一解也
或曰大宗必立太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爲大夫
者立三廟祭及曾失職爲士者立二廟祭及祖蓋
大夫幷太祖廟而四士幷太祖廟而三也是又一
解也或曰支子爲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不必於
宗子之家也蓋廟自爲大夫士立不爲其宗立非

二統也孔子之言傳之者譌而張氏則得其一而
遺其一者也是又一解也汪子曰解者愈繇而疑
者亦愈甚矣古人不作吾安能辨其孰爲是孰爲
非哉吾故曰宗法不可復考也

按家語孔子荅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
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王制非商
禮明矣鄭玄云云當是未見家語耳幷附識於
此

牲體說

肩臂臑三合左右爲六肫骼二合左右爲四正脊

脡脊橫脊三無左右短脅長脅代脅三合左右爲
六此十九體也神俎不用左體侑以下則用之不
合左右此十一體也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
脊長脅二骨短脅此特牲九體也殊左右肩脾爲
四又兩胉一脊合爲七此豚解七體也左肩臂臑
肫骼脊脅此士虞左胖七體也觳折脊脅此接神
及尸三體也以十九體去脾膉加兩觳爲二十一
體者陳用之之說也去兩觳加兩脾者朱子之說
也紫陽方氏謂一牲二十有四體者以十九體加
兩脾兩觳一膉數之爲二十四也秀巖李氏謂三

十有二體者禮心舌載於所俎又腸三胃三又舉肺一祭肺三又以肝從曰炙以燔從曰肉以二十四體加心舌腸胃舉肺祭肺炙肝燔肉數之爲三十二也陳氏禮書李氏三禮辨楊氏儀禮圖方氏古今考其論牲體率多繇詞予約取之如右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愼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宐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爲者祔

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亾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蕝此不根之詞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柰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竝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宐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宐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宐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宐略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叔嫂不通問此叔之爲言對

嫂言之也男子冠而字必曰伯某甫若仲叔季則惟其所當此伯叔之爲言對仲季言之也釋名叔少也幼者稱也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退也葢叔字惟有此二義則諸父不當稱伯叔審矣爾雅謂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妻謂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然則父之舅弟從無去父稱伯叔者也而里俗輒以此呼諸父雖士大夫臨文亦然是夸其父之舅弟使與己同輩行也而可乎先儒有言自兄弟之子不呼諸父爲父則不知敬其

伯叔父矣自伯叔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此誠可以爲鑒者也又按邢昺疏引許氏說文云尗字從上從小𡭊行之小也似遂以叔爲諸父之稱者然今說文無此語不知邢疏何據說文嘗爲徐鉉更定豈鉉知其謬故刪落之邪并附正之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

氏之說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昏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閑之以義猶懼其有槃間投隙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爲不刊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毋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邪茍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而顧使之十五日之閒僅得奉斯須之顏色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諂媚爲容者也霍子孟爲政命宮人皆爲窮絝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夭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爲九人一夕之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曾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內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學之灋以敎九御各帥其屬

類稾卷十六

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邪漢儒好爲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殆不足信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六終

同里周　靖
康熙甲寅冬十月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　文稾五

經解四 喪服

五服皆爲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必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或牡麻絰又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襍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爲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爲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

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制褋說五則

禫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閒也大祥之後閒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

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元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嗣是之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内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參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爲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爲母爲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月

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旁期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

原缺第五、六葉

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葢循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閒喪遇閏

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亾者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爲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葢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

未可遽以爲疑也季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乎得發其臆說如此乎非博者也葢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亾未殯而祖亾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尸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尸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

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襍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

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齊妾緦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妾何從乎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妾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

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娣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旣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敕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爲貴妾緦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緦則衆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緦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惡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

則自挾爲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爲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妾何服曰其祖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祖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既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既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

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爲父族舅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爲母族者也禮絶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俗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即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

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亾則已前母既亾如之何也曰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嚶乎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

者葢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庾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葢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母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

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緦然則

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既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之爲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弈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欲爲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深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絰者非與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爲其師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許文定公喪蒲人王楫衰絰冠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

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也是皆雖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

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
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
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
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
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
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
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
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
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
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
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
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
遂禁其以杖卽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
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

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
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緦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
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緦服者謂釋其衰麻
耳下文祭服云云則猶未敢卽吉也是故吾從三
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
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絰乎
哉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
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
緦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益不失禮之遺意者
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
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
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
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
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

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佗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佗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廁名其閒其始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此一卷及前卷論繼母繼父二篇皆另入古今五服考異第八卷中此處似宜刪去今仍翁原稾手筆以備卷數汪繩武識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八目錄

書一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八　文稾六

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琬聞昔者孔子之以道自任也葢當衰周之時王者之迹既熄學校大壞太師瞽矇之官雖設而不能敎士詩書六藝之籍柷敔鐘鼓琴瑟干羽之具雖存而士亦不能自淑於是孔子起於布衣日夜與其徒講求先王之文推明堯舜以來天人性命之旨以相授受而其徒亦翕然從之然後其道大明當是之時所號爲高第弟子者則有顏閔游夏之屬士大夫之文遊往還者則有晏平仲蘧伯玉左丘明之屬然丘明親受經於孔子及其爲傳猶不免傷敎害義豔富而巫之失以致紛紜詆訶者訖數百年而終未有定則丘明之於道也齟齬不合者多矣而孔子顧有取焉子游之以文學友敎也不及一傳再傳而荀卿氏則已指庛其流敝以爲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者矣葢考其所得不過得道之器數止爾非有與於性命精微也而孔子獨登諸四科之列何也琬於是深歎後之儒者其持論太高其責備太無已而孔子之敎旨八

才如是乎其不可及也使孔子必舉其道以律人則子游固可謂之賤儒而左氏之議論文釆亦必以聞人受戮矣此豈學者之所望哉琬嘗辟之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伐其小者爲楹爲棁爲狙蝯之杙其大者爲棟梁爲賈人富商之櫂旁蓋自拱把已上三圍四圍七圍八圍無不取也亦無不用也惟其取之之術博而用之之途寬故凡天之所生山川之所蓄荊棘芺刺之所蒙翳一遇匠石吾未嘗見有棄材焉使教育人才而得若孔子殆亦學者之良匠師矣今先生從事於聖人

之道致知而力行有年於此學者苟不自放棄孰不褰裳攝裾疾趨先生之門哉顧琬少無鄉曲之譽壯而備官於朝又無王公大人之援引默默退守自度無可表見望先生之門而趑趄畏縮者屢矣不虞先生欲與之相見又欲一觀其所爲襍文蓋眞有意於孔子之教育人才者故敢以其說進伏惟始終造就之幸甚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頋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辱賜荅所以獎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微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狃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心者槪未有

合也故復戚戚然而憂惘惘然而惑以怠憂惑怠三者交幷其距道不逾遠乎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語孟足以當之佗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遡其原也夫當其去陳言闢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敎爲己任亦豈遂沓沓於道者然其中之踳駁疎漏支離而附會者已不爲少矣又況固陋如琬者哉今先生之言曰儒者之學本於天地卬觀俛察無往而非道也是誠然矣然使觀天者止知星辰之躔舍而曰天道盡此察地者止知山

川形執之脈絡而曰地道盡此則是郭璞何承天僧一行之流皆可列於有道之士也先生寧遂許之邪夫惟後之學者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爲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一倡羣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即曰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深於道邪抑猶有豪釐千里是非離合之分也此琬之所不敢安也故願悉心受教於左右伏惟垂察焉

與周處士書

自足下初入京師即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既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胷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且爲之媿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

集中所存皆忸怩媿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闕見是空何如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僕交游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歎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踔卓雄偉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媿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邪告之而不以誠邪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邪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瀕博之學曠達之思迴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連日天雨道路泥濘不得奉教左右竊敢有請也琬下直時稍看禮經經曰內亂不與外難不辟此

言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作亂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實不能無疑考諸春秋如孔父仇牧之事皆詳書而深許之夫齊宋衛三國皆內亂也士大夫殺身之仁與保身之哲必非可臨時決擇者若不與者是邪則孔仇知勇而不知義春秋決不當予若與者是邪則蘧晏爲倖生何以不見譏孔子且禮經獨非聖人之言乎此琬所以疑也孔悝見劫於蒯聵子羔不死而子路死之孔子兩以爲賢琬竊謂人情之所愛莫過於生其捐軀截脰而不惜者爲名在爾今使死與不死均不礙其

賢則一旦多故又安得有奮然忘生者哉後世江徐死逆劭之亂袁劉死蕭道成之亂通鑑略無貶詞盖取春秋遺意也必如禮經所說則漢之孔光揚雄賢於兩龔而齊之褚淵王晏之徒舉可以末減其辠矣此學者所當盡心吾兄深通經傳必能發明聖人之旨幸爲示及不宣

與魏光祿書

琬自去秋以來日夕奔丞郎署無由圭潔候敎於左右自分獲辠之日久矣不意過蒙注存如此琬也何敢自外抑琬嘗聞之矣古之君子欲獻其圭璧文錦必先之以皮帛今琬不能具尺皮束帛以爲禮而徒欲以空言先之則其中之所挾者無圭璧文錦明矣然區區之心猶不能自已故欲采蔬酌醴奉迎玉趾而私自達其固陋焉其在春秋之詩列國卿大夫相見賦小雅瓠葉之詩杜氏以爲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菟首猶願與賓客享之然則琬之所薦者亦如是而已伏惟鑒而許之幸甚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錄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

功於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也斯二者旣具而又能爲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攘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繆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辟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旣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臧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爲異詞

假使無原藏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竄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爲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爲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刻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尚有不合治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栝洒殷勤之歡也平時所以刺譏其文章殆不遺餘力而於此反爲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誠欲吳氏和平其心博大其識往復曲折以得錢之是非所在而徐徐筆之於書則庶乎其無憾矣不

然此書一出必無以服錢之心而杜其口也琬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而錢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乖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然吳氏方用才學自負而琬顧以空疏之智迂闊無當之見剌剌於其側不以爲狂易則以爲輕薄耳度彼所敬事者惟先生一人故不敢陳之於吳而以私於執事其說具在別紙乖微引其端使加改竄是亦朋友之忠告也如有未當乞更疏示

答王進士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乖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

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佗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胷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

任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闕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人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悉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惧顔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治有年矣方欲僭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寄魏光祿書

琬頓首頓首與先生別久矣數從相知處審問近

況終不可得前别時邀約殷勤期以所著詩文時相郵寄不意訖今靳之豈先生自吐其言邪抑有所不屑於琬邪夫書問之往來固未可以一概論也以之競于謁豫人事則不可有以之通相思道學問則不可無蔚州距京師僅五六百里耳然琬與先生音信契闊猶至於如此今琬又將求歸矣萬一馬首東向湲潛陝伏此時山川之閒阻道路之遼絶且有數倍於五六百里者雖欲裁尺一楮以相慰藉尚可得乎哉琬所以不能無望也自别先生已來閑居休沐相識甚少學問無與發明文章無與辨難褒回顧歎益不啻瞽者之失杖而聾者之失相也豈先生能遂恝然於琬邪歲聿云暮急欲知太夫人及先生起居狀故敢輒布區區伏惟垂察琬再拜

與王處士書

琬啓自去河間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閒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篇尤有卓見琬入仕以來數爲利祿所驅雖亦嘗以其餘日有志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

所屏弃不錄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自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襍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交趾相錯袵袂相聯各得猒其所欲而去可謂繇且庶矣然使游閑無資者過之則雖彷徨歎羨於其閒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其識不足以窺古人之微其才不足以逹古人之變而又嘗以簿書役其心往來酬酢勞其力朝誦夕思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彷徨歎羨於衢肆之閒耳是安能猒其所欲哉若先生則不然其識足以

竊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逵古人之變而且名不挂乎仕籍身不至乎國門凡所謂簿書醻酢之類舉皆蕭然擗去故能一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始亦無媿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吝琬旣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徧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至於其才其識俱無足取而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吝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八終

同里周　靖

康熙甲寅冬十月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九目錄

書二

荅陳譪公論文書一

荅陳譪公書二

與計甫草論道書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與米紫來求書贈崔記書

荅吳秀才書

與金秀才書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九目錄終

書二

荅陳讓公論文書一

琬頓首頓首前在劉比部坐中幸得與足下解后既別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爲不減古人然猶未暇詳也既又過計子甫草復稱足下所爲邊大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而性疏且嬾不能摳衣請業自分見絕於左右矣而足下乃從三百里外辱書殷勤中間稱謂過卑儼若後進之爲禮者豈僕所敢當哉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亦思奮其頭角以附東南士大夫之後而器識

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於　朝不習世務數遭轗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秏頭白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足下過采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足下疑僕是也猶幸僕與足下交疏而詃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詆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况佗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徉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

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僊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覈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襍見於中有能如

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并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聞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

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濬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顧舍此不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忽原非所仰望於足下也意者殆僕之陋劣姑欲僭此以少嘗試之邪則僕所不能測知者矣僕過不自量略陳其迂誕之說伏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琬頓首不宣

答陳藹公書二

琬啓前倉卒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畢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茫疑似之間

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濬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濬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

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屈延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荊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

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亾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覯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不工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琬再頓首

與計甫草論道書

昨相見時足下嘗說論語朝聞道一章偬偬未暇往復然不可遂已聊爲足下陳之足下謂孔子所聞者非日用常行五倫之道私心竊有未安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夫道若大路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言也足下亦嘗降心於中庸孟子諸書而潛味其旨乎否也五倫之道非他卽其賦於天爲命稟於

人爲性發於知覺之靈而爲心者也是故聖人之存心存此而已復性則復此而已達天知命亦達此知此而已儻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謂性命於恍惚不可知之地是異端也是淫詞邪說也足下顧引子貢之不可得聞爲證而盛言是道有不傳之祕則幾以佛氏之無法可說與不立語言文字者待聖人矣不知足下將援佛以尊孔子邪抑誣之也朱注之釋不可得聞曰教不躐等其說甚爲易曉而足下弃置不用足下之於朱注也重而習之旣用之以補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

之以舉鄉試而柰何獨悖其說於講學邪夫上之則誣孔子下之則悖朱子無一可者也得非有所陷溺而致然與足下又謂日用常行之道雖下愚亦可與聞當無所俟乎孔子此益誤矣自大道不明而諸子紛紜之學以熾或遯於虛無或鶩於名法或流入於尚同兼愛敢為放言高論以炫惑天下之聰明天下將靡然從之而其佗則又有嚮拳之忠申生之孝荀息之不食言鄉原之徒之廉潔忠信類皆道之所不與者故聖人以聞道為難講之不厭其詳辨之不嫌其審舉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豪釐千里之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後得為聞道孔子之言聞也又豈佛氏之聞熏聞修耳門圓照三昧之說哉足下絫習禪宗宗門之教機鋒義諦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矣愚願足下慎之毋使為知道者所笑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昨與先生偶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相持未定葢先生非詆譏宗門者也直疑之為別傳耳琬不敢復徵禪而願以先生所嘗誦首楞嚴圓覺金剛諸經徵之可乎先生言六根日夜遊乎六塵而不涉六塵諸相即此是性即此是玅明圓心即此是如來第一義諦然則先生之視此六塵也信其實有乎抑信其實無乎抑疑其非有非無乎既已不涉吾知先生之必以為無也楞嚴經云無相則無非無則相今既實有是相矣山河大地六根六塵俱歷歷見前先生又安能悉舉而無之哉就使能之恐其猶不免於頑空者也且六塵即法相亦即非法相不涉六塵即非法相亦即非非法相也若先生之所見所證以之破塵勞有餘矣而欲入佛之清淨智海則不能何則為其滯於是相非相之義也金剛經云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又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是則非法相者正屬如來之所訶而先生顧取之邪葢有所取必有所著無論法相與非法相不當取著即非非法亦無容取著也先生又言眞心如鏡矣心如塵捨去諸矣即眞心在夫心一耳而顧分別眞妄於其閒不益支離矣乎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

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洵如先生所言捨諸妄而去之非息滅妄心乎非了知妄境乎經又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使眞妄有二則如來幾爲誑語矣不眞不實語矣如來說法若醫王治病當其未瘉應病與藥及其既瘉病與藥俱去而先生乃欲執病爲藥得毋失如來方便之意哉古德有云如來說法乍空乍有乍是乍非無一定之言非如來無一定也在學人之了徹與不了徹耳近世士大夫根器勇猛能僭何大事者舍先生其誰琬道眼未明不足取重於先生先生盍求大善知識而決擇之則斯法幸甚

與米紫來求書贈崔記書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託諸鼎彝敦卣之類而傳始皇之罘之篆會稽嶧山之頌託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已後諸凡託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閒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翫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淸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託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玩之物而又自效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埀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愼擇其所託焉今琬學淺而才疏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薾弱不振之憂與薶沒無聞之懼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

能必其果久且遠爲一不幸而所託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翫賞者況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崔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辭薄劣未可以傳思欲託諸顏淸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察而許之幸甚

答吳秀才書

昨辱手教責僕以立名太高意甚懇至此正僕所深望於良師友者不意顧得之足下紬繹再四其何敢怠然又有不能默默者夫僕固東吳之鄙人

而衰宗之孤子也家居無伯仲之助在　朝無卿大夫之援得譴以來旁皇牢落日以彌甚其何名之能爲然而足下見責如此則僕已知其故矣憶僕之方弱冠也腸肥而腦滿氣盛而志銳而又卒得簉迹同人之林數挾其文藝以相角逐當是時也拍張叫號四顧無人頗自謂功名可以戾契致而古人可以步趨隨也於是四方之士亦遂有耳其聲而齒其姓氏者由今思之實不免於好名意者足下詢得僕之故吾而遂云爾乎抑知僕之在今日也鬓白齒搖向之盛者已耗其銳者已挫矣

故欲避名而去之不啻若畏溺之人望舟楫而卻走也雖簿書官守之暇閒嘗從事詩文中然皆嘐貧歎老感慨無聊之意居多此子瞻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僕既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之者也足下試視僕之門可以張雀羅而蔓草且叢生其庭是豈有意於名者哉顧足下猶爲是言夫亦過矣昔張籍責退之不能下氣棻進叔責子瞻不能把臂以示無閒二君子皆諄諄往復不置今足下方在盛年而能直諫如此雖責僕未當竊歎足下之意其所以自待與待僕者豈下古人哉此正僕之所樂聞也必當思所以報足下卒少竢之

與金秀才書

琬啓聞在衙舍中動止康勝甚慰甚慰不審比來有何著作今世類譏文士無用琬嘗思之古人所謂希有難得之物最上莫如麒麟鳳皇是二物者其才不足以任羈絡反不若馬牛之可服馭也其肉不足以充鼎俎反不若雞豕之可亨割也是則二物爲無用而馬牛雞豕之爲有用也審矣然馬牛雞豕之屬什什伍伍靡然成羣或遊於埜或馳於途或栖於塒而豢於牢筴蓋不可勝數惟其育

之易繁而取之易得故遂無鄭重愛惜之者若麒麟鳳皇則不然非盛世不出非聖人不生西漢之時偶一見之詞臣至爲之置對天子至爲之改年抑何見貴尚如此也夫文士亦猶爾矣　國家網羅英傑濟濟蹌蹌錢穀者有之任兵刑者有之運籌帷幄勞神簿牒者有之降而柔而甘言工於揣摩之術者亦間有之而文士獨不概見此何以異於麒麟鳳皇邪琬嘗度吾黨之力不能勝重而致遠其學不能諧世而取容讀書求道積有歲月是固斷爲麒麟鳳皇之無用而不斷爲馬牛雞豕

之有用者也儻又不能稍自奮拔成一家言以附於古聖賢之後則天之生吾將安所置之旣以自勉且欲以勉足下異時　國家修文偃武求所謂禎祥之符以潤色太平若麒麟鳳皇然者非吾與足下而誰久不發狂言矣因足下相知深又似有志於斯文者故晰道一二不宣

鈍翁前後類藁卷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藁卷二十目錄

書三

鈍翁前後類藁卷二十目錄終

書三

與王敬哉先生書

琬少孤失學不能通知先王六藝之旨卒而習爲時文得竊科第叨居郎署之末當此之時氣盛志銳方欲自奮於功名之途猶未暇學也會不數載不卒而横被詿誤左官司城退與胥史爲伍加以文牒簿書之繇奔丞期會之冗自分力不能任當無復振起之日矣而會上官念其文士又哀憐其以非辜被黜稍寬假之以時日然後得從容閉戸

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時憊精疲思作爲文章以求發攄其感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澀陋劣卒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妄枉擯而不錄之列久矣而不謂虛名之得徹左右也伏惟先生年雖至而志益勤位雖尊而德益懋勳名學術載於史書而達於海内士大夫之口此豈後進小生所妄以其非才淺識蹇澀陋劣之文上塵門下之觀覽而裨補其豪末者哉顧先生惓惓懇懇下交不倦誠有合於周詩退不作人孟子樂育英才之義故雖陋劣如琬者亦蒙記憶而見齒其姓氏琬過不自量淺以得出於大賢之門爲喜然而實非其人也竊恐有累先生知人之明與其好士之雅是以逡巡瞻顧且前且卻者數月於此非錢進士中諧復傳述先生之言欲觀其所爲襍文故敢繕寫舊作序傳十篇伏祈賜之教誨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答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昨接手教極論兵餉事宜上述明初設餉司之義次述倪鴻寶先生幷新舊練餉三司爲左右二司

之故謬許琬在部能不辟勞怨誘之使言誠見先生憂勤　國家至意雖家食未嘗頃刻忘也然今之事執大段與往日不同漢堂上所心疑者司屬有敝耳琬未審其獨疑漢司乎抑幷疑滿司也漢司發一議具一稾上不能得諸堂上又不能得諸同官最下不能得諸書辦其亦何敝之敢爲而顧以此疑之亦少過矣所可慮者書辦倚滿司爲城社滿司倚書辦爲囊橐從來爲而本不可破往日正賴先生不惜齒頰與之枝梧耳今則不然漢堂上之於滿司官也執禮甚恭聽其言如嚮今日改

一漢稾而曰唯唯明日改一漢稾而又曰唯唯然則滿司其何所憚而無儆哉琬見自今以往書辦視漢堂上如駢拇視漢司官如贅肬日復一日漢人之權必盡爲書辦所移而不之覺也局而一壞何所底止琬竊痛之過不自料遂不能默默其閒然而猶未敢盡言也言諸司中者什三四而止耳言諸堂上者什一二而止耳顧且羣起而譸焉不以爲愚則以爲狂且姦使琬得盡吐之其受詬當如何也然則先生知琬之不避勞怨而抑知其欲言而不得言者乃更多也今有一司誠不可廢矣

然琬左司官也儻一日言無諱必不但譸爲狂且愚而已必謂琬陰有所不便而陽駕之於公論則是琬乃蠹之魁也夫孰能聽之哉數月已來事孰講張執掌更換戸部之是非利害當事所釐剔者幾何建豎者幾何其於先生所謂提綱挈領爲

國家數千百年之計者未審有當豪毛否也左司既廢琬於歷年存賸兵餉見枉淸査但求潔身寡過而去如先生之言非琬所能及亦非所敢知也伏惟先生垂察

與宗人舟次書

僕雖生而愚劣然嘗以讀書文友爲事矣當其鍵戸而力學也必想見古人於百世之上如聆其謦欬也如接其負劍辟咡也如升堂而與之揖讓也及出門交士大夫或數百里有賢人焉必戒舟車裹糧襆被而從之游或數千里有賢人焉必修音問通介紹以道其殷勤務使不得則必悵然遠望耿耿然於中而不之釋亦所好所慕然也今門下與僕竝生盛世爲同時竝家江海之瀕道里相距無幾焉爲同鄉國固非有百世之久數千里之遥也加以族望竝出新安先大王父參政公舊羅倭

患失其家業而僕起於孤子不暇通知家世淵原之自然竊聞族父老與先宗人之言蓋自元末始遷平江之石塘橋有諱得者嘗從徐中山王下北平得爲蘇州衞官至今賜塋猶在子孫世守焉此僕所知之始祖也其佗不能知者僕不敢加緣飾也然則門下與僕又同出一宗信矣玆者側聞門下嶄然自立以其高潔之姿孤介之行幽棲阨厲之作知名東南爲吾汪氏所希覯此誠僕所欣然執鞭者也夫以門下之賢如此幸而與僕所生之時同所居之鄉又同雖使支派迴別僕猶願推兄

弟之詼結栝酒之歡而稍致區區之慕好況乎澇其淵原又同出於一宗者哉頋懷門下有年而曾不得見一南一北僕不及往門下不及來空其悵然不釋莫甚於此也昨歲得從左嚴季甪兩兄讀門下詩集私心向往之至玆又以門下之命從僕作遊序一篇僕人事多冗勉焉操筆氣餒而詞卑不足取重左右故因季甪之歸復自道述以示僕區區慕好之意不宣

答計甫草書

伏讀手教數過淚爲慺然既又思之竊怪足下自待太輕而所以責望僕者太過也足下嘗誦淵明之詩曰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可謂窮且迫矣然而足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如所云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餒也已矣夫在昔予多師者此亦淵明之詩也足下何不一一反覆之也當淵明之解官而歸衲衣穿結簞瓢屢空然且恬懷得失不以爲戚其爲之醵錢送酒者自王江州顏功曹二人而外益未之有聞也今世公卿大夫如王如顏者尚復有幾而足下概欲求之京師諸貴人固僕所不解也太夫人在堂病婦在室足下歸而偕文

力田亦足以具饘粥資尗水不至若淵明之屢空也顧舍此不事而匍匐數千里外干請求食此雖小節抑聞子瞻有言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即使今世復有王江州顏功曹者出儻一睨足下之匍匐干請必不免於貫應且憎況望其以淵明視甫草也枉尺直尋而利賢者猶不肎爲安有如此而可爲者也此僕所謂自待太輕也僕自左遷以來俛首低氣日夜從事於簿書巡徼卑冗碌碌莫此爲甚又加有無根之謗不可測之禍患辟如含沙伏弩相伺於側方惴惴然自謀之不暇夫何暇爲足下謀也有人於此冒行峻險而忽墜千仞之下未有不卬首號呼以求救者也然而能救之者必其有大力者也又必其身出千仞之上者也又必其持修綆梯巨木者也使數者一之不備則不能救矣今以僕之卑冗如此惴惴不暇自謀如此其去墜者無幾夫固無絕人之力登高俛下之執也無千尋之綆百尺之木之具也雖足下指庯其姓氏而號呼之其能如足下何哉此所謂責望太過而僕不敢受者也方有客在坐略陳其愚未暇縷縷不知足下諒不諒也

荅朱錫鬯書

僕聞之禮曰大夫士相見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今以足下之才籍光匿采於京師此誠僕所願引爲師友而奉教左右者也比者抱病且嬾不克以時祇候顏色辱足下先造其廬又辱屢賜之獎僭顧僕竟不克報洽非主人敬客之義也是㝎見絕左右乃足下終不之絕反拳拳焉以重幣爲贄且屬以先公之誌銘夫固陋闒茸如僕京師士大夫舉皆知之是豈能顯微闡幽爲足下役以發揚孝思之萬一哉然竊嘗有志史學矣每䄂筆伸紙敘錄異人[illegible][illegible]輒矜奮不能自止既讀所示行略淡[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公之人故不敢用不敏爲辭稍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左右至於巡撫某者其人本不足云[illegible][illegible]以書孫男女㝌書矣以足下弟季皆爲人後其子姓不當附見於此故亦不書伏惟少賜矜亮

與錢郎中書

昨接高論頓開聾瞶可勝欣喜然先生微示指趣猶有引而不發之意非所望於先生者也琬媮息世閒逾四十餘歲矣往時攖攖仕路恬不知止近年以來漸覺髮白齒搖精血減耗然後自悔自艾欲求至人之道未始不淡痛其晚也琬竊自謂有遠道之病二亦有近道之資三願得爲先生陳之賦性剛褊與物易忤病一也苦學畑記多言而好辨病二也然而欲摳衣長跪奉教左右者豈琬之不自量哉蓋緣爲諸生時嘗獨行道上遇一方外僧顧視琬久之指示路人曰異哉此子之相相書所謂在形者是也既至京或私於琬曰子神清氣清骨清可以出世又有非之者曰神骨之清有之若其氣則未也然琬私心竊喜是亦稍異於神骨俱濁者矣又始墮地時直紫炁在命垣恰臨命度主上五行家言其人必主孤高慈善道藝之流又自童穉以來屏絕肉食至今數十年矣頗甘澹泊能食糲衣麤故自謂有近道之資三也從來至人之道金丹爲上吐納胎息內視諸術次之導引最下京師方士每多稱說外丹既無一眞者然如琬之爲人雖得受眞方亦嬾不能爲忌不敢爲也惟以年近遲暮宅舍易壞冀求養生之術稍用延年卻病耳卒而得遇先生伏望先生不鄙其愚陋庶幾收之門牆告以要訣來歲決弃官南歸矣郎當

布衣以樵徑入山林執門下埽除之役以終其身
先生儻疑琬頗務名場秘不付授則琬之留滯京
師也歷有年所中閲人事之險阻物情之虞詐知
之已熟而嘗之已備矣雖使褰裳卻避猶慮其不
速也尚何覬覦之有哉此殆可以無疑者也伏祈
先生察琬之誠懇而錄之敢不惟命是聽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illegible]之辱謂古人以
經證史不以史證經[illegible]作不當參以後世事
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籍以

相疇答試舉里塾諸童蒙所怡誦者爲足下言之
季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曾子程子之傳易也
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
之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
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
之於遯之象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
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
老人之定太子爲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
卽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爲證
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皆不出於史乎至於
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佗若胡康侯之傳春秋
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
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
可以爲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
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
詩禮三經爲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
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
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
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閒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
言以爲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

才也雖使僭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
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
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
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卷陋不足以任
之耳足下乞蚤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爲之
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
希賜裁答

與梁曰緝論類稾書

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卽曰禰震川也其未
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某聞之未

嘗心服而首肎也何也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旣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卽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況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蓋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碑諸輿臺

皁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矣況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妾乎娶某而某不之許也今蒙先生云云實爲獎借過當今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己不能淡邈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輩騁是林立某自當於某否邪又某初不解作詩十年以來信口率筆乃與唐人相關近以數詩示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駭詢其故則曰此某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笑

與友人論廣文選書

琬頓首白蒙足下借廣文選一書今奉上者頃撫誦斯編已得其概大率經始於梅國告成於苗江旣無子淵卓爾之才又乏狂簡斐然之采而妄欲評量古人去留任心高下在手其閒得失可略陳之夫相如美人一賦詞取麗逸旨歸雅正雖使盛覽持衡揚雄結撰亦當不假詆訶茲獨以淫褻目之然乎否乎至若充國諸疏歎爲浮泛仲卿樂府傷其鄙俗孝穆旣書序雅才菅安亦詞賦紗手河朔則子昇伯起彼此齊名東南則江總陰鏗後先馳譽莫不筆搖風雨氣溢山川採摭之美於焉觀

止茲則概從吐棄刻削無遺又其甚者蕭梁之作謬歸東晉湘東一書妄署行吾蔑襍良多舛譌已甚所以然者學旣譾劣識復如之故不免冂兀長爲典則收零襍爲瀕博弃珠玭而襲瓦礫舍脊腴而咀創痂大乖新書復睽倖賞誠哉拊掌之餘資覆瓿之長物也琬白

鈍翁前後類藁卷二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論兵餉書金陵本所載不全今悉照翁原稿補入繩武識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一目錄

書四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一目錄終

書四

與歸玄恭書一

昨讀所刻太僕先生集中開頗多抵捂如閤字考宋志三公黃閤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皆作閤字此杜詩黃閤老三字所自出也然謂凡唐宋稱閤老閤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蓋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藝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閤亦可也今足下於閣老不辨而獨謂閤下之閤妄從閣其說甚詳至一百六十餘言字同義異未知何據僕所疑一也書張貞女死事中有梳字改為梭字者竊謂吳人雖富室不聞以金為梭若云銅鐵亦金之屬也梭當以鐵為之則非一弱女子能折明矣且攫其織帨之梭事執似覺稍緩至於攫其頭梳則騷騷相偪不可不加慎措矣蓋金流恐非櫛具或是首飾如近時婦女金挖鬢簪根簪之類不妨傳疑今足下以臆改之紀無佗本可正僕所疑二也何氏先塋碑文元有二篇常熟本乃何烇為進士時求作者崑山本則烇為[illegible][illegible]舉

時續求者篇中故云碑已具未立又云并載前語而銘中黃門云云卽指其為都給事也若欲兩篇俱載則有周益公刻廬陵文集例在若止載常熟本一篇亦當照集中周憲副行狀以小字附錄崑山本全文於後今獨不然其文則選常熟本而於銘又載崑山本一篇之中首尾不相貫穿所云是生黃門等語作何著落不獨太僕有靈未卽首肯亦恐賢從祖輩胡盧地下僕所疑三也卷中如此疑義甚多未易枚舉昔蘇文忠公有愼改竄之戒僕生平守此竊謂字句異同有別本可證而其義兩通者則妄注云一作某大相違反者則妄云一作某非是雖無別本而私心不安者妄云某疑當作某如朱考亭韓文考異僅為盡善非有佗也豈枉前賢遺文不致妄為後生輩所亂庶使好學深思者紬繹而自得之耳狂瞽之言乞賜省覽

又按陸少卿師道有張烈婦詩序言婦嫁汪生之子汪母與羣惡少亂婦恥之姑怒謀令一人強亂婦婦不從殺之予友歸熙甫嘗其節行請予作詩云云詩效焦仲卿樂府體其中有佻達定相侮起攫頭上梳新婦泣且詈還之意指章

梳既汙奴手豈復可親膚寸折摭之地不復顧踟躕等語今全首載錢氏列朝集梳字非梭字此亦一證也附記之

與歸玄恭書二

昨足下與僕辨太僕刻集誤處指示甚悉僕已草草作荅繼而有友人至傳述一葉生之言以爲足下盛怒僕聞之若負芒刺且慙且悔思有以自解於足下足下自謂失之疏略爲過而謂從祖悍然不顧爲故（見來書中）夫賢從祖塗乙太僕之文足下亦塗乙太僕之文（此類難以勝舉）而又刪移其兩篇爲一篇

（何氏先塋碑文是也）立說雖不同而所以塗乙則一也孰爲故孰爲誤有能辨之者否孰爲悍然孰爲非悍然又有能辨之者否竊恐咎繇復生亦不易聽此訟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使僕之言非而足下爲是則議論之譸張學術之紕陋天下後世必有代足下攻僕者足下雖不怒可也使足下是者已什之九矣而或猶有纖豪之隙未經塗墍則僕雖不言天下後世必有言之者人主尚不能監謗足下區區一布衣豈能盡箝士大夫之口哉足下雖怒猶無益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方賢從祖輩下筆之時度其心必不肎退然自省其悖謬也必曰如此則詞優如此則義順亦如足下所謂不可假借者也（見與周漢紹札中略謂辨析文義不可假借）由今觀之詞果優乎義果順乎果當假借乎不當假借乎足下可以少鑑矣足下不肎假借於僕爲直爲諒爲多聞僕所願終身受教者也若不肎假借太僕之文而必欲塗乙之刪移之以自行其臆大乖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道其毋乃失之太敢乎是故願足下無怒也足下於太僕則曾孫也而刪移塗乙其文於賢從祖輩族孫也而醜詆其悍然不顧則皆以爲當然

若僕於足下一故人耳既讀新刻方淺訶足下力攻賢從祖之短而又躬自蹈之思欲成就足下之美不得已稍效一言於左右行止從違惟命是聽顧遽詬之曰戇（又見與周漢紹札中）庸之曰杜撰曰取笑（皆見來書中）炰烋觝觸盛傳道路之口何其不恕之甚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太僕之文天下後世之文非一人一家所得私而有也僕私淑太僕有年寧得辠於足下不欲得辠於太僕語曰有爭氣者勿與辨新刻[illegible]甚多自今以往不敢更攖足下之[illegible]辨證韓文考異例別爲一書孤

行於世耳琬再拜

與周漢紹書一

別後先撰詩集考異已就謹將稾本送去前賢之文固有嫉笑甚於怒罵者元非以嫚罵為極則也僕前札云全集疑義甚多本欲彼觸類以長耳彼初不信今詩集僅四十卷中之一而所疑如此其佗殆可見矣足下試觀之此不獨鍼砭歸氏也亦足為後進不知而妄改之戒觀竟卒即以此本致彼昔柳子厚作非國語而後人遂有非非國語者王充作刺孟而最後又有刺刺孟者儻此考不無

紕繆不妨任彼糾正問學何窮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僕也但不須極罵耳蓋罵即似理屈詞窮故也況僕所力爭者何人之文彼縱不為僕地獨不當少為渠家太僕地邪知之

與周漢紹書二

僕再託致玄恭手札力辨改竄震川集非是彼概置不荅而輒讕詞詬詈又鬬指摘最後札中布衣二字謂僕簡傲而輕彼於是諦諸同人播諸京師士大夫之口則玄恭亦甚陋矣僕淺見鄙儒不能通曉古今請舉邨塾所具諸書為玄恭述之可乎莊子曰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此布衣配公子言也見南華經讓王篇荀卿子曰布衣紃屨之士誠是雖窮閻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此布衣配王公言也見新書富國篇至於仲尼大聖且嘗為魯司寇矣而史遷則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云云遷之行文如此果傚仲尼而輕之邪仲尼可作果憪然見於詞色否邪僕不審玄恭所謫何詞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由僕言之布衣之稱不為不尊不為不重不為不褒且譽也僕原書具在上文偕引人主下文用布

衣比擬正與莊荀文義略同以此繆相推牽使玄恭或跼蹐忸怩而不敢當斯則妄矣而顧謂簡傲彼雖甚陋豈奔走干謁之暇全未寓口諸書乎記有之學然後知不足彼之所以忿然詬詈至於再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學之故與竊願玄恭少留意於學也抑僕又妄加揣摩得毋玄恭開從宦游亦既授有官秩而僕忽忘之邪則僕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來即從事　本朝為郎官為小吏於京師是故祇知　本朝官秩而已若玄恭所歷誠不能知也以此辠僕簡傲又奚逭焉僕知過矣

僕承翁公及孝章先生命久當杜口而猶呶呶然者蓋緣玄恭文游甚廣其聲欬氣執皆足以殺僕不得不自白於足下卒足下代爲事之僕病廢之餘旣闒闌氣又欲惜此殘命放筆一笑

此槀久弃篋衍已不敢出示同人今聞遠近傳某語以爲笑甚至從未見某原書而洶闌燭跋輒有增刪字句僭作談資以獻媚者故復檢此槀付梓至於師文辨亦錄二卷當俟異日刻之以示來世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鈍翁附記

荅從弟論師道書

來書第一段昨與吾兄論師言古者有人師有經師非是則不得謂之師若甚怪乎世之受業而稱師者夫以舉世庸庸之人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通而呶呶然號於人曰師也師也以此論廝之則誠快矣

古人之言師也其詞有重有輕若從其輕則三人之中雖不善者亦爲我師苟從其重則記固有之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雖孟子亦患好爲人師矣僕之說曰非經師人師不得謂之師此從其重者言之也而足下槪以受業兩言釋之將所受者道德之業乎經術之業乎抑止於訓詁章句之業乎使其受道德經術之業則何以異於僕之經師人師之說也如其訓詁章句而已是乃今之學究訓蒙者也二者不同而足下等而齊之何胷中貿貿然不別黑白如此哉

來書第二段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敎之隨其所在而致死焉記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事師心喪三年

足下引經是也然而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

之門人嘗行之考之於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驟施諸學究乎此非獨世之士大夫不能卽足下亦未嘗行也未嘗行之而乃爲大言以自誣僕不敢許也

來書第三段吾不知其所謂師者必其行之修足以訓方型俗必其經之明足以繼絕表微若所謂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乎抑其所受業者皆謂之師也

僕聞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人之貢師如此而行或可以不修經或可以不明乎古之爲士者莫不漸摩乎先王之禮樂而習聞仁義之教未有不修其行者也行之不修是不率教也方移且屛之之不暇而敢於爲人師乎哉益足下所謂受業云云意者專指訓蒙而言之歟予以恕詞疑其行或可以不修而經或可以不明也亦知先王之世無今之訓蒙之師乎方世之治也凡爲士者自幼訖長無日不在於學而先王則因其才器之所至而設官以長養成就之至其所設之官則又士

大夫之賢而有學行者故能使聰明瑰異傑出不羣之材上之可以爲公卿次之可以備任使者舉皆出於學之中其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及其衰也學校漸廢士之有志者往往各自求師於四方而後孔子之門號爲最盛其學者皆心悅而服從之此就養心喪之禮所由昉也當此之時安得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而羣天下之士奔丕向往其門哉足下漸染俗學而不復通知經傳空其言之放僻而不自知也

來書第四段如必其足爲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則行修於一鄉可以爲一鄉之師者于其難也一鄉之人皆爲之致死于其歿也一鄉之人皆爲之心喪矣行修於一國可以爲一國之師者于其難也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于其歿也一國之人皆爲之心喪矣

此一段文義糾纏頗難分曉夫一鄉一國之人有賢者有中材者有愚不肖者而又有百工伎藝之衆不在此列使其行修於一鄉則一鄉之賢者友之中材者師之愚不肖者望而避之矣行修於一國亦然豈有舉一鄉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而服

心喪者乎以此關僕之說而未達僕之指趣何其謬也

來書第五段行之修者莫過於孔子經之明者亦莫過於孔子然其畏於匡也獨疑顏淵之死其後卒於魯國喪三年者門人之外弗聞焉則必其受業而後謂之師也

此一段說孔子甚善然而受業於孔子者受其道德仁義與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旨云爾是固人師經師之祖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百世而

下學者莫不宗之又不當問其受業與否也噫乎孔子之爲師夫亦異乎今人之師矣而可以下喩學究訓蒙者邪假人必於其倫訓蒙非孔子之倫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足下不知何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禮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謂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此皆非受業者也足下以爲必受業者而後謂之師則又非矣

來書第六段韓子云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如斯而已吾謂其言師也最善師以受業也吾所未知而彼知之吾則師之吾所未能而彼能之吾則師之及其既師之也則必終身事之若以其後日之所學遠過於所師之人而遂不謂之師然則是孔子無師也

退之所謂聞道未嘗指訓詁句讀以爲道也其所謂術業未嘗指訓蒙以爲術業也孔子師老聃郯子亦豈僕僕焉爲之就養而服心喪哉雖使終身事之其於禮也必有少殺者矣

來書第七段曹交願受業於孟子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古之受業者皆爲師不惟儒者爲然古者民皆有業以其所業傳之於人謂之師韓子又言之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皆有師是也

曹交欲受業於孟子欲爲堯也欲爲舜也非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習而就孟子以問難者也僕覵爲師者甚重而足下輕弄人以師之名無怪乎鄉翁塾客皆儼然據臯比之坐而自附於孔孟也善哉歐陽氏之言曰後世師法廢壞而今世無師世

無師學者空師經歐之與韓文相若也行相彷也足下引韓之說以張學究之幟則僕請得引歐之說拔其幟而僇之不亦可乎

來書第八段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則是小學亦有師也學記曰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爲師也多矣

禮之外傅如周官樂師之屬是也樂師章曰掌國學之政以敎國子小舞鄭氏引內則云云塾庠序學之師則大夫士是也孔氏引書傳說曰大夫七

十致仕退老而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先王所設之官使得出其學行以教育國中之俊秀非今之學究訓蒙者比也且引經不可以武斷足下盍詳求其首尾而紬繹之學記國有學之下其詞曰比年入學云云繼之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夫學至於化民易俗則受師之益縣矣信乎爲之師者未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也而足下乃比之學究此僕所未喻也

來書第九段安能盡得若經師者若人師者而師之哉

甚矣足下之固陋也由足下言之則是謂天下無經明行修者也士不可益今足下乘舟駕車南不踰浙北不及淮耳目見聞不出四五百里而敢輕量天下之士哉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僕老矣雖不能師之固所爲欣然執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見耳如足下者辟諸莊生所謂埳井之鼃得毋爲識者所笑乎

來書第十段弟嘗與吾兄辨難或繫一事一物或繫一家一鄉所關者小不足深論若夫師道之重則關乎天下萬世恐世之學於人者皆不以其師爲師不容默默已也

師必有道其道不立久矣足下曰關乎天下萬世不可不講也僕亦曰是誠不可不講也足下方爲人師而頗謂凡爲師者不必經之明而行之修其毋乃謙詞與抑誠歉然不足於此也夫鳥獸猶愛其毛羽足下而誠有所不足僕願自今以往日夜

勉強學問益增累其所未修而講求其所未明雖前者或不能無媿而繼是亦可以據臯比而不忝矣又何必肆其呶呶之口曲爲此辨也君子無易由言願足下愼之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一終

同里周 靖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月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二目錄

書五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二　文稾十

書五

與友人論葬服書

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逾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絰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

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啓殯而祖厲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歸不哭是雖用古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與吳虞升論殤服書

昨荷手教兼示述哀述略諸作奉讀數四情辭懇到私心瞿然因草述哀詩序一篇用以奉慰此外竊有所疑不敢不告尊兄其能聽之否邪喪服父

爲適子當爲後者斬衰三年此古之禮也爲長子不杖期此今之禮也爲殤服以次降一等此則古今之通行者也夫既已降其服矣然猶懼窒礙而不可行也又從而別異之曰冠娶不爲殤此禮之變也其所以變之何也殤者不置後不祔廟冠娶則有子矣有子則當爲之祔廟即不卒而無子也又當以兄弟之子爲之後置後祔廟始不可以殤視之也故不殤也然則聖人豈厚於成人而薄於殤者哉明長幼之辨酌人情之宜達之百世而不易是以至於今行之也今令子年纔十五尚不得與於長殤而尊兄儼然服成人之服且大書特書於述略之後以自表槩之琬不知其果何禮也揆諸今則違時考諸古則非先王之制是以私心不能無疑疑而不以告腹誹心議度非尊兄之所取也琬之推服尊兄舊矣非敢放言異論以肆其牴觸也尊兄方以文章品望求知於一時而取信於後世萬一所作述略者流傳四方其中不免有秋豪之瑕纖塵之玷以爲尊兄累保無人焉竊議其後乎此時雖尊兄悔之雖愛尊兄者欲從而掩護覆庇之亦無及矣試與師友如甫草電發輩講求

而急變焉卒甚

答或人論祥禫書一

爲有喪禮請教家禮云再期大祥注不計閏二十五月再期止二十四月而云二十五月者疑是二十五月首一日又大祥後中月而禫注間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二十七月似又在二十七月末一日云云

按禮服所以不計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二年之末不可以稱三年喪也必加至二十五月者其義當亦然蓋小祥十三月大祥二十五月記所謂親

之喪外除先王體仁人孝子不忍變除之意而又
示之以有節故曰二十五月而畢也古者卜日而
祭書儀家禮欲從簡易以便俗故惟禫祭卜日其
佗大小祥皆止用忌日宋儒所謂忌日者當卽來
敎中首一日也禫祭則先一月下旬卜次月上旬
之日不吉則卜次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卜徑用下
旬日矣其日或丁或亥非徑用末一日者惟近人
禫祭必盡二十七月則當在末一日雖其制益趨
於簡便而實不倍於禮姑從之似無害

大祥下第二條設次陳禫服後又有禫祭

一條將大祥之日卽改禫服乎抑必至二
十七月乎

古者大祥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綅紕麻衣白屨無
絇書儀則丈夫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
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靑碧皁白爲衣履其說與
禮服與家禮略悉仍書儀而明會典又全未䟽載
讀之不能無疏略之歎自比年以來士大夫居喪
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莫是姑
存其名否所云陳禫服者乃謂大祥先期一日陳
之於次而厥明始服以祭也則其服不俟二十七
月明矣總之古今之制不免異同而大祥則除衰
服禫之後月則遂復常歷代皆然無可疑者

大祥日往來書刺遂可書禫服否

古人名刺無書服制者今人慰疏惟有孤子哀子
孤哀孫之稱其佗已不可考矣吳俗至二十七月
始書禫服似不失先儒所謂過禮重情之意甫及
大祥姑勿書可也當今禮教喪失已久僕又學術
固陋伏乞與知禮者要加討論則斯禮幸甚

答或人論祥禫書二

禮有之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足下兩大人在

堂而諄諄用喪事與僕相往復僕私心不以爲可
故答足下甚略而足下又盛稱再期當爲祥禫二
十四月則請得陳之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
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
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
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
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者皆出於禮
記而惟漢鄭玄爲能酌情文之宜得先王中庸之
道故歷代行之至於今不廢足下所云二十四月
僕不知所遵者何經所援者何傳竊恐仁人孝子

之用心不當如是也且足下亦嘗觀　本朝之律乎律於妾之喪本無服也而足下必欲加之以緦麻三月於父母之喪本二十七月也而必欲減之以祥禫二十四月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且猶議之而況抹摋經傳欲以自立一說乎孰非人子顧獨澌滅喪失其仁孝本然之心而强辨以求勝本旣不立則區區變除之是非禫祭之先後特其餘文末節雖姑置勿論可耳孔子語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固不屑之敎誨也故僕於足下之言謂之戲論必不得已亦惟曰足下安則爲之而已矣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昨苓友至傳述足下意以僕權嗣穀詒爲非禮哀悼之餘不勝歎服非足下不得聞此忠告也然豫屬一冊乃足下所親見亾兒田產具在悉繫新婦收掌僕未嘗覬覦豪氂欲掠而歸諸穀詒也儻得如足下敎別爲亾兒立後則上之先大夫下之亾兒皆默受足下之賜豈獨僕一人賴之哉故願與足下商之凡士大夫所以立後者爲其能持門戶也爲其能承事生者也爲其能喪葬亾者之遺骸殘魄也今足下始有家孫又生僅數月耳萬一立後而得侂房數月之兒挨其事勢畧與穀詒不同何也穀詒尙可依僕爲命而新婦若養令孫爲子便難於子母異居婦人之性煩多疑忌加又事不可料假使中間調護失宜不舂而或病痘病疳病驚癎瘕瘷一有蹉跌不幾虛足下惓心而俾僕與新婦多此一番擧動哉且足下侃侃繫繫立言甚公而僕竟攘足下家孫是用私意相撓大傷足下之義僕不敢出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儻得於擧族之中立一稍長成者可以無痘疳驚癎諸患可以代僕持門戶可以承事嫠婦可以喪葬亾者則先

大夫曁僕死且不朽亾兒亦死且不朽禮有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僕之區區是亦不畔於禮者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僕旦暮入地所媿兩庶男幼小未悉䨓犢尙望足下卵而翼焉琬再拜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聞足下盛稱兄弟不相爲後嘖嘖有言與僕平時所見最合僕豫屬具在當時草藁纔定卽以請敎足下如有未安足下何不面相規諫而爲此嘖嘖也僕聞之古之爲人後者不得與於射嘗淡歎人

生之不幸至於此極而近世習俗輒緣立嗣相訴鬭此非有仁人孝子之心深念宗法之遺而懼亾者之忽諸不祀也不過曰利其土田耳圖其賄財耳今僕豫屬之中一則曰詒飲食衣服及將來昏娶不得有累長媳是未嘗使邀寡嫂撫鞠也一則曰不得覬覦長嫂私蓄一則曰吾見枉田宅仍繫闌詒均分是未嘗使承長兄遺產也又擬於門狀之前不列孤子一行嗟乎有爲人後而不邀撫鞠者乎有爲人後而不承遺產者乎又有爲人後而不稱孤子者乎僕於祭告之文以權字揩詞權之

云者可彼可此遷迆未定之詞也葢恐新婦之哭泣傷生而姑以此慰其目前且以代老人暫守亾兒主重耳劉原父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今僕不敢曰變而曰權且著諸豫屬曰以竢闌詒昏娶生子則其說已明而其心亦滋苦矣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僕決不忍爲也僕豈效世俗無賴子姓言語出入欺鬼神賣祖父者哉前書與足下相商擬另立一後未蒙見報方僂息待命而又諄諄言此此則僕之不孝不慈無可自解惟有拊心泣血而已

與從弟論立後書三

又聞足下盛稱庶出之子不可爲後葢從豚犬穀詒起見僕甚駭焉禮有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鄭玄賈公彥皆訓支子爲庶子初未嘗有庶出爲後之禁也會典有之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葢有適則立適無適則立庶亦未嘗有庶出

爲後之禁也足下方矯首厲角自附賢者爲同族所推重足下一言倡之於前族人必羣言和之於後僕奚敢揚揚然悻悻然別立異議乎然年老愚悖讀書不多敢問足下此載於何書出於何王之典也不則足下素稱淵博著述滿箱篋顧舍儀禮會典不信而信道塗之口里俗不根之言哉古有世爵凡嗣祖父之爵者皆曰爲後不必爲人後然也如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儀禮亦有庶子爲父後之文是矣近代爵不及世凡士大夫長子即以爲後之名被之葢或有官廕故

也如律文出嫁女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是矣僕既棄且病且暮入地而所存蘭諸二子俱出於庶敢問足下此庶出者雖不敢爲人後亦堪爲僕後否邪不知前所言不可者專指不可爲人後言邪抑并不可後其父邪爲父後與爲諸父後一也假令此可而彼不可其說果何所本哉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古聖人之教也若從聖人則適子不可爲人後從足下則支庶又不可爲後然則應後者將奚適也僕盡棄周公孔子之教而惟足下是聽是足下之賢過於周公孔子僕不敢信也否明以示我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三目錄

序一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三目錄終

序一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爲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底厲抑何嚴切如此也今光祿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 朝乞終養以歸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爲先生計則得

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也予考先生立 朝始末葢嘗由翰林出爲諫官矣是時海内初定居職者未諳國俗率皆唯唯持祿以承無事而先生獨抗論 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稾具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旣而名曰益盛忌者日益衆碎諸含沙伏弩窠阱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葢其家庭之閒能不媿志完母子者久矣由是言之使 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幸回翔於閑署名爲稍稍遷擢而實弃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 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益貪財匱而民佻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萬一 人主思得老成耆碩之儒與之共濟必且以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爲先生者其遂采朮酌水奉太夫人以終其身已乎抑承太夫人素志幡然還車而卽路乎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而退非山林之

爲違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予獨逆推先生之未然以爲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敏辱與先生爲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爲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送人之雲南序

十六年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何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剿之羣言僉同吾獨策之以爲不然昔曹操之破烏桓走袁尚袁熙於遼東而不追也諸將

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絫畏尚熙急之則幷力綏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已而康果斬尚熙以降甚矣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西域印其鼻息果能相親信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勢與袁尚兄弟之在遼東何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諸國責其納叛之辠使討定國自贖則西域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於尚書王公曰今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幾公曰上策保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

饟金幾何公曰可減額饟十分之七益公永昌人故爲言如此夫用其猜嫌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無勞師潰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饟之實則 國家亦何憚而不爲也語有之射夅數跌不如審發今議者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緩誘之可以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哉惜乎無以此言聞於 天子者於是吾同郡某君方投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既告之以此且曰君今行矣平西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又溫然長者必能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

於盡力君益槩聞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於 天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饟數百萬者也君其識之遂書以爲贈佗若交游惜別執手流連之語非國家大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送徐原一歸崑山序

崑山徐子原一家於馬鞍山之陽茲山望之特小而獨以秀麗見稱俗又謂之玉山蓋本崑岡出玉之意也然茲山絕不產玉惟時時有美石棵隱淺土之中土人斲而得之擇其明潤而尤小者售爲士大夫几席之翫實非玉也則玉山得毋爲虛名

與然吾聞玉以比德君子君子所佩率多珩璜琚瑀之物至於往來投贈又多以瓊瑤瓊玖充之其義固有所取也頗疑山之得名者或亦寓義於君子而然與故茲山雖無產玉之實使挾其秀麗之氣夅而能生卓然駿偉非常可喜之士如古之所謂君子者以焜燿於一邑不尤勝玉之區區者邪若吾原一乃駿偉非常之一也原一學博而才雄及與之游又恂恂謙謹當其再至京師也京師士大夫無不愛慕之者間嘗出其所作詩若文則尤燦然以光誳之鏗然以韻誠可不媿古之君子也

使佗日策名於　廷以備　國家之任使其為
天子所器重將與成周之琬琰赤刀魯之寶玉楚
之和氏之璧何以異益不獨與耀於一邑而已吾
故於其歸也書此贈之且以見玉山之得名者果
不虛也

送胡生序

天下士大夫咸集京師達官貴人車者騎者日夜
相望於道京師之人過之相與指所其姓名坐者
箕踞立者跛倚恬然不之怪抑何貌視之若此哉
至於窮鄉僻邑兼未嘗習見官府雖有縣佐簿倅

之屬爵不過一命位不過九品然當其出也皁蓋
肩輿伍伯前導則閭巷之婦女爭聚觀以為榮其
稍謹飭者或俛首屏氣不敢出聲固已與京師異
矣京師之俗五方襍處豪猾無籍之民借鬬訟為
窟孽把持官府之短長官府反從而畏忌之而窮
僻之地率以治耕織守田廬為務親上奉法非有
租賦徭役之事終其身不入官舍求所謂豪強大
猾畢無有也為之吏者不過歲時出條教講保甲
而已此其埶易以尊而其事易以辦也夫惟處易
尊之埶而治易辦之事故自一命而上咸欲以循

吏自見者恒欣欣然趨之豈必仕官京師然後為
樂耶今胡生某將為主簿於某縣其城僅三里居
人不及數十家益亦窮僻之最甚者也度生之心
必有不釋然者吾故為此說以速其行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　國家
得之文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
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
而用新令出為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
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閒矣

王子勉旃事上安敬接下安誠治事安慎用刑安
寬反是辠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
途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世之儒者往往貲老釋為異端而習其說者又多
好言空虛寂滅無用之學此皆非真知老釋者也
予嘗讀兩家之書凡老子與佛異流而同原誠能
研極其指趣微獨繕治身心而已雖用之以服官
政無不可者老子五千餘言率時時寄意於治國
愛民行師治事之閒及其末章益不勝自喜之心

乃思得小國寡民而試之而佛固未嘗有是語也然至於利濟天下欲使物物各得其所則佛之視老子豈有異哉蓋公言黃老曹相國師之而齊以大治漢文帝師河上公而天下幾致刑措此亦儒者所不能皆也不率而從佛之說者率皆薙髮衣緇自詭以爲出世間耳僭令今之仕宦有人焉通於佛之指趣而潛入乎南嶽黃檗雲門臨濟之宗者得出而應用其功效雖比肩老子不難惝乎吾未見其人而世亦莫吾信也潁濱蘇氏曰入山林而存至道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矣不

謂其言然嶺南姚子六康固儒者也而居平罷意諸禪宗無不叩擊而研極之茹蔬衣麤奉其戒律尤嚴今夏謁選得江南之石埭石埭山水清麗士庶淳樸而接壤九華有古道場寓焉姚子得之殊欣然色喜也佛法主於見性雖一趣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而況涖官行政之大者乎姚子既研極禪宗而通佛之指趣則予知其視一邑也皆祇園兜率也其視奔丞簿書也皆參學記莂也其視邑中士大夫與其民人也皆化身之百千萬億也今而後能使吾儒知佛之爲法不專出於空虛

未滅者庶幾惟姚子是賴姚子將行諸君子爲賦詩爲別而予序之如此有辠吾以儒者而附會老釋者非吾徒也

送屈介子序

人與物相盛衰者也嶺南地僻而饒樂自前代多象犀珠璣翡翠毒冒之物而柳子厚獨謂其陽德之炳耀者萃鍾於人故士大夫每以荒徼詆之今國家南平五嶺逾十年矣　天子方益嚴航海之禁番舶貿易之貨不以時至而粵土亦日益貧困邊海遷徙之民以飢寒踣死道路者累千萬戶

至於平江揚梅青嬰珠池之中亦徑不復產珠蓋已非前代饒樂之比矣顧天地炳耀之德鬱而不舒其執必有時而發今且鍾爲雄放瑰絕非常之士同時知名者指不可以勝屈雖中州亦推讓焉夫然後知人物盛衰之數若循環然未有旣久而不爲變遷者也凡予見聞所不及者固不暇論諸如程子周量鄺子湛若梁子芝五悉予見聞所及蓋皆所謂非常之士也而最後復得介子其爲人雄放自喜嘗遠悉吳越燕趙秦晉之鄉結納其豪傑輒棄閒作爲詩歌相倡和其詞淡沈跌宕有風

人之旨予始喟焉太息以爲陽德之鍾諸人者抑何閟於古而發於今如是其盛邪雖欲詘爲荒徼之區不可得矣於是介子將自京師過代州挈其家以歸南海予乃祖諸寓齋酌兩爵以屬介子一以與介子別一以慶嶺南人文之盛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四目錄

序二

贈王貽上序

贈翁君序

贈宋牧仲序

贈郁醫序

贈外弟金玆聮序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四目錄終

序二

贈王貽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師與其友倡和爲詩甚樂也已就吏部選人爲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予曰是何言與古者刑官之始蓋在有虞之世臯陶爲士師士師平天下之刑即周禮大司寇是也擬諸今世郡吏其職任之大小可謂懸矣然所以用刑者則同予嘗讀史遷有虞氏本紀云欽哉

欽哉惟刑之靜哉說者以爲清靜無事之意嬰乎以臯陶平天下之刑大而蠻夷小而寇賊姦宄無所不當治由後人視之其訟牒之繁簿書文移之下上幾於寢食之不遑而休沐之不給矣然臯陶惟清靜無事故出其暇力又能與虞舜相拜手爲歌詩在尚書益稷篇中後世四言詩所昉也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爲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爲詩吾不信也始吾釋褐嘗謁高郵王文通公教吾以盡去詩歌古文辭稍學律令文通之意則美矣而吾獨以爲不然夫今之有司非詩歌古文辭爲之累也俛而臨之者上官也卬而僂之者士大夫也勉承上官之指而曲徇士夫夫之請日惟以鍛鍊周內爲事故雖盡晝夜之力而猶有所不足此豈獨不能爲詩哉執且不能爲官王子顧不憂此而憂彼何也盍亦求之清靜無事之意乎客應曰然向如子言雖起而平天下之刑可也尚何一郡之足云請以此告王子以釋其憂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爲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弃君去更歸佗氏而君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吳人呼其妓爲某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爲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家遊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中書君惑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爲外婦已復游

臨安犇喪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
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女不盡不得復稱俠
矣遂徧名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
湖上是日檥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
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
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知數武斷山
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甍畫
棟制如掖廷爲怨家飛章所訐下巡撫捕致於獄
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之始得解蓋翁
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鬬喜訟富者

率居貨四方以纖嗇起家而翁氏獨任俠輕財至
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直翁氏盛時
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
彈箏擫瑟有古游閑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
逢春及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濩落長安中說者所
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
以此自悔恨也豈眞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邪
君娶布政來虞公女於予爲從姑之夫性坦率多
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
爲詩也忽醉謂予曰女佗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
笑應之曰君果欲璀文又何用銘爲於是遂略序
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爲文以贈

贈宋牧仲序

宋公子牧仲在京師以侍衛出爲黃州通判行有
日矣其友梁子曰緝米子紫來與燕於汪子苕文
之家酒三行公子乞贈言於三子梁子執爵起曰
吾猶記公子之列侍從也益及先文康在時士大
夫奔丞𨽻無不願交公子者公子亦豪矣哉今
相距十五年耳顧促蹇宋莫不得已而退就是官
得微有怨懟不平之心乎寵辱貴賤彼此各一時

也吾願公子守之以靜米子執爵起曰是官雖卑
然爲二千石上佐與有守人之責焉日者楚方用
兵黃其要衝也輓粟踐更民力憊秏甚矣非有以
大慰安之將何以堪此夫退撫循其民而進爲之
請命於上官亦官守宜爾也吾願公子永之以寬
於是汪子執爵繼之曰美哉梁子之言達人之言
也其旨微米子之言仁人之言也其利溥吾蔑以
加此矣雖然竊有效於公子黃州南瀕赤壁西望
武昌非蘇文忠公所嘗游處者乎昔文忠在黃每
自念平生舉止多不合於道故其自誡有曰道不

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葢文忠之孜孜力學如此今公子質敏而才高可謂學道之器矣使自今以往能以沈潛者養氣以澹泊者存性是則所謂齊寵辱忘貴賤而涖官字人之本也其於道不庶幾乎吾故願公子基之以學而已於是三子者各賦詩爲別而予又錄其語序之云

贈郁醫序

周禮有疾醫有瘍醫皆隸於冢宰若今之分内外科者是也瘍醫用五毒之藥注之於創而劀殺之其術與今世不少異然古之醫多良而今之醫多

拙何也周時瘍醫亦得與列乎士歲食其祿而統之以醫師歲終則稽其所治之得失而進退之故庸醫不敢果於殺人以虚糜祿食今世則不然郡邑雖仍前代之制亦嘗建有醫學矣然而名存實亡官不能爲民設醫也官既不能爲民設醫而所謂瘍醫者尤號賤業大半以市人襍之不能通知致病之原與所以養病之法僅僅守故方以求一驗妄乎其拙之多也即稍有良者出乎其間又皆飾車服盛徒御以爲名時其欠之緩急而邀劫金帛以爲利放言高論恬不知恥葢凡爲醫者類然不獨瘍醫有之也若以周官之制律之其不見黜於醫師者鮮矣吳有郁君某家世習儒而身獨攻瘍醫所傳禁方以試瘍即效爲人坦易樂施不擇貧富雖徒手來者亦皆予之藥故吳人率愛而歸之予往歲屢病瘍輒之郁君家今來京師復病求如郁君者與之交而不可得於是慨然以爲郁君雖瘍醫而實有士行焉古之爲士者嘗其不遇或逃於屠販或隱於賣漿之家醫卜之肆郁君豈即其倫與萬一遇有大力者一旦言郁君於官使之掌疕瘍之政以供醫事而進比於周官下士一命

之列庶幾使郡邑之爲醫者得以進復於古矣乎惜乎郁君之不遇而良醫之效猶未盡著也若予固力不足者其何能爲郁君重哉姑爲斯言寓之使知予淡愛郁君之意云

贈外弟金兹昭序

兹昭與其兄毅似其先按使公太僕公父子相繼以清白至大官子孫世守其家法而君獨以貧故改業爲醫今年春將之京師毅似贈之以文大略以術工而安乎命者爲説予三復其言而疑之史遷有云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然

則術不可以不工也後世不求工於其術而惟不遇之是患爭名而射利日益以甚以是死於醫與死於病者蓋互有之而名爲良醫者閒世而不一覯也君博學多識尤善於切脈所活吳中人甚多予與君幼同里閈又內外兄弟也故雖在京師遠去數千里之外數能以書問相往來於是知其良者宜莫如予予姑就所見聞言之一戚氏子病陰虛火盛服清火藥益氣喘不能臥諸醫皆危之君診其脈曰無恙耳非死候也肺氣受寒將痿非用薑桂不可遂以二藥加茱萸地黃倭鉛一服而瘉

一婦人病傷寒日吐蚘可數十諸醫以爲胃寒也君獨曰脈洪數而實且口創舌黑面有浮火此陽毒證也安得守仲景成法乎以胃熱治之而瘉一婦人年六十餘矣病面赤喉痛吐痰如涌服涼藥不效一醫以爲少陰虛火改服八味湯又不效君診之曰湯是也以胃氣先傷故不能運諸藥使下輸耳遂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而瘉一予從兄奇璞卒病中風君以爲元氣大脫法宜峻補而庸醫欲投南星半夏君力爭之主人不聽已而其病少甦衆皆色喜君曰不然後某日當不治果如其期此

數者皆予所見聞然則君之於其術抑何工也今夫京師諸醫無不盛僕馬飾輿服以炫耀耳目不則褋取房中之書坎離龍虎之說自詭祕方以媚權貴人之好考其本術實不逮君遠甚使君挾是以游吾將見士大夫之有事於醫者皆不之佗氏而之君之門矣君豈遂出穀似所云王彥伯下邪顧穀似不察猶慮其萬一之不遇而欲解之以命其用意不亦左乎吾故言此以堅君之志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嘉興古檇李也或謂之醉李又謂之就李在春秋

時與吾地皆屬吳後置郡又皆屬會稽風土相接語言相通飲食嗜好與吾地無少異者今錫鬯武曾兩君子又皆家長水之上距吳江不三舍道太湖順風挐舟不舂宿而抵吾郡南郭門之外故江浙雖各爲一方而兩君子實予之鄉人也先是予遇錫鬯京師亟稱其所爲褋文已復遇武曾其稱之一如錫鬯然錫鬯方入山東巡撫幕中不數數見而武曾從予浮河涉淮渡揚子東至金陵訪求六代之故宮遺阯賦詩倡和如是者積四百日故其悉予尤淡歲八月予復與兩君子共集京師置

酒歡甚銜書淸燕之暇亦欲申眉吻口悉舉史傳以來三千餘年之所載相與窮口盡耆馳騁往復於其間而予病則已憊矣兩君子生同邑居同里客游同時而其爲文亦同出於廬陵錫鬯之文疏秀可喜而武曾敷腴豐贍尤能暢其所欲言豈非吾吳之魁然奇偉者邪予旣以病告歸而兩君子又有志四方車輪馬足其所之殆未可以豫卜也然則予往而放曠茅茨之下泉石之旁平林荒渚之上苟不能離羣索居則必求同志者與相游從然而人才實難安得復於鄕人中觧后奇偉軼羣之士如兩君子以娛吾病且老乎於斯別也蓋有遺憾焉詩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之謂矣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五目錄

序三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五目錄終

序三

兵餉一覽序

康熙六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姚公文然上疏其略曰臣伏念　詔旨每年開征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此誠　皇上恤民之美意栁業之良法也然臣見年來各處兵餉俱藉本年催征銀兩爲支銷本地及撥協別省之用竊慮來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間開征在五六月相距幾及半載安能隨收隨解不誤軍需乎臣嘗約計來年春季所入不能充一季所出萬一軍需孔亟不得已又議變更則是美意悔而不彰良法行而復止甚可惜也應請　敕下部臣速查今歲存貯款項與明春一季應行征收款項通盤合算果否充一季兵餉之用如有不敷酌議變通或借發帑金或暫開事例以成就　皇上之良法美意蓋皆所謂權宜之術有類此可推行者統在部臣熟籌

皇上詳擇非臣愚昧所能盡知也疏上　天子下其章戶部先是尚書王先生弘祚廣蒐軍儲之不繼也乃命予句稽遞年已來存貯錢糧予方稽付文十四司其數猶未集也而會是疏旣下王先生督率益急諸司付文亦至予日夜目披手筆蒐其蠹敝覈其滿遺錙銖塵渺按籍攢簇逾六旬始得存貯銀伍伯肆拾萬兩有奇以復於先生自是兵餉可無虞矣予退復輯其餘意撰錄是書命曰兵餉一覽其端總目爲一篇一每年兵餉所出之數一每年正項襍項所入之數一每年每項存貯候撥兵餉之數其後復詳晰直隸十四布政司爲十六篇一本地每年地丁額征之數有編荒則別書一襍項約征之數如缺官住罰變產罪贖之類皆在內有鹽課關稅蘆課者則別書一每年貯庫之數一上年奏銷存賸之數已上凡如干條一本地每年兵餉之數有藩下及綠旗應析者則區爲二一應撥協餉之數如某省兩廣川閩則無此條一先年缺額兵餉未經找撥之數已上又如干條佗如薊州密雲昌平宣府大同諸營鎮滄州德州保定太原諸駐防綠餉俱附見本地兵餉之左江寧鎮江杭州西安駐防總在合省兵餉數內無另款其已撥某項如干未撥如干支銷抵補某項如干則用朱書細疏各項之下然後國計之出入可以瞭如矣夫舉其總則先兵餉而次賦稅者明職掌也財用以兵餉爲急也核其詳則先賦稅而

次兵餉者重物力也財用以賦稅爲原也予撰錄本意蓋如此書既告成會添注尚書馬爾賽建議於　朝格綏征之　詔不行於是有司一切催科如故越明年復廢左右兩餉司而王先生亦遂得皐去位矣予自惜精力之萃此也久姑藏弆其書於篋衍而序之云

漁樵耕牧圖序

葉子子吉日夜念其太夫人將以終養請告而歸於是姜子綺季爲作漁樵耕牧四圖董御史玉虬以大字署其首而諸君子又分疏之於後以贈葉

子予觀之竊有疑也昔孔子之立敎也嘗黜樊遲爲小人而鄙老農老圃爲不足學雖子貢欲休於耕田而亦未始許之至於漢陰之丈人杏壇之下之漁父與夫長沮桀溺之徒則又奮其汪洋恣肆之說詆譏孔氏而旁及其弟子俱所不免其意顯與聖人相背蓋所謂道不同也葉子學於孔子方欲讀書勵行繼絕業於千載之上而顧區區慕此四者得毋大悖孔子之敎乎哉且此四者亦不易爲矣古人爲之類皆谿刻寡恩盡弃其爵祿之榮衣服飲食家室之奉蓬首垢面苦形勞神而不之恤然後能習其器而嫺其事終身自放於山顛水涯修林平陂之閒如丈人漁父之屬是也今葉子果自謂能之乎抑不能而姑試爲之已乎吾以爲葉子生長賢介而回翔文學侍從之列良有年矣爵祿非不榮也衣服飲食之奉非不日趨於佼安也取諸物者弘而所以自衛其身者厚然則葉子之於此四者固不暇嫺且習也假使一旦置焉爲之此其中必愀然而不樂其外必勉強焦瘁而難堪夫以不嫺之事不習之器加又有不樂難堪之情卽欲如古人之終身自放庸可得邪此吾所

爲疑也雖然以此言序此圖亦少謬矣蓋吾聞葉子之先大夫有別墅在鄧尉之麓其地左山右湖崇深而幽秀舉凡四者之人無不畢集乎此葉子試奉侍太夫人往而挾其軒輿几杖從容湖山之旁既足爲游觀之適及其時日稍暇則又凭欄而望擁刹而吟然後徐展此圖以按其人物風景相似與否夫亦將爲之啞然一笑也

代陝西通志序

康熙四年予奉簡書經行秦中輅車西指幾徧雍梁二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鳥道雲棧沙渦盤陞

浹峻窅眇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年已來故宮廢壘與夫荒陵壞𥩟殘碑斷碣金石之遺文有足備稽覈助鑒戒者亦無不覽觀因是竊念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之事也舉予騏駱所至耳目所見聞悉當攟摭記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識弇陋未有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覩巡撫賈公所輯陝西通志包古酌今分條晰類該贍周詳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歎曰此書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公之建節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旁午日不暇給公既綏集其民人而苗薅櫛理之而又能窮探遠采悉境內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一臚列以為此書自非具周密之識雄偉博大非常之才可以四達而不窮者其何由成此哉抑公嘗填撫我中州矣其措置方略率與秦中無異前所成河南通志予嘗受之卒業亦猶今日之讀此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關中為首洛陽為腹成王之造周也必使鎬京與新邑洛並重降而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如一益

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惟公能宣布國家之威德周浹旁魄於兩重地之間其為　天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瞻固非一日矣此書告成益以見公之才識旁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習公方略有素顧又以使命至秦辱與公周旋數年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為之序

代魚給諫奏疏序

魚子仲升居掖垣者三年奏疏數十上所言皆國家大計可見施行於是仲升名聞天下而會其請告以歸遂輯前後所得凡一卷屬予序而傳之夫以仲升之立　朝也淡思遠慮通達事宜京師士大夫無不謂仲升者唐之魏鄭公陸宣公之流亞也予則因其世而論之以為太宗愛名之心勝而躁於圖功故鄭公言而聽者什之七德宗自用之心勝而疏於救敗故宣公言而不即聽者亦什之七自古人臣遇主可謂艱矣今　天子求言若渴而仲升與僚友亦皆爭奮於言以自建豎舉凡政理之得失人事之利敝條教章程之沿革廢興未嘗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者蓋君臣上下之間

厚稍隆治方以唐虞三代爲法此雖貞觀有所不能及而何有建中貞元之故事乎故仲升所遇視鄭公宜公爲易然又有難者爾公之於唐也不爲等倫則爲翰林入寄心膂出備股肱非若仲升疏遠之士專以言爲責者也故曰仲升難古之有言責者而折廷諍常至於不可勝計如是而猶有所不能盡然後不得已著諸奏疏故其爲言之路寬今則不無稍狹矣　國家既無延英名對之典而伏蒲叩閣之風又久遠而不可復舉雖以仲升之賢所務以結　主知就臣列者惟奏疏枉耳故曰

仲升難然而仲升之所建豎亦可概見於此矣今試取而讀之典而不撫直而不訐其用心甚公忠而持議甚愷切行且與唐虞之都俞商周之對揚入告者竝而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夫豈獨不媿兩公而已哉然則仲升雖歸　天子將名而大用之不久矣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先生既歿之後其族弟道傳刻遺集二十卷其子子祜子寧又刻集三十二卷二本去取多不同而子祜等所刻有詩一卷又附行述墓表誌銘一卷視道傳本稍備而獨無年譜琬深惜之因略其事蹟稍次第之以示高山仰止之義夫當明之中葉士大夫爭言古文往往勦襲史漢諸書以相轇轕紛紜倡和徧於東南此先生所深歎於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於是退處荒江寂寞之濵獨與其門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欲遠追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不亦豪傑之士哉蓋琬嘗因所譜而推原其始末矣以先生之學識自當出入禁林螢居簪筆荷橐之選顧獨連蹇蹭蹬凡九上春官而始得一第斯已謂之不幸然且困

於州縣之職不理於媢妒者之口齟齬數年爰及遲暮而後從散僚之中與掌外制方欲以高文大冊自鳴天子之前而又溘焉長往矣先生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固有其志而未及爲也然則區區遺集亦何足以概先生哉王文肅公嘗稱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壹倡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者竊歎以爲知言去年夏琬屬同年生徐子元文從先生之曾孫莊乞寫其遺像以來而元文至今猶未有以復也當致書促之而先識其事於此將

以附於譜之右方

重訂韻補序

凡字莫不有聲有音故平上去入四聲爲之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爲之緯而後切韻協韻與焉所以盡韻學之正變也夾漈鄭氏獨倡急慢諧聲之說如中之協十陽潋之協十八藥皆協韻也而鄭氏以中央之急聲爲張取證於古豔歌以潋搏之急聲爲郭取證於西京賦此其說蓋本梵書之合音而於六經諸子所謂協韻之道尚未之備也惟吳棫才老所作韻補最爲淹洽嗣後朱晦

菴先生遂悉采之以協詩三百篇與楚離騷蓋其爲大儒取重如此非徒有功於小學而已也今夫世之士大夫羣焉宗尚者惟劉淵韻略一書耳其佗如陸法言之所輯孫愐之所增宋祁鄭戩之所修定所謂二百六韻者俱泯然弗之辨矣而顧暇問協韻乎哉予謂唐宋韻協韻各有所宜五七言詩從今者也故宜於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謠之屬法古者也故宜於間用協韻爲古文而不知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其可乎然則才老之有此編也信乎其不可少也韓退之言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苟能通字義之原流審其聲音考其偏旁點畫而又求之協韻殆可謂之識字矣至於近世好古之儒往往譏排協韻之非甚而上之疑孔子之繫易次之黜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注兩漢書其說愈長而其辨愈細則又予所不得而知也

傷寒書序

予聞醫之有方也猶陳之有圖弈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勝不善用之未有不失算而敗者也故河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瀹也先得大意後以

藥物通瀹之此可謂善言醫者矣今世之業醫者不然率皆以有定之方治無定之病不問其人之起居食息與夫時俗之溫嚴燥溼而概以成格進之吾不知於其所謂意者果有合焉否也嗟乎學書紙費學醫人費以庸醫之多誤也其不至費人者少矣夫襍病猶可無誤卽不幸而至於誤矣或得與失參半猶可辭其指歸爲之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匿匿隱伏難測之微自仲景立經王叔和朱奉議成無己之屬爲之疏明辨釋習

者固非一家其間經脅營絡汗吐溫下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樵病之可以或誤者也是以識者兢兢慎之友人某棐精其術於是擴摭六經加之論斷爲傷寒一書要以先得大意爲主蓋亦河汾氏之指也前人論難此證至三百六十明時惟陶尚文最得綱領然頗詆仲景傷寒論謂非全書而王宇泰又嘗攻陶氏之短以爲尚未望見易水門牆益其紛紜聚訟如此惟是書折衷其間尤極詳備以是指示後學其用力良亦勤矣夫庚附扁鵲之徒既不可再得則擇其術

之工巧者而服習焉庶亦不至費人也夫

說鈴小序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錄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轄結衣衽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褒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僚直舍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樗蒱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子然蕭然閴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塵垢而已於樗蒱博塞無有也故麓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樗蒱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耶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涖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恤歲時伏臘禁酺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爲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者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

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踦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賓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佗之而京師爲四方都會往往文轂結衽鱗次而麕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蓋隱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曆中吾鄉嘗置會館一

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盍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屛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隅其俗素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誡可謂美矣使一旦來遊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踦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爲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乎故樂得而序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昔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以誠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閒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爲大宗旣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不古若也蓋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

在五世之內者旣死猶相爲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即率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遞遡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亾而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阬再遷休寧之黃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可勝計

然猶莫盛於徽寧兩郡之間其昭穆益可考也予願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子弟之處於此者其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可復而洪氏之俗庶幾猶爲近古矣乎於是方修家譜旣成予序其後如此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六目錄

序四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六目錄終

序四

禮記說義纂訂序

三禮不明久矣官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閒紛紜轇轕疑不可信者葢要僕不能數而立焉不能算也姑即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爲是乎辛日爲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爲是乎祭於春爲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宜從祭法乎抑宜從王制乎一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宜從雜記乎抑宜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宜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與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宜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戾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求訖於前明則特視爲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夙閑盡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焉伏鄭王諸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徵引其緒或詳折其衷繭擂解剝悉舉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也哉於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醵金刻諸吳下工竣而命予序之予於禮經槩非專家而願因公之書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爲之序

遠志之苗序

前明御馬監太監劉若愚直隸延慶州左衛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下獄若愚自辨頗力在獄中纂此書所述妖書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遠志之苗與酌中志略大同小異此葢其稾本也予偕諸文氏筆畫譌謬且襍以行草遂別加繕錄而序之曰嗚呼凡國家之患一曰女寵二曰宦寺而外戚與藩鎮猶不與焉何也女子小人其類同其志同其闚伺也狡而深而其結納也亦近而便日夕於人主之側不蠱之以聲利即中之以土木導之以犬馬遊舉未有不相爲表裏者也然考諸前世所以亂且亾者往往成於宦寺而始

於女寵漢有王聖與其女伯榮在內然後江京李
閏之徒因之而黃門常侍遂熾唐有張良娣干豫
政事然後李輔國程元振之徒因之而北司遂以
亡唐益女子小人皆足以致患而女寵之惑人主
也尤甚牢根固蔕盤結於闈闥之閒陽託人主之
權而陰樹左右羣小以為援諫官之所不能糾而
重臣之所不敢問此誠名亂之本也夫安得有不
亡者哉前明亦然始之以鄭貴妃繼之以李選侍
復繼之以乳媼客氏而魏忠賢始乘其隙竊弄人
主之威福以號名同黨誅鉏異己外廷之覬覦富

貴者又莫不夤緣朋比朝鄭李而夕客魏於是醸
搢紳門戶之禍者紛紜膠轕垂五十年及其末也
賢人君子大則糜爛於詔獄次則銷磨於罷官遣
戍而明之社稷遂漫淫傾仆而不可復支然則宦
寺之為患又未有不由女寵者也嗚呼千尋之木
非不高也吞舟之魚非不大也至其腐敗則必自
內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之長國家者
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遠志之茁後序

此書二十一篇每卷首俱鈐恧所生處小圖記卷
尾又鈐劉若愚印或與智之印或劉時敏印與智
為若愚字時敏則原名也其目曰憂危竑議前紀
第一後紀第二先帝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三
朝典禮之臣第五先監遺事第六兩朝椒難第七
正監蒙難第八逆賢擅政第九外來線索第十各
家經管第十一本章經手第十二客魏始末第十
三逆賢𦛗從第十四黑頭援立第十五內臣執掌
第十六大內規制第十七內府有版經書第十八
內臣服佩第十九見聞瑣事第二十纍臣自敘第
二十一而酌中志略則加大審平反飲食好尚遐

左弃地三篇為二十四然平反事已在先監篇中
遐左事亦在自敘中矣惟飲食篇無之兩書敘事
詳略互異所列外朝臣僚姓名亦然此書稱崇禎
三年七月志略稱七年六月首尾相距四年蓋志
略繫後來改本而此為原稾可參觀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昔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
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
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
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

其後僭乎未及成書而遽殁也自晚近以來諱爲
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
私行其胷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
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
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
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
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
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

之曰非也葢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
祖在九屬之内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
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
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
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
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尚何有
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
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
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絶
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
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紛諍
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
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
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
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
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
乎其所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
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
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旣
退遂錄之以爲序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稾而
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
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
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
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嫺於五服
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澆惡凡喪服與居喪之
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　國家又無專官以董
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
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檮昧顧爲卿大

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槩楷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斂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玆不備及云

五服圖後序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葢前賢所重在攷經而予所重在適律至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爲大昝者殷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葢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則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承議郎知龍州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眉山人淳熙中翰林洪文敏公表上其書且薦偁剡意史學詔除直祕閣宋史不列偁儒林文苑傳中故不詳其始末考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紀傳附錄略皆具體但太簡略未爲全善岳氏桯史亦嘗指摘其誤而朱嶽公示學者以爲止說得一影子南宋諸儒皆非淺冐其書者也及予取而讀之其詞質而不俚緐而不薉至於蔡京王黼諸傳則又約略史記封禪平準諸體襍議論於敘事之中尤能推原禍亂所自始流連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殆亦未可盡沒也元脫脫修史大率采取於此而中間用佗書增補者又不啻十之三四葢南渡甫經兵燹之餘祖宗殿閣所藏既悉熸於劫火而凡士大夫家褎別集與夫行狀志銘則又以流離播遷不免散落偁之裒輯網羅良云艱矣故雖自成一家而猶閒有所遺漏如諸儒云云者此非偁之過也自近歲以來其書流傳江南者絕少常熟錢尚書受之遂謂宋史鹵莽如欲重修必當參之以此則予亦未敢以爲信也今年秋始購此本於吳山吳氏其人郵夫子不達文義過所不解輒以私臆奮筆改竄又仍襲既久敗紙故墨脫譌甚多烏焉亥豕開卷叢襍於是掇拾

其有可據依者麤加是正其餘則姑付諸闕如以俟後之博識君子先是予承乏郎舍閲負定梁尚書家有宋版事略一部完好可愛惜不及見今老矣無復能再至京師攜此本以就正於尚書益耿耿有遺憾云

校正東都事略後序

予凡三校此書矣自此以後麤聯屬可讀竊謂鈔本之譌有四有音近而誤者有點畫相似而誤者有因鎔簡脫葉沿襲而誤者有因後生淺學不達文義妄加竄易而誤者大率鬻書之輩急於射利

往往雇倩學究及傚書郵童傳寫之所致也陸務觀曰印本一誤遂無別本可證抑知數百年以後鈔本之爲害更甚於印本於是東南藏書家必購宋鈔爲上葢宋時士大夫類皆手自繕錄筆墨精好而又勤於校讎非近今可及故也至於此書原本或以義作乂以曙作曉以桓作完又以完作全之類皆避祖宗廟諱嫌名故與脫脫所修不同讀者不可妄改云

東都事略跋序一

予欲修宋史舊矣會浮沈仕宦者十有五年不暇具槀訖今則髮白齒搖行將五十矣老景僾𡬶學植蕪廢此志不就可爲浩歎也自秋以來既校此書且記憶平生所得略疏於紀傳之後凡若干條先儒有曰史家多取諸誌狀全是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詞又曰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由是言之予非敢妄肆褒譏也亦欲裒小說述異聞稍吐其胷中之一二以與此書麤相發明庶於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者不無小補云爾

東都事略跋序二

予爲此書於王同老之論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

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寨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之獄則欲偕以誣呂申公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偕以排曾子宣王寀之獄則欲偕以傾劉昞此皆當國者淺文羅織不足爲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益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益略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夻矣於吾何怨

何德而爲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識小錄序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頴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枉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頴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頴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内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曾有家難弃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頗寓意聲色爲樂

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開與其故文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踰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平居不嘗爲文然爲之輒陗拔有致有頴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春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彝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窳眞贋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頋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華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淒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沈版蕩率弃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抗慨任事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撟撼政府之所把持

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埶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詳且核加以敘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傅靳蒯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錄及前明史書踰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網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得給筆札廁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不苟同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

不亡駘沈淪諸生閒而莫之爲援也苟得一二鉅公出氣力以左右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識前明故實尤好鑒別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爲文甚夥其議論馳騁古今悉有據依非苟作者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矣吾子奉以一言序其文予旣爲之序則又慫臾之曰吾方以史事望王子始未可以西也盍姑弛槖少竢之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七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七目錄終

序五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勳名於朝退則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也蹈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之富而弃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之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

功談笑揮麾之頃而風采譽望著聞於天下小人臣侍相與環伺而訖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卬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辨淳于髡之智平居憪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茍氣不足以充之未有不澳涊退瑟盡喪其所守者吾遊四方所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羣之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驟被　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偕一夫不攜一刃而能逆懾其驕王俾相切中其要領而力回其強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僨翼返諸鄰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援據故事辭厲駁發爛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為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爲極難殆非卒然可辦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不纚纚可聽諸名卿賢人皆慕而與之游既使交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爲人介而能和多才而有守蓋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辱　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

讀書正譌序

吾讀春秋而深有感於後之學者也當周之衰也周文公之遺風漸息會盟征伐列國日相尋焉然其君率皆習於禮其卿大夫率皆嫺於訓詞降而至於閨房之婦女四夸之君長莫不彬彬然以文自淑葢有漢唐以來好古者之所不能加老師宿儒善爲訓故者之所不及究者矣是故穆姜曾之淫婦人也而能賦綠衣之卒章能釋隨卦之彖辭戎子郯子皆裔夸也而戎子能誦青蠅郯子能識

少皡氏之故延州來季子荆蠻之介弟非縈通上國者也及其聘晉一聞周樂而能熟悉其盛衰興廢後之學者束書不觀故雖典籍具在而承譌襲謬遺忘其原委者多矣於是方言里諺蕪蔑而不可解者往往由於士大夫之口而登於其筆使當衰周之時且不得與淫婦人者並況可嗣諸晉叔向鄭子產楚左史倚相之側乎吾嘗推求其故蓋濫觴於南宋漫淫於明季風靡波蕩訖今日而遂爲極也何休氏有言尚古學賢文章者謂之俗儒由近世學者觀之則吾之爲學也殆亦難乎免於

其俗矣顧猶不能自已遂作斯編用以是正文章家紕漏異時成書俾後進得采吾說以爲鑑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亾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賢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鬬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

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毋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諱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贍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

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幾絕而乖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

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指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扳援大族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旣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牒雖存而實亡矣信哉斯言凡爲吾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爲父子兄弟鑑云

鳴道集說序

金尚書右司都事李君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弘州襄陰人一云純甫其字也歷官始末具在金史文藝傳元裕之所謂中原豪傑者是已予得其所著鳴道集說讀之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於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於是發爲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指趣則往

往歸之於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於程朱無得免者予始讀之而駭中讀之而疑三讀之而歎其說之過也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從橫捭闔敢於偭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偏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與迹其流敝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姑弃其書爰衍而序之如右其論學者有云内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馮之而亢才蕩之

而浮何謂四尊學封之而寨辨謗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淡中學者之病故錄之按金史以集說爲集解殆非是當從黃侍講序爲正此序今不載侍講集中

歸詩考異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蓋以崑山本爲之主而悉附佗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別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皆無之故予所考者止於新本而已閒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愐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爲古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訂則又略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徐郡丞惠政記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史書周憲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校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昔朱子序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悍悍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閒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鐫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 歸文全集考異今改名歸文辨誣錄

屬雲閣文集小序

嘉興李子斯年予友武曾之伯兄也耳其名旣久而未及目其所爲文去年秋武曾以一編示予則儼然陳梁之餘馥而徐庾之後勁也方爲之紬繹數四而或者用綺靡少之予曰否否蓋自晚近以來凡抗聲藝苑者類皆以起衰復古自命而後儷偶之言詘焉雖然言各有當也使李子而欲如大家巨儒馳騁皇王羽翼經史則其文固有所不暇至於覽山川之搖落撫陵谷之變遷挐舟曳杖悲慨交深燭跋梧闌情文竝至讀斯編者未嘗不歎其才思之雋逸音節之嘹嘈辭旨之哀豔也儷偶其果可盡廢乎予文天下士多矣若松陵吳子漢槎陽羨陳子其年竝以東南之秀尤擅斯長蓋特千伯之一二耳今有李子角逐其閒夫豈獨不媿

而已辟諸武事寮考叔之旗用士鞅之劒抑亦可謂先登者與予老矣橐弓改服無復能勉進於此矣顧得從李子馮軾而寓目焉其可無一辭贊之乎於是諸武曾之命而授之序

永寧接衆禪院募疏序

昔者先王之爲政也由近而及遠是故於道路之往來者莫不治其井樹敘其舟車嚴其禁令有飲食以共其欲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候館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當此之時凡細民之適佗境者雖甚煢獨匱乏然

而必無暴露之虞飢渴疾病愁苦不給之患固不俟周官之有明文始可以推而見也自王政衰熄行旅之顚連無告亦旣甚矣乃有爲釋氏之學者輒用以周恤其同類如所謂接衆叢林之名蓋猶有先王遺意焉嗟乎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也搢紳先生辭而闢之往往不遺餘力然其立制之善所以豫爲同類謀者至纎至悉夫失之於此而彼顧得之宜吾儒媿歎之不暇而輒欲以虛辭相牴排此誠不足以大服其心也吳人佞佛而好僧名藍精舍所在如市而婁關內外數十里之境獨闕焉無有僧侶之出其間者飢渴暴露欲稍求愒息而不得其徒率皆病之於是上人聖公偕吳中士大夫謀爲之經始其事說者謂是役也費夥力鉅其底於成也必難抑知謀事者惟患爲之而不果果矣又患其不能持之久耳聖公遊雪竇禪師之門諸方悉推爲老宿蓋其才識甚敏其願力甚宏而道法又甚熾今得吾黨士大夫協心而左右之夫安有不果且久者與予以爲輔王政之不逮者莫善於此故樂與好事者共襄其成云

募修三畏齋序略

虎丘之陰故爲宋尹和靖先生書院院中有室三楹曰三畏齋相傳先生讀易於此今書院旣廢獨三畏齋在焉垣牆傾圮木石朽泐上穿下漏不蔽風雨於是僧智龍謀更新之將以中楹奉釋氏而其旁祀先生如故財力不足方募郡人之樂施者而乞予言爲倡予按宋史先生避劉豫之難自商州入蜀得伊川讀易地始闢三畏齋旣而復自江州至臨安累官太常少卿逾年奉外祠是所謂三畏齋者考其地當在涪水之上不當在吳而黃勉齋祠堂記獨言先生奉祠之後嘗卽虎丘以居楊

其齋云云然則先生於吳蜀二地其所寓皆有齋其齋皆以三畏名黃後先生僅七十年當得其實宋史蓋失之也黃記舊刻於石今已不復見矣嚱乎先生雖歿顧其言行足以興起百世其流風餘韻足以感動後人之聽聞舉凡葺其遺廬而刻主以祀者空在吳中士大夫然士大夫不能爲而使一僧爲之亦可媿也夫抑予又怪智龍既習浮屠法有年定於先生之學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而乃能敬且慕之至欲從事其讀易之地不亦甚異乎其徒哉佛之爲法方盛行於天下智龍以其說聳動郡人不難予獨嘉其知所敬慕而願士大夫襄其舉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七終

同里周　靖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月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八目錄

序六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八目錄終

序六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葢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謡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為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

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汚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為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為敎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閒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琱刻組繢始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寳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竝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刑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繇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夸以底於亾說者葢比諸鄶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為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沖融而爾雅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埜則戎馬之交訌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為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閒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

俗之汚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含英咀華窮搜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既又差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錄與三君子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佗不足以感人心端世敎則皆吾所略也盭其人矣復審其音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

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推是遐以不亾則三君子力也

孝陵于役詩後序

康熙四年五月工部主事臣璽爲工　孝陵往返三十餘日賦詩七章還以示宗人臣琬臣竊惟世祖章皇帝以威德撫有中夏西踰㸚笮東極甌閩諸僭逆草竊之屬罔不泥首歸命當是之時內而公卿百執事外而牧撫已下諸臣凡所簡任必極一時人才之選故能協力同心以左右太平之治洽及今日其爲　新天子股肱耳目者舉皆

先帝之詒也至於　親政已後十餘年之間天人洽和　朝埜寧謐　人主優游垂拱數與文學之士修舉明堂郊社之儀幸太學耕耤田雖制作未備而規摹則已弘遠矣假使降年稍永即唐虞三代之盛無難致者不幸而天方降割享國日淺此遠邇大小所爲望風稽首流涕沒世者也若臣璽者則又叨列　禁近固嘗親覲　先帝之盛德宏伐而竊見其觀文匽武之心其所感念於中多矣況乎式瞻　寢園與夫衣冠出遊之地有不爲之泫然以泣愯然以悲者乎此七章之所自來也臣又竊考周詩之有大小正也類皆爲文王武王剙與王業而作蓋當其在位則鋪敘而形容之及其既歿且久也則又追述而慕思之古之臣子莫不皆然若　先帝之功德涵濡積累既已比隆文武而臣璽之所著於文章者雖不敢卬望元公猶當列在辛甲尹佚之次異時儻得出此七章以獻太師瞽工播諸弦歌叶諸金石其庶幾能揚遺烈於無窮也夫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頫者爲鐘卬者爲鼎鐘鼎圖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宂治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盖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洎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新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覈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

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鍾鼎之器益見尚於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事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齊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藏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倂諸山林隱遯之

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也哉予故幷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騭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圜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于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鑾旂攸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

遊五臺山詩畫冊序

隱巖禪師自五臺復來京師乃悉集士大夫貽行諸詩畫凡若干幅合爲一冊而命予序之或問於予曰佛之爲法不落有言不涉諸相者也禪師參究二十餘年亦旣深入雪竇之室矣今試出其慧眼照了世間一切雖謂本無文殊本無五臺可也雖謂前之攜杖而往者本未嘗去今之襆盡而返者本未嘗來可也而何詩若畫之足云哉顧拳拳

焉乞諸士大夫而褒襀寶惜之若此豈其猶有所戀著邪予曰不然今夫有之與無眞之與妄固無所庸其分別思惟也作思惟心生分別解皆至人之所擯而憐愍者也人人具足佛性孰爲文殊孰非文殊在在處處充滿道場孰爲五臺孰非五臺即如此冊之中一樹一石乃至無樹石處無不妙合西方變相一點一畫一字一句乃至無點畫字句處無不攝入五千四十八卷第一義諦古之至人旣不住有亦不取無旣不離眞亦不舍妄從橫游戲是大神通是大自在是大解脫此則禪師

之所得然也吾與若皆凡夫其何足以測之問者曰善遂書是語以爲序

王貽上詩集序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敖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者盖謂變風也自太公已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太息其美

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已下十有一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淡閒能自出新意從横馳騁無所不可庶幾盡破其所謂敖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删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夸齒於於越蠻荊之列故吳越荊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執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劣者然卒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

程周量詩集序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以爲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其敎然也記又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疏以爲若欲學詩必先依倚廣博辟喻以詩多辟喻故也盖三百篇自正風正雅三頌而外考諸小序皆刺時之詩爲多古之詩人不欲直陳其時事之非而樂揚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過故不得已而多設辟喻以發之其辭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使人求之於詠歎紬繹之外而能推明其

所以然此詩教之善也今之學者每專主唐之杜氏於是遂以激切為工以指直為壯以指斥時事為愛君憂國其原雖稍出於雅頌而風人多設辟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論三百篇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不可謂不激切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不可謂不指直也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不可謂不指斥時事也斯其説誠然矣然古之聖賢未嘗專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與夫語言感歎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溫柔敦厚是已孔子錄詩以為詩之宗作春秋以為史之宗是

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廢詩之不能為史猶史之不能為詩也自詩史之説興而學杜氏者至於愈褻愈極而莫知所止則溫柔敦厚之教幾何不盡廢也哉夫作詩至於三百篇言詩者至於孔子可矣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於杜氏此予不能無感也予友程子周量既不得志於時及其為詩清婉濙粹蓋猶有風人可以怨之遺焉予故為之序而以斯言告之

毛錦來詩集序

王子貽上偕程子周量踵予門而請曰吾友毛子系以文行知名尤喜為詩今方用進士高第得推官平陽以去頗行來告曰某懷汪子有年矣而曾不獲見是某為天下之弃人也蓋其慕且歎如此雖吾與周量亦唁毛子之失吾子也敢以毛子之詩累吾子乎為序而行之予辭不可則強應曰諾夫以予之不才退無鄉曲之譽進不能受知於王公大人抱其羸疾以待辠於郎舍是豈足為毛子重與毛子毋乃徇其迹而未核其衷與雖然予聞古者士相見之禮庭授則有贄出而擯賓則有儐入而詔禮則有相主人還贄亦如之及其往反之

既習則有饗有燕今毛子之於予也奉其詩以為贄介其友貽上周量以為相出其春容瑰瑋之詞可嗜可聽者見之於詩以代籩豆琴瑟之物以為饗且燕予於是讀其詞而欣然以喜想見其聲容笑貌而肅然以敬遂若拱揖毛子於堂之上下而與之流連也予固已得見毛子矣使毛子亦以是求予則吾兩人者皆可以不憾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為貽上與周量者不當唁毛子之失予而當以予之得見毛子者為吾兩人賀也貽上又言毛子白皙豐下所

文多賢士大夫容京師意忽忽不樂輒貿驢往遊塞上數過居庸喜峰諸障戍訪問退卒得前明戰場裹回久之會天陰大雨雪貰酒僧舍獨飲且醉曼聲長歌不止逾數日糧盡始還其道中所賦詩尤雄偉奇拔勝於平時予謂貽上之言爲信故弁著之毛子名某字某江西新昌人嘗謁予而不遇云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謂當成周之隆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宜

至於田夫壄妾婦人豎子知昏而賀鰥是皆不足與於詩矣而作者不絕何也葢先王之教人以詩也爲之國史以采之爲之太師瞽矇以掌之爲之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爲之鼗柷壎敔簫管琴瑟之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塾自飲射而訖於祈年蜡臘莫不有詩故雖田壄婦豎之衆一有所得舉能歌之咸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浹入乎其中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間亦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已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既改而詩以益衰於是其才且賢者亦嘗竭精憊神以力求其工然取而觀之猶多出於陵厲蹈襲之爲而不暇進及乎古豈非所教不存焉故邪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噫乎詩之爲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此爲教下不以此爲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爲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壄之衆而舉皆能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

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佗繫乎其教之者而已新城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序貽上之詩以爲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幽閑瀟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夸然一歸於正使子底力爲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葢有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與也子底葢姑俟之

翁用公詩集序

予少喜爲古文辭以進士來京師從四方士大夫遊其人多奇偉男子予廁足其末數以詩歌相倡和可謂黍矣而諸君子又不鄙夸予文或使序其所作予亦遽忘學問之固陋而序之蓋不下數人何不憚勞如此也其閒又有私心向往之甚不黍而迫於　王事竟不得一識其面輒諾旁人之請而爲之序者亦時襍出於其中若毛子錦來是已夫詩道之衰久矣諸君子方欲出其磊落不羣之材以與古人爭勝於豪釐分寸此豈待予文而後傳哉而予猶區區於是者凡以賢士大夫易散而

難聚追惟平昔握手笑語往往有不可常恃者非文無以寫吾情而慰吾思也然則予之不憚勞豈爲過哉諸君子之中惟王貽上程周量尚留京師與予贈荅尤數予熟知其詩故又能道其性情之曲折與夫氣格音節之由來以見於予文比諸佗序尤詳且盡今翁君用公得交於予也後於貽上周量嘗投予燕臺曲一篇予深服其工方思數與相見而君已去客青州矣冬十月從青州寓書復投予七言律一篇且命予序其前後詩所寓書累數百言皆推求漢魏以來作者之指頗與貽上周量有相合者抑何工於言詩也然君示予詩甚少又不及從之往復論議雖能逆知其工而欲遽道其氣格音節之所至亦豈易詳且盡哉可歎也以予得交於君最後而其合去又最先求以往還贈荅稍擬於貽上周量而徑不可得至今纍思其全集猶依依如有所失其遂能忘情於文乎故不辭而爲之序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爲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張其事

武曾彙成一卷而又命予爲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卬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卬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遊者逾年枯槁憔悴不復已思得數畝之園灌

之其謀則誠善矣在易䷉履之䷅訟曰絫履往无咎象曰絫履之往獨行願也使其誠有是願而不克奮焉以行之必將媿是幽人之絫也而可乎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丞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學有學木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必待是而後長往庋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沈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曾而猶未之能繼況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幾不知為武曾謀矣姑徇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出入中盛唐閒既以其稾示予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曆以後諸擐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胷臆是為逸品其在韋柳之閒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者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擋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遊甌粵方且航劒津櫂武夷登幔亭壺公諸峰而訪古僊人之遺蹟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尚可量哉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學子三詩集序

學君子三摯其詩若干篇數款予門求為之序予報之曰子三亦知晚近世之所尚乎以時文弋科第以奇策鶩勳名如是可以豪矣何詩之為自唐以來詩推白甫郊島最工其人率飢寒不振顛踣途路故爺人以詩為致窮之具也予少即喜詩字雕句鎪幾四十年而勳名困頓晚益思自詭山林閒以老漱泉品石嘆學擬草以資其嗌嘯得非窮者之尤邪子三年力方富俛首吾伊空用科第自

奮而其喜為詩也乃與予類洪纖濃澹竝涵襍出
不師一氏不專一家鉥肝刺髓不工不止凡所以
致窮者夫旣擅有其具矣顧吳下騷人寓公知名
者相踵稍握筆詘信便能稱雄藝苑間度其文皆
足重子三為招延聲譽而邀取筐篚子三概置不
問也而惟予窮者一言之求如嗜土炭不足以飽
也如襲鼠璞不足以珍也然則子三之詩雖工其
窮殆未易療矣哉

綺里詩選序

陳後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奇

常新陳無不好者後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
之物無奇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
奇於奇牛鬼蛇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
與言新也采目前之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
流俗所刊落以為陳者常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
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所得固宏超焉絕
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好者所能髣
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清新爾
雅為宗近乃雄邁縱恣捭脫羈束一惟子美之歸
夫寧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

美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栖殘炙冷而不
懟被褐跨驢偃蹇公卿間而不悔及其流離頓踣
襄同奔竄於東西川也采芧栗以代稻黍種萵苣
摘蒼耳以當肥鱻退與田夫埜老為伍而觴咏歎
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公李梓州之屬為之主而
不相負緣附麗也惟其自守如此故其發諸詩者
才力氣魄老而彌健舉世推為大家今虞升以盛
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絕不能從俗俛卬由
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舅氏
侍郎公方負重望於　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

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匿若恐以關說造請
累其舅者其眞子美之徒與使盆之年而更加學
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已

鏡鏡居詞稾序

予友陳子均寧儁矣中閒出處語默相距始於遊
絕或由是有與同之疑而約略其平生所遭羈愁
感憤於邑不平之況則與者固鮮也盍均寧少孤
與予同未中歲而喪其偶又同訖於衰遲各欲杜
門卻軌藝蔬蒔竹於江湖宋莫之濱敕斷家事以
老矣而遽夭其休家之子則又同均寧旣用哭子

病眚而予亦目眵耳聵憊矣其甚天之阨予兩人何至於斯極哉予學疏而才拙往往愁憤塡臆楸然欲呼天以問而患於無所寄以發之均寧撒藝摛藻妙絶一世故出其藴積悉寓之於詞夫詞者樂府之遺爵人所以被歌吹娛食飲者也當其屐舄紛拏粉黛薌澤談諧既洽絲簧既調於是曳迴風之袂振遏雲之響至於酒闌燭跋簪墜珥遺而猶不止詞之豔稱於流俗始以此與顧均寧則偕其音節以自寫所爲愁憤不平者傳曰哀樂之心感而詠歌之聲發等之言情而獨能緣哀而作擕拾物類剡畫豪𢘅流連太息每令覽者不歡則均寧拔諸爵人實有專長云均寧名某別自號非菴吾吳之隱君子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九目錄

序七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九目錄終

序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樸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蹟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傳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樸出於頹垣壞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

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蔪秀其間長林脩竹飛瀑淸湍緜亙而不絕至於苑囿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嘷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咽而淒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冑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雍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率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荅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敧嶇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稍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爲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藝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

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秋厓集序

寶應朱子國楨將遊太學遂稾其集若干卷來京師予得讀之才高而氣爽學博而思深傑然東南之獨出者也國楨先世按使公升之與其子太守公子价先後以能詩知名然按使公當李何盛行之日能與之同調故數爲獻吉所推許而太守公輕俊自喜雖文於王元美而不相附麗期自成一家之學以倡於吳楚蓋其父子開流派迥別如此及國楨起而繼之務調劑兩公所得以進幾於唐

宋諸名家可謂有志之士矣而又會其伯兄侍御君出按閩中國楨往從之遊於是踰長嶺涉建谿升武夷之顛訪釣臺之阯而慨然有感於越王無諸王審知之故蹟裵回俛卬無所發舒遂悉見諸詩若文故尤湥沈雄適可喜可愕庶幾得江山之助者與吾鄉錢受之先生論次明詩於按使公父子尚不能無微辭而獨推許國楨之作益先生嘗一至寶應國楨從邑子後徒步進謁先生固已異之矣已又上書數千言具述漢魏以來作者之旨以與先生辨文采煥然先生讀之大驚顧視其坐上客歎曰異日能議彈吾文章者必是子也予因論之以受之先生之才學出其所長方欲與獻吉元美爭名於百數十年之上俛視近世當其意者不能一二人而顧心折於國楨然則國楨其可不自勉哉予故幷述其事以勸國楨名克生别號秋厓遂稱秋厓集云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貽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丞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爲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爲同考時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抵燕子磯貽上與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荅從者顧視色動而貽上徑呼束苣以往題數詩於石壁上從容履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間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淸林茂之遊最稔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淮雜詩中詩益流麗悱惻可播笙管而被絲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襍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歗歌之樂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槩矣丁繼之名胤最後貽上爲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繼之綴於篇首蓋貽上之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靈陽襍咏序

昔杜子美簡鄭廣文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又爲之作醉時一歌甚矣學官之窮也當玄宗之世鄭氏方以才名見知於人主而又得奇杰不羣之士如子美者與之遊顧猶不免以窮著況其不及鄭氏者哉雖然後世所爲知鄭廣文者惟以子美二詩故爾吾意鄭氏於是時亦必作爲詩歌以與子美相倡和以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惜其詩不傳故後世莫得而辨其工拙也以彼其才使開元天寶諸士大夫有大力者從而推

輓左右之則亦可不至於窮即窮亦可不至於飢寒困頓若是之甚不幸而無哀憐之者雖僅僅得一子美爲之旁皇太息其間然子美之窮又甚於廣文故終於無可如何也今吾從父均萬教諭靈璧者二年秩卑而祿微度不能有以自見於是登潼山杭汳水裵回陰陵之旁感時弔古悉寓之於詩凡若干篇皆所爲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者也吾不知從父之才果能與鄭廣文相配否幸而遇有大力者果能哀憐之使不至落莫否萬一子美復生於今世亦當爲之旁皇太息如所傳二詩否也然其窮可謂甚矣世言詩必窮而後工吾於此益信抑吾聞子美之爲秋雨歎也傷百草之爛死念決明之獨鮮故其詩曰涼風蕭蕭吹女急恐女後時難獨立此蘇子瞻所書以貽馬少卿者也從父豈不聞之乎其必有以自處審矣於是從父方輯其詩爲靈陽襍咏丞使至京師命珽爲序故序之如此

鬱林集序

滇地方千里帶甲數萬歲糜餉金二伯餘萬雖名爲偏徼而形勝埒於內地平西親王躬奉　上命

移三秦之節以制臨之　國家優王以異數其次枉異姓諸藩之上而先是又有　詔許王便宜用人自司道而下訖於郡縣之吏皆得專除授於是四方雄偉非常之士以才器自負者無不儋簦束馬而趨滇中遲者數歲不則一二歲往往立取大官以功名顯於西南若程子伯建則又雄偉之尤者顧獨次且境內有年纔得一縣印即用詿誤左遷陸沈幕僚之內此可浩歎也今年夏伯建將奉表入京師檢其笥篋無所得惟得先時士大夫贈荅寄懷諸詩凡若干篇乃彙而刻之命爲鬱林集

攜之以來予閱其命集之故益本漢鬱林太守陸績誠石以歸之意云夫績故吳人予亦吳人也績所載石至今猶在郡中郡之好事者益嘗鐫其陽名之曰廉石予爲諸生時嘗數往觀之然此石特塊焉頑質耳非有瑰異奇詭可充甲乙之選者也今伯建所刻諸詩讀其辭或溫然而潤或燦然而章或鏗然戛然而多韻不啻比於珠玉金貝鼎彝鍾呂之屬矣豈陸氏塊焉之石所可得而頡頏者哉由此言之伯建所攜之橐裹其殆富於鬱林太守多矣尚何次且陸沈之歎邪

火之始炎也不撲則焚水之濫觴也不隄則氾在易言坤之言復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戒哉予故前稾至此序讀篇首數語於是有感康熙乙丣春正月鈍翁附記

江南遊草序

爲山水之遊者莫勝於江南而吳中其尤著也大海距其東具區匯其西加又有崇岡環麓脩篁平林乳泉怪石與夫闔閭夫差孫仲謀之遺阯莫不鬱然幽深而蒼然秀潤相與映帶於遠邇遂爲遊人所樂趨於是畫舫籃輿玆縈竹杖日夜不絕於百里之內然其遊者率多騷人寓公無祿位以縈其心無文牒簿書以分其時日故能盤桓倚徙盡得其所謂山水之樂焉若京朝貴人有事玆土者則其力有不暇也臨漳李使君夢沙権關滸墅既用釐奸剔蠹著聲吳中而又以政事之餘閒數偕四方賢士大夫肆情山水一觴一咏若欲與騷人寓公爭其幽深秀潤可喜之觀者昔白樂天之守吾蘇也嘗咏吳中好風景及去官之後又有憶舊遊一詩寄劉夢得豈非吳中之山水遠邇映帶可以盤桓而倚徙者尤號江南之勝故雖至於既去

而猶不能忘與然考其在郡所作止於題武丘二寺泛太湖宿洞庭數篇是何遊觀文采之寥寥也今使君於支硎靈巖陽山鄧尉諸名蹟無不扶輿從以往往則無不有詩淋漓筆墨徧於山巔水涯意其中必有甚樂乎此者此其才名殆與樂天相埒而篇什之富又不啻倍之吾吳之勝其盡在斯集矣集中所載諸作或不專主於吳而予言之如此者益予爲吳人知吳中山水而已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爲也既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

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怳憤懣無所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憀之辭反復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焉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蓏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恒在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若知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也蓋卽莊周氏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而又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憀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卽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已不秊夭歿矣夫使卿謀不歿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耀於一世卽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演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秊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相反邪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邪一何不免於忌才有如前說云云者也予滋惑焉卿謀爲徐子公肅外舅旣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旣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奚知卿謀之才者其敢默焉已乎

草堂合刻詩序

自昔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篇則有異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旣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爲僧則又圍棊六博飲酒而食肉以干謁招請爲事不更于佛之戒律邪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奚取焉而昌黎不爲之諱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吾之立說不然從吾游者其人而非僧也必將舉六經百氏與夫天人神鬼精微博大之指相與講求而磨礲之以期無戾於周孔此吾儒者之責也其人而僧則無所需乎此亦必擇其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棊六博推此類以盡守佛之言然後從而加稱道焉若詩固儒者之餘事也士大夫所常爲爲之猶若其難工不當以是責諸僧而僧亦不當用以自哆至於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棊六博而又盡守佛之言則凡爲僧者當皆然疑若易易者也

顧嘗出而求之僧矣往往易於言詩而難於守戒律得毋惑之甚與今有上人於此其受持也微獨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棊六博而已也庶幾取所謂戒者一一勉而守之及其六時拜誦之餘輒又以苦吟知名豈非尤吾所稱道者哉如恭密與其徒佛開是已恭密爲人循循修謹而佛開復沈靜寡言見詩於吾友甫草里中亦莫不愛而信之其詩皆以唐錢劉爲宗幽秀雅潔方日進而未止不知視靈師孰工孰拙顧其人則與昌黎云云者異矣噫乎吾非能佛之闢也闢夫從佛而干戒律者也

若曰如來嘗戒綺語業詩亦綺語之一則吾不能知已

顧氏詩序

董子玉虬嘗手一編告予曰顧氏天孫吾次室也當天孫之歸吾吾已起家大行矣然吾素無謀生之術而七品之祿尤不足以供朝夕故其貧日甚而天孫安之若不知吾貧也吾又才疏而氣高不能隨時俛仰取聲譽於人人之好吾者益少於是數壹鬱不自得休沐無事惟與天孫分韻賦詩以相諧謔則吾坦然而忘其憂士大夫有來遊者入吾室吾從之歡呼劇飲移日夕不倦天孫輒拔簪珥典衣服以佐其酒食未嘗有不給盤餞果餌之屬雖不極於豐腆亦未嘗不潔且美也則吾又欣然而得盡其樂凡若此者孰非天孫爲之哉至於今日吾忝爲　天子所知得備員侍從而見齒公卿間追惟前爲大行奔丞困頓不自得之時怳若寤寐欲與天孫稍相勞藉而其歿則已久矣惟所賦詩集在爾閒嘗取而讀之以想念其人髣髴猶見天孫之容止而聞其聲音笑語然以爲猶未足以慰吾思也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託之以廣其

傳焉噫吾天孫特一孅弱女子耳其行動不出乎閨梱其翰墨題咏不離乎四時之景物蓋皆所以安其貧而寓其娛戲感慨而已非有弘文巨篇可以必傳無疑者也苟所託非其人則又奚益之有度今之以文章自許而能傳吾天孫者莫如吾子吾子盍爲之序夫予於玉虬爲鄉人又故交也故遂不辭而序之天孫名謀蘇之崑山人集中詩凡若干首蓋皆溫麗可誦至其家世之詳則徐波元歎備述之矣此不復書特書玉虬告予之言以慰其思云

先大夫詩集後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號玉淙居士明天啓丁卯科舉人　皇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年十六而孤二十而補諸生二十四而舉於鄉越明年崇禎戊辰試禮部不第歸逾二年而病咯血又五年而歿年三十有一是時琬兄弟方幼未知恪守先大夫遺書也稍長則繼以兵燹播遷流離益手澤之散軼者十及二三矣惟是編爲先大夫所自定琬雖遘患難輒攜以從先安人舉而不罹於盜賊不毀於水火故至今藏巾箱中嗚呼自明萬曆之季吳下能

文章家莫不祖公安而禰竟陵而先大夫之詩顧獨不溺於風尚如此今者值　國運休明肇興文學之時名公鉅卿類能以起衰振靡自任然則詩教其復昌乎儻覩是編必有知先大夫之志而深悲其蚤世者先大夫庶幾不亾矣

寓廬十咏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爲寓廬不逾月北上遂作絶句十章咏之且命兒子筠稍葺治之既而歎曰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刱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予試觀夫壽藤蘿竹蔓延而蕪穢孰非向之佳葩美卉列植而灌漑者與荒谿斷塹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頹垣破瓦鼪鼬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留無時而人事之盛衰乘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覆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爲寓寓無不可者噫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爲泰許由支父辭之不爲高形骸内外皆寓也故佺喬得之不爲壽顏淵殤子失

之不爲夭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僂發背跰𨇤而行而未嘗恥之益恬然忘其所寓而遊乎方之外者也今予顧不能舍是寓廬者而沾沾焉咏之是不亦贅矣夫

戊己集小序

予自戊戌己亥兩歲中凡爲文若干篇越明年始命兒子筠繕寫爲戊己集合十卷是歲予已調刑部同舍郎邵子無畫者善五行家言嘗推予祿命曰吾子以酉垣立命而紫炁適在酉躔胃宿之四度以占候言之炁於天文有文章之象宜吾子力

學好修能自奮勉於詩歌古文辭也然　本朝天官所載惟水火土三星有餘木星獨無餘識者以爲紫炁之不行於天也二十年所矣夫天時與人事相表裏今是炁旣隱匿不燿而吾子顧猶孜孜矻矻日夜以文章自命不幾違天而倍時也哉欲以此取功名致聲譽此必不得之數也蓋郤子言之云爾意者其信然乎抑姑設語以開示予也自予居郎舍以來雖時時有所述作然而知者以爲迂疏不知者以爲狂易孰與我同調者乎孰推轂而規切我者乎是何於郤子五行之說不啻若符契相驗合也由是言之凡予之喜爲文章者命也故不能舍所好以殉人至其窮愁顚躓求安一官而不可得者亦命也故不暇與士大夫爭一日之譽古人若韓子退之蘇子子瞻者可謂豪傑之士然其命皆在斗牛間而其身宮又皆在箕故生平皆易致口語退之至爲詩云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名聲相乘除得失少有餘然後知祿命之果不可誣也以予之陋劣不才固不敢齒於二君子而其命之所直則亦有可感者庶幾用此以自慰爾矣

悼亾詩小序

傳曰妻者親之主也故夫婦相與之際爲情尤深況死生存亾又其感人之大者乎古人之於情也有託之音以傳者如牧犢子無妻作雉朝飛琴操是也有託之詩若文以傳者如潘安仁喪其配作悼亾諸篇是也今吾妻袁氏與吾同年月生僅先四日耳吾自官京師貧不能攜以來家之大小皆仰吾妻以衣食而吾妻又柔順明淑能得內外之心不幸抱寒疾以歿所遺弱息穉女其得免飢寒之歎乎於是深悼吾妻之不可亾也未及爲賦姑爲七言絕句十二章雖辭采之工麗語調之雋永萬不敢與安仁竝然其爲情則豈有異哉憯乎吾嘗學琴於潘生爾開而未竟其業故不能譜之爲操儻得以此詩之情寫而寓諸絲桐間又不知其抑揚上下纏緜悽惻可思而可涕者以視牧犢子何如也遂輯成一卷俟續有所得當幷附於後

前稾小序

予旣至江南合前後所爲毓德堂戊己玉遮山人諸集共刪存二十四卷以授兒子鈞夫予文不足爲名家學不足爲通儒才識不足齒於卿大夫之

後其自審良已熟矣顧猶拳拳纂述而不知返者非欲釣名罔利也官曹無事亦聊以娛其暇日而秏其壯心云爾若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予豈敢稾中凡詩若干首賦書序記傳誌贊銘若干首

伯子遺稾小序

伯子名筠字禹吹吳江附學生年止三十二凡病咯血十餘年竟以是歿歿而父鈍翁始更其字曰伯子先是伯子自時文之外頗好爲小詩翁以其疾之屢瘉而屢發也禁之使不得爲然伯子猶私偕其友時時倡和相屬戒不以聞於翁及其旣祥也翁得遺詩一卷於沈君友篪范君鷺公所撫之泫然而悲因錄存如干首以慰伯子於地下至於所賦章句之醇疵工拙則姑俟采詩者擇焉嗚呼悕矣天之祝予於斯則已極矣吾雖才吾伯子尚忍言哉尙忍言哉

鈍翁前後類稾卷二十九終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月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目錄終

序八

十二圖題辭序 壽龔尚書孝升

康熙四年冬十一月某日合肥龔先生之誕辰也其門下士劉體仁公勇繪圖十二合吾黨師事先生者若干人各賦詩爲壽而復命琬序之竊觀諸詩所述其於先生名位之重氣節之高登臨遊覽之勝子孫室家之蕃衍康寧旣詳且盡琬何以加諸獨惟先生之筋任刑部也幾一年所矣當是時
國家方更化立法以建億萬年無窮之基惻然

閔斯人之罹辠者衆故尤用明刑爲重任而先生在部中每遇冤獄未嘗少有所瞻徇或正色力爭或從容緩頰敷反復開說於同列之前必務得其衷而後已有不能得則又畫爲兩議以奏而　天子所聽從者每於先生之言居多其爰書所坐自鉗釱城旦已上有豪末不當其辠輒感歎不歠者累日以故滿漢士大夫悉心折而稱譽之彼史氏言用刑之平者莫若漢之張釋之于定國爲最及後儒推論始末以爲如絳侯之下吏趙廣漢楊惲韓延壽之排沮獲辠皆直釋之定國在事之時由此觀之史氏所載兩廷尉之歌殆不免緣飾其辭而二子者之不能盡行其志亦概可見矣夫以孝文之仁恕孝宣之綜核名實號爲西漢盛世而二子者之志猶不能盡行吾故嘗喟焉太息以爲用刑之難其來已久無怪乎律令事比之日趨於紛紛也今先生獨遭逢時會侃侃守正卒之　君臣僚友無不委心聽命者先是歲二月彗星再見西方已又地震京師先生慨然念天人感應之理密疏爲諸辠人請命言最切直初不以禍福利害動其意也於是　國家竟用先生言下　詔肆眚而

闕後又復　朝審之舊命部臣重纂律例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圖中所列草奏一則蓋指此也然則先生之得行其志可謂賢於古人遠矣自今而後所在被德感恩之衆累千萬人其羣萃而頌且禱者不謳於途即謠於巷必能與兩廷尉之歌竝傳區區吾黨諸詩亦何足爲先生重顧先生絫以好士著稱每得一士若惟恐其不聞於世雖以琬之不才濩落猶辱知顧之渥至於東南布衣耆舊與之握手道故折節而推奉之尤無不至以視釋之之結韈定國之執經備禮此又無以異則凡效頌

禱之辭以壽先生者宜先自吾黨始琬遂不辭而僭書爲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太傅亨九洪公既定滇南之三年上書乞歸京師其明年爲 嗣天子改元之歳九月某日公壽七十京師士大夫先期屬予爲文以序予惟公自受知 世祖章皇帝歷中外要踐將相者幾二十年其品望在鄉國其威名在遐荒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夫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宜其福祿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予辱與公善其知公功爲最悉願得論次其大者當公之視師長沙也湖嶺以南跳刀丞戟窠閒竊發者甚衆公揃刈而招徠之備有方略羽書所被西南諸君長咸稽首受吏之不暇此我 國家所以遂撫滇黔也予嘗考諸前世如漢伏波樓船之定粤唐韋南康之制南詔明傅穎國之下雲南莫不炳炳烈烈照燿舊史然以公視之其功倍大亦倍難何以言之趙佗之去黃屋左纛也此在文帝世也驃信之受盤器與龜兹樂工也此在明皇世也益其稱內附納貢職者近或數十年遠且百餘年

矣故雖有伏波樓船兩將軍之才南康之謀且斷縛建德而盟驃信不足以言武也若公所處者非如趙氏與蒙氏時叛時服不能北向爭衡中國者比也則其難倍之當穎國南下之日梁之君臣懼段氏潛躡於後段氏又恃梁人掎角於前遷延相顧此特折馬箠傳鏃矢而定耳揆之於今彼方挾擁戴之餘孽僭恢復之虛名煽引羣蠻自號勍敵殆未可以威聲讋也則其難又倍之然而公決機制勝通瀾滄之江開苴蘭之道自是之後禁旅可班軍屯可役金馬碧雞可致筰馬僰僮氂牛犀象之利可順流而下四方湖嶺以南畏威懷德者數千里相望夫孰非當日之成算與吾故謂公功爲大周書君奭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公既奏平格之績而天予之以壽考此豈獨公一人之慶實我 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由此觀之公之保乂 國家者方永永勿替又豈伏波樓船以下諸將帥所得望其髣髴也哉謹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即與敘寰爲忘年交蓋敘寰長於予者二十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

宦遊京師每念敘寰之貧以吾妻袁宜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宜人必曰敘寰坎壈若此女當資遣之使來宜人謾荅曰敘寰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敘寰竟不之知也于溦用是爲恨敘寰爲人樸直無佗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尚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擾敘寰故敘寰雖貧得往來于家飲啗弈烝自若未嘗用飢寒少挫折也蓋于自弃官以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文相習熟者率稍稍引去或不復通聞問惟敘寰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

勉如故宜乎于念敘寰不忘也敘寰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斂布粟之屬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敘寰徒跣行數百里林木蔽薈谿谷陿湊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襍與虎俍蝯猱爲侶奔而得免既得中下茶百許斤擕以歸忽患瞽癱累月盡費其所易茶然後瘉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于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敘寰於諸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看于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敘寰不之變于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爲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于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嘐獨敘寰最先至酹與之飲兒鎬闚其衣褎若有所挾者探之得桊卷丈餘問其所欲始知敘寰以今年之秋爲壽六十意將乞于贈文口吶吶不敢發言鎬乃代爲之請于首頷之遂序其大都以示鎬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

劉敘寰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於老老也庠序膠學之異其地燕禮饗禮食禮之異其文燕衣縞衣玄衣之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

等而下之則又孤獨矜寡有賜瘖聾跛躃與夫侏儒之屬有給匹夫之窮無告者無不得遂其養此周官所謂以保息六政養萬民而民樂生於先王之世者也今吾故人劉翁敘寰年七十矣顧其年益高其窮亦益甚凡百資生之具無一有也禮七十貳膳飲酒食肉處於內而敘寰茹藜藿飯麤糲得一飽足矣何膳之敢望禮七十時制而敘寰無一廛之居經營衣食將給旦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禮七十杖於國不與賓客之事而敘寰入操井臼出赴親故之急欲求瞚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

起居步履如故或無所事於杖則有之可甚矣敘寰之窮也自近世以來　國家所存釋菜鄉飲諸禮有司視為具文率皆奉行不力至於養老振窮恤貧之制則已廢墜不可復問矣於是若敘寰者退不得安於私室進不得見賓禮於有司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吾不勝慨焉太息葢非獨為敘寰而已也敘寰與予交久矣予既仕宦摧折歸而杜門養痾方欲守先王之遺經以自娛其老而敘寰亦遂以餘年歸命釋氏呼佛號誦金剛大悲諸經呪雖盛寒暑不輟度其中必有所自得其於窮愁

不平之況當漠然不復繫戀也審矣如吾前之云慨焉太息者固敘寰所鄙夸而不屑道者也吾故曰非為敘寰也九月某日里人將往為壽來徵予一言以贈予既有感於敘寰之窮而又泱念古王者之不作世變之遷移而不止聊僭敘寰以發之如此

包處士六十壽序

冬十月處士包先生年在杖鄉之歲邑中知名之士無不往賀於是將舉爵以進而先揖予使言予遂言於先生曰古盛王之治天下也莫不有養老之禮其行也則安車几杖以扶之其退息於家也則有膳羞被服百物之好以娛樂之而又以時進之於國學天子親自比子弟希鞲鞠臑以薦其物而乞其辭待之如此其至也其稍僻遠者則又命其邑大夫於政事之暇伏臘飲射之時躬造其廬而致請焉念之又如此其周也待之如此其至而念之又如此其周是以古之齒高而有德者皆在天子所養之列不於朝廷則於鄉黨可謂尊且榮矣至於今日雖有耆碩不羣之士退而伏處於江湖草莽之中天子且不得而知又安望其待之至

而念之周如古盛王之所以為養者哉雖然以今日而思復古但當求其人之齒與德而不在乎禮之有無也若先生者抑亦可以當是禮而無媿也已夫齒之於德未有不相因者先生事父母孝事長上敬循循雅飭與物無忤其平居頤養未嘗以利欲撓其外以思慮亂其中而又能發為家訓以造子弟之材者使守其緒而光大之此先生之賢所以致年之久且高而猶未見其止也昔在豳風之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即繼之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此言國中之耆碩有不及與乎養老之

禮者則一鄉之賓朋與其戚屬各得㴱此穫稍之日而以嘉賓旨酒致其敬也今先生之德與齒旣有合乎古三代之風予故樂道盛王之所以養老者而又願與諸君子取豳風爲酒之意酌三爵以娭先生之舉先生其毋容辭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閽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壁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邪捽閽人首至

地欲拳毆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亟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虬須赬面衣敝衣曳破革屣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琳枝侍御爲酒人文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蹢躅其志頹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敘此事也旣而置酒名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詷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葢李侍御嗜豪於酒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什之六七矣旣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古詩其辭質直債激以視世人規橅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鬻給酒食或與賦詩相倡和故孟遷雖牢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人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遊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貽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於諂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旣非至人盍亦簡應

對戒奔亟而退息於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有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終

康熙甲寅仲冬朔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一目錄

序九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一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一　文稾十九

序九

董玉虬五十壽序

先是順治之季年　世祖章皇帝幸南海子董子玉虬方以侍御史言事當　上意名對行殿　上手其疏太息良久所以顧問慰勞者甚至對罷會天將暮海子距都門數十里　上恐董御史迷失道特遣侍衛導之以還翼日盛傳諸公卿間無不歎慕玉虬之得君者未幾而　世祖鼎成玉虬顧念知遇之厚思所以報雖被錮黜不悔久之直彗

星地震之變應　詔力疏時政闕失且曰變叓先皇帝法度非是玄一切報罷語最激直頗刺譏用事者由是大忤權貴人意當是時予方左官司城而鄢陵梁先生曰緝與玉虬同臺爲御史此三人者雅相善也退朝之暇杯酒淋漓玉虬輒敘說被遇　先皇帝事未嘗不慘然泣下已又相與剖列　國家大計侃侃指畫風發泉涌常至丙夜不倦在坐者皆離立愯然則又未嘗不以才識議論相期許也玉虬既忤權貴人徑陰俗外轉出諸隨右遂中道投劾去而曰緝與予亦數奔走南北最

後相繼請急同月出都門而三人者遂不復聚首如京師時矣曰緝遠在中原千里之外音問不相及而毘陵去予郡不數舍舟楫往來者晝夜旁午予聞玉虬之家居也面無皺顁之色口無怨憤愁歎之音讀書爲文章襍以徵歌度曲怡然自適然後知得喪離合之不足道而玉虬所得爲不可及也玉虬長於予一歲今年始五十古者五十而爵服官收此非玉虬優游退息之日也　天子自親政以來躬行節儉修明　先皇帝舊章悉如玉虬言墜乎用其言而弃其身在玉虬固可以不憾然

先朝所遺忠直敢言之輩如玉虬比者有幾顧可使之自放田埜而莫之甄錄乎此有識之士所不能不爲　國家惜也邇者　人主欲風厲有位凡左右文學侍從以及外臺諸臣往往蒙不次峻擢而又有　詔命督撫官廣羅遺佚益汲汲於人才如此吾卜玉虬之不以放廢老決矣一出一處何常之有俾一旦翻然應命而起與中朝士大夫宣力　王事得以報　天子者思報　先皇帝於萬一則予雖羸疾杜門猶能伸紙操筆作爲歌詩以形容君臣相得之盛至於幅巾杖屨與吾黨耍游林泉則姑少遲之以竢功名既遂之後未爲晚也玉虬儻有意乎詩小雅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非予一人之私度亦曰緝所深願於玉虬者也於是毘陵鄉先生某某謀所以稱觴而介玉虬從子某來乞予一言予告玉虬止此矣

姚六康六十壽序

池陽山水之鄉而石埭爲僻縣其地多竹茗紙桼之利其民依山而居尚氣好訟號爲難治吾友南海姚子六康爲令凡逾六年而政始成士謠於室

負擔者歌呼於途上官稱之諸慕傚師之循吏之聲播於四境之外予聞而喜可知也六康沈靜寡欲平居茹蔬衣布無聲色裘馬之習又嘗得法於禪師家所謂曹洞宗者每退食之餘簾閣據几左蒲團而右瓶囊儼然一黃面衲子也九華天門黃山白嶽諸勝皆在其鄰壤遠者百餘里近者不及一二舍精廬梵宇高下相望鐘版之聲相聞挈衣具曳革屨而往來其間者晝夜絡繹不絕六康既嚴事其尊宿而又能以微言軟語引接其少俊賦詩談禪紺縰倡和從容簿書之側益六年於此矣

於是道法日高而石埭之政績亦日有聞於南北予往時贈六康文所云研極佛之旨趣雖以之服官政無不可者益至是而始驗也今歲某月日六康年六十有僧頓修上人來自吳興乞予一言爲序夫古之王者食三老於太學憲而乞言巡狩則先見百年者其制載於禮經而詩小雅亦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豳風之細民至於殺羔羊酌春酒躋公堂以爲君上壽此皆吾儒者之說也邑中之士若民苟愛戴六康而行此禮其誰曰不宜若頓修固方外士也又嘗爲六康同參佛說一切有爲

諸法皆如空拳昨寤凡居阿羅漢位者卽不住著於壽者見相而況如來以下以訖南土諸祖乎六康方以無生爲樂當其蕭然靜坐俛視世間區區甲子直彈指刹那之頃耳夫豈足爲頌禱也哉予竊嘗遊臨濟宗師之門與六康異派而同原頗數年以來訖無所得退而歸老堯峰之麓杜門養疴猶不免用俗下文字受士大夫之役習氣宿業未易湔濯儻陳諸六康之前必將以綺語訶之且懟且悔而頓修猶見督不已予與上人可謂二俱有過矣雖然此頓修意未始非石埭士民意也故不避懟悔而序之如此

宋既庭五十壽序

先生交於予三十年矣予爲人輕率無威儀而先生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予多言好辨而先生不苟笑語纔一開口便以義理折服人予褊急不能容物而先生喜奬借後進爲之延譽予之不及先生如此然先生長於予三歲予固以兄事之而先生亦弟畜予益歷三十年如故也始予年十六七卽與先生以文章爲徐勿齋宮詹所知數引入二株園爲文會每一篇成宮詹必首推先生以率

予輩由是先生才日高撰著日富從游弟子亦加衆赫赫有聲場屋間順治中以一舉子寓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頠讓而自名公卿訖於四方游士慕先生者又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爲榮當是時度先生之心必自以爲甲第可以反契致而功名可以跬步成也曾不數年江南奏銷案起被詿誤者萬人而先生遂屏不復與會試此其可歎息者也會予在郎署亦以此得臯陸沈左官中今年夏分司江寧事竣便道還里門見先生於西郭外與之游武丘裴回

短簿祠下予坎壈有年意頗悔恨而先生從容捉手無豪髮流落不平之感抵暮還宿予書舍秉燭相對娓娓數百言所以規切予甚至然後知予之不及先生者益又歷三十年如故也先生今年五十杜門息機從事於學道久矣昔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莊生亦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然則先生之爲學也既已浩然有得於中則於向之文章才譽皆當刋落蘙除一歸諸無何有而况遇合之遲莽人事之得喪夫豈

足以累其胸而撓其思慮也哉顧予猶爲先生述此予之固陋甚矣繆歌起修撰先生高第弟子也嘗館先生於家者十年予之獲交先生自此始故修撰將遣使往爲壽而命予以序予乃不辭固陋而述之亦聊以道平生之歡而侑先生之一觴云爾敢遂曰知先生哉

代壽白母陳太君八十序

海内賢士大夫無不知有江東二白者二白謂誰謂吾友仲調與其兄孟新是也自二白年少時即奉太君之教以才學知名嘗出入劉念臺黄石齋及兩公之門尤爲龔先生孝升所引重當前明之南渡也有皖人衆忌仲調者既怙擁戴功貿顯用事遂起黨人之獄牽連仲調兄弟鍛鍊百端瀕於危者數矣直太君春秋漸高人或謂仲調若縱不爲家門計柰若老母何雖仲調兄弟思念太君未嘗不涙漸漸承睫也而太君顧感慨自若有汝南范母之烈於是海内賢士大夫既知二白又無不知有太君者及黨禍既解逾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復十一年而太君壽躋八十矣中朝諸君子凡屬仲調知交者謀致賀於太君而來問予所以爲壽之

說予尚記二白被禍時也皖人羅織鉤黨方急士大夫莫敢攖其鋒其與仲調兄弟厚善者率相顧隱匿當是時予竊以爲仲調兄弟必不自意全即太君在堂亦必不意其巢可無覆而卵可復完也孰知二十年以後家門殷盛子姓滿前太君且康强壽考如故那試從起居燕閒之暇追惟往事若在寤寐顧向之用事賢人株連羅織者安在此可以賀太君矣抑予重有感焉漢之爲黨人患者宦寺也唐之爲清流患者武夫戰卒習爲寇盜者也獨前明衣冠之禍一中於寺人再中於中原寇盜

而中閒士大夫分持門戶操戈礪刃以相攻擊延及末流則一二僉壬之徒褻隙奮起往往鴟張虎視甘與正人爲難於是刊章禁錮馳傳逮捕之文震於南國上被搢紳下速士類與仲調兄弟爲比者何可勝數由今思之其氣燄之盛機穽之深誠可謂寒心切骨然爲時未幾固已歸於澌盡泯滅矣而吾仲調兄弟猶得操几杖奉甘旨從容慰藉於太君之側豈非其天幸與假令黨禍不極則二白之品行不彰太君之賢名亦不著然後知天之所以曲成白氏者政未有艾也曰者　王道昌明

上之　天子以蕩平爲治交之公卿大夫士皆以寅恭爲心中外遐邇絕無如漢之南北部唐之牛李然者此眞仲調兄弟起而策名之時矣先是太君七十覽先生爲長歌一百二十言系之以序旣成稱仲調相與之誼至於篇末則又願仲調兄弟及時取功名以娛奉太君今相距十年矣而予卒無以易先生之言也遂弁書之以爲二白勸云

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錢氏世居長洲之永昌邨永昌地故沮洳居民儉嗇稱之歲賦率不能中程而錢氏獨以貲雄其土吳人號之永昌錢家先時予大王父參政公歸我祖姑於錢是爲中表諸父于鄰公之母後五十年而予族子昭丞復贅錢爲館甥兩家稱世昏媾也自予少時已不及見祖姑數從于鄰公於酒次備聞祖姑家法且感且歎而于鄰公又盛稱其族母顧碩人之賢以爲與我祖姑略相似蓋錢氏累世多內助云顧碩人者昭丞之妻祖母也予以是復徵之昭丞昭丞浚以于鄰公之言爲然于鄰公曰碩人事姑章以孝相其夫子以敬御其子譽選君昆季以嚴中歲始秉家政晝夜課諸僮奴力作輒

扶其惰者而稍用私財置酒食勞勉其勤事者以爲常數巡行籬落周視畝畝雖大風雨雪不少止內外皆畏而親之于鄰公之稱碩人如此昭丞旣然于鄰公言則又曰某於碩人爲孫甥碩人待之有加寒而煦之飢而飤之衣服飲食無纖細不印給於碩人也某進侍吾舅譽選君退而與妻之兄弟遊處終日吾舅之行誼井井如也錢氏諸兄弟恂恂如也其文章風采彬彬如也蓋得諸碩人之敎居多於是碩人年七十矣予從兄奇璞將與昭丞往稱觴焉而乞予言爲贈夫予之所欲言者于

鄒公言之貽孫又言之矣其何以加一辭乎自今以後庶幾碩人飲酌之日增步履言笑之日健使譽選君已下常得碩人以孝養錢之族白于鄒公己下常得碩人以師法諸孫甥若貽孫者常得碩人撫摩而鞠毓之則雖由中詩而上壽以進於無窮可也是爲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代詩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康熙六年秋　天子親郊攻推恩　廷臣俾各以所居官貤封其父母於是燕吾張子正甫遂用戸部郎得封母賈爲太恭人太恭人適居京師年七

十矣在位諸君子與正甫厚善者咸羨太恭人之康寧壽考能享正甫之報也又羨正甫之能以爵位爲太恭人榮也羣詣予乞一言序之予與正甫同朝又同家畿輔又辱正甫數納交於予故予不敢以不文辭竊聞太恭人之風舊矣其在賈也以勤愼寡言嫺習女紅爲淑女其來歸於張也以善事君姑氏而與贈公終身相莊爲順婦蓋贈公嘗舉於鄉及其歿而正甫方惸惸藐孤張氏詩書之澤不絕如綫顧又提攜正甫使得策名　王廷著有譽望於郎署之内爲賢母雖傳紀所載列女之事蔑以加太恭人也則其康寧壽考而享正甫之報者豈偶然哉抑予觀於古而知事親之與事君其道殆不能以兩得也如所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而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之什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其末則繫之以南陔白華蓋極言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享征伐時和歲豐之美而終歸之於孝當此之時士大夫之在位者夫豈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然而四牡一詩猶惓惓焉有將母之願與祈父北山

無異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於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邪若正甫故家於燕距京師不數舍風土相接而語言飲食相通也以是太恭人挾其版輿竹杖時時就養邸舍正甫進而簪筆荷橐盡心於　王事無有不其退而奉侍太恭人舉其定省鄉趾之儀修其饘酏酒醴脂膏之物亦無有闕今者當生辰爲壽之日復率家人子婦陳　天子所錫之冠帔而奉觴上壽於太恭人前則事君事親之道正甫其兩得之矣雖四牡之使者且異於不及而況祈父北山

之屬敢希其所遇之萬一哉予以爲 天子自即
政以來與卿大夫勵精圖治治不亞於鹿鳴天保
矣然則爲正甫者當益夙夜黽勉以自奮其南陔
白華之潔白以無負太恭人敎則爵位必漸以隆
天子之寵錫必漸以渥而家門純嘏之慶必漸
以益增吾知太恭人之康寧壽考必屢進而訖於
無窮也遂書此言俾勸太恭人一觴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爲六十誕辰夫人
益吾再從弟寶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
祖父方伯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予
言爲壽予竊有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爲
婦在前明熹宗之時先方伯以忤魏閹私人解其
粵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
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勉於文學號爲吳
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幼顧猶及見
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旣纍歿於海外從父與先大
夫復相次蚤世汪氏稍衰數爲外侮所侵雖以寶
文之煢煢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搖之
患而卒能搘柱門戶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
哉於是宗黨相聚未嘗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爲難
而夫人尤有不可及者蓋自明季以來入於 國
朝吾諸父之鄉舉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
甲科得爲京朝官者曁予又二人此亦汪氏衰久
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衍薰蕕好醜襍出於
其內雖不乏閉戶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
往健鬬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陵轢汪氏殆由
此不振矣予故嘗喟然太息思復見先方伯盛時
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
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
賢士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
以教之也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
今日也於易卦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
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剝卦當爲爻之䷁（變坤）上
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夫人之賢艱
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予雖不
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椉君子之車輿
而蔭芘其衆也已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挍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二目錄

記一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二目錄終

記一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永昌王先生方以尚書爲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爲予言是司在部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述爲宜明年春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笞其無事略如先生言然予素多病病每發即苦煩懣不能多讀書邸舍所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

酧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滋媿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冰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棄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抱案牘蔟几側予濡筆署紙尾訖即擁樂毀著具爲苦吟狀諸小吏見之俱匿笑避去不復顧軒前有庭庭有石挺然如人立又有柏槐各一本小桃一株桃將吐蕚予暇則抱席往坐蕚下有小鳥青黑色飛鳴其間馴狎不避人予樂之忘疲常至日暮始返夫以予之疏慵率直自分不任錢穀去年夏謁選不幸得戶曹猶幸而分司於此以自蓋其拙未嘗不欣然以喜也然爲病所侵衣食湯藥俱不足以自周而京師親舊過從者亦益少署中自奉行文書之外亦無他材能可以自見於是撫歲月之如流而恥功名之不立又未嘗不默然以思而悄然以恐也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然則予去其故鄉舍其朋友兄弟妻子之樂而來縻祿食於此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嗜退軒記

還邸舍之逾月始理一軒爲讀書之所名曰嗜退其語在宋史司馬池傳中予取以自志者也然予

自受發以來簿書旁午日夜奔丞東便門外不暇恒居是軒先是予病嚴未瘉入夏益咯血不止予方懼戶曹之未易稱職也欲得改佗部以去會有言事者亦條其策於　朝下公卿聚議久之不決予復謀移疾還江南文稾已具矣而諸小吏力爭以爲故事無有不果行秋八月運務將竣予始得還居軒中習養生家言以治病然亦不復能讀書矣軒前無佗樹植惟丁香二樹青蒼可愛每至夜深人靜月明滿牆樹影𤣩駁如畫予數數行吟其間意欣然自得也因是又念海隅多事　至尊方

議南巡之典以埽除兇逆（是時鄭賊逼江寧下詔將親征故云）士大夫爭欲奮其才智取功名於數千里外慨然有爲長風破巨浪之思而予獨僻居於此形影相對若不知其身之在長安者何也昔馬少游誡其兄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御下澤車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仲長統亦曰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於是遂爲文以論之然則古人之所志蓋亦有與予類者予其能無慨於中邪作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閤記

兵馬司號巡城使者屬吏雖其品秩故與部主事相當而所職猥褻士大夫仕宦中朝者皆得以公事檄使之所轄之地若窮郡委巷餅師酒媼牧豎販夫酗酒誶語攘雞逐狗之屬無所不當問每朔望進謁巡城使者褻與胥史徒隸爲伍俛首傴僂若將拜於庭者使者不許乃止或出遇御史於道下馬屏避望其訶殿遠去然後得行故雖同爲京朝官而士大夫悉輕視之至以相譏嘲北城兵馬司舊有治所在宣武門内其地久廢不治輒僦民舍以居予既左遷今年秋始受事案牘之暇退休此閤閉戶吟嘯自若也客或問予曰子亦有不快於中邪予曰否否昔漢張忠爲御史大夫嘗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衆以爲怪寶謂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某爲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然則予以不才忝蒙屏弃於此此亦予祭竈請比鄰之時也而又何不快之有客遂匿笑去

容安軒記

予既寓居太傅息齋先生之第其第踰堂而左得

東廂三楹庳溼幽晦遇雨將圮於是稍葺治其一闢牖南向設几榻爲燕休之所暇即坐臥其中自非理文書接賓客率不他徙遂名之曰容安軒容安云者蓋出於陶靖節辭而蘇文忠取之以入志林者也予嘗聞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古之達人其飢而欲食寒而欲衣旁皇無立錐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異乎人也惟循是和愉恬靜者而有獲焉雖復加之以死生利害是非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毳褐

之衣亦可以暎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佗
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弃官也
種秫采菊悠然自得不免為窮餓所驅往往賦詩
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
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
諸芋以為糧摘蘆菔蔓菁以為羮日與黎子雲老
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
憀者蓋其安之也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
足以動達人之心而為之累也今予左官司城逾
一年所矣出處語默之際雖與靖節異道及其退

居此軒也有圖書以怡目有酒茗以適口從容俛
仰以視文忠見逐有司不得已而偃息桄榔之下
者相距豈不遠哉此予所以自安而願附二君子
之後者也遂為之記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嘗積書數千
卷閉戸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
書齋而屬予為記嗟乎書豈易言讀哉士之少也
困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生者悉廢而
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游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
之猥瑣倉庾陛犴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友冠蓋文
游往來𨠔酢之紛紜上下則昔之凡無益於吏治
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
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
見為迂疏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為
闒茸遲鈍而不足以緣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
所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為諱惟翰林先生則不然
既已舍去科舉之業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陛犴
之可虞品秩雖稍卑下而率用簡資相高其於往
來𨠔酢之節亦僅僅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榮顯清

閑得兼宰輔神僊人天之樂者也宜其遂有讀書
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為官也素以文章侍從為職
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寛其程課使之從容綴步
於簪筆荷橐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嬉不幾曠官
而瘝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吾
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曆起居注之
屬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牣乎其中以俟葉子之
讀然則葉子苟好書又何必惓惓於是齋也哉抑
予嘗考之於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伯黶氏所
司漢之蘭臺天祿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

校輯皆設有專官其書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葢三院所貯者自　太祖　太宗曁前明十三朝實錄而外不問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翻習滿字而外亦不問有卓然留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以時爲多然後知以讀書爲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顧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儻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緩齋記

顔斶曰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蘇子瞻評之曰斶巧於居貧者也然而未聞道也子瞻於是乎失言矣當戰國之時如蘇秦張儀犀首樗里子之屬莫不歷說萬乘爭攫其金玉錦繡以爲榮使斶少出才力以與之抗豈遂不如數子哉而顧退安於此謂斶不聞道可乎今夫山林窮居之士無悲憂欣喜以道之於中無是非毀譽得喪禍福以櫱之於外曳屣而行倚杖而息從容偃卬於泉石林麓之閒故能識安步之爲樂使不率遊於朝市而馳騖於功名之途揣裳文袵摩趺而攘臂者連日夜不止此其埶若赴火之蛾聚羶之蠅豈能與山林窮居者同哉故孟東野反之曰長安無緩步吾友吏部郎王子子底爲人恬靜少欲不苟言笑殆幾於聞道者其自河南典試而還也又嘗反東野之詩名其燕休之室曰緩齋葢子底之視朝市也固無以異於山林窮居者也旣而爲磨勘者所摘拾　詒下刑部遂不能安居是齋或則誚之以爲此殆緩之效與汪子曰不然若獨不見夫馬與車乎方車之偏轅而奔也不數里而覆者有矣馬之脫銜弃勒而逸也不數里而蹶者有矣彼其所以蹶且覆者何也吾故知疾行之未必皆得而安步之不必皆失也今子底之所處特不率耳而世之貪功而死名者顧欲以區區之禍福得喪爲子底病是豈知子底之道者哉昔離騷有言曾歔欷余鬱悒哀朕時之不當予於子底亦云故記之

哲次齋記

梁先生冋絅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終日愛憎喜慍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邸舍與其退休讀書之地必以哲次名其齋意若不敢自擬於曾晳

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昔孔子既竝排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訖不聞有以狷稱者即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而僅得一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敝而豫憂之者而於狷獨無譏焉得無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孑然自守其立志太高其行事太確苦雖好名之士亦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亾乎遂見尚於先生

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狷者自守有餘而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晳也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有所不爲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聖賢之爲學也雖本乎中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始以示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況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爲者之果足尚也近世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焉之才以視狷者之孑然自守相距良已遠矣及從而微閱其隱則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外亦間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爲曾晳而過者與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確苦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間微獨可以勵世而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紅晝亭記

予家故廬在吳縣治之東南與今修撰繆君同里又嘗同文社相往來於是修撰兩尊人皆在堂修撰日坐小樓中樓東向而湫隘其庭無寸木竹石

之勝然是時修撰方爲諸生讀書其中甚樂也及予官京師修撰以會試至暇則爲予言曰某已闢旁舍爲園種桑數本樸花藥數十株蔬一畦可以娛兩尊人而園中故有亭亭前海紅樹蔭庇畝許蓋數十年物也花時燦爛可愛兩尊人數置觴於此因名其亭曰紅晝（蓋取前人詩海紅花發晝遲遲一語爲亭名也）子盍爲我記之予雖諾其請未果爲也已修撰用進士第一人入翰林遇覃恩得貤封其親不數月而遂以疾作請告歸則又爲予言曰斯行也某庶幾能奉侍兩尊人負荷　天子非常之寵而日夕謳

吟寢食於斯園也予許我亭記何時可得邪然猶
未果爲冬十月修撰又自其家寓書曰海紅萼已
含蕾矣兩尊人頗健飯而某疾亦少閒每操几杖
從游園中數顧視亭壁以不得子記爲憾予何久
不爲也蓋修撰屬予勤勤如是予雖與修撰同里
居又嘗同文社又先後登甲科同官京朝然而有
異焉者予少孤不能如修撰具慶一也宦游坎壈
不能如修撰致身清華以榮其親二也十餘年來
回翔郎署之內貪祿苟安不能如修撰之拂衣而
南識高而志決三也予媿修撰多矣尚何以記斯

亭哉姑次第其屬記之語俾置諸亭壁之右

計氏思子亭記

計孺子準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補
吳江諸生及卝而殤甫草哭之慟遂集士大夫誄
之既又爲之誄既又刻其遺文逾四載甫草來言
曰吾思孺子甚吾將構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
子盍爲我記之予遂正告之曰昔子夏之喪明此
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號而行此不及乎情
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暱其子者往往牽
於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過情者多而
不及情者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有取焉
此無佗凡以訓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以
爲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歿其歷歲月也固久且遠
矣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纏緜悽惻
之聲歲時膢臘則有涕泣蹙頞不能忍之色其殆
近於無節矣吾方以越禮爲虞而又樹之亭是亦
不可以已乎甫草曰未也孺子也賢吾將以禮成
人者禮之予應曰否否聞諸周人之葬諸殤也則
用殷人之棺槨與虞夏之堲周瓦棺其既除喪也
則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尸不以特牲未有

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不肖之分
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也惟
視其殤與非殤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
施諸父母且然而況所謂殤子者乎孺子雖賢然
不得比於童汪錡之列明矣今既思之過甚而又
益之以非禮則是委棄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
遺轍也甫草其愼之塈乎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
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殤之禮而折衷之以聖人
之訓非薄待孺子而然也亦以效忠愛於吾友云
爾孺子娟娟秀好其未殤前一年適予罷官旬歸

甫草引之升于堂猶及一識其面而甫草又言孺子故好學尤潛心宋儒之說若淡有得於性命者然則甫草之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計氏思子亭記

薛大武畫山水記

大武用通敏之識卓犖之材雄邁之氣得在　殿廷侍從之列而輒能出其暇力點染筆墨以自娛昔蘇子瞻謂畫山石竹木水波煙雲者非高人逸才不能辦予竊怪大武生長富貴宦遊都門者十餘年宜其於山林幽遐之趣不置胷中久矣何以能見諸筆墨如此豈子瞻之所謂高逸者固不在

區區仕隱間邪大武數與予論畫凡樹木之向背山巒之近遠水波煙雲之出沒有無與其所以位置曲折莫不從容辨析予嘗聽之竊以為畫家之說與詩古文有相通者今夫詩古文之開闔也出之以法而其變化從橫莫知所極也則運之以神使由是二者而有得焉吾見其如承蜩如御風如沒人之操舟而梓慶之為鐻蓋無所往而不可者也夫豈不高不逸之所能哉以此推之凡詩文與畫皆然予因語大武曰士大夫不復以筆墨相尚久矣惟王貽上之詩吾子之畫及僕之文蓋庶幾可相頡頏此雖戲言亦未可謂之夸且謾也然大武頗自愛重其畫不輕以予人而獨為曰緝寫絹數尺幽淡曠澹尤妙於樹石又許予作夏山欲雨圖於是曰緝命予記之予考諸前代如李伯時之人物山水文與可之竹石皆得子瞻始益著今大武之畫蓋出於董源昔人命源畫為神品而米元章綜負賞鑒亦稱其意趣高古大武起而宗之可謂超越諸家矣特不知予之文其足為大武之子瞻否邪藏此文與畫數十年必有能知之者

昔蘇子美與梅聖俞齊名蘇嘗歎曰生平作詩

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也又歐陽永叔嘗以詩戲聖俞云云聖俞亦曰渠自要學韓退之強差排我作孟東野意頗不樂今予儼然自居東坡而命大武為伯時與可佗日大武見之必大罵司城無禮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二終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三目錄

記二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三　文稾二十一

記二

寶翰堂記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蓋臣熙構之以敬儲　世祖章皇帝所賜　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啓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　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爲之記竊惟我　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翦巨寇南平小蠢十餘年之閒薄海內外罔不賓服天下既定然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耤田辟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絕佗好游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閒見層出訖於今日其藏弆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絫流傳人閒公卿大夫之家皆褒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爲少矣臣熙起家　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

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巡𭥵未嘗不在文戟扈蹕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獨爲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佗侍從所得殆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葢自晚近數百年以來未有及臣熙所遭之盛者周書君牙之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揞天下於乂安而又愼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毗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謀不可謂不遠且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忝　先皇帝之知遇而侈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葢元時江淛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爲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興余闕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會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爲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時方直尊崇儒術嚮用科目之際爲有元極盛而江淛又文學淵藪也故科舉之詔甫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社文袂相與刮摩淬礪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葢舉淛西建康淛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評具在無諷詞無溢語采瑜摘瑕殆不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荅周正一說亦皆援據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俗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爲淺陋里俗骫骳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牢籠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焉謀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妄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贍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赧顏泚顙也哉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爲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苕華書屋記

康熙九年春予自金陵命兒鈞往卜居郡城之西郊老屋二十餘閒堂寢庖湢略具俗傳以爲前明正德中尚書陸公完故居云夏五月予還自西新關始埽除旁舍一楹遷几榻其中而寢處焉地廣袤不踰數弓庭前後襍華藥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庭又有石植立陵苕始華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石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予頗樂之乃顏之曰苕華書屋今夫水蕩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匹踰月逾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踟躕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今予自仕宦以來無汙萊以供饘粥無室廬以蔭庇風雨寒暑喪室人既歿於是寓其孥於昏黨委之而祿食京師者殆十有三年矣及其還也環顧耳目之前井市半已改易親舊半已凋喪故時所藏琴尊圖籍翫弄愛好之物半已零落不知所在而予亦遂老矣幸而有此一楹以爲讀書吟歌之地自分可以少休顧猶馳驅奔走役役而不止不亦大可太息哉然則予固困而思歸矣幅巾布袍從容偃息於陵苕之下必不久且遠矣故記之

堯峰山莊記

堯峰山莊在橫山之麓距先大夫所卜葬道僅一里故爲盧氏別業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鈞葺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竿以个計瓦甓甎釘以枚計灰砂以斛計桼油以觔計者共一萬一千五伯有奇閱四旬糜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羣游於此酒半輒卬屋而歎蓋歎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尤難也後之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吾吳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敎其子弟類皆輕猥巧詐不率於孝友而中閒尤無良者又多移爲服御飲食博弈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興亦易替數傳而後匈貧不給有不丘虛其先人之壠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吾先大夫無佗支屬吾父子不褻卽病而鈞又未抱子方相與手足拮据勉焉經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又責其善守豈不愚

乎雖然汪氏自太學公以來讀書修行積有歲月以及先大夫而猶不克亯食其報詩云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蘇子瞻亦曰王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使其言可信則吾先大夫之澤固未可艾也姑識歲月以俟

皆山閣記

予少有山居之志自年十五爲諸生食貧授徒年三十一二偶掇科第浮沈郎舍中於是不得償其所願久矣每與梁御史曰緝劉吏部公勇數談蘇門百泉諸勝輒欲往而家焉康熙九年冬始以病乞歸逾二年始置一莊於橫山麓莊有閣三楹其陽堯峰其陰姑蘇之臺靈巖據其西北穹窿峙其西南其佗遠者近者大者小者隱者見者若立若臥若蹲若倚從者如屏衛者如障闔者如玦囘而抱者如環凡閣中之所見皆山也予坐而嘯作而吟食飲動息無不與山俱者於是所願始少慰間嘗怪柳子厚以朋黨獲辠奔而遷謫南方山水之鄉登臨游娭見諸詩若記者宜若有以自得及作囚山賦有云匪兕吾爲柙匪豕吾爲牢何其悲憤懟怨不能自己之甚哉夫山亦何累人之有傳言仁者樂山子厚非獨不樂也顧從而加憾辭焉世或稱子厚晚年知道吾不信也吾固非詆譏柳氏者既誦習愛慕其文章而又深惜其如此故附論之聊以見予之所志殆與子厚略相左云

燕室記

室之外有庭然而衡從不能數尺也中庭植竹然而高下不能數箇也室之中可以布席然而揖讓進退不能逾二客也老人畏寒而苦風冬之日起止動息其地宜奧其垣宜周宜闔南牖宜墐北戶而此室皆然於是撩剝危坐不交人事如此者輒

竟日昔謝臯羽嘗譏人謂曰穹壤閒無恐嘗僊人凡知古今不爲所縛儵然塵外者皆得僊今予收視返聽而游於方之外雖不僊其亦近之矣作燕室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出閶門沿漕河而南爲虹橋未至橋數百步有慧慶禪寺在焉建於元之延祐賜額於元統天如則禪師嘗記之寺前後爽塏平衍故爲吳人士娭游之所前記謂其松林柳涇映帶如畫者信也由元歷明寺屢興而復廢至是佛殿乃大壞像設露處

入門瞻禮者悉憮不虔一寺莫之誰何也僧惟貞者輒自奮曰此非吾責乎乃出其槖裝以裒木石以庀徒衆而命監院廓源董其役闕則補之圮則易之漫漶黯昧則丹碧之凡閱五十有四日糜白金一百八十兩而始訖工於是一寺煥若改觀矣嗟乎自　國家撫定江浙而吾吳又受湖海寇盜之虞公私廬宇其廢爲丘虛灌莽狐鳴鴟嘯之區者十將三四而佛法於是時頹獨大熾層樓傑閣上摩青漢雕楹畫壁下矚鬼工鐘版日聞金錢粟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歲時往來其塗者旁午大抵江浙諸名刹皆然而吾郡則推靈巖玄墓兩法席爲之冠甚矣吳民之佞佛也訖於今日東南之蕩平亦已久矣然而爲佛氏之學者往往求食無所囊盎荷笠散而佗之判然與曩時異登吳中故俗至此而遂變與益十餘年以來吳民甫脫湯火而水旱疾疫之災仍歲間作徭役益重而訟獄益煩閭閻之間方謀朝夕之不暇其不能捐室家滅本以旁及學佛者之徒固其埶爾也然則盛衰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而吾獨慨然於吳民之窮焉卒而有貞公者出不假同侶不遂檀施悉其俗姓之儲畜以盡之於佛而成此莊嚴偉麗非常之觀豈不誠難也哉吾謂是役也當吾民既窮之後雖使彼之爲徒者日夜奔逐衢路號呼匃募以圖其事猶未必其果速辦也而貞公獨力所就卓卓如此世之士大夫類以異端斥浮屠如貞公者夫亦何可盡斥與工既訖予許爲之記而貞公病甚臨滅猶屬文子與也來促予文予不敢怠也乃述是說以告凡學佛者

棲雲禪院記

吾吳西郭外道釋之宮相屬以累百數而棲雲禪院距予廬不數十步爲最邇院刱自萬曆中訖康熙初駸駸廢矣里人李某醵私財置之以居上人恭密恭密治院事數年凡像設之陊剝者榱桷之蠹敗者土石之穨者泐者靡不新之脩除黝堊夫亦勤且苦矣其地前臨稻田後直半塘壽聖寺閣西北則海湧秦餘杭迤南則支硎天池穹窿踞湖諸山之勝隱隱皆在春之朝秋之夕霞出而雲與霜清而月霽以覩以眺以獨步而羣嬉莫宜於此又距予廬最邇故予每往遊焉而恭密頗喜爲五字律詩出入大曆元和間風調稍暇則課其徒執

彎洗竹灌蔬以自娛予至輒爇香烹茗出所賦詩相商榷予亦樂其彎竹之美山林眺望之奇旁皇倚徙久而忘返也恭密棄朋請曰院未有記盍爲吾記之予曰諾哉蓋禪宗之說既大熾於吾吳而其中狙詐之徒往往虆虆爲姦至於尤黠者則又剽竊偈頌裨販衣拂日夜奔丞公卿貴人以爲梯名釣利之藉而不察者猶靡然向之予數見而太息語云龍蛇溷糅是抑何蛇之多而求似龍者之一鱗片甲不可得也恭密雖不言禪而其所爲勤且苦如此方思與吾輩退休者從容往返握手吟

嘯於其閒斯其爲名利謀也殆已左矣顧又請予文以期自附於不朽儻亦其徒之賢者與予故願爲之記恭密名普霈其師圓暉名照禪者尤老而醇謹爲吾友計子甫草所稱今主竹影菴云

游馬駕山記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竝峙山中人率樹梅蓺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尉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淵回流倒影激澈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與者騎者屣而從者不絕於道既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叢竹陰森蔽蓊裁通小徑不能受輿騎率皆舍而徒步矣前後梅彎多至百許樹薌氣蓊勃落英闐闐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石數十或偃或卬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謂碞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闞旁矚濠然竭然曳若長練凝若積雪緜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激湖以爲鏡右崇嶂以爲屏水天浩漾蒼翠錯互然則極鄧尉玄墓之觀孰有尚於茲山者邪惜乎地淺且遠莫有治廬其

阯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變此則予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彎山云同游者劉天敘潘懙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鈞

登玄墓旁小丘記

馬駕山之游既訖遂游聖恩寺寺爲吳中蘭若之冠然而崇臺延閣障蔽若屏斯其觀不能以曠游女販夫塵囂若市斯其趣不能以邃不曠不邃則吾於茲游毋乃悵然猶有所未足邪於是徑秋遠堂之左曲折以升得小丘焉可容數席五湖內向重巒回合聯嵐斷靄含輝隱耀俛卬之閒晦明萬

態儼若奔逐效奇於茲丘之前者予遂攀長條藉芳草設飲其上於時晴初春晝和風自生不昫而煥羣鳥文弄不遂而幽擁鄣馮栓鶻吼襆遻雖至日之既夕猶睠然而忘還蓋玄墓之勝至是始窮吾向之所謂曠且遠者其殆萃於茲丘矣然竊怪好事者曾莫之顧也揆攬之餘以為太息儻不遇予則隱幽蒙翳夸於棄壤不幾使盛蹟久湮而不出乎昔蘭亭彰於右軍鈷鉧發於子厚予媿非其人也然不可以不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出宣武門横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襆𧝁之閒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逌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為歡擷芳以為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游姑蘇臺記

九月九日予將為姑蘇臺之游會廣福菴僧風過偕沈生友篪至自滸墅遂命肩輿與俱西過錬虎邨訪女貞院院中女冠有辟穀者誘致大家諸婦女從學甚衆予稍惕卽升輿行灌莽中將至臺迷失道入一小菴命菴僧道而前臺阯頗平衍有方

石中穿俗謂吳王用以竿旌者其旁石壁直下數十尺矮松壽藤相盤絡類一二百年物壁上流泉數處匯為池其泉清泓可鑑池畔皆石坡土人呼為小赤壁大率泉石擬虎丘而幽僻勝之予有田二畝在山麓乃坐池上命佃人煮茗且飲所攜酒侑以果實復稍稍進飯飯罷去游鳳皇池池無佗異遂登鳳巢所過松櫟皆罥蛛網微有樵徑似久無行人者既登則茅廬三閒僅蔽風雨僧號閑菴者居之自云守此十三年矣為予摘籬豆作湯且引觀獅子巖獅乳泉蓋結廬時鑿土出之其名則

偕所自命也予立巖問望穹窿鄧尉玄墓諸山皆了了天將暮乞偕所𦶜鞠彎而別是日張子六子劉丈敘賓與予會於臺下而不至女眞院及鳳巢云予得詩八首友篪得五首六子四首

介軒藏墨記

介軒出其所藏墨凡四函以示予其色油然而光其質鏗然而堅其形模則澹然而樸且雅也首函得三十有一挺以方正邵正己雕龍文者爲最次函得四十有三挺以方之子建元邵之子清者爲最三函四函合一百十有八挺以程大約吳栻者

爲最予既畢觀慨然曰富矣哉墨也予友介軒舊矣介軒才甚俊其學又甚昌明而博大傑出東南士大夫之上誠館閣侍從之選也儻得久居玉堂之署上之受大官筆札俾副是墨以草內外制書宜　天子命於四方是固可以不忝矣不則用作辭賦如子虛長楊校獵之屬旣成而獻諸　大廷傳諸藝苑以自託不朽又其次也今介軒之在翰林也不久而出出而左官湖海之間積有歲月比年以來復入成均中雖名進用而職務简少升斗之祿實不足以自給不勝其轗軻蕉萃感憤激越之思乃姑藉是墨以爲窮愁著書之助豈不大可惜哉此誠介軒之不幸然亦墨之不幸也夫以其人之才若學如彼而所遇率如此予旣爲介軒惜又爲　國家之身任進賢之責以人事　君者歎也然則豈獨介軒與墨之不幸而已哉介軒姓程氏名邑今爲國子監助教前翰林院庶吉士也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四目錄

傳一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四　文稾二十二

傳一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辯為童子時嘗繫鼠髮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貍至貍欲取鼠亦訖不能入貍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頗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踰年不復為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貲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即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逼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名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

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名募越三日募卒稍集卒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盧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　我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嘗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敺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執己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開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棄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棄馬得功亦卬而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乘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乘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廡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

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趣賊營突貫賊
瞰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
諜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
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衛也
皆止不敢偪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
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
小十餘戰破圍陷瞰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
或移諸佗將者數 向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
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
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顧

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我兵至而
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蠖
臂而叢髯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
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
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絫不飲酒
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
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
置琵琶於卻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尚方
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
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輒
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衛者
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嘗
卻衛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
政使九光長爲潁川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
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過州縣豪傑皆傾身
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
勇有知略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

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
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
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
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
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
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爲歡會
耳於是裸坐出囊中大瓢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
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
君勉之卒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
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

諸君亦念妻孥乎某狂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救解幾至生變羣盜大掠郵市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綮巖憚公急揖之使言公卬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亟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卽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詗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

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閒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匈匈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桑開焚其樓則賊埶可蹙也太守旣許諾而會張尚書崔鳴在圍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衰亟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月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罵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爲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譏公迂儒公笑不校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佗遯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致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邑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

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拖鄒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搢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川劉氏云

郜宗玄傳

郜宗玄字玄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犯京

師保定人震恐宗玄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玄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僞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名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

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玄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空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豕求活邪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玄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柰何宗玄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玄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玄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玄一江北老貢生也位不過郡丞祿祿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

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邪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譟欲兵宗玄宗玄急擿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耳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玄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玄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玄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玄大罵固不與遂爲賊

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罵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玄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僖有上谷紀事述之詳

矣予獨慕宗玄罵李闖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
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
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
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
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
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
或張徽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
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

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州多盜天一方佐
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
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譟於
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
以委天一天一輒胥刀帓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
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
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
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
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
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

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迆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
據之以與佗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　清師
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
殺傷略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
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
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
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
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
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
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我母

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
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
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
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
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
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
天一爲齎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誦諸
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
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
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illegible]

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葢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史兆斗傳

史兆斗字辰伯其先吳江人有處士鑑者與吳文

定公寬爲布衣交以博洽知名學者稱西邨先生其後徙居長洲兆斗爲諸生不得意卽弃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明典故下至故家遺老流風佚事無不備熟於中暇則爲人抵掌稱說移日夜不倦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客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挍讎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疏注其旁每卷皆有之先是予未第已能識兆斗兆斗謙下視予如平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乙未秋予舉進士歸兆斗數來訪予年已八十餘矣落魄不事修飾蒼顏長額衣服樸墊對之儼如圖畫亦不喜飲酒予惟爲設肉食而已然其議論纚纚猶不減於平時爲人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辱之雖其人內媿面發赤弗顧也以此爲士大夫所重亦以此取嫉於人然獨好予嘗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吾聞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今能爲是官邪予方巽謝不敏兆斗掀髯笑而去已因報謁至其家家在委巷中予屏車從徒步而入拜兆斗於堂下兆斗手自扶起之瀕行告予曰長洲縣志絕不稱志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刪

定已久今老矣無所用之當以授子其後亦竟不果後三年予將入京師兆斗來別褎出米餌遺予予深感其意自此不復相聞逾年金秀才穀似以書來告曰兆斗老疾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葢兆斗歿而吳中之文獻於是亾矣當兆斗生明神宗之初逮事劉侍御鳳王挍書穉登受其學以故方矩闊步危言正論猶有前賢之遺焉自天啓崇禎以來後生小子好爲剽襲不根之說束書不觀每羣聚笑語望見兆斗來數驚怪避去或叟以迂謬相譏嘲者亦間有其人此予不能無歎

也兆斗貧無子以從子某爲後晚依其家旣殁所藏書俱散軼不存云金秀才名式祖於予爲外弟亦嫊習知兆斗者也

鈍翁前後類藁卷三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藁卷三十五目録

傳二

鈍翁前後類藁卷三十五目録終

傳二

彭公子籛傳

公諱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乘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爲人有如不遇則閉戸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詗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懼動之賊爲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益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柰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戉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間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　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寶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帀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礟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横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丞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寥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爲非公之辠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言也

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頯儀觀甚偉聲欬若洪鍾善飲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府絝褶胥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幷陳戰守方略以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

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獞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　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道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悉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寧之廝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縣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卽蜥蜴蝯猴讓其儇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荊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瀨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西山廝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烏黨不越數十人此卽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禽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糧西[illegible][illegible]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卽欲奪關而出潰圍寶難可禽三也賊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

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脣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埜心執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彊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卷四府先誠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䠶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宜[illegible][illegible]

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　詔名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纖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卷子六人始起始鶱

始奮始翹始搏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即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攖其鋒者且忌且憤其丞山顛裸投矢石伺擊公父子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騎伏身附壁開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武進士始鶱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名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亾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節孝王先生傳

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淸吏司員外郎節孝王先生卒於家蓋以毀故也其毀柰何先是先生在京師聞母孫太宜人訃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先生絫

患羸親知或私憂之有曹君某者遺書以解先生先生曰不孝當此大故越在千里凡先宜人附身之具俱不獲用其誠信況敢言祿養乎不孝竊羨悔之悔大則痛深今日之悲蓋有不及無過也由是遂病既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悉不忍聞枕席皆濺血漬也病益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肝可以補心先生拒之曰吾寧守禮以斃勿越禮以生也蓋距太宜人小祥未二旬而歿遺命朝夕奠惟設白粥淸水舍酒胹家人從之親知哀先生之以孝歿私謚節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禮曰節

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若先生之循循守禮未始無節而顧抱羸疾以訖於歿雖謂之不忝可也夫豈滅性者比與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孝子悌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然則先生之孝友仁知備見於此矣欲觀先生者舍此奚適哉先生諱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詩晚歲益潛心六經其論僞詩傳有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

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放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原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亾具隋漢藝文

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幷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亾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邪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

又闕東門之墠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佗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

躋傳於序之右以爲端木長於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先生談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於官閥世系具載其同產弟貽上所作年譜中

汪琬曰予與貽上同舉禮部又與先生同榜進士後先官京師相好也羣居酒次貽上議論風發而先生獨恂恂不妄搭一辭固知其篤行君子人云始予以疾請告先生趣視予疾眷眷不忍別去且和予遮字韻詩以相贈至今弆其迹篋衍中顧先

生已不復可見矣故爲傳之如右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爲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既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夷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踦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殤夫夷齊未嘗事紂也汪踦不任成人之列又非有祿位於會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既死而孔子曾不以爲過得非世教既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俗之以底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

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邨人蘭州厮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厮暴死赴至烈女方舂穀遽輟舂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多方解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絫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戶旁及斂顏色如生於是邨中諸父老亟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絫聞姆氏之誡者也又非

嫺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忼慨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覆順天學院蕭某疏曰烈女宋典姐聞夫暴亾時時涕泣棄母熟縊引繩自縊與烈婦隨夫自盡之例無異相應旌表請　敕該撫院學院轉行該地方官照題定例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可也奉旨依議此見諸邸鈔與前傳稍相異同幷附之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岡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興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翠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亂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烝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汚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紿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執不能遯且家已破敗遯將焉往盍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衞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智井遂投入以死冬十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纍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嘖嘖驚異有為盜所辱者或覂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為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衆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彊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詭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耶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為周后妃太姒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克勒馬傳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為是龍種也平時授校騎人立而蹤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

惟圉人命　王甚愛之數乘以攻討無不如意嘗至安平是馬適病䠂自跑土出泉洗其創而瘉於是軍中目泉爲聖水云順治五年冬　王薨馬聞哭聲踊躍哀鳴不已圉人煑豆粟飤之不食飤草然後食未幾馬遂斃某謹按　禮王乃　太宗之第一子而今　上之伯父也自　國家刱業以來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拉灰爬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閒每出入萬衆之中破敵陷陣禽生斬馘　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不爲少也嗚呼天造我　國家旣生　王爲宗室偉人又生是馬以備　王佐命馳驅之需豈偶然哉昔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爲圖而嗣後遂刻石昭陵之下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搨其蹟以相傳翫者悋乎當　王之時未暇爲是馬繪圖而至於今日亦未有善畫之士爲能追寫其形容而傳之後世者也不知某之文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云爾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技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六目錄

書事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六　文稾二十四

書事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曆中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往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公遂削籍而會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然不爲動比宣旨公廨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爲公呼冤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瞶無意聽諸生姑爲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詔旨在卽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譁如此皆荅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憑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幸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諂邪巡按御史見諸生言切

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訶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琅當擿之地有聲大呼囚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耶衆遂怒曰然則僞旨也爭折闌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鷺備兵使者張孝鞭卒以徇始稍定知府寇愼知縣陳文瑞絫得民復數爲溫言辟之衆乃解去或謂公盍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鷺署中是日

也佗官旗之浙者道胥門入城強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擊之沉焚其舟投槖裹於水官旗皆泅水以免一鷺懼名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有司捕民顏佩韋等十餘人繫之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臧考掠庾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正卿謚忠介予特祠一鷺亦以忠賢黨被辠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病死

汪琬曰亾仲揖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旦齡以爲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旦齡俾弆之旦齡字漢絡年少而文爲吳祭酒所知從予游益能世公之學者也

書張縉始末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應以馬箠撻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揆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

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周皇后於是反訶叱縣令令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爲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遯閒關過江匿於主事耿玄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閒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爲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爲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　朝章下兵

部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玄度問玄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眞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眞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葢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既爲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峰爲師時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爲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姦利有千總龔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詷得其狀即弃僧服脫身逃至江寧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　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弃市　天子猶以爲疑命法司再勘法司褫問縉若何用爲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爲人所紿故當死問紿者主名爲誰雖嚴刑終不肎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縉言無相讎者　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臯斬葢引漢史爲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爲眞故疏其始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弃市是時予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前明崇禎之十有七年張獻忠引其衆自荆州入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命各稱千歲於是有入關中取李自成之志矣已而自成爲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焚其積聚毀其城垣宮室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以拒守順治二年　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留不進以示賊無西意踰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狀　王兼程以進命士馬俱銜枚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不設備　王

師奄至西充之鳳皇觀會大霧晝晦滑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旣縱驕且不虞　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徭求食耳淸兵豈能遽越劒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　王詗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狂㕔中覘其良馬見有急兵卽乘馬而馳未暇擐甲也　王師追射獻忠貫其胷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大驚曰果淸兵也於是賊衆奪氣　王師乘之所向皆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遁是日禽獻忠獻忠中矢將死矣猶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降者猶列

拜之　王乃拔佩刀卬而祝天曰獻忠皋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　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仇祝訖　王親加刃於獻忠身遂磔殺之尸之轅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先是閬中有巨鐘沒於水獻忠命其黨率人牛數千牽取之不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礮擊鐘壞其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相近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獻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戮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旣敗可望定國皆走降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來歸　世祖封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走緬甸以死獻忠又有養子鄭國者偕可望來授一等阿思哈哈番予嘗識其人其言獻忠事甚具茲不暇書姑略其兵敗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遊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亾遂屬其家通明而身

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佗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蹟至通明家且幷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中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弃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

上聞以曼聲褋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鑅其州人也綮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

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玄弁劉吏部公勇嘗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佗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亾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柄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闒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掔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撟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眞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摅字藴谷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廕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刲股肉爲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既刲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彝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支體以至於

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　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邪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埶危而情迫藥之不瘉禱之不應欲控籲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嗟乎徭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既不能勉焉爲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僭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臯臯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亾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孝子不死矣然

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乖與此論者之過也

黄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辠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詷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揜其口曰勿妄言禍及

矣孝子每號慟母輒訶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竢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女孝子陽謝曰公吾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間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荅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横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辠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

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顔中和事略

予既敘黄孝子事宗人晧玆因從容言顔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弃其首已顔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

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槀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繇易中和以爲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豬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值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

丞覦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偕我詣官首辠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恰然曰父讎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率綏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

至今以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訟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衞所遣官挍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濵死勿懼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記二獄

距予廬數十步爲桃塢墩旁居人數十家皆無藉細民也一婦與人私其夫不相誰何數持婦求

賄而已旣而婦與所私患之伺間引錐剚其腹且斃負而縣諸冢樹間紿曰自縊也遂爲鄰人所發私者賄其夫兄諉弟嘗爲盜被獲羣毆不勝痛以故死婦與所私皆脫辠又洞庭東山民不孝其父從之乞飲輒予以溺久之遂殺其母鄰人執以詣縣其父從旁質之力縣令不聽笞而遣之上官廉知其故大駭復執下獄杖死刑罰之不中久矣今之爲吏者急於催科而緩於聽訟催科至於殺人而民之被辠顧可以不死吳俗桀猾險好訟而不恥犯法有司又導之如此孔子曰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今之爲吏者夫亦弗思耳矣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七目錄

論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七目錄終

論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出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亾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畧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閒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

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玄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厮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悟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亾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閒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微疾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

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翦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既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既

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濅淫及於弑君而夸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茍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恁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㹠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桀傲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衆降

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冑桀開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即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奇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諸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

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盍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聳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

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為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執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為吾用其中材者亦將癈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覥面以偷

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偽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術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壓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為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復讎論 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辠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為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為當下御史再審故論之論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為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為少遲即以擅殺論

由此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大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見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辠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

以求爲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𡖋多邪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稺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埶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棄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辠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辠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

其母讎而又不以滅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柰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辠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辠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謀殺者赦佗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謀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縣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族譜襍論三則

爲兄後

按魯公孫嬰齊爲兄歸父後春秋書仲嬰齊卒孔子許之乎抑譏之也說者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孔子蓋譏之也今吾子貞公夭而無子廣州公幼鞠於其嫂及宦於廣遂以次子爲子貞公後君子善之善其不以仁害義不以私廢禮也或謂宜嗣次房長子不

則嗣廣州公長子此則不然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適子不得後大宗說者曰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廣州公其知禮意矣然則古無以長子爲兄後者與曰有之子思之兄死子思使白也繼之此孔氏之變禮也

爲外祖後

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乎爲人後

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鬼神不歆非族當廣之之歲時祭告也毛之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於禮失孰甚焉然則返汪之姓守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之志者或謂世俗往往養他姓子爲後爲所養後者宜如之何予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有後也宜立別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舊譜附廣之一支於譜末予仍系諸次馮公之後以竢知禮者云

爲未娶者後

或疑未娶不宜有後予告之曰古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禮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二十以上皆冠者也而可不爲之置後與禮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夫殤宜無後者也然且有時乎置後此先王之不得已如檀弓所載童汪踦之屬其殆禮之變也而況不爲殤者與是故吾族弟項（項字修能吳縣附學生年二十夭未娶先伯父次馮公命以修能第四兄鶴如子爲後見家譜）吾從子遴慧（遴慧字德存吳江附學生擂九長子年二十四夭亦未娶）皆宜有後爲之置後者是而疑之者非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爲之後者所以重祖禰也義不繫乎既娶與未娶也而顧欲以未娶格之是知母而不知父者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七終

同里周　靖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八目錄

或問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八　文稾二十六

或問

復讐或問 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讐者汪子痛焉故作或問一篇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讐何也荅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讐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爲人子而不復讐其亦有辠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讐一也不討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爲謀殺或爲謀故殺或爲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荅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辠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寧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以爲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爲人分別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爲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廢弃而不肎

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為之説以寛其惡逆之辠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肎復讎者非盡忘其讎也内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靦顔隱忍以至此也噫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埶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為利是殆禽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讎者柰何曰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辠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讎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搤擥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讎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荅曰有

不柰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 并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行不必其盡修矣得非邪説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於汪子曰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為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説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説者以為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

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者韓氏師說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旣我童

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爲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鈞後也必竢蘭詒有子果從禮乎抑從律乎曰於禮當從祖祔食不當置後某蓋從律者也律文有之凡無子者許以次第承繼先儘同父周親蘭詒非鈞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詒之必無子而某之必無孫也或問蘭詒尚幼竢其有子得毋少遲矣乎曰律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立與不立之例也今吾先祖考之祭祀與子鈞之喪葬不廢而又無辠於律是雖遲之以至蘭詒之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賢世俗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之臆說也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恒爲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慈愚不肖及農工異業之子則與化爲卑隸者不殊也故律文寬之曰

凡擇立賢能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爲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他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鈞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爲之置後疑若無辠者然其何不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鈞三世皆適長也何以不爲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鈞得稱宗子則是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爲適爲長不爲宗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九目錄

辨

李屛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幷前後序

吳越無伯辨

辨公孫龍子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九目錄終

辨

李屛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并前後序

屛山之談道也多駁而少純而及其詆譏宋儒則尤為已甚金華黃文獻公以大儒為之序又盛稱屛山雄才偉識庶幾古之立言君子予竊恐後之學者一切惑之而昧於持擇也始奮然操筆以與屛山為難語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辨予亦不自量矣

迂叟曰或謂聖人之心如死灰是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湊而不銷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屛山曰野哉斯言聖人之心未嘗生死豈如宿火之乍明乍暗邪聖人之心如日月但以塵念蔽之如浮雲之翳陰氣之蝕耳塵念銷鑠而天光始發初無增損其有滅乎

愚謂聖人之心安有塵念蔽之哉武王之伐紂非利其地也周公之誅管蔡非忘其親也屛山眞謂聖人有過乎亦寐語矣迂叟宿火之喻出自揚子法言其說曰火用而彌明宿而彌壯益

卽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義惟言晦則猶有所未愜夫無時而或晦者聖人之心也

迂叟曰莊子文勝而道不及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靑蠅變黑白者也○屛山曰莊周氏一吶也隱然如迅雷之驚蟄蟲一吹也颯然如長風之振槀木糠粃二典而示堯舜之神四子不離於汾陽糟粕六經而埽仲尼之語一人方出於曾國大抵如達磨之倒用如來印耳比之靑蠅不亦厚誣乎

愚謂屛山之言本於東坡以爲莊子助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云云然莊子之於道雖稍有所闚見而其說則不可以爲訓彼亦自知其爲謬悠爲荒唐爲恣縱曼衍矣而屛山必推尊之使與孔子竝宜其以迂叟爲厚誣也屛山既左袒莊氏而稱其能埽仲尼之語顧猶稱孔子聖人得毋文予而實不予者與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屛山曰聖人有言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自天人自人鬼神自鬼神非二氣也江東諸子至以風雨爲鬼神此說出於漢儒誤解中庸體物而不可遺

一句訓體爲生故至於此乎謂鬼神雖弗見弗聞然以物爲體而影附之不可遺也故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左右也

愚謂兩儀生而二氣具以人與鬼神言之則人者陽也鬼神者陰也以鬼與神言之則鬼者陰中陰也神者陰中陽也鬼神非二氣而何至謂以物爲體而影附之斯近於田夫市媪之談鬼神矣抑旣曰體物則物與鬼神本相附麗而猶以爲人自人鬼神自鬼神吾知其前後支離初無實見而徒欲以怳惚不可測者設人自設也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鬼相因之理屛山殆不足以語此

橫渠曰浮屠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其說熾傳中國雖眞才朋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冥然被驅云云○屛山曰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皤然爲反噬之說亦弗仁矣夫

愚謂以佛書釋經枉王文公蘇文忠公兄弟有之若橫渠則未也屛山厚加誣衊呼爲反噬不亦狂且戾與

明道曰老子失道而後德等語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屛山曰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也豈非道降而爲德乎

愚謂繼之者善此言物之稟道以生者無一非善非道之外別有是善也屛山以此爲老子解釋不惟支離而亦駸駸於遯矣

明道曰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旣活須有箇動作思慮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耳○屛山曰顏子之克己也先黜聰明墮肢體徑造坐忘之妙然後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又進一階矣然孔子稱其庶乎者以其未能絕四

愚謂徑造坐忘之妙而視聽言動無一非禮是卽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也是境也孔子得諸晚年而顏子遽已能之乎顏子能之而謂猶未至於絕四吾不敢信也屛山後章又言心如死灰故知周萬物而不遺形如槁木故動容周旋而中禮以爲孔子所以鑄顏子者亦非克復四勿之本意夫說經而肆騁其臆博引子家之說以蠱經是爲經學之賊而已又張子齗言

顔子人欲都忘我心文喪屛山云云蓋與之同
病朱子所謂極意以詆顔子而無所準則不自
知其言之過者也
明道曰好談鬼神皆是燭理不明傳以爲信○屛
山曰鬼神五經同載千古竝傳雖吾夫子存而勿
論者也
愚謂孔子嘗言鬼神之德矣又嘗言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矣又嘗答宰我問鬼神之名矣程子
罔失之而屛山存而勿論之說得毋厚誣吾夫
子哉

明道曰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不
會底只是弄精神○屛山曰鳶飛魚躍者不知其
所以然如人之應對進退亦日用而不自知耳
愚謂此子思之直指道體也如屛山之云則是
借鳶魚爲喩矣屛山溺於佛學故其所得者極
似宗門犂奴白牯之旨求諸中庸之費而隱豈
有合乎蓋程子謂之活潑潑地若果能會此卽
與大易之潛飛惕躍孔門之浴沂風雩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何異惟屛山尙未之會故其談道
術也如瞽者之捫籥而以爲日聾者之聞雷而
以爲蟁也悲夫
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屛山曰
一陰一陽卽列子所謂非陰非陽能陰能陽者也
見於外者善成於內者性仁者誤認以爲仁知者
誤認以爲知百姓日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
愚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則
吾聞之矣如曰誤認以爲仁誤認以爲知則吾
未之聞也得毋有豪釐千里之謬邪夫仁知之
見各繫一偏謂之見大道之全體則不可謂之
一無所見亦不可蘇氏易傳曰賢者存意而妄

見一謂之妄一謂之誤此過於求道而不自知
其流爲釋氏者也屛山之學蓋根柢蘇氏而又
加甚焉原其所得類皆眞空眞覺之緒餘究其
與二程異矣
伊川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者
○屛山曰禪與吾異彼自反焉禪與吾同歸之可
也
愚謂禪與吾異不可歸也禪與吾同又何庸舍
吾而歸彼爲哉吾知求道而已何爲乎禪之歸
是故先儒有言曰爲善而襍於利者非善也爲

儒而樸於異端者非儒也

伊川曰太古之時人與物同出純氣爲人緐氣爲物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精明純粹所生○屛山曰此言乃異於三聖人之教乎孔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莊子曰天地與吾竝生萬物與吾爲一佛曰性覺眞空性空眞覺然則兩儀未判有物混成自有生天生地者天地焉能生我哉

愚謂天地之氣卽陰陽也陰陽交然後生物萬物旣生亦無不具此陰陽者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非天地之氣所生將安從生哉伊川之言於孔子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者其說本自不礙而屛山妄牽莊佛云云以與孔子附會爲一且莊子所云天地與吾竝生是則實有是理而引之以駁伊川則非其旨矣

伊川曰喜怒出於性感於外而發於中猶水之有波也湛然平靜水之性也或遇沙石與風爲波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豈有許多不善事邪○屛山曰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聖人豈以喜怒哀樂爲仁義哉學聖人之道者遂以仁義禮樂求聖人也

愚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夫仁義者性也靜之中已具矣喜怒者欲也必俟夫動而始熾焉乃謂有喜怒而後有仁義此蘇氏之論也與告子外義之學何異屛山旣推孟子爲聖人而訖不能確守其見顧盜竊佗人之緖餘以爲己說而左袒告子如是則大悖乎聖人矣

伊川曰有所忿懥恐懼憂患不得其正非是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屛山曰學者心中猶有此物而不動其能執持而不動乎吾不信也

愚謂心難靜而易擾者也惟聖人爲能性其情苟未至於聖人則凡忿懥恐懼憂患之來決當返之於未發之初而審之於旣萌之後務得其平而後已是所謂復性者也雖執持奚害焉如屛山之云則將任其一往而流而所以累其心者滋多矣聖人之教不然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然則勉強執持固下學所不廢也

伊川曰儒行夸大非孔子之言煞害義理○屛山

曰予嘗怪歐陽修疑繫辭今不幸又聞此語

愚謂儒行所載皆學術之麤者或疑爲漢儒所益或疑爲戰國時高節之士託諸孔子今獨歸咎伊川斯伊川之不幸也

伊川曰異端雖有可取非道之正也○屛山曰吾詈鄰人之父鄰人亦將詈吾父矣

愚謂屛山揚莊釋而抑儒重如來而輕孔子是則嗾鄰人之父以詈其親父也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嘗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曰

這箇有玅理於若有若無之閒須斷置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屛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如在其上左右三子各得一偏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閒予謂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卽有形之鬼鬼卽無形之人心有卽有心無卽無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愚謂心有卽有心無卽無與橫渠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二者同乎異乎屛山前章旣謂人

自人鬼神自鬼神而又謂有無在心蓋其平時疑貝鬼神太甚而訖無所主故其下語前後矛盾如此然猶自矜卓識而訶諸儒爲鶻突所謂不見其睫也蘇氏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嘗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斯說也卽所謂玅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吾則取之

上蔡曰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屛山曰釋氏以死生關爲難透名利聲色其猶膚垢耳

愚謂死生關固難透矣然吾見諸方宗師雖見處卓絕而平時好名嗜利如入膠桼盆中者甚夥洪覺範所謂服紈綺飯精玅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爲作用此葢古今同慨殆未可易視此關也安得遂等之膚垢而以爲易乎故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上蔡曰釋氏與吾儒須認取精微有非同非不同處○屛山曰精微之理無同無異

愚謂心性一也釋氏之所謂玅明圓卽吾儒之所謂虛靈不昧也然而存心養性其大段自有差別非同非不同處學者不可以不知

上蔡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佛氏不從理來故自不信必待人證明○屛山曰孔子游於方内泝流而上老子游於方外沿流而下至於瞿曇氏則無上無下無内無外無來無去亦無見處大包太虛而有餘細入微塵而無閒同天同人非天非人以其言大有逕庭故其徒必相訂正

愚謂聖人之道固不當舉佛如來以相校然而姑妄言之語小則物莫能破豈非入微塵而無閒者語大則物莫能載豈非包太虛而有餘者至於言動俱泯聲臭恐無斂之則藏於密放之則瀰於六合豈非無上無下無内無外無來無去者而屛山顧以是張王瞿曇云云不亦異乎且謂孔子泝流而上是則不知聖人而妄擠之也夫亦近於中風狂易矣

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屛山曰禪同於儒止在上達處矣

愚謂屛山每不喜下學益其豁達之見雄邁之才瀾衍之學不能俛而屑意於此故其說往往窮搜極索橫騖捷出而無所準則卒入於荒唐繆悠而後已抑知夫升高自卑陟遠自邇下學之功亦安可少也是故吾儒必先離經而後入於大成佛氏必先戒律而後詣於定慧蓋儒之與佛雖立教不同而莫不各有所謂下學上達者以竢學者之自得亦何必爭其異同離合紛紜轇轕而不已哉

元城曰所謂禪於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大

行若只認色相佛法之滅久矣又曰某南遷於平日諸儒及老先生得力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屛山曰佛書精微幽隱之玅或祕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六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眞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祕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

愚謂太史公言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孔子未嘗不大孔子之道未嘗不高且明也顧必竢佛而後大乎屛山欲

尊孔子爲佛竊恐孔子知之必將听然而笑欲然而涕益傷吾道之衰而笑屏山之易於由言也吾故謂屏山欲尊佛爲西域之聖人則可欲尊孔子爲中國之佛則不可吳人有以伯呼其父者噫嘻父則父矣何伯之有

龜山曰儒佛淡處所差眇忽耳○屏山曰儒佛之軒輊不惟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

愚謂程子云聖人主天釋氏主心上蔡云釋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言情以此軒輊儒佛最爲得之釋氏之學於心性兩言初若無辨觀首楞嚴可見又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則似有心而後有性涅槃經云菩提之心實非佛性則又似有性而後有心益其異同差別如此　愚又謂程朱之於佛也本未嘗得其要領故雖昌言排擊不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甚至斥之爲自私自利訶之爲占姦打譌疑之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怳怳惚惚倣彿一見以爲極致者則已幾於鍛鍊成獄矣故屏山得乘其隙博援佛經以反

攻之而屏山之學又原本於蘇氏恃其聰明之才加之以強悍之力辭鋒筆勢翕張捭闔遂能盡取孔孟之語與佛近似者爲之彌縫附會於其間陽推孔子而實陰叛其教必欲驅後之學者盡歸於浮屠而後已噫是何心也其始程朱激之使然也惟龜山所論儒釋二家最得其平其說曰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晦菴曰天下事物之理無無對者惟道無對以形而上下言之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眞無一物兀然孤立者○屏山曰惜乎朱子之才未讀佛書也入楞伽經一百八句皆對待法豈止上下前後左右多寡此眞死生心也

愚謂朱子之言至矣何屏山好爲呶呶也益朱子特舉上下前後左右多寡以明有對耳非謂對者盡於此也洵如屏山之云則楞伽一百八句果足盡對待法乎且死之與生亦對也朱子大儒於其所謂無對者既已洞然了徹則其於死生也審矣而又何譏焉且儒者之爲學也不

重於趨死生而在於窮死生之理此理明則修
身以俟無不可者屛山以佛教難朱子是猶所
謂吾父以爲不然也
晦菴曰莊子爲善無近名語或似是爲惡無近刑
則尤悖理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巧其途
以避禍小人而無忌憚甚矣○屛山曰莊子謂迫
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當而不悔其理
然也雖或以爲善而遠於名或以爲惡而遠於刑
不以僞喪其眞耳
愚謂此莊周氏學術之病也雖曲加分晰然而

惡果可爲邪噫乎由君子言之則爲善不爲惡
由小人言之則爲善僞而爲惡眞天下君子少
而小人多必欲不以僞喪眞是將率天下之人
相勸於爲惡也屛山誤矣　又按莊氏一書最
合於佛如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卽首楞嚴與宗門意旨
空屛山極喜之如屛山所謂不以僞喪眞亦卽
圓覺不息滅妄心不了知妄境之說耳然則屛
山祇知有佛豈嘗識孔孟哉
某年三十有八始知學道刪亦誦法宋儒而旁及

禪宗之旨矣然以其才識之惷愚姿器之陋劣求
諸數年而於儒釋二者訖無所得惟其無所得於
釋而不能窮佛之蘊也故不暇闢佛亦惟無所得
於儒而不能入聖人之室也故復不敢援佛以擬
孔孟推孔孟以附佛蓋嘗反覆思之儒自儒老釋
自老釋道不同不相爲謀後之學者固不必攪水
乳爲一器而溷縫掖緇衣爲一家也世衰道微士
大夫方日趨於佛其痼已莫之能療矣而屛山又
爲之推波以引其瀾益薪以揚其沸此某之所爲
撫書三歎者也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
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
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夷狄不
當有伯然則秦爲西戎楚爲南荊亦夷狄也何以
逕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
說必有據依恐未可以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
侯入於夷狄則夷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
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夷狄者也吳固

泰伯之後於姬姓爲長而越亦禹之苗裔杞既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者介在黿鼉魚鼈黿鼉之鄉宜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強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爲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於與吳爲會欲脩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爲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如言偃既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爲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黜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儆然者三曰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乎然後知吳之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爲吳讎吳人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則

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強敵故口實者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弁論之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繇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紬曾子噫何其謬也殆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者也雖其說誕妄或不足以惑衆然而吾不可不論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爲衛人鄭玄又以爲楚人已莫知其眞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年也龍年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爲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爲人妖與平原君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明言龍辨害道而顧倡爲孔子傳道之說何其謬也又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邪其必不然也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

者衆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爲荀卿或流而爲莊周禽滑釐紛紛藉藉皆異學也龍堅白之辨悖又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不死則孔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況可推爲傳道者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亦未嘗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間當有兩公孫龍決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之言絕無據依者也劉歆七略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或謂秉卽龍也葢其字子秉幷附之以俟考

鈍翁前後類稾卷三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目錄

說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目錄終

說

麒麟異同說并序

聞山西太原民家牛產麒麟故說之

按郭璞注麒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無角麟之與麒非一獸也昭昭矣詩周南咏麟之趾春秋紀西狩獲麟史稱獲一角獸若麟然俱不言麒然則麟爲祥麒不爲祥也今槩之曰麒麟則未知其爲麒與爲麟與果爲祥與抑不爲

祥與不可得而究也傳之者失其實視之者昧其形也或曰麟信祥矣曷爲乎出於魯哀漢武之時曰此殆非國家之所謂祥也國家之祥以人不以獸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點以其字與也來請於予曰此先文肅公之所命字也點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點之義願先生爲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肅公之遺命則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爲學非有佗也曰性與命焉耳矣濬達乎性命之本然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固既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必輕推而極之則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木之榮落而魚鳥之翔泳也煙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之流止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徒所以飯疏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曾之所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之於中事物構之於外日夕遑遑焉馳騖於榮辱

得喪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予以萬鍾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也况望其有所得於死生患難也耶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胤不幸而遭罹兵燹其顚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爲悔苟非有得於己而能若是乎儻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點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爲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點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名字二子說

予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蘅又次曰穗蘅與穗旣殤予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予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幹兩蕚榮於庭或占爲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益欲其淡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予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

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益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穀而有穀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予老且病而二子尚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爲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或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改過說 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爲是說

咎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之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晝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擧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

幾而因循擁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佗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埶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埶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棄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爲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爲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斂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爲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說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爲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爲食取絲而繅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爲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畝者也勞勞然春而播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貿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旁及於圖書彝鼎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幸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貲也遂盡斥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況望其致富哉爲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爲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殫精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

尾舛互之病浩乎若御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茍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剽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燿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潦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無勦說無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矣驟而告之以古昔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譁然而笑羣以爲愚且迂者乎噫夫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

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既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踦魂栖於草露遺骸盡於鳥螘小者爲燐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乃前明之制尤加意於煢獨栖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涖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楬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纍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婺子纘長婺子遂偕其友何子雞音查子王望傅子雨臣率余以助既訖事予思推而廣之益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骴置楬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楬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既已爲骼爲骴矣而官始爲之掩埋盍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骴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予其若之何嚚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骴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惆惆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終

康熙甲寅十二月　同里周　休寧汪　編

策問

代武場策問四道

問兵之勝敗存乎將之智愚勇怯而不在士卒之衆寡昔漢世祖昆陽之戰謝玄淮淝之戰宇文泰沙苑之戰類皆用寡以勝者也而王翦伐楚又謂非六十萬衆不可其故何與今天下大定然歲糜戶部之餉者猶至不貲則兵力不可謂不厚矣國家方緦緦然謀所以裁汰之術而中朝士大夫或聞有異議豈兵遂不可減與抑今之將帥其智勇俱不古若與抑用寡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與夫以奇制正以寡制衆是必有道焉爾諸子盍試籌之

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之爲將者固非獨天子御之也外則制之以督府矣內則制之以兵部臺司矣掣其肘而責其必勝之道得毋稍與古戾與古者大將之在軍中也盡軍市之租以饗士卒以燕賓客軍吏而人主不之問也今歲餉俱有成額甚則月建之大小兵馬之逃竄死亡戶部皆從而綜核之安得有餘財以佐軍用與如欲寬其文

法則固時埶之所不能欲厚其賜予則又財力之
所不逮也將如之何而後可

問答蘇氏之論將也有賢將有才將而經則曰將
者知信仁勇嚴也洵如經言此非至人不能果可
得諸賢若才者與且嚴則必殺殺則疑於不仁知
則必譎譎則疑於不信此五者其可得兼與爾諸
子盍抒所學以對

問尉繚子之言曰兵以武爲植文爲種武爲表文
爲裏斯二者其可偏廢與今 國家右武特 命
巡撫提督以下不相統攝其於駕馭之道則善矣

然考之於古如諸葛武侯之禦魏羊叔子杜元凱
之拒吳王景略之破燕裴晉國之平蔡卽降而至
於前明如威寧伯之治邊新建伯之下南昌類非
武臣所及而古名將之中顧又有雅歌投壺者讀
書通大義者能好春秋左氏傳者則亦未嘗不以
文重也然則文武其遂區爲兩途與爾諸子效法
古人非區區以膂力自命者願聞所以種植表裏
之說

題稾

理財當審盈絀之埶積貯乏酌通久之規等

事題本覆稾後題本不用此稾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
得銀壹千玖伯陸拾萬兩天下兵餉共該銀貳千
肆伯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肆伯萬兩而八旗
兵餉 王以下各滿官弁京官外官俸銀共貳伯
零捌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匠役賞予征討出師等
費不與云云查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
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
年歲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
逐一開明具題恭呈 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

通倉廒見在漕米肆伯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
漕糧叁伯萬石新舊共柒伯萬石每年 王以下
八旗披甲支米壹伯肆拾萬石尚餘伍伯陸拾萬
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
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查京八倉
見在稉粟米壹伯叁拾伍萬叁千壹伯伍拾捌石
零通三倉見在稉粟米壹伯貳拾捌萬石零二處
共實在米貳伯陸拾叁萬叁千壹伯伍拾捌石零
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漕糧除湖廣久
經留充兵餉外約稉粟米叁伯零貳萬伍千貳伯

叁拾伍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留叁拾萬石江西省
改折叁拾萬肆千柒伯叁拾壹石十七年起運淨
該米貳伯肆拾貳萬伍伯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
也新舊共止米伍伯零伍萬叁千陸伯伍拾捌石
除每年　王以下并八旗披甲人役各衙門皁書
太監匠役等項共該支米壹伯伍拾捌萬貳千柒
伯捌拾捌石尚餘米叁伯肆拾柒萬捌伯柒拾石
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今科臣條議改本為折
誠從軍　國起見與臣等所題用意略同但積儲
為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糧關繫甚重

臣部祇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改折壹
伯萬石本出一時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有
水旱災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起運
必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
廢置不修河道淤塞不濬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
暫將十八年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壹
伯萬石外應如科臣所請再折壹伯萬石以濟軍
需至疏稱改折漕糧叁伯萬石每石銀壹兩肆錢
共該銀肆伯貳拾萬兩通漕糧船壹萬隻每船運
丁拾貳名每名月支米壹石該糧壹伯肆拾肆萬

石該折銀貳伯壹萬陸千兩每船行糧叁拾陸石
該糧叁拾陸萬石該折銀伍拾萬肆千兩又易米
折蓆輕齎等銀肆拾萬兩併省造船挑閘修廠諸
費通計改折一年共約得銀捌伯餘萬兩云云查
十七年漕糧止有貳伯肆拾餘萬石臣部題定稉
米每石折銀壹兩肆錢粟米每石折銀壹兩貳錢
多寡不等其通漕糧船共止柒千陸伯柒拾肆隻
運丁或拾名拾壹名拾貳名不等共止捌萬肆千
捌伯貳拾玖名每年支行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
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月支自肆斗伍升

起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玖斗起至壹石止
共米伍拾陸萬捌千肆伯貳拾壹石折色之中行
糧每石折銀自伍錢起至壹兩止共銀肆拾壹萬
貳千捌伯陸拾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
將行月正耗併易米折蓆輕齎各項款通盤打算
改折一年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　旨後
查照漕規請　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併各
項款造冊題報可也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誤軍需事題本

覆稾康熙七年二月題

臣等看得科臣劉某疏稱黔省需餉肆拾餘萬兩不過數府錢糧已足乃部撥江南江西地丁又撥兩浙及上元等八縣鹽課併本省襍項銀兩既不就近又太零星云云查各省最近黔州者莫如湖廣但湖廣錢糧先行儘解雲南則就近省分別無可協惟有江西江南較之別省距黔州爲不遠是以將江西省銀拾叁萬兩江南省銀拾柒萬兩解濟先經臣部於正月撥餉時題明在案是不可謂之遠撥也至於原撥襍項銀伍千餘兩乃是以本省錢糧充本省之用倘不許撥給本省則此項

銀兩當於何處支銷是亦不可謂之零星也其兩浙及上元等項鹽課銀拾伍萬兩繫黔撫羅繪錦於上年十二月題請撥給見銀臣部欲撥七年分錢糧祗恐起解遲誤遂將六年所存鹽課俱屬撥賸見銀限文到速解隨據報解全完是俱不可謂之遠撥并不可謂之零星也又疏稱嗣後撥餉通計本省需餉若干即將鄰省錢糧盡數撥給如有不足再撥他省云云查雲貴兩廣協餉臣部將湖廣江西江南河南等處附近錢糧派撥福建協餉將江浙附近錢糧派撥四川協餉將山陝附近錢糧派撥此後倘有災荒缺額等項始將各省不拘何項見銀撥補每年正月逐一開列具題在案又疏稱州縣錢糧一經撥餉例於正月開徵今限一省錢糧盡行撥訖必至重科嚴急協餉原以兩限完解合無以二三限解俾民云云查協餉原限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又定限四月內完一半九月內全完此二五六七八等月原聽各該督撫陸續徵收報解總以照限解足爲期此繫臣部見行事例與科臣條奏約略相同應仍照例行可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二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二目錄終

神道碑

清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銘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佗方者遂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横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逡遒侯其子婺州刺史澄又封山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不絶或分徙丹陽金壇

故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爲台州府推官七年甫行取而直弘光帝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亾矣　王師入江寧公弃其官間行歸鄉里久之經略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僊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强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佗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

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
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攝
諸府縣事所釐革蠲倣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
盜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鳧繹諸山而所
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
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
營誠諭之羣盜環跪悽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
以次散去盜魁蔡乃懇謝千等屢爲沂患顧寧人先生曰謝千在淄州未嘗犯沂亦未受撫也予因原行略有之姑存以備考公先後設策撫
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

之詿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
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
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強市酒食犯
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
政事以相師法而淡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
公起家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
標兵例有餘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
曰柰何以官帑入私槖耶覓力卻之其奉法公廉
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
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
之族子無賴者陰與之通盡劫取太公家財而脅
公爲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
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
公於江寧文襄公絫聞公名爲歷敘　本朝起兵
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
至兗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
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
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
而遂致仕以歸益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
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殁猶康強無恙也公

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
尤厚於宗族斂買田以贍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
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棵說合爲
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
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
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撰次進
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
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
嘗仍晉正五品階矣吏[illegible]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
大夫云銘曰

將維王孫九族嗣昌唐宋之間衮黻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晋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後

墓表

清故　敕贈文林郎戸科左給事中藺公墓表

自偃師南行二十里至某山有林鬱然有土㠍然是爲　敕贈文林郎戸科左給事中藺公之墓公以孝謹著於家以文學聞於庠序以輕財尚義見信於鄉黨可謂才行純備之君子矣然竟用諸生終其身既殁[illegible]十年而叔子給事君𢀨仕於　朝然後能光大其遺緒而顯揚之知公者未嘗不深快其有子而又惜其不及待也公諱獻徵字某少治科舉業甚工及補諸生即受知其長每試輒第一故雖不得志於場屋而試文一出即爲邑人所師法尤以博洽見稱邑中後輩大半及公之門其文學蓋如此家僅中產而顧慷慨施予自密親至於疏屬自賓朋故舊至於衢巷之人無不以公爲歸會歲大疫其病者嘗賴公乞醫藥以活其道殣者嘗賴公給棺櫝以收而坎地爲冢以瘞里中諸兒有不能具修脯者輒爲設義塾有受貸不能償者輒毀其所書券平居杜門不關人事及直邑中諸大利害必侃侃爭於上官有司之前其輕財尚義又如此然公尤具有至性冬月居母夫人喪徒跣號哭兩踝皆凍裂至得痼疾而竟弗之顧也其臨事剛正不少徇遇人謙下無少長貴賤皆然而中實耿介不妄合可教誡諸子弟嚴而有方給事

君嘗以優人燕客公聞之艴然曰淫聲邪色可用恩耳目乎訶責久之給事君跪而謝過乃已葢藺氏三世皆習禮經知名至公益大肆力於其中號爲經師給事君初授經即舉其說以告曰子欲修身善世必先自曲禮始葢公之於禮固無日不誦於口亦無日不整施於家非獨爲章句訓故之學者也藺氏祖相如秦漢間相如孫某嘗徙陽城已又徙長子至明洪武初有諱誠者始家河南之偃師曾祖新鰲歴主簿祖芑縣學生以子貴贈奉政大夫戸部郎中考完人縣學生公晚歲以恩例遙

授訓導以給事君貤贈如其官娶曲孺人繼娶張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挺秀次挺粹皆縣學生秀蚤夭粹拒流賊不屈死次挺達壬辰進士今爲吏科左給事中次挺偉縣學生孫男女十六人曾孫男三人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元年以避兵歿於鞏之謝砦遂槀葬其地康熙二年十二月始卜景山遷焉詳具給事君所爲誌中公既訓於諸生故其才雖高其行雖甚備而轗軻失意訖不能有所施設措置以達於遠邇而大顯耀於時此其尤可痛惜者也使不爲表之以永其傳則數百年而後一鄉

之後生小子雖有欲聞君子之風者其將何所考述哉故予於旣葬之明年遂應給事君之請而大書以楬其墓之原云

清故　敕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今　上改元康熙之歲予友稽勳君張子蘊鄰手其先文林君之狀泣而告曰府君之獲歸淺土益幾二十有八年矣某不材不能光大府君之業奉而躐致一第又奉而荷　天子寵命得以其爵秩下被幽壤惟是隧道之石至今闕焉無辭以刻敢用是請予辭不可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張氏世居縣竹宋南渡後太師忠獻公浚偕著功名於紹興隆興之間事載前史其裔孫有遷萊者遂爲萊之掖縣人至登仕公諱歷官鴻臚丞始以張氏顯於萊諱生濬濬生偉皆隱不仕偉生君父尚仁爲府學增廣生母陳氏有子男三人君其季也諱某字某自少學問長而以孝友稱母歿竟三年疏食與伯仲析産所受産厚薄置不校也比年十歲即以能文受知郡太守補附學生每上官試士輒詘其邑人而數困於秋試明崇禎五年萊城卒有兵變而君遂不免矣享年四十有九以稽勳君貤贈文

林郎河南府推官配遲氏後君若干年卒贈孺人長子含輝壬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即稽勳君也次子德輝府學生孫男某某君謹厚長者與人交一以不欺爲主故雖爲諸生而闔邑士大夫下至里兒田姿強悍無藉之人無不知敬畏君者家有故居在郭外地曠且僻居民率多夜警君築室讀書其中自若也群不逞共劫剽舍遙望見室中鐙火知爲君告其徒曰此君子人也相戒引避夜分有彪出爲厲嘯於坐側君正色叱之遂不見訖不能爲害也至今邑中人猶嘖嘖道君佚事多類此

夫以君之篤學力行是宜生享賢仕不然而裔其位者或豐其壽亦大道之恒也然考君始末宜修而促宜顯而晦轗軻患難遘喪其身豈天之所爲顯榮壽考者皆非此之謂與不然厚積而薄報其何以使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懼哉予滋惑焉先是崇禎七年葬君祿山之阡既以遲孫人祔又八年而予始表之且作詩曰

赫赫魏公起自西鄙思陵阜陵載世毘倚中貶權臣未竟厥委亦越後人崎嶇東徙君實好修紲爾前美孰降閔凶血此掖水大命不延身殲家毀祿

山之阡尺六有咫拱木陳根骨肉歸此伐石刻辭永示來祀來人過之必恭敬止

宜興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爲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即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益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爲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即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桮酒淋漓輒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君父子爲好語諷君曰公子益從吾游乎吾能發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鋮久被錮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間口語籍籍諸名士間之曰懷寧起東林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鋮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鋮皋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

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鋮媿且恚曰吾不識陳某何人乃魚肉吾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名出大鋮竄入其幕中人或爲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即位大鋮驟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娭笑曰死耳何畏大鋮詗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鋃鐺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傅致禮部於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

時諸名士屏居邸舍中者十有二年卒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茍不得志則當鍵戶濡首習爲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褒衣博帶出而嬰遨里閭間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繇以亾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然亦爲士者好名尚氣之過也顧予見東南鉅公先生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

爲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棄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勢之門者蓋有矣此孔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御史兆京女男維崧維㠇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璟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岳皆能文章而維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卒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

是爲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廁諸父若兄之閒也尙可以不媿矣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三目錄

墓誌銘一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三目錄終

墓誌銘一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
管烏金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先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明神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繼起爲大帥西平哱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舊史兩人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各以武勇自奮故近代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

卽寧遠伯之四從孫也生而狀貌奇俊落落有才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會我　太祖兵破撫順公被執至我阿喇地遂隸正黃旗久之又破鐵嶺衞鐵嶺四壁皆隳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故業　太祖奇公才授公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禽閒諜功進三等阿達哈哈番　我師之入大安口也公從下遵化　太宗卽命公據守之無何永平灤州遷安皆歸於我四城互犄角爲聲援與明相持者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將謀恢復以全軍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尚政等攻公以牽制　我師

日夜攢礮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卻之最後永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亦率被焚衆匈匈思潰公急號於衆曰若輩移足一步即殲於此無匹馬隻輪返者矣盍從我討衆皆愯然受命公徐結陬引明官之降者四人以行而身自爲殿既出關無一失亾者又別戰於次榆沱截十一人獲舟五艘礮傷公頷不爲動以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等　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是時每旗以烏金超哈二人理諸堡砦猶未設有牛祿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堡曰燕郎砦遇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載考　太宗深嘉歎焉　賜公玄狐裘一進三等阿思哈哈番等　命鎮蓋州　世祖入北京公從　豫王下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及還特　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金超哈昂邦章京自順治七年以來　天子屢有事於諸大禮既郊祀　太祖再上　昭聖皇太后尊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思哈哈番繼又進一等阿思哈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襲公在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

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創痍未復諸劫帥方羣聚蠭起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麾下無戰士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歲時椎牛市酒犒賚不絕然一有犯輒引軍法按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州黃騎虎府谷王永強最劇公用俊爰剿之遂次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二秦始大定至今士民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　國家肇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磨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李與寧遠伯之威名風采與世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階三膺世爵紀功檔子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播之制誥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券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衞兩公相上擬以予綜核始末洽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二年管係公卜於六月某日葬公完縣檀山之原手其行狀來乞銘予按狀公諱思忠字蓋陽其先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爲鐵嶺衞人曾祖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梴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伯言兔貝勒

女次卽宮保公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娶少保兼太
子太保戸部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胤女繼娶
宗室內大臣色勒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
總兵官都督同知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黑倫女繼娶白彥喇參
領吳爾恰海女次燿祖任佐領刑部員外郎娶大
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佟夫人出次似祖續祖尚幼
側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佟國璽次適伯都
統石公廷柱男某佟夫人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

國鼎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蝯臂善射在漢不振桓桓英
衛攀附龍鱗陰山燿武平壤勒功亦有寧遠緊公
先烈名盛三韓左律右戎公也繼之遭時奮蹟介
甲汗馬馳驟疆埸　文皇　章皇予嘉乃績圖像
臺閣昔伐簡冊西土餘黎望公如歲公節往臨惠
成並濟險阻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奏愷飲至
赫赫戎公乘作前光生爲干城歿侑明堂世勳舊
德是寶雖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清故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予同年進
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辠戸曹而君亦來謁選吏
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
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溪水
鳬沙鴈游泳下上爲都人士遊觀之所君暇卽登
予閣褰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常其明年君得湘
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
臨別無憪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葢以　天子方
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
遠或及朞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

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淸要之列予以
謂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
別爲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
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
固留君候代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
謁選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
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吶吶不
出口而及其爲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
湘鄉罹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
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

立論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師孔道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蝟集民不死兵而死役矣因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郡陽大旱飢民散丕至君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爲設策予之食益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諱觀字顒若皋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四世祖宋中散大夫樾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

紹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聞於時銘曰

魯公子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緜聯散四方於今纓芾遥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玆丘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清故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君諱仕字某正紅旗下人世家遼東　國家陞燕京就設遼陽縣君蓋其縣人也先世用軍功得官祖蘭前明時中屯衛指揮使父有才以謙飭聞於鄉君長身赬面望之甚偉而爲人恂恂退讓有父風少以烏金超哈事　太宗　太宗方用師中國勞勩　世祖即位爲分得撥什庫尋授六品頂帶階昭信校尉尋又加一級順治十三年從征福建敗丕鄭成功師還病卒杭州歸喪於京師春秋四十有六娶人陸氏子三魁三畏予與君初不相知聞蓋得之其從子刑部筆帖式三省者如此十八年三月將葬君京城東北宛平縣界中於是君之從父昆弟仲舉等介三省來請曰吾弟雖以武力自奮然能勤勞於國孝友於家仁且讓於鄉里雖全遼之人號爲讀書知道理者亦皆推畏吾弟自以爲不及也今不幸中道以死苟非匄一言以寵之於幽則是舉等沒吾弟之實而無以昭示其子孫也予方辭謝三省又言曰吾王氏之役於　本朝者三世矣自天命天聰以來　國家佐命偉人下及鞍馬騎射高上勇力之士林立麻列然得如

吾從父之材幹者固僅僅也惜皆於是時尚幼不能周知其始末所得於遼之父老與吾伯仲昆弟者特其略耳至於摧鋒陷堅禽生馘級之數則兵部尚有檔子可考也然亦什不存二三矣噫乎吾從父之歿訖今不過五年其上距　太宗皇帝之世亦不及二十年然耆之所習傳止於如此使更歷數十年則世愈遠而事愈微耆恐其有時泯滅而絕無一存也豈不可痛哉幸而辱爲之辭不獨以耀於子孫亦庶幾傳之永久也已予嘉其言之質而悲也遂爲銘銘曰

東海之瀕有龍出水羣攀其鱗雲翔飈舉君也烈烈提戈策勳馳驅　王事歿而有聞不佚前光以貽後昆於何徵之視此銘文

清故臨穎知縣吳君墓誌銘

故臨穎知縣遼陽吳君來亨字康侯予同年生也當與進士時予嘗識諸榜人中其後絕不相聞既而予以刑部郎謫官北城始識康侯之子雯問康侯曰恙乎則歿久矣比二年雯凡再至京師數爲予言家有老母弱弟貧乏無以自存故四方奔走以謀衣食言竟悒悒慘慘泣下予於是澁惘雯之志而重悲康侯之不幸也康侯一名允升既第後改今名始年數歲時其大父都司僉書三仕官雲南父光國與康侯從行僉書公戰歿於賊而是時適傳　清兵破遼陽父遭喪不能自立又日夜念其家乃屬康侯於逆旅主人獨身北還康侯居旅舍中每憶父輒發篋中書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其聲詑曰比屋無書生此何爲者因走訪康侯一总孺子耳既相見盧先生者頗易之問讀何書曰漢書也質以書中疑義答之如響盧始大駭引康侯歸置之家舍予飲食益教以讀書歲餘父復至雲南乃挈康侯僑於臨清已又僑於薊補諸生

日益有名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逾五年選蒲州學正又五年成進士其明年吏部方授臨穎而康侯已前歿不及見矣康侯娶塗氏子四人雯其長也次霨次霦次霞女二人長嫁陳發次嫁劉麟書以明萬曆某年月日生以順治某年月日歿於蒲壽四十六即以其年葬蒲城東五里之義塚阪先是康侯之在蒲也有誣蒲諸生爲盜以求賄者康侯言於上官悉解遣之蒲自兵亂後人士力學者無幾康侯所以獎勸具備由是蒲人皆興於學嘗

攝滎河縣事有惠政既去而吏民思之不爲蔡康侯亦嘗慨然欲自效於世矣然所表襮止此康侯固遼産遼人甫出兵燹凡隸籍八旗者無不披甲汗馬立取通侯之印次則建牙開府出爲大官子弟席父兄之餘寵亦無不狗馬服飾自娛者康侯困不夅而當羇貫之日往返萬里外至於垂死而猶㪅阨窮餓寄食佗鄉何也平居俛首章句把筆弄紙墨爲文章世方尚武亦既與之左矣復不夅而纔致一第乃欲區區俗一命之爵升斗之祿以榮其身而飽煖其妻子而訖不可得又何也或謂天實使之然則天之阨康侯遂至此極邪豈康侯才行曾不能與遼人下中者相頡頏邪何其貧富貴賤修短區絕如此也或又謂此天之未定者也噫乎使必遲而久之以竢天之定則吾康侯之冢木拱矣其肉已腐其齒已朽矣天其如康侯何康侯又如天何方康侯之葬也諸孤幼未暇乞銘於人至是予始應雯之請追次其所聞以悲吾康侯而慰雯者如此實康熙八年二月某日銘曰

寧爲善而窮乎抑不善而通乎寧有聞而短折乎抑無聞而壽且寧乎康侯豈自知之矣已乎已乎謂必有後庶幾其可望乎

清故　誥封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使加一級蔣公墓誌銘

公諱應麟字瑞之世爲金壇著姓以長子副使君贊累封至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加一級如副使君官予與副使君同舉於鄉又嘗爲同榜進士又嘗同官於刑曹數相親善雅願登公之堂拜公於牀下而未獲遂也去年春副使君來吳下訪予於里居一揖外敬問公起居無恙乎君謝曰然飲食笑語雖精強少年弗如也頗用是相慰顧不逾歲而赴至矣副使君屬予銘公墓予奉得藉是以償夙昔之願遂告使者曰某安銘按狀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繼祖考諱棟公甫弱冠而孤事母某夫人最謹而與弟應鳳相友愛弟蚤夭撫其子視己子不少異也爲人倜儻有英氣見重鄉里里人有公私事不能決者得公一言輒解家故非饒雖逮於貴顯矣然其儉素如曩時而性尤疏財喜施康熙初　詔遷沿海居民於內地親故流離待公舉火者不下數十家公皆周恤之無倦色副使君守廣平公挾一奴賃驢往游其地君悉導從郊

迈輒手揮之語君柰何勞苦女民爲旣入官署厯進食飲或微膴則慨然不樂晨夕惟舉肉一臠蔬一器而已其在福建亦然居嘗敎誡副使君率諄諄於廉平兩言故副使君後先政績爲南北循良稱首所在士民凡知有公者無不尸祝而頌副使君其被副使君之澤者又無不尸祝而頌公也嗚呼吾嘗見世之爲封公者矣苟不用關說干請武斷爲能仰觴豆舞歌日夜放焉而不知反用以娛其遲暮已耳如蘇明允所謂輿馬婢妾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動搖官府益比比皆

是也以公之賢夫豈不足風世乎哉配許氏累封淑人甫歸公而即秉家政綜理內外井井自君姑以下皆稱之暮年猶拮据操作以爲諸子婦先子姓或跪而諫不少動也故能佐公起其家公卒於康熙十三年三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淑人先二年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副使君寅順治乙未進士累官至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使次寧次宷皆諸生女若干人孫男女若干人副使君卜於五月某日合葬某鄉之某原其距公之歿三閱月矣或曰葬不已急乎予應之曰非也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春秋列國之君葬不以時則孔子譏之不及時者謂之渴葬過時者謂之不能葬喪服小記亦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然則遲之以至於久此固人子之深引爲辠而拊心蹙首者也後世溺於陰陽家趨避之說其不能葬也多矣得毋蹈孔子所譏記禮者所痛與若副使君之襄大事也不曰知禮不可也用敢牽連書之以告凡爲人子者銘曰

藴之積之兮以啓哲嗣惟此君子兮有穀是詒父也播之兮子則穫之子也穫之兮父則食之家門

詵詵兮章服施施積善之慶兮獲報其宜報以介福兮何不耄期生有餘榮兮歿有遺思

鈍翁前後類槀卷四十三終

同里周　靖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四目錄

墓誌銘二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四目錄終

墓誌銘二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即位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恭毅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爲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伉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執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酬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爲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謚曰忠襄是時閣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皐以是格賜䕃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搤腕長歎以爲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師孫公傳庭相掎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爲平陽

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
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
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
上疏請餉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又
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趍太原於是太原復告
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
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
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
奔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
以己之促公歸也懼得辠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

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
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
留不進自成遣偽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
令衆或諷公趍湊矣盍循故事出覓候代乎公毅
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
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自成怒公殺使
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
墪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
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
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

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贊畫知
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
士欲劫公奔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
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
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
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胥帶自縊於
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
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
而弃之海子村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槀葬於
南門外之東岡我　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炌

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
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曁乎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
奉旨解任亦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辠竟上可
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為後圖亦可也而
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
瓦解以後内無甔儋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張
空拳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
而不顧訹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
是豈倉卒所能辦哉公葢竊宗王文成公之學至

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卒而名成功遂亨有[illegible]爵
則爲文成不卒而身死因裂衾尸溝壑則遂爲公
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鈞也方公爲舉子得文
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
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
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
問湊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
文成而泝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泝孔孟原流派別
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媿所學者不
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

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
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
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贈某官出嗣
於姑因冒姓陳氏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陳
姓公既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
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爲給事中以忤同
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
賢謫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
爲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
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

進左參政改寧前道哉　滿兵大入公有城守松
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
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爲上官所
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
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
邊事急季幕府戮力敢相尼哉顧部下士魚肉商
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
大壽敬諾邊人得稍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貴橫公
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
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爲凶德職等體

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
折節士大夫歎然通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
尊職亦伸謇謇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
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戢定必需經濟而
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
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
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名見於中左門詔問致治
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
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
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

而後能強欲勸屯田必信乳不起科之令慇帝頗
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
中朝諸鉅公眷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
齮齕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
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指右梧以扞禦西北
則天下尚可爲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蹙社稷而
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願議公者猶
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
已爭光日月而彼小了纖人雜閹僞宗之餘乃復
覥焉面目騁私意以誣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
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熺國子監生淑人
出方炳方炌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
出方炌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
陳晢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爲行狀敘
公官政甚具予略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
公曰

公乎歸來鴈門岌嶪道阻脩些河流洶湃蟠蛟虯
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禜土三尺馬鬣
封些梓松檜楨森成行些歸來歸來栞雲龍些公
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豚兔臘糕餈餌些
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
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此有可汲名不
可汲些

葛君方千墓誌銘

崑山葛生悌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
原來謁予而請曰灝中不吊甫四歲而吾妣與吾
府君相繼即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
其不獲記憶審矣卒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
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益無不敘

說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
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
執友則皆曰其與人交也耿介而不諧於俗端方
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灝中以
爲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
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無以
爲依長無以爲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僥盆
也又將有外侮內難窺隙交訌之虞焉而三尺之
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
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

難勞瘁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予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歷䫉矣其忍爲吾子銘其先君乎悌明復請曰瀕中事先生久敢卒以是累先生予乃曰昔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於輓父之母也不既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也予不可以固辭遂敘而銘之君諱雲瀍字方千崑山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卒曾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曆某年

進士仕至某官父某某官子男一人瀕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卜彼高敞虞山之趾鬱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劉乃亨行復爾始

竺隖山人墓誌銘

山人姓文氏前明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長子也君嘗爲諸生又嘗用文肅公蔭嘗得左軍都督府都事矣今不稱稱山人者成君志也先是文肅公貴顯文氏之族往往招致賓客盛聲伎自奉又數結納上官及中朝諸貴人藉執力相援重四方車騎日夜到門交關不絕其名遂傾東南而君顧其閒泊如也雅好法書名畫時時與故人清坐展翫從容竟日而已於是吳中士大夫皆曰文肅公有子文肅公既歿君益鍵戶自畜於學其後九年江南內附君同產弟㮣死於難君之家遂破毀得脫身兵刃閒意頗不自聊乃挈其室亟廬文肅公墓下墓在竺隖與天池山相去可一里林石幽附號爲名勝地君居而樂之慨然曰吾將老焉故自稱竺隖山人幅巾布袍襍樵夫釋子爲侶

閒有狎君者君不以爲忤暇則課其子蒔蔬采橡實以自給與城市人絕不相知聞蓋君晚而所遭連蹇其志益浩然如此於是吳中士大夫又皆曰文肅公眞有子矣凡二十餘年竟卒於竺隖君性廉介文肅公旣枋用有飾金珠爲君壽者君急以書謝遣之洞庭富人有冤獄傀君曰金三千兩求爲直之君揮其金而棄閒以微言諷有司其冤得白然富人竟不之知君亦未嘗有德色也少侍文肅公京師游諸公閒數聽其議論遂悉語萬曆以來諸故實每對賓客子弟輒侃侃言之咸有據依

既居山中乃出其所得著書十餘種其尤著者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凡若干卷君之卒也予愛慕其書屬君之次子點命攜以來謀爲君彙而刻之江寧而書已散軼點方購之未得也君諱秉字孫符娶申氏廣西右參政申公用嘉女先若干年卒子三人長然次卽點又次煦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君卒於康熙八年二月某日壽六十有一諸孤以是年十一月某日葬君夫婦竺嶋之新阡距文肅公墓道若干步文肅公諱震孟天啓中及第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

士嘗疏劾逆奄魏忠賢最後又與同官温體仁論事不合在內閣不滿百日而罷士大夫所謂東林黨人者也其先有衡山先生者以文章德望見推重於世衡山二子彭嘉君蓋彭之曾孫云銘曰

竺嶋之中兮可以棲止有泉泠泠兮白石齒齒弃彼涸濁兮敝屣不啻生隱其閒兮歿復歸此顧瞻文肅兮儼臨於前衆雲駕風兮懷恍後先貽爾來昆兮維德與言吁嗟乎是父是子兮終古弗泯

朱君子衛墓誌銘

君諱某字子衛姓朱氏先世自吳江徙居浙之秀水明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恪公諱某之孫楚雄知府諱某之子也母曰徐安人生母蔡氏君補縣學生數赴秋試不利故後怫鬱不得志以卒卒於康熙二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三當君之少也文恪公方秉國政聲望赫然而是時東南全盛吳越貴公子孫爭以結納賓客相高或溺於聲色飲食翫好爲游閑之風其最下者往往把持有司數爲人關說以夸燿其鄉黨而君皆恥不爲也布衣蔬食怡然自適非雅相故者驟見之不知其爲文恪公

孫也文恪公故以清慎知名於朝歿之日家無餘貲楚雄公繼之益謹守其家法故再傳至君而其貧日甚雖名爲累世貴顯而實則與寒士不少異爲人循循雅篤於孝友所交皆賢士大夫與之處者未嘗見其喜慍而至於取予進退則又毅然介而有節文恪公當蔭一孫以予君君讓不受叔父某當而無子君次當嗣又不受恐以推其諸弟浙江巡撫某者君之友壻也或勸君往見之君固避不往蓋其好遠權埶多此類少善屬文文恪公於諸孫中最愛異之工行楷書能畫山水竹石爲

董文敏公所稱性尤喜弈晉明故人於閩行遇善弈者與酉逆旅中久之失其期乃大困而返而君亦不以屑意也明亡意斷不自得太息曰吾老矣尚奚以諸生為哉即弃去而旁習天文醫卜諸家之書逾數十萬言盡通其術晚歲鰥居雖書畫亦屏不復為惟典衣沽酒從容從善弈者游時時寓意於弈以自遣而已識者謂君之所志固未易可闚也配唐氏先若干年卒卜於某年月日合葬某原子彝尊彝鑒彝玠女婿周吉永陳忱吳周瑾先是彝尊彝玠皆出嗣諸父後彝鑒夭無子於是以彝玠子德鉉為之後彝尊好學有文今年秋與予定交京師予竊謂君之葬也彝尊宜自為之辭如栁子厚之表元侍御歐陽文忠之表瀧岡阡者以發揚先人之志而傳示其後人庶幾可以不媿顧不自為而以屬予予則非其人也銘曰

嗚呼自君卒而浙中諸名士咸慕思之至相與立私謚曰安度先生且謂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夫亦足以概君之生平矣傷哉斯人不可復作有崇者丘幽魄所託既固既安維千萬年維不辱爾祖以克永其傳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藁卷四十五目錄

墓誌銘三

墓誌銘三

鄭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湖廣江陵人義王旗一等阿思哈哈番鄭君國允襄之妻也父某母某氏年十七歸於鄭君子男五人致知致仁致義致禮致和孫男一人慶先是予友曾子庭聞棐子星期至京師數稱述鄭君遂得從鄭君游聽其辭甚明辨視其揖讓進退皆嫻而有節予然後知鄭君賢也已又飲其家筡其戶庭埽除甚周既就坐嘗其酒甚旨而肴核果蓏無不豐以潔者予然後知微獨鄭君賢其夫人亦賢也始鄭君從偽秦王可望在河南輒與夫人偕可望既敗率鄭君間道來歸　世祖封可望義王而爵鄭君旗下夫人亦受今封享其祿食殆十年矣當夫人之居軍中也能佐鄭君以寬故鄭君馭衆嚴而不殘其至京師也又能導鄭君以禮故鄭君交士大夫雖丰采雄岸而未嘗有旗下拳勇鬬譀之習於是夫人歿而鄭君思之曰孰相我也其內外大小曰孰芘護我也凡同旗之女婦與鄭往還者又莫不曰吾屬其安所矜法也㳟既

久而哀且慕者不止則夫人之賢可以槩見矣夫人卒於康熙五年十一月某日享年四十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某縣某鄉之所銘曰

冠帔肅肅維身之章也子孫振振維家之慶也所遘逢者如此而終於不克享曰有命焉殆不可強也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吾邑顧公君升之改葬也其長君開林既乞牧齋錢先生爲之誌若銘及祔其母何孺人則又介吾友盧子定三命予誌而銘之予惟牧齋先生在前明累有譽望家居則以文章爲耆宿官中朝則以氣節爲黨魁凡所譔述皆足以名當時而埀後世故能爲顧公重若予則淺學鄙儒自分見弃於鄉曲有日矣顧欲使操筆附牧齋之後得勿靦然汗顏也與而定三猶督之不已於是手開林所作行略讀而太息曰予何能爲孺人重若孺人之行則足以重予文矣當孺人既歸公公病疫將革羣醫投藥不效孺人晝夜涕泣爲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疾遂有瘳孺人亦無恙中外知者悉傳述以爲異其後復與公相莊者逾二十年然則孺人之迫而

籲籲而應也果偶然邪抑其誠足以動天而夙昔之孝敬足以格幽冥邪吾舉不能知也然嘗考之於詩矣彼葛覃之躬節儉螽斯之宜男子采蘩之共祭祀樛木小星之不妒忌降而託於草蟲野有死麕之守禮自將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非有奇節高義足以震駭時俗孔子猶錄其章句以首十五國風而爲舉世勸況乎孺人之行卓卓可道如此豈非聖人之所深嘉而極予者邪惜乎當世既無孔子吳中士大夫亦未有表彙其事以見諸詩歌者而賢如孺人則又不可以無傳也故詳述之以塞開林之請庶幾予之文其得藉孺人以重與行略又稱孺人善持門戶米鹽纖碎具有程法歲時周恤其孀妹至老無怠色此蓋佗女子所難而在孺人則皆細行可略也顧公諱世竣君升其字長洲歲貢生世系詳牧齋所作誌中孺人祖一貫吳縣學生世所稱仁孝王少湖先生高弟也考思佐妣楊氏子男二人長轉即開林長洲學生次芳請康熙丙午科舉人女五人壻某某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三十人享年七十有五墓在陸墓之寶字圩銘曰

金縢之冊周書是載維臣於君爲壇請代亦越女師以事所天其誠感神與之偕全餘慶緜緜詒爾孫子濡染詩書蟬聯簪紱佳哉㟁丘有柏有檟有楸有松同穴於斯如金石之固以不騫崩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既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文相重復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而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既庭之家既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即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

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即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既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昏於既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乎爲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許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曰可合也乎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既庭之女之爲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絶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變者也夫既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乎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予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

故婦道即女道也既庭之女之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孝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既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死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閭之私謚孝貞云銘曰

爺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塋史其烈既均其氏復同矣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宮有刻用警穨風閨房之則

閔宜人墓誌銘

宜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朝至大官既生長貴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含壽至六十有三不爲不享矣然既歿幾無以斂將襲問飯含具徧搜其笥篋求銖金寸璣無有也沂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邪公本貴公子中歲浮沈公車逾二十年纔爲縣於章丘又以非辜被劾方事急時所挪借兵餉若干兩有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宜人適家居盡斥其產以償而公始得歸歸又爲姧民叩 閽者所誣上官移牒江南索公僵

對捕者夜半到門老幼皆張皇委匿宜人內憂公獨涕泣辦裝握手與公訣其事雖得白而宜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文游在坐輒呼酒爲笑樂而槖中實無一錢也宜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典貸猶誡侍者勿使公知公有腴田三頃雖豐年然悉所入以佐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閭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叩歎而已微宜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瘉屢發藥裹湯飼之屬皆資宜人宜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也哀哉宜人始祖珪累官刑部尚書謚莊懿祖某贈某官考宗德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宜人既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欷歔泣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出女一如己子中外皆以爲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夭元絅國子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僎何皆元絅出先是沂州公猶未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酗酒與人路毆委譴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戶者尤橫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借以中公遂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

而公之家始落矣或語宜人以族子事者宜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愼勿置齒頰間噫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子弟爭一錢之積往往面頸發赤戟掌相詬罵至終其身決絕不顧有弃千金如唾涕者乎若宜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宜人於某鄉某原顧語從子琬曰女宜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女揩辭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柰何於是又爲之銘既以慰宜人且解沂州公之悲云海南

公諱某官至廣東左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其銘曰

死生去來猶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難我惟空人洞教與禪誦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抉根原心手口如誰假言詮食飲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曾何戀焉老蠶書繭吐絲自纏獨返於眞空人則賢

亡弟南費墓誌銘

此吾季弟南費之墓南費姓汪氏名琳一名珙吳縣附學生每試輒高等知名於時不幸年二十八

夭父元御府君前明丁卯舉人 皇贈刑部郎中母徐安人娶王氏無子與南費相次歿以仲兄揖九子涵質爲後揖九又無子涵質復歸後其父於是距南費歿十七年而其兄琬葬諸姑蘇臺之西麓且爲文哭之曰女夫婦其遂不祀邪欲以吾子後女則吾生子又鮮欲別立佗房之子則涵質受女之田宅久矣中間不能謹守或轉而售諸異姓者且半矣佗房雖有子其肯空手來爲女後邪此吾所不敢望也涵質幼鞠於女婦嘗服女夫婦三年之喪矣如此而不能有女之寸田尺土女夫婦其安乎頗欲奪涵質之有以授佗房吾又不忍也不得已姑俟涵質生子而後徐議所立使女死無知則有後無後等耳如其有知其能由諒吾心否邪既已哭之乃申爲銘以先府君墓碑未樹不敢刻諸石朱書於甎而瘞之銘曰

少則孤長則病歿又無子且何以瞑嗚呼天乎奚才之豐而尼於命乎

亡兒蘅瘞誌

兒小名蘅子第二子也母袁安人兒生而娟好警悟異常兒甫能言婢負之行過衙門見諸生釋菜

者用鼓樂旂幟道迎兒指語婢曰吾稍長亦當如是三歲母袁教之誦詩略能誦關雎以下數篇及唐人絕句詩暇輒爲予誦之其音琅琅可聽每過庖舍家人或箕坐設語兒必訶禁之不悛必譖母袁加鞭笞自是諸僮僕畏兒若成人然兒有二妹曰四姑慧姑四姑少兒一歲其所出微也兒撫視之獨不肯異佗妹母袁間賜果餌必分授四姑度相當乃已兒之穎異皆此類也順治十二年冬予還自京師家貧多負而女慧姑復殤於痘予夫婦質衣服簪珥以斂用是益大困會歲且暮天寒大

雨雪兒甫五歲予不能爲兒易新衣猶衣故敗絮逆中寒疾明年春痘發於頤越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媵人玄冠絳袍率兩童子徑登兒所卧樓挾之去及竄猶聞下樓履聲隱隱而兒遽死矣先是予家數有怪牖上屈戌不風而搖若有人震撼之者兒所戲竹凳弃壁開無故自移踰故處十許步翻瓿忽墜地破裂砉然有聲予嘗考之於傳凡物自動爲木沴金自壞爲金沴木皆不祥也於是不一月而子女相繼殤死嗚呼亦可哀已兒生於八年三月某日死於十三年正月某日瘞諸鄧尉山先塋之次而遂爲之誌

第五女墓誌

當予諸生時予妻袁宜人舉四女後先皆殤既第進士歸宜人復舉第五女年十七以心疾夭蓋距宜人歿十有四年矣先是女許嫁嚴氏按禮女子年十有五而笄笄不爲殤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予於女之死不敢忽也爲之服期凡衰麻絰帶皆如禮康熙十三年某月日葬諸姑蘇臺麓實祔予季弟南賁之次自予釋褐以來僅二十年始則哭吾次子蘅於家繼哭南賁及居京師聞袁宜人之訃爲位於大通橋分司哭之繼又哭仲弟搢九暨從子邁慧於兵馬司繼又哭吾三子穗至是移疾甫越期而遂哭吾女焉噫乎吾既仕宦不偶而所遭夫婦兄弟子女之變復何如也其零丁荼毒如此行老矣雖欲婾息人世其尙能幾何時也遂爲誌其墓匪獨以悲吾女亦庸以自歎且悲云爾

乳媼徐權厝誌銘

乳媼徐長洲之上十七都人傭予家爲予乳女慧姑慧姑殤復乳五姑袁宜人之喪予念諸女乏食

無周恤之者遣人迎至京師媼實隨以來保視五姑甚謹予是時雖厠諸曹郎階大夫矣然所入奉錢少不能償媼之勞會媼日夜念其夫得瘵病數月藥之不瘉死順治十八年八月四日也於是予方謫官謀輕裝南還力不能與其柩俱遂權厝天壇東北隙地上期以明年來舁之而南予甚閔媼之爲婦人而旅死故實以銘曰

吾官於此窮則宜然若旅食於此何亦夭其年於乎傷哉歲云暮矣栖魂道左欲返遺骼改窆乃果

鈍翁前後類藁卷四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藁卷四十六目錄

箴　贊　銘

洺泉銘并序

枯木筆格銘二首并序

伏蟾　眠鹿

署中石硯銘

澂泥硯銘

拄杖銘

錢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六目錄終

錢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六　文稿三十四

箴

坐右箴二首

齒剛則亾舌柔則存爾其戒之吳以全身爾之不戒終於必折盡言翹過前有覆轍

爾勿謂貧汙萊三稔爾勿謂賤官簿五品爾復悻悻欲以何求才頓機拙爾悔爾尤

贊

世祖章皇帝御書贊并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嘗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

臣琬於寶翰堂臣琬退而敬爲之贊其辭曰

維　皇匽武脩夜論道既聰既明大文斯耀研精藝事與道俱全雲章日華氣象萬千宏刻樂石用配周鼓湯盤恕猊曾何足數受言藏之光燭於天圭之璧之其永珍之

陶淵明像贊并序

淵明桃花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益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鬭爭紛賍其爲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繇山曲隩淡阻

敻絶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託諸文以自見設爲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絶最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人非神僊是不已大誤乎晉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攄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爲至愼昭雖姧雄然不謂之淡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爲黃綺仰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

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花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爲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金行既衰奇奴嗣起螘鬬蠅營公實惛恥欲羣鳥獸無所栖山桃花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蒱播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沖兮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杜少陵像贊并序

鄢陵梁子曰䋄爲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於時頗其閑居爲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然當其間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爲岑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益其所謂一飯不忘君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猶不免於疏失豈不大可歎邪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

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爲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迍邅感激塡膺有志不逮發爲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畜莫測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跡不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則剽賊匪根於中蕪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　廷不詭不隨鷙擊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性異世維鈞爰繪斯像以示來學有容秋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

是用印止纘言作贊敬告詩史

王貽上抱琴洗桐圖像贊

于思于思彼何人斯其爲人也神清而體臞如桐材之高且孤也其爲文也韻幽而氣孔如琴德之淵且靜也其爲吏也烏恰朱弦翩然欲僊吾知其奇傲於不夸不惠之閒也

劉敘寰像贊 并序

敘寰像甚似惟身太臞耳然敘寰老而貧方奔走衣食於諸侯家何從致此泉石邪子歸計決矣行當與敘寰同隱遂擬楚辭以題其像曰

松風兮謖謖泉之聲兮淙淙眇煙景兮將夕君何爲兮山中開襟兮抱膝恣偃蹇兮松之側室人謫兮不知聊消搖兮自得漱流泉兮采松脂君將往兮復何時山中之居兮可卜我招君兮君勿辭

馬總兵五馬圖像贊

二馬磨癢二馬俛槽一馬飲河圉人刷毛維此五馬五皆神駿月權鏡瞳鳴則奮迅君當壯時與駿者俱自蜀徂粵望風長驅今雖既耄退伏於櫪時不用耳其志猶昔我昨見之須黑顏頳衿甲手弓老而復丁伏波往矣寶惟裔孫糾糾桓桓邦之虎臣

趙孟遷像贊 并序

李御史題孟遷像云方朔於今再見之孟遷因自擬方朔故戲之云云

歲星酒星合爲一星蹻號其志穨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人皆以爲竊桃之朔而我獨以爲荷鍤之伶

程周量像贊 并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露頂不冠眉目疏秀自頷以下漸豐至頤而削稍有髭其須尤少而疏衣不

長褎衣緇色無緣內服白而緣以青橫舒左股操兩手抱其右膝席方茵而坐像左有梅株三樹右有池復有梅殘影池中池水泓然若遇風而波者其旁累石爲陂襍草叢生可愛畫之大都如此周量南粵人也南粵自庾嶺以往淡谿附谷幽崖絕壁之間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畫像其側得毋有故鄉之思邪先是周量嘗舉壬辰會試既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
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

於周量也特俗周量爲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場

議曰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之

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嘆爲太息道

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用闈試擢爲中書舍人

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而向之指摘周量

者輒因事廢逐不復枋用久矣噫以周量之文章

雅秀明潔投之空無所不可然不幸而遭擯落者

垂八年於玆矣賴　天子深知之故復見錄用爲

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以圖報稱邪而顧惟故

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者何也吾將見周

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生皆爲周量

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簦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　帝庭以遨

以遊頹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淸揚㦷林鬱然流

泉淙淙胡當筮仕遐思不忘爾崗方丈爾名方昌

盍餞斯圖竢宦之成

孫侍郎像贊

未老而懸車何介且確也不窮愁而著書何淵以

博也有鼎有彝有圖有史日偃卬其側而悠然自

娛何神志之暇逸而意氣之卓犖也其不知先生

者則曰是殆古之獨行君子與其知之者曰非也

夫固升游夏之堂而又據濂雒之席者也

殷性原像贊并序

元趙子常之論景純葬書也稱其乘生氣一語且

謂班孟堅所言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

數之自然最得形法之要與景純說頗相表裏予

讀而善之及觀吳下諸巫往往敢爲誕言用以惑

衆而網利求其得理氣之學者少矣惟殷子性原

蓋庶幾焉予延之相先大夫墓性原因出小像示

予乃爲贊曰

郇曰茅舍山曰昆岡有黔甚口葬師之良掀顧滚

滚亂郭翻楊年逾耆矣嚳問斯翔山川盤紆松櫝

成行以藥生氣允也其長

焚香埽地圖自贊

焚香埽地蕭然葆真管惟左司令見斯人夫亦欲

退老於蔬圃之中茅檐之下以自附太平之季民

爾矣而士大夫之論不疑其任達則疑其好名雖

怒者嘶者譏且嘲者非一而不我知也則均

捉筆圖小像自贊并序

海鹽張君某爲予作小像予旣題兩絕何於後復作贊八句塗其隙處云云

吏事雄直文材迂疏仕學俱拙媿君子儒晚而勇退山澤之臞穿穴經傳辟彼蠹魚舒紙濡墨放曰著書信心與手聊用自娛風雨晦冥鍵戸以居人或不堪我心則愉

薦福寺蘇璨彌勒佛像贊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熾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求而不得輒相詬鬬由愛生貪由貪生嗔由嗔生癡顚

倒墮落無有出期是故當知弃愛樂舍凡諸眷屬妻妾子女以及此身六根四大一切幻合無不可舍何況財寶眞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弃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淸淨樂爾時吳城薦福古刹有一比丘法名貞定精進持戒不同俗僧惟此比丘千劫已前於彌勒佛曾相親近深植善本誓畢此生莊嚴法像擧香鐙燭常以供養願大力弘蘇求大衆生決定信佐成勝果善哉善哉我則樂以筆墨文字歎喜贊歎爲俗姓先願諸大衆各助金錢乃至粟帛一絲一粒破慳貪心向佛布施是大因緣亦非因緣當知佛性離因緣故是大功德亦非功德當知佛性離功德故亦無彌勒亦無衆生當知佛性離見相故彼亦無蘇此亦無施當知佛性離彼我故不得執有又非著無當知佛性泯有無故若由喜舍永斷愛根見淸淨性卽見彌勒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謂水無月何故水中常露月影謂水有月向水撈捉月復何在若使是一汲水在器是水非月使復爲二此月一見仍不離水屢轉卜度皆是妄想說

一便非何況有二以此諸妄欲求菩薩如尋昨寢如見己頭顚倒狂惑了無是處畢竟如何是觀世音菩薩貪看水上月失卻眼中珠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苦海泓泓衆生所怖一念淸淨撥開雲霧惟我大士彈指卽渡歙人前驅龍子後護天樂靐鳴寶擧法露魚鼈黿鼉衆觀若堵夜叉羅刹隸諸鬼部持戈荷戟羸形赤股悉來歸房踉蹡拜舞長波怒濤了無險阻如乘安車如蹈平路咄哉彼岸不踰跬步彼衆生者業皆己作浮沈五濁惡風飄墮

觀世音菩薩像贊

衆生以妄念徧造種種業復以惡業故徧見種種報方其得報時展轉生恐怖怖甚輒號呼欲求菩薩救一聲觀世音頓念諸苦趣當知救苦者非藉菩薩力如以繩自縛自縛還自解縛者既非佗何故須佗救以我觀衆生皆具菩薩慧本來各清淨緣何受諸苦所苦從何起有起應有滅緣何了不滅沈淪千劫内若能破此妄起滅兩非實隨處自游行皆得大自在菩薩不住空菩薩不住色非色與非空一切俱不住我今造此像復作如是說願

彼求救者諸苦一時脫

栴檀觀世音菩薩像贊并序

汪門毛氏以私財命工敬雕觀世音菩薩像既成其舅汪琬贊曰

若說是菩薩此是栴檀木工力加雕鎸亦金爲外飾一一假合成菩薩在何處若說非菩薩容顔妙端嚴寶冠及瓔珞種種屬希有見者悉頂禮儼然菩薩在二說轉相駁畢竟皆戲論欲知菩薩性含裹十方界本來自清淨本來自眞實本來自圓明本來自周徧是相了非相非相亦復非處處無礙著故名觀自在

銘

洺泉銘并序

予葬先大夫於堯峰之麓既訖事從形家者言命工穿治墓南沓土逾七尺得原泉焉鑑之而清飲之而甘且有崇報禪院浮圖相距十餘里獨時時寫影泉中予以爲祥乃作銘而刻之於石置之斯泉之左

横山出崇伏流土中匯而爲洺氣與山通可汲可灌可溉原隰可潤竹石枌榆松檟旱則不涸潦不

加盈維泉之德瀲瀲渟泓先公遺體永宅其上神乎來游春秋勿爽

枯木筆格銘二首并序

予與潘爾開游鄧尉山相視山中枯木有樸拙者輒鋸取以歸命爾開磨礱爲筆格得尤奇者二因肖其形命之曰伏螭眠鹿各爲銘

螭亦龍類舒爪而俛如隆中人未遇先主

右伏螭

有鹿偃息蠖角呿口欲呼其友其友何人惟中書君

右眠鹿

署中石硯銘

左籌右算此硯與俱不爲詩賦而技術書君不見今之足高而氣揚者其孰非刀筆之徒與是故寧爲俗吏毋爲豎儒古語有云屠龍不如履豨吾以知其不誣矣

澂泥硯銘

水火土俱乃成斯質美如圭璋既堅既澤俾從我游以佐著述端谿歙谿奚女什伯

拄杖銘

危則持兮顛則扶兮獨行睘睘惟女與俱兮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七目錄

題辭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七目錄終

題辭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蓺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賜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也以孔子文遊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況在後之學者邪有人於此爲郎吏歳餘而其貧益甚

以是求交親道行不亦難乎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必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交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交日疏道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予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講求所謂樹蓺蠶畜之術而老焉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謂以爲煌煌明哲度其胷中舍劇秦美新而外所自得者無幾矣宜乎於二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溫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弃不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邪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溫公以訖王介甫曾

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闢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溫公既好子雲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玄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昔人譏司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殆有甚焉若溫公之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溺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爲溫公太息也

題劉須谿評班馬異同

予觀須谿所評班馬異同深歎其淺陋無識眞有兒童之見不若者而舉世猶傳其書何也試以李

將軍傳言之子長於上郡太守之下卽總敘云後廣轉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云云皆以力戰爲名此正子長敘法之妙下文止播射雕者一事以模畫之以見在上郡力戰如此則佗處不言可知矣又前文云日以合戰後文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皆與此力戰相照應人知此傳以射字爲案不知其又以力戰二字爲案也孟堅憒憒輒舉而刪除之此可謂之有法乎而須谿則評云史記鎔出非是且子長別用程不識兩兩相比其作三段此政以客形主能令李將軍須眉

生動可謂史傳絕調孟堅仍之良是而須谿又評云程不識爲人何爲於此可去不去若有憾於孟堅者彼豈知作史之道哉以此遺誤後人則天下安得有古文辭耶前李聖一先生過予飲被酒慨然曰四庫書終身讀之不盡吾欲盡燒其無義理者吾子以爲何如予方疑其失言今由須谿觀之然後知先生之言不妄也天下淺陋無識如須谿者何限安得先生盡燒其書哉先生名敬本家吳縣之東洞庭山今爲江寧府人方任左通政其生平持論奇偉類如此

題高季迪槎軒集

按王文忠公缶鳴集序云詩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張子宜哀辭序則云先生自類其詩千五百首今考周氏本總千有一首其數與序不合外又有是集十卷詩七百二十三首姑蘇襍咏一卷詩一百二十二首内惟贈張省郎及越來谿五丈石飛來峰瓊姬墓諸作重出餘俱缶鳴所無合三集共得一千八百四十餘首佗如徐氏本雖名大全而實則軼去者多矣錢尚書受之爲列朝詩選於先生詩率取諸缶鳴大全豈猶未見是集耶集爲予

家塾所藏盖異時乞諸史翁辰伯者乃成化間張習企翺所刻也辰伯與汪氏有連其人博洽而不長於詩往往誤加改竄如咏雪禁體改凍爲雪賦得烏衣巷送趙子將改檣頭爲牆頭之屬先生盖用子美檣燕語留人句是也予略加是正擬同缶鳴襍咏重鋟諸木故爲跋之於左至於先生出處本末則李志光作墓誌銘吕敏又作傳已詳之矣茲不復云

題小兒語

沙隨吕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

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誡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秉徹上下非有幽深玄妙奇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敎人也則又善其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而不急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灑埽應對果有截然爲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程子則不然其說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說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

是語也不獨爲閨房之勸誡已也雖曰聖賢之敎大人先生之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俟後之求道者

題壯悔堂文集

集十卷商丘侯方域朝宗著朝宗本賢公子孫席祖父之遺結納名士頗以豪俠自命與桐城方以智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如皋冒襄諸子友最善有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退居金陵不爲諸名士所齒嘗欲納交朝宗會其家有伶人一部以聲技著名江南能歌大鋮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朝宗知之於是諸子方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凡吳越閩楚豫章之客皆在不下百餘人促徵阮伶佐飲大鋮心竊喜以謂藉是可與朝宗交矣因立遣其伶復使使者詗之灑酣方度曲四坐相顧稱善使者悉告大鋮大鋮心益喜已而朝宗與客使酒厲聲論天下事脫帽箕踞叫呶紛紜遂稍及大鋮戟手痛罵不絕口與歌管之音相雜大鋮聞之乃大怒尤恨朝宗切骨越五年而禍作集中所謂爲左兵內應被逮下獄者蓋以此也予又聞朝宗嘗游金陵挈其槖數千金寓居桃葉渡上日夜

名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縱飲所治盤饌甚盛費輒不貲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撾殺之投其尸秦淮水中是時侯氏執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朝宗之任俠使氣皆此類也末年來游吳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脫稾者一夕補綴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冒襄字辟疆每爲予語朝宗未嘗不邂同太息云

題平母節略卷

詩二南半爲后夫人作聖人既繫之正風至於邶鄘衛爲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牆

有尖采唐鶉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所以望其爲此而戒其爲彼也深且遠矣如馮孺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於世其於其姜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既爲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之凡如干篇異時有摭輯 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已如法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末俗乎氏益姑竢之

題使琉球記一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書既從張御史學禮往使琉球嘗授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爲予備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沒煙濤雲浪之倏忽有無與夫琉球風土之醇愿人物氏族之喬埜儀文器數之樸略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者予聞而羨且慕之爲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眺覽其間也昔蘇明允有言大丈夫不爲相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爲使乘得附王人以行出其技能遠自暴著於數萬里外爲予所羨慕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上蓋瀕死者數矣其始遇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既而逗留大洋中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飢渴死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鬣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舶震撼欲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岸稍逾數十丈即當墮入落漈洋中不可上又幾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海又幾死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颿壞柁繩中絕飄蕩三晝夜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輒潛行賊島間數百里懼爲所得又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仗 天子之庇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天吳海若實

陰相之蓋其自以爲乘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古人如游輞川泛渼陂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夢之勝此其蹟之所涉耳目所經見者以校大海直比於桮水勺泉耳然且作爲詩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況乎奇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俶儻絕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媲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爲無窮之傳耶惜乎陳生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使琉球記二

琉球卽古流求也予嘗疑陳生所言多不合史傳顧陳雖狂生頗不能緣飾言語豈史傳固出於傳聞未可據之爲典要邪及考嘉靖中四明陳侃使琉球錄其中有羣書質異數條亦力辨通典一統志羸蟲錄星槎勝覽集事淵海所載非是以爲殆郢書燕說之類然後知生言之不誣也抑予又聞之昔苻堅時新羅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俱異於古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夫焉得同然則今之琉球或亦類此此皆記中所未考者故略題之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爲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爲其親作也親若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閒疾風盲雨之號崖絕壑深谿危彴之恐山妖木魅猩鼯豺虎與夫獞人猺子盱睢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隱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擧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嘗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遊其親或在羈貫或在繈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泛泛焉倀倀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

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旁皇羽檄之閒蒲伏無人之境薙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黧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覗之不猜爲閒諜卽諜爲匪類其幸脫於刀刃劒鋋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

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
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
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
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
予曰善

題庵郵和尚法嗣圖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此師
道所由昉也今夫醫藥卜筮之術承蜩弄丸彈棊
蹴踘之技猶必有所受教而後能工況其爲聖賢
之學者哉浮屠氏之談禪者皆本達磨以下諸祖

故謂之祖師及其摩頂記莂則又各自有師然吾
聞大慧嘗游大陽洞山問既得曹洞宗旨見其授
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因竊念曰禪有傳
受豈祖師自悟自證之法遂弃之而徧歷諸方由
此言之浮屠氏之所謂師弟子非若吾儒之師弟
子然也故當其既悟則佛可訶祖可罵禪版几案
俱可付之一火蓋彼方僧此爲大機大用洞徹了
當之所在而豈嘗拘拘於威儀禮數之中哉若清
上人固庵郵之嗣天童之孫也來游京師乃悉取
其同門受法者若干人列之爲圖而又沾沾焉以
己說序之吾不知其於彼法之所謂自悟自證者
果有得焉否也雖然昔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
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
以附紹述之說然則士大夫之陰賊詭譎扳其師
友以去者良不少也而浮屠氏獨能區別受授之
由來所以備其門牆者惟恐不嚴而守其衣盋巾
拂者惟恐不至豈不猶賢乎哉若上人是己吾故
有感而書之

題容安軒記

子汪子既作是記宣城梅子讀而歎曰先生其殆

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
若承蜩若捶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履之
而安也又若沒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
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
之慮慄然攻於胷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間明知
其不可柰何然後呶呶聒聒借一言以解之以自
託於淵明子瞻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
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子汪子聞而善之遂錄
其語

題搢九傳疑錄

錄末乳王事見於 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非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眞也是先帝之遺所默擁也 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廝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搢辭於其閒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搢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今繕寫御史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者有所考云

題畫篋

黃山谷曰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貧者奪之今吾所蓄者類皆不一錢直或可貽子孫世守乎然使後人不似又以其無所直也而遂棄爲覆瓿糊物之用則吾無如之何矣子美詩淵明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由此言之後人之似不似固不足恤也

兆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八目錄

跋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八目錄終

跋

跋四書圖

予歷考唐宋畫家往往留意經傳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降訖孝經爾雅楚九歌之屬莫不有圖獨無圖四子書者有之自此冊始頗益命畫工廣之庶幾備鄒魯之典型貌俎豆車服之器物得俾後之學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間於以廉頑立懦葢不無少助云

跋李義山詩注

古之爲箋注者莫不廣搴羣說以成一家自經傳

而外顏師古之注漢書也實出顏遊秦而後世不知遊秦者以其成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也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粹於善也常熟釋道源解義山詩未竟而歿吳江朱子長孺作箋注頗采用之而錢夕公馮定遠及陳氏潘氏諸說亦附焉未嘗掩沒其姓氏雖於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所遺漏長孺翦緐裒益不啻什之六七其用意良亦勤矣吳人不察

往往竊議其後幾使長孺如郭象之於向秀此皆耳剽目竊之論不足信者也長孺每爲予言道源所引釋氏書最稱灝博非得此注某書亦不能就也益其通懷樂善如此而忌者猶呶呶焉予恐後進有惑其說者故題於箋注之後

跋歐陽公集

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參錯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裔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備其說而橫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

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即圬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及葬其書家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江廖應淮應淮以鄱陽傅立得之傳又傳婺人齊琦考宋太史作溟涬生贊所敘廖事尤奇廖遇余

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棐中庸廖厲聲曰俗儒幾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雖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數爲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兆最悉臨安人皆以爲狂居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鳥名使者徵

吾及傳在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李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朱子異益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略其概附圖後

朱子發謂陳摶以此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又魏夢父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其前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始大明云云此則圖之原委也

王伯厚又謂邵與胡文恭公同受易於廬山一隱者老浮屠遂得皇極經世之學且云出謝上蔡記文其說尤異或又謂先天圖卽古之河圖夢父亦以爲疑此則非是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眞蹟

黃州通守宋牧仲購得此表於京師及其還也將謀刻石郡齋以備黃之故實予交牧仲五年觀其文章議論殆不減蘇門鼂張一輩人物而其所守又在雲萍澤南之地凡雪堂嘯軒岐亭赤壁長公之所游處者牧仲皆專而有之宜其懷高山景行

之慕也然長公自遷謫以後日益窮困官中所折俸錢例得退酒袋數十耳衣食不給則偕東坡數畝躬耕其中以庶幾來歲之一飽亦大可歎矣而牧仲則出自禁近扈從之列紆朱轓佐蓮幕有江山風月以寄其登眺有將母之樓退休之圃以舒其歗歌翩翩然發舒其志是豈長公所能及哉予固遷謫無聊者不勝妒且羨於牧仲因附識其語

跋宣和畫譜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定其工於賞鑒者

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贗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眞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眞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錯中所載豈亦眞贋各半邪

跋鴻慶集

仲益背仕僞楚先儒謂其平生出處至不足道蓋以此也集四十二卷考周益公原序可見今此刻

僅十四卷又改周序以遷就之如吾郡重修寒山寺記靈巖智積菩薩殿記皆佚去矣又王仲言揮麈後錄載仲益一事有爲晉陵主簿者夙其子求仲益作誌銘遺人達意云文成縑帛良粟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仍溢美之既而寒盟且作啓爲謝仲益極不堪亦以啓報之略云米五百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媿辭諛墓中人遂成虛語云云此銘與此啓今亦不載集中

跋高似孫子略

高氏疑孔叢子僞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敘證孔子子思無問荅事最悉然予以爲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高則伯魚爲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後三年始卒使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在則與孔子相隔絕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爲其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他支庶何也予以爲必從

孔叢子蓋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必有證左非佗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變通往往舍其大者旁引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跋朱文公與張欽夫劉共父論程集改字諸書

前賢遺集不可改者如此夫改沿爲泝改姪爲猶子其說率有據依然且文公闢之至於目爲專輒爲輕肆爲失其謙退敬讓之心何其詞嚴而義正

也又況學識不及胡文定公與張劉諸君子而遂塗竄其賢祖父之詩若文乎使文公復作決當如何揮斥而末俗視之恬不知怪益其相安於輕肆自大之習久矣此吾所以歎也親爲人之孫曾旣不能盡讀其遺書而又率情奮筆欲以陵蔑其前之人而誣罔士大夫之心目極其流敝有不啓子姓悖逆之漸者乎此吾所以再歎也後生晚進見聞陋狹往往喜同惡異相與蚍糾蚓結而不可解稍有異議者出其閒則羣然譟而侮之世無文公孰能知予言爲非過者此吾所以三歎也於是乞

宗人昭玆悉錄文公所與張劉往復諸書而姑跋之以示學者云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卜在二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閒二月而禫非閒月矣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曆中坊本閒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惟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譌差可喜也

跋三衢文會

右三衢文會一編元仁宗延祐六年刻於鄱江蓋詔行科舉已五年矣一時巨公名士遂相率由科目以進治莫熾於延祐如史所載張文穆公起巖

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許文忠公有壬楊待制載則皆二年進士也汪文節公澤民虞仲常槃皆五年進士也其人儒術吏治文章節義類皆卓然傑出著聞於世者然則科目亦何負於國家哉此編雖江淛閒私課亦足以見是時人文之盛編中自余闕至汪誠凡十名皆全錄其文十五名徐徽錄賦一篇十九名王世鳳錄經疑二道其文五十三篇予旣記其始末而又跋之如此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夫所

詣根腳人者率皆生長貿富豔羶擁毳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屛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之大爲民之衆悉舉而付諸豔羶捽毳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而不知彼之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已極矣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逐酗酒宣淫俾晝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柄旁落倒置上之則豔妻煽虐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戍之臣飛揚跋扈挑刀兖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旣怒矣人旣怨矣夫安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李之臨御旣久積久生惰積惰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怙然恃以爲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爲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盜賊予謂盜賊非能亡元也木蠹而後蟲生草腐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而爲難者狐鳴鼠竊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撼元之社稷而奪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已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兩書參觀予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行黃[illegible]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跋唐荆川集

荆川集若干卷購諸京師其中字本非譌而閒有改竄不知誰氏之筆斯人蓋妄人也吾嘗見里儒塾師讀書不多遇其所不解輒以臆變易原文者多矣昔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我乃今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然則不知而妄改者孔子所惡也故書於此以示凡讀書者

跋文氏葬錄

文先生之歿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賵賻者相繼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

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內同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訖陳道復王百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與人至今傳道不絕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也何元朗云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黄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相詰倡甚歡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耶錢牧翁評之云快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牧翁所記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券錄之末

跋衡山手蹟一

右待詔文先生家報九紙皆北上授官時所作第一紙寄三小姐當是指其配吳夫人餘八紙寄國博和州兩公按和州先君行略以壬午歲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此即第四紙中十七日到灣十九日入城留王繩武處是也行略甫十八日吏部爲覆前奏授待詔即第六紙中擬在初八日考不意初六日命下遂承待詔之乏是也惟由前月十九日數至閏月六日當如行略作十八日無疑今札中以八爲六或不數入城與奉旨兩日耳又按王弇州所作文先生傳有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超授之語然先生雖已投卷本未及就試而授職且試事皆隸禮部試訖始移吏部傳中云云俱非是王最號博洽尤長國家典故而紕繆乃爾幷附正之

跋衡山手蹟二

文肅公跋荅在崇禎庚午歲方與其甥文毅公同在翰林故文毅亦有跋也先是文肅疏救王莊毅公忤逆奄魏忠賢奉中旨降二級謫外已遂削奪崇禎己巳以倪編修薦起官侍讀進左春坊左中

允再進左諭德掌司經局事尋疏劾逆黨僭用事者幾得辠後以奉使益藩歸里再請告不允卷中用司經局印當是掌局時而及其爲跋則已奉使在道矣予案印止待詔祖孫故略疏文肅出處附於卷末

跋劉子威前後集

子威之文率多僻字與句支離詰曲不可句讀蓋前此則江寧後此則文太青之輩行也聞子威盛時有同邑卜者袁景休每向客指摘其字句以爲笑子威聞之大怒愬諸官官爲攝景休笞若干

且數之曰若尚敢謗訕劉御史文邪景休怡然昂首荅曰民寧更荅數十耳不能改口妄訕劉御史也官笑而止吳人至今傳其事益文之有美惡如圭璧之與武夫珠琲之與瓦礫凡有目者皆見之有心者皆識之而近世妄庸人乃欲掉其口舌肆爲異同之論㒰然陸梁若將陷人者豈能禁海內之士勿爲景休邪是亦愚矣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冤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愼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衊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爲之一慨

跋劉公勇蘇門詩

昔歐陽子年四十有四留守南都約梅聖俞買田潁上作思潁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予嘗讀而高之予同年生劉子公勇曠達之士以高第得爲比部郎數月矣頽鬱鬱不自得乃欲弃其所居官移家隱蘇門之上賦詩二章邀予與之偕隱亦如歐陽子之約聖俞也公勇爲予言曰蘇門山谷秀麗水竹深茂其麓有夏峰邨邨中居人不逮數十家父老子弟皆淳樸無機心可與爲友又曰孫先生鍾元行道之士也避世亂流寓於此某將往而依焉然則公勇其果能投簪解紱奮然爲此行邪抑姑託諸空言而已乎予考諸宋史歐陽子自皇祐至和以後受知於天子歷官禁近遂居中書嘗續爲思潁詩十有七篇益深悔其言之未踐也其後雖得歸老潁上而聖俞則已前歿久矣今公勇方壯視歐陽子留守之年尚少其一而予之齒又少於公勇位卑而秩微未及爲天子所知其出處去就俱可以自主庶幾相與買田者有日而不致詒歐陽子之悔也哉

跋王于一遺集

小說家與史家與古文辭之有傳也記事也此即史家之體也前代之文有近於小說者蓋自柳子

厚始如河間李赤二傳謫龍說之屬皆然然子厚文氣高潔故猶未覺其流宕也至於今日則遂以小說爲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爲古文辭其得謂之雅馴乎旣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爲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曾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歎息遂書此語於後

跋論道書

予爲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科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去年春旣爲是書而甫草淺不謂然力勸予讀程氏遺書朱子語類及予潛心求之固有與是說相發明者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朱子荅吳斗南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覰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者也先儒之說固如此甫草素喜東林高顧之學又嘗師事木欣曹先生不識何以發別乃爾得毋有終身由

而不知之患邪不然則如昔賢所謂讀之不詳妄生穿穴者比也悄乎甫草已南歸矣竢與時相見當相與極言之

跋思子亭記

予素不能書甫草乎彊之使書乃爲書此卷竊因之有感焉易言天道之虧盈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福害與人之好惡稱類而南華老人獨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說疑若可駭顧嘗徵諸見聞小人或幸而得福者有矣君子或不幸而被禍者亦有矣以是信莊氏之說殆有激而云也今甫草以博學洽聞退然自下之士素爲四方所推重然年至三十有四而始舉於鄉三上春官而不第既又以註誤見褫旣又喪其賢長子抑何天人之道參差不合如此邪予惟喟然三歎而已

跋劒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閒頗有閑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眞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巇之場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

章出此圖示予因附識此語於後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九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四十九目錄終

祭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維年月日具官汪琬以羊一豕一告於大通橋分司土地正神之靈曰嗚呼琬以不材奉　天子命而來以與神共治此地也生殺禍福之柄琬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乃自夏五月霖雨至於六月河流氾濫道路沮洳役夫消撤馬牛疲斃車戶二十有六人煢煢奔丕所日夜卬望者獨依於神而已神其忍見且聞之邪意者雨暘之不時天實爲之以神之位卑而職微顧不及與知邪豈數不可輓雖如神之聰明正直亦不能自達於天邪抑車戶之桀驁不率者實䦨辠於神神將假手於雨潦以速之戾邪不然是皆琬之不勤不慎或有以召致斯災而神且漠然弗之恤也琬竊以爲分司者苟有溺職稱咎請之於天小則爲疾爲癘以創懲之大則殄滅其身不當延及於二十有六人又不當阻　國家之輓輸而降害若此之甚且久也願自今日而後邀惠於神慎勿以疾風暴雨加於行運之地使車戶得以蘇其困而緩其罰則其報謝於神者永永無窮而神之享之亦無忝矣謹告

賽晴文

年月日告於土地正神之靈曰者霖雨降災運行艱阻琬懼無以報稱　天子任使之意告哀於神賴神之聰明正直鑒而閔之自是以來無疾風暴雨者逾六旬矣既能覆芘我車戶而又使琬得免於辠戾且無疾癘之罰以及其身是孰非神之賜與琬聞古先王之制祀典也有祈有報祈而不報殆非所以妥神靈昭明貺也今運事竣矣敢不拜手以謝謹告

祭季給事文

嗚呼維公在廷歷官左掖俔視班行鷙百鶚一公規密諫舉朝色愓公實丈夫羣鬉而幗事關宮闈侃侃端笏雖涉風聞敢忘獻替印攖逆鱗慮有倉卒　先皇聖明止輦太息謂公愛君芻蕘宏擇且咈且俞儼荅禹益欲老公才姑示薄譴膏雨疾霆莫非　帝德公之北征童叟嘖嘖扶攜祖送讙闐恭陌祝公生還炷香叩頟公去不顧忼慨于役臣辠萬死幸寬誅磔甘屨皸瘃輪單轂隻寒日慘心陰颸淒骨魑魅與鄰叫號充房長沙卑溼瀨陽瘴

疢鰥魚張歹服烏畜翮公禍過之捐身沙磧縣檀槖殯有同弃擿嗚呼哀哉　世祖之末雲閒霁滌乙夜寝興每眷忠赤使得少延必蒙前席金魚緋紫行受寵錫如何絶命川馳筈激雖有賜環於公何及聞公彌留涕淚文塞惟君與父瞻睠牀簀荒言觼語殷憂如㤜樽目拒合齋恨窀穸藏血三歲化丹爲碧招魂而南僅歸齒幣某等於公辱在文戚異時瞻卬魁杓岱嶧賓公諫草寧啻拱璧庶幾公還載親几席今則已矣山頽星沒遠望銘旌道里遼隔白馬素車奔馳弗獲羣馬搶呼聲發如害何以酹公酒絮雞炙登勝重酪公盍來格

祭仲弟㨗九文

笞喪先君孰扶左右惟我與女自立不苟雖屬童穉遞相師友食則同案臥則聯肘每遇異書擊節拊缶有得必告有疑必剖女之文章詎出我後當其得意雲奔電丞溢爲辭藻金彩褋襍儒林文苑罕與之耦弱冠慕道已闕堂𡡉紛葩靡麗弃猶芻狗志期用世時命非偶退而著書𠭥揆酱敷儻假之年擬附不朽天乎何辜反促其壽太歲在壬我時北首自傷左謫感憤於口女與我言此非温厚榮辱得喪於己何有我聞斯語其顔怩㤜虎墜之芻春江晴瀏方戒行李繫舟岸柳念女送我涕落尊卣及兹三年睽離已久我遂簿領面色老醜願挂塵冠歸耕南畝巾車竹杖庶幾兩家此志未遂得毋女負赴音北來神驚不守寤邪非邪胡羅此咎女雖已矣我實抱疚斂不視含訣不執手何以爲人祖胷自毆設位於堂獻此酤酒魂無不之能醻此否

祭王夫人文

嗚呼女子之治家猶人臣之治國也視其尊章與君父同也視其妯娌臧獲與寮友胥吏同也視其米鹽酒食紡績織紝之務與錢穀簿書同也設或不幸而遭逢困苦出其手足之力經營拮据則又與鞠躬盡瘁者同也故凡國之純臣家之順婦皆卓然見稱史冊而不易遘其人也若夫人之於尚書公其德足以相配其才又足以相成故尚書公爲純臣而夫人爲順婦也當其來歸者逾四十年中閒直兵燹之變死喪之憂流離顛躓抑何難也辟若駕漏舟於狂風駭浪之中同行者相顧失色而夫人安然鼓柁以濟自非才德備至不能如是

其有成也至於鋒鏑定而道路迢𢇁其賦君子偕老之詩以與尚書公相慰勞而竟不及歿者豈非其命也惟夫人能代尚書公之勞而不能享其逸能保其家於奔丞患難之餘而不能少全其生於太平暇豫之日此尚書公所以印天長號而某等亦追惟感歎於無窮也茲者采椒蘭以爲醑湘蘋蘩以爲肴雖不足辱夫人之一顧而魂無不之庶幾其駕雲車揚霓旌發軔於滇之南而弭節於薊之北也

祭葉母姚太孺人文

嗚呼㫺偕編修同宦京師二三知己晨夕招攜或講道藝或賦歌詩衆方諧笑編修獻欷問何爲然遠念庭闈道阻且長茫茫天涯我謂編修盍迎而來洒有上尊服有褕翟食有鱻蔆兔羹豚膰休沐之暇庶醼孝思編修曰否度江踰淮舟車跋涉匪老人宜不如南旋以奉饘糜陳情　闕下　天高聽卑曾不崇朝果遂其私慰此倚門可無嗟咨我送編修設祖路岐願祈太君壽考期頤鄧尉之麓玉山之隈梅雪爛爛藥草豐滋以此養志融融熙熙版輿竹杖往還游娛孰云數月有赴北馳我思

編修崛起昌時既登巍科受　天子知凡此令名皆太君貽謂當食報遽止於斯冥漠之中誰其尸之琬交編修非友實師媿未登堂坐涕漣洏絭車白馬欲往無由寓辭千里又愆其期聊鄭瓣香用代絮雞太君有靈其鑒茲哉

代祝后土文

伏惟某官某卜葬茲土日吉辰良將卽幽宅是用昭告明神尚克相之俾我既窆以後不陊不崩子孫其昌世世勿替惟千萬祀永承神休尚饗

先府君祖奠文

琬聞過時不葬是不能葬春秋誅之與慢葬等顧琬成人之後躬迫飢寒既壯以來又塵仕籍轗軻竟頓積有歲年怙恃隆恩闕焉靡報以致我先考先妣淹柱淺土三周星紀乃啓欑宮過時之誅奚辭解免茲直靈輀將駕撫棺長號泫惟皐愆飲痛曷已伏冀考妣有靈俛垂昭鑒尚饗

亾妻袁宜人祖奠文

自女之歸直予食貧衣麤茹糲累女艱辛及女病革予方筮仕殁不及訣斂不及視追惟嚮㫺負女實多女而有知齎根泐倘茲從舊章秉就窀穸山

川阻湲足慰女魄顧予蚤衰齒髮已凋九泉相見庶幾匪遙輀車啓行敢告筵几同穴有期爲女破涕尚饗

告祖廟文

琬不孝獲辠幽冥蒙降之罰俾冢男筠夭殀無後宗祧三世不絕如縷琬拊心飲泣懼軫貽謀萬不獲已權以幼男有穀改名穀詒承筠之後茲謹率乳媼負詒再拜堂下伏惟祖考默加左右庶幾詒易致成立無有後艱以附厥家琬亦得乘免於戾謹告

告亾男筠文

傷哉女既夭而無子吾又老矣異時營女之葬承女之祀誰其尸之吾拊心飲泣不獲已使幼男有穀改名詒權爲女後以守女祏主既率詒祇見祖廟是用告女女其知之

亾男筠祖奠文

孝友誠信謂宜永年我作之孽致女不夭我老未殀女壯而夭家門嬛嬛已不可休嗚呼痛哉馬醫夏畦皆有後人跂行喙息孳乳成羣而女何辜竟絕遺鐮有詩與書孰相似續當女病革謀置女後女不復言屢搖其首惟女隱衷我則知之女今往矣諒我者誰人之不諒亦已焉哉天實喪予腸裂肝摧輀紼在門尊祖在几老懷萬千告女止此嗚呼尚饗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　文稾三十八

襍著

釋獸

國家既以才能不次擢用京朝官於是仕宦京師者日覬覦其間率用弃忝權位相高而予顧不能此也閑曹無事數治茗荈蔬名致東南流寓之士相聚飲食稍閒則發爲議論上自經史次訖稗官雜衆諸子百氏叢襍猥瑣之書旁引曲據類皆抉擿其字句而疏通其指歸滚滚千百言客或拄齶吐舌默然不相讎對而去既去則又簾閣據几擁書危坐諷誦謳吟之聲抑揚高下至丙夜乃止越翼日復然於是笑者怒者私相嘲訕者紛紜並起而一二知己乃命予爲獸按廣韻曰獃癡也象犬小時未有分別也武林俗諺益嘗以是斬其同類而吾吳中亦有賣獃買獃之謠載於范成大詩近世以來吳越大夫士知巧儇譎變化錯出不啻張虞人之機而奏偃師之技其爲獃者無幾矣而予猶被此名也何哉考之於古如鄽食其蓋寬饒之爲狂汲黯之爲戇柳宗元之爲愚米芾之爲顛或以自命或出於君臣朋友親暱之所指目至今述

爲美談不聞其諱且遁也然則數十百年而後後生晩進儻亦聞予之猷而想見其流風餘韻以爲不可復作得毋有欣然而慕悵然而思慨然而歎者與予又奚憾焉作釋猷

二禽戒二首

鴝鵒

里人有畜鴝鵒者導之使習人言久而能言矣性且慧黠主人寵諸堂廡間鴝鵒日伺其女僕之惰者竊食者妄相詬者以告主人予扑抶焉主人喜飫以肉食有加佗日其愛妾竊閒與所私者狎鴝鵒闖見之復以告主人入妾讒以爲紿也捩其首磔諸廡下君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鳥以言見寵亦以言被禍悲夫

鴨媒

江湖之間有鴨媒焉每秋禾熟墜鴨相逐羣飛郖人置媒田間且張羅焉其媒卬首鳴呼悉誘羣鴨下之爲羅所掩略盡夫鴨之與鴨類也及其澳沼狡猾而思自媚於主人雖戕其類弗顧嗚呼亦可畏矣哉

答窮文

疇昔之夜主人索居明月在戶飄風颯如微聞鬼聲來自庭除遲回儻慌稍達坐隅如叫如嘯如歎如吁如憂契闊如愁別離傾耳而聽啁啾喔咿屛氣凝神乃辨其辭曰有朋儔於此栖息我之名氏史傳所逸子雲憤逐退之惠揖我則女親女不我識主人曰噫嘻此窮鬼也胡爲乎來哉鬼曰唯唯與女往還已及二紀女年十五惸惸寡友人或女憎我不遐弃肩隨手拊躬弟不啻女室如磬女囊如水竈神冷落戶蟲遷避我謀女衣使煖緼枲我謀女食使飽糠秕及女北來周旋千里吸霜咽露手足胼胝今女爲郞願言佗徙水行無舟陸行無騎紛秣糗糧纖悉未治苟不弃嫌盍爲我賚主人應曰女將安適墜有豺虎淵有蛟魚伏尸游魂木客山都踽踽偃臥塞滿道途飇風間作陰雲四敷罔象方良後驂前呼世無巫咸孰禳孰祛孰折蕢茅以卜女居女困非人趍忽有無粉粢糜粥摶土結芻凡此備物豈女所需我未女厭盍我與俱鬼乃笑曰女則太愚自女止此戶庭闃然編蓬藩柵壁立垣穿衣食奔丞匄貸彌年持券責負叫讙在門左右揩捂心枯鬢斑凡女之窮我有力焉嗟女

昏姻伯仲叔季延頸引首潛聽竊覗望女苞苴賁
女貨賄女不能給播弄脣齒不水而波無風而靡
我復遷延爲禍匪細速謀橐裘毋遺後悔主人復
曰吁嗟鬼乎何女用情之薄而設辭之醜也憶自
成童提攜左右女從我游不爲不久竭忠盡歡暱
猶故舊縱或我䘏不女歸咎樂天知命我則師之
突梯卷𦡊非我之爲佗人有心我固備知鼓足搖
尾婉轉乞憐臧獲騶儓先容其間尻卬項俛口柔
色妍籧篨戚施延治莫痊夆逐所欲厚祿大官我
實不能告女以誠不如偕女共保令名寵辱得喪

愼勿我攖女姑少待攜手同行歸我初服以全此
生五鬼聞言抵掌起舞踉蹡而趨各復其所

八敶圖考

漢諸葛武侯八敶圖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
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敶鄉一在魚復
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成都圖經八敶凡三在夔者
六十有四方敶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
頭敶法也在棊盤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與元志西縣亦有之按魚復屬夔州今爲奉節縣
高平在定軍山東今屬沔縣彌牟鎭卽八敶鄉而
圖經又增棊盤市一云南市則八敶圖不止於三
矣蔡氏曰世傳風后握奇文則魚復圖之注馬隆
八敶贊又握奇經之注洪氏曰八敶魁六十有四
重易之卦也卻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
於圓而神故卻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敶
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生也
壁門直袤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
一之象又薛氏曰漢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敶竇
憲嘗勒八敶擊匈奴晉馬隆又用八敶以復涼州
陳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

之前既有八敶後亦未嘗亾也又通典後魏彔然
犯塞刁雍上表采諸葛八敶法爲平地禦寇之方
李靖問對太宗曰六花敶法出何術靖曰臣所本
諸葛亮八敶法也大敶包小敶大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
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
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
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杜牧注孫子云數起於五
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從橫八行布爲

方陬奇正之由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
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也宋至和二年代州
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陬圖嘉祐四年翰林學士
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八陬圖頗精皆
降旨奬諭神宗嘗諭李憲等曰黄帝始置八陬法
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陬於魚復平沙上此
即九軍法也後韓擒虎深明之以授其甥李靖靖
造六花陬以變九軍之法八陬即九軍九軍者方
陬也六花陬即七軍七軍者圓陬也蓋陬以圖爲
體方陬者内圓而外方圓陬則内外俱圓矣以上

八陬圖說其圖惟夔州遺阯至今如故蓋皆聚細
石爲之者佗處殆不可考矣大約原本易卦從横
皆八八八六十四絶所謂方陬是也至於外方内
圜與奇正相生之義則非聚石所能傳也高似孫
賛之曰隨江布埶墳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
從八横八魁容二丈内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
來奔怒湍激磊磊斯石截轟截椿知幾何年曾不
一仄豈非天所愛神所微者與蓋古之稱斯圖也
如此雖然善師者不陬善陬者不戰由此言之陬
法猶興王緩務云

史評十二則

漢高祖一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羽
蕭何諫曰臣願大王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汪子曰劉備之
入蜀與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備不敢越漢
中以訖於亾者何也天下之埶不在蜀而在秦曹
氏能守關中而羽不能守此廢興之所繫而謀國
者之有善不善也

高祖二

漢王至洛陽聽三老董公言爲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哀臨三日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汪子曰帝王之師未有無名者也故能一戰
而成大功若狼狽舉事而不合於義則盜賊而已
矣安祿山朱泚之流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
小雅云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
何

枚皋

枚皋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
倡太史公亦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

倡優畜之汪子曰孔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文之見重孔子如此顧漢之君臣乃以俳優嬰戲視辭賦然則辭賦之文不足與於孔子之文審矣而近世士大夫猶沾沾以此自喜予美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誠哉是言也

桑弘羊

弘羊爲平準法都受天下委輸是時小旱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其後弘羊竟坐族滅汪子曰言利之臣未有不及於禍者也彼劉晏猶不

類稿卷五十　八

克自免而何有於弘羊之徒乎老氏有言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人臣枋國而以利媚人主斯府怨之尤者也

元帝

京房語帝曰陛下即位以來春秋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曰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汪子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元帝不足道也唐德宗緊稱英察及其被蠱於盧杞雖屢致顛沛而不悔蓋又甚於庸主昝衛人病亟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曰此非子所能治也於是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世非無扁鵲也無如其信靈巫者何也

光武　宋太祖

鄧禹賈復知帝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欲完功臣爵上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宋太祖謂石守信等曰人生富貴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

類稿卷五十　九

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爲昏姻君臣無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曰此生死而肉骨也翼日皆罷典兵汪子曰功臣之與政也驕佚縱恣鮮不爲害又況貪之以土地授之以甲兵以是求免不亦難乎光武之與宋祖非獨爲國家慮久遠也所以保全之者亦旣多矣在周易䷙大畜之䷍大有曰童牛之牿元吉夫童牛始角本無待於牿也而必先牿之者畜之於豫也不然或待其角壯力悍然後從而强羈維之則將有傷人之患人主之驅駕功臣亦猶是

也

何晏

何晏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汪子曰西晉清談之風自此始矣夫漢末之尚標榜晉初之祖虛無皆名士也不獨無益於人國而又促之使亡益虛名之不足恃如此

爾朱榮　唐太宗

爾朱榮既禽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

分割恐其疑懼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待出百里乃始分道領押隨便安置唐太宗於隴禽竇建德所俘獲五萬人亦卽日散遣之使還鄉里汪子曰聚數萬之衆久而不散則其爲禍也必烈榮與太宗之策善矣然英武如太宗其措置固宜爾也以爾朱之麤才而亦能之此非梟雄人傑乎後世費金錢竭膏血以豢養降附與慈母之飫驕子無異謀國者謂足以繫結其心及其末也適爲亂階而已

唐太宗

貞觀末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嫌殺左武衛大將軍李君羨又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汪子曰太宗之愚乃至是乎秦始皇以讖文伐胡而不知其後之爲胡亥宋文帝以天文圖讖殺彭城王義康而不知其後之爲逆劭晉武帝猜嫌齊王攸而不知賈氏之亂宋明帝畏忌諸弟及諸大臣誅戮幾盡而不知蕭道成之篡其失皆與太宗相類是故才知有時乎困而聰明有時乎窮古之王者非聰明才知之尚也惟尚德以弭之而已

象

吳元濟

元濟反吳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汪子曰善哉武陵之言如陳仙奇之誅李希烈張子良之討李錡與李師道之授首於劉悟劉稹之滅族於郭誼皆所謂反天子而人亦反之者也圖伯業者雖挾天子以令猶懼其有不濟而奈何以反爲名乎螳螂方攘臂怒搏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可鑑矣

文宗

二李各爲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汪子曰文宗於是乎失言夫盜賊之與朋黨相緣而起者也假令朝廷清明遠小人親君子闢諫爭之路杜苞苴之門當此之時家給人足則朋黨消而盜賊亦因之以消矣不則朝廷溷濁遠君子親小人賄賂公行讒諛日至當此之時四海之內皆不聊生則朋黨熾而盜賊亦因之以熾矣是故唐之亾也非亾於黄巢而朋黨亾之明之亾也非亾於李自成而門戶亾之亂天下者盜賊成天下之亂者朋黨與門戶是也

徐溫

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佗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汪子曰溫亦姦雄矣哉其所以操縱駕馭之者必有術矣不然若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名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塘一失其術則小者叛大者篡不旋踵而致禍後之謀國者自度不能如溫能以鼂錯庾亮薛文遇爲鑒其庶幾乎然則當如之何而可曰急之則變生緩之則可以豫防而無患

杜詩注二則

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池魚梁曰緝先生嘗言分減二字出蕐嚴經十無盡藏品中從來箋注無及此者予遂檢蕐嚴視之菩薩有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見在施究竟施是爲十種施因歎曰緝之善讀書也曰緝問學淹博其論說古今詩文率解人頤今日偶閱杜詩述此一事爾

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或解此云荒荒無色泯泯無聲也予極喜之且益覺子美造語之工又嘗歲暮行壄田籬落間風景蕭瑟爲想像此語歷歷如畫始知古人下筆雖用一二疊字亦未易可到也

讀初學集

牧齋與唐訓導論文書曰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贋鼎云云繆學蓋指李何王李而言俗學不知所指疑其陰詆朱文公呂成公之屬而未敢以爲信也既又觀瞿稼

軒所作後序則述牧齋之言曰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爲古學其失也倍而自誦其揚扢古今別裁譌僞討論先正之緒言追考六經班馬之譜諜然後知其果黜朱呂而墜弃之也斯其說已傎矣夫理學固非牧齋所知姑以文字言之集中如天台泐法師靈異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跡駁不經會郢書燕說之不若尚未能望見班馬藩籬況敢攀六經乎以此排詆朱呂之學目之曰俗陋吾未審其孰爲俗孰爲陋也因拈出以與學者共評之云

亟請檄谿坐賠以免誤運等事申文

竊職橋身司督運督運之干繫全賴車戶若車戶設實則廣定車驢臨期便無停壓車戶窮之則糧到方行雇賃雖嚴加敲扑何從遽辦此時堂臺委臯職橋職橋復何所諉乎今各倉不審利害欲使坐賠攀欠陷車戶實陷職橋也誤　國誤漕爲厲之階莫甚於此謹列三款於後

一車戶所賠攀欠祇是償補官旗與公家無與官旗既聽盤剾折耗復有倉中曬揚虧折等項所存餘米甚多今復竭窮役之橐以飽奸弁之腹則若槩太屬不均且各倉巨蠹從此必百端刁勒

一剝船經紀全是次身俱通州赤貧無賴柱船盜米極多奸詭百出職橋雖任攀斛舊例以百帒爲率從中僅擂貳帒原不能盡數稽查今概責車戶賠償已覺冤苦若復開此例雖賣男鬻女斷不能供況車戶原繫世役從此賠累了無窮極

一先經五閘盤剝又經橋上顛抗所貯口帒新舊不等就中委多破損沿途既不免遺漏且倉中臨攀之時稍稍高下其手斛外又不免狠摔只以壹帒言之使僅缺少壹合其數甚覺微細然使每帒

缺少如此積至千帒必少壹石便賠拾石積至萬帒加賠不下壹伯石矣若今年起運貳伯萬則所賠常有貳萬之數風聞江浙米價每石已至銀壹兩伍陸錢夏秋之間京師亦必騰貴貳萬石米不啻直銀叁萬兩一年脚價有幾甇甇二十餘家仄亾必盡又十一年分攀賠不滿千石至今扣除未淸何堪更加重累

以上三款伏乞堂臺詳察立檄各倉仍遵攀一賠一之例不惟各役霑恩而職橋亦免誤運之咎矣

按攀一賠十之法不載議單則例等書自　本

朝順治五六年始名爲坐賠車戶苦之十四年巡御史煌題免十六年㮕設京倉左右翼監督議復其法孑爭之強且欲申是文其後以佗故止不申姑存其稾以示留心運務者閏三月某日識

條陳大通橋事宜申文

竊見本橋爲轉輸咽喉之地最屬重任今每歲以漕糧貳伯萬石寄諸車戶二十六人之手實可寒心旣不能廣行名募復不暇量加優恤萬一起運不及則爛浥之虞盜賊之尼俱所不免此時雖褫罰分司敲扑車戶究竟無益運務古云有備無患未有患至而後備者也今據職橋見聞條列三款於後

一各號本無車兩臨期募諸旗下一遇霖雨泥濘則車夫各爲主子愛惜車牛不肎勉力輸輓自夏秋以來萬不得已始改用驢馱今應豫給官銀數千兩責成分司令十三號各置驢百頭仍諭以春夏腳價內扣除此項閑時暫容雇賃行運之日專供軍糧儻有損斃速責賠補計驢壹頭每日可運米肆石則壹千叁伯頭便可至伍千石矣然後復以牛車佐之運務必能蚤竣

一各經紀剝船晝夜起載略無停阻若車戶所運雖盡一日車牛之力不過巳午未三時而已加以天氣陰晴不常倉門鎖鑰俱繫舊人掌管啓閉失時以是停壓口袋勢所不免又有無賴經紀專一私盜口袋典賣若遇查點便悉委辠車戶情理堪恨今議稍增口袋之數以便逐日倒換仍諭坐糧廳大通橋兩處各置循環冊一扇互相稽察庶免經紀盜典盜賣之弊

一車戶大半赤貧每腳價未至必先貸諸兌錢鋪戶每錢壹貫視時價率増銀叁分利銀加一扣除枉外此輩又好上下打點把持官府不可禁約今得速發腳價令車戶俱買一色見錢仍不許擅立官鋪戶名色倚仗旗下棄隙取利如此則數年之後車戶自然殷富運務可以無憂矣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終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一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一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昔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閒發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某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

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説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謬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

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所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吝旣退遂錄之以爲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終

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藁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嫺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獧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　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遂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檮昧願爲卿大

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槩栝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斂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玆不備及云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終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

儀禮注疏　禮記注疏
周禮注疏　易經注疏
書經注疏　詩經注疏
春秋左氏傳注疏　公羊傳注疏
穀梁傳注疏　孝經注疏
國語　爾雅
晏子春秋　墨子
荀子　大戴禮
史記　漢書

孔叢子　荀悅漢紀
白虎通　小爾雅
風俗通　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許氏說文
劉氏釋名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魏書　南齊書
梁書　顏氏家訓
隋書　杜氏通典

開元禮　六典
孫愐廣韻　白氏六帖
李涪刊誤　新唐書
唐文粹　唐鑑
溫公書儀　資治通鑑
夢溪筆談　蘇潁濱春秋集解
二程全書　陳用之禮書
燕翼貽謀錄　邵氏聞見錄
東都事略　徐敦立卻埽編
胡氏春秋傳　程泰之演繁露

陳止齋春秋後傳　朱文公集
文公語類　近思錄
中庸輯略　家禮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呂氏家塾讀詩記　儀禮經傳續通解
楊信齋儀禮圖　壄客叢書
章俊卿山堂考索　隺山雅言
困學紀聞　宋史
宋會要　文獻通考
癸辛襍識　吳氏三禮考注

陳氏禮記集說　陳君復周禮集說
趙子常左傳補注　春秋集傳
汪德輔胡傳纂疏　元史
明令　明集禮
孝慈錄　宋文憲公集
大學衍義補　明會典
雙槐歲鈔　唐荊川稗編
荊川全集　王氏國朝叢記
張氏家兒私語　大清律集解
蔣氏禮經主約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終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

荀子二條

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喪事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

班氏固一條

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

鄭氏玄一條

死而相喪有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弃亡之詞若全存於彼已弃亡之爾

白虎通一條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要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陳氏祥道一條

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彖閏近者彖時凡在天地之閒者皆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

朱子三條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大體是廢不得底雖如秦之滅絕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廢不得

先王制禮父族四由父而上為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推之也母族

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襍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禮在喪廢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獨廢此一節恐亦有所未安

劉氏垓孫一條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小功皆用紵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用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數不鬻於市今要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以意擇製之爾

王氏應麟一條

五服制度附於令自後唐始見五代史馬縞傳

吳氏澂一條

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

丘氏濬一條

國家以服制圖載於律文之首正以遵於禮則入於律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終

凡例

一禮記四十九篇言喪服者凡十一篇儀禮喪服篇自鄭王以後南北二家章句尤多古人重服制如此此考推原歷代因革始末庶幾可見儒有未盡以竢知禮者廣之

一儀禮斬衰章中義服三條齊衰三月章中義服五條雖列於圖考中不及詳載總衰七月一條并不入圖

一禮服及律文所載初讀若棼絲亂髮未易爬梳及考諸圖則聖人制作本意截然有則一覽了

然蓋祇用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者爲準也始知圖不可少

一荀子孔叢子孔子家語皆繫諸儒撰述其言服制似未可信後世亦不遵行今姑采入

一儀禮以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儀禮開元禮以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開元禮蓋以最初一書爲主其詳則疏各條之下無服者亦倣此

一兩漢三年喪多遵文帝以日易月之制自餘諸服士大夫或以臆行之既無令甲茲不悉載略見卷中爲師條及三年喪考中

一唐宋有三禮開元禮開寶通禮學究科至王荊公始廢儀禮故先儒謂士大夫知有禮記及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蓋以此爾沿及今日雖律文會典亦茫然矣況儀禮開元禮乎此考略舉一隅若欲盡其大凡則當更假數年也

一唐宋諸賢專輯凶禮者鼂氏讀書記有呂大臨編禮三卷陳氏書錄解題有高氏送終禮一卷凶禮中專輯喪服者崇文總目有喪服極義喪服加減各一卷今皆未之見當博求諸藏書家以補此考闕略

一奏疏及名賢文字頗爲繁多稍加刪節所務明白易曉若求觀其全者則有原書在

古今五服考異凡例終

○儀禮五服之制

斬衰三年○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鄭玄謂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按斬衰苴絰絞帶疏衰以下牡麻絰布帶小功緦澡麻帶絰蓋在首者謂之首絰在要者謂之絞帶亦謂之要絰士喪禮要絰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帶垂三日絞垂又婦人之帶牡麻結本竊疑要絰卽絞帶非二物也或言絰或言帶者互文耳自有鄭說而諸儒遂以爲二帶矣然經傳初無明文也古者吉凶之服本不相襲喪冠不綏喪衣不絲喪屨無絇又豈必有二帶以象吉帶與當闕疑○檀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如此則庶人不杖自武叔時始武叔與孔子同時子夏親事孔子豈不知庶人失禮之由而傳中乃有杖者爵也云云竊疑檀記所載或繫流傳未必信也

女子子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鄭玄謂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按詩芣苢薄言袺之薄言襭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然則婦人之服有衽審矣衽所以掩裳際也有衽安得無裳詩綠衣黃裳衣錦褧裳此婦人裳之明證也豈衰衣獨無裳與又此節言衰不言屨婦人非無屨也如周禮屨人掌命婦散屨是也亦不言絰帶婦

人非無絰帶也如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士虞禮婦人脫首絰又少儀葛絰而麻帶是也如此雖不言衰其例亦應相同鄭說未知何據當闕疑鄭氏注周禮內司服亦云婦人連衣裳

齊衰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非也

記妾爲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齊衰杖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

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齊衰不杖期○不杖麻屨者無傳

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首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按髽有露紒者有著笄者禮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蓋未成服以前男子髻髮免則婦人髽而露紒及其成服男子既已著冠則婦人遂髽而笄且加之以緦也鄭玄賈公彥專以露紒訓髽恐非是

齊衰三月○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傳

大功殤九月七月○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無傳

大功九月○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小功殤五月○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無傳

小功五月○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無傳

緦麻三月○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明孝慈錄五服之制

斬衰制度○按朱文公家禮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脅足以掩裳上際縫向外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

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㡇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頂上又以細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要絰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要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圓下方○菅屨以菅草爲之若今之蒲鞵

婦人用極麤生布爲大衰孝衫長帬蓋頭皆不緝竹釵麻鞵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衰凡婦人皆不

杖

信齋楊氏曰朱先生家禮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此則未詳又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按婦人不杖其說本據喪服傳但不應無衰爾孝慈錄既仍家禮而　本朝造律時亦未有改易此非淺學所敢議也

齊衰制度○按家禮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齊者緝也緝其旁及下際餘同斬衰○冠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

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〇要經圍五寸餘〇

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大功以下竝

同〇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〇疏屨麤屨也

以疏草爲之

信齋楊氏曰據注疏釋衰負版辟領之義惟

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

乃無衰負版辟領三者蓋家禮乃初年本後

先生家行禮旁親皆無之若此之類當從後

來議論定者爲正按如楊所言則齊衰當有

二式一有衰負版辟領者爲母也其不用者

爲旁親也家禮特不及分疏爾若孝慈錄旣

改爲母斬衰則齊衰當全不用衰負版辟領

矣當時悉仍家禮不加披正其宋景濂裔同

文諸儒之過與〇又按信齋說頗未盡詳見

喪服或問第十六條

婦人服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竝同

大功制度〇衣用稍麤熟布無衰負版辟領餘同

齊衰〇冠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及纓餘同齊

衰〇首經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

繫本下布纓〇要經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〇

絞帶見齊衰條〇麻屨以麻爲之

小功制度〇衣用稍熟細布餘同大功〇冠三辟

積向左餘同齊衰〇首經以牡麻爲之圍四寸

餘〇要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餘〇絞帶同前

〇繩屨以麻繩爲之若今之麻鞋

緦麻制度〇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輕之極者

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

經帶故曰緦麻古緦絲二字通用餘同大功〇

冠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澡治莩

垢餘同齊衰〇首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〇要

經圍二寸〇絞帶繩屨同前

按錄中所載皆倣家禮略與儀禮同惟無降服

正服義服之別又皆無受又齊衰亦有衰負版

辟領此其所以異於禮也　本朝悉仍明制

〇儀禮衰冠升數圖

斬衰

正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衰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　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　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　冠十升

喪服記　無　喪服記　無

大功九月
殤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無受　喪服記
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喪服記　無
正服衰八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　冠十一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　冠十二升　無

小功五月
殤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無受
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喪服記　無

緦麻三月
降服衰十五升抽其半　冠升同　無受
正服同
義服同

按此圖出賈公彥喪服傳疏益參用本經記及小戴禮閒傳視記則齊衰多二等大小功各多一等視閒傳則斬衰又多一等陳祥道禮書圖亦然覽者詳之

(一)衰冠升數新圖

陳祥道曰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斬衰之冠去衰二等齊衰大功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緦之冠與

衰同其說與先儒異今存之以備考

斬衰	正服三升	義服三升有半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衰	降服四升	正服五升	義服六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冠八升
大功	降服七升	正服八升	義服九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小功	降服十升	正服十一升	義服十二升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	小功緦麻冠升同無受				

按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服齊衰虞喜曰斬衰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禮爲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七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云云是受衰當變斬爲緝也鄭玄曰爲父既練衰七升通典五服變除篇曰十三月小祥受以七升布爲衰裳是又有兩受衰也經傳皆無其文今不取○禮又有總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注謂治其縷如小功成布四升半蓋天子七月而葬故其服在大功下小功上杜預謂本無月數者非也本經記有閒傳無先儒俱不列圖中姑附識於此左傳衛公子鱄出奔獻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謂稅即總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云云竊疑稅或即小功不稅之稅又禮襍記士襄有稅衣獻公所服雖不能明但必非總衰可知蓋既不可以陪臣服天王之服

服其母弟而緦衰亦不可以終身也當闕疑

○皇清律文五服之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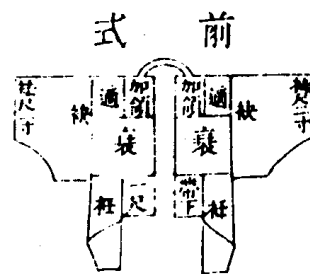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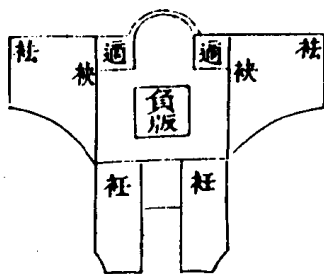
服	期	製
斬衰	三年	用至麤麻布爲之不縫下邊
齊衰	杖期　不杖期　五月　三月	用稍麤麻布爲之縫下邊
大功	九月	用麤熟布爲之
小功	五月	用稍麤熟布爲之
緦麻	三月	用稍細熟布爲之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二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二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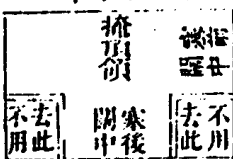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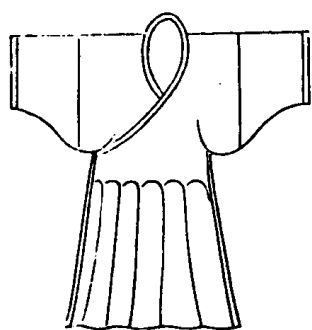
儀禮衰冠裳經帶杖屨式圖　麻衣練冠圖附

按五服之衰其制之異者四升數不同一也衰負版辟領或用或不用二也斷與不斷三也灰與勿灰四也婦人同陽信齋謂前衰後負版左右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據此則餘服皆不裁闢中嘗加常式明孝慈錄仍家禮齊衰亦有衰負版辟領說見前孝慈錄婦人大衰聿衫爻裙子無衰制

又喪服傳五服外有總衰記有錫衰周禮有疑衰其總衰已別見錫疑皆弔服也齊梁時別制白帢單衣以代之唐又改紫服姑附於此

圖三

裁辟領四寸式

四寸下取方　裁入四寸

圖四

裁辟領四寸爲左右適式

左適　中闊　右適

圖五

裁衽式

圖六

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塞闊中爲領式

冠圖一

斬衰冠

繩纓

條屬

按五服之冠其制之異者亦[illegible]不同一也繩纓布纓二也右縫與左縫三也灰與勿灰四也

圖二

齊衰大功冠

布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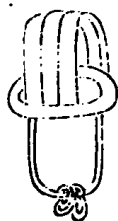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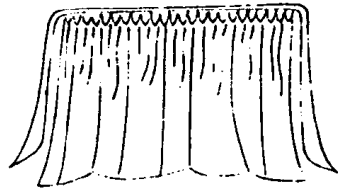
圖三

小功緦麻冠

小功布纓

緦麻布纓

圖四

練冠

練冠縓冠賈公彥謂以練布縓布爲冠也然則縓冠者豈即練冠之制而用淺絳色布與○朱子曰練冠但以熟布爲之其制不易也

類藁卷五十二　五

衰圖

鄭玄謂婦人不[illegible]
人麤布長帶

經圖一

斬衰首絰

左本在下

繩纓　繩纓

苴麻爲之婦人同

圖二

齊衰以下首絰

右本在上

布纓　布纓

齊衰大小功牡麻緦澡麻婦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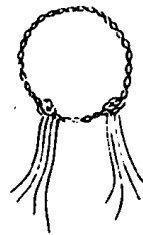
類藁卷五十二　六

圖三

斬衰至大功要絰

斬衰苴麻齊衰大功牡麻士喪禮要絰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帶垂三日絞垂又婦人結本餘與男子同孝慈錄婦人無絞帶　按家禮既練婦人散長帶不合[illegible]及齊[illegible]家禮於婦人成服時幷無絞帶之文故不言除此爲疏略孝慈錄皆倣家禮與經傳異也

圖四

小功緦麻要絰

小功緦皆澡麻[illegible]記大功以上散帶故先儒謂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也

絞帶圖一

斬衰帶

苴麻爲之婦人同○按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然則男子絞帶初亦散垂故竊疑絞帶即要絰也說見前

圖二

齊衰以下帶

布爲之婦人同○按禮婦人之帶牡麻鄭玄謂齊衰以下者然齊衰以下皆布帶不知其爲牡麻否也得毋婦人不用苴麻與

圖三

吉屨

大功以下經不言屨此又言吉屨無絇小
功總麻用之孝慈錄大功麻屨小功
總麻繩屨皆以麻爲之□按喪服小記
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鄭註謂以麻爲
屨則麻繩屨是也

婦人笄總髽式圖

笄圖一

惡笄

禮傳榛笄也孝慈錄無

圖二

箭笄

孝慈錄竹釵即此笄也

總圖

以布爲之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禮傳長六寸賈公彥謂齊衰大功長八寸小功緦一尺孝慈錄用麤布益頭無總髮又家禮有布頭帬今吳俗猶然即總之遺也

髽圖

鄭玄謂以麻自項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矣總絲見前、按陳氏禮書引鄭玄謂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免也髽髮以麻則髽以麻免以布則髽亦以布髽以麻則斬衰也以布則齊衰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終

康熙乙卯春

靖武 技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三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三目錄終

〇儀禮五服旁通圖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降服		父卒爲母〇繼母慈母如母	父在爲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〇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正服	父〇父爲長子〇爲人後者　傳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疏謂與適同見親言外以包內蓋爲人後者服其所後親及其旁親皆與子同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〇妻爲夫〇妾爲君　按鄭玄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今律文避君字改稱家長蓋尊禮[illegible]同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〇父卒爲[illegible]後[illegible]出條見于夏傳中[illegible]	母爲長子〇妾爲君之長子　按喪服傳婦人不杖及考小記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然則婦人亦杖也孔穎達曰童子婦人不杖婦人謂童女	出妻之子爲母〇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祖父母〇女子子爲祖父母〇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〇大夫世父母叔父母〇大夫之適子爲妻〇昆弟〇爲衆子〇昆弟之子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〇適孫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〇姑姉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姉妹報〇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姉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義服	諸侯爲天子〇君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	無　按禮之齊衰有三年有杖期有不杖期有三月凡四等開元禮又加齊衰五月爲五等自升母服降長子服而明孝慈錄遂無齊衰三年之文益禮服之升降姑存唐而於明可以觀世變云	無	繼父同居者〇爲夫之君〇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〇妾爲女君〇婦爲舅姑〇夫之昆弟之子

	大功七月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殤降	殤降	殤降

叔父之長殤中殤、叔父之下殤〇適孫庶孫之中殤〇從[illegible]姑姉妹之長殤中殤〇之下殤、昆弟之下父從[illegible]〇子女子之長殤中殤〇大夫庶子爲適〇從父[illegible]殤〇昆弟之長殤〇昆弟之下殤〇姑姉妹殤、夫之叔父之中適孫之長殤中殤〇妹女子子之下殤〇爲下殤〇從母之長夫之昆弟之子女子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殤報〇夫之姑姉妹子之長殤中殤〇大從父昆弟之長殤〇之長殤〇從父昆弟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之子之長殤〇昆弟之長殤中殤〇公爲〇昆弟之子女子子之孫之長殤適子之長殤中殤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子之下殤〇爲姑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姉妹女子子之長殤〇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	緦麻
	降	降	降	降
	無	姑姉妹女子子適人者〇女子子適人者	孫適人者〇爲人後者爲其姉妹適人者報	從祖姑姉妹適人者

妻爲夫○婦爲舅姑適孫祖在爲祖母承重
爲夫之適繼慈養母
○妾爲家長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
爲人後者之妻同

按晉征南將軍羊祜取弟子伊爲子祜卒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詔從之然則父歿之後不得擅爲人後也丘氏大學衍義補亦主此說

按禮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謂長子當先祖之正體將代爲宗廟主故有適孫爲祖父母承重之服祖在則不應言承重今律文爲祖母下疑當衍承重二字○又按禮有適子者無適孫所謂適孫祖在爲祖母者乃是父先卒祖母繼亡者也宋制仍申心喪三年今無

夫爲妻

○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出嫁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按近代不分別爲父後者久矣此條獨有之然世俗不聞爲此服何也○又按自前明孝慈錄出而禮服之變始極矣惟此條及爲高曾祖祖父母承重猶存古人重適及宗法遺意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

按宋制仍申心喪三年今無康熙十二年許各官給假

治喪一年

爲同居繼父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九月

爲衆孫及孫女○爲衆子婦及女已嫁者○爲姪婦及姪女已嫁者○爲同堂兄弟姊妹○姑姊妹已嫁者○爲己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妻爲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父母○夫兄弟子之妻○夫之兄弟女已嫁者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女○本宗姑姊妹

按姊妹相爲服朱子云女

小功五月

祖母爲適孫衆孫○爲適孫婦及孫女已嫁者○爲伯叔祖父母○同堂伯叔父母○再從兄弟姊妹○同堂姊妹已嫁者○同堂兄弟之子女○爲從祖姑

堂姑○爲兄弟之妻○兄弟之孫女孫

爲外祖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姊妹之子

妻爲夫兄弟之孫女孫○夫之姑姊妹○夫之兄弟及妻○夫同堂兄弟之子

緦麻三月

爲衆孫婦○爲曾孫玄孫○爲乳母○爲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及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姊妹○族曾祖姑及族祖姑族姑○兄弟之曾孫男女○兄弟之孫女已嫁者○同堂兄弟之孫女孫○再從兄弟之子女○從祖姑堂姑及再從姊妹已嫁者○同堂兄弟之女已嫁者○同堂兄弟之妻○同堂兄弟子之妻○兄弟孫之妻

不降今考喪服傳往文既嫁皆降大功今是姊妹兩人皆嫁不受降也姑議於此以致知禮者

爲人後者爲其伯叔父母兄弟及姑姊妹○妻爲夫本生父母

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兄弟姊妹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已嫁者

姑之子○舅之子○兩姨兄弟○妻之父母○壻○外甥男女

妻爲夫高曾祖父母○夫之伯叔祖父母同堂伯叔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堂姑○夫之同堂兄弟姊妹○夫同堂兄弟之妻○夫再從兄弟之子女○夫同堂兄弟之女已嫁者○夫同堂兄弟子之妻○夫同堂兄弟之孫女孫○夫兄弟孫之妻○夫兄弟之孫女已嫁者○夫兄弟之曾孫男女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從祖姑　本宗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本宗同堂姊妹已嫁者○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

○儀禮本宗服圖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與男子服同嫁反者與適人無主者亦同

族父之子　族昆弟　緦

族祖父之子　從祖父之子　緦　族父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緦

族曾祖父之子　從祖祖父之子　世叔父之子　緦　小功　族祖父　從祖父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孫　小功　緦

曾祖兄弟　祖之兄弟　緦　小功　齊衰　大功　族曾祖父　從祖祖父　世叔父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齊衰　小功　緦

三月　不杖期　三年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己　子　孫　曾孫　玄孫　齊衰　小功　斬衰　不杖期　不杖期　適斬衰　適不杖期　緦　庶不杖期　庶大功

○儀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本宗降服圖

女子子適人者高曾祖父母不降兄弟之爲父後者亦不降世叔父母姑姊妹兄弟之子女亦不再降

-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 祖父母（期）
- 父母（期）
- 己
- 世叔父母（大功）
- 姑（大功）
- 姊妹（大功）
- 兄弟（爲父後者期 爲衆兄弟大功）
- 從父兄弟（小功）
- 從祖兄弟（緦）
- 從父姊妹（小功）
- 從祖姊妹（緦）
- 兄弟之子女（大功）
- 從兄弟之女（緦）
- 兄弟之孫（緦）

○律文出嫁女爲本宗降服圖

-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 祖父母（期）
- 父母（期）
- 己
- 祖兄弟及妻（緦）
- 父兄弟及妻（大功）
- 父堂兄弟及妻（緦）
- 兄弟（大功）
- 堂兄弟（小功）
- 兄弟子（大功）
- 堂兄弟之子（緦）
- 祖姊妹（在室緦 出嫁無）
- 父姊妹（大功）
- 父之堂姊妹（在室緦 出嫁無）
- 姊妹（大功）
- 堂姊妹（在室小功 出嫁無）
- 兄弟女（大功）
- 堂兄弟之女（在室緦 出嫁無）

〇儀禮妾爲君黨服圖

公士大夫爲貴妾緦

君

爲君斬衰

女君於妾無服

爲女君不杖期

君之子

爲君之長子三年
公妾大夫妾爲其子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
爲君之庶子適人者小功
士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
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
庶子爲母大功
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緦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〇律文妾爲家長服圖

家長父母 期

家長 斬衰三年

正妻 期

家長衆子 期 報

家長長子 期 報

爲其子 期
子爲生母斬衰三年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攷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宜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為大昔者殷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盖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終

康熙乙卯春正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illegible]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四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四目錄終

○儀禮喪服傳五服與後世異者六十條

○斬衰三年一

父爲長子　唐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洪武七年定孝慈錄始改父爲適長子衆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三年二

父卒爲母繼母慈母如母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改斬衰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亦同今律文仍之

按賈公彥曰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母期若前遭父喪未闋卽得爲母三年孔穎達曰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皆行以父死爲母三年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期父喪旣穎母之練祥亦皆行也諸儒說竝同陳氏禮書謂父喪未除而母死猶服期而不得三年其說引內則女子有故二十三而嫁爲證此曲說也不足信

母爲長子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改爲適長子衆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杖期四

父在爲母　唐上元初皇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喪詔依行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父在服母三年雖則權行有紊彝俗請仍舊章制令百官詳議久不決至七年敕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爲母行服不同其後修開元禮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孝慈錄又改斬衰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亦同今律文仍之

妻　鄭玄謂父在適子不杖庶子杖蓋援小戴禮喪服小記也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

襍記父母在不杖其說不同今律文不分適庶父母在皆不杖

出妻之子爲母　徐邈曰非其所生則無服也　唐神龍初皇后請天下出母終者制服三年其後不行開元禮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今律文始改不杖

○齊衰不杖期四

爲祖父母　開元禮訖今律文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加杖

適孫傳有適子者無適孫　開元禮與儀禮同注云凡爲後

承適者雖曾玄孫與孫同孝慈錄不分有無適
子今律文仍之疑省文也又律文祖爲適孫不
杖期祖母爲適孫大功與衆孫同
　均適孫也祖母爲之服獨降於祖父者蓋祖
　在爲祖母期不應即以期報之嫌其太重故
　律文改此條與前代異也
婦爲舅姑　先是開元禮舅姑服與儀禮同而時
俗有行三年喪者貞元十一年河中倉曹參軍
蕭據狀言非是下禮院詳定判官李岩議婦人
不貳斬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母之喪尚止周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有違開元禮者以敗法
亂紀論後唐劉岳書儀始改斬齊三年宋初孝
明后爲昭憲太后服三年喪乾德二年判大理
寺尹拙等上言夫居苫凷之中婦被綺羅之飾
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云云令左僕射魏仁浦等
議其請舅姑之服三年斬齊一從其夫爲定孝
慈錄又改爲姑斬衰與舅同今律文仍之
妾爲其父母　開元禮訖孝慈錄並同今律文無
　服疑統在出嫁女爲父母服內
○齊衰三月三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
　以上二條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曾祖父母　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等奏請加
　齊衰五月今律文同
　按閩甬陳氏曰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玄
　大功高祖玄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
　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齊麻尊
　尊也減其月數恩殺也此禮所謂上殺服適
　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玄
　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

　三月曾祖報亦如之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
　孫卑也故服緦麻此禮所謂下殺如此則不
　應加服五月然喪服經傳正文本無高祖玄
孫服　按崔山雅言繼止說曾祖以下至曾孫無高祖至玄孫之文若有高祖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爲高祖矣以此知記皆漢儒曲說沈存中亦云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如此則不應加服姑附於此以備一說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六
子女子之長殤中殤
　按禮男子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公

羊傳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近世女子年在童稚其父母即已受幣不幸殤死豈得概用成人之服又按禮十五而許嫁然則許嫁者年十五以上不當殤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適孫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以上大功殤六條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於是服者皆依成人例開元禮説明令竝與儀禮同孝慈錄無殤服今律文仍之

按鄭玄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庚蔵之謂今世則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蓋與古異也

○大功九月七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開元禮説今律文皆齊衰期不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　晉升平四年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大功九月遂爲著令唐開元禮齊衰三年不降宋會要熙寧七年詔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竝喪三年明令則集禮改妾子爲其母期孝慈錄又改斬衰三年不分父存歿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原子或問大明令載妾子爲其母期注謂適母在室者不知適母所厭在父存時邪抑在父歿之後原子曰婦人雖尊無厭降之義此小注之誤也若集禮所載則無此注大妾子服母據其父存亾爲制耳不得繫於適母也此論似專主集禮初不及孝慈錄豈微不滿於後來所改者與○又按鄭玄曰大夫之庶子父在也父卒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此於經傳似無明文然其義可推也晉范宣荅人適母存疑爲所生母服宣謂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適母雖尊然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其說與鄭注合

附張氏家兒私語妣者比也比於父也生母不得稱妣況敢以庶同於適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妻○昆弟　開元禮

訖今律文皆齊衰不杖期不降

適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齊衰不杖期今律文同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齊衰不杖期不降

女子子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開元禮訖今律文爲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皆不杖期不降

按女子子未嫁者其服悉如男子不應乃有此條傳謂妾自服其私親故馬融舊讀合上

大夫之妾一條似极有理鄭玄不用其說從儒多主鄭義者今姑從之又梁朱异問北使李業興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异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蓋皆以鄭說爲未當也

○小功殤五月十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以上八條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開元禮皆大功九月不降明令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小功五月六

從父姊妹　開元禮訖今律文在室皆大功

按從父姊妹在室者宜與從父兄弟服同然禮服皆降一等出適者不再降賈公彥謂女子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是一說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大功不降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庶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衆子婦大功今律文同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　開元禮詑今律文
君母之黨皆無服疑統在外祖父母從母服內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宋元徽二年第七皇弟
訓養母鄭昭容薨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
己者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薨詔禮官議皇
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
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慈母有三條
一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爲母子如齊衰章
中慈母是也二則適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
乎慈愛但妾無爲母之義故服以小功小功章

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
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養之義
同師保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
無服矣鄭玄不辨三慈溷爲訓釋後人致謬實
此之由於是改定令適妻之子母卒爲庶母所
養貴賤竝服五月開元禮詑明令竝同孝慈錄
無今律文仍之疑卽用乳母之服按武帝所云妾無爲母之義非是禮慈母庶母皆有母名
○緦麻殤三月八
庶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
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
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按內則男三十而有室女十有五年而笄二
十而嫁笄則不爲殤矣又孔子家語男子二
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譙周曰男自二十以
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如此
則雖男子娶婦不待二十夫之姊亦不應有
長殤之理此姊字恐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以上緦麻殤八條開元禮詑明令竝同孝慈錄
無今律文仍之
按殤服似不可廢孝慈錄與明律所以不載
者以有明令竝行故也今律文旣仍孝慈錄
遂不及增入士大夫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
酌知禮者詳之
○緦麻三月九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開元禮從祖姑姊妹爲
本宗兄弟報服與儀禮同今律文不報疑脫文
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晉太元末太常車胤屢上言自頃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適違禮犯制宜加裁抑尚書下主者參詳謂宜聽胤所上班下內外以爲永制宋熙寧中始改齊衰三年明令又改降緦麻與儀禮同孝慈錄斬衰不降今律文仍之

士爲庶母大夫無服　先是唐制庶母無服顯慶中長孫無忌言禮庶母緦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期是同氣而吉凶異遂請服緦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不分適子衆子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宋文憲公成穆貴妃壙誌略云洪武七年妃薨上爲之感悼遂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王持服一期云云孝慈錄即成於是年秋蓋專爲庶母起義耳御製序謂禮官皆迂儒俗士且引書無逸篇謂後王壽短而社稷移亦由庶母無服或父歿而子孫之人倫安在其意可見也又雙槐歲鈔妃既薨詔太子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爲庶母緦陛下貴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爲著令其始末如此至今不復改矣○原子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爲庶母緦獨孝慈錄則曰杖期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輕重不侔將焉適從原子曰士爲庶母緦古禮也然孝慈錄載諸杖期條何也以父妾有母名爲適子衆子期而乃以緦報之不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緦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淺非至理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明之

適子不爲妾母期也若父在服之可也

開元禮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今律文同按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蓋古者父妾皆得謂之母不必有子與後世異惟慈母雖無子而得專母名古今同也

按古者期之喪達乎大夫大功降緦麻絕故其服往往與後世異漢魏故事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晉荀顗定新禮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絕期摯虞駁之以爲今與古異不可施行隋牛弘建議又欲官在第二品者降旁親一等劉炫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嗣後相沿遂爲不易之制

貴臣 注室老士 疏室老家相士邑宰也 開元禮記今律文皆無服蓋後世卿大夫無臣故也

貴妾 白虎通曰貴妾明有卑賤妾也 按鄭玄謂貴妾姪娣也陳銘曰天子貴妾三夫人諸侯卿大夫貴妾姪娣士貴妾亦爲姪娣雷次宗曰餘妾出自凡庶不爲服也蓋古者以姪娣爲媵適妻歿姪娣得以次攝女君故殊之於衆妾爲制此服後世既無媵禮妾

皆出於凡庶無貴賤之殊宜乎不爲之服也又王度記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執不足盡人骨肉之親何休曰備姪所以尊尊也備娣所以親親也然則二妾之中得毋先姪而後娣邪

父之姑 開元禮記今律文皆在室小功

甥舅 貞觀中太宗以舅與從母親等而服異詔魏徵等議遂請加舅服小功舅報甥猶緦服顯慶中長孫無忌請進同從母報今律文同

按釋名從母者爲娣而來則從母列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袁準曰從母小功舅緦非也從母蓋從其母爲庶母者親益重故小功不應稱姨母爲從母此因假轉亂而爲名者也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則不降故姨母重於舅袁朱二說不同觀者擇焉又禮外親之服皆緦也而唐代惟加舅服不降姨母服者蓋禮傳中以名加之義 朱子以不減姨服而加舅服爲魏玄成之失

爲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外祖父母在內 開元禮記孝慈

錄夫之外祖父母服竝與儀禮同今律文無

君母之昆弟 開元禮記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甥舅服內

○喪服記與後世異者八條

○公子爲母妻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 注厭於父爲制此服 晉太元十五年皇子所生母鄭淑媛薨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宜依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宋元嘉二十九年南

平王鑠所生母薨依禮應麻衣有司奏比世諸
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内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
不得遂於是皆申母服梁天監五年祠部郎司
馬褧牒賫嬪母車亾應有服請準公子爲母之
制從之唐以後庶子爲所生母詳見前大功條
中又開元禮詑今律文並在夫爲妻皆齊衰不
杖期

古者衣冠裳帶韠屨皆有緣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緣禮大夫士去國徹緣者以喪禮處之也記公子爲母妻麻衣縓緣此非純用喪禮者也縓淺絳色蓋白之似絳者爾雅一染謂之縓是也說文亦黃色非是爲妻縓冠豈有妻喪而亦黃其冠者哉

○兄弟一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族親
開元禮詑今律文族親皆不降

○兄弟二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
一等傳小功以下爲兄弟　開元禮詑今律文小功緦麻
無加服

○朋友
朋友麻皆在他邦袒免　小戴禮檀弓居則經出
則否開元禮詑今律文皆無服

○庶子爲外祖父母從母舅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
如邦人　開元禮詑今律文庶子爲所生母黨
皆無服詳見喪服或問第十條

○爲宗子殤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　開元禮詑
今律文皆無大小功三月服

○妾爲私兄弟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開元禮引此文明令詑
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出嫁女爲兄弟服内

按經大功章中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
曰妾自服其私親也如此則妾不獨服其父
母與兄弟矣鄭玄謂文爛在下與馬融說不
同今姑附識於此

○妾爲君長子
妾爲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與女君同三年　南齊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
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三漢以來此禮久
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詔旣久廢停便開元
禮詑明令皆有服與記同孝慈錄改妾爲夫之

長子衆子與所生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據此記則妾有祔明矣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祔之可乎蓋姑託詞以擯左史而已而先儒或遂謂古之爲妾者不祔誤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終

類稾卷五十四

老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紱武　校字